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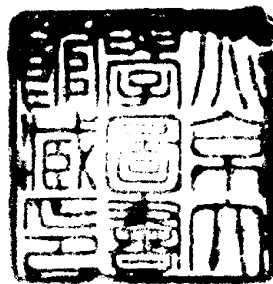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0/0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五三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王氏家藏集四十一卷喪禮備纂二卷浚川公移集三卷駁稿集二卷奏議集十卷(二)

〔明〕王廷相撰

王氏家藏集喪禮備纂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清順治十二年修

補本公移集駁稿集奏議集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內臺集七卷

〔明〕王廷相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王氏家藏集四十一卷喪禮  
備纂二卷浚川公移集三  
卷駁稿集二卷奏議集十  
卷(二)

〔明〕王廷相撰

王氏家藏集喪禮備纂天津圖書館藏  
明嘉靖刻清順治十二年修補本公  
移集駁稿集奏議集中山大學圖書  
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氏家藏  
集六十八卷》提要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目錄

五言律體一百首

五十赴官

懷君采

寄衣曲

夏口發舟二首

贈許伯誠提學

懷劉養和

早發陽邏

寄庸之

王廷相集

端午日諸僚宴集二首

泊舟漢口二首

黃鶴樓

黃鸝

雲夢澤

漢江呈蔣子

詠露

詠葵

山行

討芒部叛夷檄示烏蒙諸部長有作

雨

曾堂即事

水峽

宿江門

赤水

發齊安風雨有作

贈崔都尉迎獻皇神主赴京一首

郢城最高處詠荆楚

贈蔣方伯景暉一首

城西李氏園宴集二首

義興集

過曆願難

得遠夫書有作

與君采庸之集

辛巳赴濟南途中感詠三首

釣突泉

夏日林居十首

憂旱和价夫二首

雨

左

各歸

野園

夢方忠道

人日作二首

和元傑遊戴俊卿莊韻五首

石子河夜泊

折楊柳

石井別業有作

雲

風

海市

義興集

岱嶽

王母

蓬萊閣

六月雨

悼仲默仲修二首

西海子

三月三日揚州作

苦旅

湖行逢隱者

百札



下邳

登贛榆城

酬仲默

清河夜泊

早發新壩二首

次浦口

宿金城

簡燕憲清時燕以御史謫邳州判官

迷夢

孤鴈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

四

早秋寄郭价夫

海上秋望

宿淮上寄何仲默

海上懷价夫

和張仲修侍御用韻

屏裔

晝眠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

汶川王廷相著

門人鄒紳湯紹余彙校正

五言律體

五十赴官

官將白首名字落人間直道晚成官勞生多

苦顏茲遊方浩蕩何日遂高閒素業黃河曲雲

松久閉關

懷君采

高才辭吏部二十早知名我獨欽楊子人猶忌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

彌生斯文真絕代天馬信橫行世事能飄瓦還

應見老成

寄衣曲

隴草三廻綠征人仍未歸忽聞江上鴈却寄塞

垣衣北地猶傳燧龍城已被圍戒嚴消息斷誰

與向金微

夏口終舟二首

客途不可盡復沉楚江船是淑秋烟積龍堂暮

雨懸蕭然雲水裏陡覺夢魂偏蘅芷迷芳岸因

傷澤畔賢

二  
長江風色靜畫鷁順流開夾岸秋花吐排空候  
鴈來大觀兼夢澤逸興擬蓬萊欲和三閭賦慚  
非宋王才

贈許伯誠提學

西京少華子遂宦郢城新湖海嗟同旅文章幸  
切隣仰瞻冲斗氣真魏望洋人時枉陽春調官  
然情更親

懷劉養和

上書辭祿秩信步入丘林菽養親承母家傳不

三  
積金日來朝野士爭讀孝廉心便欲從君去  
經雲壑深

早發陽邏

旭日荒荒白遙山面面開江迎黃子國雲鳥楚  
王臺旅鴈衡陽下游龍北海迴川原迷帝子今  
古一悲哀

寄庸之

及第遊東觀成名却遲文章雲閣色天地大  
賢私六籍皇王術諸生口耳爲好存經世業留  
取後人師

端午日諸僚宴集二首

佳節逢重五移尊上廣堂羈懷開造次遠眺入  
蒼茫暑雨鳩林爽南薰蕤縠涼喧江龍舸競無  
卹楚人狂

二

王樹良朋集懽歌晚未收應時傳角黍隨俗薦  
蒲甌層閣超塵響清江醒醉眸昔賢鸚鵡會悽  
斷藕花洲

泊舟漢口二首

捩柁滄江舸隨波東復西一鷗天地泛七聖古

三  
人迷晦息思龍蠖山遊羨鹿麕浮生曹蕭洒吾  
已厭羈棲

行吟過漢浦滴興即滄洲日落浮查水煙生結  
蜃樓江湖從白髮天地此扁舟未遂丹丘隱終  
成汗漫遊

二

黃鶴樓

鴻蒙江上閣佳麗九州稀湍底奔雷出欄邊白  
日飛仙人曾跨鶴吾道此振衣掃迹金門久憑  
高憶紫微



黃鸝

佳木時禽變流鶯懷好音遷喬仍舊羽求友及  
春心官閣閒閒書垂楊最易陰清歌常藉爾客  
至罷鳴琴

雲夢澤

二儀成滙澤千里遶南荆雲雨沾方夏湖山合  
混濛爲邦須禮樂攬轡愧澄清風動三苗國無  
爲賴 聖明

漢江呈蔣子

楚甸東南路遙通沔鄂關秋風五兩順與子並  
舟還江漲低平野雲昏汝遠山滄浪歌不極隨  
意弄潺湲

詠露

宜宵陰氣達沾物作珠丸草細低穿線荷傾亂  
走盤玉華疑沈瀝靈液釀甘寒願滿銅仙掌時  
時供帝殮

詠葵

白白園葵色香肥異紫莖葉舒能足衛日側自  
心傾瓊味王諸菜滑中暢五情名藏人寡識錯  
認蜀花英

詠葵

白白園葵色香肥異紫莖葉舒能足衛日側自  
心傾瓊味王諸菜滑中暢五情名藏人寡識錯  
認蜀花英

山行

雲散群峯峭苔深古徑迷歸心先馬首行色惱  
鷄棲山盡地形闊草連天影低鄉園近河汭望  
斷少梁西

計亡部叛夷檄示烏蒙諸部長有作

沛澤沾幽夏

大主允聖明如何小醜輩敢爾遽橫行金闕典  
刑在雲臺將相盈丁寧諸部長莫作背忠誠

雨

處處山含霧淙淙雨若狂標旗飄彩繡鼓吹落

臺臺臺臺

微茫峽虎飢應困江虬濕不妨漢管沾酒處兵

甲益輝光

層臺即事

十日南中路幽襟散此時每聞蜀帝魄重有楚  
人辭冬蕊枇杷早江禽翡翠滋雖云客蠻土不  
作厭荒卑

水峽

慣經蜀道險水峽更艱哉一線通天日千湍起  
地雷陰森愁霧毒昏黑怕龍來已過飛雲磴查  
牙尚自迴

宿江門

崎嶇脫水峽蒼蒼宿江門蜀雨非難事山雲更  
易昏戒金足夜虎達夢惱秋猿邊裔方多警驅  
馳敢厭煩

赤木

赤木西南微迢迢控楚封江流淨羅綺山色繡  
芙蓉異鳥聽無數蠻花看不供我來真勝覽歸  
去說仙蹤

發齊安風雨有作

纔喜風樞順俄驚雨脚斜過山猶作陣鳴壑已

義舉集

六

如麻江動落蛟室天沾上斗槎不須貪利涉隨  
意宿汀葭

贈崔都尉迎獻皇神主赴京二首

授旨承明殿迎神漢水陽雲飛度輦郡國聚  
焚香扈聖風煙肅廻仙日月光到京深慰

帝時享及秋涼

二

都尉繁詞彩風流動士林朱門無俗調白晝有  
鳴琴大禮來星使南邦識鳳音平生抱仰止  
傾蓋即情深

郢城最高處眺荆楚

石城聊引望三楚渺茫間峽自中流關江從西  
極還荆襄天設險鄂岳水爲關用武非今日風  
雲亦自開

贈將方伯景明二首

何物堪君贈青青松桂枝能堅幽谷操不以歲  
寒移大道天何隱中行世每疑秋來幸無恙且  
醉千中卮

二

將子希賢者瀟然道氣真簞甘裘鳳謂不作立

義舉集

七

途人朗月懸天鏡陽和與物春秋來幸無恙切  
莫浪思辜

城西李氏園宴集二首

林迥盤浮靄江清映白沙雨荒錦水竹煙暖少  
城花旅食宜風土春遊眷物華此中堪逸老何  
必問丹砂

二

且醉卽筒酒休歌悲父吟野遊風日麗毫眺草  
煙深逐渚攀芳杜流輝素琴朱酬稷契念已  
抱鷺鷥心



過廬頌難

遠落橫江石飄飄下瀨舟垂堂真負陰風水迥  
生愁砥柱非危石瞿塘自穩流銑歌催解纜吾  
意學乘桴

得遠夫書有作

近覽益州信君遊日已淹不知三載裏白却幾  
莖鬢登嶽仙凡隔攀花吏隱兼蒼生望援手莫  
擬老符潛

與若采庸之夜集

入暮延初展皇輝近酒室素心追古道高論足

皇象集卷五

八

吾徒一落江湖迥頻驚歲月但忽來成把臂喜  
動不能無

辛巳赴濟南途中感詠三首

旆拂金沙苑尊移白芷洲親朋一相送海岱復  
今遊藉有皇書寵慚非道術優干戈滿眼在  
徒抱萬方愁

二

憶昔遊東省曾驅逐寇師龍堆搜海入虎穴扶  
戈隨多難身何惜成以計屢危時清今校士特  
地被恩私

三

惘惘提龍劍悠悠轉使車岱宗深日觀蓬島寬  
仙查世計卅藏壑人情海變沙素風能不厭異  
代有光華

酌突泉

濟水東來沃泉開湧玉林恍疑焦金湧翻訝石  
堂沉作澤隨雲遠成波助海深春回潛躍遂鬱  
有羨魚心

夏日林居十首

林卧真吾愜芳菲况夏園種桃臨甃碧架蔭綴

皇象集卷五

九

門繁野雀毳毼下山蜂抱葉翻相關幽事足誰  
復夢乘軒

二

衡宇侵雲白喬林蔽野青真堪澤豹變不礙學  
鴻真一壑予將老三閭爾獨醒行藏漫回首天  
地總浮萍

三

榴檻丹英吐匏離紫蔓懸竹煙輕裊暑羅雨淨  
洊洊有客能青語無官恒晝眠僻懷常斷酒不  
廢于雲玄

四

沙夏炎氛鬱青園丹葉森  
單衫裁半臂涼木坐  
陰跡雨斜含日輕雷  
隔林好風常夕起吾  
意已秋深

五

過雨行園獨飛梁  
梟巡浴鳥沾細草鳴鶴起  
高林且學青門圃無煩  
白石吟逍遙節竹杖去  
住爾同心

六

近郭丘園麗成林果樹繁  
飄花何梟梟驚鷺故

美齋集卷五

十

翻翻犬熟能迎客  
僮愚錯應門鄰翁月黑去獨  
坐近黃昏

七

欲識幽棲所東原更向東  
門邊梟在柳井上鬱  
孤桐坐狎牽牛子行逢採藥翁  
直機具藉手那  
媿古人風

八

白幘青藜杖佳時每獨行  
幽林塵響寂流水道  
心清瑤草幾時碧仙芝連夜生  
無緣合朋友落  
自適含情

九

向夕雲霞映蒼茫川者幽未辭  
鵲火月已近昔  
虫秋徵士黃花徑騷人白芷洲  
柰林歸卧穩吾  
道爾同仇

十

柴門青對野吟眺澹忘歸樹晚  
明霞綴沙晴翠  
羽飛山林吾志在天地此生微  
擾擾人間世風  
塵今息機

憂旱和价夫二首

美齋集卷五

十一

疏素連昕夕齋居憂旱深狂飈吹  
白晝鬱暑樂  
青林雲起徒成絮龍眠嬾作霖生  
涯在田畝那  
有不關心

二

委委傷禾黍涓涓嗟井泉二儀陰  
失職五德火  
出權擊魃胡為者沉符恐未然  
雲雷盈四澤無  
計叩皇天

雨

常時憂旱甍今夕訖鳴雷急雨翻  
空下長雲隔  
海來龍腥觸膺入電火燭林迴  
明發行南岫  
農爾莫哀

有營

平野人烟舍村墟綠樹遮有營開小  
丹砂抱甕及晨早飯牛從日斜松盤薦鷄黍供  
客未為奢

齋斯

荒堵齋斯入嚶嚶傍我軒清吟媚幽獨纖質慰  
在樊遭雨翅遂烹因風響愈煩薛蘿深藉爾未  
始不為恩

野園

夢息攀緣會便灌耳植把竿河渚曲卜築  
園西晚熟從首葉寒香待雪梨兒童欠拘束  
折小枝低

夢方思道

中宵星漢朗片月墮西林枕簟露華積軒庭涼  
意深行藏安一壑江海夢同心南國無來使  
飛倘嗣音

人日作二首

此日欣晴霽吾襟寬有神何辭饒白髮且喜作  
閑人林卧雲霞暖嚴耕草木春未須高謝傳江  
聲道同真

二

麗日重花樹替陽動竹恨已占人事穩更驗  
坻繁驅馬非南國題詩今故園迥臨春浩蕩忽  
有興飛翻

和元傑遊戴俊卿莊韻五首

宛轉花林合幽居歲事新鳴禽初學管垂柳已  
迷津身有登臺健春能載酒頻交遊况文伯意  
味更相親

二

壑在人境三年懷帝闥斗寒龍劍氣寒積

素書鹿名已黃門著文堪王海隣高吟時中聖

何處不宜春

三

直欲追高尚何須念遠遊倉州吾道在大塊此  
生浮真隱豈希世斯文先素流花時春爛熳杖  
屨足淹留

四

東野桃花塢遙聞二妙臨藉茵青草軟垂幙白  
雲深試問攀嵒會何如訪戴心老夫貪睡穩徒  
有興飛侵

五

約惜看花伴留歡上野堂高談停玉麈妙管促  
飛觴并木含春早三拂曙光謝公稱曠遊  
樂更時康

石子河夜泊

旅泊深秋夜清涼石子川鯨波孤月漾畫舫一  
燈懸入地聊今夕江山自昔年客愁如欲破兒  
女况尊前

折楊柳

冉冉灞陵路纖纖楊柳春飛花金雀酒落日王

王

志

關人龍劍酬恩日弭戈滅虜展長條堪京駿莫  
作老邊塵

石井別業有作

花暗棠梨浦禽鳴桑樹林濃霞淹曙色微雨作  
春陰田父班荆坐漁翁濯足岑偶來人境外銷  
却宦遊心

雲

出山何意緒舒卷自飄然作雨沾方夏從龍附  
九天青迷魏闕路白滿太行巔瑞入蓬萊閣  
英五色懸

風

不獨箕星好還因月暈成飄颻從大塊鼓舞逐  
群生激海千潮湧吹空萬籟聲化鯨乘厚積一  
舉到南瀛

海市

四月潛陽達雲煙拍島生無風能裊裊匝水故  
盈盈恍惚靈仙駕飄飄卷盡城人心多想像虛  
擬蜃為精

岱嶽

五嶽俱神峻崑崙太岱偏半巖回輿馬絕頂俯

王

王

雲烟一覽小天下三更見日躔蓬萊疑咫尺直  
恐礙飛仙

王母

蕙質辭南國龍舟上北辰慶雲鳩鵲動萱草未  
央新闕下迎王母人間拜王宸至尊勞奉養  
還與物皆春

蓬萊閣

閣突煙霄上城吞渤澥泮古今空島嶼天地此  
登臨大聖乘桴興高人蹈海心蓬萊如可步吾  
欲馭風尋

六月雨

海雨連朝下五齋  
沈若湍風迴猶作陣  
雷起更飛瀾  
敝漏官難寐  
陰森夏亦寒  
誰能招蝶蝶一蝨暮雲乾

悼仲默仲修二首

吾友何平叔  
同時素微貞  
心玉避潔大道日  
爭輝鳳去桐空在  
琴亡調已稀  
遺文星斗爛後進足歸依

二

吾友張平子  
斯文間代雄  
清談白日上高節  
古

囊囊集

王

人中心以憂時苦  
名從諫微崇無由  
老夢契再觀有虞風

西海子

海子天河水分流入  
帝家紫垣通王氣  
御苑澤瑤華波動潛  
鯨室煙迷犯斗槎  
飛龍恒出沒日曰接雲霞

三月三日揚州作

佳節對江館  
客路亦幽哉  
悵望煙波裏  
繁花逐處開  
燕兒捎細草  
桃葉暗層臺  
滄泊芳春盡  
征帆未擬回

苦旅

遠涉窮途絕好音  
江山供客久歲月作  
愁深從抱淮陽病  
空成梁父吟  
楚庭重辨王誰復向來心

湖行逢隱者

平湖奔缺岸  
片舫曳長沮  
桃萼半浮水  
秧針已刺畬  
野園成獨嘯  
道服有安居  
仲尉蓬蒿滿  
脩然興不踈

百札

我來淮海地  
更隱古人同  
百札題滄水  
千秋見

王

王

國風虞卿非道屈  
杜子豈詩窮  
時向栖閒日渺然懷二公

下邳

敝館荒城曲  
孤舟野水邊  
月明新霽夜  
風冷欲霜天  
長路勤民隱  
勞歌敢自賡  
雖然塵濁日時有白雲篇

登贛榆城

海氣秋偏鬱  
西風拍島寒  
古人同逝水  
天地此憑欄  
雲起連蓬閣  
霞歸伴彩鸞  
煙波迷萬里  
何處是長安



酬仲默

又客思吾友愁心海國飛鴻懷舊札落月想  
標彩鳳遊丹水仙人住碧霄春來無限意  
紫宸朝

清河夜泊

新謫東溟客遠從北極還放心天地外寄跡水  
雲間一舸全家泛層濤去路艱中宵有雷雨莫  
近白龍灣

早發新湖二首

沱水遥通島揚帆藉穩流星程淮浦夜月濕海

晨露

太

門秋世難幾人在心灰百計休時聞南去鴈還  
動故鄉愁

二

一校倉海岸雲霧滿青衫按月候潮信乘風颺  
客帆雖云罷朝列不礙學樞轅刺有逍遙地蘇  
公莫刺讒

次浦口

渺渺風波裏悠悠今獨行到淮餘幾舍聞浦見  
新城水落蒹葭港秋寒鴈鷺坪邈邈嬰世網休  
道不緣名

伯金城

風水維舟岍金城代鼓餘淒涼行澤國迢遞憶  
不書逆旅坐星飯澄湖聞夜漁鷄鳴向前路沙  
月引空虛

簡肅憲清時燕以御史謫邳州判官

直道不偶世悵然心事摧風波一失所霄漢竟  
無媒茂爵故人貴浩歌遊子哀誰能流落日為  
念賈生才

述夢

世路日已昧栖遑歲更深舊懷空稷契素夢但

晨露

元

丘林種木已成翳流鶯復好音寤言終可託及  
此亦傷心

孤鴈

應是困矰繳秋來只獨飛不嫌棲海叙猶得刷  
毛衣雪暗恒迷所天寒亦苦飢瀟湘故群在念  
爾一行歸

早秋寄郭价夫

宦來相見少况復遠離情有夢難相信無書翻  
自驚青山如昨日啼鵲已新聲但恐催遲暮招  
携負此生

海上秋望

地角憐吾到飄淪足歲年人疑卧龍處猶有獲  
麟稻洋海虛成望逢來未可憫風塵仍滾滾臨  
眺獨凄然

宿淮上寄何仲默

旅泊清淮夜扁舟怯獨行風鐘半淪城水月共  
微明放逐甘吾道棲遑念友生高歌視雄劍不  
覺壯心驚

海上懷价夫

海上偏風雨孤城黯淡中微官長佐縣雙鬢已

言義集卷

三

飛蓬未遂丹丘術空懷河上公春洲花月滿那  
復一尊同

和張仲修侍御用韻

海國秋先覺獨行沙上寒寸心安絕徼一舸繫  
重瀾鬢變悲年暮時危歌路難依棲懷舊文曰  
日夢仙壇

屏裔

縣城如黑子秋怯海門濤屢出雲霞集潮平島  
嶼高乘槎傷孔聖屏裔愧吾曹相席蓬洲近午  
來興儘豪

宣風

日出沙眼白潮回島岸懸柳春輕最長竹雨淨  
領媚地僻多幽事官閒足晏眠真成叔夜嬾更  
與子雲玄

言義集卷

三

士氏家藏集卷之十六目錄

五言律體一百一十首

萬國

泛江

杜鵑

毘陵驛聞漁歌

丹陽

聽許翁琴

淮上別孟生

寄遠夫

素衣集卷

青羊宮

翠蓋

寄价夫

客思

長至日作

遠遊

雨暮

寄吳宿威二首

江上作

五丁峽

飛仙閣

漢中贈呂克中

入斜谷

寄何仲默

懷揚用修

寄郭价夫

寄雷震之

虎跳驛題壁

望峽

秋日江行六首

素衣集卷

山行二首

有客往梁宋因附家書

贈霍立吳令

雨夜

八月十六夜月下再酌

至日飲張時行宅

晚泛雙溪

南陵

宿定惠寺

以日飲孫貞甫園亭用韻

百舌

春日遊覽近郭山水四首

山亭

杏邊獨酌

白鷗

散衙

晚泊平望

別劉尹良貴

送何浩

度雲道中

秦觀集

官跡

秋日巴中旅行七首

早春作

郊興二首

寄蔡方伯巨源

春日寄張元傑三首

送萬中丞士鳴二首

人日陰寒有作

病起三首

南京曲二首

春興

癸巳元日放生

部中紫薇木穉相繼作花有題

宦心二首

送秦司空二首

龍江宴客二首

癸巳年作

月食

省中作

除夕

秦觀集

別侯汝立員外

秋夜宿朱山人林亭

發淮上

宿能仁寺

觀音岩晚歸

五言排律體

上辛祈穀三十韻

謁獻帝陵十二韻

送彭中丞總制川陝二十六韻

寄懷仲默二十韻

四

席上和志道韻

邵上答方思道

過虎耳谷

苦雨二十韻

奉贈黎乾德上京二十韻

送鄒司徒

雲臺觀

義叢書

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鄒紳湯繼余書

五言律體

萬國

萬國車書一 今皇好拓邊淮南傳逆檄天上

下樓船未免鯨鯢戮何傷日月懸推輪誰大將

努力向凌煙

泛江

不遠城南路言懷濯錦川迅湍齊泛舸白日詫

義叢書

登仙迥岸微風入層林返照懸棹迴幽思慙鼓

吹落真煙

杜鵑

巴嶺褰帷度鵲鳴春已分似緣催客去莫作勸

耕聞啼苦宵迷月飛高暮隔雲異方愁聽爾歸

思日紛紛

毘陵驛聞漁歌有作

秋風季子國獨舸謝公遊望野多晴景沿江自

穩流世入學校免吾道付沙鷗忽聽滄浪詠遙

心到十洲



丹陽

南國自多趣况臨江島潯  
迎舟一鴈起隔浦片  
雲沉逸調在山水達人無  
古今不緣臨海作誰  
識謝公心

聽許翁琴

許子碧霞客鳴琴清我心  
千峯流水思絕島秋  
鴻吟聞響鄰人過罷彈江  
月沉無絃意獨至陶  
令爾知音

淮上別孟生

未盡南遊路仍多北望心  
楚山侵暮碧淮水及

義興寄李去

王

秋深忽遇真鴻友聊為滄  
海吟幾時重握手臨  
別更沾襟

寄遠夫

素書常不達江海思漫漫  
共說虞翻屈誰憐范  
叔寒地偏憂化枳天遠恐  
驚驚世事寒翁馬休  
歌行路難

青羊宮

仙翁去不返觀閣自江秋  
異草金壇赤靈泉王  
井幽青城通白帝錦水傲  
蓬洲滾滾風塵客空  
憐物外遊

翠蓋

翠蓋臨恒嶽彫戈簇羽林傳  
聞供一飯不啻費  
千金胡虜門庭裏蓬萊汗漫  
心垂衣未央闕海  
宇受恩深

寄价夫

念汝詞林彥時清興不踈講  
筵回大道直錦校  
殘書假神仙上鸞儀夢寐餘  
岷江東入海何  
處看雙魚

客思

飄泊梁臺客心摧蜀道難  
幾時同下峽終日獨

義興寄李去

王

憑欄夢裏慈闈近霜前  
棣萼寒中原少來使何  
處問平安

長至日作

晴日如人意殊方輿轉多  
陽生忻道泰雲齊上  
時和節物休辭酒官曹且  
聽歌垂飭非躍馬邯  
敢恨蹉跎

遠遊

桃岬明深火鷗沙落細雲  
雨晴春富麗江漲路  
支分軒冕終何事丘園有  
故群遠遊仍素食意  
緒日紛紛

雨暮

亂雲低灌浦細雨洒郛林野迥旗幢暗城高鼓  
吹沉轉添春色重漸覺暮寒深地僻懸江閣時  
聞龍夜吟

寄吳伯威二首

絕徼懷君處清秋引望孤峽雲通上海江水入  
勾吳惠政黃丞相貞心楚大夫風標見何日逸  
思遶天衢

二

我愛黃洲子脩然太古姿官從五馬貴心與白

雲集卷六

四

雲期中聖風流遠懷仙日月遲不知丹藥就髮  
變幾莖絲

江上作

官事催行役無由暫取閒沿江三月路全蜀萬  
重山道拙文章外顏推旅寓間不知王子贛何  
日出秦關

五丁峽

古峽中天關鴻荒那計來重言彭濮紀  
周篇自是并吞易非關然金生本茫昧異  
代浪相傳

飛仙閣

鼻鼻飛仙閣空言通丰辰江流平入楚棧道遠  
通秦伯王并吞舊風雲戰伐頻終成失天險切  
莫弃君臣

漢中贈呂克中

東山爲傲吏漢上借時髦才大人翻忌時清望  
自高書檄常不達萍水忽相遭自是明王輔無  
勞解佩刀

入斜谷

宛宛褒斜谷微茫鳥道穿龍江盤地出雲棧變

雲集卷六

五

空懸遠控三巴國遙通九藏天茲遊窮絕險不  
說舊行邊

寄何仲默

一別連枝友無由展燕私朱絃空自拂白髮任  
成滋草綠巴江暖鴻來秦塞遲綢繆後期在不  
耐此中時

懷楊用修

錦水華陽國青春引興賒城中泥官府江上足  
雲霞好鳥時翻樹寒梅已作花未山瞻杖履心  
跡漫成誇

寄郭价夫

迢遞巴南路  
奔忙旅思催  
愁深巫峽水  
夢遠楚王臺  
同月閒吹笛  
攀花獨舉盃  
此時懷叔夜  
却欲泛香迴

寄雷震之

花明錦水曲  
客夢度春山  
枉託衡書鳳  
佳人杳莫攀  
長雲天外落  
流影入鄉關  
日夕高樓處  
思君髮欲斑

虎跳驛題壁

古驛層層上  
崇臺俯檜林  
山迴三峽秀  
雲過五峯深

美家集卷六

六

溪陰石夜虎  
仍跳江春龍  
自吟憑高聊  
送目番作旅愁深

望峽

楊舸巴峽外  
幽絕未能言  
薄米秋江止  
時聞芳樹猿  
驚波白帝險  
暮雨楚峰昏  
謝客能來此  
應憐勝石門

秋日江行六首

秋來風景好  
况是雨晴時  
天日餘高爽  
江山動碧滋  
仙臺吹笛遠  
蘅浦放舟遲  
搖曳滄洲興  
宜然誰與期

二

方舟泛蘭江  
日夕弄潺湲  
寒雲謁迷高  
整秋容澹遠山  
幽懷成獨嘯  
逸興落人間  
傲吏何時罷  
逍遙與世間

三

松風麗江路  
冷然泛九秋  
巴童雲葉漿  
仙客木蘭舟  
落日催鏡吹  
中流夾檀謳  
今勝若溪好  
何必越山遊

四

客路歲年盡  
臨秋鬱不開  
幾時飛鴈到  
終日吹猿哀

美家集卷六

七

猿哀遠徼丹  
心苦秋風白  
髮催子牟  
終戀關江海獨遲迴

五

江夜敲砧急  
巴中早授衣  
客愁連峽迥  
鄉夢過秦微  
水落魚龍蟄  
天寒鴻鵠飛  
如何委心久  
不作楚人歸

六

巴渝秋色遠  
江樹餘晴列  
嶂森蓬闕丹  
林亂赤城飄  
淪今日事  
激烈古人情  
却愛停舟處  
江清好濯纓

山行二首

雲淨群山出，行輿暫一停。飛泉明素練，蒼壁倚雕屏。佛界丹青古，仙人洞壑靈。沿廻隨石磴，彷彿昔曾經。

二

寒日分青嶂，林光澹欲迷。平田時見鶴，晴塢忽聞鷄。竹密宜捎徑，花香暗度溪。微茫行客路，幽興滿標題。

有客往梁宋因附家書

薄祿贍婚嫁，囊空數貸人。黔婁堅守道，原憲久

一

甘貧。有信頻貽弟，無金多慰親。明朝驛使發，空寄蜀中春。

贈霍丘吳令

歲深黃綬故，宦苦白髭侵。包守豈持硯，楊公自却金。蹉跎浮海興，慷慨釣鼇心。衙散門墻寂，冷然聞素琴。

雨夜

楚雨連山黑，蕭蕭秋色微。草蟲寒響絕，江雁行稀稀。潦思乘棹陰，囊計授衣淒。迷漢川，夢不成歸。

八月十六夜月下再酌

開閣延賓友，重杯酒盞深。楚山今夜月，梁苑故鄉心。鵲度高城入，螢流別院沉。清光萬里徹，昨暮尚輕陰。

至日飲張時行宅

南日躔初盡，北圭景漸回。微陽浮野馬，生意動宮梅。節序天涯得，賓僚海內才。揮觴吟白雪，佳會擬蓬萊。

晚泛雙溪

返照懸層嶂，蘭舟夾岸開。濃花齊露冕，曲水泛

一

行盃。抱影雙鳬下，迎人孤鶴迴。官閒饒樂事，何必問蓬萊。

南陵

漠漠南陵野，清秋樓觀開。過江心日逸，去國首仍回。木落川原迥，洲寒鴈鷺哀。弔湘吾有此，翻愧賈生才。

宿定惠寺

月上東池朗，雲移西嶺昏。真僧不出戶，遊客漫停軒。境寂心方淨，宵長夢却繁。明朝復塵鞅，回首戀空門。

夏月南園亭用韻

率中孫太史夏安敵林堂池上鶯吭滑琴中  
調長行盡方歛灑落日太多忙醉息陰陰木無  
煩風酒棠

百古

百舌卑微鳥拚飛何恣情占春先入苑闌巧故  
欺鶯有媚能千囀如矜只獨鳴孤臣曾棄斥聞  
爾即心驚

春日遊覽近郭山水四首

華春已隨處逸興若遊仙忽到蒼石下聞曉萬

三

壑泉折麻思遠道濯耳仰高賢勝事雙溪曲重  
來聽采蓮

二

宰邑無多術推心近物情絃歌難造次耕稼足  
生成吾道豈希世素懷羞務名城南好山水常  
擬踏春行

三

逐客勿多歎今成佳麗遊山藏吳子國江擁謝  
公樓飄灑紫霞賞風流白紵謳不須問幽緬烟  
水即滄洲

四

近山奇絕處蕭灑此攀躋已歷翠微盡真堪隱  
遁棲瀑泉喧上界竹樹暗中溪日暝下山去蒼  
茫路欲迷

山亭

野色聊登望江春艷草亭孤花依岸發喬木出  
雲青澗德從賢聖琴心合杳真雖然彭澤宰幽  
意滿郊垌

杏邊獨酌

丹杏舊成行晴天錦繡張飛花猶片片綴子已

○夢齋集卷六

王

蒼蒼春意撩吾甚官曹有底忙移床復把酒何  
啻到羲皇

白鵬

白鵬白似雪南國見來新雲卧常依石溪飛不  
染塵依栖深谷裏彷彿避秦人抱此蕭閒性真  
堪鳳鳥臣

散衙

散衙無一事喬木坐涼陰不慣空腸飲時能擁  
鼻吟高懷憎俗韻白晝展鳴琴陶令忘身世依  
然仍在今

晚泊平望

微茫日欲暮，蕭瑟倚江洲。  
不見蒼梧帝，空悲楚澤囚。  
鄉關淹旅思，風水足離憂。  
獨舸東吳路，乾坤一海鷗。

別劉升良貴

與子意不淺，襟期忽此違。  
江湖一相送，鵷鷺各分飛。  
世難幾時淨，宦情今已微。  
那堪值搖落，風露入秋衣。

送何浩

斯文曾下榻，世路忽重逢。  
予已軒輊厭，君猶劍

志氣未平

十一

氣雄黃金誰贖，發白首日飄蓬。  
不作清時吏，何由振古風。

慶雲道中

長庚低夜彩，殘照殺秋更。  
月黑鴉翻樹，霜寒馬度城。  
還家連夜夢，望闕隔年情。  
天上無知已，能辭苦道行。

宦跡

宦跡何滯吾生，亦有期空歌白石。  
調誰采北山芝，忽見春苔滿坐。  
令歸興滋茫，茫懷二仲江海掛帆遲。

秋日巴中旅行七首

萬里吞秦國，蹉跎寄一官。  
秋風蕭劍閣，蠻雨漲三湍。  
下王無由識，稽琴且自彈。  
聖明非久斥，行旅敢辭難。

一

迢遞三巴路，文旌曳素秋。  
終傷千里駿，徒羨五湖舟。  
歲月淹黃綬，乾坤浪白頭。  
何時成獨往，任白雲留。

二

巴東秋氣早，行客已悽悽。  
江險深三峽，雲寒暗五溪。  
中原無鴈至，異國足猿啼。  
況近烏蠻塞，連年尚鼓鼙。

志氣未平

十二

四

一蹶辭丹闕，三年仍旅遊。  
滄江秋念蠻，土日悠悠道。  
拙飛龍引心，安尺蠖求浮。  
生將片舸飄泊杜蘅洲。

五

何處蒼梧帝，空將蓬島期。  
江湖值搖落日，月已遶遲愁。  
屈占龜筮，狂興歌鳳衰。  
蕪然瑤草暮，偏勸逐臣悲。



六

川長迷所適秋色徧西東渝浦掛帆雨巴江吹笛風誰能遊客日不減素心雄欲弔長沙傳浮雲世事同

七

飄飄神女館奕奕楚王宮巫峽平峯裏行雲行雨空清猿號素月喬木颭天風不作高唐夢終宵歌劍雄

早春作

江山恣遊覽傲吏亦清真委世非人事殫之愧

東坡集卷六

五

昔人官迷萬里道名誤百年身自作華陽客頻驚歲候新

郊興二首

野老罷徇祿秋來生事微田園五柳在天地一蓬歸流浪壯心歇支離前計非沙鷗近人意先我已忘機

二

郊郭衡茅近逍遙步屨閒何慙時生徑直擬謝公山抱澤從龍卧凌霄與鶴還避喧常藉此獨晤庵未開

寄蔡方伯巨源

棄世世彌重逃名名却全山中今宰相塵外即神仙垂釣滄浪水行吟辟荔筵蒼生渴霖雨龍卧可常年

春日寄張元傑三首

久作塵途客逢春思故園河干三月雨楊柳數家村布穀催耕急鷓鴣求友喧東園避時叟誰與共傾尊

二

飢業烟華薄蓬萊夢寐如乾坤傳令裏日月弄

東坡集卷六

五

尤餘白髮誰能得青尊詎可虛東岡蒲花柳肯負踏春車

三

萬謁靡蕪郭非非木蕘林遠沙通極浦密樹暗遙岑春野禽先覺水鄉雲易陰東岡無限好一月幾登臨

送萬中丞士鳴二首

憐君幽志遂五十即懸車深入烟霞壑清便水竹居靈尊藉草處沮洳話耕餘要在慎眠食閒中休著書

二

解却臺中綬何慚世上雄人皆憐躍馬君已附  
冥鴻星斗終朝北江河日向東豈無清夜夢還  
與紫霄通

人日陰寒有作

七日爲人日流傳古歲散機祥的景據節俗自  
相承春有陰陰雨寒仍冽冽冰四民應樂壽九  
穀更豐登

病起三首

一病連旬朔栖栖未向康空懷三島近漫想百

歲暮集

十六

年長卧裏調真息醫來講藥方浮烟難控掃身  
世總茫茫

二

曝日南榮下春和病體宜每承交舊問長廢在  
公移好斷杯中物還殮石上芝康強休自恃澹  
泊乃吾師

三

崇有誰非有談虛總是虛古今同過客天地一  
遠廬何亂空耽佛虞卿枉著書病來看世事濠  
上豈知魚

南京曲二首

異代豪華盡今王城闕尊光搖龍虎嶽瑞出  
鳳皇原水有樓船校管多羽騎屯帝園雄九域  
王氣湧江門

二

天塹勾吳國環山抱水遙金陵帝護關滄海舊  
通潮日月開黃道神仙住碧霄萬方常拱極快  
覩太平朝

春興

晴春臨省署閒牖面孤岑習靜看周易乘閒理

歲暮集

十七

舜琴卧來芳草滿行處紫霞空不減幽人谷蒼  
蒼竹樹林

癸巳元日放生

生鱗誰饋節行作過河枯不忍千絲膾猶傷涸  
轍呼投池聊泳躍得水且沾濡雷雨終騰去成  
龍看吐珠

部中紫薇木樨相繼作花有題

紫薇百日艷金粟九秋繁色託仙娥對香疑月  
姊奔巡簷從索笑乘月與招魂問看瑤臺事含  
情並不言

帝心二首

帝心常覺苦春思  
血紛紛夢隔東南嶂  
愁連淮海雲  
帝恩有託  
鵲語不堪聞  
何日滄浪釣  
蕭蕭

二

高尚遠朝市  
閒閒愧古人  
聊為繫簪紱  
忽已老風塵  
江國非吾土  
春三  
孫未言  
返花柳  
逐年新

送秦司空二首

同住尚書巷  
常陪渌酒筵  
忽承天上詔  
去作

美集

天

帝旁仙春入燕郊  
曉花開  
畫省妍  
此時應憶我還  
有過江篇

二

帝心懷上德  
朝望屬名流  
邦土今新寵  
神京是舊遊  
經營方未艾  
財力已堪憂  
致主先恭儉  
前賢重遠猷

龍江宴客二首

石城烟靄裏  
沙水共微茫  
送遠情何極  
逢春興更長  
鶯歌邀布席  
花開揮觴窮  
宛龍江會無  
論此寢香

二

弄水鳬羣下  
迎風鴈序歸  
黃金汀柳變  
白雪浦梅肥  
江闊浮清淺  
山晴拱翠微  
好春如媚客  
時送一花飛

癸巳年作

六十今年得浮生  
鬢已華  
風塵常作客  
夢寐即還家有疏  
番嫌直無詩  
誰刺邪天機  
與人事滾滾足蟲沙

月食

金波盈率土  
暗蝕偶因誰  
只恐水輪墜  
仍愁王

美集

九

兔摧仰天那可護  
奏鼓但成悲  
轉目氛侵滅  
清光迴不虧

省中作

畫省春閒日  
耽幽退  
食遲看花  
依獨樹  
聽鳥步芳池  
院暖飛蝶  
集階晴蔓草  
滋好懷  
隨處得容易有新詩

除夕

四序冒然盡  
浮生向此催  
陰陽隨律轉  
冬生斗遶天  
回溜響融  
雪香騰縱閣  
梅不須勞力守  
歲春已暗中來

別侯汝立員外

客路薦觴酌，雙旗爲子留。遲迴歸闕念，浩蕩出關愁。  
飛雨懸山閣，殘霞掩戍樓。灋橋春水闊，不得並膺舟。

秋夜宿朱山人林亭

木葉已下地，淒然秋意深。對君明月夜，瀉我素琴心。  
河渚迷歸棹，關山起暮砧。客愁淹不散，枉自宿青林。

發淮上

長淮牽片舸，行旅及秋天。天府難辭命，遷臣敢

長淮牽片舸

閉賢潮回沙抵岸，日落水生烟。打鼓催前發，安流足晝眠。

宿能仁寺

昔聞黃道者，今宿妙香臺。無復參龍藏，誰能伏虎乖。  
山雲隨意去，鷺鳥逐年回。偶憩空王地，令人世慮灰。

觀音石晚歸

山勢連鍾阜，龍宮接帝陵。大江侵巖碧，屈屈入秋澄。  
閣眺齊飛鶴，巖攀藉古藤。上方遊未徧，前路已籠燈。

五言排律體

上辛祈穀三十韻

聖作光臨夏，人文與日新。議郊壇露峙，作澤地分。  
裡更啓明堂祀，要惟古制伸。侑天崇祖，祈穀念斯民。  
誓戒申先甲，吉蠲屬上辛。郊廬宵穆穆，輦路曉氤氳。  
雲裊龍旂曳，沙平象駕馴。前旂金犢電，仗馬玉飛麟。  
萬隊連圍肅，千官扈蹕親。天門嚴虎豹，閣道切星辰。  
旂常中靈合，蕭蒿翼賴臻。修誠先玉帛，貴質雜崇。  
漢蓬萊舊感，秦何如豐歲祝沛。

長安集卷六

五

達聖超常格，遺謀必絕倫。道高三代上，德並兩儀醇。  
調燮歸玄造，生成荷大鈞。恭逢新禮樂，創見古君臣。  
未得陪珪綬，空然仰聖真。有懷稽獻納，無補愧臣隣。  
慮遠收鴻績，幾生炳至神。修文終曠日，確政始安人。  
蔽輔雖云美，修和詎有因。賈生仍太息，魏相欲條陳。  
北虜驚弧衆，西戎犯塞頻。儲胥情匱乏，戰守日因循。  
寶金鏤益蒼生布，縷會諸王繁。校尉四海植，徵銀國勢殷。  
憂任皇心向治純，請施先務策。早登萬方

謁 獻帝陵十二韻

郢曲盤龍地松林舞鳳阡衣冠雖掩王鸞鶴父  
登仙 睿聖人欽止瞻依每泫然陵臣度麗掃  
帝使走騶翩丹鸞風雲肅璫宮日月懸鈞天疑  
咫尺蓬島隔三千白晝坤靈護青霄王氣纏  
前星升紫極 帝脉發重泉漢重恭皇謚周從  
季歷傳辟臣多議論 大禮尚也適氣際真葱  
鬱雲仍合聖賢小臣私想像長見中興年

送彭中丞總制川陝二十六韻

皇運安三極人文煥兩京忽逢佳寇起坐失海

表表卷六

三

隅澄 聖主推輪急儒臣建纛衆經營南國地  
節制朔方兵龍虎韜難測風霆迅欲爭令嚴旗  
鼓振勇奮海山傾即報銷妖厲回看戮巨鯨區  
中歌宴海天上待持衡大拜金書下殊恩王趾  
迎蒞資知道大戡亂信師貞堯日丞黎睹商霖  
四海盈未殲川北虎猶斫南漢營丁藉空關陝  
芻輸困蜀荆王師虛轉戰寇壘尚妨耕帝重文  
儒望仍分節鉞行遁門占日月飛將走韓彭劍  
劃金天氣旂纒太白精全功梟獍獨力掃機  
槍雪嶺綬和徧坤輿簸蕩平房公圖閣貌萬相

渡廬名幸接秦城宴所承臺府英兵談范腹  
餌陋賈謀輕我豈雄籌運公直狐憤生西南失  
嶮寒羣夏夏長成古界陰符效 今王入武成  
不辭小史筆百札紀西征

寄懷仲默二十韻

綸閣三台接黃樞五鳳通徵文才士入論道相  
臣同巨筆侔先漢新詞邁國風注書明賈傅持  
論鄙楊雄後輩尊何遜達人仰謝公神仙在平  
地鵷鳳翥高桐儒雅光朝列文思啓 聖聰功  
成三代上名落九寰中吾道堪龍變斯文補化

表表卷六

三

功嗟予方倚玉轉首忽飄蓬遠放金沙海長迷  
紫貝宮鯨濤秋震蕩霧島日溟濛託見龍吟壑  
愁聞鴈度空古人歌石爛山鬼笑途窮鮒渴西  
江水鸞卑枳樹叢蒼皇倍計吏漂泊狎漁翁未  
必心成燼猶能氣吐虹雅懷思振俗孤憤耻和  
戎狂簡諸生習謏蓄哲匠功天人多道衍餉爾  
擊顙蒙

席上和志道韻

淹旅忻相見青春會不稀我聊停玉騎君已弄  
金徽風漏宮牆近雲天象緯微照庭一燭秉

長髮垂髫，相因蘭尊，或廢幾，滄流思。  
空伎倆，君相轉樞機，侍從恩猶渥，巖廊志不違。  
昔人壯溫飽，吾道厭輕肥，周禮還堪秉，白謨真  
所希，飲君竟舜上期，與古同歸。

郢上答方思道

雲夢千重澤，荆門萬疊關，思君共舟櫓，乘月弄  
潺湲，初擬扳嵇會，今成訪戴還，錦魚空問訊，風  
馭杳追攀，楚塞通三峽，湘江遶百蠻，月霞同華  
頂，靈草似商顏，湖聽軒皇樂，峯迎神女鬟，散心  
雲水內，招隱薜蘿間，興逸幽深遠，才高官事閒，  
定携蓬島客，遊盡郢西山。

過虎耳谷

南瞻虎耳嶺，崢嶸雙峰流，水堯田，泓青山，禹  
貢封圖經，缺古跡，勝覽念朋從，花木迎春早，幽  
深引興濃，谷晴烟曩曩，暖水溶溶，地轉多靈  
境，人疑有卧龍，恍如兜率界，時復羽仙逢，落景  
懸厓白，飛霞度水重，沙床生紫洞，鶴翼下青松，  
鬱有終焉思，慚非塵外蹤。

苦雨二十韻

中夏連旬雨，淋漓淫三楚，俱層陰，黯黯日月遠，漲失  
江湖駭，浪蛟螭，出盤渦，鸛鷺娛，驕雷劈巨岳，積  
靄暗清都，渟渟淪迷雲，雲出波接，具區蓄，奮深欲  
沒天，漢溜應枯九市喧，浮舸三農泣，向隅窮禽  
成蕩析，糜芑嗟，萊汙直，恐坤輿側，堪傷帝德孤  
旅懷悲，泛梗聖跡憶，乘桴已厭商羊舞，誰能解  
翳誅愁霖，今日切憂旱，去年殊屢厄，春秋筆難  
詔，仍嚴允，運符司徒，惟務國內，格不防胡，吳下  
災猶劇，淮陽病豈蘇，虛文空想像，大賚竟嗟吁。

奉贈黎乾德上京二十韻

陰沍由蓄慝，乾剛在正樞，腐儒執古議，思上應  
天圖。

彭蠡三江匯，匡廬五岳齊，仙標迴赤岸，靈氣接

丹梯，柱史來儀鳳，雄才薦帝珪，家聲修白簡，儒  
術被黔黎，鯨鱓滄海浪，震鷗遊日月，低飛駿跡劍  
外，問俗向天西，法正豺狼伏，恩流雨露妻，松州  
休組甲，戎郡喜耕犁，按堵連碕室，全生及寡妻，  
澄清心日遠，臺閣望堪躋，躋浩氣凌三峽，甘棠徧  
五溪，路長誇紫巖，天遠失鹽鷄，斥逐甘時邁，蹉跎



此效旅棲苦懷悲蜀道難屢夢金闕天伐象維  
斗鑿遊路尚迷五湖飛霧艦萬騎進霜蹄義御  
功淹景都人總望霓金門長孺返江閣子牟棲  
論儲上書從諫獵題英風振朝列瞻望隔  
雲泥

送鄒司徒

達道黃山子功成即引年思尊張翰興詠桂小  
山篇歸老具仙分先幾合聖筌補天術未試探  
日志空傳夢澤深龍卧荆門早鳳旋異時延國  
老詔下白雲天

雲臺觀

雲臺觀

玉臺何所擬方丈海天東恍惚金銀闕迢遞日  
月宮丹梯迴窈窕飛櫺閃玲瓏積翠含元氣通  
靈倚化上青童拾水碧羽士駕星虹偶向塵金  
曲來觀福地雄大還雖浪議嘉遁亦高風濠上  
追莊叟匡廬憶葛洪夢隨蒼鶴返嘯引紫霞通  
娟娟吹笙過飄飄采藥同何時謝軒冕託意入  
無窮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七目錄

七言律體一百首

頌聖

庚寅年冬至 郊齋有作

自述用庸之韻

冬夜憶仲默

冬夜

帝京篇

秋懷

奉同周子許子詠 賜楊梅之作

雲臺集

早朝瞻望宮闕一首

秋夜

秋日寄懷元傑二首

懷田勤甫

寄劉養和

有懷德涵

戲贈盛希道

寄懷許伯誠提學

鏡光閣眺集

送何粹夫還山三首

以張路山水圖贈周司寇因題四韻

部齋閒居簡周伯明寅長

南望湖泊風

別劉次甫上舍

淮漲

贈葛三季遂

邵伯驛贈朱侍御

初至南都泊石城門有作

寄許司寇廷美

有懷勤甫

卷之三

寄李司馬寅長

至南都寄陳亞烈寅長

寄遠夫

邊司徒悼亡次韻

送周亞卿進萬壽節表

苦熱

答邊子對雨見懷韻

答孟中丞雨中卧病見懷韻

雨漲答黃亞卿

輓鄭伯興大理次韻

贈五嶽山人黃省曾

書興

憶獻吉

九日遊觀音巖和劉太宰韻二首

偕內外守備官行視都城有作

金陵懷古

送陶尚文還彭澤有序

送陳大參魯南赴任山東次韻

廖鳴吾許序余集久不見惠詩以促之

送王遂夫還信陽

卷之三

懷劉司空元瑞

秋興

讀孟有涯舊稿和其見懷之作

和贈張少宰甬川

江上春眺

宦跡

九日武昌汎舟

春日寄劉養和

漢中

秦中

胡山人留飲

別陶良伯

別陶良伯

別陶良伯

上齊都下朋舊

秋興

寄孟望之

仙跡

春日淮城登望

一舸

淮南泛三湖出望廣陵

寄邊庭實提學

初至縣

海隅二首

蜀漢寇平贈監中丞凱還

得仲默書

送藍亞卿赴南部

建業旅思

感懷

送邊尚書還山

贈別王遂伯

自後本直撫餘黨

省中即事

將發閬中

遊青年宮和張內翰彭憲長二首

灕上遇雪懷故園友人

分水嶺阻雨

招歐翁飲酒

寄劉遠夫

聞价夫被旨放歸作此貽之

寄懷遠夫

寄戴俊卿秀才

早春書懷

寄張太微二首

徐東園招飲限韻呈席上諸君子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七

浚川王廷相

七言律體

頌聖有序

今

皇帝陛下勵精圖治獨斷萬機大臣秉法小臣  
持廉惠養元元納之壽域古有熙洽不是  
度越臣仰戴 聖明有同覆載不揆鄙辭  
撰茲歌詠

王康

我 皇不輟中興運 達孝鴻仁被九區七十  
二君誰大道百千萬祀仰貞符靈文漫奏龜龍  
瑞王檢虛傳封禪圖不是微臣饒獻頌真成風  
化遍唐虞

庚寅年冬至 郊齋有作

今王禮樂侔玄造至日禋郊叶典墳已荷魏魏  
齊舜德更欣郁郁邁周文九成壇墀侵珠斗五  
夜簪旒拂瑞雲身在舊京遙仰望無田親從  
聖明君

自述用庸之韻

莫劇談天驚樓下漫希圖閣動西京魚龍駭浪

有何貴霄漢浮雲空爾名錦里先生收芋足於

陵仲子灌園成故山春好不歸去枉却松苓日

日生

冬夜憶仲默

大復山頭冬月昏大復山入空故園春秋泉石  
豈無主飛動雲霞如有魂白鹿聽歌仍夜夜黃  
鵬坐樹自軒軒斯文精爽迴天上玉闕瑤宮正  
掩門

冬夜

王康

長安霜霰歲欲暮獨客閉門愁夜陰行天星月  
不肯出抱水魚龍難自禁幽棲空憶紫芝曲遠  
游徒結青雲心道人瞿瞿草玄罷篝燈石床揮  
素琴

帝京篇

帝京南面俯中原王氣千秋湧薊門渤海東波  
連肅慎太行西界引昆侖 九皇天運坤維奠  
萬國星羅北極尊堯舜昇平見今日按圖形勝  
不須論

秋懷

燕燕辭巢菊着花鄉心羈思浩無涯人間潮  
幾時靜天上星河逐夜斜羽扇綸巾新道服  
林白石舊田家誰堪潦倒塵埃裏日日秋風長  
髮華

奉同周子許子詠 賜楊梅之作

江南仙果 帝宮珍宣 賜常先近御臣蔗益  
木漿趁時節藥珠丹顆開芳新休供賓燕誇山  
柰擬薦秋嘗雜澗蘋共沐恩波知浩蕩素殫何  
以答 堯仁

早朝瞻聖宮闕一首

義素筆

中天象緯已斑斕法鼓逶迤肅從官旭日晴霞  
散餘彩玉樓金閣近高寒未央雲裏三珠樹太  
液風和九畹蘭何幸樺材將白髮 帝家日日  
接鸛鷺

秋夜

門掩長安落不稠卧聞燕鴈倍傷秋驚禽明月  
何常定遯水遙山人自愁澤畔文章空戀楚隆  
中心事耻依劉天涯歲晚形容變却惜浮生憶  
故丘

秋日寄懷元傑一首

東苑行歌誰阮籍河壚垂釣即滄浪荒延薜荔  
山人戶閉對松筠給事堂明月臨來常縱酒土  
琴彈罷漫焚香相思真負秋花約回首應應鷺  
鷺行

其二

非關嬾漫愛山棲偶落金門下玉梯清嘯空林  
無客到高眠長夏有鶯啼遊仙且碍聞公欲抱  
甕何妨拙灌畦大道變來成小隱誰言群物可  
能齊

懷田勤甫

義素筆

嬾予不踏夷梁道悵望三山雲霧秋幾處樓臺  
荒宋苑千年城闕傍河洲諸公詞藻矜先達甲  
第繁華傲列侯獨有楊雄甘自守閉門猶作草  
玄愁

寄劉養和

年來不見真長面風雨相思聊一吟養道滄洲  
元自重許身稷契爾何深玉琴漫擬秋鴻調錦  
字空傳沙燕心願我清時無寸柳將白髮戴  
新簪

有懷德源

康子要爲天下士斯文今滯武功原天將衛叔  
成仙友人恨長庚落帝閭霖雨無媒龍偃蹇梧  
桐有待鳳飛翻相思欲附東陵信好及秋風鴈  
去繁要平聲

戲贈盛希道

王華先生文昌客案上道書終日開真期火棗  
燕王母直擬玄鶴昇蓬萊三十六天紫陽洞八  
千萬劫昆明灰誰能親覩兩儀變元氣鴻蒙更  
此迴

寄懷許伯誠提學

義興集卷七

五

朔雲寒鴈南飛盡却憶武昌江上秋孤帆送客  
金沙灘落日題詩鷗鷺洲夢渚幾年淹孝伯燕  
臺何日返彌牟不逢翰館陪鵷列徒使文章傲  
徹侯

鏡光閣眺集

金沙海遶慈恩寺高閣朱欄互吐吞此日登臨  
非下界殊方盃酒憶中原休誇北上三千牘莫  
問西來五百尊明月滿天秋似水道人吹笛坐  
層軒

送何梓夫還山三首

君歸雲壑藏身遠人在市朝屬望深制禮未酬  
公旦志悲麟徒抱仲尼心老來朋舊幾回見此  
去神仙無處尋染花蓬池相憶否憶時還我卧  
龍吟

二

不會榮祿戀華簪愛向滄洲養道深北闕終然  
司馬詔東山聊爾謝安心金書絳節遙相授石  
耳靈芝可重尋海內蒼生望援手寂寞休擬洞  
天吟

三

義興集卷七

五

文苑當年曾並入祗今懷抱向君深乞靈仙藥  
誰玄髮干祿官途憤赤心金闕袞職繆自許竹  
林清步衡同尋真鴻夢鶴迴殊路俯仰吾生一  
慨吟

以張路山水圖贈周司寇因題四韻

大梁張生稱畫絕風韻何殊顧長康爲予一揮  
純素筆幽然坐對仙人鄉耶溪輞川真勝蹟立  
圃瀛洲非香茫高堂白日倘披翫不隔相思山  
水長

邵齋閒居簡周伯明更長

省垣梧竹抱幽虛更散蕭然似隱居風冷也亭  
猶岸幘日斜窻几有攤書身依明主忻難遇  
官佐戎機愧自疎有美東曹獨獨步腐儒何幸  
接簪裾

南望湖泊風

遊客北來心渺渺晴湖南望晝陰陰浮雲落天  
岱山暗滄波流海蓬壺深沙烟晚寒鴉鷺集風  
水夜湧蛟鼉吟孤舟避入兼葭浦一尊蓬底聊  
酌斟

別劉次甫上舍

王象巖集卷七

七

向來遠別迷千水忽漫相逢聊一尊夾岬桃花  
好顏色迎舟燕子亦頻煩有論直抵漢文學能  
詩不數唐開元鳳戴九苞應瑞世長風見爾迴  
飛翻

淮漲

淮浦水深八尺強新城如巨洋行舟欲泊  
苦迷岬居市半空惟堵墻浮橋鎖斷津吏悶遠  
湖口決漁人狂顧我情非羨魚者臨淵終日詠  
滄浪

贈葛三季遠

昔賢曾屈移山志今代誰堪扣角歌海上神仙  
元有數天南星斗亦無多千金散盡身難貴五  
岳遊來鬢已皤芝朮故山瑤草碧莫從塵世歎  
蹉跎

邵伯驛贈朱侍御

湖上吹簫御史來野筵聊向夕陽開霜威暫輟  
春何益尊酒留連夜始回大雅知無封禪疏從  
容端合廟堂才拾遺補衮酒君事早晚文星直  
上台

初至南都泊石城門有作

王象巖集卷七

八

石頭城邊來繫舸碧草垂楊春已深遠客東南  
曾夢寐舊京佳麗此登臨好風觀閣流羌笛細  
雨蕪葭響暮禽竊祿無妨勝遊事謝家兄弟  
知音

寄許司寇廷美

兩京南北三千里客思悠悠江海長天上星辰  
瞻紫極代中人物念同鄉平刑已佐三王政  
學魚覓數仞墻久我依歸仍未得更堪心事  
微茫

有懷勤甫

彼美梁園舊才子風流文藻占時名何期賈詡  
官難就空羨楊雄賦早成禁裏保儒恒飽食社  
中樽櫟毋長生移山志在誰稱瓦鼓柑滄浪萬  
古情

寄李司馬寅長

多才多藝股肱臣紫閣黃樞待演綸已見三邊  
斷烽火早時六合共陽春人間文武身仍健天  
下安危寵正親不數楊雄善詞賦漢家功業重  
和民

至南都寄陳亞卿寅長

義集卷七

五

龍書祇領天涯去回首鷓鴣念舊行北極星辰  
留夢寐南方山水隔微茫功名劉向傳經遠文  
字陳琳奏對長渭釣商霖濟時具知君人望在  
巖廊

寄遠夫

藜杖芒鞋新社主沙鴻海鶴舊知音平生並入  
蓬萊關老去先攀翠竹林何處芳洲無杜若從  
來落日有歸禽春閑東阜多清興把酒那須梁  
父吟

遷司徒悼亡次韻

萼綠華來曠世聞謫仙那得久人羣空將錦瑟  
傳孤調無復驚羅剎五紋月裏龍擺雕玉珮花  
時猶妬鬱金裙東堂見說遺情在十二峰頭有  
暮雲

送周亞卿進萬壽節表

北闕聖人登壽域南都卿士謁蓬萊賓僚擁  
岸仙舟幾鏡吹橫江錦浪開祝帝豈無金鑑  
錄補天曾試玉衡才鳳凰池上恩波闊應待  
鴛鴦照影來

苦熱

義集卷七

十

南京六月梅雨積溫濕蒸炎悶殺人衣冠出門  
苦流汗簿書堆案兼勞神何時中夜寒露滴安  
得北海水壑隣輪與鷗夷五湖客風江颯颯吹  
綸巾

答邊子對雨見懷韻

鍾山靈雲度海色晨雨彌天晡未休南隣垂柳  
有餘翠北沼新荷無數浮懷人死在水中沈眺  
遠已派江上樓忽枉佳章慰岑寂無煩揮筆強  
銷憂

答子中承雨中所病見懷韻



使君真屬草玄才市側仙官彼命來曾向金  
隨羽翼漫誇高誦有陳雷文章幸藉江山麗  
抱多從用開稿錄舊京公事間不妨臨眺共  
啣盃

雨漲答黃豆卿

江雲挾暑鬱重重黑徧鍾山頂上峯急雨行天  
瀉滄海驚雷劈石起眠龍九衢橫潦無人過三  
島浮查有路通苦憶東市宗伯老題詩終日劇  
憂農

晚鄭伯興大理次韻

義舉卷七

王

逐客飄蓬鬢已秋移官聊爾慰朋遊豈期靈岳  
收元氣遂使斯文喪九丘顓帝無階終古恨悲  
麟有淚幾時休玄洲方丈知何處海色茫茫下  
二樓

贈五嶽山人黃省曾

南州孺子高人遁東郭先生太上貧滄海弄珠  
明月近昆侖捫斗紫霄隣遊心汗漫爾何有與  
道翺翔吾豈倫五岳他年飛柱杖伊誰攜手躋  
清塵

書興

纔看楊柳迎門翠忽見芙蓉出沼新悄悄黃鸝  
斜度水翩翩斑鵲遠窺人江山盡入文章麗尊  
酒多千朋舊親他日投簪泉壑去未應能忘  
帝京春

憶獻吉

空同山人瀛島仙騎鶴下天還上天已將日月  
付芻狗漫道情靈留草玄元亮自能齊傲吏左  
思不覺邁前賢世間形影今相失寡調誰傳白  
雪篇

九日遊觀百巖和劉太宰韻二首

義舉卷七

王

九日携朋江上來百年懷抱幾登臺諸賢不負  
黃花節老子何辭濁酒杯龍笛洞簫豪客韻錦  
篇瑤賦謫仙才故園松菊今何似愁見歸帆直  
北開

二

白鴈欲下江水深江中風浪秋千尋重陽偶作  
茱萸會落日還共漁樵吟登高不減古人調探  
幽真慰空谷音紫族黃精堪助老罍魚沽酒憶  
重臨

陪外守備官行見都城有作

聖祖龍興吳楚甸神京上宅鳳凰原丹霄靈  
常相護前代遺謀未足言繚繞江山天險在參  
差宮闕帝家尊微臣幸縮留司鑰覲之澄清  
答至恩

全懷懷古

石城鍾阜接仙洲虎踞龍蟠控上游昔在梁陳  
稱富麗今惟葺禰枕山丘草青南浦有遺恨朝  
打西陵空暮愁倦客中原頻送目斷鴻滄水迥  
悠悠

送陶尚文還彭澤有序

蕭蕭集七

王

彭澤陶尚文業儒善方脉今年來遊南京  
士大夫以疾召者無不奇効未足異也至  
論養生之道乃深契余其曰通其虛柔其  
實以和吾廬繫其離守其樞使真人常居  
是謂指南之車非深於道者不足以語此  
別去爲此言贈之且約三十年後再會於  
匡廬洞天不知尚文能爲東道主否

彭澤山人隱杏園高風大道出農軒三茅賓友  
豈希世五柳先生真有孫不秘青囊傳異術直  
從靈岳問仙源雲中黃鶴矯然去何日匡廬還

晤言

送陳大參魯南赴任山東次韻

太史曾趨金馬門每從供奉被深恩文章久  
已留東觀勲業今來滿厚坤好去神龍當漢躍  
休嗟秋塞尚風奔茲遊最與方壺近早晚丹丘  
得晤言

廖鳴吾許序余集久不見惠詩以促之

廖子詞衡世不疑更於誰氏漫求知移山徒取  
愚公誚望海真慚道者師東觀文章鳴大雅西  
周禮樂抱元龜雄篇不託隨陽翼風雨江南幾

蕭蕭集七

王

夢思

送王遂夫還信陽

翩翩才藻吾宗秀渺渺歸心汝海長陳榻豈淹  
徐孺子吳儂爭識蔡中郎秦淮水冷蛟龍去賢  
隱山春草木光何日鳳凰池上會碧霄空闊看  
羽翔

懷劉司空元瑞

南坦先生白鹿車山人勾引入幽墟逍遙歲月  
仙堪並高潔行藏王不如養性年來多素食採  
具隨處有丹書卧龍日遠意微隔望斷溧陽雙

鯉魚

秋興

憶歸空羨碧山吟  
食戀明時白髮侵  
自嘆浮生成浪跡  
誰論吾道寡知音  
秋來旅鴈驚人事  
天畔孤雲傷客心  
日暮臨高聊引望  
江南江北水烟深

讀益有涯舊稿和其見懷之作

趨臺曾附鶴鸞翼  
去國同嗟草莽臣  
落青雲迷魏闕  
幾驅羸馬傍江濱  
天涯夢覺惟明月  
海上書回空好春  
佳會近來常對酒  
畏途能忘舊沾巾

沾巾

和贈張少宰甫用

秋鴻霜鶴送悲吟  
况辱高篇感慨侵  
大阮醉來曾世事  
少陵老去有歸音  
文章贈我江山色  
夢寐懷君雲水心  
效易虞琴知道在  
白頭青眼見交深

江上春眺

白霧連山江漲闊  
青蘋蔽浦早春回  
夜來陰雨寒仍峭  
朝上杏花勸未開  
遠客音書頻望鴈  
殊方節序強登臺  
三年留滯聞新澤  
五柳門應半

草萊

宦跡

江閣積雲松桂陰  
客眠不眠揮清琴  
翻翻白鷺下幽渚  
漠漠杏花開遠林  
可憐宦跡與冰冷  
無那歲華成陸沉  
世事龍蛇且養晦  
身何啻千金

九日武昌汎舟

九月九日江舸忙  
江水晶晶浮日光  
鸚鵡洲寒草沙暗  
鳳凰山秋雲閣涼  
黃花豈孤幽士約  
青尊那減昔人狂  
日暮滄波迷萬里  
滿帆風雨怯瀟湘

瀟湘

春日寄劉養和

江濱海角栖遑久  
同是中臺放逐臣  
我已風塵甘漢落  
君應雷電起沉淪  
拾遺無補羞千祿  
抱拙難逢可厭貧  
縱入新春饒白髮  
不妨傲吏對松筠

漢中

天開漢水金沙苑  
地湧秦關翠錦屏  
拜將壇高空護石  
卧龍人遠尚鑄銘  
岸梅向臘瑩瑩白  
江柳迎春最最青  
世路迴迴強奔走  
風塵蓬蓬異異

星星

秦中

曾持霜斧清關內攬轡重過慰所思太白終南  
如昨日五陵三輔已堪悲忍聞戰帳供宸急  
恨見龍沙破虜邊寄語中臺分陝使拊循何以  
答君私

胡山人留飲

江春日日催野芳上柳條金縷長檐車絡馬  
踏青早石壇綺閣攀雲涼野人區區獻濁醕山  
鳥嚶嚶喧夕陽醉來天地兩余枕茲遊真入無

秦中

何鄉

別陶良伯

五湖遙汎西歸舸三洲秋承東道盃媚日晴雲  
供帳出迎人好鳥和歌來飛騰空歎王喬鳥棄  
斥誰憐宋玉才世路風蓬各飄轉天涯何日素  
書廻

訓李學士夢弼

江上秋風吹客衣江城雲霧淡朝暉漁人牧子  
堪朋侶黃閣金闕有是非渺邈三洲從鳳翥冥  
冥七澤待鴻飛青簾白舫終歸去繁苑蓬池觀

不違

答崔安及州府

贛榆縣裏山春水海國風沙歲又闌龐俗授衣  
民事儉勤懷片臘酒盃寬漸便夜瑟藏丹穩自  
分天門行路難誰承風誼過淮浦何須直到使  
君灘

江上寄都下朋舊

繡袍紗帽染塵客劇飲狂歌楚澤遊念舊常時  
瞻碧樹離家逐日夢滄洲朔鴻不遞衡陽信  
草虛傳海上秋生能致主白頭吟望幾

秦中

銷憂

秋興

碧水清霜冷繡袍無媒滄海詫相遭宜鴻戀野  
有何意獨鶴橫秋他日高二島樓臺生夢想二  
儀風雨入詩騷誰人更念蘇司業為解金龜換  
濁醪

寄孟望之

桂林春鬱甍雲霧萬壑千峰望不分幸爾瘴鄉  
安逐客可無天意在斯文山深魑魅翻相護地  
苦龍蛇且作群同是飄淪君獨遠擬騰宣室詔

先聞

仙跡

三島潮回赤岸闊木蘭舟穩最宜秋聊隨黃鶴  
雲中去何啻丹丘方外遊張子槎迴應犯斗任  
公鰲釣豈驚鵬他年海上留仙跡誰道無成空  
白頭

春日淮成登望

新城水環碧玉霓楊柳烟翠金沙堤暇時尊俎  
携朋侶春風樓閣同攀躋楚天杳杳暮帆急淮  
川茫茫西路迷百年行役未歸定惆悵鄉關尚

東坡集卷七

五

鼓聲

一舸

淮陰南下惟烟水石埭晴湖蕩漾春楊柳青青  
歸興遠鳬鷗片片客愁新三年天上無明赦  
處江邊有逐臣霄漢風雲多變態獨留一  
相親

淮南泛三湖出望廣陵

江淮萬里分南紀巨浸洪波散五湖上接明河  
洗星斗東連仙島入蓬壺吳歌越女鵝夷國錦  
纜雲槎博望圖日暮鳴銑催出浦龍堤烟柳

揚都

寄邊庭實提學

鵝行舊並金華省文苑曾依王樹林伐木古人  
歌相鳥攀嵇今日阻幽心難隨羽翼采雲遠獨  
權烟霏海寂深三島路迷遷客夢雙魚空憶白  
頭吟

初至縣

芙蓉殿裏龍通籍滄海洲邊遠寄家水客珊瑚  
秋蕩月皎人水穀夜生花五湖今遂鵬夷舸三  
島終逢博望槎鵝鵝真入手金符黃綬未

東坡集卷七

三

須誇

海隅二首

山含雲靄蕩秋陰暇日山城偶獨臨豺虎豈堪  
南國決風塵猶繫故園心遠沙鷗鷺寒相並窮  
鳥蛟龍晚自吟留滯海隅頻歲換釣鰲終慣水  
烟深

二

一舸飄飄繫海隅羈心偏覺宦情疎春潮風雨  
迷天籟夜壑留龍見日車吾道滄洲今勝事  
賢窮髮且安居 皇闕漸遠逢山近時枉

王檢書

蜀漢寇平贈藍中丞凱還

天南喜下班師詔漢水梁山絕寇氛八陣已開  
丞相繼三秦終倚破寇軍從來才調先謀國今  
日朝廷更右文胡虜臨邊須藉手汾陽應見累  
高勳

得仲默書

一放窮荒空夢寐十年親友歡多違簪笏尚掛  
扶桑樹鶴馭常留明月磯北極星辰終夜望東  
溟旌節幾人歸遙天長路能相慰不聞飛鴻下

紫微

送藍亞卿赴南都

提師早見臣勞著弼教新承 帝命崇葛亮旌  
旗留漢上謝安軒轅照江東指揮暫假清朝紀  
肅穆回看邁國風莫向 龍顏驚歲晚三云直  
在五雲中

建業旅思

清江碧石旅愁銷白下春生七十橋燕客楊園  
花學舞采芳沙苑雨如潮西山挂笏忘言久東  
海乘槎寄興遙惆悵無緣遂幽志蓬萊歸去覓

仙樵

感懷

補天誰信媧皇術勒石休論瀚海功日月悠悠  
今老大風塵鬱鬱尚西東虛舟漫涉人間世懷  
王終期河上公微抱可堪追異代夜來幽夢託  
非熊

送高書還山

元亮高風遠到君罷官心事只如雲扶桑今遂  
乘槎興沙磧誰收汗馬勳適性久甘南國酒還  
家應謝北山文維摩老去玄通太肯遺儀刑使

世聞

贈別王遂伯

騶馬嘶風劍氣寒浩歌聊復岸危冠故山歸到  
逢春色明夜相思看月闌漢上卧龍還獨嘯佳  
南叢桂舊追歡讀書林下多清勝自掃桐花坐  
石壇

兵定後奉、旨撫餘黨

九重南顧 詔和戎仰答 皇恩造化同自是  
資生歸厚德不緣征戰定全功欣逢 上聖無  
爲化快覩先天太始風會見夷黎同逝水直從

趙極盡朝東

省中即事

山簞翠栢官舍陰丈人獨晤輝清琴爽風拂拂  
依驕暑鳴鳩嚶嚶懷遠音援手蒼生寡經術如  
蓬短髮漸華簪會須乞借鏡湖去浪跡沙鴻無

將發閬中

涼露盤空雪滿山歲暮矣客思還錦屏翠壁  
虛乘興綠樹清江輕破顏何處豪華千日醉無  
邊佳麗幾人閑浮雲流水常相傍羨爾漁舟輕

美齋集卷七

五

綽問

遊青羊宮和張內翰彭憲長二首

仙臺迥出三花樹紺殿晴連五色輝壇上方袍  
脩秘檢風前靈籙散天機逸才揮翰君能事野  
興逢春况不稀闕闕瀛洲空想像清江麗日滄  
忘歸

其二

縱山宛轉吹笙客又歲上喬度世心閑日來攀  
蓬島會與君同遊清深釣天廣樂誰相授五  
嶽神芝自可食

泉林

灑上遇雪懷故園友人

簡書計日催行旅臘月輶車便可乘岐路羊腸  
今不減風塵蓬髮只堪憎洛陽梅花已盡放河  
壩雪霰應頻仍却憶朋親日高宴王孟綺席興  
難勝

分水嶺阻雨

迅雷行雨過層巒咫尺雲昏辨路難懸水忽驚  
銀漢決砮厓還詫海波漫三巴舊自愁天漏五  
月今如冒雪寒浮靄虛成紅虹帶赤霄空望火

美齋集卷七

五

珠盤

招歐翁飲酒

香鬢裏里獨遊身碧水青山滿意春閒日旅懷  
聊自放殊方節俗任相親少城燕子已無數錦  
里桃花半未勻珍重仙曹老賓友銜盃莫厭過  
西隣

寄劉遠夫

曾陪丹陛持霜簡共謫窮荒歎晚途江外相思  
前夜夢河壩歸到幾封書行藏自分青山好勸  
業番驚白髮疎君在濠梁多樂事人情觀盡最

知魚

聞价夫被 旨放歸作此貽之

逸才仙調動生輝期補龍華上舞衣諷諫馬卿  
新賦切抗言劉向素心違九翁結社今能事二  
疏首榮早見幾紅圃青林吾志任春來鬱有夢  
魂飛

寄懷遠夫

江樓獨上思漫漫北望關河霧雨寒漫興杜陵  
吟却苦放懷阮籍飲能乾倉庚山鵲向人好辟  
荔朱櫻寄遠難春日幾回東郭路巾車藜杖小

山冠

寄戴俊卿秀才

戴生自負高人節茅屋朱門並與親禮樂古風  
非小相文章新調更誰倫三秋黃菊何妨晚萬  
事浮雲可厭貧江上題書偏憶汝幾時河渚共  
尋春

早春書懷

飄飄遠作江南客碧水青山儘不禁谷鳥乍飛  
還乍落野雲將散忽將陰桃花欲放色自好柳  
眼半舒烟未深病起酒懷難重肥呼道清閑

長吟

寄張太微二首

我愛關中張孟獨新詩傳出重南金杜陵章句  
古人在華嶽終南氣候深萬事還迴今白髮平  
生懷抱幾知音行將稅駕風塵外共爾求仙蹤  
閣吟

悠悠江海獨逢春却對春風憶故人曠覽幾時  
同五嶽舊遊何日更三秦移山志業空烟霧絕  
代文章付隱淪欲託飛雲寄神物只愁龍劍化

通津

徐東園招飲限韻呈席上諸君子

東園池館神仙府閒日招邀便擬來况有朋簪  
連鳳彩能辭懷抱為君開盤行白玉江魚饌尊  
乏金波楚菊醅入暮催歌競相和老夫那得厭  
深杯

09653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八目錄

七言律體一百二十一首

蘇州別葛李遂

發上新河

客歎

江夜

中嶽遊仙詞

寄贈張希賢

寒食日江閣諸僚宴集

贈彭公子昀省親

豪家集卷一

行經禹湖遇宋朝美飲酒

過白渠訪王堯卿聞遊江南不過

五月

登蓬州一覽樓有作

登瞿塘城望杜工部故蹟

秋日閑居

江夜有懷遠夫

昭烈廟

浪跡

函谷草堂贈許廷綸

寄廷樞舍弟

別呂仲木

薛君采

洛中

隱槩壽封君詩成四韻再壽

富村驛和世亨見懷之作

望康子許西草堂

正夫

華嶽簡程道長質夫

豪家集卷二

寄顧開封華玉兼呈邊廷實何仲默二首

四十述志

寄王壽夫昆弟

撥悶

張仲齊李遜卿約夜集以事不赴

入關

聞警

訊康德涵狀元

雨中渡河

旅興

褒谷

朝回

有懷獻吉

寄何粹夫

古意寄德涵

曲江懷古

答閔正甫

送楊介卿兵備三關

江樓爲錢可容憲副作

贈方思道員外

○義義集卷三

三

登州海望

遊客

至蜀

赤水道中

遇麻衣術者有作

送鄭立之院長

客興

丁亥年作

南中

畢節雨夜二首

與袁淳夫院長話舊

鎮雄平班師一首

奏捷

十一月十三日發白崖

秋日寄故園親友

量移高淳令詠懷

野半訓友人

郊居落成有作

郊望

郡齊新城二首

○義義集卷四

四

壽州贈陳判官

聞方思道至京喜而賦四韻

靈雪篇

與王鳴瑞余懋昭遊中巖山限韻

對菊

寄王錦夫

海上夜懷

梁山

牡丹

江村

訪胡太常適計歸成四韻貽之

壬辰元日

奉次半少宰喜雪韻

新正和小泉寅長

玄明宮

省中梅花亭招林小泉飲酒

送李少宰夢弼

二月

東麓亭宴集

寄談生

東麓亭集

五

和林小泉留別韻

送毛中丞致政

壽松江陶母有序

送馬都督永

送楊都督宏

欲候東園會客先簡徐公子

送周尚書

寄郭价夫學士

寄王庸之殿讀

送盛太守之嚴州

庭下栽松桐竹柳偶成四韻

送林質夫出守瓊州

和遠夫秋懷韻

遊靈谷寺

靈谷寺和黃久菴韻

集飲東麓亭

東麓亭和同遊諸公四首

九日觀音巖和張甬川韻

九日和周貞菴韻

江上寄俞國昌郁希正二同年二首

東麓亭集

六

壽劉紫巖次韻

秋懷

寄張子家正郎

答曹黃門李考功寄書

寄趙舉人習

寄蔡成之少司馬

士氏家藏集卷之十八

凌川王廷相著

門人鄒陽湯繼全纂校正

七言律體

蘇州別葛李遂

驚彩飄翩吾國彥秋風邂逅闔閭城阿誰勾漏  
丹砂就忽漫滄江白髮生吳女采菱潮月上蓬  
仙吹笛水龍驚蘭尊畫舫聊今夕獨鶴遊雲萬  
里情

發上新河

士氏家藏集

一

長夏江門水亂流客途風雨滯江洲吳儂盪漿  
且歸去越女浣沙仍暫留入浦片雲何意緒弄  
波雙鷺自沉浮東南靈運佳山水獨舸飄然美  
此遊

客歎

長歎梅生投百粵何如鄉子困夷梁迷途重以  
風波惡蓬鬢兼之歲月長海內豪賢驚後輩人  
間節俗厭他鄉青衫繡紱飛壁滿鳳德能辭笑  
楚狂

江夜

碧嶺蒼山赤石郊清秋獨夜旅魂消天寒城閣  
交森寒江穩龍宮迥寂寥却倚星辰瞻北極忽  
綠牀舊夢中朝孤臣徒切青冥歎欲泛靈槎水  
國遙

中嶽遊仙詞

山環縹緲氏城丹巖靈闕錦苔生虎文金檢  
帝女麻姑馭鶴輕江島氣吞還種玉洞  
天月黑好吹笙會攀明苑三花樹擬駕雲霄五  
色駟

寄贈張希賢

士氏家藏集

二

張子辭官拋繡紱山石却愛支荷裳釣竿未掛  
扶桑樹藥餌先傳海上方劫火三千歸頃刻洞  
天七十待翱翔嗟予奔走成霜髮早晚靈砂好  
寄將

寒食日江閣諸僚宴集

一百五日偏風雨客館蕭蕭泥殺人杏花榆莢  
半浮水紫燕斑鳩虛媚春江上樓臺忽漫興天  
涯賓友自相親清尊錦瑟非難事爛醉狂歌任  
爾真

贈彭公子駒省親

彭家公子東瀛秀比似蓬萊玉樹枝時省遠衝  
神女峽旅遊因吊屈平祠孝廉門閥伊誰並栖  
遁風流與世師久我平生慕南阮相逢  
林期

行經漢水望京美飲酒

山城吹角曉開關客子遲凌風霧寒歲暮悠悠  
憐獨往天涯杳杳重相看音書阻絕梁臺過行  
李蕭條蜀道難岐路逢君強尊酒百年懷抱且  
須寬

過白渠訪王堯卿聞遊江南不遇

東坡集卷六

三

飛龍闕下黃門士辭却蒼生向草萊浮世幾年  
憂路迫青山終日對花開三洲黃鶴難相並八  
月仙槎浪自回雲谷漫漫閉風雨綠莎侵上子

五月

五月涪江信水生要迷風雨下雙城舟經巴子  
峽東夜心折清猿箇裏聲逐客漫牽幽岸芷孤  
臣空濯舊時纓沉湘何處三閭國欲擬招魂吊  
屈平

登蓬州一樓有作

澤國樓臺縹緲春物華天氣迥宜人浦柳映雲  
清難並岸柳和烟翠自勻亂定因園還足稼歲  
成風上更相親長江不見乘槎使極目中原獨  
愴神

登瞿塘城望杜工部故蹟

杜子東歸滯三峽秋風茅屋灤西東卧龍躍馬  
幾迴夢赤甲白鹽相對雄驥足如存看歷塊鳳  
翎崛起耻因風長歌激烈悲生事吾道歸  
代同

秋日閑居

東坡集卷六

四

宦思兢兢悶可憎秋開方爾興相仍紫蘭黃菊  
堪爲友翠蓋金盞屢被徵何許歸心滄海遠舊  
來幽憂暮雲層高牙大纛胡爲者疏傳先幾愧  
服膺

江夜有懷遠夫

雲迷鄉國慚高尚秋滿江沱歎遠遊杳杳孤舟  
去安繫團圓明月照還留幾回獻納蓬萊闕一  
蹴淹淪滄水洲獨有鷗夷同意向何時醉裏看  
吳鉤

昭烈廟

漢家王氣衰微久帝胃經營更不疑  
歸筭竊西南天險摠支離卧龍邨擬三分國流  
馬空憐兩出師千載君臣遺廟貌風雲想像見  
當時

浪跡

拾遺無補濫朝紳  
落能辭放逐頻日向高雲  
聲已翼耻從窮壑問迷津  
天南不見蒼梧帝海上誰逢逐島人  
浪跡乾坤真戲劇杖藜空憶故山春

由谷草堂贈許廷綸

王象巖集卷六

五

由谷逸人草堂靜高峯入戶背城陴杖藜踈豁  
青天迥開卷從容白日遲自有圖書三十乘寧  
論道德五千辭西周禮樂風流在儒術分明屬  
我師

巴中

漢南雪片陽和淺巴上猿啼洞壑幽九扈催耕  
春自急孤鷗過浦友先求煙開古峽中天翠雲  
霽清江帶日流攬轡從容聊寄興虛疑心跡到  
滄洲

寄廷梧舍弟

千迴山盡見平沙梁苑蓬池望已賒  
遠信飛殘鴻鴈影相思開遍棣棠花  
鄉心迢遞春何限宦路奔忙日易斜  
別久惠連應念我錦江何日下仙槎

別呂仲木

病居不就金華館種藥常從白石仙  
遁野每勞天子詔注書何惜世人傳  
千迴苦道存吾拙三歎高風讓汝賢  
回首卧龍今又遠巴雲涇水夢相連

寄薛君采

王象巖集卷六

六

投荒去汝天南北岐路微茫歲序侵  
江上梅花常早發海壖雪片最能深  
蓬萊宮闕迷高步翰苑鵷鷺念好音  
聞與崔何日來往可無相憶白頭吟  
崔子鍾何仲默

洛中

中天氣鬱周南國西望龍蟠古甸層  
洛水微茫隋大業嵩山隱見漢諸陵  
荒原杜宇春啼血廢陌銅駝夜有靈  
誰吊遺踪雲霧裏暮笳哀咽不堪聽

穩槩壽歐封君詩成四韻再壽

江上行吟塞杜若高人老去有儀刑于過甲子  
奈何限九邊月砂氣已靈社裏常攀綠玉杖人  
問誰識少微星會須結伴三山去坐見松根長  
茯苓

富村驛和曾世亨見懷之作

山閣梅花歲事殘檐惟遙歷萬峯寒詩篇到處  
勞相念尊酒春來只自寬劍嶺雲深常蔽日潼  
江雪霽早生瀾孤臣類有飄蓬歎直道何辭行  
路難

望康子許西草堂

長安集卷六

七

太白山人草作廬卧龍栖鳳此幽居久從玄晏  
先生社懶上長安天子書到處靈巖吹玉笛  
有時芳泚駐巾車匆匆客路遙瞻望碧水青霞  
最起予

寄楊正夫

籍籍中朝少司馬逢時自擬致元功比來靖難  
齊堯運常日題詩似國風位朝迴臨丹闕上台  
垣近在斗杓東舊遊徒切瞻依念杳靄重霄未  
可同

約遊華嶽簡程道長賈夫

華掌崢嶸紛紫翠蓮花十丈似蓬萊遊龍升  
滄溟水翔鳳翺迴日月臺帝側神仙方朔老江  
南詞賦子山才百靈搜盡風雷息懷抱逢春亦  
好開

寄鎮開封華玉兼呈邊廷實何仲默二

兵戈滿地仍災青太守賢勞倍往年四十三城  
縣皎日百千萬姓沐薰絃文詞不數謝康樂長  
厚還過黃潁川天子憂民今側席鳳凰飛下  
紫泥篇

二

長安集卷六

六

邊何王顧梁園夜去歲與三子會于大梁醉裏  
悲歌世莫知天地飄零吾獨遠風塵瀕洞各相  
思洪波切望雙魚錦遠道虛攀五色芝官閣梅  
花關殘臘悽悽歲暮一題詩

四十述志

野人彩彩着朝衣出入承明奉紫微竊祿尋常  
無寸補行年四十覺前非夢迷芳芷洲邊路身  
侍蒼龍闕下扉携手妻孥老耕稼鹿門久矣  
知幾

寄王壽夫昆弟

獨客逢春倍寂寥  
空令梅柳媚高天  
殷憂虞卿筆多難  
愁吟梁父篇  
岐日氛侵昏互  
心戎馬滿三川  
却憐鄠杜多幽事  
欲醉

撥悶

梨白柳青春不遲  
梁臺淩野阻幽期  
久從仙關牽黃綬  
空向天涯夢紫芝  
問訊兩河仍虎豹  
傷心南國滿旌旗  
可憐素髮悲生事  
準擬青

張仲齊李遜卿約夜集以事不赴

○美齋集卷五

九

東方月上啼鳥罷  
官閣雲開雙檜陰  
已辦芳尊留客醉  
更揮綠綺坐宵深  
李膺夙負澄清志  
張仲誰如孝友心  
款段出門愁路黑  
踈燈獨坐一長吟

入關

百二山川遙攬轡  
擬開冰雪見陽和  
清宵白口邊烽滅  
十雨三風農澤多  
西嶽關防原自固  
中原豺虎漫相過  
神州戮力誰遺恨  
江表虛傳

聞警

河北山東傳盜檄  
千城百邑戒黃巾  
青曉奮避黃池路  
白日愁飛虎兕塵  
宣府遊兵曾破虜  
遼陽御將已推輪  
朔方鐵馬遲憐汝  
縣望清平報紫宸

訊康德州狀元

美人雲卧萬軍山  
山中宰相閑吾道  
鳳翔千仞上高名  
雷動四溟間  
即看禹穴藏新論  
何啻麻衣悟大還  
早晚靈巖期會面  
直從塵世託仙寰

雨中渡渭

○美齋集卷五

十

山行二月雨不絕  
龍窟生雲更起雷  
華掌終南爭洗削  
灊淅滑渭忽奔迴  
花寒早發梨苦翅  
濕群飛鴈驚衰平  
野無端蒼崑嶺斜  
風落日帆開

旅興

旅遊日日滯歸槎  
歲杪鴻飛苦憶家  
采采雨荒三令菊  
離離秋冷邵平瓜  
幽時夢想黑皮几  
遠道愁吟白鼻騮  
回首乾坤真浪跡  
風塵荏苒一長嗟

褒谷



鷄頭關入褒斜口萬壑千峯鳥道開壁底長江  
盤地出雲中懸棧貼天迴金牛曾墮秦人術流  
馬空憐蜀相才漢上山川真設險巴西寇盜莫  
果來

朝回

雲龍最景丹華陛鳴珮朝回日每遲蘭海浴見  
衿水暖玉垣煙柳弄春滋中原未破黃巾壘北  
斗虛懸大將旗賈誼上書能悟主乾坤想像不  
同時

有懷獻吉

○袁孝榮

王

帝陌朝回常並騎梁園羈旅重相思春來好句  
能傳我河上清尊可對誰龍卧豈妨潛德久鳳  
靈那計覽輝遲王侯華袞湏臾事學士文章莫  
浪悲

寄何粹夫

蓬影迴迴灞曲秋文星縹緲鳳池頭比年書信  
勞相慰此日風塵作獨遊學士官閑吟綠水道  
人心遠夢滄洲何時共獄同携手石耳龍芝遂  
所求

古意寄

建女驚春背閣吟落花飄絮碎沉青禽書斷  
蓬洲會紫鳳蕭蕭峴谷音月裏十迴言不盡笛  
中一曲意尤深可憐窈窕容華日不見金輿從  
獵心

曲江懷古

開元天子昇平日千萬離宮江上開公主王孫  
隨帝座霓旌翠蓋繞蓬萊雲移渭水飛龍席春  
溢南山勸壽盃一代繁華稱勝事漁陽兵馬未  
曾來

答閔正甫

○袁孝榮

王

長安西街委巷裏玉樹常攀君子隣古道橫琴  
時對酒大家明月幾留賓拾遺努力金門奏奉  
引從容華蓋春戎馬中原猶轉戰秦山隴水刺  
沾巾

送楊介卿兵備三關

大漠黃河環九曲漢家天險備三關  
艱難日葛亮平戎指顧間  
霜開鴈門節鉞重風清沙磧鼓  
鼙閑折衝尊俎文儒事不羨嫖姚  
畫

懷為

樓閣臨江天晶晶美人卜築過開顏疎梅  
從成僻浴鷺眠鳬相對閒春近蓬萊疑咫尺夜  
涼銀漢接潺湲裴公綠野真堪並謝傳蒼生未  
許還

贈方思道員外

故交零落傷心日末路相逢未乏賢達者升堂  
吾豈敢斯文超代爾應先青蓮道士狂遺世白  
石山人夢向天東海東頭烟霧闊不妨同作釣  
鰲仙

登州海望

東坡全集卷之

三

小海南迴千嶂闢青丘東去十洲環未妨日馭  
低天柱直恐鰲峯觸帝關孤杳無客更犯十三  
島有仙常駐顏久矣滄溟結暹夢茲遊真共水  
雲閒

遊客

海國秋風彫紫莢天涯遊客不勝悲玄州方丈  
幾人去水碧人蒼漫爾期塵世無媒生白髮青  
山終日長華芝百年強半須更事藜杖巾輿恐  
要知

至蜀

得葆虹旌白鳥騶選承天詔撫川巴  
士成三捷北極朝廷正一家共仰帝圖  
日月好宣堯德徧荒遐因聲爲報蠻夷長  
宇清平未有涯

赤水道中

十里旌旗覆地陰西州督護驟駸駸哀猿啼  
南中路異草蠻花創見心益部尚傳葛相舊江  
東曾倚謝安深神州戮力豪英事感激聊爲出  
塞吟

遇麻衣術者有作

東坡全集卷之

五

行藏切莫問麻衣問著麻衣道却違日月自來  
還自去江山疑是復疑非官尼何啻同堯帝列  
鼎終然羨采薇不信章華臺上望春來惟有鵲  
鳩飛

送鄭立之院長

羽扇綸巾赤虎旗指揮戎馬靖南夷全功未獻  
仲京捷雄畧已作王者師詔旨催還動星斗  
劍光留在走蛟螭龍驤老師益州相麟閣勲名  
共一時

客興

浚野先生學草玄世清觀透覺超然虛傳上界  
多官府未信人間有洞仙老去文章只論語聞  
中花木且平泉何時謝却功名會贏取無人識  
少連

丁亥年作

常將一壺比鷓鴣不擬人間有珥貂敢謂文章  
半帝袞聊隨雞鳳者丹霄西州羽蘇新開府滄  
海青衫猶聽潮五十四年勤苦客虛名贏得髮  
蕭蕭

南中

秦觀集

五

約變龍圖亦漫誇苦將孤矢到天涯萋萋怨入  
王孫草艷艷愁含玉女花朔鴈不傳書過峽嶺  
猿偏攪夢還家南中兩月風霾路總爲遊人染  
髮華

畢節雨夜二首

鹿門逋客今誰及蓮社詩人世豈雙比似長途  
驅羸馬何如片舸釣清江風號山秋寒逾劇雨  
戰垣蕉夜未降多少羈愁等閑在一時蓬勃入  
秋意

二

風雨蠻城氣候偏素懷秋盡轉悽然八州忽漫  
凌雲夢二頃全荒種玉田天上龍鸞羞養人  
間蓬島隔三千踈燈自照蕭蕭夜讀盡南華內  
外篇

與袁淳夫院長話舊

不見袁宏二十秋鳳飛龍躍滿神州每傷江海  
空前夢誰擬風塵共此遊玉勅遠承綏四裔虎  
牙分建走諸侯賢豪志業青雲上請卧元龍百  
尺樓

鎮雄平班師一首

秦觀集

五

狂猥妖氛動帝畿九重分遣決兵機門前旌  
旆排金虎帳下偏裨走鐵衣雲騎遶山俘虜下  
樓船橫浦凱歌歸行人欲識汾陽老劍氣冲星  
徹紫微

奏捷

蠶爾狂夷淨掃除捷音遙獻玉京書金城圖上  
中能信銅柱標來外本踈九姓長官恒入貢五  
溪苗落揔安居舞干竊有虞皇祝諭蜀休煩漢  
使車

十一月十三日發白崖

飛清沙寒欺我衣  
璧方歲暮還思歸  
蒼山冥冥落日盡  
古渡渺渺行人稀  
可憐生事尚羈旅  
何日宦情真息機  
滄洲鷗鷺同蕭散  
魏闕勳華絕是非

秋日寄故園親友

浚野秋成作社頻  
天涯遊客迴傷神  
西郊亭館誰專席  
東塢烟霞他自親  
遠道素書難借鴈  
浮生尊酒要呼隣  
陳留耆舊推名飲  
阮老還堪第一人

量移高淳今詠懷

袁襄泰

五

斥逐那能便陸沉  
量移還傍五湖陰  
玉梅翠篠圍官閣  
麗日澄江清客心  
自判陶公偏嗜酒  
不妨宓子靜鳴琴  
時危莫羨丹華詔  
歲暮聊爲白石吟

野中訓友人

迥野烟華晚細微  
垂楊春拂釣魚磯  
梁王臺沼伊誰見  
河上田園今我歸  
文鵲黃鸝飛悄悄  
浮雲斜日弄輝輝  
時危幸及漁樵社  
青瑣先朝已拂衣

郊居落成有作

河上丈人卜築新  
巖從幽僻迥裁身  
沙開三徑雲裏飛  
軒絕四鄰爻口清涼  
疑林飄酒即仙真  
無論盆沼生成細  
樂則

郊望

浚郊秋晚饒雲霧  
渺渺乾坤獨上羣  
山壓薺陵偏北斷  
河連天漢復東來  
逢花白雪能千客  
清尊更百迴  
莫向蓬池重問訊  
魚龍寂寞易生哀

郡齋新成二首

袁襄泰

六

官閒欲學草玄徒  
築就新堂蔭白榆  
朝日雲霞飛盡棟  
清秋星月映雙鋪  
風塵虛抱龍華劍  
潦倒真貪濁酒壺  
碧水心情軒轅跡  
須知謫吏是潛夫

二

堂齋新構即吾廬  
丹木陰森類素居  
出戶看山聞鳥近  
開尊留客對春虛  
思鄉王粲能爲賦  
去國虞卿且著書  
判郡幸沾微祿在  
蕭條歲晚免歌魚

壽州贈陳判官

昔年侍從聯青瑣今日相逢醉臺直道  
還失路清時於子獨憐才淮南鸞鶴尋常見天  
上風雲早晚迴莫向江湖歎搖落小山叢桂即  
逐來

聞方思道至京喜而賦四韻

毛塢仙人曳綵舟荆門鄂渚記同遊今回相見  
蓬萊闕舊事豈忘鸚鵡洲老大救世已衰鳳豪  
客行天仍紫駟接席料應承晤語揮觴準擬對  
清秋

靈雪篇

靈雪篇

五

聖主乞靈郊社徧同雲朔雪應昭回初飛梅萼  
迎仙仗漸洒瑤臺積鳳臺歲稔先呈六出瑞人  
和宜 獻萬年丕忻逢堯德孚天日却愧梁園  
作賦才

與王鳴瑞余懋昭遊中巖山限韻

靈峯插天擬咫尺我來攀躋成開襟啼鳥飛鷺  
自夕集蒼柵古檜生秋森塵心欲淨上方磬客  
愁不散清江砧奔走宦途真醉夢偷閒一日干  
黃金

對菊

今年閏冬節今晚九月菊花仍未繁細草荒藤  
有何好候重山鵲漫相喧登臺不盡陶潛興携  
客徒傾文舉尊暮靄斷鴻秋色遠道人吟罷獨  
開軒

寄王錦六

海沱握齋木石州悵望天人紫綺裘白日星辰  
迷上部層霄雷雨洒玄丘三千錦帔真娥會十  
二鸞笙帝子遊誰念葛洪丹竈冷萬峯雲裏獨  
悲秋

海上夜懷

海上夜懷

五

月出潮平滄海陰秋風赤岸生蕭森避時自作  
龍蛇蟄高卧不嫌雲霧深逢萊賓友終難事商  
嶺蕨薇仍素心及此清平好歸去短褐長鏡兒  
抱琴

梁山

梁山黑水華陽國雲棧金牛只一門九折坂回  
誰氏馭三聲猿斷北來魂可堪作客音書絕賴  
有逢花酒盞繁忽劇川南豺虎亂夜來歸夢遶  
中原

牡丹

江苑春回爛熳花牡丹晴艷關明霞大香國色  
果殊調魏紫姚黃真大家矯羽日邊來瑞鳳步  
虛雲外簇仙娃醉翁會有凌風興携汝蓬洲赤  
水涯

江村

日暖江村漾白沙長干風景勝年華野桃齊發  
迎春早社燕初回度水斜澤國帆檣依市井蘋  
洲茅屋擬仙家煙波忽漫中原望渺渺歸心未  
有涯

訪胡太常適卧歸成四韻貽之

義象集卷六

五

隔街日午來相訪散漫君猶卧竹房地僻真能  
宜晏子心閒何啻到羲皇誰堪日日惱公事怪  
底卿卿學太常借問遊仙躋笙鶴幾回清夢過  
扶桑

壬辰元日

今年元日陽回早門邊柳條青不稀淑氣拂蓮  
熏酒盞晴光浮日上朝衣自憐自愛隨春入無  
那滄洲前計非老得官閒事擬將歌頌答  
恩輝

奉次李少宰雪齋

江南十日雪濛濛委地飄空四遠同塵世忽驚  
還太素瑤華誰遣出雕甍無論雨決爲霖大且  
喜人和與政通試問越裳來白雉何如震海頌  
時豐

新正和林小泉寅長

春來無日不芳辰尊酒留連動涉旬海內弟兄  
非偶共天涯節俗且相親即看燕子來茅屋已  
覺梅花似故人老去心情在林壑那禁突兀夢  
垂綸

玄明宮

義象集卷八

五

奄氏亡來請什碑滔天權去即成衰烏棲有樹  
還朝暮馬羣無封弔阿誰閣上風雲收護勅門  
前星斗罷懸旗黃冠小道迎人拜問着當年憶  
不知

省中梅花亭招林小泉飲酒

雲日含晴春靄靄省中風物迥生輝照簷梅萼  
已盡放坐樹山禽還獨飛賓僚素抱自相契尊  
酒清談常不違平世閒心今並得滄洲吾道未  
全非

送李少宰夢弼

文章翰苑馳名久少宰勛華衆所尊鳴鳥鳴鳳  
真有象大風歌漢只空言學書畫草明光殿鵷  
從曾趨金馬門聖代即今重逸舊到時天上  
被殊恩

二月

二月江南春正妍況逢融日散江烟一雙燕子  
來何暮無數桃花開欲燃世上浮名拋未得天  
涯遊旅恨相牽青尊錦瑟尋常醉誰道先生玄  
更玄

東麓亭宴集

東麓亭宴集

王

城外春風滿放顛城裏尋春還可憐對山設席  
翠不遠臨水調箏清且妍柳絲裊煙長到地桃  
萼綴霞紅照天人生幾何頭已白莫惜芳尊太  
費錢

寄談生

遠憶談生雲海居風流文藻益懷予瑤篇真附  
仙人調熊夢難逢渭水車老去安便恒攝性病  
來將息罷觀書餐露千丈無窮事聞在扶桑恨  
有餘

和林小泉留別韻

向來淹跡舊京春低詔今還拜玉宸想見  
景雲生魏闕豈無霖雨慰丞人上卿門閣凌風  
遠大雅謨猷入獻頻多少豪英需世用幾逢  
明主愛才辰

送毛中丞致政

拂衣歸去謝鸞鳴海上千峯獨掩門老日未防  
還結社開心誰復憂乘軒踏泥安得從稱拙白  
壁明珠自不言華髮同年幾知已臨歧無那重  
傾尊

壽松江陶母有序

東谷陶君

王

東谷陶君孝廉風節母氏聖善壽考維祺  
林鐘應候厥婺降精慶席弘開賓從爰集  
廷相於陶君雅有素交義宜申賀金光誥  
藥媿乏仙苑之供地久天長聊效南山之  
祝詞涉俚蕪意則篤至矣乎

江勢盤吳抱海斜翠城丹苑屬仙家蟠桃解結  
千年實琪樹常開五色花南岳夫人來駐鶴渚  
宮織女候乘槎懸知柳上長生宴不斷吹笙獻  
玉華

送馬都督求

薊門分闔花當靖時論同歸大將兵垂翼南雲  
今養晦建牙何日更事征嫖姚轉戰狐奴水都  
護營田疏勒城此去邊隅方逐虜丈夫莫惜請  
長纓

送楊都督

猿臂將軍未拜侯千金不惜買吳鉤廟堂屢獻  
防胡策淮海長傳漕運籌閒散身惟袍笏在太  
平時正鼓鼙休西州都護勛名久乞入關門鬢  
已秋

欲假東園會客先簡徐公子

皇象集卷五

五

百合花開桂葉新東園風景最宜人山當時牖  
涓涓翠水抱層樓影影春世事倘來何足問酒  
盃無恙且須親魏家公子神仙韻日日來遊應  
不嗔

送周尚書

昔賢匡世稱神授君抱高才獨不矜惠政春回  
陰谷暖貞心秋瀉玉壺冰平生謀國輕齷齪  
日題詩似杜陵弼教留都人望重會承明主  
錫恩仍

寄郭价夫學士

玉堂清切紫宸朝獻納從容髻雪銷君相明  
良新寶曆神仙行隊舊丹青時平重有金錢會  
海晏何煩銅柱標苞鳳文章今瑞世莫從芸閣  
羨漁樵

寄王唐之殿讀

梁園才子代中稀獨闢勛華奉紫微勸講曉趨  
白虎闥候朝宵侍綵鸞幃修辭不直傳青史論  
道猶能補化機江外相思渺烟水秋來空羨塞  
鴻飛

送盛太守之嚴州

皇象集卷五

五

爲邦尊重二千石五馬龍飛亦勝遊才士今從  
吳下去高勲應回越中收行春花滿青山郭問  
俗風生白芷洲早晚政成蒙上賞維藩何謝古  
諸侯

庭下栽松桐竹柳偶成四韻

司馬宅邊春欲透青青竹樹一時栽即看美陰  
籠書卷更挹濃葩照酒盃直節幸依君子友後  
凋端荷歲寒才分明城市山林色懷抱從今得  
好開

送林質夫出守瓊州



五馬遙遙向越中使君新綰虎符雄千將上射  
星辰動綠耳東來注渥空好播堯仁同皎日早  
令蠻海沐甘風漢庭不義徵循吏黃霸先收出  
牧功

和達夫秋懷韻

野雲蒼蒼樓居高逸老閉門吟楚騷秋來濁壺  
與誰醉河上釣竿還獨操馮唐持節功名晚葛  
亮平蠻心計勞爭似著書彌歲月斯文千古得  
人豪

遊靈谷寺

靈谷寺

三七

青山翠壑朋遊遠官府神仙此一時幽勝久懷  
靈谷寺菩提今仰誌公師門前古樹雲常宿石  
底香泉龍自知入座頓令心地淨不須仍與海  
鷗期

靈谷寺和黃久菴韻

縈紆松逕千迴轉乘興看山不覺遙纔上香臺  
臨碧巖早聞風磬落丹霄龍芝石耳輕垂雉鳴  
枯冷泉即舜韶待得遠公同說偈祇林禪閣更  
蕭蕭

集飲東麓亭

東麓古亭朝日開水氛山色映昭回帝家宮  
闕千年麗仙苑風雲百道來何處更尋飛鳳島  
幾人曾上會真臺恭承高宴臨幽勝爛醉能辭  
濁酒盃

東麓亭和同遊諸公四首

千山萬山雲差我雲裏看山紫翠多此處樓臺  
足乘興舊時風雨每空過三洲靈羽書難託五  
嶽神芝夢不磨擾擾浮生幾閒散懷天地一  
長歌

右和劉紫巖人字

紺殿瑤林寶氣重七真來往紫雲臺書不說

美家藏集卷

天

人間事風駭常迷海上蹤勝地只留滄水鶴靈  
臆時送碧山鐘倉忙一覽催歸去大道何年問  
赤松

右和嚴介溪大宗伯

冠袍日日惱塵事玄境來遊豈厭深翠篠高松  
陰肅肅迴廊交閣晝沉沉江中白霧龍先蟄石  
上蒼苔鶴獨尋風物邛殊竹林宴洞簫雲笛助  
行吟

右和黃久菴少宗伯

玉臺曠覽佳山水石壁陰森檜葉涼七寶宮中  
靈鶴下五芝壇上瑞雲黃同瞻北闕美人遠欲  
泛東瀛仙路長白日韶年劇流轉可令塵思攪

飛觴

右和黃筠溪少司馬

九日觀音巖和張甬川韻

客裏登高逢勝地倚雲層閣更臨湍大江觀面  
抱城關白日入座輝林巒逸鶴群飛劇心性連  
鴈翻回蓮羽翰玉壺傾倒夕陽盡醉插茱萸興  
未闌

九日和周貞菴韻

今年陰雨妬秋晴九日黃花開未成夾邇已孤  
揮筆約出門聊作看山行雲霞冉冉迷鍾阜草  
樹斑斑點石城清賞但令山簡醉不勞塵外學

無生

江上寄俞國昌郁希正二同年二首

芳洲晴嶼曉濛濛水國風烟處處同鸚鵡早來  
協暖律辛夷齊發競春工漫思理草逢仙易空  
對青尊說劍雄無問江湖與臺閣故人華髮揔  
成翁

又

客思憐春春不違放晴江日轉暉暉苑深楊柳  
鶯能早渚暖菰蒲鴈未稀抱甕丈人甘守拙焚  
魚學士最知幾誰堪白首軒華戀誤却綸辛沙

水機

壽劉紫巖次韻

昔在講筵前帝席今來白下對江春賈生議  
論常憂國韓子文章迥絕塵漫向蓬丘思馭鵠  
好從黃閣待持鈞彌綸調燮公能事早晚爲霖  
濟兆人

秋懷

千山秋盡氣蕭森搖落偏驚久客心可耐臨風  
弄長笛誰堪卧月聽清砧江湖水闊鴈仍在霜  
雪天寒龍不吟空賦歸歎歸未得故園松菊笑

知音

寄張子家正郎

兩京迢遞阻烟波春月卽禁夢想多吾道得朋  
常自惜君才經世更誰過漫愁滄海無舟楫倘  
遂青山足嘯歌河渚蓬池舊漁釣掛冠早晚入  
雲蘿

答曹黃門李考功寄書

鴻書題錦過勾吳却憶故人雙玉壺曹植文章  
真八斗李膺風節重三都今來並逐行天驥當  
日曾憐照乘珠老我塵埃厭奔走五湖乞去就

鱸

寄趙舉人習

前年相見深相慰別去飄蓬復渺然懸榻可禁  
風雨夜過江常夢孝廉船漢家博士先三傳  
太玄三雲霄排羽翮祥鸞逸鶴看

寄蔡成之少司馬

灘上逸人惜暗投坐臨沙水即滄洲龍圖黃閣  
爾能事漁父山樵今好仇雲裏鴈書常不至  
半蘭舸久相留誰堪春到花期隔揮酒行棋

義家集卷

三

昔遊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九目錄

五言絕句體八十六首

上陵雜歌四首

絕句四首

柳枝詞

初見白髮

曉望

望清口

漢上歌十二首

山雪二首

義家集卷

綿竹道中二首

牡丹

石菖蒲

蒲萄

薔薇

宮怨二首

雨秋

館中杏

單飛鶴

小山

湖中林

詠山中雲二首

江南曲十二首

古樹

芳樹

閨中雜詠六首

詠月

杜宇

秋興四首

溪夜

春意

采菱曲

春草謠

長安道二首

夷門懷古二首

秦川雜興五首

遊子吟

江雨

靈谷寺雜詠四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歐陽紹恩余養校正

五言絕句體

上陵雜歌四首

層嶂迴迴合遊雲暗吐吞小臣疑望久不見

泰陵原

右望泰陵

柿晚紅含火梨秋脆得霜離期陵樹果猶有舊

臣嘗

右泰陵果園

北望園陵地紛紛紫翠開不知雲霧裏龍去

幾時回

幾時回

幾時回

右回龍觀

愛山入山住心比白雲淨三日應官忙山僧失

真性

右瑞光寺

絕句四首

拜相一言多封侯百戰少時命不我由智慧足

足道

二

侯嬴大梁豪白首仍抱關平生酬知劍曾未借

人看

三

鷓鴣自生怪聞鷓鴣浪生  
吾由來忌諱人不是通

方士

四

六籍述人事仲尼先爲  
邦後生競文藻擬議遠

可降

柳枝詞

休種江頭柳長條空自  
如春來郎別妾不繫木

蘭船

初見白髮

日日風塵色勞勞薄領身  
不知清鏡裏已作二

義家集卷九

毛人

曉望

海色茫無際遙壺鬱不分  
縣城臨島嶼座裏日

生雲

望清口

岸圻地疑斷水窮天若圍  
飛風帆出浦快意楚

人歸

漢上歌十二首

楚山十日雨高漲落江湖  
捲霧遊龍去枯天白

爲呼

二

野人執畧柄獨立江上渠  
不是非熊更臨淵忘

得魚

三

白日隱鯨浪奔湍入海區  
鮫人織翠殺素女弄

明珠

四

漢水經秦塞飛流落九天  
騰波如虎眼愁殺上

江船

五

義家集卷九

白苧織來好采蓮羞殺儂  
今時漢川女猶有召

南風

六

淒斷羊公石多年卧草萊  
今人不墮泪古字日

生苔

七

宜城出美醞載入習家池  
山公去已久醉殺襄

陽兒

八

黃鵠啄江草只與羣鳥同  
青天一湯翼萬里振

同風

九

一漲連旬瀉漁人失舊居雖添湖面水走却移  
中魚

十

翠翠漢江鳥毛羽關青鸞迎船即飛去不  
人看

十一

白雪郢中曲秋風宋玉才我歌慚楚調空上楚  
王臺

卷之九

四

十二

鶴樓雲外聳大別對江開風雨無行客仙人駕  
鶴迴

山雪二首

石逕凌絕巘遙空氣淒冽山下雨纖綿山頭盡  
成雪

二

雪花不作水皚皚幽澤荒條振瑤林孤棕翔  
鳥翻

綿竹道中二首

水勝習黃鵠岸條森綠蕤不見梅花樹香風暗  
撲衣

二

晴春日蒙茸遠客自招悵白雲乍散彩青山還  
遮望

牡丹

迎風綠雲翻含春錦苞吐何處雙綵鸞飛來關  
毛羽

石菖蒲

石上菖蒲草寸寸十二節仙人隔瀛水何由煉

卷之九

五

金屑

葡萄

獨立山上桐高風日摧委不及纏綿枝年年結  
成子

薔薇

小小薔薇樹秋來紅  
流霞

宮怨二首

夜輦昭陽月春筵上苑花不成供奉日枉自  
琵琶

二

盤帶雙鸞影盡日不成結向夕捲珠簾偷閑拜

秋月

雨秋

山城一夜雨客意已深秋況對臨湖寺千松翠

欲流

館中杏

在公誰更惜柯葉半成衰會結團圓子無緣到

熟時

單飛鶴

義家集卷九

六

遙空萬里志高舉復回翔恐有單飛侶相將共

一行

小山

小山如旋螺青可見十里早來山下人亦望雲

雷起

湖中林

中湖靄林園遙聞鷄犬喧客舟迷處所疑是桃

花源

詠山中雲二首

靄靄山出雲垂垂濕不起安得風颺會去作人

風雨

二

野屋在山坳叢篠作籬壁雲來就人烟辟蘿盡

沾濕

江南曲十二首

家住橫江口江潮日到門自提蓮葉艇如鳥遠

飛翻

二

采蘅金陵江往來石城道不問江南人安識江

南草

義家集卷九

七

三

南湖風日好窈窕湖上遊蓮舟未罷采猶及可

憐秋

四

江上楊柳花裊裊不肯住隨燕入簾櫳因風復

飛去

五

蘋葉翻翠蕤芙蓉飈香水怪底雙鴛鴦日日住

塘裏

六

七

採菱不盈筐力微棹歸遲朝藉南風來暮願風  
北吹

八

何處是儂家白浦長千里茅宇不施簾年年燕  
成子

九

處處芳花檻家碧水臺霜中黃橘柚雨裏熟

袁家叔集卷九

八

楊梅

十

碧絢遠遊履層梁白疊巾  
番疑江外客猶是六朝人

+

鳥萃笙歌夕花嬌羅綺洲雲旂帝子下龍舸水

十

百舌黃鸝鷓鴣朱樹碧欄重說盡江南春不盡江南美

生枝

芳

芳樹不自惜與藤相繁  
藤不

閨中雜詠六首

碧柳長梢漱芳蕪綠遶山花齊繡日不肯放  
春閒

100

養氣血丸

九

片舫連雙槳。啞啞雜哩囉。演聽吳櫓曲。羞殺閨中歌。

三

天闊浮煙迥沙平落照低春江國在眼只兒兒異巴西

四

且泊晴沙漱閑行散客心  
空舟櫓靜山直下

五、

二月江山麗三巴書信  
野臺聊寓目歸



雲歸

六

春風幾時來  
幽岩已青峭  
野徑無人行  
孤花自相照

詠月

溪卷江流輝動仙  
閣不愁避犀蛟  
恐有擎

秋鷗

杜宇

杜宇尋常鳥  
人云古帝魂  
不知多少恨  
夜夜叫

西園

集卷之九

十

秋興四首

寒玉天  
零秋爽  
愁自深  
清霜數行鴈  
明月萬

家

二

林下荷風醒  
晝眠蒼蠅避  
塵尾觸響案

三

三

片月上東方  
照我水西閣  
相對可憐影  
蕩漾不

能撥

四

霜落汀沙白  
天寒苑木疎  
朔方纔鴈去  
何日得家書

溪夜

千峯水如注  
經春深更綠  
漁舟怕風浪  
夜夜曲

溪宿

春意

獨抱千古意  
行歌春江湄  
佳人在遠道  
浩蕩難

爲期

采菱曲

蘭舟夾畫梁  
素腕玉雙回  
盪入南湖去  
菱波一

集卷之九

十一

道開

春草謠

塘上草離離  
照妾春羅衣  
君君不來滿  
庭螢

火飛

長安道二首

蹀躞騶馬蹄  
的的胡鷹毛  
奚奴纏繡臂  
知是五

陵豪

二

胡姬貌如花  
春酒綠如水  
金鞭貴公子  
馳入新

豐市

夷門懷古二首

關鷄纏紫羅彈箏住流水不見盛時人重過繁華市

二

華園明積雪上客艷新詞何處梁王苑秋風蔓草迷

秦川雜興五首

古陵在蒿下啼鳥在蒿上陵中人不聞行客自怆悵

二

三

三

江水遶山下滄渚臨古道落日見幽人累垂佩春草

三

客行不束書太半是俠氣寶劍值千金上有飛熊字

四

四山障平野一水遶青林茅屋殘陽裏條然生隱心

五

團團桑上葉媚媚桑下娘養蠶如救人不道使

若忙

遊子吟

將遊子淚灑向蜀江源願江東北流直到儂家門

江雨

獨舸江門夜衝風湧岸波約量秋雨點不及旅愁多

靈谷寺雜詠四首

泉涸杯難流且自手傳卮為問八功水邨不通天池

右流盃渠

三

琵琶懸四絃流音藉揮指如何琵琶階聲在虛無裏

右琵琶階

寶塔凌飛雲塔磴壁直立楊楊不敢上安得昇天翼

右誌公塔

老禪巢木巔只是外相定吳生筆雖神無處畫佛性

右吳偉畫壁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目錄

七言絕句體一百八十二首

皇上平南凱還歌十首

寄何粹夫

和彭憲長景俊惠象笏二首

宮詞五首

和賞牡丹五首

烏棲曲四首

行邊六首

潼關

長安集

未寧舟行

夜聞子規

過驪山

白洪驛雨

蕪城歌二首

布穀

海上歌八首

出城

白菊

紅菊

寄王庸之

送盧師邵侍御還京五首

詠棕

詠鐵桐樹

放舟二首

閩中歌

山塢

巴人竹枝歌十首

春園漫興六首

春興

長安集

贈劉司空還山七首

泊嘉善縣

宿梁山望北岩僧寺

遊仙二首

擣衣曲

宣州歌六首

贈許廷綸學士二首

青竿山歌八首

江南曲

池蓮雙花三花同莖而開十數餘朵紀勝

自作

徐州夜候岳君延茂才

淮陽歌四首

金陵歌十首

北虜小王子與其部下亦亭來讎殺亭來

部內咬兒蓋一枝潛避河套今年冬小

王子過河畜牧家口搶殺一空內達子

奄著赤者同其弟伯顏滿忽來歸降予

哀其非窮迫無所歸控將不至於斯因

吊以是詩並附守臣

嘉慶集

三

遊青城山

徐氏東園雜歌十首有序

送顧武祥少叅之廣東七首

紀事

戲贈粹夫二首

次黃久菴感懷韻三首

毘陵黃生行

題黃太常畫

次周司寇邀飲二首

寄俞國昌二首

雪中雜歌十首

正月二十五日林小泉宅觀燈即席二首

送顧亞卿

宮詞

雜言體二首

三五七言

三四五六七言江行作

六言體十一首

雜興四首

野興爲謝以中作二首

嘉慶集

四

江南春思五首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

浚州王廷相著

門人鄒陽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絕句體

皇上平南凱還歌十首

九江流血海霞紅十二坤維震蕩中赤子望天  
遙頓首太平還與萬方同

二

詔下圍營大點兵我皇親作冠軍行九河壓地  
樓船去八月橫天劔戟明

王氏家藏集

一

三

蠶爾檄書千鳳闕赫然神武出龍驤人間忽蕩  
妖氛淨天上重間日月光

四

眼見南京不敢攀寧王戰艦復西還豫章翻作  
鯨鯢窟安慶真如鐵鎖關

五

犯順天亡勢莫支倒湖風雨助王師巨靈呵電  
馮夷怒擊碎妖人掠蕙旗

六

劍芒休倚白雲天願從君王控弦誰道儒臣  
非衛霍湯平江漢比燕然

七

鄱陽雲霧摠從龍天子功高五岳峯早獻俘  
囚開九廟便休戈戟慰三農

八

威武新軍帝自開掃清江漢劇奔雷樓船奏  
凱王猷大不數橫汾歌吹迴

九

從來兵甲隱危機不比平原賽打圍誰忍至  
尊勞汗馬願回三殿坐垂衣

王氏家藏集

十

漢家王子推封策今日儒生曲突談尾大乘時  
能作累休將兵衛假淮南

寄何粹夫

河渚迢迢鴈去遲君今何處逐幽期梅花吹遍  
瑤笙冷靄靄天壇月落時

和彭憲長景俊重象笏三首

東家丈人白象簡送與西家還可憐海國玻璃  
雲霧濕繡袍相映好朝天

二

牢落誰言賦分高補天猶自愧時髦金雀象笏

三公貴敢謂王祥得佩刀

三

天仗宵嚴鳳掖披省郎端簡入龍墀每逢面說  
親題字記得 先皇侍從時

宮詞五百

太液風搖岸柳勻波香烟暖不生塵劇情最是  
鴛鴦鳥池上年年獨占春

二

畫堂春

三

羅穀飄香滿翠闌乍暄時節亂穿衣指環贏得  
金合匪纔向西宮闌草歸

三

二月昭陽春已和牡丹亭館幾經過長門亦有  
閒花樹玉輦不來庭草多

四

花撲珠簾玉殿春翠娥分隊唱歌新如今侍寵  
多嬌貴領得霓裳不著身

五

芙蓉雙袂曳秋裾十二峯頭片片雲不道昭陽

新秋龍王廟值辛月中聞

和賞牡丹五首

崑山牡丹設欄紅青春開出錦芙蓉檐車寶馬  
休嫌黃雨打風欺惱殺儂

二

楊家姊妹石榴裙步入掖香朵朵雲名花折得  
私相比艷藥嬌娥兩不分

三

美酒休噴千千國色天香殊可憐俗士但知  
留一醉道人還有會真篇

畫堂春

四

舞罷仙娥紫帳垂三三兩兩下瑤池情多休化  
行雲天誤却襄王更誤誰

五

紫府仙人一日宴羅華十丈錦蕤蕤蕭條豈似  
梅花樹偏怕風前玉蕊吹

高樓曲四首

博山香爐七寶烟雲母屏風九疊環秋生枕簟  
凉如洗惱殺啼鳥不得眠

二

東家女兒賽花樹生來不識門前路嫁作西隣  
蕩子妻夜夜夢魂江山去

三

垂柳風清絲宛宛碧梧霜冷子離離阿誰輓轡  
汲金井驚起雙鳥月裏飛

四

門前池水碧波澄照見牽牛織女星東方日出  
看不見獨夜空圍懊惱生

行邊六首

榆林上郡跨雄圖況是君王拜都夜發金符

塞上集卷三

五

催出塞朝開扇帳獻擒胡

二

長城要遮九千里大漠橫行十萬師昨日龍城  
報烽火單于塞下送降旗

三

長風吹雪暗胡天凍合胡兒飲馬泉漢帝如今  
新好武左賢營部莫臨邊

四

定邊城北沙似海防胡空調築城師三更虜騎  
啣枚入詰日遙穿華馬池

五

絳幘緋袍雲滿衣紫駟嘶輕疾如飛三年榆塞  
無烽火學會唐王大打圍

六

賀蘭山繞黃河掌帝鎖中原豈易開殺氣倒纏  
靈武塞陰風生圻夏王臺

潼關

天設潼關金陡城中條華嶽拱西京何時帝劈  
蒼龍峽放與黃河一線行

永寧舟行

塞上集卷三

六

山路崎嶇西復東輕舸聊藉布帆風行人莫話  
擔心事沙磧滄波處處同

夜聞子規

子規小鳥自呼名啼罷江樓已四更枕上夢回  
猶是客誰能不起故園情

過驪山

玉女霓裳鬪彩紅君王仙去鳳樓空祇今惟有  
垂楊樹留得寒蟬咽故宮

白沃驛雨

白沃驛前水流湍澤口灘頭雲拂磯鷺鷥橫飛

過江去不知陰雨濕毛衣

蕪城歌二首

煬帝看花太放顛錦帆龍舸萬千千情多化作  
相思鳥夜夜蕪城聞杜鵑

二

莫向隋宮問六朝瑤姬玉蕊已烟消祇今惟有  
湖邊柳猶對春風學舞腰

布穀

無邊春草滿溪生溪上布穀相對鳴愁殺雲  
不作雨忙忙何用苦催耕

蕪城集卷一

七

海上雜歌八首

崑崙水落大荒東滙作天池四海通漂浮九地  
虛空裏擺蕩三辰宛轉中

二

白浪奔濤秋滾滾魚龍百萬驚天開亭亭日午  
潮方至誰道陽精激水迴

三

洋中洲島依然在人代沉銷竟不還石甬虛傳  
秦帝路勾城誤指越王山

四

東海東頭雲霧開翠分高閣是蓬萊盧君度世  
傳靈藥王母朝天獻玉梅

五

潮打天門月黑時長風破浪海神隨折攀羽馭  
捎三島擬曳龍帆出九夷

六

海晏成周王氣開祇今誰是聖臣才璫珠遠自  
天南獻白雉遙從日下來

七

扶桑島上蜃霞生幻出龍圖審畫城玉女浣波

蕪城集卷一

八

晞麗錦水仙行日闌珠纓

八

攀雲探霧萬重踏遍蓬萊七十峯曾向玉宸  
爲傲吏行天那怕引雙龍

出城

海邊桃樹花已滿城東楊柳葉復齊青春三月  
一開眼那不羨汝幽人谿

白菊

清霜未許摧堅節明月真堪照素心耐可陶公  
寂寞後野欄寒日草花深



紅菊

無言紅朵淨鮮鮮開遍霜臺裊裊不共東家  
可憐婦逢時塗抹關春妍

寄王庸之

日紅透海東雲金闕蓬壺望莫分不上青天  
掛羽翼飛龍誰識玉宸君

送盧師邵侍御還京五首

紫府仙人御史郎冠白筆帶秋霜已將巴蜀  
澄清遍却踏飛雲入建章

二

聖賢集卷十

九

劍門巫峽遠天開 帝命還分濟代才不獨雷  
霆動山嶽蠻方風俗一時迴

三

叙南烽火雜松州兵馬三川尚未休君向長安  
侍金殿腐儒空抱杜陵愁

四

玉殿飄飄午夜香與君曾此侍龍床不堪楚水  
巴山外舊夢秋迴萬里長

五

黃陵祠下吊江靈舟櫓風飛下洞庭安得鳳凰

憐杜宇一齊啼土下蒼真

詠棕

漢南水雪驕晴日翠蓋團團春不妨剝盡皮膚  
成獨苦芳年猶自爲誰長

詠鐵桐樹

獨憐松檜晚陰森鳳闕前頭雪滿林桐樹青青  
深谷裏更無人識歲寒心

放舟二首

射箭灘頭水噴機亂汀高峽暗雲霏順風側度  
迷蒼翠半日中江逐鳥飛

聖賢集卷十

十

二

木蘭雙槳沙棠舸有客乘春下閬州江漲龍灘  
三百里迅風斜日幾迴愁

閬中歌

我來閬中何所見翠湍錦石萬重重畫雲艇子  
蓮花瓣禿尾尖頭笑殺儂

山塢

山塢人家隨向背橫斜一徑到柴門鳴鳩乳鵲  
春雖早密竹蒼松日易昏

巴人竹枝歌十首

正德戊寅正月余自廣元遡流下閬聞卅  
子擢歌殊鄙裝不可聽乃作巴人竹枝令  
之歌嗟乎君臣朋友夫婦其道一致而夫  
婦之情尤足以感人故古之作者每藉是  
以託諷而孤臣怨友之心於此乎白因之  
感激以全其義分者多矣是故溫柔敦厚  
者詩人之體也發乎情止乎義理者詩人  
之志也雜出比興形寫情志詩人之辭也  
故以意逆志皆可勸焉豈獨伐木登舟  
哉

古風集卷十

王

江草江花滿眼新不知郎處幾多春愁來欲上  
東峯望上到東峯愁殺人

二

郎在荆門妾在家年年江上望歸查茶蘼種得  
高如妾縱有春風枉却花

三

郎上瞿唐儂自愁生憎風水打船頭江靈若解  
渠儂意郎若來時水不流

四

野鴨啁啾一雙飛飛到儂也不肯歸莫共鴛鴦

五

赤霞縹緲曉氣欲換春衣怕自熏隨意鞦韆  
寒食下桃花妬殺石榴裙

六

楊花作雪草連天郎下荆吳又一年江上浣沙  
郎不見問郎錯問下江船

七

儂家門口百花開不怪山禽日日來春夢近來  
消息好天涯倘有玉書回

古風集卷十

王

八

神女襄王彼一時楚宮巫峽夢中期儂今欲化  
行雲去恐到君邊君不知

九

越人江口海潮生盡說風波不可行郎若還家  
須報我迎郎先到豫章城

十

蒲子花開蓮葉齊聞郎船已過巴西郎看明月  
是儂意到處隨郎郎不迷

春園漫興六首

野老安閑自白頭  
年年覓樹種河洲  
春沼

二

舍北行榆錢已翠  
門外垂楊莫不遲  
春工普散陽和意  
紫朱櫻各一時

三

萬花不減平泉景  
五畝真成獨樂園  
暫假春風爲益友  
共邀明月倒金尊

四

城裏驚塵真造次  
逢迎筋力委難當  
走向東林

皇象筆

圭

覓幽獨種花翻遣一春忙

五

每到花時便獨來  
小園只在古城隈  
幽居門巷春如錦  
半是紅桃映白梅

六

不緣種樹誰行野  
灌時栽培亦劇心  
競將生意侔真宰  
要與春風作賞音

春興

紅槿放花朝日上  
白楊戰葉晚風初  
村園來往俱成趣  
閑却先生滿架書

贈劉司空還山七首

未老歸閑興儘長  
好懷多在舊池塘  
蓮花開處微風起  
應想氤氳玉殿香

二

聞道溧陽已定居  
舊遊山水益懷予  
江南氣暖禽先覺  
鴻鴈臨來好寄書

三

苞鳳文章海鶴高  
風流元不愧人豪  
皇恩早放漁樵去  
山水爭迎白布袍

四

皇象筆

圭

青山靄靄春遊遠  
綠樹陰陰午夢長  
早得身閒由賦分  
莫從雲峯贖石廊

五

東曹司馬近司空  
鴈鷺成行奏對同  
湖海難忘舊遊事  
夢回應到玉橋東

六

桔槔亭下水粼粼  
紫萸青葵爛熳春  
此去且閒援世手  
不妨仍作灌園人

七

鷓鴣鵲鵲滿春洲  
桃李梨花映碧流  
試問蓬萊

闕下客何似滄浪江畔遊

泊嘉善縣

千峯萬峯廣德路晝行夜行湖州艘七十五橋

今過盡畫船明日入松江

宿梁山望北岩僧寺

山寒烟靄不成飛暮雨僧堂掩翠微身世浮雲

何日定卧聞鍾磬欲歸休

遊仙二首

南極老人太虛客赤松仙子上清家海陽舊種

扶桑樹春到齊開五色花

王象之集卷三

五

二

九疑真人韓偉遠手執靈飛六甲書青霞指引

蓬丘路白日翻回龍虎車

擣衣曲

久西流玉露深破工連日擣秋砧涼州較此

猶早密霰清霜夜夜心

宣州歌六首

陵山上石城開紫氣常瞻龍虎迴 神祖南

小朝萬國此中曾是望仙臺

二

曾看天目東湖水何似西峯映九華靈氣暗通  
雲夢雨高標常掛赤城霞

三

歛水遙從天上來壯遊何惜遠帆開鳳洲上  
乘槎去牛斗宮前撥棹回

四

耐可羅川九疊蟠行人二月詫驚湍黃河不說  
中流柱蜀道空聞灩澦灘

五

河瀝溪頭伐鼓行五湖渡口棹歌聲怪來畫舸

王象之集卷三

五

如飛去一百八灘春水生

六

強半峯巒帶碧流行人猶說古宣州雙懸日月

青蓮賦獨占江山謝眺樓

贈許廷綸學士二首

號山學士結金魚 天子虛懷訪道初海內倉

夷須 廟畧且休閑漫說圖書

二

喜君新作講幃臣不枉滄洲養道身商祖殷宗

以 今帝傳嚴莘野屬何人

青羊山歌八首

太行之巔高嶂嶂青羊關頭惟一門要害翻爲  
豺虎穴年年盤據長兒孫

身衣口食須多藉火種刀耕詎爾徒縱有綬和  
龔太守能令寶劍欲何須

州官縣吏按征旗撫諭雖頻聽者誰赤子尚憂  
水火患朝廷能惜羽林師

君聖臣忠世必安太平元不諱除殘周王有道  
仍戡亂虞帝垂衣亦舞干

提師魏武號通神百戰中間幾喪身若將容易  
論兵事麟閣無窮入畫人

勝負兵家難遽定縱令小衄不須疑但教付託  
歸專閫終見嶺陵再勝師

魚...人坦途休...三窟還往圖請觀神

聖中興畧芒砀真兇已伏下

山北山南兩不聞提刀荷鋌各爲群將軍九伐  
兼仁義迅掃須教玉石分

蓮舟女兒花髻垂停橈不動任風吹低頭手把  
雙荷葉漾入橫塘魚未知

苗苗駢花世所稀競將何物比光輝樂遊苑裏  
勝有作

霓裳女把臂臨池照舞衣  
太華峯頭千葉蓮開花十丈不虛傳何如一幹

承三萼簇簇凌波闌水仙  
徐州夜候岳君延茂才

月華如水水如天夜泊彭城兩岸烟一樣中流  
歌歎乃不知誰是孝廉船

淮浦歌四首  
淮北淮南波路新風光元不礙遊人無邊桃萼  
楊枝岸一樣鳴鳩語燕春

潮春漲動茫淮海東歸盡水鄉回首十年  
舊遊客滿帆風雨下維揚

三

雲霧漫天山月黑蛟鼉喧夜海潮生從來不慣  
江湖路風雨風波喫盡驚

四

三湖湖水接天流片舸南飛無盡頭落日烟波  
迷四望不知何處是揚州

金陵歌十首

吳楚亡來議定都過江一旅即平胡東南誰道

吳家臺

元

終偏霸請看

高皇創業圖

二

北驅戎虜定南蠻三十年餘講治安穩握瑤圖  
成豫大須知王業本艱難

三

山到金陵龍虎分大江環抱日生雲千午宮闕  
存遺事猶有都人說建文

四

鍾山上接雲霞麗靈谷東移樹蕃王氣滿天

隨日轉寶符燭地有龍蟠

五

檄楚徵吳集義師夏公託故蹇公遲台州自有  
王元采馬革韜尸更不疑

六

舊內宣傳賜魏公美人飛出兩芙蓉若非醉卧  
穠瑜地幾誤開天第一功

七

聚寶樓成插碧霄阿婆亦有賽公橋黃金難買  
長安住白首猶臨滇海潮

吳家臺

手

八

靖難兵來寶玉焚主危臣死更何云就中不授  
臨危命取似珪徵論後勲

九

玉樹庭荒散綺羅華林園廢足悲歌氣長惟有  
秦淮水猶入西江生白波

十

一自燕山開帝闕守邊不復調長征由來密  
邇防胡便可

文皇厭舊京

北虜小王子與其部下亦率來讎殺

來部內咬兒蓋一枝潛避河套今年

冬小王子過河畜牧家口搶殺一空

內達子奄著赤者同其弟伯顏滿忽

來歸降予哀其非窮迫無所歸控將

不至於斯因吊以是詩並附守臣

孤鵲南來本自迷窮猿何處不堪棲邯鄲公子

穠仁義猶有都人哭魏齊

### 遊青城山

石壇香霧藹氤氳壇下流泉隔世氛賣藥仙翁

長安集卷十

王

期不在客來遙禮萬峯雲

### 徐氏東園雜歌十首

魏國六公子先生贊智謙晦人也佳園別

館臨瞰都城亭池滿三島之幽花卉極四

時之變旅懷浩發藉此登遊選勝探奇莫

之與儷矣僕也自惟南鷺得從諸賢秋月

春花燕遊屢屢座中豪客不聞梓里之謠

海內文宗未託辟疆之記高風逸事殊闕

贊述對景即筵竊爲慨嘆乃撰東園雜歌

十篇爲群公倡嗟乎勝會難常古有臨觴

之愴矣而況浮生無幾流化瞬速轉盼之

間鴻泥渺絕豈不悲哉則夫振鷺翩翩何

辭醉舞清吟妙曲可使來者之無述乎

水環石嶼小蓬丘白日青霞爛不收東風未暖

春池沼怪底金魚匝地游

### 二

東園花樹錦婆娑花發流鶯樹樹歌一種池亭

供客賞春來偏費酒錢多

### 三

看花曾不被花惱中酒何嘗與酒違昨日花開

長安集卷十

王

太爛熳幾使山公倒載歸

### 四

繡毬臨水簇仙娃紅藥當筵散彩霞不論含香

與含色大家只賞牡丹花

### 五

牡丹花裏綠雲袍錦瑟瑤笙越調高千古東山

抱逸興祇今誰似謝公豪

### 六

金陵城裏花茸茸飲酒看花興頗濃我醉狂思

汎滄海蓬仙乞爾玉精龍

七

百尺起樓臨碧波吹簫拂幃唱雲和三百六句  
不惜醉雨雨風風能幾何

八

十四鳳皇鳴彈盡南聲與北聲一曲伊州  
剛入破梁園詞客不勝情

九

翩翩魏國六公子携客看花吹玉笙不將豪貴  
驕塵俗直欲殫霞凌紫清

十

李義山集

李

綺閣朱闌近水濱不分晴雨自生春時時燕舞  
迎人慣恰恰鶯歌勸酒頻

送顧武祥少參之廣東七首

使君秋發東吳舸海上人瞻北斗星自有文章  
光日月更看風力破滄溟

二

寶撰金書下玉皇使君南去海霞光浮查接引  
千鰲駕不道仙人騎五羊

三

訓習兵機積餉多威強不恃恃人和蘇州舊有

韓巡撫勛業曾齊馬伏波

四

三十聲名動兩都平生儒術抱唐虞年來多少  
安危畧好作東南民隱圖

五

天鷄啼處海潮生千丈扶桑擁化城君過海陽  
勞問訊王喬何日約吹笙

六

謝傅殷連金翡翠伊川巾側玉芙蓉太平官務  
多閒暇遊徧羅浮四百峯

李義山集

李

七

海上仙峯雲倒開仙人常住五雲隈飛鸞倘過  
相思處芝草琅玕好寄來

紀事

八十歸來乞葬身緇袍無恙髮如銀長鑱拄杖  
無人識痛殺當時鮎肉臣

戲贈粹夫三首

逸人漸慣著山衣直撥綈袍坐柳磯最好繪竿  
不耐事斜風疎雨每空歸

二



補陰伏火按黃庭五十年來養性靈自是先生  
常斷酒却令人讚屈原醒

次黃久菴感懷韻三首

石上盤盤古松樹霜欺雪打未須衰終然不類  
浮萍草容易風波趁去來

二

偶然一與風颺會便爾橫飛矜長雄即假鴟鵂  
能造次終於鷄鷺怯從容

三

莫道殷勤奉帝家閑時曾不種瑤華秋風忽入

長楊苑

長楊苑

長楊苑搖落徒深晚暮嗟

毘陵黃生行

七尺誰家白面郎揮金買醉少年場飛揚突兀

長安道走馬衝人太劇狂

題黃太常畫

樹碧花紅一剗新山將花樹湧嶙峋南枝借與  
鷓鴣暖不道鷓鴣飛上苑春

次周司寇邀飲二首

爲謝尚書偏好客每從佳日即開筵多情未勸  
黃流筆寡和先傳白雪篇

二

莫怪詩人頻置酒留都官況自來閒春時倘作  
遊山約好在花朝穀雨間

寄俞國昌二首

小篆書成紅錦斑百勞東去海雲閑故人家在  
梁溪曲一水縈洄碧蓮山

二

僕僕應官太世情却令白髮惱餘生何時就爾  
滄洲客把臂蓬丘頂上行

雪中雜歌十首

長安雪

長安雪

同雲密霧暗皇川瑞雪靈華散九天已積瓊  
瑤成樂國更登禾麥作堯年

二

甫田膏脉潤成酥大野螟蝗凍已枯學士休誇  
鄧人賦今皇只好富民圖

三

南天北極玉漫漫一色冰壺萬里看只恐至  
尊勤御政垂衣三殿不勝寒

四

流霞輝輝引素霞九重城闕玉爲家倪疑身在

瑤池上春到齊開萬樹花

五

飄飄委地斷行塵積素凝寒不放春可耐豪華連日賞不知顏巷有貧人

六

江雲和雪帶潮飛一夜青丘玉作圍梧竹琅玕應折盡群仙愁殺鳳來飢

七

瀟瀟漾漾復蕤蕤白壓山川爾一時見曉幾何終化去不妨春在萬年枝

長安李

八

梨花杏花春照天臘月雪花更可憐流輝學作瓊娥舞時送慙慙到酒邊

九

侯家少年爭打圍雪裏呼鷹鷹不飛江頭買醉胡姬酒意氣粗豪走馬歸

十

千山萬山杳無影上天下天同一雲野人自不辯朝暮却怪乾坤未始分

正月二十五日林小泉宅觀燈即席

堂上華燈寶作絲堂前花樹人生枝分明清賞如元夜無那人心有後時

二

黃螺紫菜沙魚鬣每到君家薦滿座客紛紛誇海錯不知君是海中仙

送顧亞卿

金陵北望水烟低淮海蒼茫客路迷我夢凌兢似秋月隨君直到薊門西

宮詞

長安李

長

君王好不得長江再放生

雜言體

三五七言

吳山高楚水遙明月下幽閣長風湧暮潮東飛伯勞不復返海上素書空見招

三四五六七言江行作

江上秋順歸流木蘭櫂沙棠舟左蠡覽勝石門幽求佳客並翔赤松丹丘吹笛白雲湖棹歌芙蓉洲杳然雲谷迷疑是武陵遊山紫水盤窈窕鸞裝鶴馭夷猶宛宛伊人莫覲風雨悽悽暮愁

一 舸飄然傲五侯掛帆隨處可淹留  
不知遠何處山陰王子猷

六言體

雜興四首

山居采薇啜水鼎食惟牛擊鐘試問金罍舞鶴  
何如沙海冥鴻

二

騷騷離南眺北滄溟潮落潮生風雨何年種絕  
蛟龍逐夜心驚

三

長安集卷三

无

朔漢草廬抱膝興周屠肆鼓刀博浪沙中王佐  
劉金臺上人豪

四

拾蕙盤盤幽谷洗耳冷冷碧湍三茅洞主棄世  
五柳先生掛冠

野興爲謝以中作三首

谷中瀑水流水洞口青雲白雲遮徑飛瀉泉石  
隔溪叢桂風氣

二

雨餘臨觀漲雲散開門面山啼鳥落花處處

先生那得春閒

江南春思五首

山色籠煙晚翠江氣盤雲晝陰春前淡池幽眈  
天際微茫遠心

二

野陰欲散不散浮靄非濃似濃虹蜺抱日截雨  
霹靂翻江起龍

三

過却清明穀雨開遍梨花杏花眼看今春強半  
王孫依舊天涯

長安集卷三

三十

四

落花閨閣隨水芳草萋萋掩門誰道江南春色  
能禁風雨黃昏

五

泛泛蘭舟擁荷媚媚頃筐採茶乍雨乍晴天氣  
半山半水人家

09553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雜文 序十首

贈彭方伯景俊之任雲南序

三江別意卷序

贈東溪馬先生詩序

同年序齒錄序

校戰國策序

叙齒錄後序

贈鍾石江方伯先生序

鄉射禮圖注序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一

送王維賢督學陝西序

送王天夫提刑江西序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序十首

贈彭方伯景俊之任雲南序

四川按察使水厓彭先生拜雲南右轄僚宋諸君子徵浚川子之言以贈先生浚川子曰予將徵于道焉夫天之運含弘光大靡示以意象而萬物蒙蒙然由之鬼鬼然成之邈不可致詰也惟有道者能體之是故屈伸闔闢遊于二氣之變控揣其幾委順於奧突焉由之不可以一隅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一

擬者善已也不可以有象求者興政也是謂以

人合天以天合道予嘗持此徵於世之君子也久矣然未有酬焉者自吾之得侍於先生也見其順性而任撲溥利而盡物兼義而和類灼奸而不察衡法而不刻潔已而不齔任撲不汨於真也盡物不自便於已也和類不比於私也不察則光於智也不刻則平於政也不齔則晦於德也靜合玄默動合委和斯平世之大儒所以貴也非契於天之道能然乎夫銳者取鉅躁者取滯矜侈者取窮雖抗志獨立求以上人而物

終無與焉遠於道故也是故以精義咀之片義  
既竭已查然而無餘味天機不亦淺哉自夫先  
生之道觀之雖混然不炫其華景而其政不厭  
其用不弊蓋有入於神靈會於天德巧詞不能  
以埏埴者矣可究其際哉或曰先生之道固然  
矣何一守郡符而五考始遷筮仕三十餘年尚  
淹於外方之伯不能專取公輔與天子坐而論  
道意者不足以大濟與浚川子曰不然君子見  
內之可重不見外之可利故守道而不惑於物  
昔者盧有兄弟之醫伯氏於病也察於毫毛之

○張家載集卷主

三

際未形而能除之叔氏於病也必砭血脈投毒  
劑剗肌膚而後除之已而伯氏之名不出里閭  
而叔也能醫之聲動于諸侯之間何也伯氏之  
醫行於無所稱之塗而叔氏務中於人之耳目  
者也雖然伯氏之術神矣務外而勦名彼豈不  
達者哉失所以自重固有道者之所以不屑也  
先生其殆類是其以名位見病者不亦遠乎哉

三江別意卷序

高安台峯熊子清戎蜀中及代期還過漢嘉城  
漢嘉士有東岩徐子寄菴張子設餞於凌雲山

賦詩各數十章以別凌雲盤踞城左錦水湔水  
青衣水環映城下如帶合而東注凌雲壁翠兀  
立下瞰三江遂題其卷曰三江別意台峯子廼  
微浚川子以序夫三君子名徇史也其殆三江  
乎嘗觀天下之水百川浩漾皆赴於海道之會  
歸也自崑崙而東盈科後進沛然莫遏道之大  
順也百川尊於四瀆而江尤為清之廣遠道之  
大紀也三君子有道士也其殆三江乎當夫秋  
水盛長谿壑俱下漲為澤蟠為淵森茫無涯流  
沫千里非學之淵源與神氣所鍾蛟龍蜃蚌龜

○張家載集卷主

四

鼉鯨鯢之屬固不生化非德之含蓄與浮航上  
下通利簡賈興致雲雨灌潤田疇以登稼穡非  
利物之仁與下瞿塘激澗湏衝撞澎湃百折不  
迴非氣節之貞與山是觀之三君子之道其三  
江之同流乎則夫同心而言又烏有加於此或  
者乃疑之曰名實者聖賢之所不拂其情者也今  
三君子有道與時違偕山澤之癯以獨善者是  
與高尚為徒者也有避時守道遇坎而止會可  
而動者是與達幾為徒者也有盡心盡力不避  
艱險成敗利鈍付之命者是以樂天為徒者也

今一要之同無乃未然乎浚川子曰不然不同者跡也同者心也此上之諫策子之奴微子之去子推之楚中從狄之沉伊尹之放周公之和其所就雖殊要之忠於所事則一而已是故跡之殊者道之散也心之一者道之統也世之人惟見其異故擾擾以役於智慮之末而不知返使其跡之異者乃有所以為同者焉則天下亦無事矣故曰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其是之謂乎乃為青衿水之歌以贊徐子曰江之水汎九瀛兮逝者如斯邈不可停兮君子有止為

王蒙藏集卷五

五

世之貞兮復為沫水之歌以贊張子曰江之水波漫漫兮維防有蟲鑿此狂瀾兮君子有則為世之閑兮復為錦水之歌以贊熊子曰江之水洿蕩蕩兮虬螭煦兮涵汝萬象兮君子有穀為世之望兮歌已台峯子曰至矣其達余之心乎請書以為序

贈東溪馬先生詩序

東溪馬先生撫蜀以邊夷事被逮詔獄將往赴有以詩頌先生者先生乃問於浚川子曰是行也慄慄予若升層稜臨淵谷矣嚶嚶予若鼓

磬之未調也彼言以頌之豈不以殆辱為榮矣愆為得愚繆為賢智者耶子盍辭以解之浚川子曰鳩鶚之睹不盡於高蓬而鸞鳳覽於千仞之下君子於天下之事有見不見之差焉以差然不齊之見而欲定天下之事則趨向殊而好惡乖是非得失之間夫奚能辨之今為先生累者非蜀之故邪嘗聞蜀之邊鄙困於諸夷也又矣君子非遊於蜀者不知蜀之故非處於安綿威灌者不知松茂之故非受困於關堡之上番者不知諸番之故雖然猶未也無復霜堅冰之

王蒙藏集卷五

六

見者不知番夷之惡漸不可長無經世久遠之慮者不知一勞永逸之為益況兵凶戰危民命所關餽饟供需非民不給不得已而用之寧保其無怨咨乎夫以君子不齊之見加以小民不得已之怨咨則其是非得失之正夫孰能辯之哉嗟乎才不足以有為者固無望於世也有為矣安於苟且規避之私而不為夫人也亦不足言者也乃若具有為之才不計一切利害毅然以為之固斯世之幸也而格於時以無成焉豈不大可惜邪乃為之歌曰難逢賢才易失者機

命邪夫奚之能直先生曰嗚呼名之際予  
壽之孰矣世之建大業策茂績者豈必皆聖智  
之人聖智之於世亦豈自勒鍾彝書竹帛哉推  
是道也顧可以意而為之邪是故汎汎然酬於  
世而不任未嘗以一毫易吾之真也雖然猶外  
物爾古今人以為我者豈非四肢百骸精神魂  
魄邪以吾觀之倏孩提倏壯倏衰倏老倏我倏  
造化欲一日為我留而不能夫以在我者尚不  
可持以自有况倘來之瑣瑣者又安足計邪功  
名之際予壽之孰矣凌川子仰而吁俯而若有

○義家藏集卷五

七

得乃再為之歌曰以道為徒隨寓而安曰惟大  
觀乃合于天是謂游精于玄先生曰嘻斯其庶  
幾乎仲尼善應世者也歷七十餘聘而未嘗有  
固必之心其困辱於當時者亦屢矣方且以為  
命而不見之怨悔是皆任於天而不有我者矣  
今又何以他求哉其頌我者其見我之外際者  
也

### 同年序齒錄序

華陽苟生自歲偕同年友七十人請于浚川子  
吾濟錄於上同有同年之雅矣欲序齒以明

義願因先生教之浚川子曰嘻同者合乎異者  
也年者際乎時者也序者所以從義也齒者所  
以示倫也是故同以聚類年以嘉會義以明道  
倫以正眾君子之於友道無不穀矣詩曰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此之謂也嘗觀君子於同舉矣  
近則敦其契遠則悵其睽進則歸其譽退則明  
其絀困抑則引之患難則拯之其畔義房道者情  
鮮夫異其邑里而偶際於會非有締交久要之  
信也而終始乃不相忘焉非人心之禮義出於  
自然之天乎哉風教之所由來遠矣雖然德

○義家藏集卷五

八

孜孜相勸於道義之正斯上達之士不徒辨於  
情好之私也是故明於道者志脩廉於德者行  
潔達於藝者才富練於事者政立其有慕者其  
可以相師者也其有悔者其可以相戒者也其  
撓濁者其頑鈍可相礪者也其恣睢者其邪僻  
可相正者也其謙和者其相益於行者也其高  
明者其相精於道者也仲尼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且  
爾況七十之士乎哉故曰德德孜孜相勸於道  
義之正斯上達之士不徒辨於情好之私也雖

然猶未極焉道之府非六經乎學之至非聖人乎言道而不本於六經九流足以亂其真言學而不底於聖人邪說足以蔽其明其僻也者支離其鄙也者膚談其幽也者恍惚其鑿也者附會其傍依也者假藉舉其一曲而廢其三隅疏其枝沱而迷其洪源此九流亂經之說也勦陰陽者談天信五行者論命執術數者議人惑巫祝者徵鬼任私智而棄人事之實崇怪謬而傷造化之大此邪說蔽聖之云也是故古之儒者其言約其論實異端不相亂今之儒者其言貪

○義聖智之蔽塞

九

其論惑異端相出入故曰儒者之有異端也謂異於聖人也已由是觀之能詎九流邪僻之說而敦仲尼之教是大同於道而為上達之極也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我之獨兮憂心京京此之謂也諸生其圖之

校戰國策序

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書也其間儒者校注尚矣漢有劉向氏高誘氏宋有姚宏氏鮑彪氏元有吳師道氏後出者漸明備矣要其指歸堯舜三王之跡而仁義聖智之蔽塞

已何以言之攝權變以鉤利害徇詐以交外侮近小以為得便苟偷以為安其心隱忍其事欺謾其術鄙陋委瑣畔於正軌遠矣而時若闇劣攝於禍患一切傾心聽之由是兵戈徧於九域生民塗其肝腦古昔聖人付靜天下之澤斬然無存嗟乎世變至此極矣當是之時秦獨強秦人出關六國之人皆動非兵戈之攝則要質之講非應秦之敵則與國之合由是觀之雖有孟子仁義不忍之心井田常產之政大孰暇而聽之又安能施之邪故曰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

○義聖智之蔽塞

十

義聖智之蔽塞也雖然自春秋以還二百餘年之跡使無是書則湮鬱無聞仰稽世變之學亦在所不可廢矣柏山李子按治之暇出繕本以校注問予嗟乎覽墳籍者得其義斯得其實矣故今之校以大義疏暢為主辭義人皆可達及姓氏里域歲月之不可必知者悉略之必釋其義而後辭可達者悉注之繆誤無所取證與夫不能解者悉闕以俟之其曰注曰鮑注及三四字無注者皆鮑注也其曰補注曰正注者皆是注也間有諸注未明備者竊以已意疏之比類



援例求暢達焉李子原本策文其補字倒字字皆從鮑吳二家定本削去舊字便於誦習也為卷凡十西周十九章東周二十六章秦六十八章齊五十九章楚五十七章韓五十九章趙六十三章魏九十章燕三十二章宋六章衛九章中山九章校成之日大叅俞國昌氏請被之梓以傳

叙齒錄後序 山東壬午鄉試

會同年叙齒者懋敦交誼者也君子之學貴聞道與行義聞道則動合夫禮則行義則德由乎

○義彙卷之三

士

天性其相取相勸以自善者莫大於此夫世之人探六籍尊仲尼其於道義之說孰不習而知之竟不能實踐諸途者卑而習汙也不求諸道義而惟情欲之徇謂之不耻害於道義而惟利之是計謂之鄙假道義之名而實利己之圖謂之奸離畔道義之名而無忌謂之惡是皆學者之大禁取友者之所慎也使夫人有志焉必以聞道行義自律提撕不懈則上達可循矣雖未遽入聖域而俗鄙奸惡之人吾知免矣傳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仁者道義之大

本也諸上欲觀公誼之實其宜省於此

贈鍾石江方伯先生序

世之為道者養敦朴則苦於晦而無章務廣遠則苦於踈而不周嗜高潔則苦於迫而寡情舉其一隅而失其會通淺矣其何道之能集惟夫不執有不任情緣順以循物因時以制化而道軌乃無不立蓋盎然適其機者矣貴溪鍾石江先生蓋適於道機而無不達者也吾嘗觀於先生之行矣暢已而動率物而議不踟躕以訾不檢覲之者未始不樂之是大古曠逸之真也不

○義彙卷之三

士

舍己以逐物不毀道以求成以諸外之可誘者皆置之不肖之律是舜禹不與之心也不鄙省節不靳侈麗物華不足以遷是淵憲之養也嗟乎幾矣斯內之人凡也亦嘗徵於先生之政矣禮以順乎上而不惰也正以御乎下而不驕也厲乎其懲罪而不脫也慨乎其植善而不厭也輝乎其賢而羞之凡也邈乎其邪而屏之荒也是故如翼以飛之如距以馳之如火以燥之如水以潤之先生之於物無不各得其所宜也夫物各得其宜謂之仁所以得其宜者則謂之智

且曾斯大君子行道之軌也。然其數而畫整勢而趨固足以有為矣。然感其德物莫與化其如道術之正何哉。邇者先生以山東按察使陞廣東左轄三司諸君子重先生之行也。徵予言為先生贈嗟乎方伯之所急者莫急於宣德以惠民也。今天下之民財力困矣非仁則孰與夏之非智則孰與處之先生既仁且智海方之吐于是其有瘳乎。故曰適於道機而無不達者也。

鄉射禮圖注序

○臺臺集卷主

王

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趣舍羣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茲選士其義廣矣。是故聖王務之其為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賓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酬之飾蓋洽于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游于是則和順從容之心油然而興鄙陋陵躡之氣如蛻斯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

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爾也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關中本獨取三射而略獻酬學士之慕古者恒以全禮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節為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二十三節。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古今異宜禮難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幾矣。感物撰德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亮武昌亂。

○臺臺集卷主

古

也舉古賓射時士歎其有洙泗之風劉昆陳留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況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送王維賢督學陝西序

洛陽王君維賢以南京文選郎擢陝西提學僉事見浚川子而有憂色浚川子曰何為憂者曰提學者造士者也。成周以德行道藝造士故上之用世也治隆俗美而收作人之功今也以文校士而欲得德行道藝之人是索駿於水求擊。

於其不可得也明矣司教化者惡乎不憂浚  
川子曰不然士取必於文詞者勢之不容已也  
且夫漢唐察舉孝廉非成周興賢之遺法乎及  
其弊也有實緣權貴以應詔舉者矣有樵朴無  
文不能答孝經者矣淺陋濫竽如興治何君子  
篤於議國者惡乎不明經對策以覈才惡乎不  
糊名棘試以求公謂茲得已乎是故教在得人  
不在制法法者特循之具而已矣且天之生斯  
民也命世之才拔俗之賢不俟文王之豪傑世  
安可謂無之要之今不古若者俗學蔽之少習

○臺臺集卷三

五

而長成陷穽於不知爾使為之父師者揭道義  
以啓其衷明聖賢以發其蔽振其夢之寐而覺  
焉指其塗之迷而醒焉則亦未有不返其性真  
而奮勵於道德矣野人之言曰螫之振也決於  
雷其此之謂與雖然言者入乎耳者也要諸踐  
履之實入於人之心也深嘗聞天台有陳公士  
賢焉儉素刑於妻孥廉介格於僚友誠敬信於  
士庶跡其當時督學之政闊略寬裕曾不及今  
之人什三而生徒仰其儉素之德固不勝縣然  
自省厥家觀其廉介之行罔不惻然自省厥

躬服其誠信之學罔不惕惕然自省厥心至今  
後生小子聞風而景慕者如一日焉嗟乎此得  
人之說也使世之為師者皆陳公焉雖不里選  
不察廉不舉孝而士之趨德迪道亦無乎不然  
矣何文詞之校之為害故曰教在得人不在制  
法法者特循之具而已矣維賢德性貞定氣度  
洪遠古所謂有道之士也往在翰林以博學妙  
契稱闕中之工變而上達於是乎有徵矣往哉  
其勿憂之惑

送王大夫提刑江西序

○臺臺集卷三

五

大梁王元玉以南京監察御史擢江西提刑僉  
事同鄉諸君子請以言贈浚川子曰提刑法官  
也將以法告可乎自夫鴻荒朴散民之陷於機  
變也久矣而況今之人乎象刑之制立民之欺  
其上也甚矣安無事於訟乎惟聖人抱靈明以  
燭乎羣情秉誠一以通乎萬變故法行而民服  
順天也彼徒威以桁楊桎梏之苦採以鉅箠鉤  
鉅之術橫之以將迎踈之於訊鞠其於民之情  
實也不亦遠乎諸君子曰唯唯聖人之用明也  
大矣敢問所由浚川子曰凡民之為訟者莫不

欲欺上莫不欲直已故為機械為誦詐為窮頑之悲為耀變鬼蜮之冥迷求一中聽者之惑則計售矣苟由是道行之惡有不枉於理者乎故吾且為赤子且為虛舟且為游於天壤之際赤子不識不知也虛舟中心無物也游於天壤之際廣漠而無人為之擾也不識則明至彼且惡乎遁情無物則虛至彼且惡乎亂真無擾於人為一惟順厥天耳彼且惡乎售其私而欺正民以聖人之明若日月之炤無隱也故不敢以詭偽至其前矣以聖人之如天不可得而出也故

○蒙齋集卷之二十一

王

輸其實而不作變矣卒之善善惡惡是非非曲曲直直各自悔服咸得其正無枉則夫民之訟也何有於興又何事於聽乎吁聖人以天正人之道如此諸君子曰唯唯敢請益浚川子曰聽訟有要終之善焉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言恕也法以懲辜細大有區得其情則辜懲而可止矣彼人也深惡暴責而快其入是於哀矜有損而何有於恕乎故曰刻核太至則民有不肖之心應之言過於懲者也故聖人敏心淡然厥容寂然勿心而來脩而往如風霆震

撼突變萬狀一雨而止滅跡不留矣通乎天下之情而人不知其懇惻沛乎潤世之澤而人不見其慈愛民於聖人也悅之不暇又安有不肖之心犯之哉元王慈和愷悌有涵育之仁文理精察有懸解之智智則明明則無冤民仁則恕恕則無刻政以是推之天下可也而況江西之民乎諸君子曰唯唯此可以告元王矣

○蒙齋集卷之二十一

王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雜文 序一十六首

刻齊民要術序

楚澤贈言序

送杞令劉藩伯序

送幕史陳君還麻城序

贈閩君廷瑞生子序

樂休園八景詩序

華陽臺序

近海集序

○東家藏集卷之二十二

九

廬陵歐陽氏釣源族譜序

送鄒山人序

劉梅國詩集序

石龍集序

廣文選序

送涇野呂先生尚寶考績序

鈴山堂集序

送少司徒黃公提督太倉序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二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序一十六首

刻齊民要術序

齊民要術者後魏賈思勰所著也其書播植五穀畜字六擾區灌淤蔬栽樹果實條貫時宜靡不該載大抵訓農裕國之術君子所以仁育天下者以代遠文湮後莫纂述故農政寡稽爾侍御鈞陽馬公直卿按治湖湘獲古善本閱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實也乃命刻梓範民書成方伯

○東家藏集卷之二十二

十

蔣君景明以序問予曰益國者富民其要術也富民者農事其先務也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稽術者為政之大綱也斯侍御公之志乎蓋述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制禮樂者敷教嚴法令者明刑比什伍者治兵覈勤力者課工勸耕桑者督農使農事不脩則稼穡滅裂稼穡滅裂則芻粟減輸芻粟減輸則廩庾虛耗由之子弟寡賴而教不率矣詭偽日滋而刑罰濫矣餽餉弗給而兵戎不振矣貿易不通而農末失資矣故曰惠民之

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是故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嗟乎人有言之作者其聖述者其賢刊耒耜畫井疆教稼穡開簪織使民脫茹毛飲血綴珣被卉之陋者非聖人神明作利萬世者乎時制藝謹牧弼成厥情抑侈費不有後賢政術之修則聖人利世之澤淺矣而不可恃也故作之者猶締構其室者也述之者猶修治敝漏以衍其室者也要之作述之功雖殊重農本而悲民窮聖賢仁以施政之心則一爾矣然則侍御公之賢將不在斯乎或曰仲尼不學農圃非

○東坡集卷三

三

歟浚川子曰非是之謂也學所以求仁義者也政則驅民而行之使沾被吾之仁義者也傳亦有之五畝樹桑百畝授田使老稚之無飢寒非必先王之自力也施於有政使之自養耳必農圃而後為政則許行並耕而食充舜禹稷當在下風矣可乎哉

楚澤贈言序

李子將赴闕僚友贈之以詩徵引於浚川子浚川子曰旨哉風淪乎感於類者深乎夫可以觀德矣企賢也者歌其善悅才也者詠其政撫勞

也者頌其業契心也者述其真此非自外至者也冥然而化於我者故曰可以觀德矣夫龍興而雲集月彩而蜃胎氣之冥格也行於無所要取之途而物自相與感之時義大矣哉雖然有物感有真感何謂物感替德以庸譽分貲以通義拔滯以登仕排難以舒憤是也何謂真感去雕存朴其心怵怵萬變齊來守吾之忱利害險辭不入於靈府而義軒堯舜游於至誠之域而不厭者是也夫自今交際觀之所謂替德分貲拔滯排難一有加於人孰不感我哉斯人也苟

○東坡集卷三

三

出於機穢變譎之巧而無敦厚御物之誠則其感也徒以物矣由之譽未久而情勸皆未盡而義促仕未升而德衰難未解而功滅是何也入於其人之心者淺也楚有景氏制氏同巷而業屨景氏之為屨也務澤其管蒲而飭以絳絲華然有可觀美者景氏之戶市者接趾矣制氏之為屨也務堅緻而朴用久而弗敝景氏之屨不及也已而制氏之戶市者接趾矣此真感之說也夫以鬻物之情實尚足以奔走乎人如此而况於吾心之誠以加於同類乎李子內直而外

恭古謂困悞無諱者斯其儔也則夫僚友之感其情者非以物矣故述真感之道贈之嗟乎可以觀德矣

送杞令劉濟伯序

南宮劉濟伯之治杞也甫再朞而政成臺使者疏其治績以聞蓋旌其賢也其邑大夫士述狀徵言于浚川子曰吾杞河省巨邑也其賦重其務煩其民勞以困譬之爰陽者賴其榮衛之故實幸不至蹶爾雖然將十倍休之十倍恤之猶不能反其初昔之令于斯者方且嚴督責之

○東家集卷五

重

今刻征賦之期啓無藝之科周賔客之需結權勢之好其政赫赫其民焦焦其用紆紆其民敷敷蓋要名悅上之為務其勢必至於此也在上者雖幸而嘉與之而吾民寔罔甘心焉今劉公之莅吾民也務宣德化致樂利祛奸蠹拯困殆寧緩公家之需而不忍奪民之有寧稽在已之政而不忍傷民之心蓋其志靜其行約其守正故爾其志靜故其為政簡其行約故其用物儉其守正故其援於上寡較之皎皎務飾者雖不足求之惠愛之實則有餘渾涵敦大之下而民

已陰被其福澤矣其受上之知遇也不亦宜哉詩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其公之謂乎子昂惠之言以贈浚川子曰嘻嗟乎是道也庶乎古之牧民之治也夫今出政以養人凡以為民也非自為也天子置令與之要束禮教亦以為民也非為令也故務飾悅上而得名者竊其令之似者也有為民之實而得名者真令也民惡乎不得其所又惡乎不感使天下之令咸若是焉則政仁而民輯風俗淳而禍亂不作矣明王委蛇無為之治將不復見於斯乎哉雖然其轉移之

○東家集卷五

重

機未始不由於上之振起耳舜仁者也其臣皆化於仁舜觀治於鳴條之野其生羣羣其風熙熙雖荒菁之歲而民免於凍餒操瓢囊為溝中之瘠舜問其然民曰條封人哉條封人哉不知其所以爾者舜實握其機也使今之為臺使者必得如濟伯有為民之實而始薦之天子必欲得是人而始用之則天下之為令者不無有風動之化矣故曰庶乎古之牧民之治也

送幕史陳君還麻城序

撫養以惠生靈

於田里其敷政有如此者淡泊以自守一私無  
所營而生潔而操貞使人仰之若天日之皎其  
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百姓必戴之有司必嘉  
之其以賢而進進而陟諸崇階必然矣刻峭以  
為公聚斂以為能民隱弗恤而蒼鷹乳虎之是  
志其敷政有如此者媚上以求容讓下以自潤  
踪跡秘於鬼蜮汙濁肆於會讐其行檢有如此  
者斯人也百姓必怨之有司必惡之其以不肖  
而舍舍而困於草野必然矣有不能明察而覈  
實者賢者反退焉不肖者反進焉是顛越之政

○蒙齋集卷五

五

也下不為有司病上不為大政累者幾希矣儀  
封典史陳君天秩今年以述職能歸令長曰奪  
我良史五政烏乎以贊百姓曰舍我慕君吾生  
烏乎以惠瞿瞿感感若不忍其有此而無所為  
之控訴者而君方且處之豫然無鄙心無怨言  
無戚容返漁乎江返耕于澤若大獲其固有之  
樂而忘得失於物我焉君不其賢乎哉且夫  
黜陟幽明大政也天下之廣且遠庶職之賢與  
否固非耳目之可以周而察也勢必寄於有  
司矣使寄非其人則善惡皆掩其醜巧亦迎

者市其譽執法者以為過刻守道者以為不通  
甚至未覩其人誤以少壯為邁老未審其政誤  
以平易為孱弱如君之賢而見罷者不可勝紀  
矣嗟乎一邑之史其得失所繫尚尠也騎劫將  
而樂生亡則齊城七十為之盡復林甫相而曲  
江退則開元之治以之不終是治亂之機不在  
襍祥妖孽而賢否進退乃其大關鍵矣余於君  
之罷歸也安得不三歎於黜陟之政也哉

贈闕君廷瑞生子序

○蒙齋集卷五

五

夢五翁冠履爛然神氣肅肅呼君於中庭語之  
曰汝將協造物者之喜予等祝汝以鑪錘之所  
斬嗇者子其悅之乎寔大賚汝已有羽衣者進  
曰氣幾乎化凝乎震動乎離明乎將端予之貌  
乎秀予之形乎有紫衣者進曰惟學之聰天啓  
其衷游於六籍匪徒飭其躬雲漢之光江河之  
衝世之弘紀孰與子同錦衣繡裳者祝之曰惟  
明惟剛道乃昌志不可奪氣不可降執爾弧矢  
用有事於四方紫髯修顙者祝曰鵬之飛神不  
可逾風之積斯赤水之來圖邈乎其無極遼乎



其無虞也。萬物之上庸以探夫玄  
已而華頰皓髮者按節而歌曰彼鶴之翩翩決  
之漫漫遂敝以為家遨遊於九天千載一來  
歸協道乎飛仙翼日不拆不逼果生男子之祥  
君喜且異乃走幣頭首並述靈告問於浚川先  
生先生曰異哉斯人之受祥於天也善之果不  
為徒履也福祉之果不為昧翁也異哉斯人之  
受祥於天也夫物之甘可以和土地之饒可以  
稼人必具美質而後聚善可集焉羽衣之告與  
之以質失古今惟文學為經世之大雲漢江河

○豪藏集卷五

七

之譬欲弘其文矣天下之功業道德必有志者  
能之委靡不振無成者倫也明剛之視定其氣  
志矣君子必達而後道乃行鵬之圖南扶搖萬  
里物莫能禦也蓋無所不達矣壽者諸福之會  
歸鶴千歲一化來遊帝鄉壽莫極於此也鶴之  
翩翩終之以壽矣湯餅之客白君聞之曰聞君  
之夢可謂異矣先生之論可謂辯矣斯可以持  
而賀也遂書以遺客

樂休園小京詩序

樂休者以休為樂者也

居因以名其園也八景者園之所有也  
君子樂仇子之樂因以取而誅之也嗟乎  
者誠可樂矣仕者適人者也非以自適也苟  
矣官守不勞其形理亂不撓其心肫肫而居  
于而趨吁吁而言是君子之暢生也何自適  
之夫人也以聲利為真奎華寵為要軌構心  
力迷於歸止休且不自知矣安知夫樂亦有  
休矣而不能樂者矣恃茲故勢援上陵下  
謂休驕沉酣聲色犯度越禮是之謂休湯  
鬱鬱怨對天人是之謂休困困則病驕則  
則亡斯人也生且不自保矣安能自樂乎哉

○豪藏集卷五

八

曰哲人而愚亦維斯矣仇子率禮行義敦  
崇風節蓋上友古人而不自委者故立家範  
義方以正族人而族人化立義學行鄉約以  
黨人而黨人化逆仇子之心蓋不愧不作  
聖賢為徒者矣其視園之一草木一禽魚  
非自樂之天哉昔者司馬溫公罷政居洛  
樂名其園吾嘗徵其樂矣平生清約取於  
易足著書明道不汨於俗尚誠恕以御物而  
無不感悅是天壤之間無有逆吾情者非

年歲伏子之樂其始可以久而矣夫  
明年後弟儀實人壽之長其天也乃刊木而  
傳之

### 華陽棗序

浚川子游于蜀者三年得所著詩文雜說幾三  
百餘首萃為帙而棗之門人問曰羣品效材萬  
象呈美何若是多子將以言示於世耶飭旨摛  
辭歸綜於道何若是嚴子將以賢示於世耶浚  
川子不答門人退而思之三日而再見曰感於  
天機萬物皆入吾之會雖言之而非溢言耶存

### ○華陽棗序

五

乎道符言也舉不畔其則恐淆亂于外而卓守  
其貞耶夫子殆不得已而言非乎浚川子不答門  
人退而思之三日而再見曰得之矣雲之生於山  
氣機也升於太空其象為峯巒為水波為白衣為  
綵錦為人物為花卉其變也雲何嘗以意而為之  
龍之乘乎雲也自適其性爾感而為雨澤彼下土  
不幾於神乎使曰龍之致之雖問之龍龍亦不知  
夫子之為文以是求之可乎浚川子輟然而笑曰  
有是哉蜀古華陽國因以命其棗志寓也

### 近海集序

贛榆去海止數里一往返不崇朝而達可謂近  
矣子以正德甲戌春謫丞于此丙子夏轉寧國  
二年間望洋大觀者屢矣豈非吾生一偉游乎  
夫海有潮汐島嶼洲渚之勝有霞彩日華蜃氣  
之變有珊瑚水碧驪珠蚌胎之寶有蛟龍鯨鯢  
鰐鰕鰲黿之育蓋不可盡稱也莫不入吾吟詠  
而效其助其蓬來方丈扶桑靈槎瑤草羽人之  
屬雖非真有亦足以寄興於超曠凡以使我志  
天棄斥之瑣尾而樂於塵垢之外者非茲乎哉  
故題其集曰近海標子之樂於海者如此也嗟

### ○近海集序

三

予內有所樂然後可以託於物而樂之彼人也  
方且憂愁而戚促將視海為窮荒魅魍之所而  
不堪矣夫焉得取而樂之是故鍾鼓管籥之音  
一也樂者聞之則暢其和憂者聞之則益其悲  
由是而觀則子之樂於海者謂以海之故哉

### 廬陵歐陽氏釣源族譜序

釣源續譜者廬陵歐陽氏自合族之編也歐陽  
氏世譜詳於文忠公序述少康封子於會稽  
使守禹祀蓋出夏后氏之裔也傳至可踐之  
為越王後世有山陰之族也湖州烏程歐陽

山之陽是為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為氏蓋得姓之始也至唐有曰琮者為吉州刺史子孫因以為家蓋居廬陵之始也琮八世曰為安福公生和和生雅雅生效楚效三子季曰託實六一翁所自出是為小市派楚三子仲曰弘實巽翁所自出是為釣源派夫世邈族衍守宗聚族尚疑昧而罔稽況流散天下乎譜久而失續弗迷於宗委者鮮矣巽翁先生與其宗人鈐取本派子姓五代未及譜者續而修之探初生以稽祖圖派別以正宗總羣系以合異載文獻以證實

家乘卷三

三

其大要取其有據而闕其無聞詳於親近而畧於疎遠繁不系統簡不遺始也浚川子覽而歎之曰嗟乎文不闕乎教行不振乎俗徒修也君子耻之譜牒明而族紀矣族紀則昭穆序而宗法振矣宗立則祠祀修而祖始尊矣知尊祖者必恤其族故義田義倉義學義塚之事興而族仁矣族仁則收貧賤拯患難助死喪謹慶吊交際之儀而族保矣族保則教孚而黨化矣故曰先王之教之行也天下化為一家蓋一域不謬於俗四國之人望風而動東道而趨矣由是觀

之合族之善錫類不足以為遠必有以徵於國者存也豈獨保此歐陽氏之子孫也哉故曰龍之乘陰自適也非以澤物也而物使其潤君子之文行振于族而教化行學道之徵大矣蓋洋洋乎正於羣紀也豈徒修於家也哉

送鄒山人序

鄒山人隱者也沉耀臧纒不與世聞宜矣而翱翔人間或者病之鄒山人曰嗟乎世無鼓刀之叟則朝歌之肆皆屠沽矣後世其謂予何天有五氣中人腠理其體必隨氣而病來遊人間者

家乘卷三

三

皆中其氣而病者也豈獨予乎哉上者以得時行道中次以功名中次以干祿中孰謂非遊人間哉夫隱者至寂者也寂而無聞勢必汨沒後世其誰知之嚴君平郭林宗非予之徒耶故予遊於縉紳先生之間其病亦以此浚川子曰鄒山人今老矣乃棄其妻子之養以遊夫妻子之養老乃棄之謂奔走塵埃以求於人將復何樂抑任其性真放絕世計不栖栖於丘壑而高尚自足者耶鄒山人殆隱之達者乎彼以終南為捷徑者其精之相去何啻霄壤今年余來遊南

都南都諸老先生皆曰鄒山人鄒山人酷好余詩每讀一篇自踴躍歎賞臨別自錄一卷去亦達隱之一端也

劉梅國詩集序

梅國劉先生今之作者也余嘗見其文而慕之矣門人副郎夏君仁甫以一編問余曰此梅翁之詩也願因先生序之浚川子曰古人之作莫不有體風雅頌述矣變而為離騷為十九首為鄴中七子為阮嗣宗為三謝質盡而文極矣又變而為陳子昂為沈宋為李杜為盛唐諸名家

○義象集卷五

重

大曆以後弗論也據其辭調風旨人殊家異各競所長以相凌跨若不可括而齊之矣君子之言曰詩貴辯體效風雅類風雅效離騷十九首類離騷十九首效諸子類諸子無爽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嗟乎斯亦艱哉神情才慧賦分允別綜括羣靈聖亦難事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求諸三百之旨逕域乃真耳其教溫柔敦厚其志發乎情止乎義禮其究形四方之風而已能由是而修之詩之正始得矣今觀梅國之詩厥才廣博岳藏海蓄厥氣逸蕩建奔風掉厥辭精潤

相玉質又皆本乎性情之真發乎倫義之正無虛飾無險索無淫取可以移風易俗可以助流政教所謂溫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義禮以形諸四方之風者不其是在是乎君子曰梅國之詩有風雅之遺教焉故於體不論

石龍集序

浚川子曰余讀石龍集知黃子學有三尚而為文之妙不與存焉何謂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明道而不切於政則空寂而無實用稽政而不本於道則陋劣而非經術不足以通天

○義象集卷五

重

下之情亦不足以協萬物之宜其為志也得其偏隅而迷其綜括欲周天下之變難矣故君子不之尚黃子之學則異於是自其見於集者言之有義命之順適有天之契合有良知之求有功利之祛有無欲之澄靜有養心之澹泊有慎獨克己之造有精一執中之純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謂於道有不明乎哉其論治也提紀綱達經權弘禮樂酌刑賞覈治忽計安危嚴君子小人之辯契卹民弭亂之術無不中其幾宜而準其制量謂於政有不措乎哉夫道明則仁

義由德性成學術正風教端矣政稽則皇極  
治化流民物遂社稷真矣學具乎此得時而行  
必舉海宇而覆冒之非志存於天下萬物者能  
之乎由是觀之殆於聖賢之所立幾矣良以先  
生忠信誠確之心若天性之自然宗社生民之  
念將至死而後已故其見諸文者非道德之發  
越必政事之會通矣夫今之人刻意模古脩辭  
非不美也文華而義乏言繁而實寡道德政  
事所涉載將於世矣豈謂不有歟於斯文也  
嗟乎有意於為文者志專於文雖裁製衍麗而

○藝文選序

書

其氣常塞組繒雕刻之跡君子病之矣無意於  
為文者志專於道雖平易疎淡而其理常暢雲  
之變化湍之噴激胥無定象可以執索其文之  
至矣乎黃子之文當以無意求之可也故曰學  
有三尚而為文之妙不與存焉

廣文選序

嗟乎文之體要難言也援古炤今可知流委矣  
易始卦爻象象書載典謨訓誥詩陳國風雅頌厥  
事實厥義顯厥辭平厥體質貌兮古哉茂以尚  
矣自夫

競虛夸靡之風熾而斯文之致乖言辯而罔於  
訓繁而寡實於是君子惟古是嗜矣梁昭明太  
子統舊有文選之編自今觀之頗為近古然法  
言大訓懿章雅歌漏逸殊多詞人藻客久為慨  
惜然未有能繼其舊貫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  
乃憚稽羣籍檢括遺文萃所不及選者命曰廣  
文選總八十餘卷宣明往範垂示來學俾後生  
小子盡觀古人之擬不亦盛心乎哉楊州守侯  
君季常仰惟茲編有裨詞園乃壽梓行之而以  
序問余浚川子曰文者載道之器治跡之會歸

○藝文選序

書

也故曰文玉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即道治即  
文矣是故古人之文莫不弘於學術之所趨莫  
不實於治功之有成但好尚異其門途則品局  
遂分高下秉知言之選者不可以不辯矣乃惟  
大人碩儒探元挈要先之脩性體道以敦其本  
又能察於君臣之政觀夫天下之勢達乎民物  
之情則文之質具矣從而立言其道真實業實  
無誕美無虛飾參諸六經之旨靡所差別不亦  
天下之至文乎由是而觀君子脩辭雖深博  
推力總羣言而無當於脩已經國之實者自負

曰文去文萬里矣此又梅國廣雅之深慮也

送涇野呂先生尚寶考績序

士惟篤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實學可以經世矣曲德細操兢兢有執非不可以自美也以之動物則微研究載籍師守章句非不學於古訓也以之敷治則淺何也行非敦化而學靡達術皆遠於道故耳余取友於天下得有道者二人焉河內何粹夫高陵呂仲木是已彼二子者篤契往哲幾於聖軌求諸今之世蓋絕無而僅有者也觀其忠君孝親從兄信交儀刑于妻子卓卓

○義家藏集卷五

七

乎世之表儀又能率履貞淳游心澹泊非其道義雖世所華重若塵垢我若戕賊我若辱齷我者其貧守節老而彌固所謂萬物不好其志天下不易其終者是矣不亦古人之篤行乎其學之造詣通極天人言論風旨希夷瑩澈時而羣疑方構機宜未審乃能據經體聖檢括參合獨斷內凝與道無爽所謂出入經術動中幾會是矣不亦古人之實學乎嗟乎天欲興治必以彌綸之業付諸大賢當今之世舍二子其誰哉乃顛粹夫高陵呂仲木與世淪棄仲木浮沉散秩時

權未由方今 聖明當宇求賢如渴而二子者

乃落落不偶若此豈真乏智不知仲尼在人者有未盡合與抑上天之意拂而逆之使將大受輔克舜於晚節與天之意不可知而人事每會其塞此有識者之所以切慨也嗟乎賢之不知責在人者也治之成不成責在天者也二子則邈世無聞矣天下將奈何仲木為南京尚寶卿三年將奏最於天官民諸門下生正即揚君叔 徵浚川子之言以贈其師浚川子乃舉仲木繫矢下之望者告之若夫尚寶之績則固

○義家藏集卷五

七

散漫而不俟於言矣

鈴山堂集序

浚川子曰君子脩辭要在訓述道德經理人紀垂示政典尚也必品格古則而後文之美備故曰理勝則傳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予讀大宗伯介谿嚴先生之集見其詩思冲遠開遠在孟襄陽伯仲之間其詞雅澹其格古雅而卒澤於稍益之奇未嘗不歎服其體格古雅而卒澤於道德之會也雖然此自其文體擬論之爾子嘗謂君子之文根諸德性學術之範而後發

矣苟於是二者有歟雖其才智足以立言不蕩  
於淫靡則存於蕪穢不刻於恍巧則瘡於淺率  
不迂於事情則迷於時宜不惟無以考德論學  
以之敷政執物亦無所於達矣是故君子病之  
今觀鈴山之集辭旨冲淡者則知先生之純素  
雅則者則知先生之正直簡嚴者則知先生之  
整肅溫潤而韞蓄者則知先生敦大而渾厚朗  
練而有劑量者則知先生炳於幾先而時措嗟  
乎茲於道於治其庶幾矣夫安得而不傳使遺  
之後來必卓為世模倘代夫王言必有光綸綍

○秦檜集卷三

三

此予之竊覩於先生者也世之君子當有契於  
予言

送少司徒黃公提督太倉序

筠溪黃子有提督太倉之命浚川子請曰太  
倉之儲奚以乎黃子曰京師置諸兵衛勢不得  
以自養也故每歲漕東南四百萬石以餉茲其  
養兵之費乎浚川子曰民猶兵也兵猶民也三  
代秦漢未聞有養兵者矣獨不可効古而返之  
黃子曰勢可乎哉夫自周隋格鬪宇內置兵長  
征民失耕作艱於饋餉乃兵農各籍稅民以給

居者無失業之嗟征者有鼓腹之歌國富兵強  
所向無敵世方資以為利矣兵焉得不養浚川  
子曰昔者農出軍賦人人皆兵平寧執耒有警  
負戈江漢六月之師未聞有不足者矣又獨不  
可放而農調而兵乎黃子曰勢又可乎哉居重  
可以御輕有餘可以制不足國家京師置七十  
二衛乃集兵三十餘萬括各省腹裏之兵不能  
過此數括西北六邊之兵亦不能過此數平居  
可以鎮壓可以雄視絕尾不掉之患方以此為  
久安長治之術矣又焉得而放之浚川子曰今

○秦檜集卷三

四

之民生齒繁矣財貨微矣田有限而用日廣矣  
久而無度兵農俱敝之道也又獨不可長慮遠  
猷酌國用之緩急為民賦之伸縮乎黃子曰此  
有道焉儲積在裕民裕民在祛乎耗民財者而  
已矣今之耗財者二征需煩煩也風俗侈靡也  
需煩則剝盡乎膏脂風侈則類填乎溝壑欲民  
之不窮不可得也聖人燭幾達要急於先務  
必罷無益之費必釐無藝之征必嚴越度之禁  
又能衣綈以示敦朴卑宮以崇儉德天下化其  
簡素而財不可勝用矣稅民以養兵又何不給

之有浚川子曰嗟乎黃子可謂知本者乎晉者聚之實也風者下之偃也寡取所以感富也裕下所以備上也是食足兵厥道莫要於此古之君子在巖廊之上則憂其民黃子是行也必有所處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二

○表家藏集

聖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雜文 序十首

李空同集序

何氏集序

贈張宗秩揀荒加職序

送胡貞甫出守福州序

近言序

送少宗伯黃先生考績序

送喬侍御考績序

送少司空林公序

○表家藏集

送劉際顯擢宗人府經歷序

送王時化擢雲南憲副序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

雜文 序十首 淡川王廷相著

李空同集序

弘治中 敬皇帝右文上儒彬彬興治于時君臣恭和海內熙洽四夷即敘兆畋允殖輶軒無靡及之歎省寺茂黻掌之悲由是學上大夫職思靡艱惟文是娛不榮躍馬之勲各競操觚之業可謂太平有象千載一時矣時則有若空同李子獻古以恢闊統辯之才成沉博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游精於秦漢割正於六朝

李空同集序

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為上乘以沉著為三昧以雄渾為神樞以溫藉為堂奧會詮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是列長者江流闊者海受洋洋巖巖堂堂燿燿無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選歎賞不暇尚安能為之昂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寡見其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稹稱其薄風雅吞曹劉掩顏謝兼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大家要自成已格爾乃若風雅曹劉顏謝之調有無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視空同

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或有言之古人順意則刻空同則於持古辭疎則達意空同則然史判不相能以各發舒其華也按道遠近先聲三王靡所摠攝以各際會其變也况以文命乎率由嗜嗜好成於性資安能古今擬議同一區畛即云空同子調亦無不可矣空同子往與余論文云學其似不至矣所謂法上而謹中也過則至且超矣子不聞喬白巖登華山乎至華坪道士曰諸君者此止矣喬瞪目而起

李空同集序

窮探嶮涉不但已已遂能摩蓮峯捫仙掌下視方夏為眇中物昌黎子挽索吸吸即悲號恐矣彼安得知華嗟乎空同子之為文豈易易言乎哉鳳陽守曹君仲禮空同甥也以余於舅氏為知友刻其集而請序浚川子曰空同為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縮下時依貴人又如鳳矯龍變人固不知其為祥亦罔不駭其異故再罹顛蹶卒不能起而大受匪無容之無深知之匪曰忌之實惟懼之云爾雖然於空同所得其損哉

何氏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  
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溫雅文質  
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寔斯文之會極  
也漢魏而下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  
近日趨於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  
揚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  
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  
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吾友大復何子  
仲默蚤歲能文下筆頃刻數千言不休十有六

百集卷之三

三

齡即舉于鄉至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不  
降重造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地李獻吉為  
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遠模攬集稽俗肇開賢  
蘊一時修辭之士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  
其文侵謨匹雅欲騷選遺追周漢倪視六朝  
溫醇典雅色澤丰容妙緒鴻裁靡不備舉標而  
彰之將並日月明於太虛豈非高邁獨立出世  
離類不為時拘者耶古稱雄視百代斯文信矣  
浚川子仲默論大復乃問世精氣所鍾  
造化靈秘

生而即文即知事即賢即老成則有古人風非  
神解之故乃爾能之耶夫人墳籍孰不探道旨  
孰不詮文辭孰不修風調孰不循德履孰不習  
終格於不類者天昇之解未神爾望之亦以為  
然正德中余督學四川大復督學關中一日走  
書曰孔子邈矣學漸支離塗岐矣後生汶汶以  
塞邇得論說數十與君約境上之會期越月之  
講然竟不果來今集亦不見有此論豈終未成  
耶抑遺之耶悲哉悲哉其未之窺竟者若此天  
實為之矣漁石唐子曰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

百集卷之三

四

廓而大之綸而不息殆涵乎河漢而無涯也嗟  
嗟豈不信然哉大復全集刻行久矣猶未託有  
序列其甥王君朝良泣謂余曰公吾舅氏之知  
已也茲言非公其誰嗟乎造化奪大復去矣斯  
文出於元精應與元氣並存雖造化亦不得而  
奪之古謂華質長潛而靈蹟不滅者其以是夫  
其以是夫

贈張宗秩挾荒加職序

雍丘黃實甫走介問于浚川子曰西國張子義  
士也頃被恩旨加以指揮使之銜龍以三

官之服異典也願夫子惠之言浚川子曰何哉  
爾所謂義者實甫曰西岡廣田多積吾黨之巨  
室也往歲荒饑官庾竭而民饑嗷嗷莫哺矣西  
岡乃捐粟千餘石以拯貧又減值糶其餘粟及  
熟而賴以活者數千人矣邇歲又荒饑官庾竭  
而民饑嗷嗷莫哺矣西岡復捐粟千餘石又復  
減值糶其餘粟及熟而賴以活者又數千人矣  
邑長吏義其行上計于省大夫省大夫義其行  
上計于撫按臣撫按臣奏計于

天子天子嘉其義乃賜之官寵之服嗟乎西

○義囊叢書

五

岡張子義士也願夫子教之言浚川子曰廣哉  
美乎肆厥惠而闕於德義不足以槩之也不忍  
民饑以死則為仁代上以賑其民則為忠施餘  
物而成美德則為智夫財貨所以奉身也足乎  
生之用無困於身之養止矣厚積而不知散則  
膏興自養而不矜乎人則然集是故貪夫殉財  
昧輕重之等而為之仁智者顧如是乎人亦有  
言留侯捐千金結客也陶朱散千金睦黨也彼  
一賢者視財利之去來何啻塵垢之與浮烟乎  
浚川子曰悲窮憫厄所以厚風也同生相濟所

以篤俗也醜貪黷而樂推與智以祛鄙也視諸  
昔人之賢夫何差殊此可以觀西岡矣亦有誅  
者曰律律者阿彼桐實多君子不務豐其家受  
福則那南山有桎北山有柳君子不獨享其有  
沐艾爾後浚川子曰彼阿之桐天祐其善也南  
山之桎仁者之昌也此可以壽西岡矣黃實甫  
曰西岡美風儀善議論博學強記詞翰炳發能  
詩達禮正德間援例入太學然天性閒澹超邁  
竟不願仕云

送胡貞甫出守福州序

○義囊叢書

六

山陽胡大夫貞甫擢福州守都事劉君際顯謂  
浚川子曰福州其治哉浚川子曰何謂也曰大  
夫好學浚川子曰治哉先王典則有遺教焉非  
學無以究其實天道人事有遺經焉非學無以  
通其蘊是故誦古往之實則邦家之治弘達天  
人之蘊則民物之生遂學之時義大矣哉大夫  
好學福惡乎不治雖然學非其所施者世亦有  
之矣探 墳籍以為辭筌假藉聖謨用飭論說  
此以文詞為學者即施之政則芒芴莫適矣為  
守古經解訓義且辯析教典引明來學此以訓

語爲學者即推之治則杆格靡達矣惟夫修仁義興禮樂體道德風四方措之則內聖外王可人可久極之則裁成萬物祀贊兩儀斯聖賢經世之學堯舜三王致治之究也不亦大且遠乎古道漓散至教靡宣往哲之學湮於俗尚久矣君子志在天下者其學猶有可觀不然則學與政岐有漠然不相係者矣梓人見豫章而歎坊者過之不顧業非其所志故也君子之志誠在於天下則國家之治忽民物之榮黜靡不痛然切於身心其爲學術自不外於經世安有所謂學

○秦檜集卷

七

非其所施者哉是故平徭賦勤牧養使百姓親附守令之政修矣宣德惠成富庶鎮定強猾奸究不作方伯連帥之政修矣進賢詰振兵戎裕財用興禮教清刑禁考工作六卿之政修矣端化機懋啓沃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輔相之政修矣野人之言曰有佛力撐佛筏學術之謂也淺所學而欲周天下之變故不亦難乎哉胡大夫孳孳好學克立官守固通物達倫矣不知其學亦志存於天下否今天子明聖早暮側席欲得碩學之賢以圖惟道化際顯當備述大夫之

學告余將揚諸 上焉

近言序

載道之典至文也文不該於道繁則贅麗則非矣故君子鄙之嘗觀唐虞三代之典即事命辭而文生焉蓋道爲主而文爲客也魏晉以降即辭撰事而文飭焉蓋文爲主而道爲客也是故異端讖緯之事作而先王淳正之道離矣詭怪謬幽之論興而古聖真實之旨塞矣俗儒曲士之書出而時君經治之術闇矣間有大心貞觀之士探源返古以追洪蒙然俗部已深濤瀾滾滾莫知所趨矣嗟乎道之蔽極矣哉吳郡顧華王氏達識往謨游心治體慨道紀之久湮哀王政之弗續乃作近言十二篇以昭時範蓋體道經世之典不徒會於文者也觀尊道則知聖人之教法可以平民而佛老流妄之害可殲觀富生則知風俗侈僭因之窮民而天下之財力所當養觀本法則知先王治典爲不得已而在老無爲之談亂世矣觀治原則知誠臣建太平之業而飭智循私者之足以病國矣觀近民則知夫易之簡易爲政要觀助應則知君子之慕欲

○秦檜集卷

八

為世防觀夫學益定志別嫌內治鄉正與隱諸篇無非示人執德守道以為立教崇化之本嗟乎義關政紀志存世師厥旨雖約厥用寔溥何其言之貞而近聖如是耶由之可以振民育物可以建猷植範可以協道宣化可以平衡宰世蓋充舜之卓擬六籍之玄詣也古謂文章與政通斯文不其然乎夫文之弊者繁於倡而地於習者也非所倡而倡之則古訓離非所習而習之則大道隱隱則迷迷則失承失承則支岐詭僻與聖旨遠非有大賢達哲開示道直以為世準夫奚能返而變之然則斯文之作不亦後學之指南乎哉

送少宗伯黃先生考績序

父菴黃子將以南京少宗伯考功於天官部石湖何子九峯胡子徵文言贈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志在天下而澤加于民故莫不有功可述然必協于道而後可使夫人也逆性命之情以就夫隨世之業則為私循為智竊為迷謬之圖為毀貞之惑為希世依阿之失已此夷齊曾閔所以太息菲感而不使累於心者也又惡乎稱

卷之三

九

於聖人之門故曰道者實言功失其道則功非其功矣然必違夫時而後成時不可得則賢傑匹於常調才智窘於寡和人人遑晦龍潛豹伏而鄙夫孱堅以螻蟻沙虫制君子矣氣縮而罔神精渙而顏色動之使抑進之致嫉名之曰陸沉豈不悲哉昔者仲尼子與僕久則聖賢也其道則化工也孰不知其一樞轉而可以康世時也上無明王邦君痼於庸謫卒不遇夫知已而老人到于今惜之故曰雖有鑑基不如待時言非其時難與論功也雖然功成不可居也

卷之三

十

古之明王治幾造化漠然若不與於已功冒海宇退然若無能而歸諸天由是含章龍象綱貫得而稱故曰帝力何有於我蓋天下閭然利之而不知矣其為道術也不亦神乎哉石湖何子曰不然黃子貳禮南都也禮祀之犧牲登豆之果蔬無不裁定區畫簿正民便公解營局醫藥之務無不修繕處分咸有實惠攝刑部也燭微致要子部受成匪懈匪私訟獄乃清攝都臺也端範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憲躋貞軌攝操江也防禦有畧經理周諮弭盜四事深中機宜以

明達之士或謂之華世方仰其經濟而快睹  
矣黃子惡得辭而不居浚川子曰不然黃子有  
道之士也功名之際視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  
揣又矣方其未遭於時也結茅會友於紫霄之  
山講習唐虞周孔之道宴然若將終身焉及其  
既遭於時也徐先韜志遜而遠之其視矯矯尤  
亢不勝其滿溢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黃子  
有道之士也其於功名之際曾何謂然居之  
哉雖然善其功者乃所以善其職者也黃子固  
不以之自居矣司天官之考者顧不以之居黃

○彙纂卷三

子耶

送喬侍御考績序

東鹿喬君伯藏任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  
矣例當報績天官氏其僚馮君子仁呂君可賢  
以贈言問余浚川子曰御史得行其志之官也  
古者聖王之世史爲書數爲詩工誦箴諫大夫  
規誨士傳言而已乃後世則有諫官之設今之  
時則寄言責於科道上而天子之舉措次而百  
官之淑慝下而生民之利病休戚乃無不可得  
而言者非是官則有出位之罰矣斯其志有不

得行者乎雖然君子之進言非難矣舉論君親  
之過失指摘權勢之非違犯則震之雷霆必怒  
之鱗非有審審匪躬之節未有不括囊以取容  
者矣豈獨進言受言亦難激切之論抵觸聰明  
狂瞽之言不顧時忌非有好問好察之聖未有  
不以怒譴相加者矣惟夫古之盛臣志存忠鯁  
靡慮竄殛所有當言者鐵不避言之聖王門設  
旌鐸闕置匭函聞諸善言必其納言或未善  
亦不致罪故曰明王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  
避重罰以直諫古之君臣乃兩得之矣使有進

○彙纂卷三

王

言之臣而無受言之君君子徒抱忠貞之志而  
已豈不難哉頃者伯藏感於時政乃有辯邪正  
抑祥瑞之疏皆明犯大忌而不顧又率其僚友  
論列當道大臣識者無不爲君危之 主上皆  
恕其狂愚而不之罪是伯藏有敢言之節而  
主上有能受盡言之明矣古之君臣何以過此  
雖然直義之士不變厥始乃若禍患外迫利計  
內萌縱貪疾惡滅於慮身保祿患失忽於徇世  
此又君子之所不與也方今天下之故其最所  
急切當先務者有幾其浮費重靡以耗國計

當節約者有幾其偏重極故必以國知人聖  
痺當預治者有幾若能一一取而言之則足以  
贊助德化廣益黎庶斯於 聖慈能受盡言為  
不負矣伯藏具圖之余視北畿學時與伯藏有  
一日之雅故不頌其能而惟庸其志云

送少司空林公序

小泉林先生為南京兵部右侍郎今年春適工  
部右侍郎缺員 皇上乃改公貳之將祇 詔  
北 浚川子乃竊行者居者之義摛言以贈公  
大惟君子之於天下不難於濟事而難於合道

○養蒙齋

三

不難於敢為而難於中幾畔厥道雖顯於功仁  
者不為也失厥幾雖勇於義聖者不取也故合  
道而齊事中幾而敢為乃謂之道術乃謂之嘉  
猷大業君子克有諸已實惟艱哉公之與予同  
事也予小子寡所習于官弗類于政公出謀發  
慮恒贊予所弗及體厥事要舉切義肯不志所  
必益惟正是宅不志所必成亦惟正是宅乃弗  
當于義公則曰茲匪予所克襄嗟乎謂於道有  
弗合乎哉行有酌宜事有中節果敢弗貴也乃  
惟時措允嘉公則燭於遲速之會達夫重輕之

勢隨機應變與時偕行乃弗際于可為公則曰  
匪予謀所契嗟乎謂於幾有弗中乎哉是故中  
通朗練允惟實學攝政理物有允庶績其造予  
小子式邈哉廣矣視彼冥作利惑而弗適于道  
清談白坐而無益于行者不啻懸日月而論夢  
寐矣是故於公之行而更有感焉古昔君臣以  
節儉率天下其德朴素其政簡易其化清淨故  
當時之人蕩蕩然得以樂其生今之時其政繁  
其風侈取諸其民也過度填膏脂於膏粱也弗  
所恤厥情苦矣厥財力竭矣枵枵然喪其樂生  
之具矣為政者乃不思而反之是謂剥本其如  
為國何哉書云嘉猷嘉謀入告于后乃今公  
有事也合道中幾公又素有定力是行也必有  
以蘇天下者望公公將何以慰斯人哉

○養蒙齋

四

送劉際顯擢 宗人府經歷序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劉君際顯擢 宗人府  
經歷同鄉諸君子以贈言問予正郎陳君曰美  
哉斯擢也恨遲且久焉耳光祿王君曰美哉斯  
行也恨聞且散焉耳浚川子曰不然遲者進之  
益也聞者養之資也君子蓄德建業其道于是



乎在仕者就不欲遂其有道焉不可以畔義而取也有命焉不可以僥倖而得也是故君子安之不競不躁不出位而思不汙行以圖既而有得人固不惜其淹鬱喜其父而亨矣此可謂損之而益不足而有餘也柳宗元高才博學鴻漸而往卿相可以坐致乃附儷匪人以倖速化未幾事變流放遠州卒不得為君子所與不亦悲哉故曰達者進之益且夫天下之變故亦夥矣不於暇豫修之猝然而當事鮮無不及之歎諺曰臨渴掘井其為渴之慮也亦疎矣是故君子

○蒙齋集卷三

五

間不廢修靜不溺志競競焉務求天下之變故而持其幾一遘于時則沛然莫之能禦矣馬賓王曠邁之才也平生所歷率卑官漫秩每得之輒棄去不省獨靜觀時變以養大受一旦太宗召而用之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者君子謂其有王佐才可與築岩釣渭比跡謂不素養其具能爾耶故曰閒者養之資際顯始為宜君尹時適回賊流劫三省軍敵輒敗屢君乃括邑之壯勇要擊之親冒矢石推陷賊陣其子重慶亦身被重傷不避賊因以平上同登草表薦其功

至有剛大之氣此推明也之鋒英敏之才足為邊方之倚之語嗟乎不亦雄偉大丈夫乎乃今獲是閒散更能養之閱深堅定轉而措之天下奮功樹謨弘開濟將不自此始乎

送王時化擢雲南憲副序

服衆莫大乎德性利用莫大乎才識成功莫大乎學術君子有志於天下三者不可廢一也故廓然大公心與天地同體則德性弘矣物各付物機與四時同運則才識至矣無私無為治與王道同功則學術正矣在昔先王盛時師友之

○蒙齋集卷三

六

所講習君臣之所憑藉道未有先於此者諸他非不致力也庸行小道不繫於天人之極修治之本聖人則舉其大畧而已矣此古人之學所以出而有用非後世汨俗彌文之士可得而並稱也南京駕部郎王君時化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司務馮君微及諸司郎吏乞余言以識別後川子曰時化好修而多聞何俟余言為哉自余之承乏司馬也駕部之積政尤矣時化乃能舉墜祛弊補偏解苛謀中典要動適時宜其所以資龔余者實大由是奮而為奇偉之業乃余亦



莫之究矣尚何俟余言為哉雖然君子之於天下貴乎定其有為之規漫無持論任風而帆舟將何所抵止乎余之所謂德性才識學術不可不先挈其大也以德性為本果亦由仁義行恢恢有容乎以才識達術果亦朗練旁通酬酢萬變乎以學術植功果亦前義是循淳正不詭而中聖則乎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六經所存聖賢之跡莫有能外是者大舜得此以紹堯致治伊尹得此相湯以王天下傳說得此相武丁以嘉靖殷邦周公得此相成王制禮作樂

○嘉樂堂卷三

王

以致太平仲尼得此為魯司寇三月大治乃今之人昧昧焉以恃其德性之暗合貿貿焉以倖其智數之偶中雖一時亦足少濟要之漫漫支離欲終身巍然有所建立斷乎莫之能矣時化其圖之河上公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余之言所不能已也時化其圖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雜文 記一首 贊二首 銘十二首

贛榆縣建廳事記

陳留縣新置學田記

許西記

簡川墨學記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嘉樂堂記

王華先生像贊有序

李母宜人像贊有序

○嘉樂堂卷四

室中雜物銘 升序

屏銘

枕銘

席銘

釜銘

硯銘

鑑銘

櫛銘

琴銘

劍銘

豐銘

瓶銘

觚銘

豐銘

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記公首 贊三百 銘十一首

潁倫縣建廳事記

正德九年正月廷相以罪謫丞潁倫時尹以事被逮因署事明年八月乃有廳事之建先是縣治燬於流盜公堂公解廨有子清宮吏路慕觀事久矣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儲林蓄食既備乃興五旬而舉之落成丞乃告其民曰嗚乎營繕之役勞民費財非所以安輯也茲豈得

義舉叢書

二

已哉夫縣有廳所以休上治下宣德流化之道也是故圯而弗治露棲草處邑大夫無容也堂委於廡叢而呼叢而趨上下雜揉民之無瞻也風雨寒燠之來弗蔽屢輟於公庶事之隱也事隱則民慢民慢則政疲謂邑尚有人乎尚有法乎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勞靡財力豈其所欲哉父老再拜稽首曰茲咄何之力亦何所靡哉事集四境不聞咄且將善之大夫之良計也丞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凡務非所急不如且已否則乖於安順之政雖財力不與於民而

猶將議之矣況出於民乎哉此民情好惡之太  
端也令也謂務非所急與父老復稽首以謝不  
敏是役也凡棟梁榱桷之屬千四百有新銳斃  
鵠吻之屬四萬有奇釘線之屬六千有奇咸令  
置之材礎礪之屬四十有五乃舊之遺焉徒役  
五百有奇人各役二日工匠之屬五十有奇銀  
者役五日礪者役五日畫工役旬有五日圻者  
二旬梓人五旬

陳留縣新置學田記

學有田非古也雖然有司之善政也古者閭黨

○表奏集卷四

三

鄉遂皆設學聚田畝之子弟而教之故有教典  
之頒術業之辨校勸之科而無廩庾之養何以  
故斯皆食於井田者也無俟於養者也後世井  
地隳廢民寡常產主始有無業而學者矣無業  
則生不給生不給則功不專功不專則學不成  
由是給廩置田之政所以興也無沮溺芟耨之  
苦而收知類強立之功謂非君子之善政得乎  
平原張君祿以才進士出宰陳留視蒙之初行  
視學宮釋菜先聖後業生徒見其絃誦課文肄  
業恒竟日城郭中哺哺下得宰事胃然曰此

司之責也余將圖之乃取公帑贏羨帑城南田  
二百畝歲收其租以為師徒講學之費充足乎  
廩餼之餘俾贊平禮樂之業公於斯文可謂盛  
心矣乎教諭張君佑洎其僚友請言以紀諸石  
浚川子曰嗟乎加志於庠校者格世之郭廓也  
弘美於風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獄有片言  
之折道無遺物之拾野息崔葦之剽澤茂鴻鴈  
之歌政之及於民者非不威令明而德澤究也  
君子曰沱流標枝非本始之術也較之蠅雀蟬  
綏之感鵲巢騶虞之化振風教而養敦俗者不

○表奏集卷四

主

帝徑庭矣公之宰是邦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  
其性廉直故治威克其事精審故奸不乘隙其  
用節儉故民不告病由是而之焉可以宣德流  
澤矣方且汲汲焉修學崇文置田養儒惟恐先  
王禮樂之教不振而一蹈乎俗吏之陋塗嗟乎  
非鴻士之遠猷大賢之玄造何以與此公於斯  
文可謂盛心矣乎使堂序之上寡執經操翰之  
跡庭階之下為茂草荒烟之鞠則師儒為素餐  
而學徒為虛靡矣寧不有負於公也哉公之為  
是田也立二則俾學司守之一曰耕會錄紀其

之頃畝區至便可以遠稽紀代耕者及學和  
之分準之齊民之利使可以常代紀歲租所入  
之數使可以辯其所出一曰學會錄必師徒講  
業會食而後取必學政公用之費而後取賓客  
之宴勿需此私漫之會勿假此師雖專勿專此  
嗟乎公之政可謂詳且悉矣不然則田為養  
之具矣而可乎哉

### 許西記

武功康子不偶於時優游家居乃築室武水  
之西以避喧晦跡因自號曰許西子許西有蒼

### ○藝叢書

四

林修篁時花流泉藤薛獻其幽篠麋候其間亦  
有樵客漁父時過許西子許西子與之道情款  
叙古今事變往來交作賓主不辭樵客漁父也  
時復挾二三子上終南太白臨眺廣宇行吟渭  
汭訪幽求濯滄浪悼往喟今日夕自嘉雖鹿門  
谷口離群獨往之勝不是過焉人謂許西子將  
自樂而忘世矣許西子方且修潔抱貞探聖神  
之化昭豪俊之業以自悅慕未嘗憶思於君臣  
之際亦未嘗任情發軔甘為逋客會達官高人  
輒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跡聖君賢相之業相與

講言及海內多難每恨夷吾尚父之徒不生  
于時既而後則悲歌傍若無人焉浚川子見而  
識之謂許西子未嘗忘世也余又謂西子未嘗忘  
世世豈忘許西子哉孔子當春秋之國席不暇  
煖車不停輟以行道救時為念是故居魯而齊  
人惧入楚而陳蔡圍衛之夫人稱其聖鄭之婦  
人識其異以是觀之天下孰不知孔子哉知之  
故不忘之至於君臣會遇繫于命而已矣固非  
天下之情也晨門荷蕢視天下若將浼已當時  
之人已舉其姓名而忘之安得而知之又安得

### ○藝叢書

五

而思之不忘之耶康子志在天下人謂天下不  
知康子吾未之信然乃歌曰梧岡嗷嗷兮鳳其  
遊矣時命垂暨兮又何求矣彼芝薇之可食兮  
同其流矣帝昭剛矣將責其幽矣吁嗟碩人兮  
重厥修矣許西子取而自歌之已而喟然歎曰  
子放情於魚鳥久矣有是哉非吾所知也請為  
許西記

### 簡州遷學記

簡古郡也高皇帝平蜀之後乃降為縣隸成  
都府城在絳水河西古牛鞞千戶所之墟儒學

在縣治後衢廟貌學宮湫陋弗稱久矣弘治十四年孫尹綸於河東四狀元坊側讀書臺下掘得古泮池形狀堂趾深廣宛然古學基也遂倡衆徙之學于是蓋再遷矣正德八年癸酉以撫按臣議復陞為州乃城州於河東學亦從之蓋三遷焉維時新寧尹王良擢知州事凡城垣公館公廨學宮橋梁道路之謀而未為與夫為而未成者一切任而行之比及辛巳廟學告成裸薦有所聖神安矣講習有地士業精矣堂宇弘而師道尊矣廩庾具而賢養裕矣名宦鄉賢

○表表集卷之七

六

祠而遺德勸矣作新之功煥然其可述哉學正田嘉禾乃率諸生請言以紀其事浚川子告之曰嗟乎諸生知國之所以養士者何邪要之欲其繼德成材裨佐治理爾為諸生者悠悠自待無切劘長養之效終與庸衆齒寧不負國家乎諸生知守令之急於建學者何耶欲明倫興化以為齊民表率爾為諸生者悠悠自待無切劘長養之效終與庸衆齒寧不負守令乎諸生其圖之夫志邁而拔俗則百儒之行興風移而合道則舊染之習變陳良楚車也學周公仲尼之

直於中國書院乎俗者也夫劉遺獨之子弟聖於京師歸以教國人而蜀郡興於文學蓋移乎風者也使一士拔俗而立將同德相應而風氣變矣風變雖辟陋之域謂之鄒魯亦可也夫濟務者是之謂經術合天者是之謂王道守道者是之謂士節三者具則於聖賢之學入於藩而遊於塗必於吾言有徵矣諸生其圖之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表表集卷之七

七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考功之典肇自聖王遠矣我國家稽古建官吏部置四屬考功居一其職司之員郎中額一員外郎額一主事額二其職守之務有紀錄有考覈有貢舉有考察而保留旌異養疾致仕之類皆兼領焉要之簿領期會比之古者考課之任尤為備云然自行在建設以來上下幾百六十年居是職者無慮百數十人姓氏漫無紀載多至湮沒不傳嘉靖八年春正郎胡君森始病其缺略謀於副郎鄧君尚義主政張君庭余

君胤緒於是稽之曆牒斷自永樂甲午以逮今日自諸葛平而下郎中得四十八人焉自鄭復升而下員外郎得四十八人焉自余純而下主事得八十四人焉乃採取其姓氏班爵而叙次之將镌石題名圖維永久乃以記問余嗟乎仲尼有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則名也者固不可已之道也今茲石之刻紀其姓名者也非所以得名者也是故君子觀其名之實焉行足以成性謂之德勞足以定國謂之功道足以垂訓謂之言契乎天人之微謂之通古今之變

○臺臺集卷五

八

而時措之謂之才由是而道德備則為名儒功業建則為名臣千載之下仰其德業而敬慕之夢寐如見矣苟實焉無之觀其名者秦人視越人之圖籍耳夫誰其知之又奚慕之亦隨代汨沒爾嗟乎可不懼哉夫名足乎已而後成者也非可以強而取助長而獲也強而助長則違道干譽之行作索隱行恠以為徼捷之圖者有之雖掩閤於一時終黜諸於後世嗟乎可不戒哉雖然茲石之刻豈獨為昔人圖後之君子觀其賢而慕之慕而式之不能已也觀其不肖而省

之省而戒之亦不能已也翼然而效德惕然而伐行凜乎其在此石也夫凜乎其在此石也夫

嘉樂堂記

人有得於性分以為樂者有假於外物以為樂者樂由於性分則無所遇而非樂此君子之真樂也樂假於物矣時而不得於吾心則吾與物皆逆境也悲憂從之矣夫安得樂中山武寧王有裔孫曰東園子者可謂樂其天性之真而君子尚之矣王在國初時厥勛業獨大朝廷賚錫寵賚之恩視他公及侯莫之與京至今富貴

○臺臺集卷五

九

福澤沾被其後人者視他公及侯亦莫之與京可謂盛矣而東園子者視之漠然無富貴氣觀其內而事其先公與其太夫人也飲食必躬進諸几席進已而跪拜不命之起不敢起食已必躬徹其盤盂不命之退不敢退日復如是歲復如是將終身不倦焉外而交諸賢士大夫也無論貴等恭敬謙退禮意周洽一致也在人若不堪其勤款而東園子乃怡然安之不憚煩焉使遠至而驟觀者不知其為貴公子矣又能輕利好義以周其鄉黨而惠其下人有感物之德而

無悔心之行斯皆人之所難而東園子乃樂而為之無難者是以骨肉親之賓友賢之族黨敬而信之雍容於家庭歡燕於賓席優游乎大壘逍遙乎歲月凡其身之所遇無非可樂之境求一逆吾情者即不可得豈非真樂乎哉今之通侯貴戚之家亦有事乎樂者矣宮室輝雲日鍾鼓轟雷霆姬姜集妖艷酒醕成林池歌舞便娟蘭茝芬敷如仙庭桂闕者豈少也哉燕樂不足戲劇更作擊毬促鞠擲蒲六博好弄之具日雜陳乎其前而不知自重者又豈少也哉彼自以

○秦集卷

為樂且靡及矣然而驕貴性成傲惰習稔內不知親親而骨肉薄外而不知賢賢而名譽損上不知忠以報國而法守違下不知仁以恤衆而兆民怨罪積膏興天人文怒而憂至無日矣雖有可樂之具安得久而樂之其視東園子之樂不愧于天不作于人不畏于鬼神優優衍衍求歲而保有之不啻霄淵懸隔矣顧不可嘉乎哉東園子有堂曰嘉樂請記于浚川子乃舉其樂於天性之真者以志其堂且以示其子孫知貴家豪侈之非樂庶弗畔於乃祖云

王華先生像贊有序

大中丞楊陽盛公雖官遊人間而曠心逸度津搖鴻蒙高風達節超邁倫品其言曰聖人不生大道堙塞營營與居汙我神造吾將歷五岳九寰謁至人遊矣蓋舉世莫之知也浚川子乃獨契之為作畫像贊贊

曰

古有博大真人行不亂獸群居可探鳥巢以後世矜風惡俗視斯人之儔絕跡滅響不可復得矣今於王華先生殆庶幾見之先生神情靜定

○秦集卷

二十

幾朗內照和與化適曠與天遊不伎不求與物無競其視世之亂心逆性以取夫勛華軒轅之樂者若蠅蠓結蟻之振於前也斯人也豈非胚渾太虛苞併萬類與道為徒不啻遊方之外者乎不然希古抱貞進止出處一順其天燭然而不汙於世塵者耶

李母宜人像贊有序

宜人姓楊氏山東平度州人高州節推李公慧之配翰林編脩學詩之母也內則勤勞關雎窈窕含淳懿以獨融稟冲和而秀

出服膺圖史動念此增有翫樂無慚  
素業然順婦道克弘率履慈良儀純  
備斯乃光昭發女之精瑞發坤靈之秘者  
也方將鳳翹霞被錫爾光榮其壽齡享  
茲純嘏顧乃旻天弗終淑媛其萎川香回  
波風無寧木編修君遠羈宦所伊阻奉終  
痛惜首微瀟然長浪乃想像丰神命工纂  
畫雖一毛未似難保必無而百歲敬瞻庶  
幾有寄浚川子仰惟先度爰作贊述揮翰  
標賢以詔來胤其辭曰

墓誌

三

倚歟宜人有卓其粹守貞抱一終溫且惠王睢  
關關祥鸞翺翺比潔瑤瑛儷芳蘅蕙祗德肅雍  
歸茲景族闈壺內宜戚黨外睦秩秩女儀恂恂  
英淑展矣碩媛厥家之福式訓令子益皇皇皇  
文彩星虹德器瑤璋允世之哲為邦之光慈教  
所錫厥宗之祥倚歟宜人率德婉婉含徽履素  
式輝彤管積善獲慶厥嗣昌衍嗣之昌衍遠也  
之憲

銘

室中雜物銘并序

予端居誦暇檢所不逮惕然恐前賢有後  
淵冰乃託所御物銘以自警蓋摘其闕  
於此而寄其義於彼則左右前後皆吾  
師也古謂約而言之可以為子孫常者  
其庶幾乎

屏銘

蔽其身毋蔽於其心蔽其身安無害也蔽於其  
心闇莫大也

枕銘

爾溺忘於逸自惰爾身乎爾思方所不及自戕

墓誌

三

爾神乎

席銘

朴乎毋淫於華靡宴乎毋惰其肢體昭乎母愧  
於屋漏

釜銘

耕以自給體瘁志逸其樂熙熙仕而從祿玉粢  
錦衣履歛危機汝將肉食耶藿食耶

硯銘

規爾角倅不易傷非欲爾毀方池爾腹倅爾有  
容非徒為爾飭躬



鑑銘

勿曰爾明不見其後勿曰爾仁不掩其醜

櫛銘

緩則通通則理急則滯滯則傷

琴銘

嗟嗟習俗難感而古道易湮也舜文日邈其響  
果遂終絕乎鳳鳥不至其道將不任茲乎守之  
敬之遁世無悶

劍銘

丈夫皇皇志在四方維德則威維順則曰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

十四

墨銘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不仁而可為乎知白守黑  
以附斯文畔道而可與乎

瓶銘

口弗守咎乃興茲鼎固德乃崩

觚銘

鎮有鼻鼻則器矣渠有尾尾則俚矣故君子耻  
之求備其德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惡得有  
其二以廢其一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

09383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雜文 述三首 對一首 論四首

決遁更述

王別駕畫像述

獅猶述

介立對

荀彧論

張真論

同心協恭論

張魏公論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述三首 對一首 論四首

決遁叟述

東海有決遁之叟引竿曳綸釣於曲隈之島終日所得纔數鱗爾浚川子見而問之曰叟志欲得魚乎曰然欲給生乎曰然浚川子曰叟何拙於漁若是海之利於漁者厚矣揚絮而獵遊麥花而鯖至其群如雲其响沫如雨其聚如丘阜漁者俟其來漂巨舶拉長罟合圍而取之無不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三

滿其舷載而歸勞於一日之力而終歲厭魚鮮之味叟何不此之圖而區區執竿以俟其齒餌欲給生於或有或無之溟滓不亦勞而寡得乎叟何拙於漁若是決遁叟乃仰天三嘆瞪目而語曰嗟乎哉世之不知類也久矣乃若夫至人未嘗以險而懷其神况危其生乎且有突利者必有突害子獨不見於海乎風潮捲山蛟龍鯢鯢凌波出沒犯之者魄奪遭之者齏糜以是求利吾知其害焉爾矣且夫失緣於得禍始於厚至其極也於是乎有併然而俱喪者是故知道

者恒易足而不問物以傷已稅利欲以遇養者若甲兵之戕殘水火之焚溺也安肯以千金之軀而微倖於陽侯之波以奉魚龍之牙吻哉以漁者之所得視予之釣若倍蓰而無算冒險迫阨而遺生之害則吾其免矣夫豈獨漁哉君子之仕亦有然者李斯上蔡之布衣也學帝王之術遊於諸侯以六國不足事乃去而之秦遂能使秦併天下而稱帝身為丞相封侯諸子尚主女悉嫁秦諸公子賓客私人數千其富貴權艷可謂極矣不猶泛海而大漁者乎卒之輸忠不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三

信見疑於主縛之咸陽市中如牂羊跋鷖思牽黃犬獵於上蔡東門卒不可得豈不哀哉薛公隱於賣漿毛公渾於博徒蘇公匿於灌園彼三子者豈不達於帝王之術而顧以守其雌何哉以外物之不可徇而微倖於利害之塗者非善其生之道也吾觀於子貌屹屹而山立目炯炯而望洋得非韜揄之王丞乎向為臺吏也珥筆拾遺執簡觸邪上而天子之起居中而百僚之汗陰下而烝民之休否皆得以執而議之入則卿相檢飭出則方嶽震疊不亦輝赫尊重乎哉

然行危政激不能俯仰遜時已而奄人構偶幽  
囚拘繫去死無幾卒賴

天子聖明照見覆盆不加計戮薄示放斥猶得  
竊祿海方不失為奔走之吏乎不子之幸而反  
悲吾之拙是以鴟鵂之腐鼠為大有得而鸞鳳  
翔於千仞之上者秋毫末之見也不亦異乎哉  
遂投綸而去不復顧浚川子曰嗟乎吾聞海上  
多異人憤世嫉邪隱於漁釣之間其殆斯人與  
不然何其言之近有道也乃述以自省

王別駕畫像述

○王慈參集卷五

四

南林先生為松江別駕飄然有解組之思乃圖  
歸田之像置屏几間一日出示浚川子曰茲鄙  
人之度也子試觀之以探子之心浚川子乃企  
履以興犁圖而披倚楮掖之外方向景而視之  
已而喟然發歎輾然而笑曰先生所謂自誣矣  
乎聞之操舟者不美與持斧樵者不羨畧何也  
取所非業不當其天樂也今先生明法立制宣  
德流化以日正乎齊民垂魚握綬左簿右書以  
裨益於王事顏湑於風塵履敝於趨興譬之救  
焚者焦頭爛額奔走叫號之不暇矣今乃為是

葛巾野服坐清泉據稿梧翩然如出於九塵之  
區將奚所取乎先生所謂自誣矣乎先生曰子  
來安坐吾將語子以心子獨不見世之人乎其  
未得仕也如飢欲食如暑欲風既得仕也以官  
為家以祿為業罷駟折轅煩心倦慮老死畏途  
而不知歸此委瑣齷齪不足觀也吾實鄙之或  
者不務尚賢陳力奉養王事乃求便濟欲以殖  
已私卒之敗名檢抵章憲失厥故物而報於一  
歸是何異於操矛為盜被束縛也吾實耻之甚  
者恃主私據尊位縱欲敗度不知節止舞姬歌

○王慈參集卷五

五

兒食前方丈滛侈過泰為天所忌終焉精神耗  
竭倏為鬼物此所謂仕妖也雖欲歸不可得矣  
吾實悲之故子雖廁名仕籍惴惴焉惟恐蹈於  
斯人之塗身雖江傲而其心已日馳於潁陽嵩  
麓之間與淵魚谷鳥遊翔矣吁茲子之志也子  
盍圖之疑浚川子曰先生誤矣所貴乎聖賢者  
豈徒然也哉蓋將亮天地之工和陰陽之運安  
定乎海宇潤澤乎民物流聲華於無窮也何拘  
拘而趨乎何硜硜而擬乎何懲而固執乎何守  
而不化乎何適何莫乎何此何彼乎道不可

吾則鞠躬盡瘁如諸葛孔明可也時不我與焉則不阿而退如隨武子亦可也何意必於去就而為之竊為先生不取也先生曰子且止矣子不聞乎矩之智不可以為圓規之智不可以為方鶴不可祛之以短鳧不可益之以長蓋分有所限而勢有所局爾子何於子疑之浚川子乃憮然而歎曰於戲噫嘻在古有之知白者守其黑被褐而懷瑜者道之曠途也先生之志審矣故曰聖人遊於變化之途善大善老善始善終此之謂也

○東坡志林卷五

六

獅貓述

獅西域獸也毛披拂毵毵貓亦有然者故曰獅貓余往在京時曾畜其一而生四子咸軀白尾黑皎然可愛且性質往順聲氣清窈臥融軒如團雪騰危檻若奔星真閨閣之奇觀也女郎尤其憐之置之几榻為閨賓焉時屋宇新構無鼠初不覺其害事也及來南都鼠多且黠緣壁上下穴屋巔簫蕭承塵跳擲作撲撲聲以杖觸之不畏然夜伺人寢寂乃群下地環室而走相觸相齧若轉關若喧戲曹曹奴奴彭彭剝剝不

辨時而散去登几皮綠篋置翻書帙穿囊挾磁撞梓曄拂響絃索咀齧格格左喧右聒敲之仍來寂而復作令人中夜不得寐雖有智力無所從而施之乃呼童子問猫所在童子曰室無猫故然翼日乃集猫閉之室鼠始聞猫鳴伏于穴不即出久之二三稍稍動作騷屑刺促如試猫然乃猫則偃然而卧若弗聞者數日鼠知猫果不為已害也乃益狎習不避舉穴出矣余篝燈候之見鼠之遇猫也撒勒塘突恣行無忌猫之見鼠也逡巡前却若有遜避之狀嗟嗟怪哉異

○東坡志林卷五

七

乎猫以捕鼠為職也乃今與鼠習失職矣色相之美夫焉足取然猶不忍棄之乃市他猫為捕鼠計至則群聚而嗥嗥而聞且齧他猫不堪其苦咸遁去余始知其無能而害事也乃盡數乞諸人復市他猫畜之且捕且食盡數月鼠患方已諺云猫有三品辟疾食厭聲怒赫鼠聞之戰栗眼尤夜炯炯直射鼠見之伏不能動即威鼠竭穴去不待捕故曰辟遇鼠縮身迅奮如獵鷹百中無脫遺者故曰疾盜盒啓藏饒口飽腹終夜食山呼呼念誦如僧僧敗憚與鼠相忘故曰

食此品之最下者其獅猫之謂乎浚川子曰吾  
觀於獅猫而知國有御臣焉容悅諂媚色用之  
可愛也貪賄嗜勢竊食之饒也沓沓怠緩排  
無能也嫉賢妬才群噬非類也有一於此足以  
蠹國入主知愛而不知惡知惡而不知屏則賢  
路關格奸宄蟠據朝無君子而國事日非矣此  
林甫盧杞之所以亂唐也其視猫之爲害巨海  
一漚者耶

介立對

崧高之陽有山焉下無陂陀之漸衍旁寡峰嶺

○王象之卷五

八

之倚託盤后土而突峙拔丹霄而上聳名之曰  
介立義以孤介特立不藉他山之勢以助其巉  
巖也汝陽林子取以自號乃謂浚川子曰予之  
取乎介立予其知之乎聞之潔其道者不匹穢  
以自染明其節者不援邪以苟合故能拔俗邁  
倫而震彈一世此惟古大丈夫能之矣服毅直  
蹈廉耻義利明是非定趣舍志屹屹以金石  
行皎皎而氷雪可以賤其身不可得以屈其道  
可以喪其元不可得以奪其守故予取義茲山  
將以踐於斯人之軌也已彼詭隨躡蹻降志附

河韋韋靡靡烈風教而敗貞俗者吾嫉之若貝  
永負塗矣安足取論以滓穢吾之玄府耶浚川  
子曰不然道猶海會納百川矣聖如日溥照萬  
彙矣執一德者途狹視一隅者行碍茲謂大道  
之觀已乎伊尹之任伯夷治進亂退謂之  
清柳下惠曰吾不去謂之和龍逢死諫謂之  
貞箕子被髮佯狂謂之仁屈原懷沙謂之忠諸  
君子者非不足以揚休昭烈裨贊教化而益人  
國乎要之所就纔一曲焉耳矣其視聖人溥博  
淵泉道以時出無可不可而皆當其德岐然有

○王象之卷五

九

間矣予獨不聞之崑崙乎天柱峻極超脫鴻蒙  
虧蔽日月上摩斗樞此即吾道高明之符矣又  
獨不見之太行乎連亘終南跨遼海袤延萬  
里衿帶夷夏此即吾道廣大之度矣學能仰止  
深其造詣則融虛高朗巍巍壁及廣遠弘深蕩  
蕩不測斯於聖人通變之術會極之歸幾矣而  
何立之不可即號之曰崑崙太行亦允矣語曰  
柔佩弦剛佩韋言當損有餘以進乎中庸之會  
也今吾子之學履道懷貞夷嶮並節其於介德  
固已入室窺奧矣而猶念茲弟已揆之古人中

行之尚不亦異乎哉寧寧事人未至不欲  
成名古之人亦有見於是者矣吾欲振子登於  
崑崙之巔以大觀乎六合之際遊於太行之盡  
以究極乎海岳之會通吾子將從之乎介立子  
曰嘻久矣予之志於斯也請從子遊以竊附於  
聖達之會

### 荀彧論

史稱荀文若有殺身成仁之美王子曰此過論  
也文若懷二心以事主徼幸於奸雄之側而不  
知避蓋隨世以就功名而昧於聖人仁智之軌

○漢書卷五十五

十

者也董承被害伏后與父完書曰司空殺董承  
帝方為報怨完以書示彧或惡之隱而不言欲  
陰贊完也事久不濟恐操疑已乃躬至鄴發之  
勸操以女配帝而廢后以飾已隱書之跡吁亦  
拙矣是后之殺完之死雖操也其機皆彧也夫  
殺身成仁仁人義士之大節也廢黜母后是可  
忍為者乎則或平生為漢之謀惡乎在高帝於  
丁公乃其君之敵也造次危迫可以為君滅敵  
矣絲也乃生之非懷二心者與帝之終誅之也  
豈不以失委身之道不可以為訓乎或漢臣也

而陰為操謀逆誅其心附權比黨無君不可以  
長也明王不與失論典刑惜也而謂之得乎  
哉操之是賊挾帝令眾著無逆之心久矣或獨  
不之知邪剪除異已孔融楊修之徒無罪而戮  
或獨不之見邪君子色斯舉矣可矣而欲詭兩  
可之心以徼幸乎智計之可恃故得謀操即助  
謀操行廢后即助廢后隱秘本真陽示大義操  
之術逼人遠矣寧獨不窺之李斯上蔡之鄙儒  
也援足入秦佐始皇以無并六國功成名遂身  
退之悲滯不果胡亥趙高昏闇險譎之朝

○漢書卷五十五

十一

謂可以終志乎由是觀之彧之死於董昭之議  
晚矣而非不幸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文  
若其失之夫君臣之義間不容髮嚴也非可以  
此可以彼者也進退之機不俟終日決也非可  
以待可以幸者也是故路馬不齒思紀其義也  
危邦不入聖賢其言也蓋仁智之道廣矣彧也  
皆犯之故曰隨世以就功名而昧於聖人仁智  
之軌也

### 張奐論

陳者言朱宦官不克被禍史謂張奐見賊

於豎子王子曰此不然也周靖張真實黨中官  
爾非彼欺也靖乃匪人不足言於真則可惜大  
將軍徵起天下名士以匡救漢室海內雄俊仰  
其風古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與多讀書號  
稱賢良朝廷事勢顯顯在人非暗室屋漏不可  
窺測者謂之不知可乎大將軍固不知也王甫  
曹節竊美威權濁亂朝政子弟在列專行貪暴  
天下汹汹與可謂不知乎大將軍事敗郭林宗  
哭於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以田野  
之士尚知陳實之忠而爲之同列者顧獨昧之

卷之三

五

此可以欺人乎由是觀之内外清濁判也久矣  
王甫之徒一旦以反逆構游平仲舉之禍即信  
然從之可乎故曰非被欺也與有所懲創而然  
也初辟於梁冀冀敗以故吏免官禁錮數歲諸  
交舊莫敢薦及後數立邊功當封以不事中官  
不獲夫始終不隳其節惟有道者能之志於富  
貴利達者一遭其顛沛輒軻不變其行而附時  
汙者鮮矣與久絀抑於外非適世無悶之節是  
以一懲於外威一懲於中官而正義遂消沮矣  
謂之見欺得乎哉使果被欺不知邪國之大變

非鹵莽可以從事爲真者當其矯詔之時即率  
五營軍士而誓之曰大將軍反與與若等未得  
狀勿輕動以速不義惟真是從得其狀未晚也  
復報武曰曹常侍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與  
今陳兵朱雀門爲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辜  
否當自白勿關北軍以速夷滅復請於甫曰大  
將軍反狀軍士與與未知願得見太后主上請  
狀如此勢既在我則內爲所挾而不敢遽動外  
有所恃而得以自明大將軍之事不中日而定  
矣或曰與不如詔即罹害奈何嗟乎此豈君子

卷之三

五

之志哉計利害而忘節義有道者鄙之矣與於  
此猶謂非可死之時乎不渝其義不比於邪激  
烈之氣足以振士卒光明之心有以並日月與  
於此猶謂非可死之地乎楚白公將作亂欲得  
易甲乃以兵劫之曰與我則共富貴不吾與則  
殺子甲曰子嘗謂我義矣今子行不義而以兵  
威我我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吾明吾之義乃  
就死佛肸以中牟叛劫田單以鼎鑊卑曰義死  
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  
不仁而富不知其爲義衣冠君子曰甲也卑

也不以生害義不以不義害智可謂烈士矣夫夫使與之志不成而為甫等所害直節正氣可以無愧於古人自表於後世矣惜乎以鬱鬱無聊之故而奪其剛正不撓之節卒使大將軍之事無以藉手而漢道以之陵夷是誰之咎哉欺與不欺又烏足論

同心協恭論

古園廬子台峰熊子以臺史出按四蜀職守雖殊攝而以善相濟求益于事無彼已也故安利蜀人之功視前此為最多熊子曰廬子

○臺史集卷五

古

于我有開誠相助之益焉乃撰同寅協恭記頌之廬子曰熊子于我有忘形切磨之善焉亦撰異事同心記報之嗚呼是道也治天下之大幾與廷相游目於光景之外滌心於和暢之內蓋灑然善也用著跋論以贊其美其辭曰

天之健一臂千里不能為蟲之蠕動海之廣浮戴九土不能為泉之冷滴用有分而勢不可周也今夫絕人而立於獨者猶藉於所以為生况有為於天下乎豈可以獨是成功者藉於

力者也道者通於情者也若挾持天下之事而自信自辯自勝以求成彼且惡乎有為哉是故信者適以自迷也辯者適以自拙也勝者適以自委也成者適以自毀也彼且惡乎有功哉雖然斯人也不得以天諉矣吳楚之人操舟濟川帆檣櫂柁竿纜之屬罔不繕綴無缺具焉涉無不利矣不幸而不濟者什之一爾彼於舟也未審審然理之櫂敝柁刺帆曼檣朽紉纜引竿焦焦然不中也彼於涉也不亦岷岷乎幸而濟者亦什之一爾彼人也可以言天命乎哉故曰不

○臺史集卷五

五

可以諉矣張魏公一代偉人也田夫女子信其忠義焉四出任國而卒無所建圖何也自任而已衆謀耳偃武修文興起禮樂天下蕩蕩然和平也周公方且遜畢召躬吐握恐自絕於賢人焉公也豈寡於才德而為之懼善謀不集孤立自任不足以有為也而况不及周公而不為者乎彼其不足建圖以有功者人也豈天乎故曰一心之研慮不如衆思之集也單謀之自信不如忠益之廣也由是觀之二君子於魏公也吾知免矣夫



張魏公論

嗟乎君子有為於天下得時以持權人望以取信才識以達用而已才德具而無權曰不遇有才而無德望曰不信有望而無才識曰不濟三者不足以有為均爾矣然不遇者天也於人若無咎矣張魏公四出而當國不可謂不遇矣而訖無所建圖何哉蓋當紹興播遷士大夫無持論也囂賢矣李伯紀趙忠簡之足以繫天下者又不能久安於位於斯時也志任天下而氣足以勝之忠誠體國而論不為邪議所奪者獨公

○張魏公集卷之二十五

十六

可以厭衆心爾其屢退而屢用者非幸也宜也此魏公之所長也嗟乎當事者譬之操舟焉眦湍激旋夾溜避石舟人之所長也顧使農畯主搞販賈主枕以長年為亂已而棄之砥柱瞿塘之險吾知其難矣王統制富平之策岳武穆鄜瑗之議善也乃不用而忌之曲端才畧可備任使也乃疑而害之嗟乎群策所以濟已也自任自忌而不與為圖謂駕馭遠畧得乎不幾於欲飛翬也而自斃而羽乎此魏公之所短也大抵君子御政謀不必其皆出於已已之謀亦不必

其皆足以集事漢高帝誅秦促項大較淮陰良平之謀也而君子之論則曰漢屈群策謂之漢則皆為帝之功矣以帝能信而用之也由是觀之高帝之有天下豈獨豁達大度之望足以得人乎哉亦其才識高遠有以濟之爾魏公不達于此山之權也虛其天時望也虛其人心惜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十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雜文

呈盛都憲公撫蜀議七首 有序  
上巡撫陳公治盜議

○呈家藏集卷之二十六

共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六

雜文 撫蜀議七首

浚川王廷相著

呈盛都憲公撫蜀七事

竊以衣有首領舉其領則衆體順畧有大綱提其綱則衆目張故論天下之事當自其大且要者先之雖無目前之益而有悠久之効其始而視之若近於迂緩要其終之所得恐非迫切苛細者可同語矣伏蒙臺下不自高明下詢藹蕘廼敢波瀝愚衷計畫決旬取其治蜀之大者七

○呈家藏集卷之二十六

十九

事上陳伏以蠻夷華夏帝王有制御之術番之侵我西鄙不可不治也故議靖番中國有道乎在四夷楚人之擾我南鄙不可不圖也故議制夷教士三萬橫行天下兵欲威敵不可不練也故議訓兵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餽餉尤在所先也故議諸餉國之利器不可以倒持茶乃諸番必欲得者實中國之利器也故議嚴茶濟天下之事者當察時勢之宜則而無偏舉之弊故議審錢制而行之在半法神而明之存乎人職任不可不辨也故

節治蜀之九務雖近迂惟賜留  
神采擇不勝甚幸

靖蕃

夫蜀之西部諸蕃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襟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蕃之道似易而實難何以言之今之松州諸蕃即古之白馬氏茂州諸蕃即古之冉駹其性勇戇貪貨死利其俗毛織畜牧煩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嶮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

○家藏集卷五

三

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剛鹵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去者不知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遮或臨高擯石以索財貨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需求酒食逼取人畢謂之和蕃人有債負年例人命瘡痍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

驅赤子以填溝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以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者此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斑彪之議叛羌也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斑彪言之是不欲以威疆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

○家藏集卷五

三

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鈔不恭而甲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蕃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六年以來平蜀之後即定西蕃北路置松藩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蕃族皆設衙門隸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每寨復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

離也為之守其山是以善戰之雖至今無  
虞可也奈何任匪其人安失止道改諸番不靖  
至今為擾邇者雖稱兵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  
馬物故亦過半所有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  
能補其所亡可不為太息乎為今之計莫若先  
自為備使我軍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  
足以感然後發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普  
長明以信誓為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  
大之體仍於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  
次即以茶鹽為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焉

○東藏集卷五

三

縻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接之所置立限  
界使彼此不待侵奪違者以約束治罪夫奸安  
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已  
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  
頑黷不服則我既有備以兵則強以守則固亦  
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避壞於姑  
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為  
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  
比二端已及今不為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  
邊疆而臣寇或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

不通而已矣易曰慎密而止其之謂也

### 制夷

蜀之南部皆蠻夷也越簡即成都黎州即雅  
播州即夜郎西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置郡縣  
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無以軍衛實華民之  
藩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  
曰焚人曰羿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  
土官衙門管轄故往往為邊邑之患邇者葛魁  
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勦平以量田之故  
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扇惑夷族復焚劫

○東藏集卷五

三

筠高等縣至今未滅吁此不足深憂者何也  
連年無功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  
流劫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  
何等舉措邪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通不與  
賊交鋒則賊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  
為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賊來則迎遏  
賊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可以  
挫其鋒而奪其魄矣由是以勦則計日可克以  
撫則有威可挾又何患於無功乎況謝文義等  
流民也阿淩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

同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  
生變其勢必然耳又況阿漾等輩爾小夷決無  
久亂之理若能示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奔虎  
之搖尾迫於求生也縉鷹之附人苦於飢困也  
阿黑阿漾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金之  
魚爾又何足爲乎故曰不足深憂者此也但經  
久之圖則在以夷治夷爲切要焉嘗觀周文安  
之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  
則束手聽撫大軍回隨復劫掠地方無三年寧  
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惡勦不能盡撫不

○東家集卷三

三十四

足憑當有以處之耳 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  
官以長夷人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  
實難鈐束乞 勅兵部計議行四川巡撫總兵  
三司等官親臨其地使各若主自擇素有名望  
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統屬各若仍隸本  
府而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  
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既定自然順服  
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其疏之大畧如此夫  
文安公長寧人也所見必真矣若能舉而行之  
則足以爲中國之悍蔽而川蜀南鄙之民庶幾

無虞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

訓兵

周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故因井田以定兵賦  
以司馬而掌軍容所以禁暴安民威敵靖亂不  
可已之道也必素諳教練乃可爲用故身習進  
退之節心存親附之義目明旌旗之象耳熟金  
鼓之聲手得擊刺之宜足符鵠鶴之勢坐作舉  
措左旋右抽無不中法是以攻無堅城戰無勁  
敵矣程不識虜不敢犯部曲整也齊桓之師秦  
之銳士不可當節制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

○東家集卷三

三十五

謂棄之此之謂也或曰巴蜀之兵脆弱不足以  
言制勝之師教亦未必克成是蓋以壤地言之  
也不知舟楫之師可以削平關中楊越之卒可  
以得志淝水是不在乎壤地之南北也孔明所  
治之蜀非今之蜀乎惟其教嚴令行故南平蠻  
夷北伐中原無一日挫衄故曰兵無強弱惟其  
練習而已矣今蜀之邊鄙西接吐番南連諸夷  
邇者疆場不靖興師肆伐經年累歲未聞克捷  
議者皆曰羌夷桀驁地形險阻兵不易取也以  
愚言之兵必精強而後可以決勝不獨將帥之

得人也。歐市人以抗虜，雖孫武不能成功。今日之卒，果能技藝訓練，方馬閑習，選閱精覈，不及疲羸乎？不然，是在我者，猶未盡其道也。功之不成，何以他咎？為今之計，莫如訓練士卒，以立決勝之本。為急也。蓋兵貴精而不貴多，岳武穆背嵬軍無不一以當十，選之精故也。吳閭閻之女軍，可以赴水火，教之嚴故也。今當於腹裏及各邊衛所，定為選練之法，先將各該正軍及該操餘丁逐一清查，揀選務要正身，應當其年力精強，體貌壯實，有精神膽氣者，盡行選出，備造年

○表奏彙纂卷五

五

貌手冊查驗，老弱不堪者，不許造入選定。各管操官不時操練，務在志體一耳。目定武藝精而後已。嘗聞之晁錯曰：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步兵之地也。候視相及，川谷分限，弓弩之地也。草木蒙籠，枝葉蔽茂，不鉞之地也。今崇隆隘阻，阨相視，刀楯之地也。今蜀中地形大約類此。則夫弓弩以射，矛鉞以刺，刀楯以舞，蓋所急務矣。宜求是藝精者，選立以為教師，校其勝否，定其賞罰。學勤而業成者，則升為隊長，以寵之；不成，則決罰以辱之。如此，則各相勸勉，未有不精者矣。由

以藝既精，以氣則壯，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蠻夷之侵軼又焉足芥蒂也哉。

儲餉

夫穀食者民之司命也。儲蓄者政之大計也。故有蓄則民用備，民用備則國政舉。必然，而不可易者也。祭祀賓客，供養祿給，庶事之常也。非賴府庫之充尚，不能集。況興師動衆，日費不貲，事變之急者也。而儲積無先，事之備殆猶涉川而乏舟楫，鮮無不濟矣。是故高帝誅秦，促項餽餉不絕之力也。武帝鞭撻四夷，文景富庶之烈也。

○表奏彙纂卷五

五

今欲制羌夷之命，不在乎他，而在兵事之強。欲致兵力之強，不藉乎他，而藉於倉廩之實。嗚乎！蜀中儲糧之法，廢弛久矣。民以逋欠為常，官以姑息為德，收頭利於侵欺，倉串出於虛假。是以各邊漫無經久之儲。邇者有事，松茂督民倉運水陸交集，不能數萬夫，以習俗久玩之民，一旦嚴以驅之，奸者怨，志以訕上，豪者訛言以惑衆。事尚未成而已，陰受其毒矣。此其故何哉？不能預備於平素，故爾為今之計，莫若漸次儲積，俾足以支數年之用。設有兵事，調遣之舉必無倉

卒不給之憂其大要在於督逋稅稽收納而已  
矣何以言之蜀民逋稅習風久矣其猶甚者莫  
如瀘州富順銅梁括其一年正額不下十餘萬  
石所入公家者止三二分爾使能一一完納十  
年之間可得百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况  
加之諸郡縣乎愚以為當先治其豪猾大姓可  
也何也下戶細民無所恃賴畏官守法恒先輸  
納惟此豪猾或倚其勢力或恃其族大或巧於  
浸潤或肆於挾制往往得計而逋稅之風成矣  
今當舉此大家嚴以法令諭以禍福責以義分

○秦檜集卷五

三

以為諸民倡將見豺狼既伏而狐狸自懾矣夫  
錢糧之有欺弊以稽考之法踈也今當稽納於  
州縣稽收於各倉使區處有要而後庶幾爾其  
法徵糧之先各州縣先將各戶該倉糧石給與  
印信由帖使各戶照數赴倉上納各州縣仍具  
各戶糧數手冊送各兵備道查照其各倉監收  
官每廩各置會簿一扇不得渾收以致難於查  
盤如遇花戶運糧至倉官攢出與硃串監收官  
用關防私記於上即領赴倉備官處掛號仍將  
州縣原給由帖用關防照過半在由帖半在手

冊令納戶執回赴各州縣銷照其各倉每一廩  
收滿兵備官查盤足數封記如此則收納有稽  
而虛出之弊庶可革矣但能行之數年倉廩必  
至充實倘有兵事之舉必無餽餉之憂詩曰廼  
積迺倉廪裹餼糧于橐于囊思緝用光言儲積  
備而後可用兵也

嚴茶

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  
輕視之者茶是也五穀饔飧非不美也食牛羊  
乳酪者則不以為急布帛帷帳非不麗也御穹

○秦檜集卷五

三

廬氊裘者則不以為重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  
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  
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  
之華而關係國家政理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  
不以為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始權稅  
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路博馬又  
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  
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  
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權成都茶於  
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

陝甘道茶馬司收已茶易馬頗獲其利至

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  
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逃河所利則微故川中  
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約  
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  
茶之益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於關隘而茶  
如過於江河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通者  
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  
可知也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  
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

○茶禁茶禁

三

晉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  
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今之計莫要於嚴私  
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  
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  
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  
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稞  
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來貢之  
我以是賞之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  
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  
小利言之不知彼賄於我義也我賄於彼也

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為微分之常久  
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  
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於官  
權在國也邊鄙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  
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  
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所得又孰多寡哉故  
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  
之者此也

審幾

竊聞欲成天下之事者在得天下之宜所謂宜

○茶禁茶禁

三

者事幾之謂也是故矢之中鵠非是術也察於  
高下之等矣舟之撒漩非神謀也燭於遲速之  
分矣故物理人情當其事有輕重之勢際其會  
有緩急之時勢有輕重權而稱之則不爽時有  
緩急酌而馭之則不迷事勢太輕吾有反重之  
道時理宜緩吾無取急之行如此則隨機應變  
與時偕宜事之始固不離乎道之中要事之  
終亦不失乎道之宜雖成功與否付于天命而  
不可必而由中之悔吾知免矣乃若勢重而中  
則自覆勢輕而中則愈蹙時緩而急則愈迫



急而緩則失會凡此皆不達於幾者也剛明果斷之才或失之躁急溫厚慈良之性或失之姑息是故世有君子之才之德之美而訖無功業之立者皆昧於幾者也故能審其幾者成天下之務者也國醫之於病者非人人決其臟腑開其關絡而砭治之也要不過燭其幾而已故風則散之寒則溫之暑則涼之濕則燥之在上則吐之在中則汗之在下則瀉之病無不愈矣以事務之煩理亂之大苟不取其要而握之得其標枝而昧其根本詳於漫渙而疎於急切鮮

○漢書卷之三

三

不仆矣曹操之於昭烈方其據蜀之初一日而數驚斯時也能以一旅之師批亢而擣其虛動無不得者及其法立民附上下相安乃以兵臨之卒不能取乃下教以為雞肋吁亦晚矣安祿山舉三道勁兵入長安肅宗起兵朔方李泌勸以當詔李郭先圖范陽使賊無所歸肅宗不聽致慶緒思明相繼復起卒成藩鎮之患斯皆失其幾者也是故經國之大當先審其幾中其幾則事無不濟矣今川蜀之政廢弛頽弊久矣甲兵則頻而不精倉廩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擾

不靖官吏則玩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告豪猾則縱而自恣一旦厲精振旅揆變墮跡蹙遏剗開慘殛奸僻使上下煥然齊一以歸於善非察於勢之輕重時之緩急則夫因革損益之間未有不和於常而駭於變者矣所謂此陳導窾游刃於空虛而礫然以解如庖丁者恐亦未能至也詩曰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言會其幾矣

得人

書載堯舜之典法蓋當時致治之跡也後世君臣欲有為於天下者孰不取而鑒之而唐虞之

○漢書卷之三

三

盛卒不能復見於世何哉非其人故也輪扁謂齊桓公曰古之人其不可傳者往矣是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由是言之天下無難事也得其人則易如反掌矣天下無易事也非其人則艱於登天矣伐齊之兵一也以樂毅則下七十餘城以騎劫則盡亡之削山東諸侯一也以晁錯則殺亂而難以主父偃則謀行而易以此觀之法不可以定守變不可以先圖惟其人而已矣今之為政者得人任職之外術其可也求哉是故溫恭弘毅誠信謙讓而

好善不倦者德也。明決而斷奸謀而成倉卒而能應紛糾而能理者才也。易性命之理達天人之妙動中機會行時宜者學識也。具是三美者惟聖人大賢能之下此則有間然矣。故隨才任使擇所長而不求備斯善爲政者焉。廉潔公平心有計慮者使之理財深沉有謀畧果毅有膽氣足以馭衆者使之治兵有斷決之明存乎智心者使之理獄精深明決識微達變者使之運謀勤敏不懈毅然敢爲者使之幹事如此則職司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之患矣。推此道也

○素書卷五

三五

以之理天下亦可也。況一方乎。不然材任相違必至壅滯不達。治具雖存亦無益於事矣。是故均堂之水可以浮芥以之受盈尺之木則膠鷲鵬之翼可以蔽天技之施于鵠鷄則累故量才受職乃爲得人。然猶有督馭之道焉。取其大體畧其小過無爲掣肘無求速效使得從容展布竭盡心力則事功積累必有可觀。不然受之雖當其任而馭之不得其方亦無望於功之成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也。

上巡撫陳公治盜議

嘗觀民之爲盜有侵漁迫於外飢寒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爲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生業習於下流得已而爲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爲之哉。良以上無美政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故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其樂生之心不懈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攝其於曠之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爲治者不務平安輯保育之勤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激而群聚不逞弄兵潢池雖布武宣威以成平

○素書卷五

三五

勦之功而良民荼毒亦慘矣。豈爲政之上策也哉。邇者竊礦之兇俱已授首未起之黨皆爲塞心此正平定安輯之時不宜深求過計以激其反側而興其擾攘也。何以言之。戡定亂略之後而猶督捕之急可以致吏承風悅上以立名可以致捕者因之爲奸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夫郡縣之吏皆勸望於上司之意向而爲之也。賊之剋而功賞之頓加一策之得而顏色之遽及由之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赴恐後仗劍率衆

四搜於山澤荏苒之間無虛日矣嗟乎盜賊橫行之日爲之殊可以勵功勸衆而安平之後寔生煩擾爾故曰可以致更承風悅上以立名夫捕盜之令雖出於官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爲急則刑罰清明良惡區別彼固不得緣之爲奸一或偏重而惟賊之是得則死生真僞由彼是任指攀無辜搜檢財產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以使捕者因之爲奸夫禁盜所以安民也盜得其真民斯乃安風聞而捕者無爲盜之實妄攀而捕

○表奏卷五

三

者無可據之賊挾讎而捕者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禍之矣況鷹鷂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躬訊祇憑巧文不知欺蔽真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狂狴如海玉石俱焚貧弱之家無所控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夫治盜之要藏其渠首解有黨與不直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今大寇既平宜稍示休靜以安餘黨失此弗圖更加嚴治則郡縣捕巡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根連蔓

結窮極瑕隙激而成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鷗鳥非必畢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欲取之意已駭翔而不下矣况靈於鷗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有不駭而變者乎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嗟乎今山東之所患者其勢兇志繆未有大於礦徒者也聚之則千百成群不敢逼捕散之則一夕解道莫可踪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而已使洞無可入之隙彼何所利而爲之故首當責實於塞洞凡塞洞之法

○表奏卷五

三

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之上者有以巨石如灰泥者有以堅築土壤者此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者一切苟簡爲之惟填巨石於洞口雜以小石補罅而已故礦徒之來一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掣三兩日夜其事就矣此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利而散故曰首當責實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者必得近礦之家以爲住歇之處斯蹤跡隱蔽糾聚可成不然則易於敗露彼烏敢肆然爲之故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使之十家爲保保有長十

保爲總總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係面生可疑之人必要追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潛避爲奸有司仍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提撕警覺保甲之衆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緣爲奸而礦洞又不得一時可以易開則竊礦之心漸以自阻而捕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民之爲盜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爾臣請有以安之至郡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持鋤耰者勿問於是

○藝文彙編

三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爲良民所謂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也今之議者曰民間有弓矢之便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爲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竊以爲計之過者矣弓矢矛鋌之利民賴以衛家御盜也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值有寇盜之警不過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玩禁而得以恣行良民窮束而反以受禍令之不善無過於此況民之爲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蓄有兵器之利使其生樂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

而不爲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延生命無所不爲矣鋤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何必待於長鎗利戟而後爲之哉漢公孫弘言於武帝曰十賊橫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爲禁民挾弓弩使帝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云且弘所以爲禁者爲盜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爲之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弘詘服是弓弩長鎗之禁便於劫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

○藝文彙編

三

所同然者如此嚴今禁之似所不可大抵事勢之變懸于機緩急輕重毫末之差而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也若夫詳其術以止盜而捕不宜急宣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宜行之則地方幸甚謹議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六

家藏書卷之二十七目錄  
雜文 書簡三十六首

寄盧至之

寄張元傑

與郭价夫

寄劉遠夫

與薛君采二首

答段時卿

答孔永肅

答黃省曾秀才

○家藏書

答戴俊卿

答王總制

與徐都憲朝儀

寄曹惟德

答王舜夫

寄張羅峯閣老

與李遜菴司馬

覆盛都憲

與范師舜

答劉維馨

罕

答楊達甫提學

答許廷綸

寄答何粹夫二首

答何仲默

答劉伯儒

答朱憲副

答仇時茂

答劉養和

答曹仲禮

與張子家

○家藏書

與王孔昭

與楊舉人愷

與胡伯中

答吳宿威太守

與徐都閫溥

與趙侍御世胤

罕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簡三十六首

寄孟望之

往歲執事借諸公錢予弘法寺執事復留宿夕私戀深恩至今不時記省耳書判向暇得短語詩各一閱附執事達之律句唐體也天寶大曆以還等而上之晚唐不復言蘇黃有奇才遠意格調風韻則失之元人鋪叙藻麗耳古雅含蓄惡能相續今禮樂百年作者輩出善厥斯藝

○家藏集卷

聖

以馳諸唐人真衡近見二三子亦可謂難矣予何敢云執事談詩極有妙趣筆力沉鬱高古視茲鄙謬者固知無所悅取將不復教之乎願望愚觀今不逮古約有三論宇宙間事情景物萬古無殊詩人以來言之畧盡後世借口變易局格終歸警歎耳世謂律詩起於唐而獨盛於唐不以是夫此不逮者一也或者才非超絕不能御風鞭霆浮遊八極以脫去塵陋終爾等流二也有高才矣復不能刻力古往任情漫道畔於尺槩以其洒翰美麗應情倉卒可也求諸古人

格調西施東隣之子顰笑意度決不至相彷彿

矣此不逮者三也執事以斯言如何予去舉子業讀書之餘亦致力詩賦今十年于茲古人情事亦可以想像得之但不知緣此而上果如何耳予昔年中第之夜夢一宿儒送書九帙告曰子得此當成名于世啓而視之楊炯集也覺甚不憚以炯文人又不竟其用世之志故每惡之入官以來拂抑輒輒與炯何殊齒及半生而宦情灰冷日甚大道未聞廣業弗著日復一日情戀于詞語之涯或者終炯之流耳此又所謂可

○家藏集卷

聖

與知者道也

各張元傑

比屢得手書教愛良至感謝感謝來論謂僕獻決如流滯獄一空此告者過也荆楚之俗玩詐有一事提取證佐數次而不得其情者矣顧能令識者果決乎易決者大較小事爾承諭茫無惕然與總兵議坐位此亦傳言爾僕至湖省總兵未嘗遇公會亦未嘗交一言安得與之蓋僕未任之先二司與彼不相見也入

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太宗不得奪一子  
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 天子而  
以禮之常者處 天子之父而曰為人後者不  
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 天子之尊突然使  
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  
父母將且為之乎僕意不但諸君子與吾執事  
不肯為之有仁愛之心者決不肯為矣此於治  
體所傷不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失而已也蓋  
既以變禮處 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  
此為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  
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  
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  
不罪幸幸

○要義集卷之五

四

與郭价夫

某啓自過江後即不得奉聞起居時惓惓耳向  
示大作如入終南之壑萬木森鬱材品具足不  
可選也嘗謂人之為文如山之生木喬者卑者  
蓬者纖者大者偃者雕者跋者踈者陰者並者  
孤者叢者牙者無不具備斯旨味無窮矣獨愛  
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紫老子擅弓簡

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子莊子左丘明  
可謂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自有知以來屢欲  
有所述作絆于官守時乘一暇思慮徒致首尾  
顛錯况爾歷事未稔遽難述真以示久遠以故  
不能一言今將入頽景也已安所為以答此生  
邪徒愧顏造化爾仰公之清高誦公之文詞固  
不能不感詩論當再上

寄劉遠夫

不意老嫗夫人奄弃榮養緬惟孝心純至哀號  
何以堪居伏惟遠在異所保重以襄大事為孝

○要義集卷之五

聖

也棺具歛含之事令即處之無不盡善盡禮執  
事勿慮可也奔喪儀及衰制一編奉上哀中便  
於作事也今世之衰皆無衽而衣之兩傍下垂  
二條為衽其謬誤殊為可笑予乃推本儀禮本  
文及四明黃氏之說為此圖制惟裁用之不牽  
於習俗幸幸

與薛君采二首

得去冬書及諸詩作岑寂中甚開慰阮公詠懷  
間亦有迫切者君采反優將寬暇有漢人意可  
謂妙擬矣諸樂府亦絕似但覺明瑩耳大抵漢

人之作閎博沉鬱無迫勒密匝之象讀之當有見也夫文章貴得肯綮知之復能運用之爲妙也嚴滄浪論詩非不妙蓋唐人以來所罕見者至其所自作才一二分而止耳可不謂難歟若采今日所得當在六朝人上亦足以傳久遠可止也已大較君子之學視諸詩文即子雲所言雕虫耳僕嘗靜觀當時之士才調純厚者求之文章之域或未足以取名久遠即走而上之學爲有道之士如周程張朱焉才之超絕者泥於文章之足以垂名迷稔而不能出如韓昌黎

○養蒙集

四

文章自傳世安用史筆垂是也噫亦可哀也矣以僕觀君采將無所往而不可若更上達聖賢經濟之術則程朱之軌示之掌耳夫自南宋以來儒者議論遷就時俗採據異道已與孔子之道多相背馳近年來復有一二士人拳拳以道理鼓動天下誠妙舉矣然竊聞其議論乃有大謬不然者而後生孺子喧以向往恐數年之後遂成風俗將爲斯道害君子不可不出而與之別白也君采獨不念之道遠矣

自不覺惘惘

暗臨

二

周貢士來備知近日起居甚慰諸生多從講學此儒者第一事但近世學者之弊有二一則徒爲泛然講說一則務爲虛靜以守其心皆不於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往往遇事之來徒講說者多失時措之宜蓋事變無窮講論不能盡故也徒守心者差無作用之妙蓋虛寂寡實事機不能熟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萬世學道者之

○養蒙集

五

筌蹄也然謂之自得非契會於身心者不能謂之深造豈徒泛爲講說虛守其心而不於事會以求之哉謂之左右逢原非實體諸已惡能有如是妙應故曰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真知矣徒講而不行則遇事終有眩惑如人知越在南必親至越而後知越之故江山風土道路城域可以指掌而說與不至越而想像以言越者大不侔矣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其此之謂乎晚宋以來徒爲講說近日學者崇好虛靜皆於



道有害此不可發後學矣如何如何時事不及言惟竟之

答段時卿

別久殊切念想人來永華創足荷勤懇恭諒侍奉之下納福無量其意欣聞與東阜公日惟談甚揮筆此地上神僊之樂恨不得奉陪周旋耳會中會無念及邪今年到南都事簡心閒屢與諸公登遊山水烟霞之福足以酬其平生之懷但非故鄉故人情興終有不盡暢者臨風把酒北望時為悵然復思請歸有日脫駕伊邇東林

○卷之三

六

答孔求肅

白社行賞者此猶矣乃復為之慨然君能不招之邪第恐待仕者將及起廢者復出乘時宣力不能悠悠待人耳如何如何

春間舟次臨清承不遠枉顧足荷眷念南來未由裁謝負歉負歉念間復辱教音感媿又集蒙諭比有雀鼠之訟此亦吾人常事凡在己者可自保而橫逆自外至者雖聖賢不免仲尼圖於匡人周公被其流言況其餘乎亦在順以安之求無媿吾心而已耳執事高才直氣行無虧

汗非遇大昏瞽之人必不至致之枉抑但震危懼或亦不免矣夫君子之待匪人常恕事平諸凡不必讎計不惟可以養心裕德亦且可以使人感服念之念之

答黃省曾秀才

捧讀佳章體裁類六朝及中唐格耳諸樂府皆臻要妙近時作者殊不多見但辭調一律予尚用恨之如秋胡行前三解俱託興僊遊讀之使人意思厭煩倘非第四解稍加別致如舞雲無破終欠變極諸章亦惟此為極佳亦惟此

○卷之三

七

有失步出夏門行佳又次之失又次之餘雖無失詞殊不及此僭評如何如何內經注辯序甚佳大類漢人文字康樂詩序稱許頗過若然則蘇李十九首漢樂府阮嗣宗皆當何如耶余嘗謂詩至三謝當為詩變之極可佳亦可恨也留意五言古者始知之明日果發行否尚未館報謁望再留一日如何如何吳中棠一帙多貴鄉之辭奉去請評即與君晤語耳

答戴俊卿

有來疏具悉至情進學之方無他董江都

數年不窺園范文正讀書長白山中得家書焚之不觀此其志何如邪二公皆名儒當時志學之苦如此更何有他說東岡近來起居想安勝爲我一問候如何如何

答王總制

廷相頓首啓晉溪先生執事自起廢以來西方兵事氣勢日振土魯番侵擾無狀屢屢矣建牙之日即爲遣放羈人許其入貢以消兵端此非先事燭幾者不能也邇者復得北虜七十餘功達賊之級比之諸夷非可以易而得者今若是

○東家藏書

八

其多非號令嚴剛將士用命何以至此總督之功大矣西北之有長城如此較諸峻築亭障以蔽虜者不亦遠乎三邊之憑依朝野之屬望非執事其孰與歸進復舊貫不又矣玆玆重重

與徐都憲朝儀

得教示諗政履納福爲慰聞敝邑濶布折色改入他處然否黃河原非敝邑故物弘治初年始自南來時蒙撫按閱其昏墊蕩折奏准改撥輕糧用甦民困今三十餘年矣河流猶夫昔也西厓州去開化三里有餘陝者不下一二里東

西塌歲無虛日甚至一村一落百數十頃盡

入河者舊日大家今爲貧民舊稱多丁今盡流亡近年兩次開挑減水新河平白挖毀民田何啻數百餘頃只此三河實蘭儀考三縣之痛疾視他縣田畝完全人民安業苦樂相懸倍徒無算然則輕糧之賜亦所宜然矣若使與他縣一例徵派則三河所沒之田誰爲補之耶望拜停以平其政待河去他所而後議之則受災者得沾其宥卹之仁災去者復其原額之征豈不兩得其平乎古人夾河百里之地棄而不征正此

○東家藏書

九

議耳伏惟加察幸幸

寄曹惟德

僕抵贛掄即承乏理事凡百如亂麻叢棘草草緝治今數月方集定復尊官委遣旁午郵路風塵慘人容顏烏鳥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石荒哉遐矣比來直覺世事淡淡無味平生馳騁凌轢之態寂爾灰冷執事將不謂然邪此可與知者道也鴻飛歲暮海滋天涯相望渺渺寔生悵惘耳

答王舜夫

比者辱以佳稿見示格調清遠古昔作者當不多讓敬服敬服僕嘗謂吾人天資粹美得於造化亦大難事使不志道以充其質終自小爾雖謂之棄天可也古人口邈俗學固陋平居博學強記盡爲文章之資求之制行應務依舊本生性氣所爲讀書致用安望昔人之藩籬邪僕蚤歲問學無所師承亦隨衆致力詞藻俵俵貿貿於無益之塗極十餘稔及壯年以來知自悔悟回視少年已自浪過者多不可一二追復矣至今恨然大抵體道之學緩急有用於世詩文之

○蒙叢書

于

學君子固不可不務要之輔世建績寡矣而不可不務用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君子之學不可昧其本末先後之序也因高賢聊爾道之悚作悚作

與張羅峰閣老

頓首羅峰相公久不獲奉教論甚渴想切惟相公受知 主上雖古昔夢賚之賢魚水之歡殆不是過飛 詔再起 聖心拳拳所毗賴益篤矣敬賀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援稽古典矯正時弊聞穆袞除精華宣朗出自嚴廊之上達諸溥

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 主上聖智聰明揔攬乾綱所成而相公即心啓沃秉猷入告之功亦不爲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劫毒之劑既投沉痾之疴已脫脉息內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爲急務耳然安靜功夫僕不敢盡言惟相公急其先務 主上極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鄙人日夜祝 天望之矣風便敬布昧陋不罪幸幸

與李遜菴司馬

○蒙叢書

王

頓首遜菴先生承以拘幽稿見誨感謝謹嘗問先生集序則知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其曰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此心此乃養其寂然不動之體也其曰德立道尊體認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此乃得其感而隨通之用也人謂白沙之學得於天分自性者多觀此益信若夫潭深遠而欲立致自然急克治而欲妄效和易正今日學白沙者之大病恐白沙涵養培植之深用力之苦不若是之易致也請待放軒客對則知君子惟義是比雖化難履險無入而不自得

讀筠客蜨娘說則知道在中庸而飾詐矯名者之可耻讀諸詩作皆慷慨豪爽人間委瑣之事將一毛不入其靈府而雨夜代言八十餘韻感時憤世憂在天下深矣哉讀與吳東湖書欲其虛心誠意推善忘我以消浮議仰見朋友忠告之益所論巽以行權爲聖人憂患後世之深尤爲灼見夫權非常道也故人多駭而疑之至難處者使非巽順之道以入於人心夫誰其從之故權非巽不能行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此平日見公處事從容順適不假餘力竊已料

○臺臺集卷五

五

其得乾之剛離之剛巽之順矣今復聞此論說益信其養之素定而非淺迫拘執望風捕影者之可窺測矣得教之多何可云喻原本俟錄畢奉返先此致謝萬萬

覆盛都憲

某頓首啓沈教授還宮閣中辱教翰感激無量先生以剛正之德行公正之政心事光明炳如星日豈獨縉紳知之而海內有聞者皆知之況某曾側席奉教於患難之際而有不諒大君子之心者哉先生諄諄諭以素德亦四過計如是

伏念先生下車以來勤勞庶務固存于逸搜剔奸蠹百廢俱舉誠一時之嘉際矣使體國愛民之君子視之蓋有不勝其贊美者而又何以有言乎哉大抵蜀中一切政事偷惰廢弛上下習與性成久矣故一覩勵精振奮之美必駭於耳目掣其肘股寧能安之故怠緩者苦其催督奸欺者恐其發摘貪墨者懼其敗露侵漁者惡其沮遏放縱者怨其檢束率皆不才官吏及奸豪之民爾實心敷政之君子山野質朴之良民則以爲便矣又安有他議乎先生當自信之重之

○臺臺集卷五

五

夫物來順應者御事之要從容不迫者行事之美期急効者未有不壅滯而不達也譬之江河秋水暴漲萬壑俱下則四溢而旁流豈不爲害且先生素性剛直不能委曲以悅人故相與者恒不洽其心如此雖然正直不回之德誠心體國之政亦不能爲所損矣惟先生信之重之所欲言者萬萬非筆楮可盡聊此布意某頓首

與范師舜

通者獲奉教論甚荷啓益其云以力行之精熟爲知之真充所相契孔門博文約禮一時並進

但知行有先後之序爾非謂博文於數年之  
久義理始明而後約禮以行之也大抵孔門凡  
言爲學便有習事在內非如近世儒者惟以講  
論爲學而力行居十之一故其所知皆陳跡定  
版而寡因時自得之妙雖天賦之神靈不齊亦  
偏滯於講說而不於人事之內以求知之過也  
細讀論語當見此義今將平日雜論爲學數十  
條請教倘有畔於義理之當者望更教之幸甚

答劉惟馨

頃者教及欲預爲令郎出身之圖此實人父愛

○卷之三

古

子之情甚善但貴省多士皆所仰望不獨令郎  
爲然他處不然而貴州行之復以令郎之故彼  
豈能安意無所議及哉恐紛更未宜望體悉大  
抵君子居官有一定常守之法在己有所據依  
在人無所責難若衡決藩限任情肆行無所顧  
忌雖一時所爲未必不出於公而人亦得以指  
而議之矣况出於私乎故僕督學事凡百振  
作養育之功毫厘無所可取獨於補廩增入  
學之法守之不搖爲所信賴執事與僕昔年  
同給事內庭當時亦悠悠相處未嘗獲奉講

之席數月僕即以病歸執事於僕不過記識姓  
名而已其心事趣向恐亦未能相知又安得久  
而相信哉夫居今之時爲父兄教子弟者一切  
道德不論也功利之塗則誘而啓之能愛其子  
弟者必不如是焉何也少而開其利心長而習  
孰日與性成矣居官治身之際安性其不貪利  
慕祿奔競趨附以失已哉士行失已其業必隳  
善養其子弟者然乎以僕觀令郎清才麗藻馳  
騁不羈加以純熟之功科舉之文不足爲慮所  
重且急者當以道德中正養其心術使知義命

○卷之三

五

爲上矣又何芥蒂於廩食之末哉惟執事信之  
僕讀金華錄見執事張崇何王金許四儒之疏  
知執事心慕聖賢爲有道之士不屑屑於世俗  
之見者故敢布中心如此惟加譽幸幸

答楊達甫提學

使來得翰記感謝所論涉世之難乃古今常事  
君子正已求歸諸道苟於道無畔則升沉顯晦  
皆命而已從容委適何往而不可樂不然懷  
低眉亦復何益余歷仕以來兩被故舊位卑職  
散仰承尊顯亦隨時順勢無鄙心無挫容任厥

人謂神龍能入能小亦未嘗以  
下通達乎今處靡奈也為諸生之師雖職謝  
論思日遠清華以自司論之亦可謂尊顯非昔  
之頃尾矣望加姿順以俟天定可也竊惟失  
馬有胡驥之獲折肱成良醫之術未來閣黑固  
難逆睹禍福倚伏則炳而可測也玆重珍重

答許廷綸

春初今親至蜀辱教翰兼以圖書大極等論啓  
發良多感感其精太極無極甚善真足以破千  
古之迷但一例據易以準造化恐亦有未然者

○書經卷之三

天

恨不得與執事細講耳愚嘗竊議河圖洛書經  
緯之論與夫五行先天之學皆出於異端穿鑿  
傳會之私儒者不宜據以解經實亂仲尼之道  
故時有私論筆之於書今摘數十章與造化圖  
書大極相發明者奉上前有與執事之意不合  
者望教之幸甚大抵近世學者無精思體驗之  
自得一切務以詭隨為事其視先儒之言皆萬  
世不刊之定論不惟遵守之篤且隨聲附和以  
換面目以為見道致使編籍繁衍浸淫於異端  
之學不自知反而証之於六經仲尼之道日

相背馳豈不大可哀邪愚者知道以始日有  
得論述不忍實今積數萬言未嘗出一以示人  
懼夫習染稔熟之心見之駭聽而以為狂矣執  
事謂言一出口必將群嗤而其斥之是也于今  
乃知孟子之辯誠有不得已焉者尚何言哉惟  
執事教之

答何粹夫

通者蒙示陰陽律呂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  
教我多矣但所論人死竟升為陽而能神則不  
敢奉教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為神者皆陰

○書經卷之三

王

陽之妙用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  
乃陰陽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  
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雖無形而氤氲蒼黃之  
象即陰其動蕩飛揚之妙即陽如火之附物然  
無物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竟升而能神者  
此也執事乃離絕陰陽為兩物但恐陽無所附  
著不能自為形體耳望再思之樂律與愚見同  
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宮商角徵羽為序又曰  
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不合者五音節  
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宮而徵徵而商商

蕭羽羽而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強爲者宮商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之次序恐非其本然之妙焉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故宮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字則亦可以爲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爲徵音而用之何也爲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矣漢之制氏徒能記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陳氏之去二變不用四清者皆不達於此道而臆

○樂書卷三

天

說故也兩山李氏以宮爲清而黃鍾之管四寸有奇此不足深怪蓋閩人無喉中之音誤以唇舌不正之音而妄爲之說也僕往年亦曾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錄奉請教侯後圖也辰下漸暑性若時自攝不宜備

二

杏東來蒙示慰疏賻儀感激涕零頃復得山東所惠書及高作六篇感謝所云吉日遊從雖所見異同時相詰難然殊爲有發今則不敢與人論辨雖若省事而實則不然

之所同也嘗思不知當在何時蓋愛其凡之矣邇者杏東以元造化論九章見示甚善甚善但有一兩處有疑者敢錄質之可乎如陽有知陰無知觀風則知天之說僕實所未喻凡有知者性也性則陰陽妙合者也執事旣曰陽無形矣又不麗於陰矣何從而能知風者今亦不知從何而來其大要不過二說一曰天之動轉爲之如橐籥之吹噓樞機之往來然一曰太陽之氣爲陰氣之所鬱閉激而蕩者也陰不鬱閉亦不作風今曰觀風則知天是以天爲風之類矣天

○樂書卷三

无

果只此風氣然則三垣十二舍經星河漢終古不移恐非風氣能載之矣大抵執事論陰陽覺得太離絕僕嘗謂天地未判之前只有一氣而已一氣中即有陰陽如能動蕩處便是陽其慙蒼黻鍵之可象處便是陰二者離之不可得以造化之始物尚不可離如此則其餘爲造化之所生者如天地如萬物之屬不得離可知矣如天能運轉陽也其附綴星辰河漢處陰也日光炎灼處陽也其中閃爍之精則陰也月之體陰也其受日光處則陽也火陽也本無形必附於



木石而後形無木石則無火矣是陽何嘗離陰  
平水之始雲氣也得火之化而為液無火則氣  
而不水矣是陰何嘗離陽乎非不可離不得離  
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離之非道也至於  
諸儒所論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火為  
陽水為陰等類蓋就其所得之分多者而名之  
耳即執事所謂火雖行於地而其盛在水水雖  
行於天而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之云也陰陽  
何嘗離而為物乎至於大極圖經世書二條足  
以破其穿鑿附會之謬惜不得與執事細論也

○蒙養齋

三

正蒙太虛不得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得不散  
而為太虛此自完好為其續以離明得施不得  
施之說則自為滯礙亦不可以此而弃其至論  
也如何如何才說起便作長語如此又不得盡  
其意安得不思一會晤耶僕近日有一書如正  
蒙法言之類孟望之以慎言名之忽忽不得繕  
書一帙請教嗣後便寄上也

答何仲默

大復惠教未有不奉覆者遲則有之矣蒙訝愧  
也新詩高古渾成得教殊深試士庶廣元

尋舊約不果東望漢河川塗迥紆念大後因  
作韻語託便致上不知今徹聽否許廷綸曾示  
河圖太極等論僕讀之有疑乃以平日繆見覆  
之非有所謂刻行成書也告者誤矣後世河圖  
洛書緯說也五行生剋附會之論也參之造化  
之源人理之實茫昧繆幽不可據信後儒不致  
精辯遂以著論附經此皆迷暗本原半塗擬議  
爾今之學者據其說而行之不獨廷綸為然故  
僕時有私論以告遊從者偶因廷綸之論及之  
實非成書也大抵文字之說盛而理道之論沒

○蒙養齋

三

脩辭之儒興而論德之士寡間有超軼之流亦  
不過循近世儒者之軌守中人未化之論就偏  
附誣駁亂三才之實既非精義自得之學亦無  
發明羽翼之功由是仲尼中正之塗荒榛多矣  
大復亦以為然否秦蜀渺渺無任悵惘

答劉伯儒

廷相啓所諭長沙事蒙 朝廷曠蕩之恩獲免  
罪罰此固得勘者公是與非之心亦吾執事及  
諸寅兄挾持之力致之也始勘之時吾兄與諸  
公俱在座僕即言不為席公所喜但職業所在



法度所在不惟不可避亦不可遂其枉抑耳  
時每與吾兄道之縱今得罪亦不辭也亦不  
充也何也始而即拚有此耳李鑑能致京官屬  
託書二十餘封豈不能致席尚書一奏辯乎此  
亦僕之必知其有此也雖然猶未也恃朝廷  
眷顧之隆倘一秉當路之權鼓小人而惑上聽  
則疎遠之人困矣此亦勢之所必至者諺有之  
曰不出途泥誰汙但能遜志丘樊彼亦末之何  
矣執事獨不然之使還謹疏謝不具

答朱憲副

○蒙憲卷三

三

廷相居湖集一載伏承協恭之美為益良多日  
惟念之耳來論謂何以辱僕之知嗟嗟僕惡乎  
不知其秉心以誠御事以公為謀以斷待物以  
恕此執事之四美也交際者孰不感歎而況於  
僕乎哉雖然僕不但知之爾矣抑且師之也於  
清軍程公則師其體量之智屯田劉公則師其  
敢為之義提學許公師其蘊藉撫民楊公師其  
擔任毛公師其開獎林公師其朴順此所謂協  
恭之益也僕何幸何幸自離汴以來迭德遠範  
與缺日甚益歎念耳吏司敬疏復兼候起處不

次

答仇特茂

廷相啓來論欲以樂休園詩令僕訂正此實不  
能如命矣先母尚在殯僕氣衰經安能有心  
及此且自任所歸後終日杜門草坐雖弔喪問  
疾亦皆告罷其情況可知吾兄當體悉體況  
集中諸作情則真率詞則質雅雖永樂正統間  
縉紳先生之作亦不過此可以刻而傳矣夫詩  
有體格才有限分縱使一篇之中裁割數句終  
未免有龍蛇之雜必須盡改而後如意此豈可

○蒙憲卷三

三

能哉吾兄必欲求美以圖久傳使百世之後知  
吾時濟之賢亦惟求代中作者焉爾如北地李  
獻吉信陽何仲默亳州薛君采大梁李川甫其  
為詩非今世間色相驅逐古人而先之皆傳世  
無疑者仲默已矣餘子尚康彊無恙能以殊禮  
而請之各得一長篇巨章則時濟之賢與斯文  
不朽矣又何俟改茲集為哉雖然猶有說焉觀  
仇氏雄山集所載如喬白巖王虎谷何粹夫崔  
子鍾呂仲木呂道夫馬伯循王錦夫韓汝節諸  
公皆當世迪德蹈道之士如龍遊鳳翥不食人

其未即不可一二傳者今皆能致斯人之文  
以爲家乘之美夫人也得其一二足以傳矣而  
若是其多則仇氏百世之傳無疑也而又何俟  
改茲集爲哉吾兄其信之言涉喋喋竦息竦息

答劉養和

頓首啓仕者遊南都安豫間散誠如我公之論  
獨參贊之官任重責大與內外守備同事最難  
爲處過則激不及則廢事行而又能懾服其心  
殊不易得僕之庸虛不肖每懷顛越安有所濟  
之哉故人者深顧獨不教我乎切望切望陝西

○蒙齋集卷三

五

三邊戎虜所會近歲可謂多事矣即今用人賢  
者多苦留公總理勢所必至若能預儲百萬之  
糧不在歲用之數則公他日當事決不費心安  
夏防胡不勞而舉矣如何如何謀謨於廟堂者  
乏經理之才宣力於庶績者寡論道之望公也  
兼之他日聖明擇輔舍公而誰若餒然求退視  
民如胡越而無納諸溝中之痛不惟愧於伊摯  
亦社稷臣之所不取也念之念之

答曹仲禮

頓首仲禮先生京城一別風塵飄轉岐路云渺

殊積愴歎如何如何空同遺文炳照寰宇學士  
寶之何啻拱壁命世之作也若能棗而行之豈  
直嘉惠後學令舅英蒐亦足慰於九原矣承以  
集序見徵嗟乎空同已矣僕何忍辭此文當爲  
構思以詔來祀但慚非作者耳潤筆之物緘迺  
來使此亦曲士之至真也不須疑是幸

與張子家

序文稱論過實謂之譽我則可述我則不可括  
囊識之用緊遐想聞居憂盡禮足表鄉閭此雖  
處變亦君子修於家者望勿以物撓之有獨遊

○蒙齋集卷三

五

於六合之氣則志貞矣春秋說數篇發前賢未  
發之處甚多假許田鄭伯乘隙也滕子來朝自  
降也子同生書世子于策禮也三說皆善周正  
改月不改時固出程朱之說但仲尼作書不應  
擅易時王之制此當於經中細考如春無冰之  
類可見鄭忽出奔所謂退懦無斷近之亦非有  
大可稱者詩序刺忽之說於昭公無所考見晦  
翁疑之似也但以鄭聲淫卽爲鄭詩之淫其說  
未通蓋謂之淫者樂聲淫洩失雅也使詩正矣  
播之聲而淫卽淫樂矣孰知其詩之正詩邪矣

播之聲而推即推樂矣孰知其詩之邪狡童決  
為淫奔之人矣麥秀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  
好兮亦淫奔邪如木瓜三章衛人歌齊桓也贈  
報之情求好之約以為淫奔獨不可乎故後世  
之疑晦翁即晦翁之疑小序爾是故疑以傳疑  
非有灼據古人不敢輕易立論為此故也大抵  
近世以來穿鑿附會莫甚於春秋之學宋南渡  
後閩越之儒尤甚故今支流不可觀耳必欲得  
仲尼之義不若平其心氣以意逆之如程子不  
過十數大義之論以求之庶幾稍不遠於真也

○秦書卷三

三

不然終昧於聚訟耳何如何如李生回附此達  
意嗟嗟予行矣努力向道勉旃勉旃

與王孔昭

王子充洪範非洛書之辯足以解千古之昧後  
學之指南也但河圖以數言猶不脫孔劉諸人  
之見為未盡爾蓋河圖洛書聖人繫易之辭也  
與洪範何以相涉況自一至九亦衍數之常事  
也何待於洛書而後能之繆於附會甚矣其曰  
聖人則之者以余論之蓋圖書之形象有類卦  
畫故羲皇倣其象而畫為八卦以示民占筮耳

即倉頡因鳥蹟為趾以作字之義也安有如漢  
儒之論乎繆於附會甚矣其天一地二章亦不  
過舉陰陽奇耦之數以明大衍之法象同於天  
地自然之數非出於人為焉爾豈有所謂本於  
河圖之數之義至於天一生水之說乃緯書之  
繆論而引之以解經可乎況此章大義總論樸  
著而五行金木之論當置之何所乎所謂繆於  
附會者類如此子充雖以洛書非洪範而不知  
河圖不必以數言雖能指擊漢之諸儒而不能  
正紫陽夫子之惑於舊論故曰為不脫劉孔諸

○秦書卷三

三

人之見為未盡爾梅溪乾象策問此其易見者  
天文家有天地二盤之論自地盤言之角亢屬  
辰分氐房心屬卯分尾箕屬寅分故曰東方之  
宿以次而旋北西南可知其曰蒼龍以其象類  
龍也如角即龍角亢即龍項氐房心即龍腹尾  
即龍尾是也朱鳥白虎玄武皆以其象爾自其  
天盤言之列宿皆南面而望以定中星正四時  
鳥正南為春火正南為夏虛正南為秋昴正南  
為冬於地盤方向無與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  
邇天文之學知其象位躔次足矣休咎緯術非

聖人意也勿惑泥之文字枯而不暢詩興思冲  
淡惜宋人格調爾試以三百篇爲骨格取材於  
離騷漢魏晉宋四代當自有得也行邊匆匆不  
能盡所欲言

答楊舉人愷

來詩高古但過稱不敢當耳淹中抑鬱困拙猶  
能念及足見情雅史稱黃霸受經郝伯常著書  
信有之矣大抵吾人此身之外皆是長物古達  
觀之士不治生不華身不勞已以奉妻子故一  
飲食衣服之餘視之若浮烟耳然非通窮達齊

○養蒙齋集

三

生死而爲一塗者決不能此今四海之內謂之  
名公大人不貪富貴而慕權勢者吾寥寥未之  
覩安望後生之士見古高士之風也哉足下明  
達疎豁必契於此但今日之事未免亦坐此病  
根耳故漫一言之大丈夫疏食飲水其樂無涯  
寧肯於污濁瑣屑之中與之爭較以自苦哉足  
下方來邈矣而不可量也嗟嗟勉之哉浚川白

與胡伯中

比聞端竹白等結誠聽撫簫畫之功可想解君  
相西顧之憂自蜀人食餉之苦大矣載筆載

僕竊有過計焉嘗以叛番之撫匪難爲約束而  
處之使安其境土不能爲吾人害則不易也古  
人謂功成之後尤當勞意者此耳漢班彪常議  
叛羌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  
疾苦又遣使通道動靜俾徼外蕃夷爲吏耳目  
僕謂今日處蕃之策亦當效此而後可國家初  
年於附近松疊番族設安撫長官諸司隶之使  
納青稞服差役實羈縻制馭之術與班彪議同  
而處之尤善者也後人自失誠信乃杆格而不  
相維焉此其大可惜者獨不可復其舊貫乎執

○養蒙齋集

亮

事推心羗夷與之更始必有綱維長久之畫若  
徒受其歸款使居故地而無所別處焉則關堡  
前日被害之機尚在是亦苟且度時之計爾尚  
何撫之云云惟執事亮之教之懸仰風誼未由  
參侍耿耿不宣備

答吳宿威太守

自松江判袂積有歲年回想舊履杳然陳跡僕  
鬚髮斑皤已成老翁元可知矣夫形骸我所自  
有尚不能保其元始而爲造化任情老少如此  
則夫人事升沉窮達又焉足計又焉足計此外

惟有保衛精神以盡年齡爲要務耳往年兄輩  
講黃白之術僕曰寡慾冥心以順壽筭此自實  
理煉鉛養砂以變金石道殊不然當時兄意以  
僕未達今日所造果誠何如風足有便勿吝相  
示可也倘書中有靈當爲兄輸此一籌葛酒皆  
領內伏謝不盡具

與徐都閣溥

得三月書知建昌風土安好無恙甚慰所寄道  
甲書讀之雖不能曉其曲折所以之故大抵時  
目孤臣宰相之論即孟子所謂天時者矣蓋舉

○蒙齋集卷五

三

事已有定謀假此以安衆志之術耳古之用兵  
如神者多籍此實非由之而能致勝使趙括選  
日提兵仍不免坑卒之厄孫武漫爾陳師亦能  
成攸馘之功故曰周以甲子日而興紂以甲子  
日而亡蓋在人事而不在時日也苟惑泥於此  
而廢自修非所望於智者也何如何如將寒興  
多愛

與趙侍御世胤

予既歸病體漸平得遂散適幸甚來諭以天意  
有憐誠然哉古人行事豈必一一造極位處疑

丞宣弼闇然弗聞于世者不知其幾皇甫謐何  
人哉而大書于史後學仰之澄清宣鬱視爲已  
式豈不盛矣乎道長直節守道執之不搖予嘗  
讀中以當世賢傑擬之苟守之如一當爲世重  
予其傳律詩起于六朝楊子之錄誠是李叔  
通氣傲解似猶未見夏小正陽明居夷集中有  
春王正月之論甚正甚的非後儒駁僻之說望  
觀之

○蒙齋集卷五

三

王氏家藏書卷之二

09688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雜文 書九首

與范以載論樂書

與郭价大學士論詩書

答左衛大爲陳子徵問庶孫承重書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與彭憲長論學書

答劉遠夫論喪禮書

答內守備賴公等書

軍中與李遊擊書

○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答薛君采論性書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九首

與范以載論樂書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呂元聲感謝感謝且以聲音之道下詢鄙陋吁僕何足以知之雖然亦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齒本舌齒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一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

○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爲者今日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喉乎出于唇乎意者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爲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才九分之說嗚呼其大繆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宮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

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補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夫音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于律矣恐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爲擊矣子律謂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亦庶乎其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亦不成

○藝藝錄

三

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爲宮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黃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族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和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五五之而猶缺其一焉雖然樂之調亦足矣故自

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于世者考之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之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用則無後學不察而傳行之繆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傳會十居八九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元聲其實無當其律呂職樂樂器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代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辯求海內知樂君子如胡瑗阮逸

○藝藝錄

三

范鎮許衡之徒訂而正之出以示人可也如僕者鄙陋人也何足以知之謹以素聞於君子者奉覆不罪幸幸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條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推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肯義備矣

發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  
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而意未合往古  
之度用騫大雅之金時省一斑匪云冥契敢因  
執事陳之祈為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  
實黏著古詩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  
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維出意在辭表離騷  
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  
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  
不曰婿不親也曰於著乎而充耳以素

○藝文類集

四

乎而尚之以清平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  
已德之脩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  
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已德  
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  
工巧兮偈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  
容以為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約所皆包韞本  
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  
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王川月蝕之詞  
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趣帖  
情出附輒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之旁軌也

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眇  
不能辯矣嗟乎言微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  
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  
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  
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  
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  
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  
神氣貴圓融而忌閼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  
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  
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

○藝文類集

五

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構情古  
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  
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  
混含辭勢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  
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  
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汨沒爾何謂三會博  
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  
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  
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  
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



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上

之大凡也譬賢之治例三焦五臟風暴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爲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擷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

○豪豪集卷六

六

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爲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爲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冲澹典雅沉着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

微優入閭與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答左衛夫爲陳子徵問庶孫承重書

延相白衛夫足下昨承示貴同年陳君書疑其兄爲庶祖母承重託衛夫轉咨于余且過譽爲斯文大雅禮家宗師余何敢當余何敢當雖然竊嘗習之矣敢因衛夫達之可乎夫禮重嫡而卑庶爲其傳先祖之正體主宗廟之灌鬯也故曰承重父沒爲祖母服斬三年考之儀禮喪服

○豪豪集卷七

七

經傳原無正文惟大戴喪服小記有祖父卒爲祖母後者三年之文此適孫承重祖母之所本也蓋父在則孫不得爲祖斬故曰有嫡子無嫡孫以其有子主喪則孫不得承重而斬也惟父沒而孫始得斬而主喪也且禮父在厭其母故齊期父卒始得爲母伸其私而齊衰三年矣是以承重者祖父在亦厭其祖母沒而後齊衰三年矣故小記云然夫承重者於嫡祖母尚俟其祖父沒而後盡其私如此况庶孫既不爲祖後則已無受重可傳安得爲祖父服斬祖父尚不

為斬安得加斬於庶祖母乎此禮之常無足異者喪服傳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而除之此庶子之母厥於嫡母而不得服也故孟子有王子請數月之喪之文夫庶子為母服數月之喪尚不可得況庶孫為庶祖母承重乎此不可行也昭昭矣宋庾蔚之曰父為庶子不承重於祖其孫得為庶祖母周若父承重則庶孫之長即繼祖父之正體不得服庶祖母此古昔之禮重嫡卑庶其可考者如此若夫今時之制則充顯明孝慈錄云庶子為所生母斬衰三

○妻妾錄

八

年孫為祖父母及父所生庶母一同皆齊衰不杖期其曰嫡孫承重者謂嫡祖母也庶祖母孫雖承重亦不斬矣何也主於正體故爾庶子服斬三年者為生育之恩與父均也故今之制特為加隆非承重之例也庶孫既非承父之重自當齊衰不杖期守其本服乃禮也父沒而止之承重之服是乖禮而犯義矣可乎哉晉殷仲堪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厥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其孫之服則一定而不變是知孫之於祖母自宜服不以父服為升降也由是言之

今大明會典所載如人國令孝慈錄大明律大明集禮及諸禮儀書並無庶孫為庶祖母服之文夫又何以越制遂情而強為之乎庶祖母承重不得在服斬之列其孫不承重亦不得為之加服古今體文所同然者如此故曰庶嫡所以重本也重本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經宗也先王之制禮嚴矣大矣而私情豈得以干其義乎父沒而止之承重之服是乖禮而犯義矣可乎哉陳君又云家兄與先父同

○妻妾錄

九

母弟孰為喪主此則禮文之顯顯者庶長子既不為宗與諸父昆弟等爾其昭穆尊卑之序不得越乎其列而先之也喪大記曰若妻喪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是兄雖沒而同母昆弟當為喪主也夫禮稱情而立文者也子之服斬衰三年孫之服齊衰不杖期庶孫雖長詎可以輕服越斬衰而主之乎嫡子拜賓庶子主喪禮也嗟乎喪禮道廢世之不講也久矣免髻之制靡存五衰之服不備况能詳稽以及此乎并仁孝家傳之下豈能慕古懲俗徒然以求其體

之正者而執之哉余於陳君不能不為之三歎而敬服也所有論說究稽未悉庸備採擇爾惟衛夫達之幸甚幸甚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廷相頓首栢齊先生執事昨承諭以五行之說舊置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為今是而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於世俗之惑反迷真而舍其故智將為不善變者也何以故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

○養蒙集卷之五

十

亦偶爾定之即以當年為甲子歲仲冬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半夜為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之豈非不勝於世俗之曉曉者而遂為此無稽之論以附會於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邪且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為木明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乎何春止為木夏止為火秋止為金冬止為水乎何土唯王於四季而餘

月土氣即絕然乎執事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是邪非邪大觀直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自失其真如此使僕無復望於斯世之儒豈不為可歎哉執事曰但世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為說曰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何至此極也僕意執

○養蒙集卷之五

十

事欲附會於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為此以自解也不自知其陷於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邪依附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崇否邪不知甲乙之日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木之氣遂能退避相遜邪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為金為木為水為火為土而即順應邪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所謂世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哉蓋多

而能中其僕嘗謂不用五行能亦奇中試以  
舉進士者十人僕據其文學體貌而懸斷  
其某日後日官至某官中則其平順坎險  
道而道指其曰何如何指其曰何如何如  
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  
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爲白日飛昇  
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  
之以爲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  
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之微意也然於大道  
無所關蝕至於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等術足以  
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  
也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其迷之至  
此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爲索隱之過幸甚幸  
甚

與彭憲長論學書

頓首水厓先生昨奉執事高論雖近善謔實寓  
正義今者細繹之教僕多矣愚非知僕之心也  
乃披瀝聞見再爲陳說惟加聽幸昔劉知幾  
讀兩漢書惟前書不當有古今人物表後書  
不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以爲輕議前哲及見

○袁孝纂集卷五

五

張衡范曄集亦以二史爲非始知流俗之士難  
與言道執事高明廣遠閤合道契僕恒以意師  
之故有所得輒爲論辯雖齟齬相齟不和爲計  
若冒然神靈之交故爾不然亦終日默坐談瑣  
末而已尚安至是哉嗟乎六經剛述仲尼所以  
啓萬世也其爲道也範圍乎造化經綸乎名理  
中正以爲常變通而不執智者不能辯博者不  
能少也若以近世儒者躋而竝之僕恐言也寡  
所會道也寡所一有不勝其倫擬者矣何也體  
道之妙由於識具識之至謂之聖是故聖人所  
以爲道之宗也下此者神靈未澄識鑒或滓雖  
力學深久取舍決擇之間或亦未免支離局促  
衆之聖軌而不盡合矣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謂非其人故也慨自戰國先秦上無聖帝  
明王祛邪衛道立民之常故九流異端之學紛  
然竝作以惑愚蒙漢興諸儒鄙俗復寡神鑒雖  
有董子之純推明孔氏以罷黜百家爲任惜非  
命世之才之識亦不能拔本塞源使仲尼之道  
獨昭日星之天也況自泥於五行災異之術已  
畔出於聖人之蹊逕矣又安以號召正論於斯

○袁孝纂集卷五

五

人千哉雖然附會牽合之論猶未熾也丁逮唐  
宋其矣惑氣運者因之以盜國信讖緯者因之  
以行刑泥風水者棄親以謀利尚術數星命者  
憑虛妄想而棄人事之實嗟乎天下何其賢  
也爲之儒者方且靡然從之恬不爲怪不直身  
自行之又附會其說以訓經著論俾後之學者  
少而習之長而行之老而安之不知無是理而  
爲邪豈不大可哀邪故曰聖經以諸儒而明亦  
以諸儒而晦謂附會牽合之私也推其本識鑒  
詮擇未直害之爾故僕拳拳時加辯白實有以

○藝藝藝

西

見夫援邪附儒亂道之正故焉蓋六經仲尼之  
道嘉穀也異端邪說莠莠也嘉穀待種而難植  
莠莠不種而易茂譬聖道中庸而異端怪誕幽  
玄易以惑人也使不揭其亂道之實以排斥之  
百世之後迷其本源邪正同途仲尼之道將與  
巫史異端同祖宗竝賞罰也豈不大可懼乎故  
於儒者之論合於聖者即聖人也則信而守之  
戾於聖者即異學也則辯而正之斯善學道者  
也若夫人者舍實古人之善昧昧焉炫其私智  
摘其疵而議之斯輕躁迫切之徒非忠厚之直

者曰出於先儒之言皆可以篤信而守之此  
又委瑣淺陋無以發揮聖人之蘊者爾夫何足  
與議於道哉齊客有善爲鷄鳴者幽關之鷄聞  
之皆鳴不知其非真也學者於道不運在我心  
思之神以爲決擇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  
信其不爲幽關之鷄者幾希矣嗟乎古今人一  
也後之視今即今之視昔爾顏子居春秋之世  
蕭然一布韋也其視重華協帝之舜得時行道  
何啻霄壤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當時之人亦未必以舜許之而後世

○藝藝藝

五

之論乃曰顏子優於湯武夫湯武之上即堯舜  
曰優則顏即舜之儔矣而何有於古今乎哉若  
曰天下之理先儒言之皆善而盡但習以守之  
可也是不知道無終窮忽忽孟浪之徒爾謂之  
誣道若曰後世之人必不能及於古之儒者是  
不知造化生人古今一軌中人以下以已而論  
量天下者也謂之誣人是皆流俗積習貴耳賤  
目任書籍而不任心靈者也亦何望於聖人大  
方之域也哉望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劉遠夫論喪禮書

廷相叩首承示父在母亡父自主其喪之論切詳先儒多以喪服小記爲據今考之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氏注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及考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澂酒哀薦禘事卒哭祝辭云哀子某來日齊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祔祭祝辭云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澂酒適爾

○喪禮卷六

五

皇祖某甫以齊祔爾孫某甫尚饗由此三辭觀之皆其子主祭事矣今詳小記之義蓋謂諸子之婦亡者無子則虞卒哭之祭其夫主之有子則其子主之至於祔廟則其舅主焉爾謂之舅與婦對言也非爲父在母喪之云也家禮本之書儀或者緣此而誤遂以虞卒哭並祔通爲父主之也僕初纂時亦止據家禮注子書入未至詳考遂前後不倫爾承教多謝然僕竊有說焉夫在妻亡有有子者有無子者有子者固爲祭主矣而無子者其夫自主亦禮也而古

諸禮書皆無明證若以儀禮及家禮祭儀論之皆子祀父母之文也以夫行之於妻似爲過重今宜斟酌纂之何如且如父在母亡其子仍依諸禮主虞祔卒哭祥禫之祭但其父畧先拜奠以俟他所而後長子率諸子孫內外之人舉行其夫在妻亡而無子者亦當別定節儀比之子祭父母少爲簡省另爲祝文去其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及叩地號天五情糜潰之辭如此庶得禮意周盡而於先王禮之未備者有所裨補家禮立喪主之下注子再爲更定喪服小記之說

○喪禮卷六

五

不必盡以爲準亦無不可者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雜故也草草請教何如何如倘有欠通仍望嗣誨不具

答內守備賴公等書

頓首大守備賴公呂公李公三執事邇者承華劄見誨累千百言意以僕不從會議獨持已見欲僕同心協處留務即古人寅恭相勵之善感激激但來諭即事備責舉過相規未免以一隅之心斷八面之事不無少戾於大通而枉入以自直者敢因諭陳解用白鄙心伏惟加聽幸

平來論謂

武宗皇帝行幸南都當時危迫

艱難內外守備參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切以爲此言過矣蓋時有所必同勢有所必至耳當是之時天子拱穆權臣執命片語乖而雷霆擊一呵怒而冰霜寒凡在內外諸公皆當其事者比隣失火爛額焦頭江海風波同舟共濟參贊謀之諸公信之又安有異議蓋時勢不得不然耳然亦舍正議計利害罔上附邪之術非正人君子常不失已變不渝道之貞吉也何以

○奏參奏

太

言之當時有同一聞

乘輿南巡備預供應

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斂半充奸將之饋送事平羨餘盡入守備之囊橐銀兩數千龍床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付而錦綺綵段各稱是至今都人傳說以爲口實此汙濫貪饕國法在所必殛者當時參贊如閉目罔覩塞耳無聞何哉今以爲協和共事僕以爲同流合汙今以爲調攝得宜僕以爲束手無策今以爲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以爲和同濟負有道者之所鄙賢人正士唾而不取又安可置之

齒牙之間也哉又謂僕興利除害之心畧無少減以僕爲疾行無善步促柱少和音此誠有之此誠有之雖然僕亦畧有說焉嘗觀今世之士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畏首憚尾恐致禍患之及避事推奸惟欲祿位之保致將朝廷之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遂便貪婪之徒日長月滋積習莫救嗟乎食君之祿擔君之爵圖報在何而媮嫚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斯人也以忠藎律之天淵懸絕矣故僕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去即毅然勇往志決必行雖大舜之鷄鳴而起周公之坐以待旦不予過焉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其不能具矣以此相責僕復何辭其司苑局責令上直軍人納錢此實剝害正軍背戾法憲在清明之朝所當改正而不可因循者何以言之本局額有上元江寧果戶六十六家池戶二十四家品物缺少責令各戶買補宜也又有留守五衛原額栽種姜菜池果等軍六十一家栽種澆灌責之此軍宜也今乃不令下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令買

○奏參奏

五



所謂不違犯法令乎此等人役既已賣放下園  
種辦獨累直軍謂苦者能甘心乎及查先年  
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逐日撥取下  
園差用朝入暮出不妨直宿令却占用直軍二  
百四員名常川在苑分爲兩班復將一半納錢  
賣放謂不違背 舊制乎若曰納錢用備買  
辦揆之事理尤爲不通該局池戶果戶進貢品  
物皆其出辦且園林田池有幫助之稅銀蘇州  
徽寧池太等府有種姜竹木之鮮納已多羨餘  
何假備辦況上直軍士止該借用其力責之出

○奏彙纂卷六

三

錢是何名色且國初之時此園池也此人力也  
此供應也不聞納錢買辦而後備何獨今日一  
切納錢則夫園池之所生人力之所成將歸之  
何所此不待智者而後辯矣謂非貪入假名巧  
取乎今謂內守備科道已經二次准令納錢幫  
貼不知出何事例奉何 欽依抑循私任情  
自主張之僕謂行之於私下可也聞之於  
朝廷可乎究竟此事干係軍政兵部職掌法宜  
逕行既被告發安得不理理有賄賂安得不叅  
此非刻意於其人也譬鏡之在臺來者乃照鑑

○奏彙纂卷六

三

之有懸叩之乃鳴虛以待之非索照而迎擊也  
即今各監局積弊狼藉何啻千百人不赴懇僕  
何庸心爲之愍之而姑置於作弊者悅矣其如  
朝廷之付託何哉其如軍民之屬望何哉所謂  
黨干罔上猶鼠同眠矣豈忠臣之所以事君乎  
伏惟亮之亮之來論又謂昔年內守備與叅贊  
司馬凡有千事務未嘗不一一會議而行亦未  
嘗聞既會議而掣肘不全信者又謂自司馬臨  
政以來凡百興舉內守備竝無所預雖嘗差人  
請免未蒙一字肯信所與所革盡在一己之見  
愚捧讀之不覺竦然自失如墮雲霧嗟嗟不意  
諸執事讓僕之深至此極也僕年齒長矣經歷  
多矣悍然不顧偏執一己之見以撓衆議之公  
四十以來與人交際久已無此况處  
朝廷軍國重事又豈有自遂自是拒衆議於不  
信者乎或者於事體有傷於軍民有害當此  
聖明在位之日聰察百職之嚴孰敢因循苟且  
以負任使故雖會議亦不敢奉命耳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心之同  
者議不期同而自同矣使夫人也一欲祛弊一



欲掩弊一欲革奸一欲保刻一欲除惡一欲護  
惡心既不同議必齟齬則一堂之上有胡越之  
分覲面之間有九疑之隔矣安望其擬議之同  
乎諸執事於夜氣清朗之時試一思之曾涉於  
掩弊保奸護惡與否果無是三者以汨亂其心  
則無事於區區之議自然神交氣合不言而相  
信矣又安有既會議而掣肘者乎雖然僕鄙人  
也言辭直率固存忌諱不能遜順以應諸執事  
之情此誠有之若曰偏執已見以求自勝不顧  
國家之急而為軍民之憂此則可以對之天日

○袁孝廉奏天

三

質之鬼神證之君子斷斷乎其無之伏惟重加  
體悉則僕不勝幸甚惟諸公圖之

軍中與李游擊書

浚川書附游擊將軍李君足下竊聞行師之道  
將貴智勇主在丈人何以言之智則謀成勇能  
濟勝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投石超距先登者  
奪人之氣是也師必有主帥故偏裨歸一若十  
羊九牧聚言盈庭各持其說不能相下此取敗  
之勢也故曰師貞丈人吉是也以今日沙保之  
亂觀之譬之失穴之鼠見狸即亡游釜之魚一

火而爛頸乃曠日持久不能與之一決豈智勇  
之不及古人乎抑主帥不設人各異議乎不然  
何遲疑不決如是耶吾往年游蜀見何卿之將  
師矣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何也凡以  
承平作亂者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斯人也  
豈曾經歷戰鬪熟習兵戈官軍患不與之戰耳  
苟一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之不暇矣尚敢與  
我敵哉何君大率達此機關耳故往往取勝近  
者夜擊橫梁嘴尤為出奇此諸君所盡知者獨  
不可效之乎吾常觀古之所謂用兵如神者矣

○袁孝廉奏天

三

大率以知彼知己達其幾勇往直前決其氣其  
臨陣大法要畧不過二三隨在可用也一奪其  
氣二夾攻三設伏四出奇何謂奪其氣募敢死  
以為先登爭其高阜而據之是也夾攻者分兩  
翼三軍使之左右狼顧腹背受敵是也設伏者  
當其必走之路預設伏兵以要擊是也出奇者  
火攻水攻夜斫管穴城縋梯之類是也凡此皆  
諸君所素講者今當此困窮之寇而營壘頓駐  
十里之外不敢直前一決者非其智弗若也或  
者勇敢之氣不逮耳不然旬月之久尚不能畢

事壯師有如是哉今為諸君壽之預募勇敢先登之士使皆堅甲利兵火器先之弓矢挨牌次之長矛短兵又次之募選已定再選精壯軍士各千餘多恐冗亂不濟事乃布各哨如李遊擊冉宣撫當北路兩張都司當東路丁勇當西路程光按伏別路亦可也分布既定尅期同進寅夜令軍士食飯未明起哨約黎暘抵賊穴募士即先登精兵續後鼓噪而進則賊必以將軍為從入而下矣或曰山高無路柰何曰鄧艾縋索魚貫而登謂有路哉古人破敵其大畧不過如

○豪義集卷五

五

此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若夫出奇致勝此無定法在人臨機應變而已此不可以言喻者惟諸君圖之勿使何君獨步於四蜀可也冉宣撫聞多讀書能詩自入軍中以來不聞其何以設施豈亦書生不閑軍務耶何默默如是貴州諸將亦當和諧共事彼有成功即我之功我有成功亦彼之功但為朝廷了此南顧之憂雖盡出於彼亦可也况自古將不相諧未有成功之理惟諸君圖之

答薛君采論性書

承駁究鄙論足切友益多謝多謝然有不得不嗣言者望再救正幸甚矣性理之難言也惟大聖上智會人理達天道乃可宗而信之餘者知思弗神詮擇未精影響前人傳會成論自漢以來此等儒者甚多故余惟協於仲尼之論者乃取以為道否則必以論正之雖不舉其誰何而義則切至矣今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苞羅造化會通宇宙凡見於言者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不須疑乎則余當不復更言矣不然脫去載籍後吾心靈以仰

○豪義集卷五

五

觀俯察恐亦各有所得俟後聖於千載之下不但已也夫論道當嚴仁不讓師伊川吾黨之先師也豈不能如他人依附餘論以取同道之譽但反求吾心寔有一二不可強同者故別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其協聖合天精義入神之旨則固遵而信之矣古人有言曰寧為忠臣不作諛僕其此之謂乎請以來論繹之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即以理為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為元氣之上無物有元氣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為陰

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日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着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爲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滅必有主宰其間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九耶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着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說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

○養蒙齋集

卷

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心性靜定而後能應事爾若只以理爲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爲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爲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說不通矣故又強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傳會於性善之旨使子之論反爲下來可乎哉不思性善者真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其於氣質之中但

其氣之所稟清明淳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知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爲氣性自爲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雖佛老而言者是也君采試再思之然乎否乎程子以性爲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嘗以大易窮理盡性以證其性理不可以爲一孝經毀不滅性以

○養蒙齋集

卷

見古人論性類出于氣固不敢以已私意自別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爲的然之理也或曰人既爲惡矣反之而羞愧之心生焉是人性本善而無惡也嗟乎此聖人脩道立教之功所致也凡人之性成於習聖人教以率之法以治之天下古今之風以善爲歸以惡爲禁之矣以從善而爲賢也任其情而爲惡者則必爲小人其流靜言思之安得

無悔愧乎此惟中人可上可下者有之愚者  
替不惟行之而不愧悔且文飾矣此孔子所謂  
不移也君采請更思之然乎否乎仲尼曰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是  
善惡皆性爲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亦  
何必過於立異務與孟子同也哉又曰天命之  
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爲性則人性之惡果天  
命之惡乎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  
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嗟乎斯言  
近迂矣性果出於氣質其得濁駁而生者自稟

○蒙齋集

三

夫爲惡之具非天與之而何哉故曰天命之謂  
性然緣教而脩亦可變其氣質而爲善苟習於  
惡方與善日遠矣今日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  
不知命在何所若不離乎氣質之中安得言有  
善而無惡君采以天之生人生物果天意爲之  
乎抑和氣自生自長如曉曉之生於人乎謂之  
天命者本諸氣所從出言之也非人能之也故  
曰天也命德討罪聖人命之討之也以天言者  
示其理之當命當討出於至公非一己之私也  
乃天亦何嘗諄諄命之乎古聖人以天立教其

家法相傳如此當然以爲眞非君采聰靈之素  
矣善怒哀樂未發不足爲中余今亦疑之君采  
之論誠是但余所謂聖愚一貫者以其性未發  
皆不可得而知其中也今日衆人亂於情而害  
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  
者是愚人未發必不能中矣中庸曰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余以爲在聖人則然在愚人則不  
能然向之所疑正以是耳故曰無景象可知其  
爲中以其聖愚一貫也今日此心未發之時本  
自中正望再示本自中正之象以解余之惑夫

○蒙齋集

三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惟聖人履道達順允執  
厥中涵養精一是以以此心未發之時一中自如  
及其應事無不中節矣其餘賢不肖智愚非大  
過則不及雖積學累業尚不能一有所得於中  
安得先此未發而能中乎若曰人心未發皆有  
天然之中何至應事便至迷瞶偏倚此則體用  
支離內外心跡判然不照非理之所有也若以  
此章上二節君子能盡存養省察之功則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可謂之中似亦理得不然通聖  
通而論之則其理不遠矣蓋平理無窮盡者也

一不通塞者也墳記之載非吾心靈之會悟也  
先入之言措吾神識之自得也由是言之道之  
擬議安得同歸而一轍乎惟自信以俟後聖可  
矣昔者仲尼論性固已備至而無遺矣乃孟子  
則舍之而言善宋儒參伍人性而不合乃復標  
本然之論於氣質之上遂使孔子之言視孟子  
反爲踈漏豈不畔於聖人之中正乎君采試思  
而度之人性果一道耶二道耶此宇宙間之大  
差非小小文義得失而已也且夫楊子雲韓昌  
黎胡五峯諸賢豈未讀孟氏之書乎而復拳拳

○秦藏集卷之二十九

三

著論以詔世者誠以性善之說不足以盡天人  
之實蘊矣使守仲尼之舊則後學又何事此之  
紛紛乎望虛心觀理無使葛藤掛乎舊見斯正  
大直實之域可入而傳會支離畔聖之說自不  
擾乎心靈矣倘猶不相契望更來覆幸幸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雜文 書八首

與杭方伯論移料價書

與開封趙二守書

答李獻忠論救荒事宜書

與胡靜菴論土魯番書

與胡靜菴論亡部改流革土書

與郭价夫論寒暑第二書

答薛蕙秀才書

與韓汝節書

○秦藏集卷之二十九

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八首

與杭方伯論移料價書

頓首大方伯先生執事。古者大夫士有故而居鄉，雖不以國政而民事之委，敵亦得以達於君。何也？事關利害，則政有得失，故上欲其達而下欲其聞。蓋曰：大夫士國之達者，故也。今也偶有所見，敢不一聞之。惟加聽幸。敵邑距他縣之境，東西不過五十里，南北不過六十里，屬

○袁叢書卷五

邑之最下者也。且四境之內，杞縣祥符陳留之民，十居其四。吾民受產者，纔六分而已。爾農賈之所經營，田畝之所出產，亦寡然有限。其財力可知也。比歲河流行由地中，稍息泛濫，時而秋水蕩汨，兩涯崩塌，壞民田廬，不可勝計。築堤捲堞，苟圖捍禦，民力勞費不減。往昔管馬之官，雖蒙裁革，而買補種牧，解俵大馬，靡財不貲。例不蠲停，加以連年蝗旱，人不充食。今夏二麥收不及種，嗷嗷待哺，勢將流移。其困殆可知也。夫最爾之困，財力已困，守其舊制，而民力已困，亦給文

從而益之。民胡以堪？邇者伏蒙省劄，以陳留料

價移入敵邑。其辭曰：儀封舊額，辦也。昔彼河患，暫移陳留。今以故物還之，爾誠如是也。夫復何辭？及官吏檢其卷籍，諮其故老，一無所謂舊額。代輸之由，彼造事者何所據而歸之？邪？夫物各得其分，謂之仁事。適其宜，謂之義。陳留舊額，彼定分也。彼不自輸而推以與人，他邑之民何辜哉？謂之得其分，適其宜也。得乎或者曰：稽實於高下者，綜核之政也。酌宜於事勢者，通變之術也。陳留之民，敵故變以救之。爾吁！此大不然者。

○袁叢書卷五

三

彼曰：被災境不相遠，彼此俱受，有何懸絕？彼曰：衝要患不如吾之河。彼曰：疲憊累不及吾之馬。況陳留之民，占居敵邑戶近五百。吾邑之民，未有居彼者。有之亦流離寡業，者爾非彼之高樓居。廣田畝，萃族屬，千百其指，與吾民敵也。夫吾邑之地，既被彼民利之。吾民之財，復代彼民輸之。則敵邑土地民力，雖謂之乾沒亦可也。謂通變合宜而綜核得其實乎？夫占之王者，有大災患，有大變故，則更其民而役輸之政也。近觀於豐沛曹單之域矣。河水橫溢，莽茫無際，民變而

地變而江湖公自往與輸官有工孰與  
役不轉於他所之民代之弗集也此通變之直  
也辟之隣居者守望相助疾病相視有患難而  
拯之亦其分爾夫何怨今陳留之民有大災  
變邪無也何突然求救於上而轉禍於敝邑之  
民邪夫民一也自一邑者視之若有彼此而一  
省者視之皆赤子爾自各省者視之若有秦越  
之分而天下者視之皆吾之同胞爾伏惟執事  
弘德直道不爲曲飾其視二邑之民皆其所綏  
懷者也望核其實而處之俾各得其分焉幸甚

○奏案卷九

三

幸甚

與開封趙二守書

廷相頓首二守趙公閣下余嘗讀周禮見先王  
之取於民者雖荼芳果蓏蜃蚌蠃蜃之細靡不  
上供天府計於民者若無所遺矣及見山林川  
澤丘陵海斥之利則皆與民共之而不私是分  
田制產任土作貢之外猶有曠蕩不征之區以  
弛其利於民矣先王之待民者何其仁哉竊以  
敝邑之田不登稅籍殆什之四五永樂以來皆  
奉明旨永不起科此非先王曠蕩不征之區

以弛其利於民者乎小民仰祈無疆之澤殆與  
太平寧國歸義之鄉風俗淳樸根本之地同一  
生成矣獨非幸乎哉何以言之敝邑在國初之  
時其民田與周府三護衛屯田相雜而居及後  
護衛調去田雖空閑民不敢耕黃河當時亦汎  
濫衝決適臨敝邑戶部量田亦不及收入圖籍  
及後河日南徙與護衛遺田皆蘆莽管茅一望  
無際虎狼爲窟盜劫爲巢時而上司憂之乃白  
于朝廷以故永樂年間有許民儘力開耕永  
不起科之旨至今載在官府藏之民家可稽而

○奏案卷九

四

知也彼時儀封之民無多其力不能多墾故陳  
留祥符杞縣之民來占耕之至今三縣之民居  
儀封者約三之一不下也但民生貧富無常不  
得不轉相易賣其契書者無糧白地以是故  
耳轉賣轉耕已百有餘年矣未聞有告爲納糧  
地者近年以來民生日繁情僞日滋始有以詐  
欺其上而赴訴者矣但賢人君子來自他方便  
驟聞而駭之謂有田有租古今通議豈有無糧  
之田不稅之民乎遂信爲彼縣之田而判之然  
轉相告辯終歸明實竟不能行焉何也事勢之

政體之不可擾也何謂事勢之不可擾  
民間糧冊其田地皆有坐落處所此縣之田必  
不為彼縣輸稅斯版籍有定非可便宜從事也  
許民開耕之旨雖戶部及見行事例每引以為  
言今之有司顧不得不遵之也必欲有田有租  
使其納稅須得撫按奏聞該部議處而後可  
此等舉措一經施行民情又賢人君子惟以藏  
富於民為急不令民起科終以此而止  
故曰事勢之不可變何謂政體之不可擾君子  
之為政也務常而重變非有大利之興大  
害之除以作民福必不肖以已安靜之政而反  
為擾攘警駭之塗也如此田地民不輸稅又  
一變而代之稅則平日之賣田者舉引領跋  
足而相效誰不赴訴哉蓋小民之心惟利是趨  
既開其端斯蠅興蜂起不可止矣賣田者既皆  
效其欺則買田者必欲直其情更相辯詰煩瀆  
上司始而或被其欺終而復歸之正反覆相尋  
而曉者日益厭苦矣故曰政體之不可擾或又  
曰買田者必富賣田者必其貧困不振者也奪  
富而益其貧何所不可嗟乎是大不然矣古者

上之治天下也必先均萬民焉所謂均者至  
無私民各得其分願之謂也非曰奪彼以益  
此也蓋言當有定分貢賦有定制比以立法行  
政使各得其分願斯善矣惟而損之變而益之  
不可也若不論其定分而惟以貧富計之是以  
私意為愛憎舍法制而為予奪矣豈先王無怨  
無惡廓然大公之政哉恭惟執事自下車以來  
推仁涵物秉公應務奸詭變譎伏匿情實一至  
于庭片言而決僕私頌其德久矣而猶拳拳於  
是者亦以賢人君子來自他方恐於小邑之故  
有所不及悉也故不覺其辭之繁而且直焉惟  
高明亮之幸甚幸甚  
○袁慶雲  
答李獻忠論救荒事宜書  
某頓首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  
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  
矣以救荒之政視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  
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  
安得從容和平之音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  
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通行者數條用備採  
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



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稅根是已病癘之人而服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途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稅宜爲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貧貧下之戶家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司不計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

○奏議卷五

七

穀無由至爲害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爲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止棲無依必至困極爲盜豐荒之民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村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遣歸得活者數百萬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况此饑饉焉能還償可逐處出

榜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爲停止無得催逼以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主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盈金之資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爲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具穀種之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爲溝壑之瘠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

○奏議卷五

八

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糴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者哺靡粥下也今所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即今三月將屆田野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有牛具種子之給未流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亡者亦聞風而歸矣其餘後時緩不及事者不必講可也今川北之荒流民入東達之境者聞已甚多深山大谷倚恃險阻苟所在有司無撫安之術激而爲變亦勢所必至者故救荒之急不在川

此而在川東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爲何如

與胡靜菴論土魯番書

廷相頓首靜菴先生土魯番無印信番文未見悔罪之實議者誠是也雖然此非所難者彼得通貢則印信文書轉首可得矣余謂回夷狡詐反覆縱有真正番文反異而作又亦其所有者此亦何足憑據爲哉其謂興復哈密此非所易言者請以今之時勢難易緩急爲執事陳之夫哈密乃中國西鄙藩幹誠不可棄而不省者今

○奏議彙纂

九

據哈密國勢人力果能與土魯番相拒乎不然雖得金印雖還城池終爲彼之毆役耳夫欲大舉興復必得甘肅兵力足以制彼之命如齊桓之救邢復衛可也今中國之力能然乎縱有兵馬芻儲足以一舉而恢復之嘉峪關至哈密舊城尚有半月之程我兵既歸彼兵即至哈密殘困孱弱之族能與之抗乎此不待智者而後能料也諺語云扶得竹竿難扶井索豈非此之謂乎哈密之興復恐不得如祖宗時矣此外惟

有許其通貢挾彼還印求哈密一酋長立之以

存其國不至隳滅一策耳然亦羈縻絡籠少存中國制夷之體求其真能爲我翰蔽固不可得矣其曰求諸夷之雄傑立之以爲哈密之主余嘗考之矣祖宗之時關外設立七衛以捍蔽西戎今百餘年來漸以凋滅無復生聚阿端一衛不知所往矣曲先則南入烏思藏矣赤斤安定罕東或數百爲族數十爲落皆內附肅州境土如野鳥懼物爲害依人居之衰敗周殘厭厭游游止存氣息夫安望其振厲惟罕東左衛少壯可戰者僅有一二千人即今亦來內附而瓜

○奏議彙纂

十

沙空虛矣其近西羈縻諸夷大畧無復可望如此不知土番臨近如天方撒馬兒罕諸國何由可以間諜而使之破滅土番耶此非僕淺近者所能計也其牙木蘭來降據其當日番文之詞不過與其弟滿刺天哥等六人入關耳其云男婦老小約有五六千人皆帖木哥土巴之族屬今牙木蘭六人甘肅守臣已處之深入內地彼土番雖欲求與通語而不可得況能有別謀乎縱有之六人之力何爲哉據彼之來降也誠爲速壇滿速兒之逼非有他故觀土巴帖木哥與

之同來其情狀可以類見番文云速壇滿  
王子把牙木蘭坐的羊阿沙城別饋了頭目坐  
了把牙木蘭的家當都抄了觀此則牙木蘭無  
復西望之意可知肘腋之變我亦非所憂矣但  
土巴帖木哥不可令彼久奔沙州當令守臣早  
行計處促使之歸可也不然則瓜沙久虛土番  
遣人竊據耕牧其地一則可以爲入寇之資一  
則可以爲開拓之計甘肅愈益多事而不可支  
矣或帖木哥等族類內地處久積習成俗終宴  
安於所託遂絕念於本州瓜沙終於不守是自

○蒙古叢書卷五

王

撒藩離借寇勢而資盜圖矣又烏乎可哉區區  
之見如此望教之幸幸

與胡靜菴論芒部改流革土書

頓首靜菴先生芒部改流革土當時四川二司  
從事者皆不欲爲之獨程洸詭言流官可設當  
事者被其欺蒙而信之至今川貴兵禍未已僕  
平賊之後具奏乞本部再議務求有益地方又  
遠之計意以復土官舊貫爲第一義也本部以  
朝廷政令已定仍復設流今撫按合詞且奏皆  
以復土爲善此實得事體之宜也僕聞之諺語

云遏流不如塞源今以兵加芒部是遏其源  
也苟不自其作亂所由然者治之則兵愈加而  
愈不靖如不塞其源泉而欲求末流之止息又  
豈可得也哉僕以爲流官不可設者有三謂爲  
執事陳之隴壽隴政兄弟爭官爭印非叛逆之  
大惡也芒部既平當求隴氏之後而立之以爲  
部族之主義也而當事者乃置流官以主之此  
何異於兄弟告爭家產不倖俱斃於獄而官司  
遂以入官乎堂堂 天朝舍禮義之當而爭小  
夷微眇之利其於 朝廷正大恢闊之體不幾

○蒙古叢書卷五

王

於有損乎其不可者一也芒部烏蒙烏撒東川  
等府即古之西南諸夷我 太祖平定川蜀之  
後不盡以爲郡縣即官其酋長以主族類是蓋  
聖人知內之爲重而不輕於事外羈縻駕馭經  
久遠畧無過於此今之議者必曰改置流官不  
幾於與 聖祖之見有乖乎使土官不爲我所  
統屬而設流即爲我之臣子如唐之維州宋之  
靈州我弃之彼即有之設流改土有益于國官  
也今芒部百餘年來爲我輸租稅矣爲我應站  
驛矣爲我來 朝貢矣不流固爲我之服屬流

亦爲我之服屬當事者何苦於擾擾設流以啓  
兵端而困我之地方疲我之人民耶聖人廓然  
太公物來順應之見恐不如此其不可者二也  
夫設流官必建城池有城池必須軍守有軍守  
必須糧食此事勢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以芒部  
言之自納溪南入七百餘里方至其境中間永  
寧赤水畢節等衛皆隸貴州必須空運重慶叙  
瀘腹裏之糧而後克濟以七百里之程轉輸糧  
斛以充軍餉不惟勞擾百姓而軍士亦恒有飢  
色矣既非拓土開疆之功實爲勞民費財之舉

○臺纂卷五

三

弄着緊之倉儲而區區從事於無益于國之夷  
智者深慮遠計應不如此所謂務虛名而受實  
患者此也其不可者三也執事曰芒部先年亦  
曾具奏欲設立長官司以統攝夷民矣今改土  
設流以代理其府事亦非主事者妄生事端矣  
何不可之有嗟乎此不明考其顛末而漫論者  
也僕嘗稽之矣弘治十六年時芒部知府隴懋  
奏稱成化三年大霸九姓落角利等處征剿苗  
蠻有功蒙統兵陳尚書吳總兵將落角利地方  
四圍五百餘里并各漏殄殘苗俱裂附芒部官

轉至今三十七年近因各寨苗蠻兇勇漸長  
多生事爲患出沒擄掠又徠徠人等爭種田土  
動輒聚衆互相讐殺積年不絕芒部相去落角  
利動經五六日程途往復月餘自落角利裂附  
以來復生五十二寨夷蠻兇頑兼係久反之地  
本府寫遠鈴制不及誠恐一時生變急難撫馭  
欲比照大霸事體添設長官司衙門授以正副  
長官分管前項地方仍屬芒部府管轄蒙本部  
題准行四川巡撫衙門勘得設立長官司不  
便停止訖由此觀之蓋以白水三江五十二寨

○臺纂卷五

四

等苗蠻相去芒部寫遠實難管轄隴懋乞要設  
立長官司以鈴束之仍隸本府是將邊境之民  
立約束而統之以充拓廣大本府之疆土耳豈  
彼芒部之所不願者乎今改流官則削奪其祖  
宗之官職分四長官司則割裂其祖宗之土地  
較之烏蒙烏撒東川三府長守其官永保其地  
迥然不侔矣彼雖夷獯其天性之愛惡與吾人  
何殊視烏蒙等府如彼而我乃如此寧無怨忿  
由此言之當事者必欲改流革土是豈芒部之  
所願者乎前日欲設長官者欲利其府也今日

之設流官者實備其府也二考情實相悖一事所謂下邳考其顛末而漫論者如此也或曰隴壽死其子隴勝非真阿濟白壽宗枝疎遠皆不可據而立之改流不得已也嗟乎此以中國之法待夷狄也可乎哉夫南夷之俗其夫未娶而沒土人迎其妻而共立之曰鬼妻亦可以統束其人民裁主其法令而國人無非議者今隴勝雖幼土人皆以爲隴壽之遺而願事之其與未娶之鬼妻所爭多矣而何不可立之有况漢唐以來中國之待遠夷每每推其酋長爲衆

○彙纂卷五

五

所順服者立之亦未嘗必求其族屬之正而後授之也蓋以夷治夷羈縻之道當如是耳又何必論其枝派親疎如吾中國之法也哉今川貴有事於芒部兵已三至矣定而復亂順而復逆者何哉其大義不過欲復其土官耳若不及時早定其論使彼洞達朝廷之實意而猶含糊行彼復勘則謫詐之夷聞而復疑其禍之在川貴者猶未已也况今年荒盜劇民命自料不暇安得籍兵運餉以從事於遠夷乎此事勢之必然者望早判其從違幸甚

與郭价夫論寒暑第二書

廷相頓首价夫先生執事僕始聞之古人曰陰陽升降一歲寒暑之候信而守之不復疑矣頃年以來仰觀俯察考見日躔之次遠極而寒近極而暑又知所謂升降者非無待而然若有所驅迫不得已之勢故爲說曰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蓋寒暑者氣之用日進退以成寒暑者氣之機非曰專以日故而離絕於陰陽也執事曰寒暑之運乃二氣自爲之日不得與僕實惑之謂二氣能自爲之何不脫

○彙纂卷五

六

然自爲運行胡乃遠日而冬近日而夏中於日而春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畧不相背乎此儒者之學在所必講所必致思而不可徒然習矣而不察者也嘗考之曆家矣其曰日躔某次立春某次立秋某次大寒某次大暑如持左券不縻毫釐豈非日有進退而氣之在兩間者爲所驅而變耶何也日真火也陽之精也太虛之中冲然皆氣上爲日火所燦則蒸然而暖地氣亦由此而達故日近北極而暑生焉及夫立秋之後日漸南退暑亦漸消太虛清冽之氣日漸

以故日至牽牛而寒。用家所謂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者。此之謂也。執事曰。日者衆陽之宗。陽氣會於日。故炎陽氣日升。地氣日進。陰寒之氣上通于天。故不能炎。信如此。則普天之下同此一氣。熱則同熱。寒則同寒。可矣。何天地之中。向南偏熱。向北偏寒。又何至南有不識霜雪之人。北有不消冰雪之地。此其故何耶。不過日之行有遠近。氣有及不及之殊耳。故曰。四時寒暑其機由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者。此也。執事又曰。日次極中而春秋矣。何春

○養蒙齋集

七

生而秋殺。此理之易見在所不必疑者。何也。日躔極中。春秋以分。使日恒居此。則氣恒清和。惟其有漸南漸北之殊。故爲寒暑而成生殺耳。且夫天地生意原無一時休息。謂春生秋殺。舉其大畧亦非。至論謂春專生。何二月靡草死。三月薶麥黃。春不亦殺物耶。謂秋專殺。何八月種松。九月種麥。秋不亦生物耶。謂冬乃閉塞。何井中有氣。地上有野馬。絢緇而雪霰降。不謂陰陽之和。而然與此足以驗二氣流行生物不休。但日遠生寒。故致物有生殺耳。此皆前人未之辯者。

執事又曰。陽用事則日進而北。陰用事則日退而南。由是言之。則日之進退不惟不能主乎寒暑。亦且不能自主。而惟統於陰陽耳。日果如此。則大寒大暑之機。非日之所得與無疑矣。而又何辯。果然耶。否耶。君子必有能辯之者。僕爲是說。抑豈厭常喜新。立異好變。以求勝夫古之儒耶。但造化眞實之跡。見其有必然者耳。故不得不與執事辯之。雖然。執事纔一人也。進而論之。十人皆如執事焉。猶未也。又進而論之。百人千人萬人焉。百人千人萬人皆如執事焉。則一世

○養蒙齋集

六

可知已。猶未也。又進而俟後世之君子。使後之君子皆如執事焉。則僕之狂惑信矣。安知百人千人萬人後世之君子。不有與僕同者乎。又安知執事仰觀俯察數年之後。不即與僕同乎。此固於執事不能已於拳拳也。望再加思。繹嗣誨。懇懇廷相再拜。

答薛蕙秀才書

書來知秋試落第。此不足悵快。吾子清才妙思。加以深養。自足驚震天下。取爾利頓胡爲動心。近時大江以北。才調超絕。馳騁人者。得李獻

何仲默二子即今淹塞輒刺透進而落百不  
如志其文日益進而名日益高峻嘗見學士大  
夫論及後生人物必以吾子才質足以追匹二  
子稱之然亦求二子之美居之可也餘烏足置  
慮哉古之君子見其大不屑其細故得失毀譽  
窮通之來漠不動心淺中狹識者則不能然也  
勉旃僕在毫日亦久知子則甚晚平生不能  
善致交遊復不能引譽揭美使賢俊悅慕納交  
相從自非積久默契心事之深決不得突然相  
爲知好以故得晚知子喜子行事制心每符于

○家範卷九

九

僕但疾惡大甚處世之道頗異先哲爾雖然求  
夫此心實爲剛德人之剛者如日月雷電光明  
震發柔者如烟雲霧霧晦冥闇塞故性資剛達  
者罔不惟剛之是好而柔弱隱伏脂韋突梯不  
快人意者必棄之矣然亦有類剛而非者斥摘  
過惡橫起忿怒挾勢侈威構隙長爭不恤是非  
惟務矜大此乃浮躁淺露漫無涵養者之事若  
夫任情直行罔所顧忌陵傲王侯決滅禮法此  
則倖倖矯矯使氣上人之夫所爲斯二者皆足  
以害身而累德非所謂剛也君子之剛執德守

道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強不吐柔不茹利不趨  
害不避據禮守法無喜無怒頭之不驚崇之不  
榮和而不同順而不流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矣非體道深邃剛  
柔並用者不能有此吁勉之哉示來剛箴文理  
切至非聖賢之徒論不及比弱儒者箴以自服  
宜也以吾子剛毅不回之資特立獨往之見居  
之似失相制相濟之義或者見世之詭隨囁嚅  
之夫厭厭無氣將爲此以自愧與噫嘻因噫廢  
食懲羹吹壘不亦過乎哉孔子夾谷之會立談

○家範卷九

三

之際却過萊人之兵當時毅然不奪之氣蓋已  
無齊之君臣矣及其遇陽虎也匪言譏刺罔存  
容禮爾汝之間踞謾持甚夫子則于于而進詢  
詢而應唯唯而退若不敢當虎者是何剛柔不  
同如此耶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爾爲君攝相事  
或不虞則足以辱國故直言勁氣折齊之君臣  
而不敢後虎乃權惡處之不善則自取暴橫之  
辱大而不足以明義小而於身爲無益孔子聖  
智豈漫然爲之哉是故人之剛者不必其不柔  
時而柔者亦不害其爲剛吾於孔子知之學孔



予者亦自其行事體驗而力行之足矣吾人其  
勉之哉新詩進益甚多所有論說具在別摺不  
多白

與韓汝節書

得執事律呂直解讀之皎然啓發來學  
善不役作者也甚善甚善中有一二未能融達  
敢因請教何如且律之爲管何以作聲如箏葉  
乎如洞簫乎其一律一聲乎將數聲乎律非笛  
作孔或者止一聲爾一聲爲主以餘聲爲役要  
不過十二調爾說者謂六十調何也或曰各有

○養蒙齋集

圭

予律率以相因成之然細推聲理亦不能足數  
執事應有灼見也候氣之說尤所未喻天地之  
氣升則上升降則下降若如鄒衍之說氣皆上  
升無復下降然乎若曰陽氣升自仲呂而止陰  
氣即乘之不知陽氣既至半塗當歸何所使日  
漸上升不幾於動陰律之灰乎此理之決不  
通者吾實未喻焉天樂經亡而雅音絕聲律  
之學不傳也久矣秦漢之儒述其粗梗義舛而  
寡合言繁而茂實聽則美矣行則無聞是故由  
今鍾律考擊無證未免有疑爾惟執事教之太

抵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故宮商  
偏於四聲徵羽寡於入韻何也爲聲之地有淺  
深故也以是而求調思過半矣發於宮達於徵  
返於商極於羽而收於角故角者氣平之聲聲  
之終事也以是而合律亦思過半矣失聲氣者  
自然之神理非人力之強合苟不達於是而言  
律呂者不過畫古人之胡蘆爾安能窺變曠之  
妙奧也哉執事精察律數必有默會神理之衍  
望有以教之

○養蒙齋集

圭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

凌川王廷相著

雜文 策問三十五首

問有宋晦庵朱子象山陸子皆以道學倡鳴于時其始也有相異之嫌其終也有道合之雅今二先生遺文炳炳可指其所以先異後同之實言之乎說者曰朱子之論教人爲學之常陸子之論高才獨得之妙陸之學其弊也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之功朱之學其弊也頽隋萎靡而無以收力行之効蓋言學二子者其流有偏

○策問策三

一

重不舉之失矣果然乎抑所入之途雖異而所造之域則同乎夫學者所以學聖人者也合二子之道而一之將近聖人之軌與請言其用力之序

二

問選舉之法曰德行曰經術曰詞章蓋古今並用以求士者自今觀之詞章之學譁世散朴而不適于用不必論矣其大者範俗興化莫先於德行而宋流乃有矯言僞行以邀寵祿者故有

德行之流甚至一歲所舉僅半之

姻族然則德行可恃乎其次論道經邦莫切於經術而流弊乃至誦帖括以僥倖故童幼能守一藝亦足中科其陋者至紀說堯典二字至千萬餘言然則經術可恃乎今之進士之科即古之經術也乃以程文求士故士於平居亦惟務中式之文以應主司之求而經術之學漫不之講喜此與詞章何異而又何望於德行邪故有識者之所以切歎也今欲俾士之遊於學者皆崇德行而諳經術其法何居幸相與告之

三

○策問策三

三

問齊地在古號稱沃野千里民殷物阜之區故昔人有云秦得百二齊得十二謂之東西秦者是也可謂盛矣今之青濟登萊四郡即曩時之齊也何使輶所歷逃亡之屋滿前蒿萊之田盈望雖有安土之耻逋稅抗令習成驕悍之俗有司緩急不能爲用抑土地有今昔之變而民無以爲生致此耶或者有司失撫綏之政而致之耶不然何古今懸絕如此今欲俾流亡復而荒田闢國稅舉而驕俗移以復盛齊之舊當何施而可

四

問漢儒脩經術宋儒明道學孔孟以往此其最正者也然亦有達於治理之實効與夫君子之學所以爲政而國家之養士亦欲其輔佐以經世也徒習之而不能推之謂之學道也何居今二代史籍炳炳諸儒學道用世之跡皆可稽而知勉通經而能達於治脩道而能適於用者誰耶夫今學校之士皆脩經術而明道德者其平居何以致力臨政何以施措必有一定之學以竊附於古人不徒曰舉業文詞而已也願以所得者陳之母諉曰學尚不逮

○秦纂卷三

三

五

問格物大學之首事非通於性命之故達於天人之化者不可以易而窺測也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程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爲電虹霓何以飲潤何鼠化

爲鷲而駕復爲鼠何蜨蝦化蟬而蟬不復爲蜨蝦何不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鍼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於六合之外者不可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

六

問古之王者以小宗入繼大統其大要有二有出於母后大臣一時之議而入者此謂之繼統

○秦纂卷三

四

漢宣帝是也有出於先帝之意預養於宮中如子者此謂之繼體漢哀帝宋英宗理宗是也然雖入承大宗而天性之親不能忘故於本生父母莫不致夫追崇之典宣則尊父曰考哀則尊之以帝理則尊父曰王英則尊之以皇果孰近於禮乎繼統與繼體者亦有所分別否乎夫禮適子不後一子不後爲其絕祀也假不得已而承大宗將即使其親絕祀乎亦別有所處乎夫禮以義起以情制三代天子之禮無傳也久矣漢宋之事亦可盡爲準乎請以天地之大義大

論陳之切曰以侯君子

七

問財賦之制有國所不容已者漢文帝未嘗理財也而京師之錢累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後世入粟補官入貨除罪筭及於錢舟車鹽鐵如弘羊孔僅之徒非不能興利也卒不補海內之虛耗唐太宗未嘗言利也而貞觀之初天下殷富斗米三錢後世兩稅間架和糴括苗鑄錢借商如楊炎趙贊之流非不聚歛也太倉所積卒無十日之供此其故何耶豈後世多事而財

○秦纂年

五

用故不足耶而文帝太宗之天下猶夫後世之天下也是果在此耶願與二三子論之

問君子欲立言以傳世文之不可已者也載觀唐虞三代之文見諸六經者典則馴雅邈乎不可及矣所謂文章之宗祖者也何今之士欲以文自見者不曰唐虞三代而曰先秦不曰六經而曰左氏國語其意何居夫文所以明道也於道有所發明上矣故曰文以載道辭達而已焉近世若周程張朱之言論可謂體道之文矣而

後世之論者必曰韓柳歐蘇而於是四子無稱焉此其意又何居邪豈倡而和之者趨向之殊塗邪抑四子本以明道而非有意於為文故不以文稱邪而六經語孟為天地人之至文者此又何邪諸生博學於文久矣請以所自得者陳之

九

問儲蓄恤民之大政也堯湯水旱民無菜色備之素故也遇荒而議濟賑是猶決西江而濡轍鮑鮮不及矣古之人如耿壽昌之常平長孫平

○秦纂年

六

之義倉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天道作沴民實賴之矣我國家稽古建法天下郡縣皆置預備倉以救凶歉處措於官賑給與民雖公私窘迫不得假貸可謂善法之最者也夫何近年以來名存實亡一遇水旱蝗蟲之災百姓便至流離轉徙不能自存豈所司不得其人而行之未盡於善邪抑法久而弊邪或亦儲蓄之政所濟者淺而猶有所以裕民之術邪茲欲使民無凍餒之苦而歲之凶歉不足以為慮當何以致之

問學校之設所以養育人材以爲濟理天下具者成周之時間有執憲有庠序有序國有學大司徒頒三物而教之閭師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悌睦姻有學黨正書其德行道藝而戒之州長考其德行道義而勸之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是以當時之士平居則敦義興行効用則治成俗美而比屋可封矣自夫科舉以來在上者以文取士而士之爲學者一切務爲文詞之工以應上之求雖日教以六經孔孟道義之實然不工於文則無進身之階而

○臺臺臺

七

士之習固自若也苟能言矣雖卑汚苟賤者亦與其選苟能文矣雖浮薄輕佻者不在所棄夫以斯人而登用之安望其化民而成俗哉此司教者日夜之所以兢兢也今欲不變當時科舉之法而又得成周德行道義之士當何所施爲而可

十一

問戡禍定亂資於兵養民裕國資於財雖聖帝明王未之或廢者何今之儒者一涉於韻畧者則曰談兵少及於理財者則曰言利視之不啻

道德之荼毒仁義之奴虜拒絕之嚴不少假借何邪箕子洪範先食與兵孔子爲政足兵足食是則聖賢之說亦莫切兵與財爾而儒者擯之不有自異乎以爲非儒之所務邪而破斧缺斨作禮樂者主之九府圜法陳丹書制之以爲非國政之急邪市人執兵而天子出幸廩無斗儲而雖陽失守謂非急務不可也而儒者不啻言之其故安在豈國之政治尤有要於此者而學非所先圖也邪諸生其懋陳之

十二

○臺臺臺

八

問昔人云孟子沒而仲尼之道不傳是固然矣要之秦漢以下諸儒雖所造醇疵不齊而斯道託以不墜亦不可誣學者欲趨於孔孟之途不可不博求於此以爲學道之助也姑舉一二之有疑者試相與論之可乎尊王賤霸增光孔氏矣而何以指爲申韓之流潛心求道所得於聖人者多矣而何以謂其自不識道明道義而點功利學之醇者也何以曰終未能窺大道之全微古作經聖之脩者也何以曰累於好高自大欲速之心玩心高明達於天地陰陽之化者而

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其幸何居忠孝誠實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者而曰只是天資元不知學其說何指所著知言或以為勝正蒙矣又病其有過高之論然乎跡其平生見道之實果皆於中庸邪天性高明獨以孟子為師道術正矣又疑其有類禪之學然乎據其終身所得之妙果離於聖人邪夫是數語者舉皆問代之豪傑矣其不繆於仲尼者誰邪自孟氏之後孰可以繼邪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也幸悉其說以對

○秦龜集卷十

九

十三

問移易風俗助流政教莫先於樂而作樂之道非達於聲律之故者亦未易以言之也古之人有觀四代之樂而能知其德可謂達於聲歌矣而何有不知樂之譏以十有二笛調正律呂自謂呂商克諧矣而何有不合雅之議斯人也果皆不達於音與聽安公子曲知巡遊之不返聞寶慶曲知父子之不協與夫秦漢上之曲而知其國之必先削者果皆可以知音例之與子聲補母聲之不及也何以為非周禮三宮之義而

欲削之變聲輔正聲之未備也何以云非月令左氏所載而不欲立之其為律也何若是省邪有正律之外更增六八而為六十律者有以五正二變合成七聲而為八十四調者與夫日當一管而為三百六十律者其為律也又何如是煩邪夫鄭聲起而咸韶絕樂經亡而鍾律失古樂之淪壞久矣茲欲參定鍾律以復先王和聲之音當以何者為準辯聲以命律辯律以和聲古人之遺籍尚有可稽而神解之士間亦有述其義於後世者矣究其禮樂之情者必有獨契

○秦龜集卷十

十

之妙也幸相與言之勿日以俟君子

十四

問易之豐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蓋警慮天下者雖當豐亨豫大無可虞之時而尤長慮却顧有可畏之憂故患常預彌而豐豫可保矣今天下承平百數十年禮樂風教漸被海宇生育浩繁文物弘麗雖前代盛時亦不是過可謂豐矣苟不求所以保持之道寧免自遺後憂乎自今觀之北虜犯邊無忘而武備弛矣剽劫偏於畿甸而寇賊昌矣田野蕪以不治民流而稅

家石侈以踰分俗靡而財窮矣其豐之所  
可憂者或者其在茲乎夫變故之來不在於事  
勢窮迫之日而每蘊釀於安常無事之時抑或  
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有大可憂者乎諸士行  
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平日靜觀天下之勢  
必有深慮遠計之論以自待者幸直言之吾將  
爲計國者獻焉

十五

問自孔子春秋以還異端橫起執刑名者竟二  
世以亡秦倡虛無者卒五胡以亂晉茲皆邪僻

下秦書卷三

王

離畔大道不待誅罰而知其非者也其間著書  
持論本之仁義禮樂邇由洙泗者未有過於荀  
卿楊雄王通韓愈之流故儒者之論於荀則曰  
其書羽翼六經增光孔子非徒諸子之言焉於  
楊則曰折衷聖人以求道之極致故其著書所  
得爲多於王則曰世人以其議論附會成書其  
間極有格言荀楊所不能道於韓則曰排斥二  
家撥亂反正功齊孟子而力倍之由是論之則  
四子者皆有功於孔子之道而在所取天自令  
讀其書而究之則有不然者人作之書由天賦

之本然也則曰惡聖人制禮本人情之自然也  
則曰爲子思孟子大賢也此於十二子而非之  
不有叛於聖道乎以三起數作玄準易非大地  
之自然也較書天祿劇秦美新非大丈夫之事  
也不有背於聖人乎中說問荅竊效論語六經  
續纂僭擬刪述不幾與孔子之門並立亦憾乎  
佛骨之表似也廣大深迥太顛之說安可信推  
尊孔子可也尚同兼愛孔墨之道安可同不幾  
於宗廟之美未得其門乎夫四子之可疑者如  
此而諸儒之論如彼將何所適從乎學者誦習

下秦書卷三

王

古人之書以爲適道之準使不明稽詳辭以求  
至當而守之亦非善學道者也諸生以爲何如

十六

問古之人有言天下之事宰相得以行之諫官  
得以言之今之郡縣學校之士皆將有宰相諫  
官之職者況遇明聖之辟樂於納忠受善自公  
卿列士工庶咸得舉其職藝而言之乎使不素  
積豫講咸有畫一之規則他日卒然厠顧問之  
列會擬議之席安保其不茫然乎故上有明辟  
而臣不學無術不無望治道之隆職此其試以

古人進言論之可也請開戲一  
二策者有也言不終上下有六箴  
者有進五規者有奏三制而言詩其忠誠者有  
言六事而君起寢秉燭讀之終篇者有上一百  
八而時相畏其多言者有進七策數千言而  
時相忘其切直者有上十事而二事留中不行  
者有言四十事而三十六事施行者夫是諸賢  
也論於國家雖有用舍之殊成務與否之不  
一言自其學術為之也可得問其畧與其關  
係天下之大者有幾核切於時務者有幾其亦  
○藝藝集卷中  
主

十七

問三代聖王明法定制以平四海皆傳數千百  
年為有道之長誠後世治世之著龜也然而  
儒者論治要之各持所見不能統一以為古治  
可復者則曰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為天下  
者不以帝王善政良法為則又何貴於稽古而  
建事以為先王之治不可復者則曰結繩之約

可復治蓋秦之不干羽之舞不以解平城  
之圍又有論者曰苟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  
今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倘謂今之  
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跡決不可復於今趣便  
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是又所  
謂參伍古今不拘其迹而求其實者矣然則三  
者之論孰為攸見而可施行耶夫帝王之大政  
莫過於封建井田肉刑與夫鄉舉里選之類自  
漢至於今願治者何止數十人主而慕古以佐  
世者又何啻數十百臣而是四者竟不可復此

○藝藝集卷中

主

其故又何耶出於世之變不可行邪抑其人非  
三代之英耶夫是政也行之者禹湯文武周公  
也使數聖人居今之世將盡廢其今之所由而  
為之乎亦因人情事勢酌其宜而為之乎聖人  
能使天下順治必不苟焉而已也諸生其探諸  
聖人之心陳之

十八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聖王之世宜  
皆和氣應之矣何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堯湯之聖不足於中和與至德足以彌變至

誠足以格天天人之際捷於影響矣何堯之殄  
積久而變湯之灾困極乃復堯湯之誠不足以  
格天與或者曰陰陽有數有變其來也未必由  
之人其消也未必歸之天人君能遇灾脩德雖  
變恒不爲灾要之人事足以勝之耳若以其說  
爲然何賤臣繫而飛霜孝婦冤而不雨脩政而  
祥桑枯罪已而災或退天又何赫赫若是邪此  
天人之際所難測者如此古之人論灾異者多  
矣莫有詳於董仲舒劉向京房之徒而說者鄙  
其誣然則春秋遇有灾異雖小必書者又何與

○彙纂卷三

五

漢文帝時一月而日再食一日而地三震宋仁  
宗時太白晝見地裂泉湧皆大異矣說者曰無  
損於二帝之治然則三川竭而云周衰少華崩  
而謂秦亡者又何與夫天人之際固幽微而難  
測矣人君遇灾要諸有一定之事儒者立論要  
諸有至當之實不可漫然而已也諸生其詳陳  
之吾願有聞焉

十九

問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  
入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外彌

滿於無垠周匝於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於性  
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攸遠高深學者  
不可不求其實矣誠取一二之有疑者與爾諸  
士論之天說者以爲輕清之氣上浮也果爲清  
氣之浮則星月之屬何以附麗七曜之運速若  
自運行似也而天漢三垣二十八宿終古位次  
一定而不移使非有所附綴安能如是乎日之  
食彼月掩之無惑也月之食謂亢日然則掩之  
者果何物乎曆家則謂闔虛所射其闔虛之實  
何所似乎風自九月以往則清冽而猛三月以

○彙纂卷三

五

往則薰和而柔其風之體如是與旋爲羊角其  
理又何與雪花六出謂應陰數雪自知而應之  
與其有主者雕鏤以應之與抑別有說而論者  
未之盡與霜何以風陰不結霜又何以雨土俱  
下與地在中說者曰大水浮之又曰大氣舉  
之夫水與氣至弱也土石爲得而不沉百川歸  
於海日無窮極也胡爲不溢或曰海至歸墟如  
沃焦釜化而爲氣理誠然乎抑四海會通地浮  
其上故雖入而不溢邪潮汐說者類曰與月相  
應自今觀之自朔至望漸減一潮自望至朔減





者如是焉。謂有以化天下乎。然則帝之恭儉無  
亦務名者。類與不然。過而能改。終無害於恭儉。  
而史臣許之。與賞罰者。治道之大目。大目不核。  
此不足以損於帝與。不然。抑別有其道。而史臣  
許之也。與斯皆贅述之所未喻者。諸生覽之。  
餘灼有定論久矣。願詳陳之。

二十二

問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禮樂者。本諸天地。  
萬物自然之禮。而爲人道之順適者。所謂三

禮樂義

子

千三百九。秦九歌之類。聖人非勉強而爲之者  
矣。然其盛莫過於唐虞三代之時。自今視之。禮  
有儀。文器數樂有聲容節奏。可得聞其實。與其  
聖王禮樂之功。化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以  
成治於當時者。亦可得聞其畧。與後世之爲治  
者。未嘗不以禮樂教化天下也。而漢則難於霸  
唐則難於夷。終不能望三代以上純王之治者。  
此其故又何與。其所以爲禮樂者。非與抑別有  
其故。與夫禮樂之制作。有所以爲之本者。非王  
帛交錯。鍾鼓鐃磬而已。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

聞其樂而知其德是也。然則伯夷后夔之所創  
始。與夫周公之所制作。其本也何在。亦可指而  
言之。與後世如叔孫生。欲興禮樂者。曾兩生。則  
却之。且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吾不欲爲  
公所爲。孔明未嘗作禮樂也。王通則許之。且曰。  
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然則其所不能興。與  
其所可以興者。此其故何在。其可興者。果亦有  
同於古人之制作。與。吁。六經之教。莫先於禮樂。  
孔門顏子。以之爲邦。公西子以之願學。是皆後  
學之所當講。而不可緩者也。請盡言之。毋畧。

○藝文志卷三

二十三

問生於其鄉。而不知其故。君子耻之。故鄉土之  
事。不可不講也。試以蜀中可異可疑者。數事論  
之大塊之噫。氣吹而爲風。吹則千里大同也。何  
黎之地。多風。天將時雨。山川出雲。雨澤隨在。皆  
被也。何雅之地。多雨。霜雪消於炎歊之時。理也。  
何豐壤有不消之雪。滴蟻生於池海之積水。理  
也。何潼郡有井中之鹽。此皆異而可疑者也。說  
者曰。蜀有洞穴。故多風。雅山川深鬱。故多雨。雪  
嶺以上。陸高寒。鹽井以下。與海接。若然是。愈可

疑矣風者陽之動出於天之激發行乎虛者也地之形實實則礙風何從以出山川深鬱多雨似也蜀之岷峨青城巫峽其壑谷鬱蒸之深冥豈止過於雅數倍而不聞多雨之名又何與嚴寒偏於北暑熱偏於南此天地之大分也故長江不冰而草木凌冬今炎方之雪歷夏而存則天地之氣不分於南北與井之下通海似也以地勢論之自蜀達海其高下何啻千仞今井以數仞而得溷則海之永安得上達如是之懸絕邪此皆有至理存者諸生平日聞之父老講之

○秦蒙案手

三

師友當有歸一之論請詳陳之毋畧

二十四

問財賦出於土地有畫一之數國用因乎人事無一定之規故經國者所當裁量計備而不可緩者也以今日蜀中言之數年以來寇盜竊發邊夷作梗兵燹交於疆場士馬疲於戰鬪至厯廟堂之慮勅大臣調邊兵而後成殲剿之功然調發既繁經費不貲譬之治癰毒者割其肌肉投以峻劑此癰之痊而元氣所存者眇矣蜀民之困窮孰有如今日者乎繼而大木之取所需

財力何啻百萬益困而愈困矣雖當目前需財之役之議屢興而應者無幾木之上供者纔百分之一耳後計之圖尚未可知邇者朝廷復遣重臣迎佛西夷其調發之費動數十萬撫臣茫然如失守臣束手無措而庫藏空虛民力困竭將如之何哉然財賦非天雨而鬼輸也必取之於民今民窮不可取矣不可取而強取之必致有意外之患善經國者必有見於是矣然事出於主上勢不可止也民當此困窮之極則不可取也然欲其事濟而民不擾焉二者不可得兼矣將何以處之乎請為我陳其所必可行者我將達諸執事者焉

○秦蒙案手

三

二十五

問士窮之所學將為達之所施未有明於天下國家之故而不本於學者故耕野之叟異日堯舜君民之業已具於畎畝之中樂嚴之夫後日舟楫霖雨之望豫定於胥靡之際不徒是也卧龍捫風亂世困屈寂寞之士耳一遇知己而用之王霸之事業如運之掌嗚呼古人學術事功一何窮達相須如是邪今之士非不學也其志

非不以古人自期待也然身出而見諸世用多  
至迂執粗淺而無弘濟變撥之爲非前軒而後  
輕則小辨而大隱况望王霸之畧保衡爰立之  
大躅也哉豈後世之爲教者非古聖王之所以  
爲教而士非其所學邪然而六經孔孟之書皆  
先王爲治之跡矣而士之不及古人者亦獨何  
哉豈賢聖之人非間代不出雖有之世適無事  
不能以自見邪不然何伊傳葛猛之徒寥寥未  
之覩也夫堯舜君民與夫格天憲天之事業是  
所思慕而願見者將何以得若人乎讀其所

○豪傑集

卷

致

二十六

問識時達務者謂之俊傑必有大賢亞聖之學  
術可以居此矣然所遭之時有美惡而事之施  
於時者亦有是非之異向君子爲得而不辦使  
時善矣事宜矣殫夫心術之精華而措諸天下  
之平治何者非正大光明之業使非其時雖有  
忠誠之心而成探日虞淵之功明孔孟之學以  
臻用夏變夷之化猶不免君子之論况非所遭  
際而行迷貞者乎然則俊傑之人必能擇而處

苟不論其時之可否事之是非而槩以濟  
爲心則隨世以就功名者又何者非識時達  
務之君子然則仕止久速不違其時聖賢明炳  
之學顧亦如是哉此不可不辯也諸生坐於燕  
喜之域必有尚古豪傑之才其平日之自處亦  
審矣其爲我盡言之

二十七

○豪傑集

卷

問吐蕃悉怛謀以維州降唐李德裕請受之  
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以爲中國禦戎守信爲  
上遂執怛謀等而歸其城趙保吉陷宋靈州楊  
億以爲北虜方黠須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  
計困之左右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  
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由是議處不一及後  
二州遂爲戎虜之區自今觀之禦戎以信量時  
舉事二公未爲無所見也使戎可以信結而後  
圖可必何退守之不可爲苟未必如我之所期  
則先王之境土顧可輕棄而委然迂徐之論可  
以謀國乎况中國之所以限隔戎狄以地勢  
之險爲利耳厥後維州歸而吐蕃之害日滋靈  
州失守而元昊之勢益熾遂使山前九州夏人

卒爲之臣妾良可悲矣然又未知二代當時事宜果爲如何而君子之論至於今未定諸生學古而欲措之天下者必有所獨見矣請爲我陳其是焉

二十八

問立國規模不可使不洪遠觀之三代仁義刑法並用故國祚靈昌而子孫皆綿數百之祀中土亦無夷狄之擾良有以也試以晉宋二代論之晉以虛無放蕩爲尚使先王禮樂刑法崩弛大盡在上者無網維固結之術在下者成淫僻

○豪傑卷三

三

頽靡之風是以五胡乘隙因之以濁亂天下固其然矣若夫宋之立國也仁義爲之楨幹而禮樂爲之維持求之三代規模似若相近然而終其國夷狄之禍未能一日殄除屢遷不已而卒爲元人之鹿此其故又何耶夫爲國之計不同而失國之弊則一此其所可議而疑者請推其由以對

二十九

問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君臣惟惺之圖不可不慎且重也晉襄洩擇將之言而陽處

父戕其元伏定輕圖操之謀而躬自罹其害乃其君臣爲謀不密自失沉默以取戕賊無足恤者獨晉之周顒也活人之生而見殺施人以恩而得怨千載之恨至今未平以爲內既申救于帝外當言于導伯仁失此邪庸詎知顒之意以恩威在君臣下不可以假之入則諫於君出則不使人知乎以爲既不言于導不必曰殺賊奴取全印以怒人而伯仁失此邪庸詎知顒之意以上當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乎以事跡言之君臣之謀可謂密矣密不應致害以天道言之救人

○豪傑卷三

三

百口恩德至深不宜有害而卒至於見害者顧誰之所致邪帝邪顒邪司空導邪敦邪必有以任其責者讀史之餘悲憤鬱積久矣取而與諸士評之

三十

問蠻夷猾夏寇賊奸宄雖盛世所不能無然而聖王御之有道終不能爲禍於天下皆可以稽而知也以今日蜀中言之 國家之取諸斯民者徭輕稅薄寬於他省其待徼外之夷者印章衣冠躋之文物亦可謂仁及遠服矣夫何近

子以來雕題種彘之醜搜我亭障惟常并其之  
孽我亦于雖聿興師旅終歸殄滅而斯民之  
財力亦至困極矣其所以致此者果何所由與  
或者曰蜀地山川險隘華夷雜處故民易為亂  
諸夷嗜利輕死生齒既繁亦好為亂由是觀之  
皆本於習俗土地致之矣其然乎否乎抑上之  
人處之者有未盡其道乎夫不患民之未安也  
而患夷狄之未寧不患民之未樂也而患寇賊  
之未息斯二者蜀人切已之患也諸士目擊心  
惟亦有剥床之慮否乎茲欲使諸夷懷德畏威

○奏議彙纂

三十一

而誠以向化斯民安居樂業而耻於作梗當何  
施而可務以其決可行者陳之我將獻之執事  
者焉

三十一

問治世之道歷洪荒以來至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始為大倫然猶未能統一也至於孔子刪述  
六經為萬世法而後治道大成所謂帥表百王  
垂憲萬世是也故後世崇報皆以王禮祀夫子  
蓋萬世不易之典也然當時從遊之徒及後儒  
發明衛翼有功於斯道者咸得從夫子廟廷而

俎豆之義也據其間有一二可疑者與諸士之  
論之子與子淵子思子也儼然坐於三父之上  
禮與生也尊之而沒也陵之其神能安與焉融  
漢儒者也黨弑逆之梁冀草奏誣李固杜喬之  
死不有愧於正人君子之列乎吳澄宋舉子也  
宋亡而為元學士不少有愧於故君之義乎夫  
聖人之教所以明彝倫勸風化也禮所以別尊  
卑決是非正得失也而諸賢之位二子之行如  
是焉不無有戾於所以為禮者與廷議之不及  
禮臣之不講而安於故習以為常焉此識道者

○奏議彙纂

三十二

不能不疑而未安也或曰祀聖賢以功也取其  
明道之功故畧其餘耳若然是臣子之功可以  
加於君父卓操之談經可以廁於聖人之列矣  
而可乎諸士對越駿奔之餘必有卓見以為諸  
賢處者幸著于篇我將達之議禮者

三十二

問文綏太平武緝亂畧致治保邦于茲為要矣  
稽之古昔鴻才實學恒兼體而並用之是故陳  
伊訓者主升隔之師敷丹書者重牧野之陣功  
致彌綸名並聖傑邈乎不可及矣後世聖王之

教不興俗尚之學頓異皆詞章者不關於戎務  
冒軍旅者不識乎一丁遂使文武岐為二途盛  
世全才不復再見然而儒者之將亦間有之觀  
其輕裘緩帶預定平吳之策圍基賭墅別授擊  
秦之謀屯田渭南而魏人不收戰經略遠慶而  
夏人不敢欺亦皆振揚國華偉哉上達之士也  
要其終論之雖有成與否之不同而文武兼資  
以擅一代之英則一而已求其所造果亦學術  
之異於傳人邪抑豪傑之有才美之得於天者  
多而不賴於人耶不然何曠世之不多見如此

○彙纂卷三

三

夫六經之論述非文之經則武之緯而孔子夾  
谷之會立談之際足以折齊侯之強遏萊人之  
兵由是觀之文事武備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實  
學也世之學者復有耻談兵事不齒孫吳者抑  
又何耶諸生欲有志於天下不可自委於一偏  
之儒也請大言之毋略

三十三

問儒者之道其要歸之明體適用而其極至於  
彌綸參贊之化而後已焉說者曰聖人之道不  
門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是

則苟非其人治不虛成也自夫濂洛關閩之儒  
興而斯世有道學之講其於孔孟傳心之要經  
世之術蓋指迷塗於後學也其於秦漢以還諸  
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不啻硃珠美玉判不同  
科矣今之學者有志於道未有不以是自期待  
者卒未覩夫推所學以善治如三代焉何哉豈  
所學以為道者非與觀夫學校之所教科目之  
所收非六經孔孟之格言則周程諸君子之緒  
論矣為道未始不一也或者阻於時勢之未會  
與孔子為司寇暮月而魯國大治程子為晉城

○彙纂卷三

三

令暮年而民愛之如父母豈必有大會於時而  
後見耶夫道學明而後可以言儒真儒出而後  
可以言治使徒掇拾附和於古人之糟粕迂執  
粗淺而無弘濟變通之妙則儒非真儒治非善  
治又安望其彌綸化育之功有同於聖賢也哉  
方今 聖人在上教化大同其間挹洙泗之  
淵源而溯濂洛關閩之餘波者固不可一槩論  
也請述其學之得於心而驗於事者陳之若夫  
行而不著習而不察非所望於諸士也

三十四

究夫古人之跡評辯其得失之歸固學

致知之一端寔所以為行道之鑒也姑以一二與諸士論之建安儒者常以復肉刑為當矣秉撓俗害教之見者則詆以為非元祐執政方以罷免後為急矣持錢荒害農之論者則勸以當緩漢王之稱皇伯禮也王為濮皇夫人為后中書之謀何以相戾文帝之號太宗宜也親盡常祧廟盡當毀丞相之議何以自乖襲蜀而有其國或以討賊之義許之何又譏其雜用詐力以失忠臣義士之望伐齊而不盡下其城或以善

○蒙叢纂卷三

三

藏其用美之何又責其不合妄効王者之師以取劓矯制發兵專上也或以成功異域為可封或論以春秋譏逐事之法不可封賦詩譏訕犯義也或以怨望罪著宜置之法或以文字曖昧之過不可罪靈州之陷輔臣請授之宰臣則以虜勢方黠欲棄其城而保環慶維州之降邊帥請受之宰臣則以守信為上執降者而歸其城吊中常侍或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以矣而何又有枉尺直尋之譏拒加九錫或謂其有殺身成仁之美近矣而何又有不忠不智之請凡若

此者皆古人裁物制行建謀之跡也君子欲志於道不可不取而正之以自善矣請悉言之

三十五

問今之開封即春秋衛之南境漢陳留之區也其人性以尚義而勇敢物產以土沃而蕃息所謂中州得天地之和是已嘗觀狄人滅衛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季年牧圉之盛車至三百乘而駟牝三千又何若是多耶漢高帝略地至陳留酈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屬之攻長社次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攻下

○蒙叢纂卷三

三

宛穰定十七縣所至如破竹無敵人何若是勇耶夫今古此地今古此人性今古此物產宜也夫何頃者荒蒲之盜起於睢陳有司收集民兵皆疲懦不足為用甚至不能執戈鼓弦見敵而潰卒蒙朝廷命將出師而後捕滅其孽牧之馬繫騰之駒皆驚羸不足以供國馬之數每歲解俵率皆鬻之他所而後其良中太僕之所需是何古今不同如此耶抑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馬政隳弛而然與然民間壯丁郡縣籍為軍兵者亦有約束操練之政矣戶養之馬郡縣



設司牧之官而御史太僕亦逐歲稽覈矣而人之勇敢馬之蕃息不如古者何耶豈法制之盡善不如古耶抑官不得人徒務文具苟且因循而致之耶此吾鄉之故諸君所耳聞目擊者以何者為振起之術其悉著于篇

○表家藏集卷之三十

墓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

09683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雜文 誌銘九首

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進階中憲大夫高

公墓誌銘

明處士李先生墓誌銘

故贈文林郎東光縣知縣張公妻太孺人

李氏墓誌銘

故潘陽中護衛右所百戶李公墓誌銘

山陰縣教諭張公墓誌銘

明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表家藏集卷之三十一

明故例授南京飛熊衛指揮僉事李公墓

誌銘

逸菴黃先生墓誌銘

方石先生墓誌銘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誌銘九首

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進階中憲大夫高

公墓誌銘

公諱魁字文元姓高氏其先洪洞人也元季避亂新鄭遂家焉曾大父成大父亮皆隱德不仕父旺以公官贈工部主事母蘇氏贈安人公天性仁孝且慷慨有氣節平生奉親無惰容雖菽水之養父母亦安之歡如也與兄弟同居財貨

○墓誌銘

盡以屬之不一錢與人同事遇險難則以身任之有利即推遜於人貧者或不能償公則曰人且貧不自殖矣何以償為遂折其券不取其孝友廉義著於鄉閭類此成化二十二年鄉舉中式累舉進士不第某年授金鄉縣知縣下車之日即與父老約曰今不困若財為若培擊強暴弗以苛政擾若若能順令則治也父老皆再拜曰諾乃刻廉勵節期自身始冬不必燼暑不必蓋飯不必肉一布裘六年邑士大夫信而服之且化之賓客之道甚邑者知公之為民也亦

不過望公館穀豪族巨家至相戒曰勿困其良弱以傷令心齊民非輸稅供役構訟終歲不入城邑四境之內蓋新新然樂也嗟乎古所謂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公非斯人乎哉時飛蝗食稼四邑未粟委地百姓凶凶獨公之邑無蝗父老曰政之感也欲聞之當道公曰雖古之循吏亦謂偶然爾予何德以致之卒不白在金鄉六年民戴公之德澤為立生祠迄今猶俎豆之正德二年擢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抽荊州商稅時逆瑾專政黷賄滅公不如意者輒

○墓誌銘

禍及身家同輩求以自完者乃縮公課以其貪黷羨賂瑾致瑾悅人有以此諭公者公愕然曰是何為哉公私之際忠邪之判也君子貴守道貴不失己禍福之來付之命而已矣是何為哉竟不縮稅私瑾瑾乃益壯之不加害嗟乎亦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正德五年陞本司郎中管理蘄州鐵冶時政愈刻公乃喟然曰執國紀律弘濟時艱古聖賢會其際者也今也豈其時哉龍蛇之蟄以之存身神也吾將行之矣乃連疏乞歸今上登極以恩詔進階中憲大夫凡居家十餘

年不冠帶不出庭戶非禮燕不入官府官府事  
聞耳不欲聞子姓有私語有所論刺者輒斥責  
之族黨姻舊生無以育死無以葬其子皆給之  
賴以爲命者百餘家時人以疏傳皇甫謐之流  
匹之嘉靖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以正終年七十  
有六沒之日邑人無少長戚疏皆嗟嗟曰鄉先  
生逝矣配李氏封安人子男三人尚我尚信俱  
先卒尚賢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山東按察  
司提學僉事孫男七曰擢曰揚曰捷廉勝生曰  
掇曰拱曰操曰才孫女一聘鉅州士人董萬言

○表表墓表一

曾孫男三人俱幼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  
其原先營之次僉事君於予爲僚友泣血緘狀  
來請銘嗟乎昔予獲侍於僉事君也仰其溫然  
圭璧之德毅然剛方之氣則固已異之矣孰謂  
不有自哉乃爲銘銘曰

道也拯時遜于丘樊不食其實以遺後昆其精  
其精化爲日月而天行有是哉

明處士李先生墓誌銘

誌曰衡門肥遯激貪之志顯幽入苦節矯俗之  
清故高尚其事易辭因之表賢其人如王

篇以之贊德由然而觀守拙人群冥心物外  
聖哲以之爲徒古今爲之承式也吾師李先  
少篤於學博覽群籍爲舉子業累弗售于有司  
乃歎曰茲將安之玄纁乎何汲汲若斯遂退  
而教授生徒眇有終焉之志先生天性朴順恒  
自檢自守機獲貪鄙之心寂焉如滅故不治生  
業不談商賈事不與人競或有謂先生貧不適  
於用者先生聞之曰夫夫也知我而未盡者也  
吾以仕者爲勞形而喪其真故耕且誦焉求暢  
吾生而已矣吾烏乎辭其貧仲尼去父母之邦

○表表墓表二

墨子不得黔其突所如不合也今世計之所趨  
若納鑿之坳吾真故吾任吾性而已矣吾烏乎  
適於用環堵而居織屨而食原思於陵仲子之  
徒彼何人哉吾與之同其歸嗟乎利用莫大乎  
富有而先生以澹泊暢志崇高莫大乎爵秩而  
先生以括囊爲榮含光渾世其殆古之逸民乎  
先生諱珍字待聘先世大名入後遷儀封家焉  
高祖業仕元爲鎮撫曾祖信祖敬父方皆不仕  
先生生於正統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  
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配昌氏先三十

年卒繼配閻氏先十年卒男子二長東雍邑廩生次東熙中弘治戊午科河南解元累舉進士不第齋坐卒先先生六月嗟乎使先生不得食其誨人之報天乎悲哉女子一適士人王天爵孫男五碩顯煩邦翊邦弼孫文三一適傅從仕一適王在一適岳禹甸皆士人東雍貧不能營葬四歲柩尚在殯一夕火延殯官邑尹東平李公美出行火率卒役救柩出喟然曰先生君子儒也死無以託體九泉此予之責此予之責乃即日具槨治諸葬務以嘉靖五年六月九日

○東雍集卷五

五

墓於祖塋丘伯岡之原與尚氏合窆廷相爲童子時曾遊先生門下先生生無爵死無諡恐來者之無述也乃歔歔而爲之銘其辭曰

彼軒彼冕金玉陵積草衣木食家徒四壁謂先生多耶富貴潭潭憂虞之門不覲於物其樂翻翻謂先生少耶長松膠膠下有伏芝於千萬歲化爲仙螭謂先生亡耶

故贈文林郎東光縣知縣張公妻太孺人李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李氏歸張氏以子漢卿治邑有異政

勅封太孺人世爲儀封望族祖敏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崙高邁不仕太孺人生而端懿誠順出於天性雖機鑒中涵而深自晦默恒終日無語祖母太夫人甚憐之太夫人時或脫賜簪珥諸姊輒趨拜受太孺人獨澹然拱立一無所取問之曰讓諸姊也太夫人益奇之及笄歸東光公瑛時東光公爲弟子員太孺人操井臼躬紡織養舅姑營田廬黽勉勤勞既備既至東光公得肆力於學實維相之也天順壬午東光公鄉舉中式歷官東光縣知縣公居官以廉潔

○東雍集卷六

六

律身以嚴慎治事時有循良之稱太孺人方且衣浣濯之衣食蔬糲之食嚴扃鑰戒童僕館驛蕭然無食祿相夫以妻妾之奉苟且以自汙此仕者之恒態東光公以廉潔自律非太孺人素之德恐亦不能自遂如此今時仕者之祿雖官至極品非貪饕不得富吾鄉士俗以官而致巨貲者人皆鄙之不得齒諸君子之列東光公致仕之歸也車馬無所載囊橐無所有田廬墓所增依然舊時布衣鄉人慕其清白至今稱歎由是觀之太孺人山陰之力亦必且多矣哉正

德末 先帝欲巡幸方岳漢卿時為給事中欲  
抗疏合群臣伏閣諫止恐犯 上怒貶太孺人  
憂預白之太孺人曰后德惟臣汝諫收宜毋以  
我為也今歲 朝廷議大禮漢卿任都給事中  
復率群臣伏閣奏事亦先白之太孺人曰此關  
繫大政汝能勉圖雖得罪何恨漢卿遂坐是除  
名嗟乎范子博以黨人被逮其母慨然與之未  
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吾復何恨蘇子瞻謂其  
母曰軾為范滂夫人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  
顧不能為滂母邪以太孺人觀之實二母之儔

○義錄卷五

七

卓卓乎烈士矣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嘉靖  
三年八月二十日卒於滄州旅次享年八十有  
一漢卿扶其柩歸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葬  
於黃岡村東光公之舊封子男一人即漢卿登  
辛未科進士歷官戶科都給事中沉毅而斷  
逸而雅浩氣直節有擔負天下之志雖擯斥  
偶其於君臣道義未始有爽也亦無愧於滂  
矣女子四人長適胡拱辰次適王誥皆士人  
適戴繼次適孔弘道孫男一汝翼孫女一適蘭  
陽李沐嗟乎六孺人以才處之性孝男婦和妙

以睦姻戚恤奴僕自結褵以至於屬續閨闈無  
違道族黨無間言可謂美矣且能戒驕侈崇節  
儉以珍玩為殃以布素為常弗恃貴戚有餘而  
暴享天福寔女士之行也東光公耿介端方拔  
俗而立高風麗然上友千古太孺人之賢寔足  
克配云是不可不銘也銘曰彼星光光化為石  
谷蘭既隕芳乃息母儀婦道皎如日於千百祀  
來者式

故瀋陽中護衛右所百戶李公墓誌銘

公諱廣字同仁其始浙江處州龍泉人也祖真

○義錄卷五

八

洪武二十五年選應錦衣衛校尉為帶刀旗手  
隨 駕執肅者十餘年末樂六年 瀋簡王出  
封潞州選充瀋陽中護衛右千戶所總旗從  
王役父增以公贈百戶母喬氏贈安人公生而  
秀爽既壯代父役侍 瀋莊王王愛其才置之  
左右公好義直亮多所諷諫王日益重之久之  
以勞績得授試百戶弘治十八年復以 恩例  
進實授先是潞守彭城馬公墩於府中事頗為  
裁抑 王乃怒守欲構辱守公乃見 王曰  
於法無當也使守執府中人千辟以困我良士

則王許之乎王曰不可非其籍民也使守驅州  
中人于賦以困其貨貨則王許之乎王曰不可  
公曰守者天子之職守也彼敬 天子之職守  
故愛其民事愛其民事故不得不抑府中即  
王之愛府中也守宜無罪焉爾 王乃悟即不  
奴守嘉守 王有儉德諸府中人暴富而驕奢  
者即惡之乃以事累其財至竭罄乃已公起家  
至萬金而儉素之德始終一致且周貧赴急以  
行惠義 王尤信重之故能終身保其富貴夫  
潛地窟者不覩夫天明守之株者不識夫夏榮

○袁家藏卷五

九

君子以為非通炤之術公性閭通善察體要規  
事機質朴而有玉潤華彩而出絢襲且其得天  
得君受福無恙如此以正德辛巳九月十三日  
卒于正寢距生於正統壬戌九月四日享年蓋  
八十二云配李氏封安人無出繼配王氏皆先公  
卒子琮孫友松皆國子生孫女二長適姚大韶  
次適某將以其年月日葬於某原琮泣血走狀  
請銘窆石廷相受公雅愛久矣義且銘銘曰嗚  
乎樸敦以壽謂天邪命邪忠敬以獲主謂達非  
正邪福澤旁魄將以為幸邪銘文玄室非考終

令邪

山陰縣教諭張公墓誌銘

公諱綸字君言其先山東恩州人上世祖有曰  
順者徙河南之儀封十世而生天祥於公為曾  
祖業儒高尚不就辟舉祖成道勝國時為元帥  
府幕官考振永樂甲午舉人任興平唐山二邑  
訓導公形貌脩龐氣韻高古治三禮尤精先天  
之學平生非義一毫不取於人亦不以非義與  
人雖無儋石之儲居之晏然聞人之求富貴利  
達者搔手閉目曰我道不如是也天順六年貢

○袁家藏卷五

十

於 庭授如臯教諭教士以身先之重道敦義  
賤鄙流俗講學娓娓不倦生徒翕然感化咸辛  
忤得師堂攝邑胥吏初易之及觀其政事明達  
操守峻潔遂大服無何以母喪去任卒喪補教  
山陰其地濱塞漢子弟輕於力學好挽弓騁馬  
士寡於發科公乃嚴教條變文體務期於有成  
科有人自公振之年六十即解仕為歸田之樂  
所交往朋親不苟時會娛探玄析理之外絕不  
及世俗事齒德官皆備為一邑犬老平時出嬉  
入怡動順靜適與道游翔樂天之常嗚乎可謂

寡見其儔矣弘治癸亥十二月十一者無疾而終享年九十有三配李氏先卒生三子弘宇宜女一俱先卒繼配王氏生男子一人即原明弘治乙卯舉人女子四人孫子四雉鳳立可曾孫五俱幼公旁通黃老攝生之術嘗語廷相曰魏伯陽參同契注論者數家咸不能探微我乃大有得又曰我能意到氣從暢疏幽關以養元祛疾子慧將以授子即端坐調息良久三田谷谷有聲已曰快哉此入道之門有小益語道之大則參同契中事也廷相時在少年漫不省記今

石叢藏集卷三

上

無及矣爲文古雅簡質所著有省菴集藏于家世稱元紫芝得書易之簡易黃老之清靜公蓋異世而同符也既卒原明筮宅得縣西留陳鋪之東原啓李氏柩來附正德元年三月十六日也廷相與原明同鄉舉又受公知愛宜爲銘銘曰  
嗇於神精抱和益齒古節不渝君子之貞道不希時譽罔馳弗誘于物樂無期佳壤新卜昭德辭後忘公思陵谷夷

明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四川按察司僉事田君荆川公之墓誌銘  
血胤邇來請銘廷相素契君後此同來之稱義不可辭乃爲銘按狀孺人姓高氏僉憲君爲給事中時以恩例贈王父諱某府君如其官  
孺人及劉孺人皆受此封號孺人世爲蘭州人父諱某業儒以明經教授鄉里故自幼服習姆訓長稱淑媛及笄歸封君奉侍舅姑無違凡藥餌藥膳紅幹濯之事必躬服其勞舅姑安之處姻戚惇然以厚處姊姒雍然以和處閨門肅然以莊故內外咸稱其賢封君家承素業且農

石叢藏集卷三

上

且商服牛車行賈燠煌諸徼所徒御甚衆其行具罔不克備農畝耕穫頗繁其繕須饋餉亦罔不克給封君由是豐裕勤儉之助弘多焉成化十三年會助邊給饌之例封君乃裹囊而南大賈於淮海復娶劉孺人以居弘治十一年九月封君卒于淮距去蘭之日相聞而不相接者始終蓋三十餘年孺人秉貞操理門戶遠邇一貫不少怨尤見於辭色可謂女中烈丈夫矣正德十二年僉憲君來仕蜀乃迎孺人養之歲餘孺人謂曰三老且疾將棄人世孤死首丘願也

當送我歸歸數月果卒年七十有二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孺人無育男四皆劉孺人出長萬早卒次即荆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陞今官次芹次藻孫男某某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熊家山麓封君之墓嗚呼孺人其賢哉方封君之未裕也乃苦極心力多方營致蓋何有何無龜勉求之孺仲之賢室不是過焉及封君久離而不返也則峻志操蹈禮義怡然以終其身則孺之妻有愧矣嗚呼孺人其賢哉乃撮其實銘之銘曰

○表家藏集卷五

三

德不渝心匪石女著龜嗣由昌被昭寵慶所將珉辭紀貴泉真詔無已

明故例授南京飛熊衛指揮僉事李公墓

誌銘

公名昊字文遠上元縣人也正德中入粟助邊授南京飛熊衛指揮僉事蓋章服之榮非任事之職也公嘗捐金修繕居西石橋用濟行者故又自號西橋主人云生於天順八年四月十七日卒於嘉靖十年正月十二日將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於湖熟園上山祖塋之次石溪設子

介公從子太學生夢涕泣來乞銘浚川子之賢如未之前聞何殷子曰西橋公廣業廣德有餘述矣請爲先生狀之公農于田連疆越阡稼穡付如陳陳而庾非田畝所出弗衣弗食有宣曲任民之風焉賈于廩浮海輦山貨饒物集微貴微賤任時出入致金萬鎰有陶朱氏之能焉以厥宗弗文也乃置塾延師訓式子姓俾明經執禮達儒範焉乃今夢已上舍太學卓有譽望餘子弟亦彬彬文矣厥世業可述如此公富有者何所不遂乃敦素崇儉以率其家食無重

○表家藏集卷五

古

品衣無重綵居無泰麗之宇以終其身恒曰福不可過享我將縮之以遺子孫處間黨無問親疎強弱一切以禮義相接無驕矜陵轢之態人有過乃即匿之不忍言忠厚謙退之風藹如也又積而能散里族有飢困弗振者公無不資而濟之恩德洽於骨肉信義重於鄉里以故內而愉愉外而怡怡皆得其歡心無怨世之言曰品者怨之數以西橋公觀之豈其然哉厥名德可述如此浚川子曰嗟嗟西橋公賢者流也非乎世有中人十家之產者一遇豐歲乃即飾冠履



鮮裘馬麗屋宇華羞食猶嫌嗟焉恐弗糴於鄉人矣一金之子動無不獲乃即擅雄豪援官府倖傲邑里而奴僕族黨矣其視公之富有而能儉能素能謙能晦能愚何帝倍從嗟嗟西橋公賢者流也非乎按李氏河南歸德州人宋靖康中有隨高宗南遷官留金陵者以中原拔蕩弗克歸遂占籍上元家於城東三岡至今人稱三岡李氏云五世祖立旺生住郎於公為高祖住郎生伯亮伯亮生傑始徙居湖熟復置新河別業以通貿易李氏至此殆浸浸然盛矣傑生琮

五世祖立旺

生

及珍乃能併力幹蠶業日益拓貲日益奇美稱富有矣琮生昌及公珍無子立公為嗣公能酌時審幾有低昂伸縮之術佐兄昌樹立家政勃勃益加於昔人乃復好仁樂義讀書知禮遂為金陵名族矣母葛氏配應氏繼配陸氏側室高氏具氏朱氏王氏子男七人蔭高出華譽淮陸出薰敷具出荀朱出女子二人一應出適林附一王出幼在室兄昌生四千即襲及番華蒙先是公未有嗣以華後兄卒公撫養等不啻已出及公多子人謂有陰報云云讀書無不通其大畧

作小楷字亦屈強可觀好賢樂善南都諸縉紳先生每敬重之如太宰野亭劉公太宗伯月湖楊公太司馬逸菴陶公大司空松溪崔公少宗伯雙溪汪公侍讀公濬嚴公皆與公周旋嗟嗟可以觀公矣按山子曰書云君陳施于有政言家國同治也公治農而稼豐治賈而金多訓家而教嚴族黨親疎皆得其歡心無怨此何等才力規畫耶使公乃能際風雲之會推已効者而達之國其於和民建績運之掌耳乃顧老於烟霞寂寞之濱而徒擅天山澤農賈之

五世祖立旺

生

良豈可不惜豈可不惜銘曰嗟弗爵有爵之樂嗟弗勛有勛者存德義踐於身是曰君子之仁虬騰鳳翔亦矣皇皇兆厥嗣永昌

逸菴先生墓誌銘

嘉靖十年十月七日雍正逸菴黃先生卒壽八十有二其子舒華泣血走使來請銘舒華舊從予遊凡先生平生每數數為予道予竊為歎仰久矣及病且亟語舒華曰汝師知我得誌我墓無恨矣悲哉悲哉乃予銘詎可辭耶按狀先生諱瑤字廷印其先蓋山後人有曰繼先者為元

杭州路通判生復克宣使稱黃大舍云先生之高祖也元季兵亂寓杞之西陳村遂爲杞人復生恭恭生文文生先生先生少爲諸生博涉墳記刻志於學發爲文章思深理辯一時諸生皆下之會增廣缺員時天台陳公士賢督學乃命學官試諸生以先生報可公覽其卷曰直隸士也汝公汝公七試於鄉不舉正德二年貢入國學四年除湖廣江夏學訓導無何丁母鄭氏憂去七年補任陝西華陰華陰久乏舉先是有蕭先生者誨生徒勤甚一夕夢有告者曰汝何自

苦學錄

五

苦舉子須江夏相來爾久之果不舉復有黃先生者來任衆曰黃屬江夏郡應矣久之仍不舉先生至衆欣然曰果江夏來矣先生曰嘻誤矣哉夢乃寐景也不教不學兀兀坐待能舉耶乃嚴教條植標準程術業啓志向閎才思正文體訓習時務涵養性氣懋淬其德方一年所氣象勃勃化矣一日徧試諸生撫其卷曰可矣可矣當不負江夏相是歲果一士發解嗣後恒不乏科云十三年陞白水學教諭白水界山谷中諸生野處不知居業於學乃先生督之咸來學絃

誦之聲稍稍相聞久之謂然曰仕者爲人者也爲人者勞徂年如流靡有暇日乃何時我逸乎遂投狀解仕去自是垂翼林藪藏舟山壑乃無復于人間事矣因自號曰逸菴言徜徉塵表既老而獲安也配王氏持家雍肅有範正德元年卒繼配耿氏男子二長舒萼先生一年卒次即舒華邑學生志性抗偉才思清婉予久以卓遠奇之矣然尚遲鬱顯親元宗其在茲乎女子三俱適仕族孫子六堂都屋金彭奴引嗣曾孫男一女一以嘉靖十一年十月某日合王氏葬

苦學錄

六

于先生之次先生嘗曰寧無所于得無寧俾我道汙寧弗利于身無寧俾我心忤故平生不卑諂不佞求不虛飾人望見之即知其爲淳粹君子且自處甚廉約自歷官以來未嘗廣田畝大居室飾裘馬茅茨布素藜羹脫粟晏如也及卒之日至不能喪同邑西岡張宗秩曰先生古之遺賢也沒而喪具不備吾黨之耻乃爲辦其棺斂斯亦清德之徵乎浚川子曰予觀今之士孰非讀書通教者哉及其行事則畔然異矣仕者自一史以上少不欲以有得豐其家少不欲以

巧宦取君之祿乃先生則獨行獨道弗與賢軼  
倣倣足以風世澹約終身不惑於異物而遷有  
蔬食水飲之節古謂弘道求志非斯人乎乃系  
之銘銘曰

弗趨於時迪此聖猷人皆營營我獨無求人皆  
虞虞我獨無憂是曰先生之脩沐沐九原龍蛇  
之蟠不畏于淵不愧于天虹翼護其靈日月赫  
其前是曰先生之墳

方石先生墓誌銘

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于家年七十

○墓誌銘

五

有六有司以 聞乃 贈禮部尚書諭祭 賜  
謚文肅 命官治葬事于其里賜墓大夢山之  
原空之已一紀矣門人南京禮部右侍郎黃君  
宗賢具狀示廷相曰先師託體九原歲云逝矣  
嗣孫弱不克事猶未勒有墳中之石緝實悲之  
君遊先生門下應切義念茲文非君而何嗟乎  
先生尚未有銘耶奚以掩幽示後乃泫然揮涕  
銘之按狀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  
生而資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爲韻語年  
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

義粹冠遊邑校與同邑黃文教孔昭友契服  
膺儒素日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天  
順三年浙江發解第二人八年登進士第選爲  
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預脩 英廟實錄賜銀  
幣陞俸成化九年被 旨校通鑑綱目先生乃  
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  
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  
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 帝嘉納之見北虜  
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  
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

○墓誌銘

五

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况又  
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  
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  
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  
掠如入無人之境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  
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  
故疆與 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  
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士卒  
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僭勢寇咸  
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腹志義且乖離矣尚安

能驅而使之平言甚剴切比皆鑿鑿可行惟待議  
入預 經筵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者接丁內  
外艱飲水蔬食倚廬祥禪一如古禮終制親友  
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糜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  
鍵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逸老登眺方巖鴈  
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初  
新庶政徵賢銓德庭臣交章論薦會修 憲廟  
實錄遂 詔起之長沙李文正公貽書勸駕極  
言君子道隆乘運拯世之義先生乃勉力入朝  
供事兵部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最直附南

○臺藏集卷十一

圭

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士皆刮滌舊  
習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  
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畧曰孔  
廟從祀之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弟實  
衍延平之派新經之闢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  
祀臨川郡公吳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  
處聖賢大節忘君事讎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  
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風教所關不可不  
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狀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  
先祀罔託乃力求解任歸家居將十年士望日

重薦者益力銓部乃擬國子監祭酒 上特命  
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  
生再疏辭疾李文正公時在政府復貽書諭  
上意乃行又以永退得遷非義所安懇辭以舊  
官供職不許乃始受 命在國學教胄務先成  
養器識濯礪風節一時士類翕然大變會輯通  
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陟隋胡元之  
統識者韙之先生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輪役  
遂爲祭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貲于公不私銖髮  
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脩治圯廢之

○臺藏集卷十一

圭

需至今猶行之以疾乞致仕疏凡五上每優  
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仍 命馳驛歸時六  
館諸生以狀乞留先生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  
吏部薦先生儒術弘深當大用會權奄用事矯  
令致仕在家數年卒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  
先生議供祠墓祿食稍贏卽別買田代之分給  
弟姪又置田信和伊家塾建方山書院嗣宗戚  
婚喪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黨仁義忠厚之行  
多可尚如此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  
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釋言元史本末

華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志文

集詩集論諫錄總山集百餘卷先生系出晉康

樂公宋經畧使鞅始遷黃巖元末高祖孝子溫

以再遷桃溪今隸太平曾祖原睦祖性端 贈

禮部右侍郎妣趙氏 贈淑人考衍 封編脩

累 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封孺人累 贈淑

人配陳氏繼配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 贈

叔人子男三興仁興義皆大興寅側室焦氏出

女二長聘黃健俱大次適金忻孫男一必昨興

義遺腹子以陰補國子生曾孫男二某某從叔

○義彙卷三

三

父省寶慶府知府即逸老先生及弟王成山人

績皆以學行重於時云先生性孤介廉直重氣

節慎取予有防畛遇事侃侃能斷義不可奪且

安止知命不競不華布素蔬食終身弗厭故平

生不吝義退不榮俸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

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撥已奮迅而次去雖

退處巖野而其心未嘗不在天下每聞朝政更

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會亦未嘗不拊膺太

息而致慮於世道之升降也嗟乎學自成化以

來內閣司禮交相倚藉間泊朝政士必貪緣依

附而後通顯苟不由此雖執德迪義高邁清遠

之儒不陸沉於下僚則濱棄於草野夫以三原

王公天下倚望以不附順猶設謀害之使不得

久於其位他可以振壓無恐者不啻歐逐矣朝

寡廉節習稔汙風三事九列有愧於具瞻者亦

多矣哉乃先生卓爾名輔卒不能弘濟大烈以

究竟其素志則其時可知矣然而義易幽貞之

吉大雅進止之度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足以

敷食立懦而又何歉乎哉銘曰

穆穆文肅炳靈自天敬義直方厥德允全學邃

○義彙卷三

三

增籍道探淵源駁正圖緯惟聖之尊持正于家

倫義靡忒持正于國忠貞匪石 講筵渠渠啓

沃論思史筆屹屹直書不移司成兩都械櫜協

軌育髦斯士植國之紀未濟大川聊爾小試尼

父天知子興不遇時不苟合道不虛行用則鳳

騫退則鴻冥弗流弗執中正是造文武弛張展

也有道匪公儒素孰啓其節匪公端誠孰遺其

哲道敝風虧邈哉黃虞先生往矣孰隆其污天

台之陽有丘崔嵬哲人之藏百世之懷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雜文 碑二首 墓碑銘二首 祭文七首

明故練江張先生墓碑

南京戶部總巡官廳碑

明旌表節婦贈安人陳母都氏墓碑銘

明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許公墓碑銘

祭亡友王正之文

祭劉母勅封孺人扈氏文

告佛文

祭易菴郭先生文

○墓祭集卷三

祭內守備呂公文

祭兵部尚書李公文

祭僉憲殷公文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碑二首 墓碑銘二首 祭文七首

明故練江張先生墓碑

汝南有練江主人者姓張氏諱倫字天敘生而

穎慧天成姿貌玉立少時郡縣舉應尚主之選

抵京師候事乃歎曰大丈夫現現磊磊自致功

名爾何以是為遂杖策歸折節力學博覽群籍

補邑庠士子員性高明直亮有治理之幹大司

寇臺城張公甚器重之嘗曰此士望也公疾且

○墓祭集卷三

革乃呼練江曰吾不起誰佐汝學者指諸孫曰

吾家世有明德天必授之不在若則在此曹孟

耕賈為門戶計練江諾曰並命群賢振藻華途

固攀附之會也養志立樊守道自怡亦龍德以

之存神遂慨然謝去既而慕谷口之考槃羨蘇

門之長嘯放情林壑令章幽側時復曳履撰杖

遊于練江之上乃歌曰練之水汨汨兮撓不可

淘兮日徜徉兮委沉冥而自足兮絕世而立於

獨兮其人如玉兮余祇服兮再歌曰歲冉冉兮

霜露秋懷佳人兮卿淹留身名遁兮志意峭暢

吾生兮復焉求因自號曰練江主人云練江有  
深識朗鑒能清濁人物隱微如照久而底裏呈  
露要之君子小人舉不能違其評且好義樂善  
聞黨吉凶貧苦及落魄不振者咸為之周給綽  
有智略善為人謀事以排難解紛為任不問識  
與不識有以急難赴者輒能紓人於倉卒以故  
四方之人樂趨之練江燕宴懽接不厭也時人  
為之語曰汝南高士張練江賓客式燕恒滿堂  
嘗以人之為學耳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  
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以習其事之為要故

○表表卷之三

二

教諸子必以隆師取友慎言動脩德行為本且  
不使之近匪人見邪行以壞心術之真是以諸  
子得之賢範為多及元孝登第示諭曰堯舜御  
極夢契思奮非有玄聖之道術淳古之德業不  
足以比隆往跡大昇時會汝其勉哉蓋聞雁龍  
澤世函夏神之鳳鳥儀庭黎人快觀此其德輝  
何如耶鵠鳩鸛鵲非不翕翕霍霍人間常調夫  
誰異之汝其擇哉練江天性至孝平生事父母  
無惰容居喪不食鹽酪哀毀過禮歲時展墓望  
林隧輒泣然流涕卒於離墓所又流涕野老聞

之曰往而父則然今而子復然不謂有天道乎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以疾卒距生於成化十  
四年得春秋五十有一曾祖榮任郡檢校祖通  
父泰俱隱德不仕母蔡氏妻遂平陳氏先三十  
一年卒繼室游氏生男子五長即元孝登嘉靖  
二年進士任戶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次元忠  
元慶元復元凱女子二俱幼孫男三曰幪曰惺  
曰惺孫女二曰蘭曰夷以嘉靖八年二月十八  
日葬於石羊橋先塋之次練江才畧長於應變  
每遇事會膠葛以片言而決無不曲中機宜嘗

○表表卷之三

三

自言曰使我得時從政必有可觀嗟乎詩美空  
谷之賢易貞幽人之隱非以其求志全神矯情  
去就與蓋道貴希夷故以紛綸為擾性先貞素  
故以晦默為榮尚子平雷次宗之徒豈不足於  
蒞政乎以練江之所長者觀之顧豈啻綸歌流  
所能盡其平生哉使其端委朝堂必能裨補治  
化綰符郡縣豈乏弘濟丞人惜乎如其志不如  
其才抱良猷而永歸載清塵而獨往也元孝既  
襄事恐先德久而或遺復請表諸墓隧之石嗟  
乎練江之賢可以告後世矣



南京戶部總巡倉場郎中傅無公署假會同韓

南京戶部總巡倉場郎中傅無公署假會同韓  
韓廊數間居之求便也正德己卯總督糧儲都  
御史將公以郎中徐度之請乃於館外左旁  
買民居一區建之然度事草創畧具館舍而已  
庭墜庫隘官納叢雜至莫能容足且歲迭物盡  
榮需踈脫至不蔽風雨嘉靖己丑郎中魏君公  
濟李君輔請於今總督糧儲都御史孟公公曰  
事弗便於官舊費不可循也財不與於民有費  
不爲過也乃割諸倉席價餘銀以爲工役之需

○表表集卷五

四

復易民居以廣其後址撤其陋敝而一新之廳  
事縮於舊者若干武則臨蒞之地敞矣寢居倍  
於舊者若干楹則宴息之所具矣度閣之收有  
藏則牘牒完矣食止之棲有舍則吏胥悅矣軒  
堂階閭維麗維新承趨呼諾以嚴以肅殆巨然  
一官府也工訖郎中陳君相胡君有恒來請文  
以紀之爰浚川子曰工役之興有時義存焉務  
而豐不急是崇病民與公是易於興作不可也  
晏墨之嗇敝陋是宅政墮於國是憚於作興不  
可也公之謀此也因其舊而新是圖藉其贏而

補是補不謂時以舉事乎新功既創前美益彰  
是底是寧居者衍衍不謂仁以貽遠乎什隆壽  
計吏治嘉石會同王事乃集不謂智以成  
務乎當 天子明聖有作無諠之日而公補敝  
起廢用光厥務如此誠不可無誌雖休猶未盡  
公也聞之紀錄者據其實績德者探其至未央  
之寵謂可以繫前相之能朝方之域謂可以極  
南仲之武識者決知其不然矣自公之督諸也  
德亮而貞人以之用情才辯而實治由之以飭  
政平而詳事以之用康推此道也敦渾光大雖

○表表集卷五

五

措天下於無私無競之域亦可也彼校美燭香  
又安以盡公之深遠乎諸君曰唯唯是役也主  
給財用則有巡倉監察御史李君松鄒君文憲  
董率工作則有脩倉主事劉君讓與方君雲鶴  
皆與有勞並勒之石以勸

明旌表節婦贈安人陳母都氏墓碑銘

悲城之義義篤於夫而俗變中邦關雎之妃德  
正於家而化行江漢斯皆有輝彤管遺度可師  
垂信璫編遐聲不朽者也稽古索今罕逢寡和  
今於陳母都氏庶幾見之母氏沒而塋已十五



年矣子南京禮部儀制郎及謫其逆行請  
遂首之石浚川子曰嗟賢乎古之遺媛也善始  
善終淑慎其身殊復餘芳詎可無述以準儀當  
世乎按都氏安吉州陳君之妻也以子貴陳君  
贈郎中都氏贈安人云安人先世鎮江人元至  
正中有來仕吉者因家焉父曼號東畦母樊氏  
安人生而穎慧端懿動合大順東畦公甚所鍾  
愛常口授孝經論語列女傳要語訓之輒能通  
大義踐諸內履年十三樊疾劇乃剖股肉和藥  
餌啖之及卒日夜痛哭繼之以血絕而復蘇者

○長安縣志卷三

六

再惡衣蔬食終三年乃已東畦公墮馬傷足創  
潰且蛆乃為齧出蛆吞之嗟孝哉此緹縈曹娥  
之志閨門組紉之常不足匹矣年十六歸贈君  
贈君溝貞疾愈一年所竟卒家甚貧伯叔欲奪  
其志輒涕泣以死自誓曰夫有兒兒成是夫死  
不死可以無負陳氏矣奪即為陳氏死嗟貞哉  
此古社稷臣之志也守死圖存事潛而名列其  
女中之士行乎良謨甫數歲即遣入鄉塾稍長  
即補邑膠弟子員宗人沮且嗤之安人曰將相  
寧有種乎乃即欲富貴亦讀書者之餘事視代

射利屢聞者直士且耳堅不為變乃益遺就  
城中緝苧蠶績以供師友之資良謨遂成才儒  
嗟乎識先幾觀大成如持左券厥亦孟母之識  
矣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盤辟  
塞之宜安人曰井地道也何預人事客不便孰  
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為隣樹所蔽術者  
曰伐之則貴氣弗開斯利舉子安人曰吾聞窮  
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耶乃不請伐良  
謨竟亦登第嗟乎此卓識懸解大賢通方之見  
也乃學士大夫談風水信星數昧昧焉以徼利

○長安縣志卷三

七

何哉良謨謁選北上州守以官舟送偈如也良  
謨以奉母行日弗懽於心至姑蘇遇周御史舟  
歸而告安人曰御史舟其寬適至舟徒遇柯行  
人舟歸而告安人曰行人舟其寬適安人哂然  
作色曰咄我不能從汝行矣第歸我第歸我乃  
汝多慾安能廉其官我節婦也忍見汝作狗彘  
之行耶見御史船羨見行人船羨竟是心也見  
人美衣服麗宮室華輿馬等無不羨矣羨必貪  
而取給又安能廉良謨慚赧免冠頓首乞杖教  
久乃得解因教之曰事有義命人貴知足假如

不第進士循歲貢例得小官且自買航船行矣  
能望有是乎一日泊舟忽家僮與土人毆良謨  
乃責家人諭解土人使去一同泊長官遽怒乃  
責土人曰尔何人斯敢集多人上我官舟劫我  
敢毆我舟人辱我召土人之役於官者令上誣  
狀威土人伏撻之乃遣去諸泊者咸噴噴才解  
之乃其人亦揚揚有矜色目良謨曰視予之解  
紛何如今之官貴智畧耳人心天理姑真勿論  
可也安人聞之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人心天  
理狗馬可真若人則至死不可真者家人毆土

○墓集卷三

八

人顧謂土人刳誣之又從而撻之乃今云云是  
顛越之行大亂之道矣以是行也天下何望於  
治嗟嗟靈華內啓微行外灼師心獨見暗符道  
真此非敬姜之賢能之乎浚川子每與儀制君  
接談見其弘通朗練有古賢士之蘊於成性有  
涵養於見道有超詣於持論有詮擇於應務有  
通變於行義有執守將邦家淳臣文學巨儒彬  
彬度越矣語曰枝茂者厥本深孰謂非自安人  
之啓哉贈君諱滿字寸謙行實具在別傳茲不  
述卒年二十有七時安人年甫十九又三十一

而旌節又六年而卒從贈君於平山之陽  
合葬焉良謨娶朱氏繼娶嚴氏子二長壽次康  
保銘曰

發曜宣耀陰精贊勃爰降中閨乃貞乃淑嗟惟  
安人澄粹淳懿動合禮軌金相玉質弱笄之齡  
昊天條隕以死矢心允蹈貞信遺雛單單一髮  
千鈞艱哉靡依呵護于神成茲俊儒秉直居正  
龍跳鸞翔慈訓之慶既瑞而國復元而宗弘濟  
之猷式倬其風嗟惟安人古媛是慕圖史不渝  
徽溢紺素朝省表賢閨閉旌節屹屹匪石皎皎

○墓集卷三

九

赤雪霞帔翠翹金袍珠絡錫不及辰光在泉壑  
幸木陰丘貞辭勒石有軒過茲萬禩是式

明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許公墓碑銘

公諱聚字德成別號謙齋河南靈寶縣人其先  
世出自堯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  
伯夷因以國為姓歷世至隋有曰法光者為  
秦州刺史生唐初功臣譙國公紹紹後五世生  
毛部尚書昭昭生經為同州刺史因家同州許  
乃為同州人後八世曰簡字紹聖進士正  
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諡文敏後五

世曰威者精通天文地理之術知金將亂襲襲父十戶職仕元太宗爲樂州節度使累戰有功佩虎符加金吾衛上將軍河北等路漢軍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秀麗凱還之其子居梁村許又爲靈寶人威生本生玉皆百戶玉生五號西山居士於公爲高祖嘗築懷古菴於雞鳴臺之陰與里有道者日遊其間弔古賦詩爲樂泊然無求世罕知焉五生九九生仕信仕信生實公之考也皆隱跡不仕公少卽通穎卽文學拔出流儕年十八爲邑庠弟

○表表集卷之十一

子員綜探墳籍服習人倫遠大是期光啓儒素有司賢之屢薦鄉試不中正統元年貢入太學尋試教職除陝西安定縣學教諭安定近邊所諸生素不知學甚至服製不類儒者公乃擇諸生一二家厚者令出布帛公親與制服之以爲衆式乃諸生始知服儒服矣學宮久隳比弗治生徒無所棲止公乃白之上司緝理由之堂齋號舍始克完整乃集諸生與之講習研經史辨義利體究世務達之成材隨所請益咸得融貫但斐然成章必俟積久荒齋風氣又非一切督

儒所能遽變及諸生學且成而先生滿任去矣景泰七年考績竟坐在任無舉人格左遷直隸豐潤縣學訓導公詢人不倦始終一節要之長養成全之勤與安定無異其不收作人之功命矣夫公少失怙奉養母氏克盡孝愛自爲弟子員及皆定省六年以三子俱任外郎隨養九年及再任豐潤以衰老不能迎致遂隔奉侍公到官常鬱鬱不樂曰擇卑祿仕本以養親今不獲左右不知其旨何以仕爲天順七年有例外官就任致仕公曰此予得志之秋也遂

○表表集卷之十一

然投牒而去識者孝之公性剛直於人有弗義者疾之無顧避靈寶學宮地爲邑豪所侵諸莫敢誰何公乃率諸生力白于官復之安定一市井無賴挾有司每鄉飲輒爲正賓公曰此朝廷盛典也安可以斯人汙之乃數其無狀卽席斥退君子義之公尤篤於友于二弟失怙時俱幼弱撫之皆至成立且誓不分異三世猶同爨而處嗟乎公之學識淳至節行慎剛愎無私化不汨渾於時流如此亦可謂雄偉無倫矣戊化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享年六十有五以其月

二十七日葬梁村之東坡配何氏懿順端惠  
以禮相公奉上撫下無絲毫間以成化七年二  
月十日卒五月二十三日附葬公兆公累贈至  
刑部尚書何累贈至夫人子男三通壽官迪義  
官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孫子十一誼訓術諫大寧縣知縣訢國子生詔  
舉人詒吏部右侍郎讚戶部尚書記詩舉人詞  
南京都察院經歷誌國子生論兵部武選司主  
事曾孫三十六价偉元城縣主簿僕訓術倬儒  
舉人僑國子生佶縣學生佑仝國子生倬脩儼  
俱學生備作俱散官備保引禮舍人偕佩位僖  
侑俸俱縣學生侃倬佃任玄孫十四樸楷<sub>恭</sub>茂  
林楠茂桂縣學生茂梧來孫三古人之言曰有  
開必先不予其身于其後人於惟太宰襄毅公  
剛方直亮有倬其猷立懦廉頑裨贊皇化仲淹  
文武德被西方山甫出納功在王室求諸近世  
君乎蓋亦寡見其儔少宰公博極群經九闕道  
其於六指九流咸割正於古之聖符而秉道執  
中亦庶幾乎變化之朕司徒公德宇夷潤識鑒  
清遠含蓄有本動中事幾簡易宜人下言而信

經憲武選貢士諸君亦皆鴻材茂彥超邁等倫  
潤色門閥克光有位者矣嗟乎盛矣哉晉之王  
謝魏之崔盧學海賢科將安是過乎夫日月懸  
輝天樞之運也江河流澤地輿之載也公之生  
雖不逢時而子孫才賢彬彬通顯咸出自一本  
孰謂非公之美乎公沒六十七年矣猶未表諸  
隧首之石經憲君乃以辭請昔子受知於襄毅  
公又與少宰司徒二公同舉于鄉義不可不作  
敬序而銘之其辭曰  
猗與許氏流風綿綿赫耀豐融世有象賢系歷  
楚州譙國開天同州西宅端明鳳鸞桓桓元戎  
脊茲靈寶佳驪是卜許人再造函公東盤嶠陵  
西峭偉哉安定克符賢兆小試教司雅惟崇正  
變厥荒戾以作儒行聞詩聞禮知義知命式恢  
聖謨髦士之慶天易藏用匪祿之媒良驥千里  
御不盡才五柳高尚二疏早歸雲烟富貴讓王  
之懷穆穆襄毅克勛勳常少宰惟揚弼輔之良  
翼翼司徒惠此庶邦後嗣永昌厥祖之光式忠  
式孝許人懽懽吉士如林許人益國積厚慶遠  
施及無極子姓賢賢惟祖之德人亦有言匪先

何基世濟厥美胡嗟後時寵加黃壤褒章難推  
託銘隧石玄德永輝

祭文

祭亡友王正之文

維年月日具官友人王廷相以香帛脯酒之奠  
敬祭于亡友茂材王君正之之楹曰嗟嗟正之  
屬敏之才冲粹之質景學卿雲間世之奇垂髫  
而遊並席而誦道以同志業以同術子麗我澤  
我倚子玉友誼惇惇我敷我服維河之南有鳳  
斯翔與弟庸之時人稱為中州二鳳旻天弗弔

○素齋集卷五

王

奪此貞良莫獲子輔俾也永傷嗟嗟正之子溫  
而恭子脩而豐子德也朴子學也融長吉弗壽  
子安不逢徒羨其初未見其終嗟嗟正之人道  
靡常生也如寄彼彭殤彼毗彼帝後千百禩  
均一逝逝得正而化餘安足計嗟嗟正之有脯  
載且有酒載尊有執斯蘭有哀斯文與英維靈  
庶幾予聞尚饗

祭劉母勅封孺人邑氏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十月丙子朔越某日眷  
永王廷相謹以牲醴庶羞敢昭告于劉老孀母

勅封孺人邑氏之靈嗟嗟惟孺人淑惠天啓克拒  
夫君烈矣女士閨壺肅穆賓祭無愆令儀令德  
黨里之範克生賢嗣允齊古哲忠介溫文貞固  
而節鯁言觸邪不避艱險雖懼輒軻浩氣益展  
為儒之紀司邦之直揆厥由然慈訓之力祿養  
方殷末疾云邁順化而往既祺且壽涂車芻靈  
奉安有期潔觴陳辭神其監之尚饗

告佛文

嘉靖四年七月一日儒者王廷相敬以蔬果素  
饌告于西方釋迦世尊之靈佛戒不殺廣布慈

○素齋集卷五

王

悲用是我父我母慧覺梵旨置佛法相瞻依敬  
事幾五十年適者我父我母俱以淨化香火竟  
歇塵垢日至褻佛明靈殊矣嗣德敬卜是日以  
今普濟寺沙門清潔迎佛往棲淨界朝夕頂禮  
法會莊嚴永隔囂俗佛其安之謹告

祭易菴郭先生文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七月丙子朔越二十三  
日戊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眷生王廷相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誥封中憲大夫程番府  
知府進階資治少尹易菴郭先生之靈嗟嗟予我

公斯父之清行有下世之遺德太和之真運  
退而自甘其樂仁於刑曹也執法秉  
直不阿于權人曰我危公行益堅人曰御時公  
曰不然讒邪陵之排衆而擠其仁惟憂其道則  
是人謂公屈公曰有命夷行險止不渝其正淹  
抑州郡政澤日沛膠人去思荆人懷惠蓋上古  
之遺貞乃斯世之良吏篤生賢嗣蔚爲儒英厥  
猷孔碩其道大行發爲文章皎若星虹廊廟之  
華海內所宗嗟乎公平食于後人不于其躬天  
之報公孰曰不崇嗟乎公平富貴福澤既祺且

○表墓表

末

壽德立惟懋是曰不朽世之得失又何足究廷  
相遠趨王事送不臨穴潔觴陳辭寫茲嗚咽尚  
饗

祭內守備呂公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二月丙辰朔越十日乙  
丑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太子太保魏國公徐  
鵬舉掌南京左軍都督府事永康侯徐源參贊  
機務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謹以牲醴庶品致  
祭于南京守備內官監太監呂公之柩惟公聰  
明疏達天畀之休孝友謙和德性之優廉靜寡

欲官箴之脩是謂完德大賢者流求諸中貴武  
罕其儔當夫正德之初內奄持權如燎方揚貪  
勢嗜賄群趨如狂假依憑於城社恣瀾亂乎朝  
章公於斯時也不阿不競以正爲師于民弗殃  
于國弗欺乘時微利若罔聞知同儕皆其無爲  
公惟澹然自如及今 帝之紹統也王道無私  
太平有象強奸撓貪誅權逐黨乾坤濁而復清  
日月晦而重朗回視向之跳梁而橫驚者水銷  
瓦裂裂魂斷魄喪散爲沙蟲化爲烟颺公於斯時  
也舊德孔碩新美獨造斗煥天街鳳遊雲表下

○表墓表

主

民仰其無私 朝廷視如至寶擢鎮中土匪仁  
弗施守備留都無行不正滄海涵弘泰山靜定  
事安民懷惟邦之慶壽方古稀未疾成崇昊天  
弗吊哲人殄瘁某等猥同官守久欽清範修飾  
永訣喟矣興歎割牲陳詞庶其來監尚饗

祭兵部尚書李公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閏六月癸未朔越十二  
日甲午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謹以清酌庶品  
致祭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遜菴李先  
生之柩曰惟公江漢儲精衡嶽蘊靈夙負英敏

家學是承披探墳籍志迪聖真人倫造化幽微  
曠明不主故常惟道之學世儒汨汨久乖其說  
僭予弗類是正是摘才諸當世雷同一轍晚得  
從公一談而決乃知世有豪賢海非整漚道黜  
支離意實見獨委心棄空匪公孰服措為功業  
炳煥特異隨物應機以儒節吏不俟聲色靡由  
詮次迎刃而剖劃然順治聃之清靜易之簡易  
人和事成光于有位發軔刑曹惟平是求虎符  
出守民是用休浙臺廉察提提公直分陝之司  
保釐惟力拊循遼陽 帝簡出將開誠布信海

○墓表墓主

天

活天蕩夷虜內懷輸欵相望築塞千里不遺一  
伏保蔽之勲首祀無尚踐大司馬邦政是舉執  
厥樞要以平疆圉四隅多事日應屢屢人則張  
皇公惟容與人乃千慮公獨一語人曰艱哉公  
曰有處俯仰從容折衝尊姐蠻夷順化戎黎即  
敘邊防載寧 天子日倚嗚呼先生我言匪私  
苞羅蘊積決斷披摯道大才贍何所不宜人謂  
公功已揚已垂我獨恨公未極其施使公展盡  
底裏發揚厥素酌斟夏益舒志高步天可以主  
張世計上可以弭正 當于清也吳天遽奪

不枚論道之功徒具法天之遺嘆我公百  
世之惻翩翩素旌迢迢故嶽江潯攸止精靈如  
見廷相昔忝寅僚舊德在念薦蘋洩哀有淚如  
綫尚饗

祭僉憲殷公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正月庚戌朔二十七  
日丙辰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盛端明南京兵  
部尚書王廷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思義南  
京吏部右侍郎李廷相謹以性醴蔬果之奠敬  
祭于致仕福建按察使司僉憲石溪殷先生年

○墓表墓主

无

兄之柩曰嗚呼先生大造降精內函光和外濟  
端貞文藻秀出德器夙成侃侃直亮邦家之禎  
弗戚于竿弗歆于榮優游沉冥古道是膺盛仕  
戶曹惟民是恤督儲淮海政求厥實宿弊剗剔  
期于畫一于時奄人專權蔽日無賄與交左遷  
而出彼洛之南民日瘁只奄鎮兗毒橫斂無紀  
百城喘走公惟靜視挺身自捍卓為民倚賢聲  
日振萃拔蒲守息盜惠民遠邇碑口匪獨保障  
寔惟父母一時宰牧靡出其右僉執閭閻矯哉  
風力糾逖廉察政成功植負氣果敢易直不飭



弗遜于勢帛盡厥職夷坦中涵論或過激遂階  
 妻非成此遏抑嗚呼先生守貞抱珍其宦雖蹇  
 其道則伸未老歸來龍卧存神彈丸日月衾枕  
 乾坤陋巷蓬堵其樂甚真方仰耆老蓋溘爾長淪  
 億鶴載驚士友悲呻嗚呼先生命也遭際天道  
 悠遠神靈茫昧賢不偶時貪鄙者貴仲尼旅人  
 回也貧逝自古已然夫何足計端明等四海兄  
 弟忝同文薦道義如存人世多變英魂長往夜  
 壑靡旦撫筵一痛有淚如綫潔觴陳詞用寫哀  
 歎尚饗

○袁家集卷三

辛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雜著 辯十二首

太極辯

五行辯

漢儒河圖洛書辯

橫渠理氣辯

陽月陰月辯

石龍書院學辯

經世書作曆辯

先天圖辯

○袁家集卷三

一

性辯

五行配四時辯

春秋周正辯

數辯



雜文 辯十二首

太極辯

太極之說始於易有太極之論推極造化之源不可名言故曰太極求其實即天地未判之前大始渾沌清虛之氣是也虛不離氣氣不離虛氣載乎理理出於氣一貫而不可離絕言之者也故有元氣即有元道南宋以來儒者獨以理言太極而惡涉于氣如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

○東家集卷之三

此理如曰源頭只有此理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如曰當時元無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靜生陰陽如曰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嗟乎支離顛倒豈其然耶萬理皆出於氣無懸空獨立之理造化自有入無自無為有此氣常在未嘗漸滅所謂太極不於天地未判之氣主之而誰主之耶故未判則理存於太虛既判則理載於天地程子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正此謂耳若謂只有此理便會動靜生陰陽尤其不通之論理虛而無著者也動

○東家集卷之三

三

靜者氣本之感也陰陽者氣之名義也理無機發何以能動靜理虛無象陰陽何由從理中出此論皆窒礙不通率易無當可謂道矣嗟乎元氣之外無太極陰陽之外無氣以元氣之上不可意象求故曰太極以天地萬物未形渾沌冲虛不可以名義別故曰元氣以天地萬物既形有清濁牝牡屈伸往來之象故曰陰陽三者一物也亦一道也但有先後之序耳不言氣而言理是舍形而取影得乎或曰論太極以氣出於理列不可據也嗟乎是何言哉儒者之為學歸於明道而已使論得乎道真雖緯說裨官亦可從信况莊列乎使於道有背馳雖程朱之論亦可以正而救之斯言也何論道不廣若是陽虎何如人也孟子亦取其為富不仁之言况其餘乎諸儒中惟邵子太極已見氣之論獨為有得其餘摩揣未真如鮑魯齋專以理論太極尤其陷而不思之甚者夫萬物之生氣為理之本理乃氣之載所謂有元氣則有動靜有天地則有化育有父子則有慈孝有耳目則有聰明是也非大觀造化默契道體者惡足以識之

五行辯

禹貢言六府洪範言五行其義一也謂此五者流行於天地之中切於民用不可一日而缺治天下國家其政所宜先者如溝隧灌溉水政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由鑽燧改火火政也井田疆理土政也鼓鑄陶冶金政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木政也水土平而後五行之政修五行之政修而後庶政可舉是五行者王政之根本不然則民用有缺民用既缺則民生不遂雖有庶政安得順而施之古之聖人其論五行之義

○纂要卷三

三

如此而已自夫聖王之政衰而異端之術起始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于四時者矣始有以五行配五臟六腑者矣始有以五行名星緯者矣始有以五行論造化生人物者矣斯皆假合傳會迷亂至道遂使後之儒者接緯附經擬議造化其隨聲附和者浸淫為怪誕之談而不知其非嗟乎後世何其囂囂也且夫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者也安可與之相配地闢矣人物即生之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言此生之必後於人物者

謂金之氣生人得乎哉且夫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為者其性其種已各具於太始之先矣金有金之種木有木之種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各各完具不相假借五行家曰人一身具五行故曰五行生人嘗觀於木矣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又何異於人哉然則謂人生木不亦可乎此義也惟張子正蒙乃獨得之其曰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

○纂要卷三

四

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與火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由是觀之金木者豈非水火土之所生乎然則周子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非與曰此惑於五行家之說而為言也何以言之日有進退乃成寒暑寒暑平分乃成四時於五氣之布何與焉其曰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皆假合之論土無所歸配於四季其終妄尤甚焉何也土之氣在天地之內何日不然何處不有何止流行於季月何季月之晦尚

存而五月之朔即滅其滅也歸於何所其來也孰爲命之聖人精義之學決不如是然則天一生水之說何如曰此緯書之辭而儒者援以入經也何以言之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而爲火日是也再化而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可乎夫有地即有土矣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曰天地以造化言尚未有土矣何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其牴牾不合又如此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

○義象卷三

五

何如曰此以四時流行之氣論五行也又曰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火二金四皆陰之生數何如曰此以天地奇偶之數論五行也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爲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此論何如曰此出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前二說出緯書假合之論後說雖出周子俱非造化本然之序矣且夫天地之初惟有陰陽二氣而已陽則化火陰則化水水之沓渾便結成也沓渾成地即土也金木乃土中雜生者也

然先後之序如此後之學者乃不於是而求之怪怪然惟五行家是信亦何不思之甚哉或曰五行以氣言非論其質也曰吾已言之矣天地之先氣種各具於氣不獨五行而已也

漢儒河圖洛書辨

傳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何如曰此漢儒附會易繫之論也謂之圖者如圖象然也謂之書者如文書然也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王天下時龍馬出河背上有旋毛如星點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

○義象卷三

六

時神龜出洛背上之圻文如字畫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故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自今論之當洪荒之時未有書契聖人見此神異之物遂因而則效之以畫八卦河圖之旋毛今亦不見的爲何如以龜文言之誠與卦畫相類伏羲作卦固本於聖神之智而猶必則於此者意以八卦之畫出於天地所示自然之文其實聖人神道設教之義也漢儒不達乎此乃以伏羲畫卦爲本於河圖之文大禹衍疇爲則於洛書之數遂有相爲經緯表裏之說嗟乎豈

其然耶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仲尼繫  
易之辭也安得旁及洪範且夫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衍數之常也豈惟聖人能之凡人之  
知數者皆可能之矣又何神妙之有書曰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者謂水土平而五行之政可修  
五行之政修而治天下之庶政可舉故於地平  
天成之時天乃錫禹大法曰天者神之也又何  
用龜文而後為天錫耶若曰一五行二五事至  
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如班固之說是  
天必先刻書于龜背而後使之出見者也此理

○彙纂卷三

七

有耶否耶不待智者而後能辨矣此牽合附會  
之大者一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解者曰仲尼發明河圖  
之數也嗟乎何其言之易邪自今論之天陽也  
故數一三五七九地陰也故數二四六八十此  
章專論揲著之義故先言天地奇耦之數五十  
有五聖人立揲用大衍之五十以見揲著之數  
法象于天地奇耦自然之數與下文象四時象  
閏象三才象兩儀象耆之曰象萬物同一義也  
而於河圖之數何所相涉乎此牽合附會之大

者二也蔡氏曰河圖數偶偶者對待故易本二  
氣洛書數奇奇者流行故範本五行此尤不然  
也何以明之伏羲之作易也造端於陰陽二畫  
而已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先後自然之序有非人力強為排比  
者今曰因河圖之數以作易是不從太極以為  
易緣圖之對偶而然矣豈不於仲尼易有太極  
之論乖戾乎況天地之辭為作易後立揲  
而言非作易之始事而何以取圖為哉此牽合  
附會之大者三也嗟乎易文本無河圖之辭而

○彙纂卷三

八

解者果於附入洪範本無洛書之字而傳者強  
為援取遂使聖經本旨盡晦與夫五行術數識  
緯之家同一流派豈不為聖經之辱哉其所謂  
經緯表裏虛中揔實三同二異象圖象方評謬  
之言皆不足與之辯矣

橫渠理氣辯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  
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  
而然也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  
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一

之源闡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爲然  
乃論而非之予請辨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  
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  
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爲也故  
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  
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  
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爲  
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義禮智儒  
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知出於心之愛爲仁

○義禮智

九

出於心之宜爲義出於心之敬爲禮出於心之  
知爲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爲之而後成也苟無  
人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  
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  
言之是性之有無緣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  
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爲有無即佛氏所謂四  
大之外別有真性矣豈非謬幽之論乎此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  
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  
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

氣也不得以遺性此仲也扣近習達之大有也  
又曰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  
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乎此言也窺測造化  
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將於虛者也理生於  
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  
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  
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若曰氣根於理而生  
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  
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爲之改曰氣之已散者  
既歸於太虛之體矣其氣益相感而日生者則

○義禮智

十

固浩然而窮張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如此造化  
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  
哉

陽月陰月辨

董仲舒答鮑敞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  
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  
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  
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愚謂陰陽相  
得氣乃和暢坤陽孤陰二氣偏頗安得爲和日  
自星紀以往其道北行至五月而極自鵠首以

往其道南行至十一月而極此以之論寒暑往來則可論二氣則不可何以故二氣之在兩間氤氲相盪無日無之觀夫雲雨霜雪之澤草木百茂之生可測矣時而資寒暑之勢過分則有之實未嘗陽盡而陰始生陰盡而陽始生亦未嘗純陰而無陽純陽而無陰也以爲純陽而無陰則陰匿於何所以爲陰盡而陽始生則陽從何而來爲此說者不過傳會易卦爻數以立義耳求諸陰陽實理之跡殊不相符且夫一月之內必有雨雪霜露之感使非陰陽之和安能有

○東坡集卷三

上

此參之純陽純陰其理未通仲舒無以解此又曰純陰純陽月中但有未至前一日當之倘有雨雪之澤即爲妖氣不正嗟乎是何任意放言誣罔造化之實至此極耶使前後連日雨雪不絕將爲和乎將爲妖乎將前後爲和而中一日爲妖乎穿鑿背理害道之甚乃至於此然則陰陽實理果何如曰山川出雲雨雪乃作陰陽和暢機理自足無冬夏也日行南北乃成寒暑陰陽在中勢有過分無滅息也以是求之乃爲真識陽月陰月論涉偏頗殊非至道

石龍書院學辨

石龍書院者久菴黃子與其徒講學之所也浚川子乃爲學辯遺之嗟乎仲尼之教萬世衡準自夫異端起而洙泗之道離世儒鑿而六經之術晦天下始囂囂然莫知誰何矣是故有爲虛靜以養心者終日端坐塊然枯守其形而立曰學之寧靜致遠在此矣有爲泛講以求知者研究載籍日從事乎清虛之談曰學之物格知至在此矣浚川子曰斯人也空寂寡實門徑偏頗非禪定則支離畔於仲尼之軌遠矣何以故清

○東坡集卷三

上

心志祛煩擾學之造端固不可無者然必有事焉而後可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而曰致豈虛靜其心性者可以槩之哉夫心固虛靈而應者必藉視聽聰明會於人事而後靈能長焉赤子生而幽閑之不接習於人間壯而出之不辯牛馬矣而况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度乎而况萬事萬物幾微變化不可以常理執乎彼徒虛靜其心者何以異此傳經計業致知固其先務矣然必體察於事會而後爲知之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

之可與存義也然謂之奇之策之計非然講  
說可以盡之矣世有閑戶而學操舟之術者何  
以船何以招何以艚何以帆何以引竿乃固不  
講而預也及夫出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  
奪其能次者灘漩汨其智其不緣而敗者幾希  
何也風水之險必熟其幾者然後能審而應之  
虛講而臆度不足以擅其工矣夫山溪且爾而  
況江河之澎湃洋海之渺茫乎彼徒泛講而無  
實歷者何以異此或者曰即如是乃無邦國天  
下之責者終不可習而能之乎浚川子曰不然

十三

君子不有身與家乎學能修其道於身通其治  
於家於是乎舉而措之身即人也家即國也挈  
小而施之大動無不準矣何也理可以會通事  
可以類推智可以旁解此窮神知化之妙用也  
彼徒務虛寂事講說而不能習與性成者夫安  
能與於斯黃子志於聖賢經世之學者余來南  
都每得聞其議論接其行事竊見其心之廣大  
有天地變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之體蓋非世儒空寂寡實之學  
可以亂其疑定之性者則大余之所不以爲然

十

著先生亦不以之誨人矣乃述此請揭之院壁以爲蒙引使後生來學脫其禪定支離之習乃自石龍書院始

曆家有章部紀元四法邵子作皇極經世因之爲元會運世十九年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三紀爲一元通計四千五百六十年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通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雖有年代多寡之殊其立論爲術不相遠也經世之

十

義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寅則人物始生成則人物消盡其理然乎曰三才以次而生理固然矣必曰一萬八百年何其久而且遲如是自堯至于今日才三千餘年爾人視之亦甚久遠地闢之後猶俟一萬八百年而生人物豈有是理哉況天開之後即能生水水即生物物即生土又何待於地闢之後而後生物哉求其故不過分天地人各當一會故如是爲論耳實非造化自然之數也寅則人物始生者取日出爲晝之義也戌則人物消盡者取日入爲夜



之義也一息一消天地又復開闢者取夫晦  
死生之義也嗟乎徵諸至理未必然矣天運之  
久近人不可得而知者也曆家雖能測候玄渾  
之象其天地消毀之期何所據而能知之天之  
道茫茫無窮也安可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定  
其終始乎詭僻無據大觀乎道者決不爲之謂  
邵子爲仲尼之徒吾不知矣或者謂其可以作  
曆然乎曰趙子恭有云邵子皇極經世以歲月  
日時配元會運世皆假合附會初無實事可指  
蔡氏謂邵子以當時日月五星逆推而上求之

○義理卷之三

五

今以諸曆詳酌求其皇極之元非特無揔會之  
事亦且散亂而無倫古曆有元紀部章四法各  
有義意章者至朔會於一時也部者至朔合於  
子時也紀者至朔會於甲子日夜半也元日至  
朔會於甲子夜半又爲甲子歲首也今元會運  
世漫然立論初無實事但以十二與三十相參  
甲子爲之其以三十年爲世尤非天道之本然  
曆家雖以三十日爲一月而氣盈朔虛本自不  
齊每兩朔相距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分有奇邵  
子例以三十爲用是以一定之數推不齊之運

月皆大盡亦不置閏矣由是言之與天道相遠  
甚矣安可以作曆曰先天曆與後天曆不同除  
閏計之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  
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朱子所以極稱  
之夫曆皆因天之跡而致筭者也皆後於天之  
道也安得謂之先天閏隨歲而致者也不閏則  
春漸爲秋矣安可以除閏計之愚以爲皆附和  
之論矣

先天圖辯

○義理卷之三

五

或問先天圖曰方士託易爲之如參同契援易  
作書云爾於易何所發明哉又王周公孔子卦  
爻彖象有是義乎然則陰陽消長非與曰此易  
中一義爾謂易止此得乎剝復二卦類之然亦  
以二義明事理其消長又在所畧也圖可以槩  
之哉曰大傳有云易逆數也圖以此準曰嗟乎  
爲此說者枉仲尼之論以傳會於圖爾今爲解  
之數往者順謂數已往之事則順序知來者逆  
謂知未來之事則迎逆是故易逆數也謂易乃  
卜筮以前民用者非逆數而何哉若如此解與  
圖何所關涉耶故曰枉仲尼之論以傳會於圖



爾然則圖非伏羲所作耶曰此豈可以欺人乎哉羲皇至堯舜三代幾萬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經春秋至漢唐幾千年矣而圖之說不見於傳何至陳搏而始傳之謂羲皇卦圖鮮有傳授而淪落於方伎之家是何言之易耶切以神仙之伎起於近代春秋以前尚未有此不知圖在當時又藏於何所不過欲以圖傳會於易故為是無所憑據之說俾後人信之爾大識貞觀之君子決知其不然曰說卦天地定位章非伏羲所定乎帝出乎震章非文王所定乎曰子以為

○義理卷五

七

何所依據而知之上下經文未喪也曾何言及圖及分義文耶豈非為蛇添足乎蓋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卦之蘊如此何主於義何主於文哉以歲時物理生成之序衍卦義也則日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成艮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曰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必然者若曰天澤地水坎風山火此成何理耶且神妙萬物章先以雷風火澤水坎為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言以為義又涉於文以為文復涉

於義豈非自相雜亂矛盾乎至此則先天後天之說不通矣故註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其義亦自不能為辭也嗟乎無中生有得其一曲而失其五六豈非強於傳會之過哉若曰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卦之蘊豈不潔淨豈不貫通而何務以異端淺見揆排之說以亂聖經耶論涉贅疣易因晦蝕五為仲尼嗟嗟

性辯

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

○義理卷五

六

見者合內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然則聖人之性非此心虛靈所具而為七情所自發耶使果此心虛靈所具而為七情所自發則聖人之性亦不離乎

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既不出乎氣質況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世惡者足以亂聖人懼世紀弛而民循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世由是而行則爲善畔於此則爲惡出乎心而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曰人之爲惡者氣稟之偏爲之非本性也曰氣之駁濁固有之教與法行亦可以善非定論也世有聰明和粹而爲不道者多矣曰此物欲蔽之爾曰請言其蔽曰人心之欲奪乎道心之天也曰既謂之心則非自外得者也以爲由外而有之内外心跡判矣而可乎夫善亦有所蔽者矣且夫君臣之義兄弟之仁非人性之自然乎臣弑君弟殺兄非惡乎湯武之於桀紂周公之於管蔡皆犯仁義而爲之逆湯武周公之心岌乎怛乎所終不忍以安者不觝無也而聖人終不以畔於仁義非之何耶懼夫世之徇私心而害治矣是故以義制情

道截性而求通於性焉易曰周六義自然之性亦不待言自達矣豈惟是哉身儒子入井必有怵惕之心此何心耶曰仁心之自然也曰已之子與隣人之子入井怵惕將孰切曰切子救將孰急曰急子曰不亦忘鄰人之子耶曰父子之愛天性而鄰人緩也由是言之孺子怵惕之仁亦蔽於父子之愛矣而人不以爲惡何哉以所蔽者聖人治世之道而不得以惡言之矣較其蔽則一而已夫緣教以守道緣法以從善而人心之欲不行者亦皆可以蔽論矣故曰仁義中正聖人定之以立教持世而人生善惡之性由之以準也

五行配四時辯

倉頡造書隸首造數宓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相成之道也故書以辯物數以行曆曆以紀時甲子名數無有窮已然亦偶爾定之非出考稽即以當年爲甲子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夜半爲甲子時爾由是以往歲月日時十百千萬積而不紊此甲子本義也配以五行乃後人附會之今之言甲乙者必曰實自木氣主之

此非也。然則天之開運，尚未有地，安能有人？孰爲傳之？孰爲記之？是初始之日，不可稽矣。偶然之論，謂可以定造化耶？或曰：以今之曆推而知之，亦非也。天開地闢，茫然無數，縱能推之，歸止於何所？耶？况曆元之度，牛斗之變，歲差遠矣。後世之曆，各自爲據，以求合時，爾古曆之法，隨世亡矣。安能筭而合之？况文字未興，天運無稽，又安能推之？今之言五行者，必曰：四時各主之，亦非也。春止爲木，則水火土金之氣，孰絕滅之乎？秋止爲金，則水火土木之氣，孰留停之乎？土惟旺於四季，則餘月之氣，孰把持而不使之運乎？又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木乎？秦漢以來，鄙儒牽合附會之論，類如此。是故五運六壬，財官星數，太乙皇極之術，興而世乃大惑矣。夫人上智者，寡中材者，多孰能究其不然？况窮通富貴壽夭之說，又能以中鄙俗之心，無怪乎日滋而不可除也。故曰：智者造，迷愚者造。信詭者成，僻者成，俗聖人純正之道荒矣。

○臺藏集卷三

主

春秋周正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自漢以來，儒者治經各持擬論。孔安國曰：周人建子，不特改夏之時，并與其月改之。厥後鄭康成、陳龍陳、定宇、史伯璿、吳淵、穎諸人，皆從之。所謂改月改時者也。程伊川曰：周正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厥後胡安國、朱晦翁皆從之。所謂改月不改時者也。蔡九峯曰：周人建子，但以十月爲歲首，其時與月皆仍夏舊。厥後趙子常、劉伯溫、周南、臯諸人，皆從之。所謂時月皆不改者也。至今學者各執其說紛然。

○臺藏集卷三

主

靡有歸定，何也要之不詳於辯經，衆傳耳。今以經論之：桓八年冬十月，雨霰大雪降於冬，天道之常，必八月爲異而後可書。若夏正十月，亦何必書？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已雪矣，隕霜安足異？菽九月盡刈矣，十月野安有菽？必夏正八月爲災異而可書也。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北方十月尚有草，十二月野草盡枯矣，隕霜何殺？必夏正十月過暄而不殺可書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水成，元年二月，無冰，夫冰必結於冬，寒冬無冰，時暄而寒令失職矣。

故可書若夏正正月風解凍而冰泮天時自當  
無冰亦何爲異况二月乎或謂正月當納冰於  
凌陰故曰無冰然則二月無冰又何謂耶使納  
冰之事當書必於釐冰之時書之爲當言無冰  
可取也何待於納而後言况正月既納二月安  
得言無冰耶此爲周正二月無疑以傳論之昭  
二十年春王正月己丑日南至僖五年春王正  
月辛亥日南至夫日行南至當在夏正冬十一  
月今言春正月則周正改月改時可知昭二十  
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  
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不克無旱乎夏正五  
月日至矣安得言過分言過分必三月無疑昭  
二十九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傳曰日月  
在辰尾夏正十月日躔尾箕之次十二月日躔  
在女虛危安得言辰尾躔乎經合乎周正之天  
時傳出於魯邦之實言可憑信如此况左氏  
與仲尼相近較諸後儒世代懸遠言出揣摩何  
啻霄壤而儒者往往舍此不論旁引他經以爲  
證據亦何疎畧不思之甚哉由是言之春秋改  
月改時乃爲至論諸儒之中當以孔安國爲正

以其符於三統合於經傳故耳胡氏以夏時冠  
周正則冬春參亂二正不倫謂之枉聖蔡氏周  
時與月並仍夏正則春秋所書皆失時候謂之  
戾經然則伊川假天時以立義非乎曰仲尼周  
人也嘗曰吾從周矣故春秋之作直遵時王之  
制畫之何用假爲又何別有立義乎此皆不察  
經傳之過也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人之詩也  
又何皆夏正乎曰改革正朔變易服色以新天  
下三王立制各不相襲也故行之於朝廷則從  
時王之制民間服習舊章亦有未盡變革者所  
謂三正之通於民俗者是也春秋仲尼尊周之  
書乃行諸朝廷之典安得不用周正又安得擅  
易時制而用夏故論春秋者自當據經傳之實  
不必汎引旁證以援非類斯聖人之旨自昭矣  
以今相證如洪武正韻題奏 朝廷誰敢變易  
而民間書札多用舊文可以推矣是故流火徂  
暑自是詩人所取固不必例其異孟子七八月  
之間旱曾子秋陽以暴之亦不必證其同斯善  
治經學者矣然則行夏之時此又何耶曰三正  
授民時正令善惟夏爲得故告爲邦當行夏時

蓋不足於周正故也修經則遵王制立法則取  
善時斯仲尼之所以教萬世者蓋並行而不相  
背矣

數辭

君子以數知天地之始終世以爲然吾以爲罔  
焉天地開闢人物禪化久矣而不可追稽也何  
所逆據而知之文字作而數有紀凡曆律之爲  
數死門塗耳非如排著無定因變以爲數也者  
是故曆律之數據其跡而後施筭者跡焉無之  
數將安施耶是故跡者實之謂也筭者法之謂

○素藏集卷三

重

也必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會於子辰而後可  
以定夜半之冬至焉必以喉音爲宮管虛爲聲  
而後可以定九寸之黃鍾焉故合璧連珠交會  
於子音會于喉聲合於管律曆之實也夜半冬  
至九寸黃鍾律曆之法也是故跡也者定也數  
之可據也無跡則無常無常則無着數焉得而  
施之又焉得而知之所謂巧曆莫知雨之滴者  
類是已以爲據于支上推於甲子耶大撓偶以  
名之偶以定之便於紀時耳非必有所依據也  
借曰有依據焉必日月初轉之日而後爲甲子

可也天之開尚未有地矣安得有日月尚未有  
矣孰從而傳以記之書契之前之日固不可得  
而知矣以爲本之十二辰之常而知之耶天地  
之運如環無端運周一元禮之轉獨不再始乎  
日周十二時天之運獨不再子乎一元之上安  
知其不有一元邪何所據而知堯舜爲會之午  
今爲未邪又何據而知一元卽滅沒也哉推是  
心也索隱茫昧欺迷後學與夫談天之衍漫言  
六合之外者何以異是故愚者信之而行怪者  
嗜焉無蕪然日亂乎聖道也傳曰知而爲之是

○素藏集卷三

重

不仁也不知而爲之是不智也其斯人之謂與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三

09683

雜著 考三首 解二首

律尺考

歲差考

玄渾考

婦人拜解

周禮九拜解

○義家藏集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考三首 解二首

律尺考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狌黍中者一黍之屬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

○義家藏集

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為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為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簫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

斗之銅尺及塚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  
周尺同因以授諸代之尺曰文王尺景表尺加  
最尺七釐漢官尺加最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  
夔尺加最四分渾儀尺加最六分四釐蔡邕銅  
籥尺加最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最五分  
八毫開皇水尺加最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  
尺加最一寸五分夫史臣稱最拙考百代之法  
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  
聲高樂音哀也爰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助所造  
四分是豈可以最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

○黍量考

三

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  
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  
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  
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  
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諾卒用漢  
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祁以  
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  
不及瑗而高若諾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鍾律  
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  
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黍則黍

有大小之異界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  
爲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  
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  
短者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幸  
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  
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  
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  
曰黍黍爲尺亦無持循默契之理予謂先守累  
黍之法以爲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  
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

○黍量考

三

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  
以爲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致千里之  
謬矣又何望夫變曠之閭域也哉

歲差考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  
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戌十度至唐開元  
大行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  
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  
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  
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

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  
洛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  
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  
之爲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  
一定而不移不知天口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  
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  
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

○彙纂卷四

甲

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迫其變而筭之約  
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信  
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  
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  
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二年而  
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  
日行一歲行周天度未偏而日已至故每歲  
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  
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夫積而至於八十三三年則  
差三千四十分爲一歲矣然猶未也至元郭

郭子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  
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  
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  
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  
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  
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  
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三年時謂合天矣至  
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  
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  
固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

○彙纂卷五

五

法四晷餘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晷則二至之  
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  
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晷者以氣朔有不  
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  
一晷二十五秒一朝虛四百四十一晷積盈虛  
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晷之前  
後以爲臍胸故定朔每疑於一晷之間要亦須  
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  
秒最爲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  
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晷食之半



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筭矣以天道不  
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筭夫安  
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亮  
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玄渾考

渾天之說何如曰合四圍上下周天之度而渾  
淪以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  
半在地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  
天之形遠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  
儒以爲積氣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動無常

○義舉集卷七

六

觀三垣十二舍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  
安能如是郝萌記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  
是也予亦以爲然何以運而不息曰動以氣機  
勢之不容自己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說非  
平曰磴之轉於水機在外也匏之浮于水空在  
內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瓶倒于水而不沉  
甕浮于水而不墜內虛鼓之也觀此則地所附  
可知故曰天動於氣機地浮於竅虛諸書言六  
合道理之數然平曰土圭表景之法近之蓋有  
所傳據者也古者土圭測日必置土表地中置

中表立八尺之木以夏至之日測之其景北  
一尺五寸與土圭相等謂之地中千里而南置  
南表表北得景一尺四寸其地於日爲近南而  
多暑千里而北置北表表北得景一尺六寸其  
地於日爲近北而多寒千里而東置東表晝漏  
未半日景已夕其地於日爲近東而多風千里  
而西置西表晝漏已半日未中央其地於日爲  
近西而多陰中表爲四方之則四表明中表之  
正由是天地之內四旁上下之道理四時風雨  
之和戾可得而推矣或曰地距千里恐寒暑未

○義舉集卷七

七

必遽爾頓異曰獨不見河朔相去江南特千餘  
里爾河朔之冬草木黃落而江南草卉凌冬猶  
青况千里而南豈不愈熟千里而北豈不愈寒  
當日南無景之區而其暑豈不愈熾陰山瀚海  
之涯而其寒豈不愈冽哉由是觀之愈西愈陰  
愈東愈風其理亦可推矣安謂其不然乎六合  
道里之數信乎曰自土圭之法測之則然天地  
之廣遠孰得而量之其法每地千里景差一寸  
陽城之景一尺五寸中也南至日南表下無景  
是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矣立八十爲實表

之良數也 旁立十五為法 土圭之良數也 以勾

股筭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此天  
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  
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之得  
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  
數也觀天周徑之數則地四方相距之數可推  
矣土圭之法周公以來相傳如此諸書論地遠  
至百萬大章豎亥所步多至億萬皆過日月之  
表荒忽怪誕不可據信也或曰北極天頂也中  
國在北極之南非天頂也曰是則然也周人以

○秦蒙書

日至之度筭天故不得不如是北極之上杳無  
所憑焉得據而施筭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其說  
然乎曰此不達天體高下黃道南北而為是說  
也何以言之經星井鬼近極斗牛遠極此南北  
兩端日黃道必經之處日躔井鬼之次當天極  
高之體且於人近見日之度常多故晝晷長日  
躔斗牛之次當天最低之體且於人遠見日之  
度常少故晝晷短地在天內浮于水上冬夏之  
平猶一日也儒者不達乎此遂以日之修短以  
地之升降隱蔽而然誤矣正蒙曰陽日上地日

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  
一歲寒暑之候也自今觀之二氣之通塞皆日  
之進退主之曰大火也故近極而暑遠極而寒  
寒則地氣閉塞而不達暑則地氣暢達而發育  
此一歲寒暑之所由也若如正蒙所言不惟寒  
暑不由於日而日之修短亦不由於天體之高  
下皆地之升降主之矣可乎地有四遊之說何  
如曰此緣地有升降相因而誤者也何以言之  
既曰日之修短由於地之升降矣而日之行道  
又有南北之殊不以地有四遊形之則與地有

○秦蒙書

升降為日之修短未免相碍故以立夏為南遊  
近日也立冬為北遊遠日也今跡其說論之其  
曰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周公測  
日自陽城至日南一萬五千里而日在表下無  
景况三萬里其星辰河漢之位次寧不有大變  
移者乎而北極北斗天漢之位次其高下東西  
未嘗有一度之爽所謂四遊三萬里之說豈不  
謬乎鮑氏無以辯此遂謂地與星辰俱有四遊  
升降嗟乎傳會之甚乃至於此且夫天不見其  
體以星漢為體今日星辰與地皆四遊升降是

地在天內初未嘗動與夫東遊過天三萬里之說豈不相背雖曰傳會以成昔人之論而實不自覺其非矣然則自漢以前以周髀論天何如曰周髀之法謂天如覆蓋以斗極為蓋樞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低下日月旁行繞之其光有限日近則明而為晝日遠則暗而為夜恒在天上未嘗入地但以人遠不見如入地耳蓋器測景而適用之日久不同於祖術數雖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遂失其傳其理實與渾天無異南史曰渾天覆觀以靈蓋為文蓋

○彙纂彙考

十

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一致是也惜乎今不見其術也

婦人拜解

禮疏曰婦人以肅拜為正朱子語錄有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為正何為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唐孔氏云肅拜如今婦人拜也今按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蓋肅拜者兩膝齊跪手不下地頭低俯而不至手也手拜者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婚禮

○彙纂彙考

十一

婦拜投地即手拜也蓋婦人以肅拜為常雖君賜亦止肅拜而受婚禮拜手投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為長子敬凶事也故稽顙為尸坐象尊者也故不手拜肅拜若如孔氏陳氏如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字說不通矣古樂府詠婦人云仰腰拜跪亦謂其跪拜爾若為喪主則當稽顙故不手拜此見肅拜者婦人之常禮而手拜稽顙非婚喪不行蓋其禮之變者爾婦人立拜男子長揖起於後世簡便之習非拜之正者居常相見為禮亦可也若涉大禮仍當跪拜如北方士人家婦女拜不下手可也若如家禮男子跪拜婦人立地夾拜是尊女卑男剛柔倒置居然鬼方蠻貊之俗可耻甚矣司禮教者不可不辯

周禮九拜解

按太祝辨九摅古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摅六曰凶摅七曰奇摅八曰褒摅九曰肅摅注以拜頭至地為稽首拜頭叩地為頓首拜頭至手為空首今按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謂兩手拱

至地如衡外故謂之衡下衡者首下手而稽留也故曰下衡曰稽首稽顙則首至地矣故曰至地曰稽顙是稽首者首下手而稽留也顙首者首頓于手而即起如叩物然也空首者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未盡振動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故為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鄭注謂王動色變為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為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者言

○義家藏書

三

稽顙而後拜為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也奇讀為奇耦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賓拜洗拜告皆拜執爵與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嘗為臣者莫摯再拜主人答一拜之類皆奇拜也鄭氏曰眾讀為報謂再拜也義未詳肅拜亦跪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爾左傳卻至三肅使者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鄭注謂特豈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俛伏以致敬順也稽首頓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節度言者也

哀者以數言者也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四

○義家藏書

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雜著 禮論八首

立太祖

論太帝五帝附

天子廟制

漢哀退尊恭皇論上

漢哀退尊恭皇論下

大宗小宗圖說

祠廟神位圖說

奠薦醴文位次圖說

○家藏集卷之三十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禮論八首

立太祖

王者立太祖其義何如工子曰義有二跡其王業之所由基者而立之昭先德也無所藉基於祖而王業特起猶推立其祖者重本始也皆禮也曰六世之廟論親七世之廟以功德其所由來遠矣曰非是之謂也功業者雖帝王自爲之也帝王何所從而來哉謂非祖德可乎然則歷

○家藏集卷之三十五

代之典何以明之曰商之祖契周之祖稷魏祖武帝晉祖宣帝唐祖景帝一道也漢初禮文疎陋廟制弗備雖太上皇猶祧之不足道也宋始僖祖而儒者屢有異議不達於本始之仁者矣然則郊配何如曰此不可以廟側者也廟在家主恩者也郊在天下主義者也天人之大義關焉天地之大禮存焉雖聖人之愛其親固不可得而私之也惟功德格天者可以奉配矣德下被於生民者居之則神不安祭之所宜配也德之則天不饗未有禮望之德不當立祀也

以俟受命者焉

論天帝五帝附

郊祀明堂侑配其禮何謂也曰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反本也萬物成於歲而人成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報生也曰天曰帝其不同何謂也曰以形體則謂之天以主宰則謂之帝非有二者也思文郊后稷以配天也而曰帝命率育我將宗文王以配帝也而曰惟天其右之此有異乎哉明堂祀帝而五帝兼享何謂乎曰周禮堂次職曰王

禮記

卷

大旅上帝則張禮案殷皇郊祀五帝則張太次小次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五帝之所由肇也求其實節月令所謂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五人帝是也鄭氏傳會識諱而六天六帝之說興焉後世且信且疑而天帝五人帝五明堂配祀之論衍焉嗟乎上天下地一也故曰兩儀先王嚴其禮祀若萬物之父母也曰帝有五六孰見而傳之耶豈非怪誕所由作乎是鄭氏率以釋經而後儒附和之過也若曰

天至尊也故有多名是妄而無稽若曰帝有十方當襲故事是陋而迷道聖君賢相必以誕黜之矣

天子廟制

天子宗廟之制何如王子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儒皆從之矣吳氏九廟之說何也曰此不可以定數論者也天子以肇基之主為太祖親廟四遠廟二共七此常數也中有功德可宗者及其祧也別立一廟於昭穆之上宗而祀之百世不遷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

禮記

卷

周之文武謂之九廟可也殷之三宗則十矣故九廟非定論也廟制止七兄弟相繼其昭穆當何如曰昭穆不可紊也故晉有懷惠同廟之議兄弟不相為後也故唐有中宗別出之典同廟則潰別出則遠皆非禮也蓋不達於禮之變者矣然禮疏云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傳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爾春秋傳以僖父閔是亂昭穆矣豈不誤哉由是言之廟之迭毀以代為正雖數兄弟繼一世也必祖遷於上而後宗序於下使昭穆不紊其刻而迭毀必俟其祖斯幾於

禮矣如廟之有限何曰父子相繼正廟七世常數也兄弟相繼一世而二廟者變數也拘於數者不達於禮之變者也古亦有之商自成湯至於帝乙父子兄弟合十二主而正代惟六六代尚未有桃矣其十二帝必各有廟以奉其主而曰止於七廟則祖父之廟久矣桃毀而不祀矣曾謂有是乎故世為昭穆據父子之正而言也兄弟雖數君昭穆桃毀則同不得以世數之矣故曰父子相繼正廟七世者常數也兄弟相繼一世而二廟者變數也拘於數者不達於禮之

○秦漢書

四

變者也然則何以制廟兄昭矣弟昭之左雖數兄弟以序而東也兄穆矣弟穆之右雖數兄弟以次而西也曰叔繼姪祖繼孫當何如曰繼統先後有君臣之分焉不得以親害之害之則僭之躋閔矣可乎哉故在昭雖叔也祖也以次而東在穆則以次而西桃則視其親盡禮也

漢哀追尊恭皇論上

漢哀追尊定陶恭王禮乎王子曰禮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獨不犯禮乎曰此師丹之所以非哀由也蓋舉其一而廢其二者非

達道也禮亦有其義乎後世子不後便不得已而承太宗將即葉其親乎恭王一子入繼則定陶之嗣斬矣雖以楚王孫景以承定陶終於一子不後之義有非丹也孰為之子之說而不論乎一子不後之禮是以禮之變者處哀帝而以禮之常者處恭王而曰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夫祖宗之統父子之親其輕重均也就祖宗之緒而忘父子之親是陷於一偏而利天下矣孟子稱舜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是仁人之心獨知有

○秦漢書

五

親而不知有物矣哀帝於此不亦側側乎尊皇立廟勢不能已也非勢不能已也天性之不能已也嗟乎三代天子之禮湮其籍久矣禮以義起以情制後世之事諸儒之論不可以盡準也夫諸侯入承大統者有三義焉有繼體者有繼統者有繼興者宋英宗仁宗已親育之如子焉比之曰繼體漢宣帝以母后大臣之議帝崩之久而後立之是以祖宗之統不可不傳也賢而置之者也是曰繼統光武國祀已絕輟起民間以返漢祚是曰繼興也宗繼體且國有餘子以

嗣其父尊之而祀於國可也宣帝繼統非武昭授之雖能考乎親而不知尊則失之疎光武無所藉於先君者宜祖高帝建四親廟而追尊乎祖考矣乃假宣元而奉之雖考南頓而不帝則失之繆由是言之一子不後哀與宣同追而尊之夫豈不宜故曰禮也曰何以稱諡曰恭皇帝恭皇后盡之矣去其定陶可也言大號不可以小冠也曰何以祀曰定陶無餘子矣別廟於京師而帝祭之不于乎祖宗之昭穆亦禮也不然恭王之祀斬矣而可乎此以禮之變者處之庶

○秦廢秦章

六

於一子不後之義不爽而天性之親不至棄絕實萬世禮義之大防也惜乎丹也不足以知之傳曰禮定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人事之未有苟情之不安於常禮者皆可以稱情而制之也故曰禮以義起以情制而後世之事諸儒之論不可以盡準也

漢哀追尊恭皇論下

或問王子曰子以哀帝考恭王而不當爲成帝後何也曰禮以義起要之人情之安而已後則恭王之嗣絕矣傷倫害義不可以訓也况兄終

弟及三代達禮第亡則伯終姪及倫序之次也謂之繼統可也爲後不可也然則成帝之嗣不幾於絕乎曰兄弟之近皆祖之正脉也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絕者視之若有間矣以祖視之皆一脉之傳矣况承位則統不絕承廟則祀不絕比之一子爲人後而突然絕其父嗣者其相去輕重之差豈止鈞兩而已哉故曰繼統可也爲後不可也曰天子之禮與臣民殊故大統爲重而父子可略也曰此豈君子之言哉王者所以風化天下者也身教以道而天下尚有畔於倫

○秦廢秦章

七

義之夫身率以孝而天下猶有棄其親長之人况背於道義而欲正人者乎今有一臣焉於其父乃孤子也忍舍其父之貧而出繼於伯叔之大家其與諸侯絕父而繼大統也何殊斯人也忘親而利己也較然矣鄉黨必詈之朝廷之上必極之孰曰不可者在臣子則咻以爲非在朝廷則安以爲是又豈公天下之論哉曰假宗人以相繼或俟支子之生無乃不可乎曰已反棄之而使他人攝之因心之愛終乖矣育庶非可期蒸嘗非可待而霜露之感亦忍矣故曰繼統



可也爲後不可也然則後支子何如曰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是於本生父母無絕道也何也所後者於本生父母有大小功總祿焉有五服之外焉而服必斷以期者是非計所後者之親疎而爲服紀也使卽以伯叔族人例之豈聖人制禮之義哉故稱本生父母禮也然則尊而祀之何如曰子不可以臣父國有適子祭統之所屬尊崇之而祀之國不干乎大統之祭禮也曰既後之而後尊之不幾於二本乎曰非是之謂也所後者稱曰父母喪以三年義權

○纂要卷五

八

有所尊也所生者稱曰本生父母喪以期天性不可泯也曾是以爲二本乎

大宗小宗圖說

宗法有禮記大傳篇可考自漢以來儒者論釋紛如聚訟今按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祧爲小宗之條蓋謂卿大夫始有爵者之制或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如魯公子季友是也或庶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如陳敬仲于齊是也或庶姓起於是邦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如晉六卿是也皆得稱別子爲祖者始受爵

秩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適子繼別子爲族人之宗是爲大宗世世適長子合族共宗之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不得以禰別子故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自別爲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二世之適子同堂兄弟亦共宗之三世之適子再從兄弟亦共宗之四世之適子三從兄弟亦共宗之故曰小宗有四至于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而無服矣故不復宗五世之適子而復自別爲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而復爲小宗

○纂要卷五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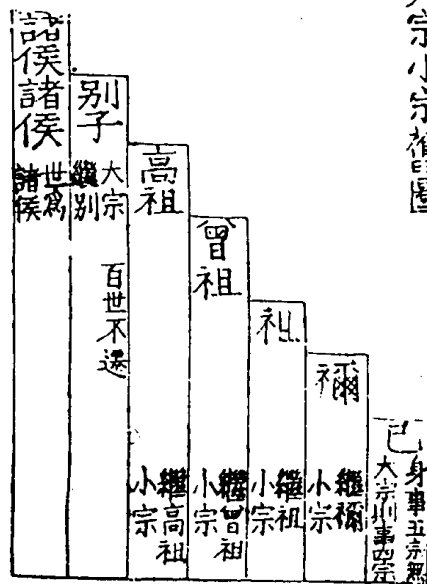
之始矣蓋小宗五世之適子則以父之曾祖爲高祖而四從兄弟亦以已父之曾祖爲高祖矣適子固不得以彼無服之祖奉祀而四從兄弟亦豈得以宗子無服之祖而奉之哉是謂繼禰者爲小宗大抵小宗雖云有四祖父子孫死生相繼其實一宗而已家禮舊圖謂族人一身事五宗無大宗則事四小宗是一時卽有此四宗矣似於宗法有所不合丘氏新製圖亦不過舊圖遺義而但去其諸侯已身二條爾其於小宗皆立四項使學者見之不可卒解未有不惑於

以一身一時而事四宗者矣今擬大宗作一條  
 小宗亦只作一條而使學者易解大宗以祖爲  
 自出小宗以禰爲自出祖禰者父子之別也嗟  
 乎宗法者治世之要道也尊祖於上所以合族  
 于下尊祖則孝思永矣合族則悌義厚矣先王  
 所以收人心之渙散合天下之仁義莫妙於是  
 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之謂矣  
 周衰禮廢宗法不行君上訓亡下民俗薄至有  
 五服未盡而視如路人昭穆未毀而不知名姓  
 又何以養其仁愛之心而祛其凌犯之惡乎欲  
 復先王之教使天下秩然順治切不可不加之  
 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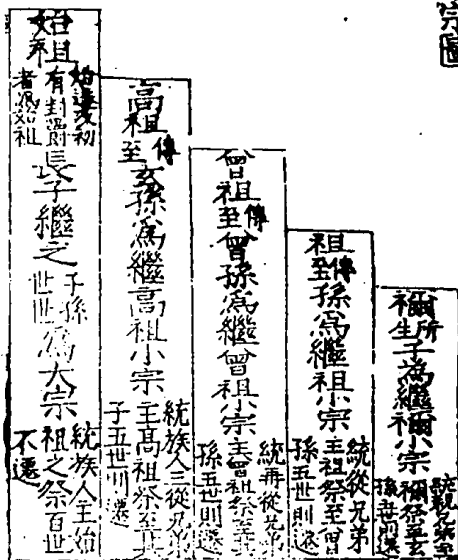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五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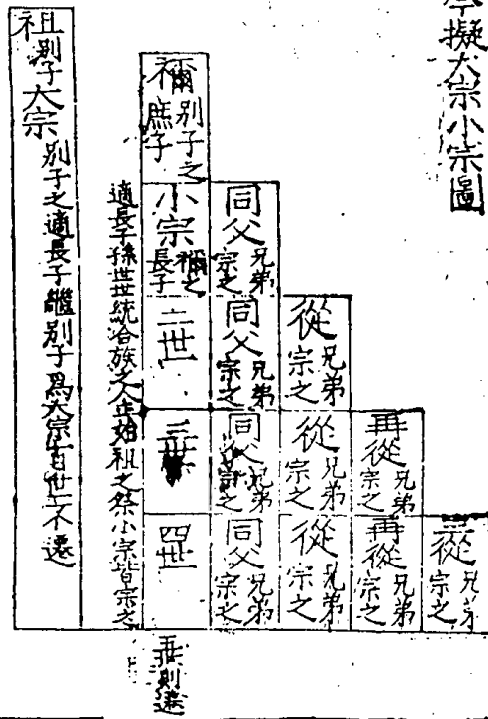
大宗小宗譜圖



小宗宗譜圖



今擬大宗小宗圖



祠廟神位圖說

家禮祠廟神位何以高曾祖考自西而東曰神道尚右漢儒之臆說也非古昔之禮制如此矣何以言之古者廟制大夫士東房西室見於儀禮者可考其廟皆有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謂之棟次棟之架謂之楣楣前之架謂之庑今之接簷也棟後楣之下為壁而開戶牖為房室戶在東近房牖在西直室戶牖之間謂之依乃堂之正中尊者所處所謂客位是也戶既偏東則室最深隱故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謂

○家禮集卷五

士

○家禮集卷五

士

之突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是以寢廟以室為主而神坐東向祭者西向以從事由其事勢不得不然尔後世之廟既無房室之制皆南向中門如古之堂焉若如家禮高曾祖考之位以次自西而東不惟與古人神坐東向之禮不合且於今之廟制無所取義豈事體之所宜乎曰禘祫以西為上獨不可擬乎曰此祠廟之常祭也與祫異者也古者昭穆各自為廟故四時之祭各伸其尊及其祫祭於太祖之廟太祖正位東為太祖之下祧主存主以世而序以西為上坐北面南為昭坐南面北為穆統於始祖而左右布列禮之變義也今也制非古室祭非合祖徒爾以西為上於義安在况生時所處燕賓賓奉親長訓子姓莫不於中堂焉取正而居之沒乃偏於室之一隅而祭之又豈事死如事生之義哉徒泥夫古人神道尚右之說而不達夫因時制宜之義皆信古不通之過也今士庶之家宜遵本朝集禮圖制為準高祖曾祖分中祖在高東考在曾西各為龕室隔別其位庶於今之祠廟事體不至乖戾而家禮不必深泥亦無不可者矣

祠堂舊圖

妣考 祖妣 祖考 曾祖妣 曾祖考 高祖妣 高祖考

○秦族墓主

古

祠堂新圖

祖考 祖妣 高祖考 高祖妣 曾祖考 曾祖妣 妣考

奠鴈醴女位次圖

婚禮奠女奠鴈位次儀禮亦不明著今以文義度之畧有可證按禮云至於門外謂婿至婦家大門外時也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謂女父之筵在戶之西直堂中也女次純衣纁紉立於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袵玄纁笄被纁黼在其後此謂女須父母醴時尚在房中也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西面此蓋謂醴女時也釋宮曰房戶之西曰房外謂正當房之南壁也謂房戶非室之

○秦族墓主

主

戶矣母在房外南面則父醴當在戶西南面所謂主人筵於戶西乃父之位也父母南向則女西向而醴之宜矣及觀母戒女於西階之上庶母申戒於門內之文似是婿奠鴈降出父從降自西階之時蓋主人迎婿入升自東階西面婿執鴈升自西階中堂當楣北面奠鴈主人似在當楣稍東楹之外此時母仍當在房外女在母左西面姆在女右西面女從皆在女後西面如醴時也婿既奠鴈降出女即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蓋主人於醴女之時已送女而命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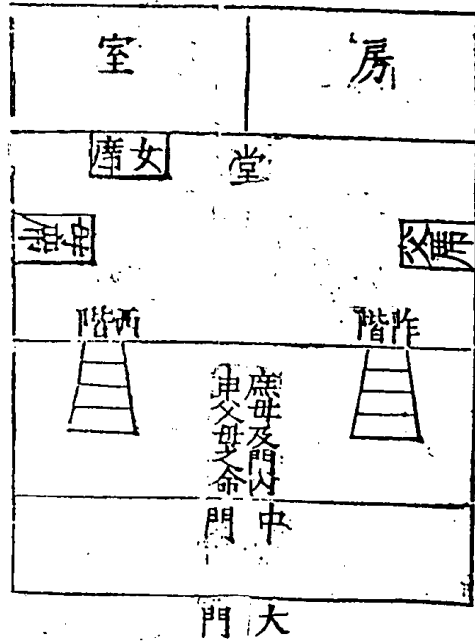
故止於堂上不降送母仍送至西階施今結以戒之故曰母戒諸西階之上母詣西階而止庶母猶送至中門故曰庶母及門內施盤申父母之命若如舊圖父席此乃奠鴈西向待婿之席未見有異於儀禮至於新圖乃因舊圖父席在東遂將母席居西而女反在戶西之延南向全與儀禮相悖其父母等戒命又於醴女之時俱行似與儀禮母送至西階而戒庶母及門而戒尊卑等差節文之宜亦迥然不同矣惟我朝婚禮醴子醴女奠鴈登車諸圖最為明備乃

禮家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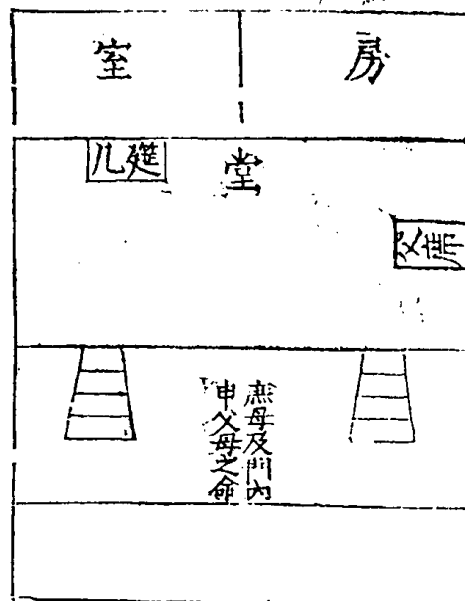
夫

去家禮父東母西南等制而一本諸時宜似於儀禮有所發明誠為萬世之準繩也今並圖出

丘氏婚禮圖



家禮婚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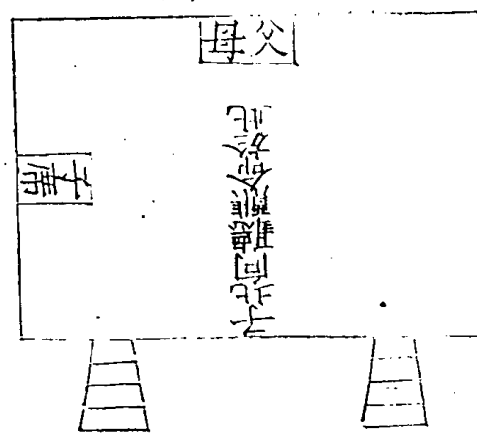


禮家集卷五

士

國朝昏禮醮子醮女奠鴈舉家禮不同乃合古禮並圖於後

圖子醮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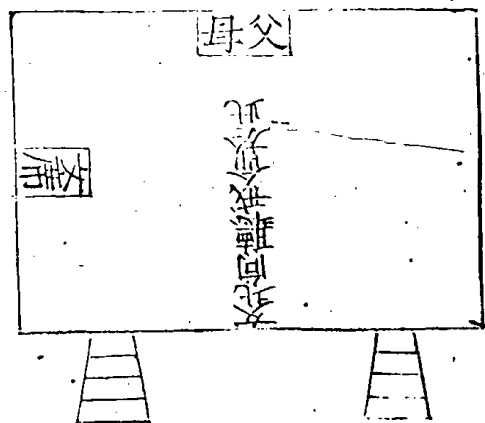


父母盛服就坐  
子再拜興就席  
賓者取盃斟  
酒執之詣于子  
向跪受盃祭酒  
啐酒興授贊者  
盃又再拜詣父  
母座前跪父母隨  
意致戒辭畢子  
俯伏興出或用  
舊辭命之亦可

○要義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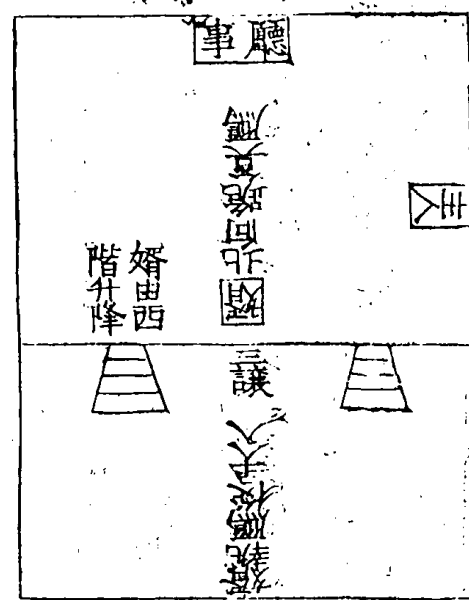
六

圖女醮父



女盛飾姆相之立  
於室外父母坐  
於正堂姆適文  
父母前各四拜  
文即席贊者斟  
酒詣女北向跪受  
盃禮如醮子畢  
于父母前各四拜  
父母隨意致戒  
辭命之次辭諸  
尊長以俟或用  
舊辭父起立命之

圖鴈奠婿



大門口

○要義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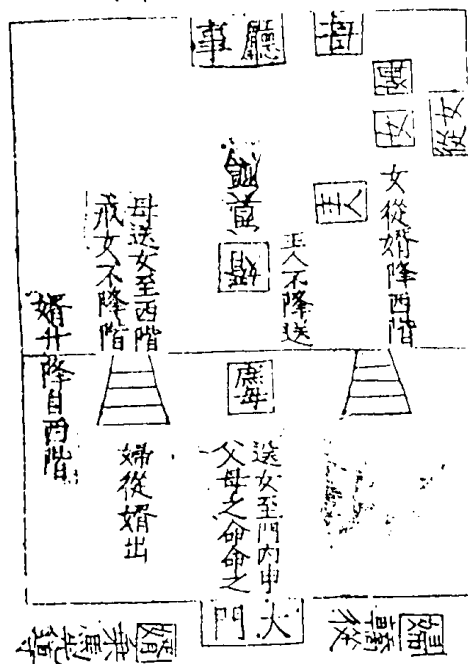
九

圖女登車



大門口

今擬奠鴈登車圖



○奠鴈登車圖

千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雜著 喪禮論二十七首

並喪

改葬

叔嫂服

喪中祭

服官政

葬北首

遷廟

過期葬

○喪禮論

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

貧葬

喪未斂服

居喪服食起居

喪服諸制

魂帛

衰制

風水

葬次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喪禮論十七首

並喪

並有父母之喪如之何曰記有之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也虞也先重而後輕曰今也同葬而並奠同虞而並祔也何如曰父母之親同也今之法制服斬同也無厭也葬奠虞祔皆反乎古同服而稱情簡易而使事亦猶夫行古之道也喪有先後何如曰父已葬而有母之喪則服

○家藏集

母之服既虞也反服父之服既練也則服母之服不以輕掩重也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服母先而父後也亦如之曰祖父之喪將練而父亡何如曰持重於祖兼主於父禮也練祥禫祭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服曰父喪未終而祖父沒何如曰嫡孫爲父後者承重禮也父雖練也猶服其承服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承服諸父昆弟之亡也當其父母之喪則何如曰其初喪也服諸父昆弟之服返而其次也反喪服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

服外親之喪亦如之有所後父之喪而本生父母亡如之何曰已殯則服其服而往哭之襲而歸反喪服已葬則俟其殯而歸反喪喪上余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曰不亦輕本生乎曰禮有所重斬不可以離次也

改葬 脩墓附

庾亮何充改葬服衰禮乎曰斯禮之過也儀禮喪服曰改葬總戴氏曰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非是親也皆吊服而加麻鄭氏云必終三月而除何也

○家藏集

曰王肅有云道有遠近或有艱故使三月之外尚未集事遽可除乎葬畢而除不限三月宜也曰不亦輕服而臨至親乎曰非是之謂也斬衰既葬則布同於齊衰既練則同大功故曰功衰大祥之後縞冠麻衣卽如總麻矣服變之漸也改葬總者以不可以吉服從事也故服總以從已變之服爾春秋穀梁傳曰改葬總舉下緬也總五服之最下者也緬遠也曰以其遠故舉其輕服也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而除不悉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別而服而如麻山是言之反重服  
限三月者皆禮之過者也從事以總畢事而除  
禮也曰父母之墓崩毀或盜發露柩體脩之宜  
何服曰此痛之甚者也可無制服以臨之乎禮  
無正文以義而起亦可也改葬禮總其服雖輕  
而用情甚重脩墓更葬其事體拘制總禮也

叔嫂服

檀弓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自唐以  
來皆爲之制小功矣而吳氏復非之然耶曰此  
解經之蔽也緣情飾服以義制禮古今一道也

○喪禮卷六

三

先王制禮豈無不盡者乎古經閱世豈無舛遺  
者乎而膠柱以持論未有不疎於義而乖於情  
者矣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嫂可以爲位而哭謂  
推而遠之乎謂避嫌疑乎不然子思之犯禮  
矣推此義也雖制服亦可也唐魏氏徵議曰禮  
繼父同居者爲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  
之夫舅之妻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  
之徒非有骨肉之親止以同爨之義爲之制服  
耳今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幼勞勤養情若  
所生時同爨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

寧可同日而語生而共居愛同骨肉則推  
遠乃同路人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議請小功五  
月制報可程子亦曰古者叔嫂無服只爲無屬  
今之有報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雖然  
此自同居之義論之也婦人從夫而有從服兄  
與弟相服矣從夫而相爲昆弟之服昆弟亦報  
之服其大義自正固執於推遠之說者解經之  
蔽也

喪中祭

三年之喪祭乎曰記有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

○喪禮卷六

四

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孔子曰總不祭又何  
助於人三年之喪不祭於廟禮也然則時祭遂  
不舉乎曰大夫以下可以宗人攝之也天子諸  
侯之喪其臣皆衰服三年雖欲攝誰爲攝吉凶  
異道不得以相干也曰後世王者喪以日而除  
祭不亦可乎曰既吉矣雖祭亦可也曰攝之何  
如曰大夫士未葬五服無除者故祭可廢也既  
葬則總麻可攝矣既練則大小功可攝矣既祥  
則期可攝矣宗子非喪主除服而祭常道也喪  
主非宗子持喪而不與於祭禮也曰杜預以衰

服祀於几筵墨衰祀於宗廟不可乎墨衰非禮也  
也不如攝也

服官政 奔喪附

三年之喪可以服官政乎曰記有之父母之喪  
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又曰三年  
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  
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禮也  
夫君子之居喪也衰麻之衣不釋於身也哭泣  
之聲不絕於口也居廬寢苫不離於殯宮也練  
而望室不與人坐也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

○喪家集卷六

五

也故聖王體人臣之情容其自盡也故禮曰君  
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者此之謂也曰金  
革之事無辟焉者何也曰國難危急不可以有  
家也才可以舒國難者雖私喪不得以辭避也  
事之變也道之權也事平而反喪禮也非國難  
而從事者皆急於仕進者也故孔子曰今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葬北首 合葬嫁殯招葬附

柩在殯則南首至葬則北首何也曰檀弓云至葬  
北首北首三代之通禮也之也之故也若四人

道尚昭明殯仍南首者孝子猶若親之生不忍  
以神待之也鬼神尚幽暗故葬於國北首往  
詣幽冥之道也今之居室坐域未必南向何如  
曰殯權道也隨其居室可也葬則必以正向如  
向陽負陰正南北之位 禮也觀於古人之墓無

偏向者可知矣後世有之者惑於風水之徒也  
男女之合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  
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嘉善而  
惇今也葬以灰鼎異椁而同穴可也有離之者  
何也力之不能附者變也男女之位大何也曰

○喪家集卷六

六

葬以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墓之昭穆可  
知也謂地道以右為尊者非君子之言也嫁殯  
而遷葬者何也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  
男比之苟合在女比之私奔是亦亂人倫矣冠  
亂而失其體招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  
也斂衣冠而招葬不亦作虛乎閉精靈於沉冥  
之域不幾於失鬼神之情乎二者皆犯於禮  
者也

遷廟 復寢附

至喪禮卒哭明日而附附者附於棺也以其未

附食於祖喪則曰遷廟也鄭氏練而  
書儀伴而遷開元禮禪而遷其不同何也王  
子曰禮無明訓儒者各以己意斷之矣然則今  
也宜何從諸曰張子有云若薨三年喪畢吉禘  
然後因其祫祭祧主藏於火室新主遂入于廟  
鄭氏練而遷喪事方中書儀祥而遷似亦尚早  
不若開元禮禪祭既畢遂行祧遷之禮主人既  
已從吉祧主安於別室新主亦正其位乃於情  
禮死轉不遽是故三年除喪而後遷亦以體新  
主不忍遽祧祖考之孝也曰鄭氏云凡祔已即

○喪禮集卷之七

七

更後於寢何如曰古禮一祔于廟更不復寢觀  
戴記諸侯遷廟則知之矣其曰出廟門至於新  
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非自殯宮來明矣  
其曰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奉衣服  
者至碑君與有司皆從惟廟中堂下有碑則主  
由祔廟而出明矣其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  
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則爲禰廟始遷之  
禮明矣是則主祔于祖不復出居殯宮其昭昭  
如此鄭氏謂祔已復寢不知何據呂氏曰禮之  
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

禘主未遷於新廟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  
而祭之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  
祀于主蒸嘗于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  
而有几筵卒哭而祔始作主既祔之後有練有  
祥有禋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  
遷于新廟以時而蒸嘗焉由戴氏呂氏之言觀  
之則既祔不復寢也明矣然則今也宜何如曰  
既祔而主常居廟不復奉返于寢遇練祥禋祭  
出而祀于寢必俟合祭而後遷禮也

過期葬速葬祔

○喪禮集卷之八

八

有故過期而葬者其禮何如曰未葬不可受服  
斬衰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次月小祥其大  
祥仍依再周之禮禋亦如之再周而後葬者則  
以葬之次月練之又次月爲大祥終月而禋即  
吉矣速葬者何如也曰葬之日即虞三月而後  
卒哭哀不可遽殺也祥禋皆如其期焉久而不  
葬者何如也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  
喪不除其餘以麻終日數者除喪則已爲尸柩  
尚存主喪者雖三年之外不得祥除其旁親雖  
不得變葛皆以麻終其月數而除之至葬則仍

服其服虞則除之其既葬也何以除曰記亦言之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謂未葬其親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服必待葬畢而後除之然其除也又有漸焉必再祭而後除不可同時也故葬而虞卒哭而祔次月而練次月而祥再次月而禫可也

居喪見人吊人食人遭人

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疎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贊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吊人乎

○喪葬集義

九

日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日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日記亦有之有服食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况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為

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吊其孤亦可也

貧葬 大柩附

○喪葬集義

十

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槨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甚也衣衾周體有棺而無槨亦可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沒於遠方何如曰力能歸其柩正丘首而葬之禮也不能反其柩族葬其地亦禮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槨者何如曰斯悖謬之大者也且夫愛其親之

肌體故歛而藏之焚之是戕其親矣何忍乎斯悖謬之大者也延陵李適齊其長子死即塋於瀛博之間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李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必也不能歸塋如李之葬其子亦可也不猶逾於焚之哉

### 喪未歛服

喪禮初終至成服三日之內其服何如王子曰崔氏云凡親死將三年者皆去冠而笄纚如故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社徒跣交手而哭婦

○喪禮集卷六

士

人去笄而纚如故不徒跣不扱社亦著白布深衣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笄而纚皆言纚無絢其服皆白布深衣此未小歛時所服也小歛畢斬衰男子以麻括髮女子以麻爲髻齊衰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皆去冠纚以布爲免婦人皆去笄纚以布爲髻大功以下男子皆免而婦人不髻但素笄耳其服自歛畢至成服皆白布深衣不改此小歛以後成服以前之服也曰古人之爲服既聞命矣敢問今之服宜何如曰古今冠服異宜用其意可也其未歛也男子

去冠巾婦人去假髻然喪不可無飾也仍各爲白布一幅裹其首漢時裹巾帕頭之制其既小歛也男子則去布以麻繩括其髮仍戴白布巾如環經於其上腰經散垂其末而加絞帶婦人亦去布以麻繩纏其髮爲髻齊衰男女免而髻大功以下免而素笄皆如其制可也今之白布長衫衣與裳連古深衣之變也男子初喪至成服不改可也婦人白布衫裙不改亦可也

### 居喪服食起

三年之喪以漸而食者也其在衣服何如曰禮

○喪禮集卷六

士

有之矣斬衰裳首經絞帶冠繩纓菅屨宜杖疏衰裳齊牲麻經冠布纓布帶疏屨削杖此既殯之成服也三月而卒哭斬衰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冠布纓鹿屨內納經帶去麻服葛期而小祥以七升布爲衰裳去負版衰辟領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絛緣除首經繩屨無絢要葛不除又期而大祥去腰經除杖麻屨無絢祭用朝服練冠中衣素緣祭訖更首等練冠素纓身著十五升麻布深衣中月而禫祭以玄衣黃裳祭訖服朝服以黑經曰禫

爲冠練纓緇帶中衣古履無約帶得佩紒  
悅之屬如平時其衣服之變如此也其在飲食  
何如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盞米夕一盞  
米不食菜果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  
而小祥始食菜果有鹽酪反素食又期而大祥  
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酒飲酒者去醴饋始食  
肉者先食乾肉其飲食之變如此也其在居處  
何如曰父母之喪既殯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脫  
經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卡翦不納期而小祥  
居坐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

○喪祭要義

五

禫而牀其居處之變如此也曰古人喪禮之變  
如此今之人宜何如曰古今異宜存乎今之法  
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喪之禮所以飭哀也務  
盡其實而不周於文焉亦庶幾矣衰練之服雖  
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經帶終制一日不可墨其  
衰酒脯菜果藉以養生雖不能盡如其節而賓  
客燕樂不可一與其席室廬中外雖不能使其  
居臥而房帷之御不可一入如此雖不能周於  
文焉亦庶幾乎喪之大節也

喪服諸制

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髻  
於室括髮免髻之制何如曰斬衰男子去冠纓  
露紒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曰括  
髮女子去笄纓露紒亦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  
前却繞於髻曰髻齊衰以下男女既去冠笄首  
不可無喪飭也故男子以布廣才亦自項後交  
於額前却繞於髻而爲免女子以布爲髻如之  
曰廣才不亦大狹乎曰此鄭氏之臆度也今以  
布一幅摺之而裹於首自前向後而復繞於髻  
亦可也然則禿者不免何謂也曰免之制繞於

○喪祭要義

五

髮而頂無飭禿者則露其頂矣故不免不免則  
不括髮可推矣然則三者不近於相類乎曰括  
髮免髻皆髮居內而以麻與布表之其制一也  
在男女則異其名耳男主外故以外物爲稱曰  
括髮曰免若曰自其麻與布言之也女主內故  
以內物爲稱曰髻若曰自其髮言之也然究其  
制則一也曰麻髮相半合結非乎曰此杜預之  
論也後世被髮之誤自此始也非古也喪笄去  
纓以總何謂也曰總所以束髮出於紒後垂之  
爲飭者謂之總者既束其束其本也總有

組有錦有布壹凶之制異也吉總長尺二寸

衰總長六寸齊衰總長八寸謂以總束髮重其餘於後者或六寸八寸二寸耳纚何謂也纚所以韜髮鄭氏云今之幘梁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寸蓋櫛以理髮而後施纚以纚爲紒而後施笄笄而後總以束之也惡笄用竹與榛何謂也曰竹與榛非美飾也記曰女子子適人父母母婦爲舅姑皆以惡笄鄭氏云用榛爲之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用榛以爲笄是也吉時大夫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

○喪禮集卷之六

五

喪笄惟竹與榛二者而已喪服傳曰吉笄長尺二寸箭笄長尺箭笄斬衰笄長尺其餘一尺可知矣

魂帛

書儀未葬而以魂帛依神何謂也曰此鄭氏之說而溫公因之也鄭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曾子問主命之義疑以爲可用幣今考之記蓋謂天子諸侯傳繼未及六世無毀廟之主在廟之主又不可以行故將行帥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之廟載之以行如受祖禰

之命以出也故孔子曰主命令大夫士之主將

以依神乎抑將以象受命乎其不相類也甚矣安可以幣代况幣置於廟則祖禰無別考妣不分參之事體亦非盡善故鄭氏雖取之而終不敢自決猶云乎以疑之矣大抵有廟卽有主上下之達禮也所謂諸侯出疆大夫出聘他國皆載毀廟之主而行是也士喪禮未有作主之文而鄭氏遂以大夫士無主因而疑其用幣此大不然矣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蓋言重設於始死之是豈於既虞之後雖

○喪禮集卷之六

六

非主而有主之道故主未作刊木爲重以依神而幣之出於主命者不用亦可也

衰制

五服衰裳制度何如曰鄭賈注疏多誤而後儒因之可惜也嘗試參諸儒之說而正之矣按儀禮喪服傳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衾今解之曰在上曰衰在下曰裳削猶殺也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內殺其幅稍有節也衾者辟兩側空中央也總五服之衰裳而言也外殺者縫之邊幅向外也內殺者縫之邊幅向內也幅三衾



者據裳而言也爲裳之法每幅皆三辟積古布幅之廣二尺二寸七幅共布十五尺四寸若不辟積以狹之安得束身然腰之廣狹任人身體巨細故袍之辟積不言寸數多少但每幅以三袍爲限耳經曰若齊裳內衰外今解之曰齊緝也五服之衰一斬四緝凡緝裳者向內展而緝之緝衰者向外展而緝之凡齊舉衣裳之邊際而言也經曰負廣出於適寸今解之曰以布一方置於背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其在背上故謂之負辟領謂之適負橫出於辟領左右

○裳制卷六

七

各一寸經曰適博四寸出於衰今解之曰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反摺向外即今之開肩窩餘布不縫於領中而摺之於外也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闊八寸矣皆反摺向外則出於衰外左右各六寸矣經曰衰長六寸博四寸今解之曰以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之上故廣衰當心也經曰衣帶下八鄭氏注曰謂衣腰也廣八足以掩裳上際賈氏疏曰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之帶下尺者據上下濶一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後儒遂

於衣下施腰取布半幅橫綴於身下謂之衣帶其謬妄無據不成法製殊爲可鄙近世四明黃氏五衰圖論曰經謂衣帶下尺者言衣隨人身長短於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也今解之曰此蓋舉上衣之度而言也人身有長短不可準以尺寸計之止於束帶之處其下仍長一尺爲度耳非如此不足以掩裳際黃氏之論得之經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氏注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賈氏疏曰掩裳際對上腰而言此則掩裳兩廂

○裳制卷六

六

下際不合處也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方不破之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橫斷亦留下一尺正方是用布三尺五寸得衽二條各二尺五寸然後兩旁各綴於衣垂之向下以掩裳際嗟乎其謬誤之大莫甚於此近世丘氏有云注疏有綴衰於外衿之上之文既曰有外衿則必有內衿矣今之衰衣之制止有衣身而繫帶於兩旁如世俗所謂對衿衣者衣著之際遂使衰不帶心殊失古制今擬綴帶於衣以外衿



心矣丘氏雖有是論然不知以衿施於衿下續於衣正幅之旁雖欲以外衿掩內然領止於領下安得斜掩於脇亦不通之論也惟西明黃氏論云衿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爲燕尾狀施於領下作內外衿乃爲得之蓋衣必有衿而後可以掩其胸體若如鄭賈之說是衣皆無衿如對衿比甲之制矣當心正中其膚體必是暴露豈事理之順適聖人制衣之善哉今按戴已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衿若在裳之兩旁安謂之上大記曰小歛大歛祭服不倒

○家範卷六

九

皆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書曰夷狄左衽皆謂左掩其衿也若在裳之兩旁謂之左衽何居許氏說文曰衿衿交也若在裳之兩旁安有交義今解之曰衰領當如二渠相交衣身承領不盡別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綴於衣身之旁以承領狹頭皆向上廣頭皆向下以一爲上衿以一爲下衿王氏所謂衿下施衿是也經曰袂屬幅今解之曰袂袖也屬連也以整幅爲袂而連屬於衣身也經曰衣二尺有二寸鄭氏注曰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

是以容中人之肱也賈氏疏曰上云袂屬幅據從身向袂而言此言衣據從上向腋下而言蓋謂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袂中之數自上至下亦二尺二寸也今按經曰袂屬幅至袂又曰衣二尺有二寸蓋言袂長廣之制如此也言袂而以衣言之何也蓋袂之本在衣身故不得不以衣計之即今之針工量袂之長短必自衣始也二尺二寸何也古布幅之度也衣身之尺數如此袂中屬幅之數又如此則袂之長短可知矣今解之曰此言衣者自袂之本及衣身而言也

○家範卷六

十

大凡布幅二尺二寸故在衣身得二尺二寸屬幅又二尺二寸共長四尺四寸也周尺十寸只有漢尺八寸布幅四尺得三尺二寸四寸又得三寸二分是一袂之廣共該今尺三尺五寸二分矣布幅中度袂廣如此亦足可以反詘及肘矣使布幅少狹別以布而續之如三尺五寸二分之長亦無不可焉經曰袂二尺二寸鄭氏注曰袂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賈氏疏曰尺二寸者據複摺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袂同此蓋以袖之直口之廣言之

自上至下該一尺二寸也嗟乎古者朝服祭服燕服喪服雖有內削外削齊與不齊之殊其大制不相懸絕今朝祭燕居之服既皆施衽而喪服深衣獨以漢儒有是成說歷代惑之而不能復古豈不為可惜哉

### 風水

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古之大儒已歷詆其繆矣曰今之學士大夫尚崇信而不為之變何也曰茲習染之深乎或貪鄙之心固於求利而為之也夫上世之人其親死

○憂樂集卷六

手

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其類有泚乃歸反標裡而掩之蓋未知藏其體之為善也聖人緣此遂易之以新而葬之中野又不恐其土親膚也後世聖人復以瓦棺聖周葬焉又恐其體魄之不固也後世聖人復易之以棺槨是葬之為道也歷世相承以漸而後盡善如此曾何有於擇地又何論夫風水環聚山川形勝之利也哉蓋人子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卧具之美以樂其生及其死也亦欲得善地以藏其體魄此孝子之用心也今乃

緣之以窺利不孝之事也人於此故今之擇地者取其方而之宜土脉之厚生物之茂足矣所謂風水龍虎之妄說詎可信而惑之乎曰程子去丑患之論何如曰此亦未易懸斷者也何也使葬在山谷之地其不為道路城郭溝池耕犁所及或有之而不為貴勢所奪亦未易保使其在平原大陸之野遇其市朝更易陵谷變遷非道路則城郭非溝池則壠畝他人不俟於奪而據之矣而所謂五患者又焉能保哉君子之葬其親也亦本諸禮盡其心力而為之諸非其力

○憂樂集卷六

主

之可及智之可周者付之天而已矣

### 葬次

趙李明族蔭說何如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以次列兆靡拘龍脉亦可以破術士之妄矣世次日遜子姓繁衍如瑩域之不廣何曰五世而遷如小宗然亦禮也李明之為說曰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坐者為始祖子不別嫡庶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兄及弟所生與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各以其班也曾孫以齒

之南玄孫以齒列孫之南各從昭穆之序

也昭與昭伊穆與穆併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

尚右貴近尊也昭以左為上兄弟以次而東男

西女東亦如之穆以右為上兄弟以次而西男

東女亦如之所以然者以近祖墓為上也北首

而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

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於主君明貴賤也凡妾

之祔當比嫡妻之兆稍南與夫同封宗繫一人

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

長殤及殤已娶皆葬成人之位以有成人之道

也中下之殤皆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

不期天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

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

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

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

陪塋以恩終也如祖之妾無子者亦葬祖後之

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在其北孫之

○家範卷六

重

喪左右前後各以其班附葬之禮昭穆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六

○家範卷六

重

雜著 答論二十首

答孟望之論慎言八首

答顧華王雜論五首

答趙生羽家禮疑問八首

○家藏集卷之二十七

雜著

浚川王廷相著

答孟望之論慎言八首

災變警戒八首

上古聖人敬天畏天以人生自天地之氣安得不敬而畏之尊本原始之道也然天命幽微罔可察識故論天人之際渾不以迫正不以誣觀於仲尼之言可測矣秦漢以還董仲舒劉向之徒論啓謬枉而郎顗李尋章衡繼倡大誣延至

○家藏集卷之三十七

南宋儒者極矣談天之惑豈止說夢道習如此正宜稍加匡救以抑其說使不至誣世斯聖賢拯時扶正之學也故僕拳拳持辯請教朋輩復古聖人論天之道渾大正直不必瑣屑分搆務求人主行政之非為宜何以言之且如日月薄食星緯彗孛曆家可以逆而推之天文志云歲行疾則不見遲則變為既可以推而知之是天道一定之度當然謂應人主之行政豈不誣乎此則其說不可通也至於物怪災異之來尤為誣天之甚物理感怪氣而化陰陽值戾氣而變

自適然爾必曰人君失政天降水旱以災害示之嗟乎何其不智之言如是耶上帝無意惠民則已矣使有意焉天之威靈無往而不得行何不懲其躬自作孽之人與其誘引之徒以絕其惡政之所自何反出此水旱虫蝗之災使百穀不成民食用絕流離轉徙以死豈非天欲用警人君先自殺其民耶天之拙果如是耶不待智者决知其不然矣而儒者之論往往昧之甘心厚誣假此以爲警戒人主之具夫君有僻政足以危殆社稷直言極諫與其聽而改之豈不至

○蒙叢書卷七

三

誠豈不明信顧乃假此不可知者以伸己志與佛氏之愚人何異乎差有持天人之真事理之正者卽以天變不足畏之罪加之是何愚狠奸欺誣天枉人之如是耶今僕所著大較以敬天畏天爲主本以脩德行政爲實事其瑣屑紛攢如巫史所陳天文志所載必欲一洗而空之以歸於真誠正直之域使聖君賢相達人正士見而思之未有不以爲然者而迂謬淺俗之人恐亦未免駭其守常之見其近入之心而以爲異說矣

乾元亨利貞

乾元亨利貞易卦正義謂大通而利正也仲尼文言是四字之訓詁非卦之本旨也然於大通利正之義亦自不相害先儒言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正此等類耳且易卦斷例不止此四字如吉凶悔吝厲元吉無咎利永貞利牝馬之貞利不息之貞艱貞安貞貞凶貞厲可貞不可貞有悔悔亡之類不一而足豈非大通利正爲易斷之正義乎僕所論著殊不爲此以先儒因仲尼解此遂以元亨利貞平爲四德一則傳會

○蒙叢書卷七

三

爲仁義禮智一則傳會爲春夏秋冬故僕見其不然以貞固幹事於智之義絕遠爲辯以破易中所無之說仲尼之平解僕固置之仲尼之易矣

地是天內疑結之物

先儒謂太虛之氣輕清上浮者爲天重濁下墜者爲地似是一時並出僕乃著此以明其不然蓋天自是一物包羅乎地地是天內結聚者且浮在水上觀掘一二十丈其下皆爲水泥又四海環於外方故知地是水火凝結物化糟粕而

然山是古地結聚觀山石了紅巖大石可知  
土是新沙流演觀兩山之間但有廣平之土必  
有大川流於其中可知因思得有天即有水火  
水火二者元氣之先化故也有水則必下沉水  
結而土生焉有土則木生有石則金生其次序  
之實理如此五行家謂金能生水殊非化理本  
真之序今日天必生地而後生物不應先後懸  
絕如此僕又思地上之物與水中之物相等無  
地之先水亦自能生物矣何俟於地故知水亦  
地道不相懸絕

○養蒙集卷七

四

寒暑由日進退

先儒謂陰陽二氣自能消長自能寒暑此萬古  
糊塗之論原未嘗仰觀俯察以運人心之靈用  
體天地之化也後之學者隨聲附和以爲定論  
此正可以太息者故僕平生見其日近極而暑  
日遠極而寒故著爲說曰四時寒暑其機由日  
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意雖聖人復起不得而  
易何也日大火也真陽之精也人於木火近之  
則熱况近直陽之火有不熱者乎熱則地脉開  
矣生物暢矣水泉達矣雨澤行矣津液通矣孰

謂非日之力乎故曰  
過此謂陰陽自能寒暑有何不勝易爲運行何  
日近而暑日遠而寒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  
相戾耶僕亦不須他證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夏以日月之行而得冬夏則寒暑由日之運行  
致之矣而又何疑乎今謂日亦氣之所爲僕恐  
日之精烈光明非坤虛暗澹之氣可得而同其  
功也

春雪亦是六出

先儒謂雪花六出應陰數也不知孰使應之亦

○養蒙集卷七

五

雪自應之有所雕鏤者乎此論涉有作用非出  
自然故僕著其所以皆由勢所必至數出天成  
黜彼應字乃合至道今日春雪五出此亦禪說  
瑣語烏足憑信僕北方人也每遇春雪以袖承  
觀並皆六出云五出者久矣附之妄談矣

聖賢之學一道

先儒謂聖人氣象難學必學賢者庶易造進庶  
不躐等此自宋儒接引中人以下故設此論僕  
名理殊爲不然自洒掃應對以至均平天下  
目格物致知以至精義入神只是一理有矩矱

之序無聖賢之必始而學賢終而學聖是二道  
矣是兩截矣若然則所謂無所擇於地而安者  
必待學至聖人而後能則後之儒者皆當舍  
如其不然則成童以上即當以是爲法矣何  
等之足云大抵人生才質中下者多故學道遠  
謂上達者少教人者往往俯就引誘之其法  
遂拘淺而望聖人如登天矣揆之殊非通議由  
之寔敝聖途

集義明道並行

君子平生惟義是集則於天下之事固無不敢

○蒙齋集卷七

六

爲者矣然亦有備於禍患惜其生命而自私之  
心勝於義者此在古今之人頗多豈可謂集義  
之人便能一一敢爲此僕所以著其不明諸道  
而爲鄙吝之心所奪也楊子雲平生守義不及  
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家  
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是  
以二十年執戟不遷謂曾行一不善乎直以備  
於禍患而鄙吝自全之心勝故俛首於莽賢之  
間而終不能死義豈非道理猶欠明快而融其  
平生所守之義乎先儒云楊子雲明哲惴惴彼

何曾見得正謂此也

主靜當察於事會

動靜交相養至道也今之學者篤守主靜之說  
通不用察於事會偏矣故僕以動而求靈爲言  
實以收其偏之弊也非謂主靜爲枯寂無覺者  
耳

答顧華玉雜論五首

祥異非必君政所致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物理感召亦不盡然堯仁  
如天洪水降災孫皓暴虐瑞應式多謂堯乖浩

○蒙齋集卷七

七

和可乎嘗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雖山崩川竭  
虹貫星孛不足以累其清平之治君驕臣諂政  
僻刑淫小人進而賢哲抑雖鳳儀麟游景星慶  
雲不足以救其危亡之禍何也天道遠而難知  
祥異有無不足憑也人事近而易見治亂之形  
由政致也聖人之贊化育裁成輔相乃其實事  
謂能感格天地亦神道設教之義乎

陰陽非自能寒暑

日躔有遠近故氣變有寒暑如影隨形不能相  
離此萬古不易之論執事云元氣發舒翕聚自

能寒暑不藉於日僕累日構思不得所由之故  
望以發舒翕聚離日獨運之象明以示我有何  
機織有何朕兆何以寒不遽寒以漸而寒暑不  
遽暑以漸而暑二氣既殊施用何以卒來相代  
其往者將歸何所其來也從何而至極有南北  
原無東西今云東西二極不知日道何以進退  
易之八卦伏羲雜取兩間陰陽法象之大者以  
發揮易理耳與六十四卦所取大同非合併以  
論造化之義也後之儒者不精致思遂援易以  
解釋造化復作圖以論消長不知氣在兩間非

○養蒙集卷五

八

日近不熱非日遠不寒非日氣所及不熱非日  
氣不能及不寒秦漢儒者尚能達此而宋儒乃  
獨昧之後之學者固執先入不敢異議致使造  
化實理隱而不伸惜哉

詩箋解蟬鈴之誤

蟬鈴螺贏詩人取義自別解經者乃誤耳中原  
有菽庶民采之菽美穀可食以興並道人心同  
好也蟬鈴有子螺贏有子言螺贏有蟬鈴之子  
以飼養已子以與人當以魯道教其子也教誨  
尔子式穀似之此終上文二興之義也言人當

以善道教其子使其似之可也即周頌以似以  
續之似此義自通又何必謂不似者可教而似  
耶况螺贏一孔負入蟬鈴八九而放止一子安  
可謂始而如蜜點者非其子乎今簷下倒吊蜂  
始而生子亦有一點如蜜者在孔底數日亦化  
為蠅而蜂自啣物飼之與螺贏預蓄蟬鈴蜘蛛  
閉其戶待其子食不同也此非親自驗其然者  
必為詩箋所惑不能遽解矣

日月非入地下

○養蒙集卷五

九

漢之前以周髀之術論天自張衡玄渾之法出  
而周髀之論遂絕其傳其法謂天如覆蓋以北  
極為蓋樞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  
低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則明而為晝日遠則  
暗而為夜其法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  
世無神解推移之士故多違失而史官不用平  
子之法籠同渾取易於久行其實一道也僕因  
日不照北之說乃為此解今曰日月之光經陽  
明則發散而明經幽陰則斂聚而暗請以月之  
道論之說者曰月借日之光以為明如月在正  
午之地而望其日當在子位正對地下之中階



於大水是日經幽陰暗晦之際何以月藉其光而大明乎由此觀之謂在地下其光斂聚而暗亦自相碍矣嘗觀夏至之時日由東北方出西北方入自中國視之其行度已在北如此以北虜陰山之際視之當亦又更北矣陰山之北豈不又更北乎故僕以周髀篇蓋之論破其日不照北之說觀夏至前後半夜時望北人如日之將曉與冬至半夜黑暗不伴則日在北方明矣但人去日遠不及見其光而日光所及有限亦自不能遠及於人耳非必日入地下爲地掩蔽之時耳

○蒙齋集卷七

十

金木非造化之本

五行生剋出自異端邪術古今大惑莫甚於此夫金乃水土與火三精凝結化理最後水則陰精所化萬物爲質之本五行家曰金生水自今觀之厥類懸絕不伴厥理顛倒失次安有生水之理夫木以火爲氣以水爲滋以土爲宅此天然至道五行家曰水生木無土則木於何所

水多火熾土絕木且死矣夫安能生今謂水中生萍恐非大觀之論夫水火元氣之先化水火具而後土生有土則萬物生而大化備矣金木者與人物同塗也謂五行六府急於民生之用可也與火水並立而爲生人物之本源此則邪術小道之傳會也僕嘗謂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成故有人有之氣物有物之氣則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如五金有五金之種草木有草木之種各各具足不相凌犯不相假借謂金木之氣生人然則謂人物之氣能生金木何不可

○蒙齋集卷七

十一

之有且夫木津液血類也燧火氣類也皮之柔肉類也心之堅骨類也開花結實精類也謂人之氣生木不亦可乎學者眩於前言而大觀通炤誤矣夫五行六府古昔先王取以論政不過重民用耳逮夫末世聖王不作正道湮塞處士橫議怪誕紛起始有以五行傳會於臆腑者矣始有傳會於四時者矣始有傳會於星緯地理者矣下至於唐始傳會於生命之術矣再及於宋則傳會於陰陽造化矣邪論紛紜以漸而極不知天地大化惟陰與陽水火與土化之大

用金木二氣與人並生緣假五行立論遂並以  
附入耳是論也始而出自匪儒繼而惑於愚民  
久而遂為定論後世雖有名儒賢士執夫古昔  
之舊亦從而信之矣此非聖君賢相繼天立極  
者特起於上詎邪禁誣復正道於太古之純恐  
亦未能辭而闕之以垂信於後世也

答趙生習家禮疑問八首

按冠禮醮時冠者再拜繼升席南面受蓬賓  
復位然後東向答拜不知所答者答前之再  
拜耶抑冠者復拜而答之耶若答前拜不應

○義集卷三

王

如此之遲若冠者復拜而答之則又無冠者  
復拜之文

儀禮戒賓筮賓宿賓皆云主人再拜賓答拜賓  
醮冠者云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  
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  
面答拜既受解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  
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  
解拜執解興賓答拜賓醮冠者相拜亦知之由  
是觀之執解執爵有所授受故先後相拜手無  
所執故一時相拜蓋亦事勢之宜如此其啐酒

畢坐奠解而拜似亦一時即相答者何也手無  
所執故也其云執解興者辭之不可已也何也  
記曰以爵拜者不徒作故奠解拜必曰執解興  
而後可以言賓答拜也家禮本之儀禮故冠者  
再拜受酒而曰賓不答拜賓復位答拜而曰冠  
者不答也鄉飲酒禮云主人坐取爵之賓席前  
西北面獻賓賓西北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  
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是亦先後  
相拜之義也家禮欲存古意故不變爾今欲為  
一時相拜以合時宜必於賓授解之時冠者即

○義集卷三

王

受之且不先拜候賓復位乃奠解於筵而後拜  
庶賓得以一時相答也

喪禮飯含之後卒襲覆以衾注曰加覆巾充  
耳設幘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若服上服  
矣又小斂大斂之時又有死者所有之衣不  
知用以為填實之具不知復著於深衣之上  
否也

按儀禮襲衣三稱明衣不在等庶祿繼陳不用  
謂不用襲也小斂陳衣祭服庶祿十有九稱陳  
衣繼不必盡用大斂陳衣祭服散衣庶祿凡三

十稱衿不在筭不必盡用不盡用者納之以心  
爲貴也蓋襲者爲死者著上衣也卒襲後卽以  
冒韜之小斂時雖欲著衣亦不可得矣大抵大  
小斂所陳之衣爲斂時覆掩之具故小斂曰祭  
服不倒美在其中大斂曰美在其外君祔不倒  
謂之不倒者豈著于體之云耶

有若喪次之居殯側之居二者不知居孰爲  
宜

三日而歛歛而卽殯殯於堂中少西蓋疾病遷  
居止寢已在堂中記曰尸未設飾故帷堂觀此

○喪禮集卷三

古

則喪次與殯側一而已矣自喪者言之謂之喪  
次自死者言之謂之殯側

有若朝奠奉魂帛出就靈座夕奠奉魂帛入  
就靈床其出其入不知指何所

此蓋謂殯所朝夕哭奠也朝奉魂帛出就靈座  
而後行奠如生之夙興也夕既奠而後奉魂帛

入就靈床如生之夜寐也魂帛不經見溫公以  
義起之按儀禮重木刊斂之祝取銘置於重記  
曰重主道也注云士重木三尺始死作重以依  
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

蓋以葬後既有主則重可埋也若以木如今神  
牌之式爲之亦自有古意魂帛不用亦可也

賓再拜主人不答拜及賓慰主人主人再拜

謝賓賓亦不答拜似於時未合於情未安

按家禮賓入帛云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

亦哭東向答拜賓慰主人云云主人對曰云云

又云賓答拜不見不相答之文當再看

祭有四時之祭則高曾祖禰旣用享矣何至

季秋乃復有禰之祭耶蓋祭不欲瀆瀆則不

敬禮不欲煩煩則亂疑若煩與亂矣

○喪禮集卷三

主

程子云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

祭先祖季秋祭禰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

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故象其類而祭之

朱子初年亦祭後以爲僭冬至似禘立春似祫

季秋似大享故不用今以人情論之祖宗乃子

孫所自出豈可終年累歲絕無一奠之致若於

立春之日奉先祖及四代以上之祧祖而並祀

之不惟於禘祭不至相僭而子孫報本追遠之

心亦可以少慰矣又何煩瀆之有

餼餘之時注云以子弟之長者一入少進獻

尊者之酒而主祭之人不與焉似非三人長  
長之敬

古人祭有賓家禮惟合一族之人雖宗子主祭  
而事則合族舉之故餼之時宗子亦一族人爾  
焉得主餼事故惟擇子弟年長者一人向尊者  
致祝若曰通爲大家之事云爾

墓祭乃先祭祖考然後方祭后土似非事外  
神之宜

墓祭必芟夷草木斬掘土壤蓋有事於后土矣  
未祭之先當致告告畢然後芟夷斬除行洒掃

○祭義卷七

去

事祭訖然後行祭事似於內外神祇禮意有得

09683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八目錄

雜著

夏小正集解十二篇 并序

○王氏家藏集

下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夏小正集解十二篇 并序

夏小正集解序

夏小正者夏時之小記也。繹其辭旨，信爲古籍。周公之時，訓呂氏之月令，皆其流也。蓋古之聖人，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虫草木之化，驗天時授民事，此其要約爾。欽昊敷政，實所不可闕者。余讀諸家注解，病其踈謬穿鑿，是以稽其義之通者，傳之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博達焉。

○義家集卷之三十八

爲一篇凡十有二篇。正德庚辰八月一日浚川

王廷相子衡父序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响，魚陟負水，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獻，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皆參中斗柄，縣在下，柳梯梅杏杞桃，則華緹，蒿鷄梓粥。

正月上，金氏如春字，戴氏傳無。今從之。夏秋冬放此啓蟄何也？戴氏曰：言始發蟄也。月令云：蟄蟲始出，今按物之蟄者有鳥有獸有蟲。

魚不足，以諒之。小正，曆矣。鴈北鄉何也？向往也。戴氏曰：鴈，其也。謂生且長焉。爾不言鴻者，槩之也。月令：鴻鴈來是也。見鴻鴈之往來，則知寒暑將變之候。雉震响何也？震晨之訛也。响鳴也。楊子法言曰：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响也。司馬溫公注曰：蜩出蟄而行，雉之朝响，皆春候也。方氏曰：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响，以朝。蓋雉當春而响，梓粥時也。戴氏以爲雷鳴而雉响，誤矣。魚陟負水，何也？時水雖未解地氣上達，而水温矣，故魚遊水上。

○義家集卷之三十八

王

如負水然，農緯厥耒何也？緯束也。束其耒者，夙戒農事爾。金氏謂農大夫，咸戒農用得之。月令：修耒耜具田器，本此。初歲祭耒，始用暢何也？金氏曰：祭始爲耒之人也。暢，鬯也。古者先立春，王將耕，藉則鬱人薦鬯，王裸鬯鬯之爲言暢也。蓋祭耒而用暢也。囿有見，韭何也？韭陽菜，早生。此時有露，見者時有俊風何也？俊大也。戴氏訓爲南風，無據。北方春時恒有大風，南風則不大。寒日滌凍塗何也？滌除也。如幽風十月滌場之滌，冬時雨雪著地，皆水。

故塗凍春時日煖則凍釋而爲泥塗矣故  
寒日滌而除之田鼠出何也田鼠田間之鼠  
穴於地中者爾雅謂之鼯鼠音憤以地煖而  
出也農率均田何也禮正義曰農率田畷也  
均田者月令所謂修封疆審端徑術是也獺  
祭獻魚何也禮疏云祭天也獺食魚故祭以  
魚何以祭也魚始出潛獲多也陳之如祭故  
謂之祭大要示人以候爾豺祭獸亦如之鷹  
則爲鳩何也此形化也孔氏曰化言反歸舊  
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爲鷹曰化爲鳩想

王象之卷之八

十三

復化爲田鼠若爾尊爲當雉爲展雀爲蛤不  
言相化是不復其本形者也農及當雉何也  
積雪之澤未消則土田膏潤可及此時農  
工也初服于公田何也先公後私小正示民  
義也采芡何也雜禮圖云芡蒿也香美可食  
月令十一月芡始生至此月可采矣戴氏曰  
采芡爲薦薦也鞠則見何也金氏曰鞠菊古  
通用蓋菊始苗爾戴氏以爲星者誤矣初昏  
參中斗柄垂在下何也斗魁枕參首參中則  
斗柄在下矣言斗柄垂下所以著參中也

稱何也梯芽也柳先生梯者也梅杏桃李桃  
華何也桃李桃也梅杏桃李桃先生華者也緹  
蒿何也爾雅蒿侯莎其實緹乃香附子之苗  
也此時成實故曰緹蒿鷄料粥何也鷄伏  
也粥養也按許氏說文孚卵孚也從爪從子  
鳥抱卵恒以爪反覆其卵也鷄料者鳥包卵  
以粥子也

二月往蠶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士女丁  
亥萬用入學祭饗黍稷采繁昆小虫抵蜚來降  
燕乃辟則鮮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梯始收

○夢筆書堂

十四

往蠶黍何也種早黍也初當作禪連上爲句  
禪禪禪之衣也時漸煖故耳俊羔助厥母  
粥何也俊大也粥養也太羔能食草木而不  
食母乳也羔離母而後母養故曰助綏士女  
何也曰綏安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金氏曰  
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丁亥萬用入學  
何也萬舞名戴氏曰千戚舞也詩閟宮注曰  
萬者舞之摠名金氏曰此月令所謂上丁命  
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豈以  
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以支取亥與按

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蓋  
古人之學春秋教禮樂故卜日入學教士以  
舞而釋菜於先師也小正示教民之候如此  
祭鮪何也金氏曰此所謂春獻王鮪是也月  
令李冬薦鮪本此榮董何也爾雅蠃苦董注  
曰董葵葉似柳子如米為食之滑疏曰蠃一  
名苦董可食之菜內則所謂董董粉榆是也  
本草注曰此菜野生非人所種謂之董葉似  
蕺花紫色按董味苦時瓜瓞篇董茶如飴是  
也注為烏頭恐非榮華也采葵何也本草圖

○蒙養集卷五

五

經曰葵白蒿也春初最先諸草而生似青蒿  
葉面粗上有白毛錯雜白於衆蒿似細艾爾  
雅所謂繁膳蒿是也可以為道食亦可以飼  
蚕昆小虫抵蛭何也昆衆也抵觸也蠶子在  
卵者名蛭蛭小虫皆然謂衆小虫皆觸卵而  
生出也來降燕乃睇何也戴氏曰燕乙也降  
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睇盼也  
視可為室也按燕蟄於山岩或懸岸之隙春  
則起蟄入人家粥子始來也高飛將去也高  
飛惟粥子之時其飛低故高飛者始來將去

之候也是以小正記其來曰降記其去曰陟  
爾其義蓋謂燕始來降盼人堂宇欲營巢也  
剥蟬何也蟬鼃也說文曰水虫似蜩蟬長大  
從鼃單聲按碑雅云晉安海物記曰鼃宵鳴  
如桴鼓今江淮間鼃鳴謂之鼃鼓亦或謂之  
鼃更又曰鼃象鼃形一名蟬夜鳴應更吳越  
謂之蟬更傳物志言皮可冒鼓蓋鼃與魚亦  
可通用如鼃鼃鼃鼃之類是也故蟬即鼃云  
戴氏曰以為鼓也蓋鼃鼓爾有鳴倉庚何也  
爾雅倉庚商庚註曰即鷺黃也金氏謂之鷺

○蒙養集卷六

六

是也蓋黃鸝爾榮華何也芸至是榮也時有  
見稊始收何也稊草木始生之芽可以為茹  
者收之戴氏曰稊所以為豆實是也  
三月參則伏攝桑葢楊犂羊鼓則鳴鵲永采識  
妾子始蚕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  
為駕拂桐芭鳴鳩

參則伏何也謂初昏時參已西下而沒也戴  
氏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  
云攝桑何也攝取也取桑以飼蚕也戴氏曰  
攝桑而亦記之急桑也葢楊何也葢陸也言

柳眠如萎也犇羊何也戴氏曰羊有性  
時其類犇犇然記變爾今按羊性寒則散  
熱則環聚如圍此時天將熱羊乃環聚故曰  
犇羊戴氏亦此意矣明快爾穀則鳴何也戴  
氏曰入螻也月令螻蟈鳴即此頒水何也戴  
氏曰分水以授大夫也大學所謂伐木之家  
是也采識何也戴氏曰識草也金氏曰識當  
作識爾雅黃蔴識注曰識草葉似酸漿花小  
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迨實妾子始蚕執養  
宮事何也妾與子始躬蚕事使之操持長養

○藝文類聚卷六

七

宮中之事如此祈麥實何也祈之於先農也  
麥實五穀之先見者故因其將成而祈之越  
有小旱何也戴氏曰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  
旱爾田鼠化為鴽何也鴽鴽屬爾雅注鴽鴽  
一名牟母青州人呼為鴽母拂桐芭何也戴  
氏曰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言拂以取之  
矣鳴鳩何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本此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蟻  
王負秀取茶秀幽越有太旱執陟攻駒

則見何也孟夏之月日在畢觜之間故旦

則昴見初昏南門正何也亢宿中南北兩大  
星曰南門月令是月昏翼中曰婺女中今言  
南門正蓋後一舍中矣戴氏曰蓋小正所取  
法也鳴札何也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  
札戴氏曰札者寧縣也囿有見杏何也杏可  
食也鳴蟻何也詩何人斯曰為鬼為蟻春秋  
曰秋有蟻注曰蟻短狐也能含沙射人之影  
其瘡如疥埤雅云畏鴽鴽能食之禽經所謂  
鴽飛則蟻沉鴽飛則蟻結今不知其為何虫  
戴氏曰屈造之屬也王負秀何也金氏曰按

○藝文類聚卷六

八

呂令當作負秀王負即王瓜也秀讀為秀華  
也月令亦曰王瓜生取茶秀幽何也金氏曰  
茶苦菜也爾雅疏以為葉似苦苣而細斷之  
有白汁出即今苦買菜也秀當作秀即呂令  
苦菜秀戴氏曰取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蓋  
謂蔣蔣爾秀幽自為一句今按苦買與蔣二  
物皆可食至於秀則皆老而不可食矣取之  
奚用則戴氏秀屬下句近是但幽字不解為  
何物或缺文或字之訛爾王應麟本去此一  
字非是越有太旱何也蓋歷歲之有經驗者



戴氏曰記時爾執步攻駒何也戴氏曰始執馳也執駒也者離其母也步也者升之名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也按月令繫騰駒亦此義蓋執繫其騰步之駒教之使服車也

五月參則見蜉蝣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良蝸鳴偃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為鷹唐蝸鳴初昏大火中種黍救糜煮梅蓄蘭頒馬

參則見何也金氏曰日在井鬼且則參見蜉蝣有殷何也戴氏曰殷衆也蜉蝣者渠略也

○黍稷養天

一九

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金氏曰似甲虫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或曰榆上蚕蛾翅羽潔白生時羣然而飛一兩日即死滿地金氏甲虫非稱有殷者言有衆多時也鳩則鳴何也爾雅曰鳩伯勞也詩七月篇注曰鳩鳴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為題鳩即鳩也孔氏曰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鳩鳴以聲得名金氏曰離騷云恐題鳩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蓋五月一陰生

百草不芳之候也時有養日何也戴氏曰養長也蓋謂日長之時也乃衣瓜何也戴氏王氏闕本無衣字金本有衣字乃瓜不成文義金雖有衣字注云乃衣試新衣也是衣與瓜亦為二事不成文義一也今按曲禮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者累之疏曰削刊也副析也絺細葛也刊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中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綌粗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粗葛中覆也

○黍稷養天

十

愚謂衣瓜者此爾蓋瓜時可食故衣而進於君也良蝸鳴何也爾雅蝸蠃蓋蟬屬戴氏曰良蝸者五采具或曰蠅娘所化之蝸此時鳴也偃之興五日翕乃伏何也義未詳戴氏曰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不知其死也故曰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望也者月之望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或曰小蠅娘啓灌藍蓼何也戴氏曰啓別也陶而疏之也灌叢主者也記時也金氏曰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蓼取以為麴埤雅曰歲馬藍染

也即今大葉冬藍為蠶者又也日分什  
今氏勿艾藍以染鄭氏注為傷長氣然則艾  
藍于夏先王之法禁焉今按藍類二物蓼乃  
藍之似蓼者俗所謂小藍是也皆當移我方  
得長茂齊民要術云種藍一同蔡法藍三葉  
時澆之薶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  
大抵戴氏埤雅雖灌字之義不同別而植之  
則一蓋開其叢生者而疎植之也金氏藍取  
其汁蓼以為麴誤矣鳩為鷹何也覆化也唐  
蝟鳴何也戴氏曰唐蝟者隱也愚謂既云伏  
則死而不見矣何以復再鳴若望之前鳴則  
五日翕可具矣不應再出既曰隱矣不應再  
名唐謂一物非是初昏大火中何也金氏曰  
心星也今則亢中矣種菽黍糜何也菽豆也  
糜黍類今登麥之後亦種此三者蓋晚田也  
月令此月農乃登黍蓋仲春往耰之黍也菴  
梅戴氏曰為豆實也金氏曰若作和羹爾惟  
塩梅按周官籩人掌四簋之實有乾棗注曰  
梅者是也菴蘭何也戴氏曰為沐浴也金氏  
曰佩也即今澤蘭香草可辟邪亦可藥苗子

曰側擊並所以養鼻又曰代擊而食王  
讀為澤蘭也食側擊香氣欣更以新者  
由是觀之菴蘭為用廣矣頌馬何也戴氏  
分夫婦之駒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  
法也金氏曰分夫婦之駒一曰分大夫卿之  
駒也按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  
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曰  
良善也善馬五輅之屬王輅駕種馬戎輅駕  
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  
給官中之役是所謂公馬足以給賦以充公  
家之用者也又鄉師以時辨其車馬之物均  
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此所謂國馬足以行軍  
而養之民間者也由是觀之公馬養於閑國  
馬養於民皆有及時分頒良駑色力等差之  
政戴氏所謂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得之  
不獨分其夫婦之駒而已金氏謂分卿大夫  
之駒無據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擊

戴氏曰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見

柄之不當心也蓋當尾爾者桃何也戴氏曰  
地桃也者以爲豆實也鷹始擊何也金氏曰  
始攫搏也攫以足取物搏以翼擊物按說文  
云擊握持也蓋足搏爾言始殺物也

七月秀翟葦狸子肇肆淫潦生萃爽死萃秀漢  
按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  
斗柄縣在下則旦

秀翟葦何也翟葦此時生穗也戴氏謂未秀  
則不爲翟葦秀然後爲翟葦故先秀而後翟  
葦類穿鑿狸子肇肆何也戴氏肇始也肆遂

○養蒙養蒙

金

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按蟬云狸伏  
獸行則止而擬度故其跡夙而不逮蓋至此  
時始肆遂矣淫潦生萃何也戴氏曰淫下濕  
處也有淫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萃葦草也  
金氏曰萃一名萍大者名蘋江南謂之藻淮  
南子曰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之性  
也故萍飄散根反日曝則死矣蓋葦之植根  
以水爲地也按世說云楊花入水化爲浮萍  
今南方田畦小萍亦生細子不獨化生也爽  
死何也戴氏曰爽也者猶疎也萍秀何也金

氏曰萃亦有花者即蘋也今按萃有華不獨  
蘋漢按戶何也戴氏曰漢按戶也者直戶也  
言正南北也寒蟬鳴何也戴氏曰寒蟬也者  
蜩蟬也按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  
蟬蓋大蟬身黑而聲直五六月先鳴寒蟬身  
綠色其聲蜩蟬然今始鳴故一名蜩蟬俗謂  
之秋涼初昏織女正東鄉何也織女三星在  
天紀東端當斗柄之東斗柄南指則織女正  
東也時有霖雨何也淫雨謂之霖月令完隄  
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以此灌荼何也戴氏曰

○養蒙養蒙

古

灌聚也荼翟葦之屬斗柄縣在下則旦矣  
八月剥瓜玄校剥窠栗栗丹鳥羞白鳥辰則伏  
鹿人從駕爲鼠象中則旦

剥瓜何也戴氏曰畜瓜之時也玄校何也戴  
氏曰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  
嫁者衣之按玉藻曰麤衣素紵衣以纁  
鄭注以爲絞蒼黃之色卽綠色也校疑當作  
絞考工記曰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豈此  
時可以玄絞與剥窠栗栗丹鳥羞白鳥辰則  
也詩幽風八月剥棗栗栗丹鳥羞白鳥辰則

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丹鳥羞白  
鳥何也義未詳戴氏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  
蚋也其爲鳥者重其養者也翼者爲鳥羞者  
進也不進食也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丹  
鳥食蚊蚋孔氏曰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  
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按爾雅所釋不云螢火  
不知崔氏何據辰則伏何也金氏曰大火初  
昏而沒也鹿人從何也金氏曰鹿人古山虞  
掌獸之官從從禽也初爲鼠何也復化也來  
中則旦何也唐大衍曆議云八月參中則旦

○彙纂彙集

主

失傳也今按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觜一度在參上旦正參中也云失傳者曆議  
誤矣

九月內火遷鴻鴈主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貉  
貉馳騁則亢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  
于海爲蛤

內火何也大火入地下也仲尼曰火伏而後  
蟄者畢是也遷鴻鴈何也戴氏曰遷往也思  
謂鄉也者緩辭也北方尚寒可知遷也者思  
辭也北方已寒可知王火出火何也戴氏曰

主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言大火既入而後  
民之用火于田者不禁也王制曰昆蟲未蟄  
不以火田是也火入則昆蟲蟄矣於是至火  
之官出而火田民不得擅用而不禁也春秋  
傳曰古之火政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納  
火蓋古之火政如此陟玄鳥蟄何也戴氏曰  
先言陟而後言蟄者陟而後蟄也劉氏雜錄  
曰世言燕秋社度海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  
關河岸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郗鑒爲兗州百  
姓飢餓掘野鼠蟄燕而食是燕亦蟄爾爲渡

○彙纂彙集

去

海者殊不然也熊羆貉馳騁則亢何也戴  
氏曰若蟄也金氏曰此周官所謂蟄獸也榮  
鞠何也金氏曰此呂令所謂菊有黃華也樹  
麥何也戴氏曰菊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  
裘何也按周官司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  
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註云良善裘王所  
服也功裘功惟粗卿大夫之服也辰繫于日  
何也氏房心謂之大辰季秋日在房大火之  
次也故曰辰繫于日惟戴傳載之金本王本  
皆失記雀入于海爲蛤何也戴氏曰蓋有之

矣非常入也月令注云雀爲蛤飛化爲潛也  
不言化者以雀化蛤蛤不復化爲雀也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玄  
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豺祭獸何也金氏曰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  
蓋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  
殺之時豺獸自相食然後取之爲乾豆賓客  
之用爾雅註云豺似狗貪殘之獸也埤雅曰  
豺體細瘦故謂之豺豺柴也季秋取獸四面  
陳之祭之於天也蓋孟冬草木零落獲獸多

○養獸養犬

主

也不能盡食陳之如祭然故曰祭初昏南門  
見何也唐大衍曆議曰失傳也定星方中則  
南門伏非昏見也黑鳥浴何也義未詳戴氏  
曰黑鳥浴者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何也戴  
氏曰養者長也謂夜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爲  
蜃何也金氏曰蜃大蛤也月令注云蜃蛟屬  
按爾雅云蜃小者蛸注曰小蚌又曰蚌令蜃  
注曰蜃蜃也周禮掌蜃祭祀供蜃器之蜃蓋  
以蛤蚌飾祭器也金氏之說爲是織女正北  
鄉則旦矣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畜人不從隕麋角

王狩何也戴氏曰王田也冬獵爲狩陳筋革  
何也弓甲器用之備也蓋既狩而陳之畜人  
不從何也戴氏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  
物不通今按畜夫農官也時稼穡事畢故不  
從隕麋角何也金氏曰夏至鹿角解冬至麋

角解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卯蒜虞人入梁隕麋  
角

○養獸養犬

主

則爲鳴玄駒賁何也戴氏曰玄駒螳也賁走  
入地中也今按賁讀作僂僂也蓋言螳之蟄  
也月令蟄蟲咸俯以此納卯蒜何也戴氏曰  
卯蒜本之如卯者也納者納之君也金氏曰  
納者收藏之今按卯蒜即今之野蒜所謂澤  
蒜也冬月收之可淹以爲菹非必納之君也  
虞人入梁何也戴氏曰虞人官也梁者王設  
罔罟者也按禮王制云獺祭魚然後漁人入  
澤梁疏曰虞人澤虞也梁絕水以取魚者入  
梁始漁也月令命漁師始漁本此隕麋角重

出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八

○家藏集卷之三十八

无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九目錄

雜著 深衣論五首并序 深衣本篇解并圖

深衣圖論序

續衽鉤邊論

腰縫半下論

裳制幅論

深衣統論

深衣本篇解

○家藏集卷之三十九

一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深衣論五首并序 深衣本篇解并圖

深衣圖論序

古者深衣天子養老于學則服之大夫夕視私朝則服之庶人吉則服之通于上下衣之便者也近世司馬溫公好古製此為燕居服因漢鄭康成之說為裁衣法文公家禮圖注雖稍有更定大要亦不出此故今世之為說者有三短袷無枉曲裾裂裳如家禮本圖一也長袷有袷無

○家藏集卷九

裾裂裳如瓊臺丘氏新擬圖二也長袷六袷無裾無裳通幅如袍如四明黃氏古製圖三也家禮鄭注誤之也丘氏得矣而裂裳之義未盡也黃氏多袷無要矣經文矣朱子晚歲所服深衣去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是先生亦有疑矣然豈特曲裾然哉予曩又逆於心邇者寓子雲書院取所藏諸禮書疏讀之質諸本經昭以事宜衆之旁通證之散見本之法象要之大體益知今之圖制論說真有大不然者乃敢會萃衆論而折衷之以古朝祭服皆有袷也故論續袷

續邊以衣連裳不殊製上下常有定分也故論要縫半下以裳割裂無所取義而橫斜累綴非善服也故論裳制幅以制飾完具冠履相稱而後可以成服也故作統論雖於諸儒之說不盡符合或於古人製服之宜不至相遠乃並圖其製象附之于末俾學者有所考焉正德己卯十二月蜡日儀封王廷相序

續袷鉤邊論

○家藏集卷九

校鄭康成疏云袷在裳旁為續袷鉤如鳥喙必鉤之鉤為鉤邊若今曲裾也後世儒者遂因之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以廣頭向上布邊在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廣如魚腹而未為鳥喙內向綴於裳之右旁謂之續袷鉤邊雖朱子家禮亦如之丘氏又曰當裳之兩旁自腰下至齊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使相連屬不開是謂續袷又覆縫其邊如俗所謂鉤針者是謂鉤邊此二說雖有曲裾與否之殊大抵皆以裳為袷也今按任衣袷也袷即襟也其散見於諸書者如記問卷曰親始死反上衽論語曰被

髮左衽書曰四夷左衽詩曰薄言結之薄言柳之爾雅曰執衽謂之袪扱衽謂之顧說文曰衽衽交也謂之上對下言也裳有上下乎中國衣衽右掩夷狄衣衽左掩故曰吾其披髮左衽執衽者采芣苢盛之於衽而以手執之也扱衽者貯芣苢於衽而挿之於帶也若如燕尾兩條安能貯物是凡衽皆以衣言之矣白雲朱氏曰衽說文曰襟註曰交衽為襟爾雅衣衽為襟通作衽正義云深衣外衽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又曰續衽鉤邊邊謂邊也衽邊斜幅既無旁

○義集卷九

三

屬別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襟之衣愚按朱氏之說真足以破疏家千載之繆而正近世穿鑿附會之非但續於衽謂之鉤邊亦於制有未盡焉者何也按制衽當以布一幅斜裁為二片一施於內一施於外狹皆在上廣皆在下以本布直邊續屬於衣上以承袷下以綴裳旁之斜邊乃剪裂者不可不鉤結之非若裳之邊乃本布之邊雖不鉤亦可也而曰別裁直布而鉤之石今之貼邊似又多事

衣既有緣鉤之而與緣合亦安貼矣又何須貼邊故曰有未盡焉者此也王藻曰衽當旁謂當衣正幅之旁非謂當裳之旁也若衣無衽則胃腹之間必不交掩袷亦至頸下而止與後世對襟比甲之衣相等又安所謂善衣也哉蓋康成之誤而後儒亦不深考故妄生穿鑿牽不可解雖以文公晚年不用曲裾之制而以裳為衽猶自若也況其他乎則夫朱氏之說丘氏雖心是之猶以非家禮本制而不敢從吁他又何恠哉

腰縫半下論

○義集卷九

四

禮經註曰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家禮裁裳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一丈四尺四寸丘氏合衣裳法云衣前後四葉每葉屬裳三幅窄頭向上四葉共十二幅衣裳相接處為腰圍約七尺二寸裳之下邊為齊齊圍約一丈四尺四寸此三說大同皆以橫言之矣愚疑其非然何也本文腰縫之縫去聲謂衣



裳之交際也。于藻縫齊倍要之縫。平聲謂鉤縫。其邊也。若以橫廣言之。則於要縫之縫。何所取。義既曰狹頭當廣頭之半。則齊之倍要一定而不易也。又何待於縫。而後倍是縫。齊之縫於義。尤贅。况以廣言。則深衣一篇之中。並無衣裳長短之制。而為衣者。又將何所取中哉。考之本篇。及諸禮書。並無要齊尺寸之說。所謂七尺二寸。一丈四尺四寸。大抵漢儒據布幅二尺二寸而臆度之也。今按古昔布幅之度。皆以二尺二寸言之。深衣裁身四幅。得八尺八寸。裳六幅。交解裁之。狹頭該八尺七寸六分。有奇。廣頭該一丈七尺五寸。有奇。今諸儒論腰縫。則曰七尺二寸。論下齊。則曰一丈四尺四寸。是在上則少布一尺五寸。有奇。在下則少布三尺一寸。有奇。皆於布幅之度。不合。後世儒者以訛傳訛。不能裁正。惜哉。愚以為所謂半下倍要者。皆當以直言之。於深衣之大體。有所發明。比之屑屑較齊幅尺寸之廣狹。而無所發明於衣之大義者。似為有得焉。何也。以一衣上下言之。要縫者。衣上下之交處也。故曰自腰縫處得下之。又曰縫齊

○義集卷九

五

矣

○義集卷九

六

### 裳削幅論

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襖。郭璞注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故後之儒者。因之。有每幅交裂連綴上狹下廣之制。自今考之。大有不然者。按儀禮云。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衰內衰外。注云。削殺也。外削者。所殺之幅。縫之向外也。內削者。反之。所謂幅三鉤是也。辟兩側空中。央辟積之云也。由喪服觀之。凡裳皆削幅矣。豈獨深衣然乎。削殺之義。凡自廣而狹。皆得名之。豈必削削而後

為之削哉若以深衣削幅謂之入解其幅亦交解矣可乎此鄭氏郭氏之繆說也孔子曰非惟裳必殺之帷乃帷帳之帷蓋上下均直屬幅障之也故謂之帷如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士喪禮帷堂雜記之緇布裳帷皆不辟積為幅障之也故曰非如帷之裳必為辟積以殺之矣長樂陳氏曰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帷裳而已孰謂深衣之裳不削幅邪愚亦以為然夫裳之服於身一也辟積而殺之與夫剪削而殺之取義何有優劣乎既剪之而復縫之又

卷之八

七

無所取義焉聖人必不如是之瑣拙勞擾也夫聖人心安於正苟非事勢不能得其正者處之未嘗不以正也使深衣之裳果如今之制焉則天橫斜割裂參差累綴之狀聖人必不安而服之矣豈惟聖人不為雖愚夫愚婦亦以為醜而不為矣孰謂古人之服有如是哉蓋爾雅之言通凡裳舉之其曰襜者即鉤即辟積之謂也郭氏不達遂為蛇添足而有深衣之裳之解後儒信而好古不運已思故以訛傳訛如此推其所由其鄭氏安縫半下之解尤其致誤之源何

也惟以橫廣之數用解要齊則裳之下齊之廣必求倍於要之廣矣古布幅二尺二寸以六幅之全計之得一丈三尺二寸衣身四幅止八尺八寸又不以辟積為深衣之當然若不交解裁之取其下廣上狹其裳齊之廣安得倍於衣要故必橫斜裁之而後縫齊倍要稍為合焉然惟無社可以強合使施社於衣之內外則所謂六幅交解之數安得而行之是又以見不置社於衣又其強合之私害之也豈直郭氏之解之誤而已哉

卷之八

八

### 深衣統論

衣之領曰袷上末長至右腋下末長至左腋故曰交領上曲者短下曲者長如縣懸然如槩然故曰抱方領止於領下安得言抱衣襟曰袷袷長須袷以承之無袷則臂露而不成衣必有袷而後上下始得交掩王氏曰袷下施袷是也衣下垂及踝故不見膚亦不被土也要者衣之中際上長一分下長二分故曰要縫半下也袷袖本也可以運肘寬廣而便於著也袷衣袖也屬袷為之用其全也袷袖口尺二寸以廣直言之

袂袂通謂之袖也自袂之才反詘於衣身之縫其長及肘長之制也應規者自袖本修之使漸圓也十二幅以衣裳通言之也衣身二幅內外袂一幅袂二幅裳七幅前三後四也交解裁之不為辟積鄭氏之牽合也後儒信之誤也裳止六幅減於朝祭喪裳之幅非制也純謂緣之也衣裳之末謂之邊緣邊裕與袂廣各寸半也繪緣之畫文者青素緣之色也負繩背縫直下至齊也下齊平故曰如衡也大帶白闊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前結之再紐結兩耳垂其餘

○彙纂卷九

九

與裳齊謂之紳也緣紳之兩側以皂為之謂之紕士庶人之飾也以五色繅約結大帶之交謂之紐其垂餘亦與裳齊也服深衣緇布冠黑屨禮也幅巾司馬公起之也取其簡便屋子方帽亦可也諸制詳於圖

深衣本篇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勿見膚長勿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見音現要平聲縫去聲

此與下節皆言深衣之制也深衣在虞為

然服其來尚矣故曰古深猶長也如水之深然凡禮服皆上衣下裳不相連屬深衣則衣與裳屬被於體也深邃故曰深衣彼此合符謂之應規運以為圓者矩度以為方者繩垂其下而懸之以取直者權稱錘衡橫木俾衡與物均而取平者其深衣之制度應此五法義見下文裳之下際當與踝齊勿令太短而露其體膚勿令太長而覆於地上衽衣衿也續衽於衣正幅之旁以承袷也邊即下文純邊之邊鉤覆褶而

○彙纂卷九

十

縫之也鄭氏謂衽在裳旁為續衽鉤如鳥喙必鉤之鉤為鉤邊近世儒者因之為曲裾之制以綴於裳皆非也要縫衣下際也齊裳下際也舉深衣直長之度言之也蓋以三分之一為衣之長三分之二為裳之長也故曰當要縫之際其長得下裳之半若以橫言之則縫之義不通矣

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格音各端音屈腰於甲反解音律

裕袖本也肘臂之端也當臂腋處宜稍寬使可以運轉其袖也袖之言也及肘者謂反其袂舉其身之絰相齊重疊而筭其長可及肘也禮經劉氏注謂以臂之長短布幅闊狹皆無常準故袂之長短但取其長一臂有半使反而屈之及肘即爲制袂之度殊爲太長不便於人非然也帶大帶也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厭脅骨惟當中間無骨之處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

○義纂卷九

王

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袷音劫踝胡九反齊音咨

此言深衣之法象也十二幅舉衣裳之幅十二也應規者自袖本達袂修之使漸圓也袷領也鄭氏謂似擁咽若小兒衣領但方折之故後世爲方領至咽而止即今比甲對襟之衣誤矣自宋以來儒者雖不用方折亦惟直領下垂而已殊非古制按漢書朱勃衣方領頸下施袷領正方學者之服蓋袷既施袷則右袷之末斜交於左脅

左袷之末斜交於右脅二領既斜則領不直垂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矣若領直下垂安有如矩之象安得謂之抱方若領下不施袷安得前後衣裳交掩又安得謂之交領乎故續衽於衣正幅之旁以承袷則左右交掩其領自有如矩之狀矣踝足高骨也負繩者衣袂之縫與裳後之中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故曰負繩應直也下齊裳末緝處其齊一如衡之平也若交解而復縫之則參差累綴安得如衡然

○義纂卷九

王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橫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此言深衣之所以爲善也袂中規者使行者舉手以爲容儀也負直於後者宅心以正也抱方於前者制事以義也權法主一志之定也衡無低昂心之平也五法已具

於衣故聖人服之比德以章其身守規  
則不私已繩可以直物權衡可以平物三  
者皆範物之要法故先王貴之取而制其  
衣攢相文也治軍旅武也衣裳雖相屬而  
無缺制故曰完質布而色白故曰弗費朝  
祭服之外此其最善者故曰善衣之次焉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  
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泰  
純音準緣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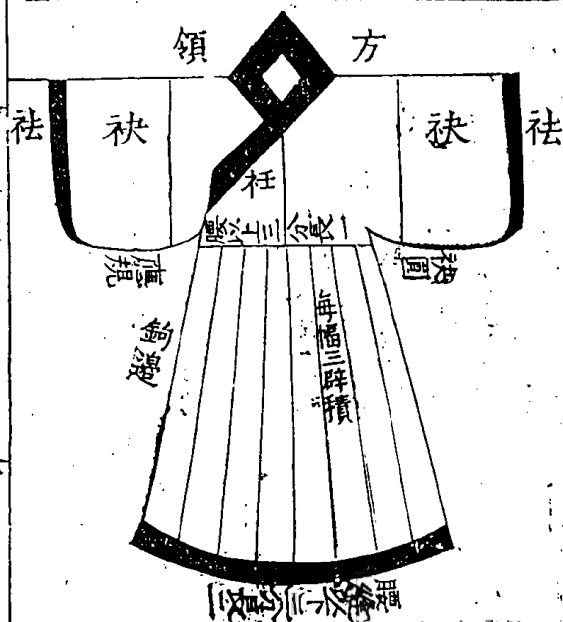
此言深衣之飾也績畫文也純緣之也陳

○素衣素裳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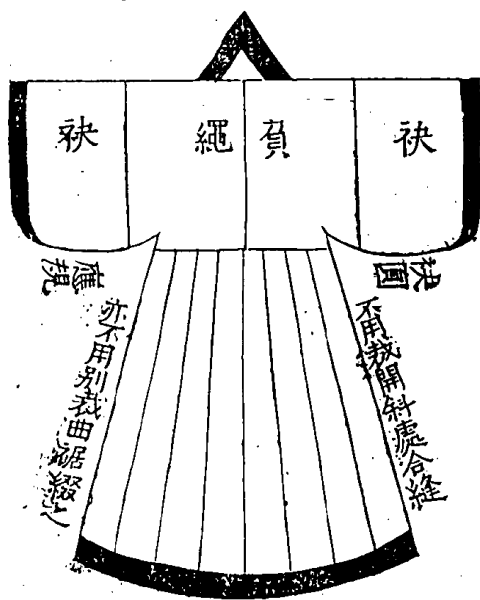
圭

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績備五采以為  
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  
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純袂緣緣袖  
口也純邊緣袷與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  
半純之數也鄭氏謂表裏共三寸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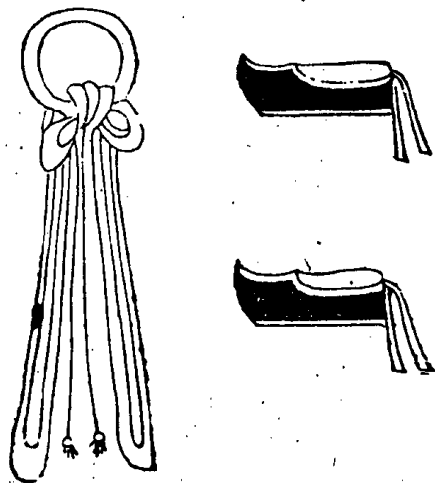
深衣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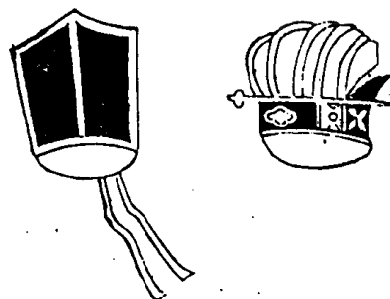
深衣後圖



黑履大帶之圖



緇布冠明道巾圖



此古緇布冠也載於文公大全集時亦不見服者方謂巾乃明道先生所製今世士人多服之較之幅巾亦似簡便著深衣時以小冠束髮而戴此巾於上亦足稱焉

○家範卷九

五

○家範卷之四十四目錄  
雜著 律呂論十三首

原律

律本

律度

子聲

五音

樂調

二變

四清

○家範卷五

二

旋宮

候氣

子律度

六十調

清濁

雜著 律呂論十三首

原律

律呂何為者王子曰正樂之法器也人有性情則有詩有詩則歌詠生焉有歌則被之音以為樂有樂必調之以律呂而後定是律也者本之人聲而為正樂之具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之謂也然則何以為用曰古之神聖本人聲清濁之形故吹律以定其樂聲之

長樂集卷下

一

中恐後世或失其傳故累黍以存其畫一之法今為律者吹之求以正鍾磬之音爾鍾磬既正則琴瑟笙簧依類而定由是合而奏之黃鍾之宮作而林鍾之徵應大呂之宮作而夷則之徵應天然妙合不假人為所謂同聲相應是也今之作樂也當何如曰因尺造律以累黍為法求中聲以為樂元比之詩而吹之使濁不至弁鬱而不暢則黃鍾之元聲定矣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克諧如運之掌夫樂者中和之道也音者以漸而清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

不足以為律呂之始終要而巳矣  
王朴之樂鍾磬過長掩遏群音固太高矣而李照改定輒下四律遂使律度疎長八音鬱抑是豈知中和之道者哉

律本

黃鍾為十二律之本其制何如曰漢志以黃鍾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徑其長九寸空圍九分徑三分九八十一分以九分乘之實積得七百二十九分以九分之寸為度分釐毫並以九論是十二律制雖有長短其徑三圍九以

長樂集卷下

三

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參停而無餘贏故三分損益皆得全數制律之法莫要於此史記律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律呂新書積實八百一十分胡援積八百一十方皆以十分寸算之則數有奇零而大萬大千之寸難以施巧誤矣今也何以制律曰古者斷竹為管後世易以銅玉自今論之玉不可以多得斷竹之竹出自崑崙亦非人力可以卒致中國之竹其空圍之度豈能恰好與律合不如範銅易施其巧樂書曰銅乃至精之物不為燥濕寒暑變

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其節雖殊伯用以  
宣暢雅音實與竹等是也欲制律先卷他物為  
簡使空其中以中婦人手指之寸約量其周徑  
之數取上黨羊頭山之桓泰擇圓實者一千二  
百粒實其中而剪齊之即以空中徑三之數為  
法量直長九寸之數若長數得二十七徑則周  
徑是矣使太過則徑之度長則再促之使不及  
則徑之度短則再衍之如此參兩周悉務使長  
徑之數相合則律之大較定矣乃實簫之孔以  
為範而鑄管焉再以原黍實之如一然後協之

○養蠶章

三

人聲較之周尺聲太濁則稍為加短不必以黍  
為拍以尺為準蓋黍有豐歉大小之異而尺有  
古今分寸之差故也要之以察聲為急而黍尺  
為依據之大畧古之神瞽其為術亦不過此所  
謂因聲定尺庶幾協律因尺定聲無自而可是  
也

律度

律呂之數何始於九寸王子曰此所謂中聲之  
度也過此則太濁而不可為律也神瞽考其聲氣  
之元而準以為律其始意下小律而準其器者

也故黃鍾九寸以為音始其法三寸損三之一  
得林鍾六寸林鍾法二寸益三之一得太簇八  
寸太簇法二寸六分損三之一得南宮五十三  
分南宮法二寸六分益三之一得姑洗七十一  
分姑洗法二寸三分三釐損三之一得應鍾四  
寸六分六釐應鍾法一寸五分二釐益三之一  
得蕤賓六寸二分八釐蕤賓法二寸八釐六毫  
益三之一得大呂八寸三分七釐三毫大呂法  
二寸七分二釐五毫損三之一得夷則五寸五  
分五釐一毫夷則法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

○養蠶章

四

益三之一得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夾  
鍾法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損三之一得無  
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無射法一寸五分  
八釐七毫五絲六忽益三之一得中呂六寸五  
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凡以上生下者皆三其  
本律損一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  
一而得四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大呂夾  
鍾中呂損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益陽以生  
陰林鍾南呂應鍾蕤賓陰以生陽律呂之法義至  
矣曰蕤賓何以上生大呂而不下生其義何居



曰古之言律者已三之矣以黃鍾三律為下生  
蕤賓三律為上生此司馬遷之遺法也而鄭康  
成取之以陽皆下生陰皆上生此焦延壽之說  
也而班固取之夫樂以中聲為貴蕤賓下生則  
大呂以次當得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夾鍾以次  
當得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中呂以次當得  
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律至夷則南呂  
其聲已清越矣若蕤賓不再上生則清管太多  
而中聲特少故於蕤賓再為上生以添濁律且  
古人論樂皆以黃鍾大呂為樂之大音而重之

○琴瑟集卷中

五

大呂設四寸有奇安得與黃鍾並稱由是言之  
康成所取乃合古意故從上生者長也

### 子聲

正聲倍子而為母子聲半正而為子古有是論  
矣陳氏樂書止用正律而去子聲何也王子曰  
此不達於聲氣之妙者也夫聲者順而以漸  
而清之道也清聲發曲則以下之聲皆以此聲  
為主本復用上之濁者則高下凌犯聲必不和  
故十二律皆為宮者此也均首曰宮則徵商羽  
角之音皆在包括之內如黃鍾為聲元其管

長故以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宮為羽姑洗為  
角諸聲皆不能度越黃鍾之上故以順而役其  
音自詣若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大呂為商夾  
鍾為角夷則為羽則徵商羽角皆濁而宮獨清  
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必須蕤賓大呂夷則夾鍾  
子聲轉合乃始成調此必然之理不可易者夫  
樂者聖王御世之大節也使如隋文何妥之陋  
雖黃鍾一均而朝祭燕會皆用之亦無不可者  
必欲極十二律之變以復先王之雅奏非正子  
二十四聲不足以盡調陳氏不察而欲去之誤

○琴瑟集卷中

六

矣

### 五音

五音何以辨王子曰古有言五聲出於脾合口  
而通謂之宮出於肺張口而吐謂之商出於肝  
張齒湧脣謂之角出於心齒合脣開謂之徵出  
於腎齒開脣聚謂之羽此五聲發於內之形也  
管子曰宮如牛之鳴商如羊之離群角如雞  
之鳴木徵若豕之負駭羽若馬之鳴野此五聲  
見於外之象也由是觀之五音之大節可以辨  
矣相生之序何如曰人之音聲隨氣而吐故氣

呼而聲出必自宮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自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事也故曰發於宮達於徵返於商極於羽而收於角蓋聲氣自然之機理非一毫人力可以強而為之者聖人以五音在人有其序而不可亂如此故象人之聲氣以為制律之節度是以宮動而徵應徵動而商應商動而羽應羽動而角應其五音以次相生順而不亂古人聲律之本旨如此蓋出於至和而原於天機者也或謂宮商角徵羽清濁以漸相生豈不誤哉五音從詩章之音節乎曰詩

○彙纂卷中

章從五音者也非五音之從詩也何也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如公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聲則亦可以協羽張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聲則亦可以為徵何也為人聲氣節度所奪雖本音平仄清濁素定而亦不能拘矣故詩之一字即人之一聲人之一聲即律之一管故五聲五管七聲七管並舉而次第吹之以協其詩而和其聲儒者不察乃有一律而具五聲一律而具七聲之說遂使六十聲八十四調之論紛紛於後世可勝慨哉爾雅釋樂曰宮

謂之重商謂之徵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此其義何也曰此五音之別名爾或上世樂之法用之即今之譜樂者以工尺凡上乙四合七字通五音二變之聲者也

樂調

樂調何以辨曰曲之五音小而分者調之五音大而會者也此二道也不可合而論者也調以一律為主而餘音以順而從之其發聲收聲始終會於喉之分者宮調也始終會於舌齒之交際者徵調也始終會於舌齶之際而口張者商

○彙纂卷中

八

調也始終會於唇腭之際者羽調也始終會於舌齶之中分者角調也聲雖會於一咸有濁平清之別如濁宮為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濁者與之合而從之平宮為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平者與之合而從之清宮為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清者與之合而從之稍濁稍清者皆然觀宮則商角徵羽之為調從可知矣故詩章七音一周可以識調始而為聲主喉之宮則以後之聲必不能為商為角為徵為羽何也聲高下懸隔不協不可轉也轉之非順適不成音曲矣惟

商與角可以並調其爲音之機相近而地相次也非如喉之通中舌之切齒吻之翕聚其勢相反而不能合一也是故曲一句而分五音者以聲之小變言之也樂一成而爲一調者以聲之大分言之也審調之要盡於此矣

### 二變

陳氏以變宮變徵爲淫於五聲而欲去之何如王子曰是豈知二變者哉不惟不知二變亦不知五音矣儒之爲說者曰宮與商與角與相去各止一律故相近而聲和角與徵徵與宮相去

### ○養聲章

九

各二律故相遠而聲不和變宮變徵濟宮徵之不及也夫是論也豈其然乎律之作也本於人聲故樂曲之奏其聲必自宮而徵而商而角而角則五音一周然聲氣有抑揚高下之節樂句初發之聲或抑或揚其氣皆平一二句之後聲氣必有極揚者揚則宮徵皆清非初發之宮徵安得不謂之變宮變徵乎此神理自然之節度非人力之所強合者故聲氣有抑揚高下而五音之用有變宮變徵焉然亦非十二律之外別制此二聲也不過五音之下以次二聲而已矣

如調謂之黃鍾者以七音之內黃鍾管獨長在人聲獨濁故曲之音必歸落于黃鍾故以黃鍾爲調主耳但人之聲氣必出自宮達于徵返于商極于羽收于角故七律當句之首皆出于喉而謂之宮故曰旋相爲宮非必黃鍾一律句句皆在首也推之他律皆然無此二變則聲無抑揚高下之節而均調必不成和故曰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變不能盡左氏謂之七音書傳謂之七始周之璧翬殷之崇牙懸八用七八代之樂變極七音而五鍾

### ○養聲章

十

不擊此之謂也故曰不惟不知二變亦不知五音者此也宮徵有變而商角羽無變何也曰呼有聲吸無聲人氣一呼可當二律揚以一呼再呼必平抑以一呼再呼亦平中有極揚者乃變宮變徵也宮徵相接一呼而盡再呼必平平即原商羽角矣此宮徵有變而商角羽之無變也亦天機之妙自爲之者俗曲三聲而當宮徵二律者字多而音繁也所謂間聲是已非可以論雅也

### 四清

後代之樂以黃鍾太簇太呂夾鍾子聲而爲清何也曰從簡便爾非樂律之本然也正律十二外加四清以七音論之正變聲全者可得七均故祭神衍人亦足爲用雖然終於周禮六奏六歌十二全律之義有缺故曰從簡便爾非樂律之本然也陳氏何少爲鄭衛之聲而黜之曰非也樂謂之雅者以爲聲簡潔平淡故也謂之鄭衛者以爲聲淫漫繁促故也若奏清聲而取音簡淡即雅樂矣又何清聲之可廢况三代以來清宮清商清角之文載在經傳往往可考今

○琴瑟章

王

顧可非之耶四清備而有不擊者何也曰爲調不涉四清故不及擊爾蓋有司之失其傳也漢末古樂久廢累代之樂止用黃鍾一均變極七音而五鍾不擊謂之啞鍾至唐張文收吹律調之其聲響徹而啞鍾復鳴使得知律者吹而調之如文收焉則四清安至廢而不擊故曰有司之失其傳也

旋宮

何謂旋相爲宮王子曰此論曲句發聲之始也每調有七律每律皆發聲始何也人聲

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再呼而換氣必返於舌本及齶而極於唇與舌中七律旋轉皆可以爲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黃鍾發聲自喉始或自林鍾而及黃鍾或太簇而及黃鍾或自黃鍾而及林鍾其發聲皆自喉始喉者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爲宮非曰宮調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京房六十律之說然乎曰此不達旋相爲宮之說而曲以傳會者也律一管一孔非有五也十二律止十二聲如鍾亦十二磬亦十二是已安得爲六十聲曰房添去減以下至南

○琴瑟章

王

事爲六十律以足之也曰此尤不足信者也十二正律應鍾之管長四寸六分六釐一變而爲子聲已二寸有奇而太清矣安得再變而爲一寸之律乎六十律之說不可行也昭昭矣曰房之樂準何如曰音固可以足六十之數矣中聲亦自有限其極濁者必弁鬱極清者必焦殺安可以成調如琴不有清聲乎自四徽至一徽可以作調則房之準亦可信矣故曰不達禮運旋宮之義而曲以傳會之說也然則周禮天子宮縣十二其用一百四十四聲何也曰此黃鍾至

中呂十二均爾然每均七聲鍾磬之數雖多而聲之相通用者亦多矣豈百四十四聲之各異哉古人用樂簡易故祭以三宮縣以十二均樂之爲調不出於此後之儒者既不達五音成調多寡自然之情又不體先王用樂簡易之心且不識禮運旋相爲宮之論故自漢至今說者如京房必曰六十律如祖孝孫必曰八十四調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苟且欺謾終無實有之調豈不爲可惡哉

### 候氣

○素象集卷四

三

律以候氣之說然乎王子曰非也鄒衍京房繆幽之說爾天地之氣有升有降天氣降地氣升則達而爲陽天氣升地氣降則閉而爲陰寒暑者其氣也日進退者其機也氣無微不入者也達即不可禦矣豈拘拘於九寸之間耶豈膠固留滯於方寸之差而月餘始達以應耶若曰夏至以前陽氣律應冬至以前陰氣律應是一歲之中陰陽皆上升而不上降矣若曰陽氣升自中呂而止陰氣即乘之不知陽氣升至半塗當何所歸往使日漸上升不幾於動陰律之次乎

若曰小雪方動應鍾之灰是一歲之周地氣猶未出土萬物安所藉之以發育乎天下古今安有是理故曰謬幽之說也

### 子律度

黃鍾九寸子聲四寸五分林鍾六寸子聲三寸太簇八寸子聲四寸南呂五寸三分子聲二寸六分五釐姑洗七寸一分子聲三寸五分五釐應鍾四寸六分六釐子聲二寸三分三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子聲三寸一分四釐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子聲四寸二分一釐三毫夷則

○素象集卷四

四

五寸五分五釐三毫子聲二寸七分七釐六毫五絲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子聲二寸七分一釐八毫六絲五忽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子聲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子聲三寸二分九釐一毫七絲三忽此古樂書相傳子聲如此即所謂半聲是也說者又曰中呂上生黃鍾子聲以中呂之實三分益一得黃鍾子聲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不足舊律之半且生至應鍾而止數推不行是蕤賓以下全無半聲矣

不知正律十二律之聲一均皆得正音以鍾以下皆用半聲況應鍾無射中呂若無半聲文得諧和政十二律於半取聲者乃為要法中呂上生六律子聲者不達於清濁之大分者也

### 六十調

律呂新書六十調圖然乎曰止十二調耳排比而附會者也何以故且如黃鍾之管於諸律為最長其聲之濁非他律之可役者故律之有黃鍾必以黃鍾為調主若以他律為主則陵犯黃鍾其聲安得順適觀圖中所注五調皆黃林太

### ○養蒙堂

王

南姑應蕤七音耳非一調而何哉其黃鍾調內四調釋之曰黃鍾商黃鍾角黃鍾徵黃鍾羽允為不通之論夫所謂調主者謂其有本律而然也今四調雖有黃鍾乃其子聲助他律以成調者也與黃鍾正律何所干涉細推之乃無射夷則中呂夾鍾四調附會以為黃鍾五調耳其實非然也觀黃鍾則他律皆然矣京房所謂六十調者自中呂以下又添執始以至南事四十八律並黃鍾十二律共六十聲轉為六十調耳但京房雖有是論求其實亦滯而不通何也正律

應鍾四十六分六釐一變而為子聲得二寸三分三釐已極短而聲焦殺矣若再變而為一寸一分有奇之律安得取夫中聲而吹之又安得四變五變乎房之說斷乎不通之論矣蔡氏不察而強排比以合之過矣

### 清濁

律呂之道濁可以役清清不可以役濁非不可以役也不得而役也如黃鍾為宮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簇為商太簇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姑洗下生應鍾為變宮應鍾

### ○養蒙堂

王

上生蕤賓為變徵是林鍾以下六音皆短而受役於黃鍾矣若以林鍾為宮以次相生太簇然太簇管長比之林鍾其聲稍濁林鍾不得以序而役之必取太簇之半聲而後順太簇以次生南呂為商南呂以次生姑洗為羽姑洗七寸管長於林鍾不協必取姑洗之半聲而後順姑洗以次生應鍾為角應鍾以次生蕤賓為變宮蕤賓六寸有奇與應鍾不協必取蕤賓之半聲而後順蕤賓以次生大呂八寸有奇不協必取大呂子聲而後順由是觀之十二律凡為調上者

其管皆長於以下六律而後其聲順適若一例  
拘於相生之序而不論其管之長短聲之清濁  
必至君臣陵犯而不和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

○家藏集卷之四十

王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一目錄

雜著

答天問九十五首并序

○家藏集卷之四十一

目錄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

幹維者中乾維也。山維繫物之綱也。大自南北極皆則中。之軸之言。之幹維繫於何所。大之極如於何所乎。

水之磴運以樞天體環轉乘氣之機太虛茫茫無涯夫安繫安加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河圖言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十六百軸互相牽制淮南子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

地竅于山川故以虛而乘水倒瓶於水浮而不沉似之謂八柱莫之涉乎謬幽地如覆孟崑崙

○義纂卷五

三

中高四旁皆下中國當其東南故西北高水皆注之謂地缺東南類平偏見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朱子註九天即所謂圓則九重者王逸謂東方維天之綱有九安繫之甚原意謂九天之邊際放於何所繫屬於何處也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隅去地五億萬里王逸注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誰能知其數乎

或曰無窮既有形度安無窮盡或曰有窮天際之外當是何物或曰天外有天彼天之外又何底止夫人在天內耳目所加心思所及裁量知識亦止天內覆幬之表茲務限隔一言何施何

也神識之所不能及也是於古之聖人論曉曉私擬龐及外際非欺謾之儒則怪誕天何所寄十二焉分

十二辰經星之定位七政所行之次也如斗牛為星紀女虛危為玄枵之類是也王逸注沓合也言天與地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今按非謂十二辰與地合只言天與何物會合乃分

一暮一舍歲星所次計厥周天歲歷十二日躔所加月移一宮歷月十二天度一終是天與歲合黃赤相因故三百六十分十二辰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義纂卷五

四

王逸注言日月安所屬繫眾星安所陳列

天陽昭明神精所聚日月星辰以氣而附七政瑩瑩自為運行經星確然天體乃成是謂神化是謂天紀彼屬彼陳安知所以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淮南子曰出于暘谷淪于蒙汜入于廣淵之汜日行九州合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渾器圓測周髀蓋天術不同祖厥理並玄日光有限弗及為暗暗則為夜明則為旦夏至夜中北天如曉以為入地恐非至道出非由暘入非

論比巨億巨萬淮南計中若診其速與變同軌

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厥利維何而顧免在腹

朱子注夜光月也死光魄也育生明也腹月中也言月有何利而顧免之免當其腹中

月光藉日相向常滿人不當中時有弗見遠日漸光近日漸魄視有向背遂成盈缺太陰元精安有宮闕孰云腹免而杵曰以藥

女岐無合焉取九子

王逸注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養彙纂卷五

五

鬼怪合女亦能生子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注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致傷人惠氣和氣也能安人

厲則疫氣淫和則惠氣襲既無定時亦無定處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王逸注言天何所闔閉而晦何所發而明角東方星宿也按角亢離日安所藏其精光今按角亢離星然不常在來原以來方主角

暹而晦自近而明夜常在天夫焉藏匿

不任汨鴻師何以高之僉答何憂何不課

而行之

朱子注鮫子不期任治則水製人何以舉之竟何不試其所行而遽任之  
諒才自用衆蒙舉之虛心任賢竟何逆之晉之

深源宋之德遠才不副望千祀一揆

鳴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求渴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以鮫子注鮫子不期任治則水製人何以舉之竟何不試其所行而遽任之  
施謂置之刑也

謬聽敗績違衆致刑過羽三年竟仁在宥舜攝

勵政凶人乃殛

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

○養彙纂卷五

六

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王逸注鮫愚很而生禹禹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又何以代鮫而能成其功何繼續先業而謀慮不同如此

鮫也伯禹堯舜朱均聖愚各異安戰世類車覆

於前蓋鑒來轍况茲聖謀順水之性九菴功成

足蓋先德

洪泉極深何以宜之

王逸注言洪水極深大禹何以宜塞而平朱注實與填同

疏源導委汎濫自息水行地中厥土乃夷謂填

而平匪折之思

地方志

禹所開九州之別其地各異其土色有五色白黑青赤黃土質有五壤墳沉埴墚

辯其墳者別其田之等差別其田者定其稅之所宜聖人仁察以均天下如此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山海經云禹治水時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原問應

○家塾卷五

龍何以大地而導水洪水汎濫四海一壘禹何以通歷治之而使之平

禹平水土聖智所加誕者託龍以神其事九河既疏萬流歸海功收簡要何煩通歷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鮌無功以何所營而失禹有功以何所為而成

懷山襄陵鮌當其難况方命堙遏乎事盡改圖

禹乘其易况順下疏導乎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云共工與顓臾爭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崑崙地頂四旁皆下水各順方瀦為海陸中夏之區厥維東南萬川來灌勢如傾天坤體高卑元化自然觸山而傾事涉誕妄

九州何錯川谷何濤

九州之區字音何分別而錯置之川谷之在地何濤下而卑乎

疆域則因山川限隔民事則以風土異宜九州區別茲惟大義高陵深谷地道本體流水衝激川谷日下石亦崩裂况爾疏壤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百川東注海不盈溢由然之故夫誰知之列子妄筆曰東海之東不知幾

○家塾卷五

他處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四海會通地浮于上水雖日注安得而盈泉源激于嵌空雲霧化於氤氲東流無窮激化亦無窮水之虛實有無不越乎乘化聚散二端而已矣東流不溢厥故惟此禦寇歸墟鴻烈沃焦擬論穿鑿匪自親所取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行幾何

狹長曰墮言天地之東西南北其長相較孰長為多南北順長其廣大其幾何

天地四極真茫無據其長其衍孰能校之臬表  
土圭遺法俱在數雖可推孰為驗之

崑崙玄圃其危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山名其嶺曰玄圃危朱子注與居同增城在崑崙墟中其山九重其高萬三千里

崑崙地極居惟中央增城戡戡孰越西域而為之度量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逸注天地四方各有門戶其誰從之上下西北之門常獨開啓為元氣之所通

○纂纂卷五

九

玄渾爰轉厥門何闢荒勿乏上誰哉出入元氣  
網緼何區不融何西北啓門而鴻蒙始通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日光不到之處而燭龍為之照夜日取未出之先而若華為之數明

夜而日晦燭龍施光羲和未生若華呈昭斯皆  
恠辟有說無實經士篤學置言人謂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言天地之氣何所冬反暖何所夏反寒也

炎州海溼冬亦揮簷陰山瀚海夏有凝冰其南

北之大分乎注下春先無風冬暖雖北亦然高  
峻雪積雨夏寒生雖南無間其不可以大分拘  
者乎謂寒暖恒有定方即非大觀精鑒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注云天下何所有石林之林何獸能言語乎何所有無角之龍負熊以遊戲乎

石筍森岑西方之陰惺惺能言不離於禽虬龍  
負熊而游如龜蛇之相求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應延蛇倏忽急疾往來無定之貌朱子注引招魂云雄虺九首往來儵忽

○纂纂卷五

十

正謂此也元注引莊子儵為南海之帝忽為北海之帝王注為電光之速皆非

鳥有九頭虺有九首怪厲所種氣化之繆恍惚  
靡常胡足詰究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脰國東其人黑色其國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而不死春秋傳注禹會諸侯守封禪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身長三丈大圜九畝言何守為長人乎

有生有死有形有川氣雖乘異詎應懸絕食木  
飲水或可引年乎九畝其說未然

經多言其岐五嶠又云物觸岐也山海  
即參秀有二岐之岐言羅浮山有草焉  
矣麻之有子者山海經浮山有草焉  
其葉如麻而赤花即棠花也言何地  
有草華也

九岐之萍赤華之杲物理纖微何煩弘紀

靈蛇吞象歟大何如

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海鯨吞舟何止厥象厥立山阜靈蛇焉仿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黑水三危在梁州之外嶺析于云玄  
則北三危則南

○義父城集卷上

五

黑水幽渥梁雍之鄙玄趾北臨三危南峙稽於  
圖經邈哉遐裔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何所窮止也

葆和研虛古稱能壽聘鏗神德亦墮物化羽人  
翩翩遊神罔象疇能躬睹徒爾寓言

鯨魚何所旣堆焉處

朱子注堆當作雀是山海經鯨魚在海中近列姑射鬼雀在號山如雉虎瓜食人

鮫魚肖人斯雀類雞無裨我學何煩我知矧非

所談素忽，僻而靡稽。

羿焉彈日烏羽焉解彈一作彈

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  
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中九  
畢皆死墮其羽翼墮于山海經  
相合非是

彼蒼之高翬力安能底羽自天解飄飄安所止  
天人迥絕童蒙孰信此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兪山

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  
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鼎飽

壽域集卷五

五

朱子注一本無四字即詩玄鳥篇禹敷下土方之義金與金同禹所要國言禹方以勤力藏進其功以省視下土何為亟要金山氏之女而通焉婦之道於台桑之地又言禹所以娶妻無繼嗣耳何乃亟要異方之以與衆人所嗜不同其味而苟歆以快起一時之情乎

足跛手肸勤事於國也金山娶婦宗嗣之亟也  
八載省土三過其門啓子呱呱弗暇以聞茲禹  
之所存乎孰謂不殊於衆而蔽於嗜欲之昏

啓代益作后卒然雖孽何啓惟憂而能拍  
是遂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

卒倉卒也  
 射覆之射  
 輒惟安也  
 卒倉卒也  
 射覆之射  
 輒惟安也

以天下禪益天下乃去益而歸害  
啓代益以為君卒然離乎臣僕之  
也如此宜若拘帶逆而有害矣何  
啓能憂思而通其拘帶天下皆歸於  
射翰明照之中而其身終無患焉

禹堙汨鴻地平天成九土仰其功啓賢承父民  
復戴之矧憂勤而能撫謳歌之歸惟帝之綏夫  
何害之罹

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

華皮華甲謂之屬播即播厥百穀降  
即誕降諸地之義

益掌山澤故功在作禹平水土故功及播降  
啓棘賞商九功九歌

○壽養養至

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嶺于天得九辯  
九歌注云啓登天而竊其樂

禹歌九功啓作九辯樂襲先王曰惟共貫啓竊  
其音帝以賚殯羞勿謬幽非聖之云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帝王世紀禹膺割母背而生

生而剝母何異梟獍柳曰淫言予曰誣聖

帝降夷羿華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

彼維嬪

帝天者也夷羿紂夏后相而篡其位  
者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于水旁羿  
其夜月又羿與洛水

羿篡后相臣妾夏民曰帝命之是亂天道而禘  
兇河伯洛妃神乃假設曰羿犯之是對癡人而  
說夢

馮珖利決封豕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  
帝不若

馮藉也珖登之小者決極也著於右  
手大指以鉤弦問體以珖為之飾則  
利封大蒸祭也言羿馮藉利決用射  
封豕膏肉而獻之天天何以不順其  
所為

羿恃善射淫於原獸暴物積厥行帝寔厭之又  
何歆於膏羶

下繫繫養至

古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  
揆之

浞羿之相也浞娶於純狐氏之女遂  
眩惑於妻與之謀殺羿也射革能貫  
革也交吞揆之相謀而吞之也言羿  
之射勇力貫革如此何浞與其衆能  
謀而吞滅之

逆爾君爾臣效尤天道好還徵於家衆爾雙拔  
山之力歟哉滅夫何有於射革

阻窮西征嚴何越焉化為黃熊坐何活焉

左氏傳先經鉅于羽山其神化為黃  
熊入于羽淵王逸注堯放鉅于羽山  
西行度越崑崙之險因墮而死化為  
黃熊豈死所能活

紇寔殛死刑乃毒孝子茲孫痛莫贖墮若化熊掩其辱

咸播桓泰甫舊是營何由并投而紇疾修盈

禹能平治水土故高原咸播桓泰下  
隔營治甫舊紇不能平水土故此二  
者無由以投于土以養人而紇之病  
長且滿矣

地利足以養生禹之功告成百穀無由以興紇之罪乃盈

白蜺嬰弟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

○豪彙卷五

五

厥體

王逸注作太子學仙於王子喬喬化為白蜺而嬰弟胡中因墮其藥而  
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而  
視之王子喬尸也文子覆之以幣  
須臾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飛  
而去蜺虹也嬰弟胡也天式之生  
物之道陰陽從橫二者備也陽離其  
體則死矣

王子喬蜺形草服殊可愕崔文子引戈擊蜺墮其藥既陽離而喪生何鳥飛而復鳴據其辭神以幻稽厥實以怪以誕嗟嗟惡乎以辯

莽號起雨何以興之

王逸注莽起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  
雲興而雨下今成號當作稱義言莽

山川出雲以陰以雨一氣蒸鬱何屏翳是主化機之神匪形匪人風伯霜娥雷公電母皆歸焉焉取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王逸注天偶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  
頭何膺膺受此形體乎朱子注作撰  
體何膺膺受此形體乎朱子注作撰  
而問之

異哉神鹿八足兩首謂帝撰之豈世之有胥兮漠兮何足深究

○豪彙卷五

五

龜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列仙傳有巨靈之龜背負蓬萊之山  
而抃戲滄海之丘列子湯問篇女媧  
氏斷龜之足以立四極又曰渤海之  
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  
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居之  
人皆仙聖之徒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  
所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群聖之  
居乃命禹鑿通使巨靈一交焉五山  
之送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如  
峙而龍伯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  
而趨歸其國帝怒而減小龍伯國之  
民原問龍有戴山而抃出苦煩反失  
何以安而無虞渤海之水渺茫無際  
大人舉足而步是釋舟陵行矣海豈  
遷歸其國也

巨蠶戴打大人負趨談天彫龍非實有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天而顛隕

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

而親以逢殆

澆泥之干力能澆角女岐澆嫂也澆託縫裳往與嫂淫同館而宿夏后少

其首女岐因亦被殺夜襲殺澆而歸

英英夏后力復禹績假事于田謀被讒逆惟澆

與嫂同室聚麀乘夜襲之並戮矣疑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王逸注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已何所厚而致之

○彙纂卷五

桀暴其民如置水火衆歸湯仁如子懷母謂厚

以致其從豈聖人之忠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左傳注斟尋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澆既篡遂用師

有以滅二氏后康是覆舟於斟尋也後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收復夏之

撫其官職遂殺澆而滅過戈復禹之

之也王逸謂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

舟斟氏亦信其說誤矣

斟爲相依如人衆無澆滅二斟何異舟覆康以

一旅布德北誅遂滅三孽光復舊物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

王逸注夏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遂肆其情慾而昏於政事湯乃放

之南巢也

嗜妹麗昏政刑桀也安留而利危戰鳴條放南

巢湯也順人而應天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寡不姚告三女何親

言舜在家常憂不得順於父母可謂孝矣其父何以不為娶婦而使之鰥

堯以二女妻舜是親其女也若告於舜之父舜則不得娶矣何以得親

瞽叟不慈子乃無室帝堯不告女乃有家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璿臺十成誰所極焉

○彙纂卷五

王逸注言賢者預觀行事而端而預知其存亡蓋惡所終作象箸而

其子預知必為王杯王杯必成而

利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結累作王臺

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今亦未

賢士燭微知幾能觀於未形昏主窮奢極欲不

悟於將傾

登立爲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王逸注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

民登立爲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

孰制匠之

武圖作卦人文以開詔民吉凶道修神聖洪荒



之民孰不尚之繼義而皇厥號以女人首蛇身  
補天煉石所傳惟劇反以啓疑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  
危敗

王逸注舜弟象無道舜猶服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焚廩填井以謀殺舜舜身何也大體解亦幸強

惟弟之害愛終弗變天性也求以格姦不足言  
皇與大患厥身危天命也周於智防不足言

王逸注吳國傳賢君至古公望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王季與弟仲雍去

○秦靈公集卷五

九

之南嶽之下以採藥遂止而不還吳人乃立以為君故云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也此節之解俱欠穩今姑依文答之

仁以順親智以自擇荆蠻並遊陰以遜國周得  
一昌吳獲二賢天命不違人倫亦全

緣鵠飾王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  
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

伏大悅

王逸注伊尹始緣鵠鳥之美以王神其以帝始湯遂相之用其謀以伐夏桀而終滅之也又湯出觀俗乃夏桀之師放桀於南巢以行

割烹誣聖鄙士造言偉哉先覺厥猷仁義華  
之虐是維天喪湯風載嘯顛隕乃貶巢湖既置  
如痴斯脫胡不作憚以享綏平

簡狄在臺磨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王逸注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于臺磨有燕燕遺其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也

帝狄在臺貳安遺卵極非羞詎宜食胞腸異所  
脈奚居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

牛羊

○秦靈公集卷五

三

朱子注該字從今以王作湯稱是但該字不可從今以王作湯稱是亦通言啓之義不為啓字誤而東之是能承其父之善矣何終弊其有扈而牛羊反有仍正而典主牛羊乎

帝紀肅肅逆辜焉不問嗣后湯業來裔安卒振

于協時舞何以懷之

朱子注言蚺懷有苗事懷和也

兩臂舞苗乃格匪于戚寔帝德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王逸注蚺為無道天下皆當懷之

吉象昭然淫佚恒以危懼于舜及  
舜則為鬱思君之狀足變化作詐  
也何舜終不計之愛而封之有厚  
之子孫長為諸侯

君臣之義無所逃命也弔伐之師時可加天也  
夏桀威德敷虐萬方民怨神厭湯乃肆伐桀

得已乎曰拘重泉夫何辜九是不安於無所逃  
之義謂先挑之厥伐乃作亦非出於不勝衆之  
心使非仲尼順天之耆趙誥口實之斬則湯之  
心幾乎不白

會鼂爭盟何踐昔期蒼鳥群飛誰使幸之  
倒擊射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  
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  
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  
以將之

此皆武王伐紂之事官八百諸侯會  
朝於周爭盟伐紂皆當戰進兵之期

○彙纂卷三

三

而至於紂之幸以共擊也武王以  
黃鉞斬紂之太白周公親其大  
乃不喜之原問伐紂之命何乃不喜而  
既行既常為周家之命何乃不喜而  
亡其位天常授殷以此天下矣今殷已  
亡其位天常授殷以此天下矣今殷已  
今及成覆亡其罪果維何武王伐紂  
有政伐之具也何以並驅而相幸  
車馬之具也何以並驅而相幸

慢天虐民紂之罪諸侯會伐紂之幸爭攻並擊  
民之潰懸以大白義之累公自不悅聖之愧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王逸注昭王出遊南至楚楚人以  
膠舟沉之而遂不返言昭王此楚人  
所得伊何乎為迎越裳之白雉耳言

棄此周京遊彼漢湄膠舟之厄周德之衰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  
求

周穆王得八駿之馬遊行天下  
思其來歸以君萬民不知其處而不  
能索也

八駿猊猊周遊九丘民亦瘁止為諸侯憂豈  
奚觴錫泉孰宅初招祈招悠哉奚以索

妖夫曳佞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朱子注街笑緇反昔有褒氏之褒也  
有二龍止於褒姒之宮褒姒在褒而  
藏之傳殷及周莫敢發也厲王發而  
觀之條流于庭化為玄龜入王后庭

○彙纂卷十一

三

處妾遇之睚而生女以無夫而棄之  
時有識曰睚而集服寔亡周國後有  
齊得亡去聞所棄女帝釋哀而收之  
遂奔褒後褒人有罪幽王欲誅之褒  
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立以  
為后惑而愛之遂為犬戎所滅也

淫蠱讒諂艷婦長舌甘言是惑云胡靡忒蒙君  
既傾庶邦乃離實彼厲階匪天降茲箴箴龜之變  
壓弧之謹駕言于妖以徵厲絲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王逸注言天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  
則佑惡則罰觀諸齊桓公任管仲則  
仁合諸侯一匡天下是天佑其善矣  
仁合諸侯一匡天下是天佑其善矣

是天其惡矣

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可徵天道之無私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弔桓公之不純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諛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何順而封之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此皆言紂之惡也紂之惡已不用輔弼之諫而雷開之金何聖人之仁聖紂乃紂之惡也

紂之惡已不用輔弼之諫而雷開之金何聖人之仁聖紂乃紂之惡也

近讒說色忠良之賊箕子奴以自靖開媚顏而取寵以服事殷聖臣之德之純醢梅剖干醢哉紂之不仁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水上鳥何煥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此皆言后稷之事王逸注后稷之年高辛氏之妃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愛之帝實篤厚之也

而生稷之於水上有鳥以翼覆而之

后稷啓周天命載昇厥嗣崇祖述茲靈異鳥燠羊腓事頗害義三雅聖謨百代之視龍據鹿交鄙風大熾

伯昌號衰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伯昌謂文王也為西州之牧如執鞭驅羊之後其號微矣何至武王伐紂徹去岐之舊社而命令乎有殷之諸侯

文守州牧號乃徹武克商辛庶邦歸遷藏就岐何能依

朱子注言太王遷其實藏來就岐下

智以圖存避戎遷岐仁以獲衆從如歸市

殷有惑婦何所譏

王逸注言妲己惑淫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哲婦媚主鬼與狸誰其諫者視太師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朱子注紂醢西伯而命以不救

故教之命不可廢也

逆人道嬰天刑前徒倒戈毫杜傾躬作孽不可活天聽蓋高訴焉達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呂望在屠肆文王何以知其賢而志在斯人乎呂望在肆鼓刀屠牛有聲文王往而問之對曰下屠牛上屠國文王何喜而載之與歸也此與屠磔後車之載同義

非文則八十之叟終死於屠魚非望則後車之載卒無所一施要之君臣相遇有天授焉耳使志不相契而徒委質雖朝堂之上有胡越之隔

○卷之三

三

矣嗟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武王殺殷何所悵載尸集戰何所急

王逸注武王伐紂何情悵而不能少忍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何會戰之急今按古者師行載毀廟之主

事有幾會緩而失期謂智者乎民苦倒懸坐視不救謂仁者乎載主而行冒雨而陣武王之心可以識矣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

王逸注以為晉太子中生事言申生為驪姬所譖遂雉經而死其寃感天

又譚遂羣公子當夫却畏也今林字解為君感天解為中生之寃感天皆未通明今姑依文答之

人倫之變父子兄弟尤為難處以傷天性之仁非君臣朋友可以義決也使非脫棄於世利之外明察乎禍福之機者處之全而無傷鮮矣故宜曰之恭而愚不及泰伯之讓而智

皇天集命惟我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上天以君天下之命集於王者之身是則所戒慎而致之禮當作理治也王者既受上天君理天下之命又何以更使他姓代之

○卷之三

三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天人之際相與如此

初湯臣摯後茲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王逸注言湯初以凡臣用伊尹後知其賢而授以丞疑輔弼之任伊尹卒為湯相尊而食其祿續而傳及于孫

三聘之勤阿衡乃尊升陞尸其功乃衍厥宗

動闔閭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闔閭與生有功故曰動闔閭性長嚴威也夢生者祖父壽夢所出也

光出壽夢少罹通散材武王客慕主威國克功

克濟焉是訓于世

立錚錚維帝何饗金壽求多大何父長

彭祖名理好和滋味善斟雖莫于充竟美而饗之因以壽考

堯壽天稟饗矣延言出恠誕世胡傳

中央共牧后何怒逢驩微命力何固

此必有指於當時之事今不可考矣姑依文答之

並宅中土以牧烝黎何以忿爭與戎相角蜂蟻之微尚知固力以奉其君况茲庶民安不守死以衛其元首

荆女米微鹿何祐北至回水幸可喜

王逸注昔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因獲鹿其家因之昌

○義集卷五

无

大為天祐之而有福害也

昌家自天何預得鹿而然

一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百兩卒無禄

王逸注云秦伯有噬犬其弟鍼欲購之秦伯不聽因逐鍼而奔其弟鍼也噬犬善齧之犬百兩車也

同胞之愛一犬何惜易犬見逐卒為窮旅貪者非夫逐者戕義

薄暮雷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王逸注謂言當時事朱子云此言自薄暮雷歸是作行者歸處又何憂于雷電

弗懼則天威不行雖有號令帝將何求乎岩穴

伏匿賢哲遁而國事非矣當復何言乎雖欲以功振衆而君子寡矣誰將為首領乎信讒遠賢

厥過誤國若能改悔我將敬之又何多言乎

吳光爭國又余是勝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生子文

王逸注吳光閭閻也子文楚令尹子文之母旋穿閭社誦於丘陵以淫而生子也

○義集卷五

辛

吳楚構兵吳父勝我矣何天為更生子文之賢終以禦具而重楚

一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朱子注云教者楚文王于成王也柳注試作讀予作與今從之此以上三節曰吾曰我曰余似皆直論當時之故而原之忠愛亦自可見

直諫自許雖非可長東義輸忠厥名彌彰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一

00683

喪禮傳纂序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蓋以恩切于罔極而事重于莫進人之盡禮于親  
念是無足以用其心者但三禮既非人人所可易  
讀漢唐而下禮家之書又不能盡讀故四禮失而  
喪禮爲甚非用禮之失言禮踳駁者之自失之也  
重以浮屠道薦尚侈夫資福滅罪之談釀會聲樂  
或見於瞬矚衰號之際積俗異教更以瀆經夫我  
明興禮教修明不可謂不詳道化淪洽不可謂不文  
其慎終追遠而係乎民生風俗之太尚間不能無

喪禮傳纂序

一

此則孝子仁人所以求當大事之心豈易言哉  
先正浚川先生王公自舉進士至歷 宮保中兩  
任郡邑三督學校以禮范海內者四十餘年茲編  
以先後居喪特纂所切于行事其說一本

大明集禮根極三禮而是正夫諸家雖未經脫稿其  
門人數陳其大畧得于親承者鄉人久已崇用丙  
辰當先子大故陞伏苦啗取而讀之乃僭加校閱  
嚴冬呵凍逐一親錄以訂我頑真已未叨第歸爲  
先祖妣承重七憂始得暇前錄散帙更加裝定而  
公嗣封後軍經府東泉公及公孫慶遠太守山渠

亦正圖鈐梓於乎總條貫之備而析理明酌古今  
之宜而折衷當率天下不遺其親不斲于  
制者其在茲編也夫

嘉靖辛酉冬十二月甲申通家後學張國序

喪禮傳纂序

二

喪禮備纂卷上

浚川王廷相著

初終

有疾遷居正寢正寢室也遷之者以正終也惟家長及妻為然餘各在所居之室疾者齊養者皆齊齊側皆及疾者齊正注情以謹疾也養者齊憂也飲藥微樂士去琴瑟之類男文改服改着繆淡之衣疾病乃廢床鋪薦衽于牀牖下遷病者卧其上東有薦草薦衽卧席病者危殆則遷卧于地庶生氣之復也東首者受生氣也去故衣加新衣恐汗穢也清掃內外

長禮纂卷上

一

恐賓客候問故掃灑戒令安靜令人勿喧擾也分禱諸祀孝子迫切之情不能自已也侍者坐持手足男以男侍不絕于婦人之手女以女侍不絕于男子之手有遺言則書之置綿於口鼻之間以俟絕氣既絕乃哭遂設床于正寢中央遷尸于床南首以歛時所用之衾覆之疾困時遷死者于地冀其復生也至是乃徙于牖下所設之床而復以歛時所用之衾覆大記所謂始死遷尸于床輒用歛衾是也

相按家禮初終儀甚畧且設床遷尸又在復後今並以儀禮及

大明集禮纂正之

復

招死者魂魄使之來復故曰復

復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魚經着者左荷之扱領于帶謂以左眉負衣而扱領于帶間也昇自前東榮

屋其今謂之歇山

當屋脊正中北面左手執領右手

執要左招之曰臯某復者三降衣于前北面求諸幽之義也臯發語聲即今遠招呼人先阿聲也阿即臯之轉也降衣下所招之衣也凡復男子稱伯仲父字女子稱姓氏及行第受衣者以篋承之昇自東階入

喪禮備纂卷上

二

以覆尸侍者一人立屋下以篋受衣覆于尸上冀魂之覆及也復者降自後西榮

楔齒綴足

復而不復則不生矣乃行死事

復已侍者去覆衾用角柶柱死者之齒令開使飯時不閉可以受含楔柱也以角為柶長六寸兩頭屈曲柱齒今無柶可以用紙裹方寸薄木如馬牙香為楔亦可丘氏云以筋代之恐大長不雅仍以燕几綴死者之足令直使不辟矣可以受履今無几但以物拘之而束之以帛則足以端直矣



相按家禮及諸氏書皆落此條惟王氏儀節載  
楔位一事又在未復之先今並以儀禮補之

立喪主司貨相禮司書司貨

喪主凡主人謂死者嫡長子庶子雖長不得越嫡而  
代之無則長孫承重主之專本儀莫若父在毋喪父  
主長子主奉饋奠至於朔奠虞卒柩等祭則父在  
則妻之喪若父在而子孫有妻之喪則父主之  
子孫也喪大記曰子孫執喪祖父并賓是也若妻  
喪自柩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

喪禮儀卷上

三

若姊妹夫死其黨無人妻黨雖親弗主當使其隣  
里主之主婦謂死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擇  
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或親朋亦可凡喪事皆  
託之經理司貨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為之如無  
同居者擇族屬之親賢者無則用親戚執友亦可專  
主與賓客為禮相禮檀弓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為之  
相社橋母死宮中無相時人譏其粗畧則喪必有相  
也又矢宜擇請親友或同鄉士人素習禮者一人為  
之禮凡喪事之物制禮儀皆託之虞分所以護喪助  
司書以子弟善書者為之或親友吏婿亦可專主

書記簡劄之事司貨以子弟公直不移者一人為之

專主財貨用度出入之數令置二曆一書凡喪事合  
當用之物一書親賓賻贈槨祭奠之數如在棺之具板  
油漆灰泥漆給粉黃蠟府油糯米紙麻紙丁鉄環大  
索七星板麻布之類如遷尸之具布帛尸床簀衾枕  
卓子之類如襲具床薦席枕褥幅巾充耳瞑目帛握  
手帛深衣明衣裳大帶布履袍襖汗衫袴布襪勒帛  
素肚衾冒之類如飯含具錢金珠米碗匙盥盆之類  
如歛具布絞席薦床枕褥之類如奠具卓子香爐香  
盒酒盞酒注梳篦盤爵簞簋盥巾盥盆篋中燭臺脯

喪禮儀卷上

四

醢之類如括髮免髻之具麻裂布布頭須竹簪之類  
如服制之具六等麻布有子麻桌麻草屨線竹杖桐  
杖紙之類如靈座銘旌之具椅卓帟幕衣架坐褥衣  
服櫛盆額盆悅巾床帳竹竿木跗重白綃粉之類如  
治塗之具炭石灰瀝清細沙黄土石灰酒桐油糯米  
木槌之類如送塗之具明器下帳苞筒壘甌羹功布  
大舉竹格木主方相戈盾冠服面具靈車玄纁布幕  
之類如當用之物燭香木石竹灰炭黃泥盆甕刀斧  
鋤鋤鋸斧杵如當用之八黃者祝侍者內御者執事  
者方相木工針工漆工石工缺工以上物事皆相禮

者與護喪者計議或因其舊而用之或一器而數處用之或借諸親隣或買之市肆或命工修造皆次第預爲措辦如未小斂先辦大斂之具未成服先辦營葬之具未出殯先辦祭祀之具如此庶免臨期失悞而喪禮不致廢缺矣此出丘氏儀節

相按士喪禮無立喪主以下六事而家禮及諸氏之說皆載之實喪事之不可無者乃依諸書纂入

易服不食

男子婦女皆脫去色服及金珠翠繡之飾着白布衣

喪禮纂卷上

五

皆去冠以白布一幅如卷平聲幘裹於笄纓之上男子投上衣前襟于帶去屨徒跣寒月麻屨亦可婦女不徒跣女子亦然父爲長子及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皆素冠不徒跣女子已嫁者壻主人及衆兄弟三日不食期九月者三餐不食五月三月者再餐不食親戚隣里爲糜粥以食之專長強之食可也

相按開元禮云男子易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易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亦然司馬溫公因從之而家禮亦云被髮徒跣今考之儀禮及大小戴禮記並無所謂被髮者漢鄭玄曰子爲

父斬衰始死笄纓如故注謂漢時遭喪裹巾帕頭即笄纓之存象出通典以此觀之在漢以前尚未被髮也問喪曰親始死雖斯徒跣注雖斯即笄纓也纓以之鞶髮者蓋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女子首有吉笄親始死男女皆去冠而尚存笄纓未去至小斂時方去笄纓而以麻統於髮而束之所謂括髮也今於親始死時即以麻束髮則類小斂之括髮若去冠存巾笄則又不類遭喪者之飾故擬白布一幅裹於巾上若免之制似於初喪爲宜至小斂時連笄纓去之而括

喪禮纂卷上

六

髮可也被髮無提似不必行

設奠帷堂

替者盥洗昇自東階即床而奠未設靈座設也置脯醢于尸東當肩是神無象故設奠以憑依之酒酌而不酌謂止酌酒奠于床而不酌于地不忍即神之也遂巾之贊者降出乃帷堂縫白布爲帷幕以障內外注云尸未設飾故帷堂蓋以始死未襲斂人斯惡之矣故障蔽之

相按士喪禮未成服之前有始死脯醢之奠小飲奠大飲奠無醢奠公家禮乃在襲後設奠而

始死缺然及考開元禮與

大明集禮皆在沐浴以前設奠與儀禮同今並依三禮纂正之

男女爲位而哭

主人坐於死者床東衆男子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床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坐於床西婦女坐其下皆藉以藁同姓婦女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西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

葬禮卷上

七

之後別設幃以帳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幃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於幃外之西北面東上若內喪親男婦女皆如儀同姓丈夫不分尊卑皆坐於幃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皆坐於幃外之西北向東上服三年喪者男女夜即寢於位次期功以下夜寢於室亦男女異處外親歸家可也

治棺

死之日或病危殆即治棺油杉爲上油栢次之油松又次之土杉爲下柴栢不用可也其制方直頭大足小僅取容身勿令高大及爲虛簷高足內外皆用灰

漆內仍用漚清漆漚厚一寸以上以煉熟糯米灰鋪其底厚四寸許加以細灰用有節杉栢爲木馬子椁大高四寸許十二枚爲足鋪紙上加七星板以水尸或作槨櫬木管床帶足高四寸以承七星板亦可棺外四角切不可用大鉄環舉動恐壞棺木歲久終致漏孔亦不可用鉄釘釘底蓋只用拔篋及木銀錠塗以生漆驅之歲久無罅隙之爲善也今人又有石椁者石能生水尤非所宜

計

護喪相禮代主人發書訃報親友以書來吊者並頒

葬禮卷上

八

卒哭後答之訃云某親某人以某月日棄世專人訃告哀子某泣血稽顙再拜某親某閣下丘氏儀節云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如當室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爲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俱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

沐浴飯含襲

執事者掘坎於屏處坎小井也所以藏棄浴水者也  
於人掘坎於中雷周人掘坎於兩階之間少西今於  
隱僻潔淨之處亦可也盆盤之屬皆濯之陳于西階  
下盆以盛浴水槃以盛沐水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絺  
實于筭擲陳于筭筭竹器浴衣實于篋舍用具或錢  
實于盒飯用稻米或梁實于豆布巾環幅不繫帶于  
篋布為巾飯舍時以覆尸面大夫以上賓為之舍故  
鑿恐其惡尸也士之子親舍但及其巾之下方耳故  
不繫帶具於西序下南上陳襲事於房中今在堂東  
序可也襲衣三稱常衣一深衣一袍襖一皆西領南上  
九陳衣實之以篋承以席幅巾一以熟皂帛為之所  
以裹首以代古之掩也恒目一用玄帛方尺二寸赤  
裏充之以絮四角有組繫於後以結之所以覆面充  
耳二充耳瑱也用新綿如棗核大以塞耳握手二用  
玄帛纏裹長尺二寸廣五寸充以絮削約中央三寸  
以線縫之極牢握之中央以安手兩旁仍餘寸以組  
繫之於手後明衣裳用白布新製衣如今小衫長過  
膝裳三兩三幅後四幅皆不辟積沐浴畢取着于尸  
所以明潔其體也大帶一用白絹為之闊四寸夾縫  
之其長圍過腰而結於前再緣以為兩耳垂其餘以

喪禮集卷二

九

為神用皂絹綠紳之兩邊及下垂下與裳齊又用互  
色絲為小緋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亦長與紳齊布  
履二以白布為之組繫繫於踵冒一冒韜尸者以布  
為囊上曰冒以緋布為之長與手齊下曰殺以紅布  
為之自下而上過手其制縫合一頭又縫合一邊餘  
一頭一邊不縫又於不縫之邊上下安帶三路沐浴  
訖即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將三帶綴  
結之上玄下緋象天地也婦人常衣一稱綿衣一稱  
大袖衫袍一稱餘並同執事者為湯以浴盆及沐槃  
昇自西階以授沐者以侍者四人為之沐者執盆槃  
入主人以下出幃外之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出幃  
外之西北面東上象平生沐浴子孫相避也俱立哭  
乃沐侍者解髮櫛沐晞以巾且以組撮髮為髻侍者  
抗覆衾以障尸先澡上身以巾拭之以澡下身別以  
布拭之浴訖設床於尸東施薦席枕褥浴者共舉尸  
易床剪手足爪甲盛于囊俟大歛納于棺執事者取  
明衣裳着尸仍以大歛之衾覆之埋沐浴餘水並巾  
櫛于坎謂先所掘屏處之坎喪主以下入就位哭乃  
含替者奉盤水及筭升堂主人盥手于戶外洗貝錢  
執以入替者執米豆從入北面徹枕執事者受盒奠

喪禮集卷上

十一

于尸西贊者以米奠于其北主人尸東由足而西坐于床東面發食皆所覆之余也設巾去楔去先所楔齒之柶也以匙舂米實于尸口之右並實以一錢左與中皆如之既含主人復喪次楔齒之柶亦埋於坎將襲執事者具床席于西階下主人以下皆出哭于幃外如沐浴位襲者以牀昇布枕席如初執事者陳襲衣于席邊尸于床而衣之加幅巾繫瞋目設充耳着握手紬屨襲深衣結大帶加肩按今襲時尸已繫瞋目加肩紬之矣而家禮小斂條注猶曰不絞結者孝子時欲見面豈不自相矛盾既襲仍覆以大斂之

喪禮集卷上

十一

衾主人以下復位哭

相按士喪禮設奠哭位皆在沐浴之前而家禮及會通儀節諸書皆在沐浴之後蓋沐浴飯含襲一時相續而舉中間不得從容設奠為位况沐浴襲者有男女出戶外東西立哭之節則室中不應尚亂雜無位明矣且襲在飯含之先尤失禮之次序安有既繫瞋目掩面而復解之既以冒緇其首而復盛之乎今並以士喪禮及

大明集禮纂正之

置靈座為銘設重重音重平聲

祝置靈座設於尸南以帛被置椅卓其前椅上置遺衣冠卓上設香燭酒果茶飯及盥洗之具皆如生時為銘旌以絳帛為之廣終幅三品以上九尺五品八尺六品以下七尺庶人五尺其上以粉大書曰故某官某公之柩無官則隨其生時所稱書之婦人有封則云某封某氏無封則云某妻某氏之柩以竹為杠其長如旌而稍長以木為跗如傘架然插其上倚于靈座之右設重士重木三尺橫者半之上鑿一孔以懸物依神為今擬以木板長今鈔尺一尺二寸橫座六寸置于靈座遺衣冠之後用之依神

喪禮集卷上

十二

相按開元禮尚有設重依神之條至司馬公代以魂帛而家禮從之切詳刊本為重有是簡古而結束魂帛乃世俗師巫之餘習丘氏儀節亦云用帛代重本非古禮今仍倣古設重除去魂帛且古禮重既虞而埋之廟門之外愚謂置重于靈座茲時奉至墓所題主後神依于主即留重墓所俟既虞而埋於墓側似亦不失古意不作佛事

世有以佛氏老氏之徒作齋醮者宜禁止之世俗尤有喪者於始死累七百日周年再周除服無不供佛

銀僧建設道場及水陸大會云為死者減罪資福此皆浮屠誑誘之說當一切禁止之吾儒喪禮如初終大小斂朝夕等奠三虞卒附二祥禫忌等祭自足以致夫慎終追遠之禮以盡夫哀痛慘怛之誠二氏追薦之說斷不可惑也

相按喪禮惟作佛氏為害禮之大節禮經及

大明集禮雖不該載實居喪者所宜深戒也謹依家禮纂入近世又有一等人家父母初亡親友醴會鼓樂喧唱以樂尸謂之開喪甚至設席飲酒擁妓作樂敗壞風俗莫大於此似此二事

喪禮備纂卷上

十三

惟市井鄉野之人多行之使為守令者有移風厚禮之政而嚴於禁革則無不可易者矣

親賓哭弔

賓至相者入告主人以下哭俟于次賓入臨尸哭知死者哭知生者弔哀止詣靈座前再拜主人答再拜為亡者答拜若在亡者為卑行則不答拜如婿姪外孫之類賓出東面立弔主人致辭曰某人如何不淑主人向賓稽顙再拜且拜且哭無辭賓答再拜相向哭盡哀主人哭入喪次護喪送賓出主人未成服賓以繆淡服弔主人既成服賓以素服弔儀並同

相按書儀及厚終禮有主人未成服不出拜護喪代拜之說丘氏因之遂有未成服不出拜

賓之儀今考之士喪禮小斂訖有主人降自阼階聚主人東即位拜賓又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將大斂賓趨有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降出主人出拜送由是言之是未成服主人已出拜賓矣所謂不出拜賓者蓋以初喪之日哀過特甚故在室不出是故兄弟朋友致送即其室而陳之主人亦即其次而拜然有君命亦出而遂因之以拜賓者如君綏云唯君命出

喪禮備纂卷上

十四

昇降自西階遂拜賓蓋不為賓出也故曰遂是始死之日雖不出室然亦未嘗不拜賓也何有成服未成之義今仍依家禮存主出拜賓之立而削去未成服不出之說庶於古禮不致穿鑿亦無不近人情之事矣

小斂

死之明日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于堂東北壁下死者所有衣服隨宜用之不必盡用所謂庶幾繼陳不用是也凡斂正色入袍襖入間色不入絺綌不入衾用複者夾被是也

設卓案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盥注于其上巾之設  
盥盆悅巾各二于饌東設床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  
先鋪布絞之橫者三幅於褥上乃布直者一幅於橫  
者之上次加衾於絞上次加衣於衾上九上衣不可  
倒鋪已執事者舉床昇自西階置于尸南乃遷始死  
之奠于西階遂小歛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  
安尸于床先去枕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  
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務令上下正方然後  
以餘衣掩尸次裹衾次結直絞次結橫絞仍以衾覆  
之卒歛徹帷主人以下西面主婦以下東面皆憑尸

喪禮備纂卷二

十五

哭擗俱南上袒括髮免髻于別室男子斬衰者袒去  
上衣以麻繩括結其髮齊衰以下亦皆袒去上衣以  
白布纏頭為免婦人以麻繩撮髮為髻曰髻皆於別  
室執事者徹襲床於西階下歛者舉尸男女共奉之  
還遷尸床于堂中主人出降西階再拜謝賓允與歛  
者皆各拜乃於序東襲向所袒之衣仍首帶白布巾  
上加以單股之經所謂環經也至成服之日去之具  
腰經散畫其末三尺至成服日然後絞其散畫者記  
所謂絞畫是也復其絞帶婦人之經結本不散畫止  
末也男女仍哭於位如初謂幃內之位乃奠執事者

畢奠案自東階至靈前祝盥洗詣座前跪焚香酌酒  
再拜與主人以下哭再拜且哭且拜盡哀乃代哭不  
絕聲使人更相代哭不止

相按喪大記曰大歛小歛皆左衽結絞不紐謂  
結死者衣帶結絞之不作活紐也蓋以人生時  
所結衣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時則無復  
解故結絞之不為活屈紐也家禮誤作布絞之  
絞遂將小歛之布絞不結又傳會不掩其面以  
孝子時欲見其面致使親尸不成歛束至於大  
歛入棺方始結之殊為舛錯今皆本以儀禮及

喪禮備纂卷上

十六

開元禮纂正之又按士喪禮小歛訖有謝賓襲  
經之文而家禮亦不載丘氏儀節補入今從之  
大歛

小歛之明日夙夜陳大歛衾于東序即堂東壁下  
衣服亦隨宜用之與小歛同設案卓於阼階東南置  
奠饌及盥注於其上巾之設盥盆悅巾各二于饌東  
設大歛床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布絞之橫者五  
幅於褥上布直者三幅於橫者之上吳氏纂言曰小  
歛之絞縮一橫三者皆以布之全幅為數大歛之絞  
縮三橫五者皆以布之小片為數今按小歛之絞當

以布全一幅各折其末爲三以結之中間不辟破大  
歛之絞則以布一全幅通折爲三以結之凡拘細則  
束縛堅牢大歛之衣多故須辟開以急束之也次加  
衾于絞上次加衣於衾上美者在外君槨不倒搯殯  
以二及于堂中少西見柩殯殯坎也所以埋棺也柩  
棺束小要也謂之燕尾木合棺縫際即今銀定櫃子  
也見柩者埋棺不盡猶見棺束也執事者舉棺以入  
置于殯坎舉大歛床昇自西階置尸于棺旁微小歛  
奠于西階遂帷堂乃歛侍者盥洗舉尸男女共扶助  
之安尸于床主人以下哭踊無算侍者先掩衣次掩

衾次結縮絞次結橫絞卒歛徹帷侍者四人舉床男  
女從奉尸歛于棺實生時所落齒髮及所剪爪甲于  
棺角又揣摸其空缺處捲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動  
搖勿以金玉珎寶置棺中主人以下憑哀盡哀乃加  
蓋下釘今不用釘止以木銀定櫃之微炭覆棺以夷  
衾主人出降西階再拜謝賓凡與歛者皆各拜乃塗  
以木覆棺以土壘累之用泥塗之爲大備也若棺未  
漆飾不必搯殯坎但以小筴置棺其上漆畢而後塗  
之亦可也卒塗執事者取銘置于殯爲銘設附置之  
殯東設靈座於殯所乃奠執事者舉奠案自東階至

靈座前祝盟洗詣座前跪焚香酌酒進饌再拜興主  
人以下哭再拜盡哀皆就位如初

相按家禮大歛文下注云侍者與子孫俱盥手  
掩首結經是結小歛未結之絞也絞畢共舉尸  
納于棺中却以先置于棺之衾先掩足次掩首  
次掩左次掩右謂之大歛蓋本之溫公書儀合  
兩歛爲一而行之從簡便也高氏王氏湯氏欲  
存大歛之禮不設大歛之床就將布絞鋪於棺  
中又用家禮垂其四裔之衾施之事勢甚爲不  
便忝之禮制又復乖舛况尸在棺中手足何以

施其力束縛安得牢急今並以儀禮及開元禮  
纂正之大歛即畢即殯於殯而塗之分爲兩事  
庶於古禮不至有爽君子有力者自當如禮行  
之無力者只如家禮行一小歛亦可也高氏湯  
氏鋪絞于棺決不可從

堂殯

因朝奠以請殯至期設奠畢通讚唱主人以下叙立  
男女皆哭入位哀止通讚唱告請殯執事者一人詣  
靈座前跪上香酌酒告辭曰今以吉辰請殯俯伏再  
拜興而退通讚唱鞠躬再拜平身主人以下且哭且



拜平身通謚唱遷柩就殯執事者喪後夫入舉柩就殯至人以下共扶助之塗訖通謚唱鞠躬再拜禮畢

### 蘆次

即殯主人以下各就喪次斬衰者為倚廬主人於中門外牖下倚木為廬若人家居空狹臨不能為廬如家體擇朴靜之室居之亦可也若家貧無別室者就在殯所亦可也齊衰累檟為聖室剪蒲為席不緣大

喪禮備纂卷上

十九

帷帳衾褥之華麗者不得輒至男子喪次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歸居宿于外三月而後寢自是主人以下遇哀則哭止相代哭者

### 成服

大斂之明日死之第四日也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

服入就位一日斬衰三年二日齊衰三年齊衰伏期

不杖期齊衰三月齊衰五月三日大功九月四日小

功五月五日緦麻三月執杖父苴杖用竹毋削杖用

桐其制上圓下方去環經加有經先具腰經者絞其

麻之散垂者絲帶如故然後朝哭相吊諸子孫就祖

父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就諸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就諸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諸祖父及諸父前哭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前哭亦如之訖乃復位諸尊長降出還次喪主以下降立於東階下外姻在南俱西向北上哭盡哀各還次闔戶既成服主人及兄弟始食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若在於飽與滋味也二十四兩為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之一開元禮作四合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飯不食菜果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車馬素

喪禮備纂卷上

十七

飾可也

### 朝夕哭奠

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喪服入就位執事者設疏果脯醢羹飯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再拜興主人以下哭再拜盡哀多奠亦如之劉氏璋曰朝夕奠者陰陽交接思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單巾之暑月恐敗穢食項即徹去留茶果仍巾之可也單用竹格以白生絹表之每月朔日則於朝奠設魚肉蔬果羹飯米麪食比朝夕奠品物差盛遇節序亦如之行禮皆如朝夕奠

之儀士庶人月平不殷奠謂如常奠儀大夫以上與朔奠同有新物則薦之新物如五穀果蔬一應新熟之物初出而未常者必薦之亦如朝夕奠之儀

相按家禮又有上食之儀如是則一日數次似亦煩瀆又朝奠奉魂帛出就靈座夕奠奉魂帛入就靈床考之儀禮無此今於朝夕奠添羹飯二品去其食時上食止用重設在靈座去其奉魂帛出入一節似為簡古

### 擇葬地

三月而葬禮大夫士三日而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祖塋則附葬其次若窆穴及有所妨別擇地可也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可葬為土色光潤草木盛茂之地非如世俗葬師擇年月日時山水環合龍虎形勢及致富貴壽夭之論也

### 喪禮纂卷二

二十一

### 刻誌石

#### 士喪禮無依家禮纂入

用石二片一為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墓無官則云某君某甫之墓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官某處某年月日卒葬于某鄉某里年若干娶

某氏某人之女男子某某女子某某適某其婦人夫存則蓋云某朝某官某人封某某氏之墓無封則刻云某人之妻某氏夫亡則刻云某官某公封某某氏之墓無官則刻云某君某甫妻某氏之墓其底云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鉄束束之埋于壙南灰隔之上

相按葬用誌石者蓋慮異時陵谷變遷或為人所發動而此石先見人知其姓名庶為掩之若埋壙前三四尺之間恐見墓而不見石亦無益於凶者今擬埋之壙南椁外灰隔之上庶未得

### 喪禮纂卷二

主

壙而先得石也

治椁造明器造下帳造苞管壋無造大輦竹格翼造主

椁成即以瀝清塗其內用少貽粉黃蜡清油合煎塗其四周及底蓋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及床帳茵褥卓之類俱象平生而小宋制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非朝官十五事庶人十事苞二以茅為之裹遺奠羊豕之肉皆三編竹為之以盛黍稷麥芻三瓦器以盛醢醢胾羹羹之屬無二瓦器盛酒醴皆以布幕其口各以衾界之

王氏源曰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虫聚蟻尤為非便雖不可用也用之而不藏之亦可也 **大舉所以載柩**其制用兩長杠扛上加伏免附柱處為圓鑿別作小方床以承柩足高二寸傍立兩柱外施圓柄令入鑿中長出其外納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常適平兩柱近上更為方鑿加橫扁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荷扛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扛短扛上再加小扛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糾縛竹格所以歸柩其制以竹為格如歇山亭子以彩絹縫合罩其上傍亦以絲絹為帷幔四角垂流蘇髮行以障蔽既窆樹於壙中障柩其制以木為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制髮畫黻畫雲氣其緣皆為雲氣品官可用庶人不可用 **作主以棲神**其制用栗木或用水之堅者狀方四寸高尺有二分身博三寸厚一寸二分狀厚亦如之判上五分為圓首一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上斜入其中四分居前八分居後陷其後面之中闊一寸長六寸浮四分以書爵姓名行書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竅其後之兩旁以通陷中粉圖其前面書

曰顯考某官某封謚府君神主其高與祖妣亦如此書下旁題曰孝子某奉祀如贈或易世則筆將而更書之陷中不改書狀中鑿孔透底亦如主身之博厚合上兩後身植于狀孔中復以薄板為主座具左右後三方虛其前面及頂亦以狀承之其狀之闊足以承蓋其高出主一寸抹其左右向前二角復用薄板為蓋四方直下有頂蓋於座狀上其座與蓋皆用黑漆飾之面開一圓孔以透氣復作額橫平頂四直前後二面闊兩旁狹前作兩窓啓閉下作平底臺座以額考妣二主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

既得地喪主帥執事者於所得地內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出其所掘之土在北之南也乃於其中安墓處立一標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兩廂各立一標擇遠親或賓友一人告后土氏執事者設后土神位于墓左近北南向設酒果脯醢于前又設酒尊盥饌于東南告者具吉服讀引神位前鞠躬再拜興引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獻酒讀告文祝執板跪於告者之右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某人母則曰某封某氏營建

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薦于神  
尚饗儼伏興復位鞠躬再拜跪遂徹席以出主人再  
拜謝告者答再拜遂歸哭於靈座前盡哀而止

### 穿壙

祠后土訖執事者率後夫遂穿壙司馬溫公曰今人  
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者有鑿隧  
道旁穿土室而攬棺于其中者按古者惟天子得有  
隧道其他皆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為法  
其穿地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

### 作灰隔

喪禮備纂卷上

二十五

士喪禮無依家禮纂入

穿壙訖即以細灰末布於壙底築實厚三寸然後  
以石灰三分細沙黃土各一分攪拌令勻以淡酒遍  
灑和之太乾則築不成塊而虛太濕則築之如泥而  
陷其法以手搗成塊墜地復散為度鋪于灰上層層  
築實厚三三三乃下椁今木工一尺二寸餘即周  
之二尺四旁如前之法築之及牆之平而止

相按灰隔之制家禮云別用薄板為灰隔板厚

一寸如椁之狀內以瀝清塗之厚三寸許中取  
一板置高於棺四寸許置于灰上四旁旋下四

物炭灰沙土也亦以薄板隔之用此板隔壙四

旁之土築之既實則旋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築  
之此家禮灰隔之法家禮集說曰頃堊先人慮

地有水繆出臆見椁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船  
匠艚其縫薄溶瀝清塗其外家禮塗內此其塗

外恐有訛內外如前法各實以灰沙謂椁外椁  
內皆以三物實築之也既平椁口再加外蓋仍

用灰油批縫密釘之再溶瀝清于其上更下灰  
沙盈坎而止又問椁內外既皆實以灰沙何必

又用木椁底蓋曰灰沙須發熱過乃堅若不用

喪禮備纂卷上

二十六

椁隔之則天雨地泉浸濕灰沙不能堅結故用  
椁隔之則椁外灰沙縱然浸濕而椁內者自能  
發熱堅固及椁朽腐而灰沙已皆堅結所以椁  
加底蓋非無謂也此湯氏灰隔之法愚謂家禮  
灰內之板厚二寸雖不云椁其實即椁矣又云  
加灰隔內外蓋則有底蓋可推矣湯氏加之似  
以家禮原無底蓋而創加之也由是觀之二說  
皆用全板矣灰隔外板旋抽近上則四旁之土  
必與灰沙相離終有空虛崩塌貯水之患此其  
大不宜者塗椁以瀝清椁內棺外仍以三物實

之此則不可易者今參合纂之仍用外椁如棺合成再以瀝清周塗其內使無縫隙待築壙底灰沙二三尺訖即下椁於壙中復如法再築四旁與土相連不用薄板隔之致有空虛縫隙及牆之平而止候葬時下棺于椁中椁底及棺四旁上面復用三物築實俟滿與椁口平再瀝清灌于灰沙之上與椁內四旁瀝清相黏合一處方加椁蓋再以灰沙如前築之厚三尺許方以土實築之盈坎而止如此則椁外灰沙與土相連入既無罅隙椁內灰沙實其空虛又不

喪禮備纂卷上

二十七

貯水椁有瀝清又足隔水似為周詳矣

請啓期告于賓

士喪禮請啓期告于賓家禮無丘氏補入今從之

將葬執事者請啓殯之啓以告于賓告賓者使賓知其日來會也

啓殯

將葬啓其殯之塗而遷柩於堂中也

葬之前一日因朝奠以啓殯告質明設饌如朝奠儀內外之親各服其服入就位哭祝盥洗詣靈座前跪

焚香酌酒告辭曰今以吉辰啓殯敢告俯伏再拜興內外皆哭盡哀主人以下再拜興執事者昇徹殯塗訖設席於柩東昇柩於席上此緣初殯時在堂中西故徹塗訖即稍移東即堂中也祝以功布拂柩訖復以夷衾若殯於他所執事者先設帷于堂即廳也徹塗訖後夫人婦女退避祝跪告辭曰請遷柩於堂俯伏再拜興後夫舉柩祝奉重重柩主人以下哭從男子由左婦人由右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各為序無服之親男居左女居內各次喪主主婦之後請堂執事者布席置柩於席上南首祝設靈座及奠于柩

喪禮備纂卷上

二十八

前南向主人以下就位哭如初如未成服之禮皆皆以薦席仍代哭不絕聲

相按古者殯於堂中少西故啓殯時以移於東即安柩故儀禮無遷柩之文開元禮啓殯條內昇柩于席設帷主人以下哭於位如未成服之禮仍代哭不絕聲亦是殯於客位之西稍移於東即安柩也今家禮乃出遷柩之條又在朝祖之後似於古禮欠合蓋緣人家狹隘殯在別室故於啓殯之後復遷於廳事耳今二儀俱纂入仍在朝祖之前如大家殯於堂中者徹塗訖即

安柩於稍東如殯在別室者徹塗訖仍行遷柩於廳事之儀柩定方行朝祖之禮庶古今各宜不相背戾也

### 朝祖

象平生出必辭尊長之儀也

啓之日執事者設奠於廳門外主人以下輯杖立於柩前祝跪告辭曰請朝祖俯伏再拜興祝奉重執事者奉奠前行燭次之銘旌次之重次之主人以下哭從男女左右皆如從柩之序詣祠堂前執事者布席祝奉重于席上北面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哭盡夜祝

### 喪禮備纂卷上

二九

奉重還柩所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

相按丘氏儀節云奉柩之禮固不可廢但人家多狹隘難於遷轉擬用魂帛以代柩行雖非古禮猶愈於不行者今考士喪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由是觀之古既用重今奉重以朝亦可也故不以柩行從丘氏用重從儀禮

### 親賓致奠賻

啓之日親賓致奠賻者奠用牲醴脯羞賻用金帛貨財皆有狀先通名喪家焚香燃燭布席哭以俟護柩者出迎賓賓入讀者引賓就位鞠躬再拜興引詣靈

座前跪上香獻酒奠賻狀讀祭文舉哀賓主皆哭盡哀俯伏再拜興復位鞠躬再拜興焚祭文賓出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興慰問訖乃揖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賓至客所茶湯而退

相按楊氏湯氏賓弔主人皆有主人拜賓賓不當答拜之說考之儀禮禮記並無賓不答拜之文書儀家禮俱賓主相拜此自是人情事體當如此若如二家之說喪主在卑行亦可也若任尊行卑者可肆然受之乎不惟不敢其心亦不忍也今並從家禮答拜奠之又近世喪家因貧

### 喪禮備纂卷上

三

奠賻裂絹給散親友謂之孝帛有費於財無益於事湯氏曰葬具已備而有餘不免隨俗行之若家無餘財因懼薄俗非笑致賣田宅以營辦甚至衣衾塋具反為苟且棄本逐末莫此為甚士君子當力變之此論甚當故今不以孝帛祭入湯氏又曰又有因賓奠賻盛致酒食相待以為說者考之廣記曰凡喪家為酒食及為制服以待弔者皆不可受弔喪本為恤其患難協力助事也往則有衣弔服當矣若使其家哀戚之中反為已營辦酒食衣服之且受之豈得安乎

此俗行之已久爲家六細士君子所不取  
王氏亦云今世人心不古知禮者少每以居喪  
不待賓以酒食爲悵財薄親友相爲訾毀設家  
緣此越禮而循敝俗者多矣禮本人情賓客隨  
宜以疏果酒食待之衰服者不與筵飲酒者不  
沾醉亦無大害愚謂此等家之累力變  
之勢不在主而在賓也使大夫之爲賓者  
喪家雖制有酒食而禮而不即一品之下司  
此三四人舉行之則人人望而效之矣喪家雖  
欲悅賓安得從而悅哉習俗之不變者未之有

喪禮集卷二

三二

也今仍以家禮茶湯而退寡主其王氏酒食  
三五行之文以俟變禮君子力行之

祖奠

象生時出行必設祖餞之義

是日晡時執事者設祖奠于靈座前如朝奠儀主人  
以下哭就位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告辭曰  
求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俯伏興主  
人以下哭再拜且哭且拜

陳器

發引前五刻出開元禮及大明集禮執事者陳布

儀仗方相在前以狂犬爲之無狂犬樂止可以  
面其懸頭或四目或兩目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次

明器次下帳次誌石次銘旌去附執之次荀偃雖饒  
次食案次重次大輦前有功布旁有髮後夫執之

相按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  
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其四

隅毆罔兩蓋方相氏官名也蒙熊皮黃金四目  
注爲驚毆疫鬼即人懸頭也蓋方相氏所執掌

爲此等事以熊皮蒙首以黃金爲四目耳今家  
禮及諸氏之說皆云四品以上四目爲方相以

喪禮集卷二

三二

下兩目爲懸頭是以官名與鬼面爲對殊爲失  
矣縱有兩目四目之別皆方相氏所爲者皆懸  
頭之象也何獨四目曰方相兩目曰懸頭邪此  
必禮注之誤或流傳之訛諸儒不詳考之故也  
況士喪禮原無方相之文惟開元禮載之今並  
以周禮纂正而削去四品以下十五字

遷柩昇輦

厥明後夫納大輦於中庭脫柱上橫局人家狹隘門  
外亦可也執事者徹祖奠祝詣柩前北面跪告辭曰

今遷柩就輦敢告遂遷靈座置旁側召後夫遷柩就

輿乃載柩既昇輿乃施局加楔以索維之令極牢實  
主人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于帷中

### 遣奠

既昇輿視帥執事者遷靈座于柩前南向乃設饌如  
朝奠儀有脯主人以下哭就位惟婦人在帷不預祝  
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告辭曰靈輅既駕往即  
幽宅載陳遣禮求訣終天俯伏再拜興執事者遂徹  
脯納于苞中束之置昇案上祝奉重昇靈車無車依  
俗用紙飾絳亭置神主及重於上亦可婦人乃蓋頭  
出帷降階立哭守舍者哭辭於靈座前再拜而退男

### 喪禮儀纂卷上

三十三

左文右且哭且拜尊長不拜

### 發引

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出門婦女以白布帨幕  
障之幕制四角以竹為柱用四人擡行尊長次之無  
服之親又次之賓友又次之若墓遠皆乘車馬或先  
待於墓所或有故只出郭向柩前拜辭而歸婦女亦  
如之主人皆再拜謝賓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出郭  
喪主及諸子亦乘車馬去壘三百步許乃下

### 路祭

象人生時出行親賓郊餞也士喪禮無家禮有

親賓欲路祭者設帷于郭外道旁駐柩而奠主祭者  
詣柩前再拜興跪上香獻酒俯伏哭奠位再拜興而  
退主人再拜謝賓各拜

### 墓遠設奠

若墓遠則每舍謂止宿處設靈座於柩前進酒脯如  
朝夕奠之儀夜則主人兄弟皆宿柩旁親戚共守衛  
之

### 及墓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西南向內設香案設親  
賓於帷前南向男東女西女謂親賓婦女設主婦

### 喪禮儀纂卷上

三十四

以下幄於靈幄後壙西南向方相至以戈擊壙四隅  
明器等至陳於壙東南北上靈車至即靈亭也祝奉  
就壙南向將案上主橫移在重前執事者具脯醢酒  
果奠如初祝盥洗詣靈座前跪焚香酌酒俯伏再拜  
興而退少頃徹之柩至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前脫載  
置柩於席上北首祝設几席於柩前遂設酒脯之奠  
如常儀主人以下男女皆就柩所東西立憑哭盡哀  
乃窆

執事者橫扛先以木扛橫以灰隔之上主人以下輟  
哭審視乃下棺先是壙之南面為磴道二三層使人



可以次而下下棺時止以八人手扶柩底而下其穩  
便不必用索直下可也柩至橫上却折疊絹布變柩  
底而下至梓內審視方正訖還將絹布抽出若截其  
餘在內恐實灰沙不便倚妻鋪銘旌舊倚妻於壙內  
四隅鋪銘旌于柩上今用灰隔四隅無地可置妻銘  
旌置柩上亦不便於實灰沙變後焚於墓前可也

### 主人贈

主人以下序立讀引主人詣墓前跪執事者以玄纁  
授喪主喪主祝祝置玄纁於柩旁世餘金玉既好皆  
不得入壙恐為亡者之累思謂今用灰隔此物亦無餘地

喪禮備纂卷上

三十五

可著贈之而焚之亦可也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

### 賓客拜辭而歸

親賓詣柩前哭再拜興主人再拜謝賓賓各拜乃歸

### 加灰隔蓋

家禮灰隔外用薄板故曰加內外蓋今止用梓  
故除去內外字

下棺訖即於棺四旁與上面再用灰沙土築之與梓  
口平復用瀝清灌於灰沙之上與棺四牆瀝清相黏  
合約原二三寸許乘其未凝即加梓上蓋復用銀定  
木樞之不用釘歲久缺消恐致漏孔故也復實以灰

沙築厚二三尺乃以土築之

### 祠后土於墓左

劉氏補注曰為父母形體在此故禮其神以安

之

執事者陳鼎具饌設后土氏之位于墓之東北隅擇  
遠親或賓客一人致告拜奠皆如開塋域之儀告辭  
曰維年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  
某官某人寔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敬以清酌  
脯醢薦于神尚饗

### 藏明器等類

喪禮備纂卷上

三十六

實土及半乃藏明器等物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下  
俟實土及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以板塞其門  
湯氏曰或問穿便房恐虛壙中引水不便欲貯埋墓  
誌處如何曰本條注云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  
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敗腐生虫聚蟻尤為非便  
雖不用可也惟明器埋之無妨下誌石於壙南灰隔  
直上先布磚一層置石其上又以磚四圍之而復其  
上復實以土而堅祝之築高平地尺許方以散土封  
之其形如芥然

### 題主

執事者設題案於靈座東南西南向讀引題者詣案所  
西面祝盥洗詣靈座前主人從祝啓櫺出主奉之前  
行主人從祝詣題案前置主卧其上主人案南北面  
立題者盥洗題主先題陷中父則曰故某官某封某  
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則曰顯考某官某封某  
君神主其下左旁題曰孝子某奉祀母則陷中題曰  
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則曰顯妣某  
封某氏神主旁題亦如之如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  
不親如父曰顯考處士府君神主之類題訖祝奉主  
置靈座主人從祝跪主人以下皆跪祝焚香酌酒讀

喪禮集卷上

三七

祝祝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朔日  
孤子某敢昭告于某官某封諡府君形歸窆窆神返  
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鑒舊從新是憑是依毋則  
改爲哀子讀畢其文收之不焚主人以下哭再拜且  
哭且拜祝納主置重於墓所候虞祭訖埋之

反哭

祝奉神主櫛昇車今用靈亭昇之執事者徹去靈座  
遂行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出營門尊長可乘車馬  
路遠卑幼行百餘步亦可乘車馬婦女乘轎亦可也  
至家望門即哭而入執事者先設靈座于堂中中舊

哭祝奉神主入就位主人以下哭於堂遂詣靈座  
哭盡哀賓友復來吊者拜之如初期九月之喪可以  
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總麻及大功異居者可以  
歸

虞

虞喪祭名安也鄭氏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  
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家禮注曰朝  
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其親也墓遠則不出  
是日可也若出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  
之

喪禮集卷上

三八

主人以下皆沐浴或以晚迫不得從容畧自澡潔可  
也執事者陳器設盥盆悅巾於東階之東南上設酒  
尊盤盞於靈座東南設讀祝案於靈座南正中設香  
案於靈座前陳香燭臺盆少前陳茅沙盤于案下具  
饌於盤座前設食案近內一行設匙筯當中酒盞在  
匙筯西醋碟在匙筯東羹在醋東飯在酒西次二行  
空下以俟行禮時進饌次三行設蔬菜脯醢次四行  
設果實又於案前東西設牲俎立氏曰按此據禮陳  
設耳若夫倉卒之際即用世俗所設卓而亦亦間便  
況乃平生所用似亦得事死如事生之意祝出主祝

洗啓積奉神主出置靈座主人以下哭奠  
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北向哭入位其  
皆北面以服爲行列服重者居前輕者居後丈夫處  
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遂行以長幼爲序祝止哭降  
神讀引主人詣盥洗所盥洗執事者酌酒前行詣香  
案前跪上香祭酒主人傾酒于茅沙上俯伏再拜興  
復位恭神鞠躬四拜興進饌祝以魚肉炙肝米麴食  
英于靈座前案上欠二行空處初獻讀引主人詣酒  
尊所執事者酌酒前行詣靈座前跪獻酒俯伏再拜  
興讀祝讀引主人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祝跪

玉樓集卷二

十九

於主人之右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孤子某敢昭  
告于先考某官某封謚府君母則曰先妣某封某氏  
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潔牲  
柔毛無牲則云清酌庶饌粢盛醴齊哀薦禘事尚饗  
主人以下皆哭少頃祝止哭俯伏再拜興復位亞獻  
古用主婦行今只亦以主人代之禮如初獻終獻古  
用親賓子弟行今只亦以主人代之禮如初獻侑食  
執事者執壺注添滿靈座前所奠盞中酒主人以下  
皆出主人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行皆北  
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在其後行北上尊

主人以下哭入位復舊拜位點茶執事者進茶奠于  
是爵旁告利成祝立於主人之右西向告主人曰和  
成辭神主人以下皆鞠躬四拜焚祝文納主祝飲主  
納之于積徹饌埋重執事者取壺時所留之重埋於  
墓所罷朝夕奠朝夕哀至哭如初

再虞

初虞後遇乙巳辛亥未日乃再虞

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質明祝出主人以下皆

玉樓集卷二

四十

杖於室外哭入位乃降神恭神進饌初獻讀祝辭並  
同初虞但改初虞爲再虞禘事爲虞事亞獻終獻侑  
食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哭入位點茶  
告利成辭神焚祝文納主徹饌並同初虞儀

三虞

再虞次日爲甲丙戊庚壬剛日曰三虞

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質明祝出主人以下皆  
杖於室外哭入位降神恭神進饌初獻讀祝辭並同  
初虞但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亞獻終獻侑食  
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哭入位點茶

利成辭神祝文納主徹饌並同初虞儀

卒哭

三虞後遇剛日為卒哭禮弓曰卒哭曰成事是

日也以吉祭易受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前期一日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

設玄酒壺于酒尊之西質明祝出主主人以杖以于

室外哭入位降神參神進饌舊注主人奉魚肉主婦

奉麩米食主人奉羹主婦奉飯皆奠靈座前案上今

只以主人進獻初獻讀祝祝跪於主人之左東面讀

之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孤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

喪禮集卷上

四十一

某封謚府君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慄

潰謹以潔牲柔毛柔盛醴齊薦成事來白躋俯于

祖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曰某祖妣某封某氏尚饗

主人以下皆哭少頃祝止哭俯伏再拜興復位亞獻

終獻備食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哭復

位點茶告利成祝立西階上東面告之辭神焚祝文

納主徹饌並同初獻儀主人以下各還次謂以廬壁

室之類自是後朝一哭夕一哭乃諱名主人及衆兄

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相按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注

云自虞以前凶祭也自卒哭以後吉祭也方氏

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終身喪所以哭泣而止

於三年孝則人子終身之行故子孫於祭必稱

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故子孫於喪則稱

哀考之士喪禮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云云是卒

哭猶稱哀矣故仍以孤子纂之至祔祭始稱孝

祔

卒哭之次曰為祔祭祔者祔於祖廟也

卒哭之明日乃祔是日夙興陳器具饌家禮注云陳

器于祠堂若祠堂狹則陳于廳事或他所隨便可也

喪禮集卷上

四十二

附父則設父之祖考妣二位正中南向設母者位在

其東南南向若祔母則惟設祖妣一位具饌每位一

卓餘並同初虞但設酒尊及玄酒尊于阼階上火爐湯

餅於西階上又設案卓二于西階上一盛祖考妣饌

一盛母者主檟質明主人及衆兄弟皆倚杖於階下

入哭於靈座前盡哀祝止哭贊引主人以下詣祠堂

奉所祔祖考之主祝啓檟請主置于座出其主置所

設祖考妣之位上若行禮在他所祝跪告曰請主詣

某所乃奉其檟以行主人以下隨行至西階所設

卓上然後啓檟出主置座替復引主人以下詣靈座

所祝啓櫬出跪告辭曰請主詣祠堂或曰廳事祝遂  
納主奉之前行若內喪則以本家子弟奉之主人以  
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祠堂門或廳事祝止哭遂置  
主於西階卓上啓櫬出主置于座祝奉主置於所設  
位者之位主人以下各就位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  
宗婦立於兩階間主人在宗子之右主婦在宗子之  
左餘男東女西並同前愚按卒哭以前祭皆在靈座  
前行禮此祭在廟故設宗子宗婦之位降神祭神進  
饌祝進奠執事佐之初獻贊引主人詣曾祖考神位  
前跪獻酒俯伏再拜興引請曾祖妣神位前儀同考

喪禮備纂卷上

四十三

讀祝贊引主人詣讀祝位跪主人以下皆跪祝執版  
跪於主人之東西向讀之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元  
孫某謹以潔牲柔毛淙盛醴齊適于曾祖考其官某  
封府君躋祔孫某封其官尚饗母則曰曾祖妣某封  
其氏躋祔孫婦某封其氏如父先亡已入昭穆則毋  
不用祔于曾祖妣竟請啓父神主祭而祔之其辭曰  
維年月朔日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淙盛醴齊適于  
先考某官某封府君茲以先妣某封其氏禮當祔考  
並享不勝感愴尚饗此出丘氏儀節俯伏再拜興贊  
引主人詣先考神位前毋則云先妣跪主人以下皆

酒讀祝祝跪於主人之左南向讀之其辭曰  
維年月朔日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淙盛醴齊  
祔事于先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曰先妣某封其氏  
適于曾祖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曰曾祖妣某封其  
氏如父於祔則曰先考某官某封府君尚饗俯伏再  
拜興復位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  
主人以下復位點茶告利成祝立於西階上東面告  
之辭神焚祝文納主祝先納祖考妣主于橫次納亡  
者主于橫祝奉主于龕如在廳事祝奉祖考妣橫于  
祠堂主人以下皆倍從還奉新主泛靈座主人以下

喪禮備纂卷上

四十四

哭從如來儀  
相按家禮注云若宗子自為喪主則主婦為亞  
獻親賓為終獻若喪非宗子則喪主為亞獻主  
婦為終獻王氏丘氏又曰宗子自為喪主則喪  
主行之主人非宗子則宗子主祭是主祭者皆  
當以宗子為之矣及祝辭則云孝子某薦祔事  
於先考某官先妣某氏以此言之又是喪主自  
祭豈不自相矛盾乎今按士喪禮卒哭辭云哀  
子某來曰祭祔爾于爾皇祖其甫尚饗又饗辭  
曰哀子某主為而哀薦之饗祔祭用嗣尸曰孝

子其孝顯相云云皆是喪主自為主祭元

及大明集禮皆同今並依士喪禮纂正除去

家禮若宗子自為喪主以下一段及王氏

氏之說

大功以下除服

至期厥明夙興陳器具饌如虞祭饌未設饌如朝

儀設次陳吉服質明祝出主釋服者入哭盡哀而

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就位哭哀止時神主初獻

讀祝祝辭曰從子某餘親隨宜稱敢昭告于伯父

其官府君餘尊長隨宜稱禮制有期追遠無忘謹以

喪禮備纂卷上

四十五

清酌厭羞用伸虔告尚饗亞獻終獻辭神焚祝初主

徹饌禮畢如未蒞不用降神三獻哀止之後止用鞠

躬四拜詣靈座前上香奠酒讀祝俯伏再拜興復位

鞠躬四拜禮畢

09683

喪禮備纂卷上

喪禮備纂卷下

浚川王廷相著

小祥

期而小祥喪至此小吉也自初喪至此不計閏

三月也古者十日而祭今止用忌日以從簡便

前期一日主人及諸子皆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

並如卒哭儀設次陳練服家禮注云丈夫婦人各設

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男子練布冠去首經練布

衣裳去負版辟領衰杖如故餘如制婦人亦以練布

為蓋頭大袖衫裙不令曳地除要經餘如制期年者

喪禮備纂卷下

一

陳吉服猶畫其月不得服紅紫金珠錦繡夫為妻猶

服禪畫十五日而終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倚杖於

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入哭於靈座前盡哀祝止哭

乃出就次易服三年者易練服期年者易吉服復入

哭祝止哭乃降神恭神初獻讀祝其辭曰維年月朔

日孝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曰某

封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

隨其身哀慕不寧謹以潔牲粢毛無牲者用清酌庶

羞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

俱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復位點茶告利成祝立西

自上東面告之辭神焚祝文納主徹饌自降神以下至此並同卒哭儀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果

### 大祥

再期而大祥自初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前期一日沐浴厥明夙興陳器具饌並如小祥儀設次陳禫服禫服儀禮不載溫公所擬縗紗幘頭縗布衫等及王氏所擬公服大角帶靴笏之制近於古似不可從今擬男子白麻布方帽白麻布直領衫葛布腰經倣古大祥之後縗冠麻衣葛經之制婦人白麻

#### 喪禮儀纂卷下

二

布蓋頭素假髻白麻布衫裙素履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倚杖於門外各服練服入哭於靈座前祝止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降神祭神初獻讀祝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云先妣某封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大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祥事尚饗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復位點茶告利成辭神徹饌納主並同小祥儀執事者斷杖集之屏處

相按大祥之服儀禮雖不明載考之間傳曰期

而小祥練冠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云小祥用練布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縗為領緣也又期而大祥祭之日首服素冠以縗紕之身著朝衣而行大祥之祭祭後哀情未除仍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縗冠身著十五升麻深衣也中月而禫禫祭之日玄冠玄衣黃裳六黃裳者未大吉也祭訖乃服朝服縗冠縗即黑經白紕之纖也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又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

#### 喪禮儀纂卷下

三

注云祭猶縗冠未純吉也既祭仍服大祥素縗麻衣陸氏曰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朝服縗冠是也祭已又易之大祥素縗麻衣是也由是觀之古人於祥祭之時暫用吉服以攝祭耳然猶未遽純吉而縗冠黃裳雜於朝服之間祭訖仍反喪服非如溫公與王氏即用吉服為常服也且古今異宜而律制明載斬衰三年卒拊之祭既可以衰行之二祥之祭亦不必泥古以吉服承祭練服禫服亦無不可者故今小祥仍依家禮以練布為冠服去其首經辟領負絰衰

杖如餘如制婦人亦以練布爲蓋頭大袖衫裙不曳地除去要絰餘如制於大祥男子用白麻布爲方帽白麻布爲長衫如古人大祥縞冠麻衣葛絰之制婦人素髻髻白麻衫裙素履以終祥後三月必於禫祭之日始以吉服易之庶於疏衰三年之義不爽矣又按問傳曰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鄭氏注云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氏曰吉祭而復寢謂禫後行過時祭而復寢也

五禮儀纂卷下

四

雖與問傳不同然禮宜從厚况三年喪制未終遽爲復寢殊爲未宜故依丘氏纂在禫祭之後禫徒感反

禫祭名鄭氏云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之後中月而禫注謂間一月也自初喪至此不計閏二  
十七月家禮下日今止以二十七月滿日行之  
前期一日沐浴以酒果告遷於祠堂如朔旦之儀毋  
亡不用行此禮讀引主人以下至祠堂前序立祝盥  
洗登壇出主四代主俱出神鞠躬四拜讀引主人  
盥洗讀香案前跪主人以下皆跪上香酌酒奠酒讀

祝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子某敢昭告于某官某封府君某封某氏四代同此稱止以官封稱呼而不書高曾祖妣者是時高祖親盡曾祖二考妣尚未改題

故也茲以先考某官某封府君禫祭已屆禮當遷主入廟某官某封府君某封某氏親盡神主當桃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高祖考爲高祖妣某爲曾祖考某爲曾祖妣某爲祖考某爲祖妣某世次遞遷不勝感愴謹以脯酒用伸虔告尚懇命善書改題各龕神主外改題中不改題曾爲高祖祖爲曾祖考爲祖祖爲一龕俱禫祭畢奉新主置其上爲考

五禮儀纂卷下

五

龕者母先亡祭畢依胡氏內子附祖妣之旁奉主附於死者之祖龕即主人之曾祖龕西邊妣之主下東向候父母俱亡方同入東一龕家禮本注云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于墓所不理其支子也而族人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于最長之房另爲小宗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者祝版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于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者告畢改題神主各置于龕奉桃主置于別所



舊改題畢埋之今擬置於別所或正旦或歲暮合群  
主而祀之亦仁人孝子不忘本源之意厥明夙興陳  
器具饌設次陳吉服男女皆終葵服色烏紗帽黑角  
帶不用金銀之類質明祝出主人以下各服禪服  
入哭於靈座前盡哀祝止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  
祝止哭降神參神初獻讀祝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  
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某封府君母則云先妣某  
封某氏日月不居奄及禪祭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  
附其身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祗薦禪  
事尚饗俯伏再拜興復位亞獻終獻作食主人以下

喪禮傳卷下

六

皆出闔門啓門主人以下復位點茶告利成辭神焚  
祝文終主徹饌並同大祥之儀遂遷新主于祠堂讀  
引主人以下詣祠堂啓櫬出主降出還讀靈座前主  
人以下序立啓櫬出主祝詣靈座前跪告辭曰今以  
吉辰奉遷神主于祠堂俯伏再拜興納主于櫬奉之  
前行如毋則用本家子弟一人奉之喪主內外以下  
陪從祝入置櫬于神位遂啓櫬出主主人以下各就  
位降神參神進饌高曾祖考皆設饌及酒果執事者  
進之初獻讀祝其辭曰維年月朔日孝曾孫某官某  
封某敢昭告于高祖考某官某封府君高祖妣某封

某氏曾祖妣祖考妣稱呼皆同某罪積不滅歲及  
免喪世次遞遷昭穆繼序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今奉  
先考某官某封府君躋祔祖次謹以酒脯用伸虔告  
尚饗如父在止云罪積不滅歲及免喪今奉先妣某  
封某氏躋祔于曾祖妣某封某氏云云亞獻終獻辭  
神焚祝文納主徹饌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相按殷人練而祔周人卒哭而祔祔即居廟不  
及靈座呂氏曰主人未除喪神主未遷於新廟  
故以其主祔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故謂之祔  
既除喪而後遷之於新廟左傳云君薨祔而作

喪禮傳卷下

七

主特祀于主盞嘗于廟言雖祔猶未與於群主  
之祭也士喪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  
配謂禫祭之月雖遇吉祭止祭祖考妣其祔者  
尚未以告祭待之哀未忘故也故曰猶未配未  
得與祖姑並祭也由是言之必主人除喪而後  
遷主於新廟禮也書儀家禮遷廟皆在大祥之  
日是主人之喪未終而遽改矣開元禮又在禫  
祭之後卜日而行若如古禮一祔于廟即不更  
出卜日可也今家禮既祔之後仍奉新主及於  
靈座是主雖祔而猶在外矣禫祭之後俟卜日

而遷則祭後卜前主在靈座無所歸着主人已吉而亡者未妥又似不可故今遷主移在禪祭之日主人既從其吉而神主亦正其位庶於古禮免喪遷廟為有合也

服制

相按儀禮喪服傳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三衾今解曰削猶殺也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衾者辟兩側空中央也此蓋摠五服之衰裳而言也外削幅者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縫之邊幅向內也幅三衾者據

喪禮集卷下

八

裳而言也為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積古布幅二尺二寸七幅共布四丈四尺若不辟積以狹之安得束身故須每幅三衾以辟積之然腰之廣狹亦任人身體巨細為之故衾之辟攝不言寸數多少但每幅以三衾為限也若齊裳內衰外今解曰齊緝也五服之衰一新四緝凡緝裳者向內展而緝之緝衰者向外展而緝之凡齊舉衣裳之邊際而言也肩廣出於寸今解曰以布一方置於背上畔縫綴領下畔放垂之以在背上故謂之負辟領謂之適負

出於辟領左右各一寸適博四寸出於衰今解

曰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又摺向外

即今之開肩窩餘布下縫於領中而摺之向外

也今人與肩袂皆另用布為之出於衰者衰博

四寸當心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濶八寸矣

皆反摺向外則出衰左右各六寸矣衰長六寸

博四寸今解曰長六寸者據上下而言也綴於

外衿之上故廣長正當心也衣帶下尺今解曰

衣之長必束帶處之下仍有一尺可掩裳際任

二尺有五寸今解曰衿衣衿也爾雅衿謂之襟

喪禮集卷下

九

用布三尺五寸燕尾裁之各得二尺五寸尖頭

皆向上綴於衣正幅之旁作衣內外襟以承領

袂屬幅今解曰袂袖也取整幅為袂而連屬之

也衣二尺有二寸今解曰言衣者自袂之本而

言也袂共三段衣之身為袂本一也袂屬幅為

袂之中二也袂為袂之口三也凡布幅二尺二

寸故衣一畔得二尺二寸也屬幅又二尺二寸

袂尺二寸故長五尺六寸也以今之尺論之止

三尺有餘耳袂尺二寸袂今之接袖也以橫廣

言之古布幅狹若無袂則袂短而不可着矣其

文明白可省如此而鄭賈二氏之注疏乃成繆誤今即其誤之大者言之衣帶下尺乃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之大一也衽二尺有五寸乃謂衽於裳兩旁以掩裳際二也衣二尺有二寸乃謂自領至腰計二尺二寸三也蓋經言衣帶下尺者是論上衣之度以人身有長短不可以尺寸計之但以束帶之處其下仍有一尺爲度耳非如此不足以掩裳際矣經言衽二尺有五寸者謂衣內外衿而言也蓋衣必有衿而後可以掩其脅體今考諸儀禮禮記中凡所言衣衽

喪禮備纂卷下

十一

者不論中表大小朝祭之服鄭氏賈氏皆以衽綴於裳旁而領袷下垂如對衿比甲之制是自膏肓以上當心正中之處曾無一衽以掩之者此豈事體之順適聖人制衣之盡善哉及考之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着在裳之兩旁安得謂之上喪大記曰小歛大歛祭服不倒皆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謂左掩其襟也着在裳之兩旁謂之左衽何居三者之謬莫大於此經言衣二尺三寸者接袂屬幅而言也其下即云袷尺二寸蓋示一袂長廣之制也言袷而以衣言之何

也蓋袷之本其半在衣故不得不以衣計之耶今之針工量袷之長短必自衣始也二尺二寸何也古布幅之度也衣之尺數如此袷中屬幅之數又如此袷之數又如此則袷之長短可知矣若曰衣之長止二尺二寸以今之尺論之纔一尺三寸耳尚未及於人身束帶之處豈不與帶下尺自相矛盾耶又安得掩裳上際鄭賈一誤後儒不察而信之遂有極短無衽之衣遞相傳授而莫之辯及至製衣與人之身不合則又用布高一尺上接連衣身復繞腰前後謂之衣

喪禮備纂卷下

十一

帶下尺嗟乎是何識見是何事體也哉近得四明黃氏五衰圖觀之其謂衣帶下尺言衣隨人身長短於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其謂衽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爲燕尾狀施于領下作內外衿乃爲得之丘氏儀節亦云按注疏有綴衽于外衿之上之文既曰有外衿則必有內衿明矣今衰衣之制繫帶于衣身兩衿之旁際如世俗所謂對衽衣者衣着之際遂使衰不當心殊失古制今擬綴繫帶四條以外衿掩於內衿之上則具服之際衰正當

心矣立氏雖有是論然不知謂之衿者以施衿而後名者也衣無衿安得謂之衿且衣幅之廣既不施衿則衣必狹隘安能以外掩內領既不垂安能斜掩至於脇下此亦徒言而不考其實者也蓋古者朝服祭服喪服燕居之服雖有外削內削緝與不緝之殊其上衣下裳大制必不懸遠今朝祭燕居之服既皆施衿而喪服深衣獨以先儒有是成說而不能復古豈不可爲可惜哉

斬衰

喪禮纂下

十三

斬衰以極粗生麻爲之謂之斬者既斬而不再緝也謂不緝旁及下際之邊也衣帶下尺足以掩裳腰無骨處束帶之所也此下仍有一尺以掩裳之腰際楊氏丘氏又用布高一尺上綴連衣身繞衣前後此乃衣止二尺二寸不合於人身而復添此以足之爲也殊不成衣制決不可從衣縫皆殺向外布邊查皆展於外縫之背有負用布廣尺八寸長如之綴於領下垂之出於左右適各一寸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前襟正中交縫處肩之左右有辟領

辟開之領口也曰適者用布四寸綴於肩上領旁即今有窩所開之餘布也各出於衰外六寸辟領原處四寸摺外尺四寸左右二八一尺六寸衰居中四寸故適各出衰六寸衣内外有衿用布三尺五寸斜尖裁之以二尺五寸爲上衿餘爲下衿狹頭皆向上廣頭皆向下袖用全幅布爲之其長重摺之與衣之長相等袂又用布一尺二寸之廣如袖之長接於末以爲袖口裳七幅綴要一條裳交際處正在前後其論在裳圖其縫在殺向內每幅作三拘謂屈其兩邊相

喪禮纂卷下

十三

轉合而中央空也○冠即所謂梁也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踰頂前後裹以布就摺其布作三帳子皆向右縱縫之是謂三辟積用麻交股作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又以武之餘繩就作細繩垂下爲纓結於領下○首經以有子麻爲之其圍九寸首經大指是大指與第二指一拞也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過頂後以其次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以固之如冠之制

首經大插五分去一以為帶○腰經圍七寸有餘亦以有子苧麻為之兩股相交為繩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不結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小欵襲經於序東大功以上麻皆散垂其末至成服之日方絞結之○絞帶亦用

有子麻繩一條其圍二寸餘其長比腰經而短一頭作圓樞腰從左過後至前以其右端穿入樞中約之而又挿於右如今人繫公服之革帶相似在經之下○杖父宜杖用竹本在下母削杖用桐上圓下方其大如腰經其長與心齊

卷下

由一

杖雖立於父歿止斬衰者杖為妻期亦杖為長子亦杖期有叔育不杖○管屨以菅草為屨向

外編之收其餘草納於外取醜惡不外飾也希今之粗草屨也○婦人亦用前布為大袖衫衫長裾曳地蓋頭皆不緝布總即頭湏布腰經麻鞋或布鞋榛筭竹釵凡婦人皆不杖

齊衰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並同齊衰之服無旁親故月負適親同斬衰

齊衰以次等粗生布為之齊者緝也緝其旁及下際之遺餘同斬衰之制○冠制以布為武及

纓餘同斬衰○首經以無子麻為之即象麻同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與斬衰經同○腰經圍五寸麻亦用象餘制同斬衰○絞帶用布夾縫之約二寸許而係其右端尺餘用線綴之連下稍通長七八尺繫時圍腰從左邊過後至前乃以其末稍穿過其右而屈轉處之中

而反挿於右邊○削杖以桐為之上圓下方○距履粗製也以鹿脯之草為之○婦人衣服制同斬衰但用布稍細大功以下並同

大功

卷下

十五

大功以稍粗熟布為之無負衰辟領制同齊衰○冠制三辟積回左以布為武及纓制同齊衰○首經以無子麻為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與齊衰制同○腰經以熟麻為之圍四寸餘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為之制同齊衰○麻屨以麻為之

小功

小功以稍熟細布為之制同齊衰○冠制三辟積回左餘同齊衰○首經以無子麻為之圍四寸餘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為之即十二升布

制同齊衰○繩履以麻繩為屨君今之麻鞋

總麻

總麻以極細熟布為之制同齊衰○冠制辟積向

左澤纓澤謂洗治等垢制同齊衰○首經以熟

牡麻為之圍三寸制同齊衰○腰經以熟牡麻

為之圍二寸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為之制同

齊衰○繩履同小功

御制孝慈錄叙服蓋酌古準今之定制士民之家所

宜遵守者真備於此故敬錄之

斬衰古齊衰三年者今皆服斬

喪禮集卷六

十六

子為父母○庶子為所生○子為繼母○子為

慈母母卒父命他妾養已者○子為養母謂自

幼過房與人○女在室為父母○女嫁在室

為父母謂已嫁被出而歸在父母家者○嫡孫

為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同父不

在故嫡孫為祖承重服若父祖俱亡而孫為曾

高祖者同○為人後為所後父母○為人後者

為所後祖父母承重○夫為人後則妻從服○

婦為舅姑即公婆庶子之妻為夫所生母○妻

妾為夫

齊衰杖期

嫡子眾子為庶母謂父之妾○嫡子眾子

為夫之庶母○為嫁母出母即親生母因父

改嫁及父在被出者○為父卒改嫁而已從

者○夫為妻

齊衰不杖期

父母為嫡長子及眾子○父母為女在室者雖

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亦同○繼母為長子及眾

子○慈母為長子及眾子○孫為祖父母女雖

適人不降○為伯叔父母即伯伯姊姊叔叔

喪禮集卷下

十七

嫡○妾為夫之長子及眾子為所生子○為兄

弟○為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即姪男

及姪女○為姑及姊妹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

與子者同○妾為嫡妻○嫁母出母為其子○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及

兄弟之子姊妹及姪女在室者同○繼母改嫁

為前夫之子從已者○為繼父同居兩無大功

之親者謂繼父無子孫伯叔兄弟已身亦無伯

叔兄弟之類婦人為夫親兄弟之子○婦人為

夫親兄弟之女在室者○女出嫁為父母○妾

爲其父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本生父母

○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祖爲嫡孫○

父母爲長子婦

齊衰三月

爲曾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齊衰三月

爲高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爲繼父先曾同

居今不同居者○爲繼父先曾同居而兩無大

功以上親者

大功

喪禮集卷下

十八

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爲姑及姊妹及

兄弟之女出嫁者○父母爲衆子婦○爲父之

出嫁者○祖爲衆孫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子

之婦即姪婦○婦人爲夫之祖父母即夫之公

婆○婦人爲夫之伯叔父母即夫之伯伯姆

叔叔孀婦○婦人爲夫兄弟子之婦即姪婦○

婦人爲夫兄弟之女嫁人者○女出嫁爲本宗

伯叔父母即伯伯姆姆叔叔孀婦○女出嫁爲

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女出嫁爲本宗姑姊

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人後者爲其兄弟

及姑姊在室者○夫爲人後其妻爲人後

父母○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小功

爲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兄弟即伯公伯婆叔公

叔婆○同堂伯叔父母謂父之伯叔兄弟○

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謂同會相見

即父伯叔兄弟之子女○爲同堂兄弟之子即

堂姪○爲從祖祖姑在室者謂祖之親姊妹即

姑婆○爲從祖姑在室者謂祖之親姊妹即

伯叔姊妹○爲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即堂姪

喪禮集卷下

十九

女○爲兄弟之妻○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

人者○爲嫡孫婦○爲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爲孫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女孫

在室者即姪女○爲外祖父母即外公外婆○

爲母之兄弟姊妹即舅舅姨姨○爲同宗異父

之兄弟姊妹○爲姊妹之子即甥○爲夫之姑

及夫之姊妹在室出嫁同○爲夫之兄弟及夫

兄弟之妻○爲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爲夫

同堂兄弟之子及夫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庶子爲嫡母

之父母兄弟姊妹母死則不服

總麻

為族曾祖父母謂曾祖之兄弟及妻即曾伯公

伯婆叔公叔婆○為族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同

堂兄弟即堂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為族父母

謂父之再從兄弟同魯祖者即族伯伯姆姆叔

叔姆姆○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謂三從

兄弟姊妹同高祖者○為族曾祖姑在室者謂

曾祖之姊妹即太姑婆○為族祖姑在室者謂

祖之同堂姊妹即堂姑婆○為族姑在室者謂

喪禮備纂卷下

三十一

父之再從姊妹○為兄弟之曾孫女在室同即

曾姪孫○為曾孫玄孫○為同堂兄弟之孫女

在室同出嫁則無服○為再從兄弟之子女在

室同即同曾祖兄弟之子○為從祖祖姑及從

祖姊妹之出嫁者從祖祖姑謂祖之親姊妹從

祖姑父之同堂姊妹從祖姊妹已身再從姊妹

○為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為同堂兄弟之女

出嫁者即堂姪女○為乳母○為舅之子○為

姑之子○為兩姨兄弟○為外孫男女同○為

婦○為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妻之親母

雖嫁出猶服○為兄弟孫之婦○為同堂兄弟

子之婦○為同堂兄弟之妻○為外孫婦○為

甥婦○婦入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為夫之

從祖祖父母即夫之祖親兄弟伯公伯婆叔公

叔婆○為夫之從祖父母即夫之堂伯叔○為

夫兄弟之曾孫○為夫之同堂兄弟○為夫同

堂兄弟之孫孫女同○為夫再從兄弟之子○

為夫兄弟孫之婦○為夫同堂兄弟子之婦○

為夫同堂兄弟之妻○為夫之同堂姊妹在室

出嫁同○為夫之外祖父母○為夫之舅及夫

喪禮備纂卷下

三十一

之姨○為夫之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從

祖祖姑是夫之姑婆從祖姑是夫之堂姑○女

出嫁為本宗從祖祖父母即伯公伯婆叔公叔

婆○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父母即堂伯堂叔○

女出嫁為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即堂姪堂姪

女○女出嫁為本宗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

者從祖祖姑即姑婆從祖姑即堂姑○女出嫁

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為人後者為本

生外祖父母



奔喪儀

聞訃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舉家男婦遂皆哭問故問使者以病及終之故又哭盡哀乃易服男子婦女皆脫去色服及金銀珠翠之飾着白布衣男子着白布長衫婦人着白布衫裙男子去冠婦人去笄去假髻可也皆以白布一幅裹首男子扱上衣前襟于帶去履徒跣寒月麻履亦可婦女不徒跣皆不食五服不食之節皆如初終儀哭擗無數若聞訃即奔男子則製粗麻布長衫白麻布方帽束以麻繩着麻鞋女子則製白麻布衫裙白麻布假髻繩帶白布履

喪禮儀卷下

二十三

途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道路舍止不能皆百里但不至留滯可也不以夜行者雖哀戚猶當避害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亦只以程途可舍為準可也

爲位

若未得行則爲位而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故也成服而後行是日堂中設靈座設旒于後覆以錦被置掛于旒前置香案卓于椅前上置香爐香盤燭臺

主人以下各就位主人坐于位東轅男坐其下

皆藉以薦主婦坐于位西轅婦女坐其下亦藉以薦

皆南上若無子孫在喪側者即陳設蔬果脯醢羹飯

茶酒如朝夕奠之儀以侍者一人爲祝盥洗詣靈座

前跪焚香酌酒俯伏再拜興而退主人以下哭再拜

且哭且拜月朔月半盛設俱如在家儀乃代哭不絕聲

變服

聞訃之次日男子皆袒去上衣以麻繩括其髮謂以麻繩一條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上也今只以

喪禮儀卷下

二十三

麻繩纏束其髻可也制白布巾戴於首加以環絰謂

單股之絰不雙絞者成服之日則去之具腰絰散垂

其末三尺至成服方絞之具絞帶婦人以麻繩撮髻

爲髻與男子括髮制同但其名不同耳服輕者皆着

素服以白布纏頭爲免或着白布巾亦可男女仍哭

於位如初

成服

聞訃之四日夙興主人以下各具服五服男女各服

其服執杖父宜杖用竹母削杖用桐其制上圓下方

去環經加首經先具腰絰者絞其麻之散垂者絞帶

如故各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畢幼者以次就跪  
長前跪哭弔慰盡哀復位

### 賓友弔奠

賓友弔者執事者入告主人以下哭俟于位次讀  
引賓詣靈位前再拜主人答再拜賓稍退東面立弔  
主人曰其親如何不淑何時訃至鞠躬再拜主人稽  
顙答再拜主人謝賓無辭鞠躬哭再拜賓答再拜主  
人哭入次賓乃出賓若有莫者喪家焚香燃燭布席  
哭以俟賓入讀者引賓就位鞠躬再拜主人答再拜  
讀引賓詣靈位前跪上香獻酒讀祭文訖有親者則

### 喪禮儀卷下

二十四

舉哀賓友則否 俯伏興復位鞠躬再拜興賓稍退主  
人哭山西向稽顙再拜謝賓賓亦東向答拜主人哭  
入次賓乃出執事者留賓少延茶湯而退

### 全哭

全中哀至則哭哭避城市司馬溫公曰今人奔喪及  
從葬者遇城市則哭過則止是歸詠之道也望其州  
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將入城奔喪者下車馬步  
哭入家

### 至家

奔喪者將至家在家者內外皆具服哭於柩側以俟

殯在殯側奔喪者入門而左昇自西階殯東向

憑哭盡哀退柩前哭再拜且哭且拜哭擗無數  
間即次拜弔尊長哭弔如成服之儀受弔幼者  
卑幼則撫哭受之若未成服者遂就東方去白布  
以白布一幅裹其上衣着白布長衫徒跣用麻  
亦可不食如初喪然乃就位哭在家者亦哭如初喪  
儀次日晨興即如初喪小斂之日男子袒去上衣括  
髮以麻繩束髮少間襲所袒衣着戴白布巾上加環  
經即單股經也具腰經散書其末三尺并其經帶婦  
人以麻為髻亦具首經腰經但不散書經帶俱如初

### 喪禮儀卷下

二十五

喪小斂襲經儀至四日至家第四日也在家者內外  
各服其服就位奔喪者具服執杖詣靈座前伏哭在  
家者皆哭盡哀奔喪者俯伏再拜興遂詣所尊諸父  
前跪拜哭諸母亦如之卑幼者亦向奔喪者前跪哭  
亦如初喪成服之儀賓有弔慰者拜賓如初喪之  
儀

### 既葬之墓哭

若奔喪者不及殯則先之墓在家男子哭俟於墓左  
婦人哭俟於墓右在家者初至墓先拜哭至禮畢則  
拜辭奔喪者北面坐哭盡哀再拜興即於東方括髮

具經絞帶復位復墓前北面位哭盡哀再拜興  
則入以拜賓事畢遂冠經而歸白布巾加環紆  
門由左昇自西階而東哭盡哀詣靈座  
拜興遂尊車相弔如至家之儀賓有弔者拜賓如常  
儀若係支子庶子則隨主人同拜賓四日成服亦  
如之已成服者哭墓亦如之而不變服奔喪者妻妾  
女子子皆變服如常儀餘與男子同齊衰以下婦人  
哭於墓西餘亦並同男子

### 齊衰以下聞喪

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

喪禮集卷下

二十六

五服皆然即日易服次日變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  
服皆如前儀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之內皆朝夕會哭  
四日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為位會哭四日  
成服亦如之其儀俱與聞訃為位變服成服同但為  
位而不藉藁成服而不相弔為異耳俱每月朔日為  
位會哭月數滿則為位會哭而除之若奔喪則功服  
遂行釋去華盛之服裝辨即行齊衰望鄉而哭入功  
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謂詣柩前  
也至家俱入門左詣柩前哭盡哀再拜興免麻於東  
方謂左序東加免丁首加絰于腰也復位哭盡哀再

拜興遂尊車相哭弔如儀賓有弔者與主人拜送賓  
謂賓為奔喪者來也四日成服就位哭拜及尊車相  
弔拜賓皆如奔喪至家儀不及殯則先之墓西面哭  
盡哀再拜興今在墓前亦可免麻于東方謂以布一  
條束繞其髮及加腰帶絞帶也復位哭再拜且拜且  
哭遂與主人哭拜有賓則與主人拜賓送賓事畢乃  
冠歸戴白布方帽加首經也入門左詣靈座前北面  
伏哭盡哀再拜興遂尊車相弔如儀賓有弔者與主  
人同拜賓四日成服亦如至家之儀已成服者哭墓  
亦如之而不變服

喪禮集卷下

二十七

### 齊衰以下除喪而後歸

若除喪而後歸者則之墓北面而哭盡哀再拜興免  
麻于東方與主人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謂即  
着吉服待之有賓弔則與主人拜送賓復位又哭盡  
哀遂除  
返葬儀謂仕宦或出外亡者歸葬于家之儀

### 初終

### 復

### 楔齒綴足

立喪主護喪司賓相禮司書司貨

易服不食

諱奠帷堂

男女為位而哭

治棺

訃

沐浴飯含襲

置靈座為銘設重

不作佛事

親友弔哭

小飲

喪禮傳集卷下

二十八

大飲

成服

朝夕哭奠以上三十事皆同前初喪之儀

治喪具

大飲入棺訖即治大輿竹格功布嬰兩具其餘明器等類至家備之

請啓期告于賓

既定啓行之期即告于死者之僚友及素相往來者

告啓期

啓行前一日將朝奠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哭

祝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酌酒告辭曰今擇以是月

某日謹奉柩車式還故里敢告俯伏興而退主人以

下哭再拜

親賓致奠賻儀同前

陳器遠行畧具數事以為儀觀行一舍或抵水次

焚之亦可但不宜多耳

遷柩就輦

厥明因朝奠以遷柩告將朝奠執事者率僕夫納大

輦於中庭脫柱上橫局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哭就位

祝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酌酒告辭曰今遷柩就輦

喪禮傳集卷下

二十九

敢告俯伏再拜興主人以下哭再拜徹靈座遂遷柩

就輦乃載施局加楔以維之主人從柩哭降視載

發引

塗次設奠以上俱如前

迎柩

未至家前一日遣人報在家者預於十里內便處設

帷具奠以俟至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至帷次行哭

迎柩暫駐于帷主人在外來者及婦女極東西相向哭

迎者男女各以服次柩前哭哀止祝盥洗詣香案前

跪焚香酌酒告辭曰靈輅歸至親屬奉迎敢告俯伏

再拜與迎者鞠躬四拜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常儀

### 柩至家

至家柩由大門中門入安柩於中堂非尊屬及宗子各安於便室設靈座設奠如常儀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哭就位哀止祝盥洗詣香案前跪焚香酌酒告辭曰靈輅遠歸至家敢告俯伏再拜興主人以下鞠躬哭四拜且拜且哭

### 親屬相弔哭

親屬弔哭以上皆如前儀

禮記集說卷下

三十

自此以下擇地治墓發引三虞卒祔祥禋俱如常儀

### 殯喪

凡殯之喪始死不復即設靈座置銘旌沐浴襲大小歛俱如成人儀惟不飯含長殯有棺槨中下場有棺朝夕奠壙送哭泣之位皆與成人同其苞牲明器長場三分減一中下場三分減二事辦而壙嫡宗子立主庶子不立主靈座既虞而除之其虞祭祝辭云維年月朔日若子則云父告某子若弟則云兄告某弟若兄則云弟某敢昭告于某兄日月易邁奄及虞悲念相續中心如燬今以兄則云謹以潔牲醴齊案

盛庶品薦虞事于某子某弟某兄魂其親之弟祭則曰尚饗嫡場時祭皆祔食于祖無別祝文祝詞求但云以某孫祔食亦不拜設祔食之座于祖座之左祭時令執事者一獻而已不祝亦不拜庶子不祔食

四歲以上無服之殯畧與下殯同不設靈座惟大歛小歛奠而已三歲以下歛以瓦棺無奠皆祔於祖北之後之東南首

### 殯服

凡為殯服以次降一等喪服注曰殯有三等制服惟有二等欲使大功下殯有服故也若服亦三等則大

禮記集說卷下

三十一

功下殯無服矣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殯十五至十二為中殯十一至八歲為下殯應服期者長殯降服大功九月中殯降七月喪服注云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惟此大功中殯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下殯降小功五月應服大功者以次降等丈夫為殯者服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婦人為殯者服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如男子服長殯降一等為小功服中殯則從上亦服小功矣服下殯則降二等為總服小功之殯長殯則總中殯從下俱無服矣婦人齊衰之殯長則服大功

中喪上亦服大功下殤降二服小功大功之殤長服  
小功中從下服總矣此皆謂成人之殤而言也凡殤  
降盡則無服如降至紀府以下則無所服故皆不服  
齊衰三月五月者降入大功亦止服三月五月不滿  
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鄭注云生一  
月則哭之一日也若至七歲則八十四日哭之生未  
三月則不哭也父未名之則不哭凡男子已冠家禮  
作已娶女子已笄家禮作許嫁皆不為殤

喪禮集卷下

三十一

改葬儀

擇地治葬具

將改葬先擇地之可葬者如前擇地之法治棺先葬  
之棺尚完美不必再治棺及動體魄矣朽壞則更治  
制服子為父母妻為夫嫡孫為祖皆緇麻餘皆素服  
布巾且飲牀布絞衾歛衣如肉體已壞須治綿袍襖  
一領持骨骸歛訖收入槨中首在領手在袖旁肋在  
中腿足在下方可行斂事治葬具大舉竹格功布幃  
幃灰腐敗葬誌石之類擇日開塋域祠后土遂穿墳  
作灰隔皆如始葬之儀其祠后土祝文曰維某年月  
日某官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親某官某  
宅兆不利將改葬于茲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  
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

告遷葬于祠堂

前期一日主人以酒脯之奠告于祠堂序立男左女  
右如常儀出主出所遷葬之主降神讚引主人  
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酌酒盞傾茅泔上俯伏與再  
拜復位奉神鞠躬四拜讚引主人詣香案前跪獻酒  
俯伏與再拜讚引主人以下皆跪其辭曰茲以某  
考妣體魄耗非其所不勝憂懼將以是月某日改葬

于某京敢告俯伏與再拜復位辭神鞠躬四拜納主禮畢

### 男女爲位墓次

執事者先期張白布帷幕於墓所開戶南向厥明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衆主人女子子俱總麻服餘皆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仍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夜或於墓左右張二幕男居東女居西待啓墓之時男女俱向墓前爲位如常儀行禮亦可祠后土並如始葬之儀但祝文云茲有某官某人卜宅茲地慮坐他虞將啓窆窆遷于

葬儀卷下 三十四

某所如某山之原之類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神其祐之尚饗

### 啓墓

讚唱主人以下序立男東女西於墓道前鞠躬再拜與讚引主人詣墓前跪主人以下皆跪焚香酌酒舉哀主人以下皆哭祝止哀俯伏再拜興復位祝詣墓前跪告辭曰茲主未利恐震體魄今將改葬以就佳兆謹告主人以下哭再拜且哭且拜哀止讚唱啓墓執事者率役夫遂進開墳主人以下各暫就墓次以俟

### 舉柩

開墓訖主人主婦以下就墓東西位哭如初執事者布席於墓下役者舉柩出置于席上主人以下俱從柩哭于墓所主人以下柩東西面主婦以下柩西東面俱南上期親以下丈夫在主人之後婦女在主婦之後尊長及外姻內外皆如初喪爲位之儀祝以功布拭柩覆以衾設奠于柩前設蔬果飯食酒盞酒注香燭如常儀主人以下序立鞠躬再拜讚引主人詣香案前跪焚香酌酒奠酒俯伏再拜興復位鞠躬再拜少頃徹奠

葬儀卷下 三十五

### 飲于新棺

執事者陳衣于墓東帷內衣衾冠履以綿衾置棺中垂四裔於外皆如大斂之儀執事者率役夫昇新棺入詣墓所南向設飲牀於新柩之西牀上施薦席施褥鋪橫絞直絞加衾加衣皆如大斂之儀如不易棺則不用設床設衾絞執事者開柩舉尸置于飲牀主人主婦以下皆舉哀哀止主人衆主人稍退仍西向主婦衆主人妻女子子稍退仍東向遂獻侍者盥手加冠加履加衣加帶以濕巾稍拭其尸之塵積如加冠履衣帶如體肉已化只餘骨骸則以厚綿袍襖裹

之首與四肢臂腹各置得所而後加衣加衾如絞可也結絞先結直者次結橫者卒欽侍者四人舉尸男女共從奉之歛于棺收綿衾之四裔垂者主人以下憑哭盡哀乃加蓋覆以衾乃設奠如常儀

### 遷柩昇輦

執事者率役夫納大輦於墓道前讚唱主人以下序立祝盟洗詣香案前焚香酌酒跪告辭曰今遷柩就輦敢告俯伏興主人以下鞠躬再拜執事者乃召役夫遷柩就輦乃載主人以下從柩哭降視載婦人哭于帷中

喪禮儀集卷下

三六一

### 發引

既昇輦祝詣柩前跪告辭曰今以吉辰用即宅兆敢告俯伏興而退執事者遂徹奠柩行男女以下哭步從皆如始葬發引之儀墓遠設奠亦如之

### 至墓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西南向內有卓椅設親賓幄婦女幄皆如及墓之儀柩至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前脫載置柩於席上北首男女各就位憑哭盡哀男東女西相向而哭

### 乃安

執事者橫杠下柩築灰隔下蓋灌漑清再築灰沙實土下誌石祠后土皆如始葬之儀親賓有送葬者主人拜謝皆如常儀實主訖乃設奠讚唱主人以下序立讚引主人詣香案前跪主人以下皆跪上香酌酒請祝其辭曰維某年月日哀子某敢昭告于顯祖考某官封謚府君妣隨宜稱改遷禮成形即佳宅維新是寧慰茲求慕尚饗主人以下舉哀哀止俯伏興復位鞠躬再拜興禮畢主人以下釋衰服着素服以歸告成事于祠堂

喪禮儀集卷下

三七

至家讚引主人以下具素服詣祠堂奉遷葬主就座

祝出主序立降神讚引主人盥洗詣香案前跪上香酌酒盡傾茅沙上俯伏再拜興復位恭神四拜興讚引主人詣神位前跪獻酒讀告文其辭曰維某年月日哀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某封謚府君改遷成事宅兆維新伏惟尊靈載吉載慶謹以清酌庶羞用伸虔告尚饗俯伏再拜興復位鞠躬四拜納主神畢主人謝賓訖釋服

喪禮儀集卷下終

00683



浚川公移駁稿敘

余癸卯三月欽承

介出按江北惴惴焉懼樛櫟庸才弗克  
膺重役因道經儀討臂諸

浚川王公而請教焉公曰坐我明告

子凡憲事有紀馭民情有法不靡然

而弛不突然而行惟公惟明惟慎變

而通之唯而行之斯按治也庶幾矣

余復請曰事與法爲教抑有所可示

乎公因取往年按陝右者憲條二冊

類分五卷出而示之一曰駁稿一曰

公移集公移集者飭明憲度所以存

乎紀也駁稿云者叅駁招議所以懸

乎情也事肆而經法詳而中真有若

掀雷扶電貞明化育而芽甲根荄罔

不右厥生矣三復奉誦無異得重寶

然遂不敢自私因捐公廩若干侵本

於泗上與同志者共焉庶公貞天下

之度得以自盡而余授諸公者無所

於私矣是爲敘

直隸巡按監察御史文水郭廷冕書



浚川公移集總目錄

卷之一

案驗二十九條

卷之二

公移文二十二首

卷之三

條約一件

集

總目

浚川公移集卷之一

案驗錄二十九條

一爲稽考公文事照得本院按屬地方相離陝城不上數日之程遞送公文數月方纔到院或封皮損壞或文書磨擦事情多致泄漏奸人因而投隙況本院一應文書多係人命強盜等項重情干證人犯俱稱內外監羈輕重罪名聽候批示發落似此延緩泄漏未免事滯人冤叅照按屬衙門當該官吏平素不以早完事務爲心是以公文稽遲任意不行查究本當通提問罪但

公移集

卷一

干地方多事姑記另行爲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轉行都布二司并各該守巡等官備行所屬衙門人等呈申本院公文除三司并各府照舊入遞外其余州縣衛所等衙門一應公文多者十數件少者三五件俱要給批明開件數差人馬上徑齎本院授交守取批迴附卷非惟公事易完抑且便於查考仍仰府州縣提調官吏遵照律令每月一次親臨各鋪吊取赤曆文簿到官逐勘刷務使文無沉匿弊有杜絕仍將刷勘過緣由各另按季開呈本院以憑查

施行俱毋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修理城池保障地方事照得山東河南等處即今盜賊擾亂所過殘毀而焚燒劫虜殺戮汗之毒言之痛心其平日官府有為先事能備者城池堅固防守有人遇賊來攻登城捍禦往來賊不能入生命賴以保全其城池損壞失人防守者應敵而破官民之家子女財物蕩然空今陝西地方關隘雖云險塞城池俱各頽壞若不早為通行嚴加修理誠恐一時侵入定行失事即今時候方春農工未啟水土融和軍民閑

公移集

卷一

三

暇所據各該郡縣城池正宜及時脩築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轉行各該守巡等官嚴督所屬軍衛有司大小衙門掌印官員各將所屬軍民人等起派夫役趁時脩築其城垣務要高厚堅固垛牆牢密週圍壕塹俱要挑展深濶通流積水臨門踏造吊橋日則通行夜則吊掣城上擺列鋒利器械并灰瓶砲石火器等件責令選定防守精壯智謀人役齊力捍禦不時舉號上城以試方畧本院按臨親自閱視點驗脫或虛應事故因而科擾事發通行參掣不

恕仍將脩理過緣由各另徑自呈報以憑查考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匪賊強劫財物傷人事據慶陽府真寧縣申云據此行間續據西安府邠州申為匪賊劫財傷人事云等因各具申到院據此看得前項匪賊雖稱糾聚槍掠聲勢尚未熾大如星火及時仍可撲滅滔天之流既潰難於隄障若今地方但興一旅之師即有三捷之勢設或縱放出沒彼此觀望將見綿延既久肅聚日多小則據險而不服大則長驅而無忌事勢至此雖

公移集

卷一

三

大興師衆或未遽成功十倍為糧恐不敷供餉地方之貽患日深官守之罪責益大即始慮終誠可警惕所據各該官員本當參奏等因即今地方未寧姑不查究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責限嚴督所屬府衛州縣掌印官并巡捕官兵人等各要齊備整點精壯人馬鋒利器械無分彼此併力齊心預約日期會同追勦務在日下得獲以靖地方有功人員照依新例

奏請陞賞如再以前避難失事玩寇殃民定行參

究鞫問不恕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盜逆官物事行據西安府經歷司呈送犯人李惠等到院據此先據本府涇陽縣范村里民苗節赴院稟告前事已行白牌解去後今據解到審據犯人李翠供年云等因具供得此覆審相同着得本犯供稱十年里甲共買官馬知縣劉仲和不知何故分付伊與李虎趕至陝城尋投百戶張越轉送太府家人老四收訖一節本官必有所據營求浸潤之故相應提問為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

公移集

卷一

四

犯人李翠等監候行提知縣劉仲和到官從公追究為因何故擅將官馬差人轉送太監家人營求何事明白干碍軍職等官通併招參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地方事卷查節據涇陽及咸寧等縣民人牛淮等告訴接隣省城申稱強賊糾聚白晝在鄉搶劫財畜殺傷人命等項緣由到院據此看係地方重事已經陸續案批陝西按察司轉行都布二司及各該守巡嚴督各州縣軍衛掌印巡捕官兵設法緝捕去延今日久未見獲報今訪

前項強賊比前愈加多轉肆兇橫百十步騎

成群晝夜公行無忌城邑驚駭鄉村震懼者寧印官及早不行殄除待其勢成必難處置釀成大患為累非輕又訪得各該有司軍衛巡捕官兵人等平素與賊交通臨時透露消息或辦納月錢或拜結親識為之掩弊於上司因而延緩其緝捕以軍民受殃坐視不理似此不法官兵本當從實查提究治以重法但今緊急用人之際姑不追究再行催促使之危圖後功用准前言為此仰抄案呈堂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

公移集

卷一

五

即便轉行各該掌印守巡巡捕等官作急統領官兵機快人等務由省城尋襲風路設法相機併力擒拿務在日下得獲以靖地方如再似前安居高坐漫不經心以致地方貽患日甚定行通案究問不恕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地方戒嚴事照得近來河南流賊逼近陝境風聲傳呼於道塗警報聯絡於群縣况小民無知易于搖動必上官親事斯得安平兼以各關隘口人員據守之方未成兵儲之實尚缺不可苟完亦難遑度所據該道守巡官員職雖多地

方尤重正宜不時點視暫且停留相度勢形圖畫方畧鎮定軍民之志預遏寇盜之奸若是隨意往來虛應事故則守備必不能堅竄隙或因而入要害無憑人民罹患爲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該道守巡官員務要各於分管地方暫且駐劄整措兵糧以爲資備嚴督各該分定把守關隘人員履涉危險相視山砦或斷其旁出之徑或塞其可通之溝或聚插石於懸堦或設火器於狹口或遠爲哨探或近爲盤詰隨宜處分勿惜財力仍待河南賊勢

既遠聲息稍寧方許四省勿得擅離致令失事定行通察不恕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禁革擅造黃冊積弊等事切照正德七年大造在邇但恐按屬大小衙門有等勢要富豪無知之徒買囑監造官吏書人等欺瞞正官任情作弊故將買到他人田糧不行推收過割以致貧民地去糧存及有平素侵占逃移貧民田地不行首官改正俱各乘機混造妄爲已業遺下錢糧通同欺隱因循年久版籍脫漏無憑查徵及至原逃人民復業田地被其隱占錢糧在

受包倍及有軍匠戶籍因其權輿里分却乃乘機造入別里之中或改戶頭或改戶丁或改戶籍以爲後來無憑清查張本又有假作消乏分出正格收入畸零戶內年復一年遂稱絕田糧俱無下落致使里甲包納今次造冊俱不許將田糧收入畸零戶內又有一等勢豪大戶里書吏役之家將自己田糧假作逃絕買求官吏洒入各里之中又有逃絕人戶田糧例應貧無力及久居豪民頂補承種供辦糧差今訪得富者徃徃得以濫頂而貧者不容干預所以富

者愈富貧者益貧如武功縣求豐里王鸞上上戶則積糧萬斛又行告頂他人田地除行革退外所有此等積弊相應禁革爲此仰抄案呈堂一爲訪察官員賢否事照得本院欽承上

命巡按此方所有民情政宜隱隱積弊除隨事訪察外爲照按屬衙門官員賢否款有旌別必須採訪且激揚之責莫重於知人而賢否之實必得於歷試本院方來視事未有前聞况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而視遠惟明夫我則惑燕山之石尚可以什襲而藏夜光之珠或至於按劍而時

不廣加詢問未免賢否混淆委之幹辦必不能  
早事而成功由之推旌安得以徇名而責實所  
據賢否實跡相應訪察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  
案驗內事理轉行掌印布政及各該守巡提  
學清軍管糧撫民兵備等官將所屬大小衙門  
自知府以下官務要備細訪察得其素履其間  
可上可下善未足舉惡未可退者不必開著其  
操心公庶幹事通敏及勤政愛民守法奉公者  
作一類其酷虐不法貪聲素著及罷軟無為素  
行不謹者作一類備查明白各另開具揭帖印

公移集

卷一

八

封差人送院以憑施行或徇其好惡之私必  
至枉其是非之實終有累於舉主未免涉於同  
流望開誠心勿應故事

一為禁止參見官員事照得本院按屬大小衙門  
一應新授官員或承曾到任或到任未久公事  
不行幹理不分程途遠近輒引門隸人等跟隨  
前來各衙門謁見或和欵里甲以為盤纏之資  
或借貸富民以為打點之費惟知趨敬上司不  
顧致怨下人動經旬月方得回任非惟公事廢  
弛抑且物論沸騰前項故習相應禁革為此仰

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備行所屬府衛州  
縣等項衙門今後如遇新任官員務要隨即到  
任管事守法奉公勤政愛民幹理公事不許似  
前相沿輒來參謁如有公事當來或緣事提問  
先要開具手本為何事務前來差人赴院呈遞  
以憑查考不許暗自進入本院出巡在外各將  
前項手本投寄按察司收貯候按臨一一呈送  
若是故違不行遵守或體訪得出或因事自發  
定行參究鞫問不恕

公移集

卷一

九

一為傳奉事案照先奉

都察院勘合劄付仰將犯人曹雄前項家財房  
屋俱照時估定價變賣足色銀兩內將變賣家  
財銀兩并金銀首飾器皿及珠玉寶石等項銀  
兩傾瀉成錠金銀首飾器皿各估計成色珠玉  
寶石等項各辦驗真偽并本犯原領

制誥委官贖解其餘變賣房產銀兩就令存留彼處  
轉發各邊糴買糧草應用其莊田地土不許變  
賣給與附近本里無田貧民承種辦納稅糧通  
將起解并存留過銀兩及分給過地土緣由造  
冊奏繳等因奉此已經備行陝西布按二司案

印正官會同督令原委官員查照變賣及將珠玉寶石器皿等項辦驗真偽莊田地土召民承私造冊解繳去後迄今月久未據解繳致悞回報除各該違慢該吏另行挈問外看得原奉飭付內開莊田地土不許變賣給與附近本里無田貧民承種辦納稅糧一節但恐中間有等官豪勢要之家及素有行止久占衙門狡猾之徒乘機用倖交通原委官員欺瞞上司朦朧承領占種以致無田貧民不蒙

恩澤虛受實惠倘若爭競未定一槩更及此等弊端

公移集

卷一

十

相應查究催促為此仰抄案呈堂查照先令創案內事理即將會同變賣過前項家財銀兩及辦驗過器皿等項存留過房屋銀兩分給過田土成色項畝數目并

制誥二道依急查明備造文冊繳報仍將莊田地土務要給與附近本里無田貧民承種辦納稅糧不許容令前項勢豪奸滑之人領占查出通行參掣不恕仍行各該原委官員各將給與貧民姓名項畝緣由另具揭帖通併連入賫解赴院以憑查對轉繳施行

為禁革有司科歛事切惟財貨干民實關生命古今論政貴在樽裁孔聖有節用之言周官制費財之罰故為上聚歛號曰民賊科罰不行斯稱良牧近訪得按屬各該府衛州縣驛遞等衙門或於本管上司或於經過使客或假公以營私或任情以求利或討土宜或買貨物或名倒金或為取礦或指取兵快防護或指取皂隸跟隨或指取車輛或指取馬匹假捏公文實皆私票差去人員復如狼虎由是逼於威勢變其操持凡有行求為便承奉大科小歛靡所不為

公移集

卷一

十一

價輕賚隨取而足豈有司之家財實斯民之膏血以致流亡有日控訴無門私弊寒心怨聲滿耳除將底張驛驛承朱玉訪察問革外若不通行禁革地方貽害未便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轉行各該守巡等官備行所屬大小衙門今後如遇各該上司若有前項發賣指取名目不拘公文私票務要申達本院知會仍不許一槩擅以科歛若是近年以來曾有此等事弊許令徑自開具揭帖呈送本院即同自首事亦不查着或隱匿不行呈來或體訪得出

被人告發雖不入已不准花銷定照驛丞朱玉

一例問發不恕

一為查報賊情卷查先奉

都察院巡按陝西一千六百十九號勘合劄准

兵部咨該先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宋 參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該本部查議覆題鄧該奉

聖旨是來天球拜楊大經都住了俸戴罪殺賊王韶

等提了問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前來提問施行

奉此行間續奉本院巡按陝西一千六百三十

九號勘合劄付為節累力次未蒙陞賞屈受衆

公移集

卷一

十三

提乞

恩分辯冤枉等事該漢中衛指揮同知王韶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劄前來併問施行等因

奉此依奉俱經案行陝西按察司轉行關南道

分巡官勘問去後延久未報行催問今承准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藍

會稿為病故軍政官員事內開漢中衛掌印指

揮使王朝病故推得軍政佐二指揮同知王韶

相應掌印兼管七緣由到院承此看得指揮王

韶既該巡按御史宋 參稱承委截殺全不用

命流賊臨城而閉門不出郭玘衝鋒而按兵不

援以致失陷孤忠因而改劫州縣一節似乎情

罪深重今奉

欽依提問即係有罪人犯必待問完奏

請發落方可委用况犯法被提復得用則有事之際

復用之不職之徒何以警勸除將原承會稿難

以遵行案候外今照前因擬合照催為此仰抄

案行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

備行該道分巡官查照節行案劄內事理將指

揮王韶等依急行提到官從公追問明白議擬

公移集

卷一

十三

各犯應得罪名具招呈報以憑施行毋再遲違

通惹參究不便該府仍備申巡撫衙門知會另

委相應官員掌管印信庶幾法有歸一事無窒

碍

一為查究

欽賜賞功官銀事據榆林衛經歷司呈開共領過廣

有庫賞功官銀五十三百九十一兩內已賞過

二千二百八十九兩見在銀三千一百二兩緣

由到院據此隨吊該衛賞過官軍銀布花名底

冊查驗明白看得冊內雖稱賞過數目但恐羅



官員人等因見各該營堡官軍住居星散乘機扣剋一名虛造此等情弊難保必無若不通行查究軍士不蒙

恩澤貪人反受實惠如此弊端相應行查為此仰抄案行衛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印封該衛賞過官軍花名底冊銀數手本備行陝西按察司榆林衛西二路管糧倉筆牀琦孫脩親詣各該營堡行拘冊內有名官軍到官逐一查審要見前項銀布原係何官總領給散某營堡某項官軍領過若干是否與冊相同

公移集

卷

五

有無侵欺扣剋冒領情弊通查明白備數造冊中間應提應問人犯徑自提問并干碍軍職通併招參呈報以憑施行

一為貪官肆意科罰銀兩等事簿查先據平涼府靈臺縣民楊文學告前事據此已經批行關西道分巡官問報去後看得犯人楊文學告稱本縣知縣科罰磚瓦紙劄銀兩等項未審作何發落但恐本官乘機剋落之弊情未可知前項弊端相應委官查盤為此牌仰本官照依牌內事理即便離任作急前去靈臺縣公同掌印佐二

官員吊取該縣知縣自到任以來節欠科罰磚瓦紙劄并官庫收貯一應均徭等項銀兩卷簿到官從公逐一磨算要見原罰某事犯人某人碑瓦紙劄若干均徭等項銀兩若干用過若干見在若干侵欺若干何人支領何處公用通查明白就將卷簿印封備細具數呈報若是通同匠作門庫人等假作修理名色肆為侵欺科罰而不見公用下落及有科罰而隱匿簿籍不肯送官查對就將匠作門庫人等查提解院審理施行承委官員務秉至公毋得徇情聽囑虛應

公移集

卷

五

故事及勘報不實通惹罪累不便

一為盜法事據平涼府固原州申云等因據此看得該州申稱批驗所每引收臥引銀一錢年終類解貯庫聽候總制衙門明文支用每盪一車收門盪一斗五升本州按月支盪一十二石買辦油蠟等項公用接濟民力一節雖云處置有方然弊未能查革及稱近來盪池又收每引銀一錢盪車進入每廠該放車五百輛商脚接買曾奉總制衙門定規鑄造銅板發兵備衙門制票轉發該州用印每盪一石收票銀五釐本

川貯庫聽候公用後蒙侍郎叢將票板革去續蒙總制張川置木板照舊填放一節既革復添必有其故近訪得該州將收貯門鹽不行公用通同侵漁肥己或饋送於人并稱銅票每石收五釐及近來鹽池每引收銀一錢以少計多無窮俱不知奉何明文事例收受該州貯庫并鹽池銀兩流年作何支銷續後因何革去銅票後又奉何事例刊置木板照舊填放未審何為長奸何為革弊為照兵備官員責任一方不以商稅為重慢無查考任從耗費前項積弊相應查

勘為此仰抄案行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關西道守巡官會同兵備官員吊取各該衙門卷簿到官從公磨查前項引并門鹽票銀及近來鹽池收受銀兩要見各數若干曾奉何處明文何項何人支領各若干侵欺饋送各若干見在若干俱在何處貯庫并經革續增票板於例應否革去存留務要逐一備查明白議處停當開具揭帖中間應問人役徑自掣問如律干碍應參官員照例招參通併呈報以憑施行毋得容情聽囑及虛應故事道

慈懇勅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為出巡事行據鳳翔府經歷司呈解犯人沈塘等到院據此已經告狀人民口稟及體訪明白牌行罕去後今據解到審據犯人沈塘等連名供年云等因據供得此覆審相同除將各該衙門趕回未解銀兩轉發鳳翔府貯庫備照馬匹收養外看得各官供稱鎮守陝西太監王帖差舍人添恩牽趕馬匹散與所屬每馬一匹要銀百兩以上傾銷成錠各另解送其本舍分外索要每處不下十餘兩少遲就便鎖拿官吏

逼令科剝於民湊辦不前以致民皆稱苦赴院稟告行等間却乃私自奔逃况牌票未審且為指稱誣詐情弊難保必無相應騰詞發問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事內各該科錢銀兩官吏里老并添恩等照名行等到官從公追究要見前項馬匹出於何處奉何明文發賣未合憑何分外索要逐一備查明白銀兩追收在官先行解院點視仍將各犯查照律例問擬應得罪名中間干碍應參應問官員通併招參呈報以憑施行毋得回護遲延及勘報不

的自取參刻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爲稽查兇徒囚犯以清驛傳事簿查節據陝西都布按三司經歷司并所屬西安等六府衛所州縣各呈申及本院徑自問完流徒囚犯俱經陸續批發京兆等驛西安等遞運所各照徒年限擺站去後今照各該驛遞充發囚徒非獨本院一處爲然而總制巡撫按察司并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亦有誠恐所在官司惟知詳乞解出而不顧有無收管或解人通同該吏解發在途或到驛未久驛遞官吏人等見得防無查考俱

各受錢賣放或假作脫逃以致犯罪人役視兇徒爲易事以法度爲尋常用財打點逃回原籍延及限滿此等罪人皆是誣告官吏欺害良善違法不設仍復生事之徒若是使其拘繫克徒仍復幸而獲免縱惡長奸莫此爲甚今照前因相應通行查勘爲此仰抄案呈堂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行各府并各州縣衛所即掌印官將所屬各該驛遞自正德六年正月一起至正德七年九月終止各處解發擺站囚徒逐一清查要見某驛某遞通共若干某人某事

其衙門批發若干見在若干脫逃若干有無保領家及官吏人等賣放情弊其脫逃者務要追究明白下落各另徑自回報本司仍要查對類造文冊中間應提人犯就便提問應得罪名通限本年十月中旬呈報以憑覆查究治施行毋得容情虛文搪塞及將在外賣放囚役捏作見在查報不的通惹參劾罕問不便

一爲出巡事據鳳翔府寶雞縣申送本縣原派支買解戰馬官銀文卷簿籍到院據此本院親詣本縣官庫查驗除各年均催贖罰等項另行各

公移

卷一

節查得本府派買騎操戰馬卷內原發官銀六十五兩每馬一匹大約不出十五兩之外本縣以四十五里每里一十五兩前項官銀可以勾足既查本縣卷內每馬官價四十九匹皆作一十五兩又行照丁多派均攤通同馬主多取價銀及至剩餘已收銀五十二兩二錢六分今止在庫二十一兩二錢五分其餘三十一兩一分不見下落及馬四匹官價多銀六十兩不知作何情弊又查得本縣原科饋送太監銀兩各里共出銀一百五十兩今里老止招共銀七十

五兩四錢捌分餘數七十四兩五錢二分不知出於何項銀兩知縣沈璠又復執稱科銀一百兩饋送本府知府不受取回又不見給散貯庫下落及審聚縣里老人等俱稱前數相同顯是該縣官吏通同侵欺相應查審為此牌仰本官照依牌內事理即將發去卷簿查照行拘本縣經手官吏里老人等到官從公研審要見前項銀兩奉何明文科取因何不行貯庫原係何人侵欺通查明白取供連人解院以憑覆審施行毋得容情虛勘不的惹罪不便

公移集

卷一

三

一爲科欽等事行據鳳翔府通判孫玠罕送犯人郭西等到院據此薄查先據本府寶雞縣民李銳狀告前事已經比仰本官提人送問去後今據送到審據犯人郭西供年六等因具供得此覆審相同除將犯人郭西照例問發靖虜衛充軍牌仰寶雞縣追贓完日拘妻解發外欲將犯人沈璠等問罪發落但本犯供稱正德七年四月內陝西布政司管糧劉參政按臨本縣比較錢糧分付遞送帖子延遲被打十板向大戶王仕連等三百五十名每名科銀二錢共銀七

十兩封於誌書內送至底店親手遞與劉參政收訖一節誠恐知縣沈璠指以饋送乘機科范之弊難保必無未經查明有碍施行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行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行關西道分巡官查提事內一千人犯到官從公追究前項饋送銀兩明白下落有罪人犯依律議擬中間應參官員通併招參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一爲清查淹禁獄囚事照得本院巡歷按屬府衛州縣衙門查審見監一應罪囚中間已問成案

公移集

卷一

三

者雖經巡按衙門會審允示多至監禁年久不行轉詳並由各該官員不知轉詳來歷而巡按衙門會審一過又不行查多致自斃于獄甚至年久通同禁卒人等越獄劫獄能免重罪不知幾何查得轉詳舊規曾經按察司分巡兵備等官自問並批允各府州縣衛所有行及巡撫巡按親問者俱該按察司呈都察院轉詳布政司及分守官自問及各府州縣有行申呈撫按衙門批允者俱該布政司呈刑部轉詳各衛所有行申呈撫按衙門批允者俱該都司呈五府轉詳

詳行之既久今各衙門因循廢弛故不查行遞年止是按察司止將本司見問罪囚問或數名呈詳未呈者尚多惟都布二司未見轉詳一名以致因受淹禁事無歸結除將審過應詳囚犯案發各該衙門查照備行轉詳并各司該吏待按臨查問外擬合就行為此仰抄牌呈堂照依牌內事理即行掌印并備行都布二司通行各該守巡兵備并府衛州縣等衙門各將見監已問成案曾經本院會審明白凌遲斬絞情真罪囚不分年月久近逐一盡數查報各司作急轉

詳施行毋得似前怠忽通惹衆効不便

一為禁約逼迫貿易事為照該衙門官吏文書所在最要嚴密切須關防若使閑人往來未免官民混雜蘊釀弊病迭迭事情亦無難者近訪得陝西布政司等衙門官吏人等專取自便不恤人言不知奉何明文公然逼令諸色鋪行人等挑帶諸色貨物無時入衙貿易其中無知家人并奸猾吏典不依時估兩平見錢交易專一倚官減低價值強賒強買其各該官員縱容惡橫不行禁治以致商人行戶虧損資本甚至如

趙人李祥之子逼令逃走深為可惡除給告示曉諭禁革外若不行禁革深為未便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備行都布二司并西安府等衙門一體查照禁革今後凡有各該官吏人等遇買物貨俱要差人出外照依時估兩平見錢交易不許仍前不恤物議聽從下人賄賂逼令商賈行戶人等挑扛貨物入衙及減低價值強買強賒虧損商行資本若仍蹈前弊或本院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通行究治不恕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稽考錢糧事據西安府衛經歷司并所屬州縣各呈申送原派本府求豐倉收過糧料銀布絹草罰贖等項革眼版經循環月報并已未獲通關簿籍及各年放支領狀文卷緣由到院據此卷查前事已經牌行查吊去後今據送到隨就逐一磨查本倉自正德四年正月起至正德六年五月終止收過西安等四衛并本府所屬州縣各項錢糧絹布銀草數目明白所據查出有收無支錢糧相應開單發問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月報版經并監

收簿籍各領子文卷從公逐一再行磨查提吊該倉各年經收官攢人等研審要見錢糧原係何人經收何處虧折或何項支銷何人侵欺追究明白若是中間果有各衙門支用不係正支當時不曾收有領子並應該支給已有領狀或致失落無存亦要查明與之分豁其曾經御史段盤過已收已支年月等分明白並三年十二月以前支者俱不許容其花銷通行具由呈報以憑定奪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一為清查均徭銀兩事行據西安府藍屋縣申送

本縣正德五年分原派收支均徭銀兩文卷簿籍到院據此簿查前事已經吊取去後今據送到隨就逐一畧節磨查得本縣原派收支本年分西溝等參拾捌里均徭簿內共該銀參千陸百陸拾捌兩壹錢見在收銀簿內已收銀參百陸拾玖兩捌錢伍分餘銀貳兩壹錢見在未收銀參百參拾捌兩玖錢已支銀肆百玖兩貳錢參分內多支銀參拾玖兩參錢捌分其餘貳千玖百伍拾玖兩參錢伍分俱無文卷簿籍可查審據知縣黃舜卿等執稱本年分均徭銀兩僅

係前任知縣喬運收支本官考察去任前項卷簿通未交代無憑查送一節據此看得該縣徭役銀兩派收之時必有文卷簿籍支領之際必有典守官民今將卷簿沉匿不行送院以致無憑查對侵剋之弊顯然所據前項銀兩民之膏血既無卷簿可查相應查究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後開正德五年分文卷簿籍從公逐一再行查算提吊該縣原經收支官吏人等研審要見前項均徭銀兩係何人經收何人支領何處費用何人侵欺務須追

究明白下落若是曾有各處衙門支用印信卷簿註寫分明俱與除豁仍會同布政司掌印官查議該縣遞年原派均徭銀兩之數有無過多應否減省以甦民困及干礙喬運等一併具由呈報以憑定奪施行毋得違錯抄案依准呈來一為急缺備用騎操戰馬等事查先奉

都察院勘合劄行前事准兵部咨備劄前來收買施行奉此已經會行陝西布按二司照依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內事理備行本司掌印及各該守巡等官各

查照所屬州縣里分收買照依原估價銀壹拾伍兩兩相平買當官驗印停當責差的當有職役人員陸續管解赴部轉發應用如無見為可買即將里甲走遞馬匹先行揀選解用另為補還其買馬匹務要身量高大肥壯參歲以上捌歲以下不許將老瘦瘡癩不堪馬匹搪塞務買好馬驗印差人徑解去後近該兵部奏差員外郎侯 管解前項買馬銀兩到來俱經秤發布政司遵照

欽定價值照數分發所屬各該衙門收買未拔今照

公移集

卷一

三十一

本院巡歷按屬地方訪得西安府所轄武功興平醴泉等縣收買馬匹中間或值銀拾捌玖兩者有之貳拾叁肆兩有之前定價值已是不敷所多銀兩未免出陪於民今各該官司不恤民財不知奉何明文又將前項官給買馬銀兩多寡扣除假作買剩餘銀差人徑解本府不知有無在官收貯或私通吏典欺取所據前項各該官吏相應通行查提究問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先提各該州縣該吏到官從公追究解銀是實即將該官員行提前來對審

要見前項所解餘銀出於何處奉何明文解府作何支銷明白問擬各犯應得罪名呈報以憑定奪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出巡事照得本院即今巡歷按屬地方行據各該州縣申解見監問一應輕重罪囚始末人卷到院詳審中間問成強盜者通無分毫賊證失主認領止憑應捕妄攀人命者通不審其證佐檢驗真偽止憑仇隙證告一槩刑逼問擬斬絞罪名捏申詳乞其間徒流杖罪人犯內多監禁五七年者有之俱各不行發落及稱陸續在

公移集

卷一

五

監病故者多止存文卷可查所以無從矜疑貳餓於斃者不知幾何且如澄城縣犯人姬克僧正德參年為竊盜事發照劉瑾事例問發漳關衛克軍今前事例查革改正已及貳年官吏不行查照分豁久禁在獄况遇兩次

赦例應釋放人數該縣聞當職按臨却乃朦朧解發該衛甚是法禁不公人情冤抑詳其所由蓋因所屬州縣官員頗知法律者少而昏迷夢浪者多故將犯罪人等不分情罪輕重事跡虛實一槩入監守巡官員又不逐一遍歷查審以



致無干罪囚監禁連年甘受枉死投訴無門言之如斯誠可寒心除將所在各犯徑自釋放外今照前因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轉行各該守巡官員今後務要躬親逐一遍歷所屬府衛州縣大小衙門將見監問一應輕重罪囚逐一照卷查審情真者監候情可矜疑并犯在例前不係十惡不宥人數照例呈詳流徙杖罪徑自分豁發落以清獄訟以釋人冤毋再似前憚畏道路任意便安不行遍歷親審致令久禁通憲參劾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公移集

卷

天

一為違例買差騷擾地方事行據西安府同州澄城縣掣送犯人劉鎮等到院據此簿查已經吊查該縣日支循環文簿責令行掣去後今據掣到審據犯人劉鎮供年云據此行間續據犯人魏縉供年云等因各具供得此看得該府吏典指催未完為由受錢差人累月騷擾屬邑非惟需索下程酒食甚至索取民財若使事待早成亦畧可恕況此等人役止是貪圖賄賂據其所催之事拾不完一徒為有名無實委的可惡其餘姑不查究今據前因本院欲便徑自發落但

各犯供稱該吏梁士用等受要銀兩一節未經面理有碍施行除將各犯發仰澄城縣解陝西按察司收監外擬合就行為此仰抄案呈堂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該府犯人王秉等行拘到官從公追究明白問擬各犯應得罪名具招呈報以憑施行仍備行都布二司并各道守巡等官轉行各屬府分禁約今後一應未完公務止許移文催併如累催不完全止許提鎖首領官該吏比較並不許擅自差人騷擾屬邑需索傳各該大小衙門如遇前項人役不分真偽許

公移集

卷

天

諸人擒拏所任官司差人徑解該管守巡官處施行亦不許阿諛奉承苟面誇美或被人告發或本院體訪得出一槩惹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一為辭免巡捕事據綏德衛經歷司呈云等因具呈到院據此看得巡捕之設乃地方之重務其所推選官員必須勇智過人操守廉潔者方可禁盜而安民用匪其人反為民害訪得新委本衛巡捕指揮同知何煥素慣營求必欠廉潔又况年力衰邁亦非撲捕所宜衆情不服難居



是任查得本衛掌印指揮寶錫年力精壯持  
端謹以之管領捕盜必不生事害人不為衆所  
倚賴相應照依巡撫衙門原舊定案帶管為此  
仰抄案呈衛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  
備行本衛指揮寶錫不妨軍政掌印仍舊帶管  
巡捕凡遇盜賊生發即便設法擒捕務求  
盡絕以靖地方不許坐視玩寇殃民亦不許下  
各屯所地方擅自妄率平人投害生事自取參  
究仍備呈送綏撫鎮衙門知會毋得遺錯不便  
抄案依准呈來

公移集

卷二

三

榮縣張世恩割股食母駁

古聖賢所謂孝者愉色承志溫靖定省服勞奉  
養而已割股廬墓謂之鄙陋在所不取曾子臨  
終啓手啓足示能於遺體全以歸也推是心也  
割股豈得為孝况病至危殆雖藥餌無所施巧  
腥腐之肉安所為功若曰得腥膻而愈人與禽  
獸之內何所差別而必於股之割乎此足以驚  
鄙俗之夫不可以入中庸之域由是而之焉務  
名行恆不近人情好說欺偽之俗作矣事關風  
化豈可使長仰縣提調官將生員陳譔等教戒

之聖賢平易大中之道行之不為詭異過高  
之事所惑一洗胷中鄙俗之氣而拭目以觀大  
雅之光再將張世恩教諭令其以常道事親事  
兄事師事長上不得立異邀名以壞真俗則他  
日當有大成鳴戲聖賢之學不傳而俗士滿天  
下無怪乎士習之昧於所適也可深責也哉可  
深責也哉

嘉定州生員宋惟哲不丁繼母憂駁一首

律載繼母如母齊衰三年今載繼母歸宗齊衰  
杖期子於繼母之服惟是二端而已雖情義可

公移集

卷二

三

疑甲令罔載孰得議而變之盧氏果係歸宗杖  
期可也今歸宗乎不然則杖期不可行也惟有  
三年之喪爾今該州議盧氏釋服從吉義犯十  
惡欲不為服不知盧氏生前宋惟哲等有無告  
發以為義絕不服張本不然不過茫然追論全  
欠巴鼻死無招承難以憑信大抵宋惟哲貢期  
在通故為此圖實利汨其心而為之居喪杜門  
讀書免致在官課試勞苦彼心豈異於齊人之  
心而不為邪故曰為利盡禮則心安貢雖遲  
無害也違禮而速貢則終身有愧於人倫矣使

致他人之訟將並與其貢而失之豈不大為害  
邪孔門觀過以厚為仁君子行禮從厚為德義  
雖有姦律無勿議服三年之喪可

上多集卷之三目錄

公

乞處置公堂用度

議處江夏縣鋪陳夫役

議處民壯應役

議處妄攀盜賊窩主

議處陸叅吏農規格

稽考各衙門公用

議處緝捕江賊

議留楊僉事給由

參詳李伏釗罪犯

討亡部禁殺脅從投降

定獲沙保等賞格

調烏蒙等府土兵守隘

戒諸將領協和討賊

賊平議賞各土官

清查軍中各役用錢糧

賊平釋放平民

獎勵有功漢工督軍官員

戒三司參謁

訪察撫屬官賢否

議處殷實大戶收解錢糧

處置收受錢糧

清審久監獄囚

公移集

卷三

二

公移集卷之二

公移

乞處置公堂用度

為議處公用以清憲度事准本司按察使王關照得本職到任以來查得本司舊規凡遇進表應朝到任陞任致仕等官公宴酒席等項合用銀兩并各抄家吏農紙張向該掌印官從宜區處或於新進農民或於違限吏差人等罰取貯支用為照本司職專風紀責在激揚比司錢穀衙門不同緣前項公費既不能免相應公處應

公移集

卷三

三

用豈宜罰出無名若不從長處革不無事涉嫌疑抑且有乖憲體今查得本司堂上額設皂隸六十名除本身工食外每名用銀十余兩名謂掛脚於新役時交與退役之人以防逃走間有極遠州縣不愿親自赴役或雇倩他人或被入攬當中間所費每名不啻二十余兩計此皂役名數頗多用有余力合無於內裁省二十名行令原編州縣每名止折給銀十兩解司收貯以克前項支用不惟於民財可以節省而任官體用亦得以濟仍諭所司仿名昭數項為成錠解

府收貯本司遇有公案查核時支取  
應將本司每年仍立印信簿籍一本將支取用  
過數目明白登記以備交盤查考其農民舊規  
公堂銀兩除已往交納支費外以後悉行革去  
吏差人等有犯違限等事或盡法問罪或量情  
責治毋再罰取紙張如此庶憲度肅清而物議  
遠矣為此合關前去煩為轉達裁奪施行等因  
到司緣係議處公用以清憲度事理本司未敢  
擅專擬合通行呈稟為此合將關到前項緣由  
理合呈乞照詳施行

公移集

卷三

四

議處江夏縣鋪陳夫役

為乞憐杜宿弊遵成規以蘇小民困苦事蒙巡  
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批據江夏縣里長王潮等  
連名呈本縣雖設編六十三里惟上潮等二十  
里在城差繁累乏丁戶絕尚利弊多端不敢  
盡舉且如先年但九二司并府縣新官到任及  
春秋二祭宿壇具用上等鋪陳帳幔等物俱係  
將臺夏口金口東湖山陂五驛常川出辦程遞  
人犯例該遞運所夏口驛應付以為定規後豈  
料驛所官吏肆生奸貪緣變亂成法一經推

來本縣里甲出辦鋪陳未免將錢返與驛遞租  
用體卑又是本驛領去豈不重累小民正謂道  
官近而求諸遠也且先年舊規合用鋪陳三日  
之前出票入遞打去各驛取用俱係見物彼則  
如期遞來客應今被更改成法使令里甲雇寬  
委實陷累困苦不堪况蒙弘治六年告家巡按  
田處桂令改正到今如復仍是又有通一年一  
次輪審均徭除各衙門編定不動阜隸外有聽  
差阜隸六十名存留應答待客及至有官到省  
住歇一月半月以上或過者緣何每日一名撥

令里甲出備工食銀三分雇倩跟隨前項聽差  
阜隸作何占用再有過往使客及差出人役額  
該起有排夫擡送卷扛等項臨時因何又要里  
甲出雇長夫不無重疊累陷苦楚民情不能上  
達屢遭塗炭有屈無伸如蒙伏望憐憫大施開  
豁登照先例開豁改正使上下永遠遵守萬民  
感激深為便益有此理合連名具呈蒙批看得  
江夏縣里甲最為困苦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  
也據司命局布政司掌印官議處查革呈報  
緣蒙此依蒙行准本司掌印按察使王

會同湖廣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將議看得  
往年春秋二祭三司與武昌府官宿壇拜新官  
到任皆將臺費口全口東湖山坡五驛額設鋪  
陳內選用近年以來委果一槩里甲租賃其每  
年內徭早隸除各衙門額定外復編聽差早隸  
六十名以備使客不常之用似亦有餘因管理  
者不得其人以致賣放逃走使客交至緊急用  
人未免又令里甲出銀贖覓其水路拽舡陸路  
擡扛設有舡夫輪流差撥已有定規但有等經  
過士夫既無關文難動牌夫不無又令本縣出  
備長夫應用此亦人情事勢之所不免及照汪  
夏縣居富會城里甲數少用度繁劇差役重疊  
民情不堪誠有如里長王朝等所呈者除程遞  
人犯一向遞運所防夫遞解不曾負累本縣里  
甲照舊外合無候呈詳乞日本司行武昌府凡  
遇春秋二祭宿壇鋪陳行令金口東湖山坡三  
驛依期選用凡遇新官到任行令夏口將臺輪  
流送用勿得再煩里甲粗辦其聽差早隸六十  
名行委殷實公正老人一名管束使之常川在  
縣聽候接遞每六名比照牌夫置牌一面附於

牌夫後論流差撥之時老人開具手本赴本  
司撥夫官處領牌事完執牌銷繳如有逃躲老  
人即與差覓仍於本早隸名下追還銀兩不許  
再令里甲出辦工食銀兩其過往士夫雖無關  
文不免禮遇仍有留滯之歎亦非人情之宜今  
後遇有此等官員該府即具手本赴察院稟請  
批示亦令牌夫內差撥答應其扛擡轎箱上舡  
下舡亦就令原撥牌夫扛擡不許令里甲再出  
長短夫役該府仍出給告示人煙輳集去處張  
掛禁諭如此庶差役得以少均而周察之暇得  
詳施行

優恤民壯

為建言民情事據本司經歷司呈抄蒙  
欽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馬鈞牌前事仰抄牌呈堂  
照依先今案牌內事理即便將戶部書筆鄒地  
所言民壯一事作急議處亭當呈來其餘條件  
本司催行各道另議呈奪等因蒙此案照先據

本司經歷司案呈抄蒙本院案驗奉都察院巡按湖廣清軍三十七號勘合劄付內開一條該戶部書昇鄒馳奏言一自開國家之初設衛所以統軍建州縣以轄民民以養兵兵以衛民

祖宗立法至善至美後有兵部尚書馬文升奏今天下郡縣設令民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寇至則農皆兵寇退則兵皆農此即古昔寓兵於農之意也慨自耕田之法廢於秦兵農之分始於唐積習久古制莫能復矣然宋蘇洵上兵制尚欲給由以養之奈何今之編僉者不得其人多不

餘束吏書中間賣富差貪作弊百端近來江南富家不傳乞冒濫以制乾官府則投告勢要以恫嚇上下是以貧困無聊者差利不已則雄一郡者坐享安閑却將田不百畝人不三丁者編爲民壯一名十年消乏方得更換家道頗過再當一輩是不計其勞逸必卻便於斯民盡皆於消乏而後已也鄉民而安於耕桑不能親身赴役市井無籍包攬一名每年得銀十兩又不安分爭赴府縣謀攬此帖或勾攝或催利至鄉村需求是鄉人割肉養虎以待其噬已也掌管頭

目一身包當數名影射窺利府縣用以跟隨迎送毋指看庫看監被調上司禁約以容其身或有警則累止戶親行徒竭民膏緩急無濟當時役者三三年間賣廢始盡須得五年爲備僅可以償一年之工食撫按衙門亦皆洞知此苦每行府州縣委官重審裁減蓋得者皆富實豪雄之輩而艱難守分者長年應當吏書里老之數貪終莫能革即今

新政之行民享太平之福但此一事實爲可憐伏望皇上察此役爲無用視平民爲可憐特

公報

卷二

五

勅兵部會議將見在名數多減削視地方之要害察縣分之貧富額定每府州縣該用名數申明差占之令量定優免之徭農忙之時聽民耕種農隙之際嚴督操練有事征守無軍給餉通行天下撫按等官差委公正官員揭查青黃二冊不拘鄉都畝保通融計算撮其上戶務令丁田起自若干止家道殷實者編充一名不及數者或兩三家朋合督同里老人等嚴加面審若有不公許令指實陳告毋奪農時毋容包攬催科勾攝俱照

分道信牌自非寇盜勿令干預如此則民害除而

政美矣又蒙前件項下開捕本院訪得各府州縣民壯中間多有差遣勾攝公事及撥送各官私衙并鄉宦之家役使其總小甲人等賣放包占科斂等項奸弊尤多殊非編設之意本院欲通行所屬分定班次輪流更換一則以備操守一則以務生理且欲申明前項差占之令議行間今奉前因看得書弄鄒馳所言頗為詳悉中間亦與本院大意相合該司再行查議停當明白

公移

卷二

下

具由呈奪施行等因蒙此議照今時民壯即古民兵土著之義蓋為禦盜安民而設較之軍士又無月支糧餉且本管官員徇私撥發各官私衙及鄉宦之家包占役使餘者亦終年累歲拘留在官不得休息耕種作業良為累苦今欲分定班次輪流更替及革除賣放包占差遣撥送等弊實為民便合無行令各府州縣掌印官員吊取原編民壯冊籍查照原額之數分為三班以一年計之正月至六月為第一班六月至十二月為第二班每過上班之月責令各戶精壯

公移

卷二

下

自備鋒利器械以備不虞又蒙前件項下開捕本院訪得各府州縣民壯中間多有差遣勾攝公事及撥送各官私衙并鄉宦之家役使其總小甲人等賣放包占及營募差遣勾攝公事科斂害人仍備行分巡分守清軍各道官每遇巡歷處所務要從實查點痛革此弊若地方一時有警方許將下班者通拘在官協助事寧之日照舊務農庶乎軍政有成而小民亦得以務其生業緣蒙查議具由呈奪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就行呈奪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合帖本司轉呈伏乞照詳施行

議處妄攀盜賊窩主

為出巡事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批據本司分巡上刑南道僉事楊南金呈前事蒙批按察司查議呈奪繳蒙此依蒙查議得僉事楊南金所呈本職至公安縣視獄審得一起見監人犯楊秀六等六名係賊攀窩主各人稱冤情狀迫切原被賊犯尚敏等劫搶各家指名具告今乃復低隱情供作窩主等情本職窩聞九做賊之

小人用心甚奸爲計亦巧平日約有誓約若遇  
已出到官爲高主者暗地爲賊訴狀供食以爲  
日後脫身之計至死亦不相背今獲賊之際不  
係當時在於高家見賊止是到官保舉此皆報  
復舊讎一時官司不察致使賊計得此亦理之  
所必有者今楊秀六等情可矜疑除行該縣本  
將各犯里老四隣研審如果有冤就今本官里  
老四隣同具保領什放責有所歸外誠恐他處  
亦有此弊官司看係重情不敢輕放以致冤獄  
牽連死者相繼誠可哀憐呈乞通行一節深爲

有見蓋盜賊彼獲匪其真正窩主以爲救拔之  
地攀指良善之人以爲出脫之塗奸宄百端理  
所必有况獄鞠之官不皆明決聽其誣攀拘拏  
監禁不敢輕放枉陷而死勢所心至誠有如僉  
事楊南並所呈者合無候呈詳久日本司一面  
移開該道查將楊秀六等再行取審果無別項  
情節得自釋放通行各道轉行所屬府州縣各  
掌印官理刑官員今後如有捉獲強竊盜賊或  
當在高家搜出真贓當時審據衆口招稱寄贓  
隨即追究賊仗高主方許鞫問具招具呈上司

其捕盜人役亦止許當在窩賊之家追出贓物  
爲的若獲賊旬日累月之後展轉供攀及兵快  
人等不奉官司明文私下令賊招攀寄贓等情  
到處拘拏即係報復私讎詐財物之徒官司  
不許輕信輒便拘提亦不許裁入案內以爲他  
日歇案之地如此則民命庶無冤枉而兵快盜  
賊之奸亦不得以橫行矣緣蒙批行查議事理  
擬合呈奪爲此合將前項緣由同原蒙批呈合  
帖本司轉呈乞爲照詳施行

議處陞參吏農規格

爲議處超參吏役以勵人心以均勞事據本  
司經歷司案呈抄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案  
驗前事仰抄案呈堂即將考過後開吏農二等  
者超參見缺七八等者行令習字其餘各項參  
支事宜查照原行案驗事理分別議處停當呈  
奪等因蒙此案照先蒙本院案驗亦同前事內  
開及照見今書吏缺人數多轉考數少應合量  
行收參以充書辦以後仍照舊規陞參施行備  
抄到司依蒙已將考過一等農民舒友才劉本  
呂沐陳鳳高世武收參重更見缺以後書吏名



缺照舊陞察別無議處并先已註察吳睿王振  
科劉天澤鄭繼庠劉煥今次考一等農民余廷  
器蔡明庠與將來各衙門及本司寫本有成委  
的効勞年深提察者各照行頭不拘次序外今  
蒙前因查得本司農民納銀六十兩五名二十  
兩七十名生員充吏一十一名起復二名轉考  
二名今考選農民八十八名及查舊時察補次  
序起復轉考生員三項每次各察一名農民止  
察二名未會定有各行頭次序及調停規矩以  
故上無法守下無定志致令遇缺互相爭競合

無酌量名數多寡及候缺久近做招寫字出衆  
寫本效勞等項通融區處仍照舊規少加裁益  
開具款目定爲常規每一輪將應察之人姓名  
依次揭出附在印信簿籍其人等該察書吏某  
人等該察堂上典吏某人等該察首領典吏各  
挨次收察察畢一輪再行序出照前附簿如此  
則勞逸適均人心歸一免致爭競緣係分別議  
處停當事理本司未敢擅便擬合呈詳爲  
此今將前項緣由合帖本司轉呈乞爲照詳施  
行

計開

一典吏陞察書吏農民止許察典吏俱照舊規  
一書典原籍府州縣俱照舊迴避  
一爲事革役吏典若辯明復役者自文書到日厭  
二缺者方許收察  
一堂上書典丁憂起復俱以農民等項起送到司  
盡卯日期挨次補察  
一堂上轉典俱以役滿先後日期挨次陞察若聽  
缺二年之上算該革役一時不得察者不拘常  
例有缺即行收察

一經歷司照磨所轉考吏該陞察六房典吏亦照  
首領行頭各役滿日挨次陞察如或聽缺二年  
之上例該革役并有考居二等者先行收察不  
在此例

一司獄司吏轉考止許陞察經歷司照磨所典吏  
一聽缺農民承差有習成寫本在巡撫都察院巡  
按察院并清軍察院并本司寫本有成委的効  
勞二年以上者具呈本司照依編定簿籍查考  
寫本先後日期呈詳巡按衙門超察以勸勤能  
其餘暫送各衙門寫本者不計一既渾早

一轉考吏生員充吏并農民若有考居一等者許  
在本行頭照數超參

一各行吏農惟農民數多轉考等行數少今通融  
定以名數遇缺各依次序參舉再及一行輪流  
週而復始先下憂起復一名次轉考吏一名次  
生員一名次農民四名寫本超參二名臨時定  
擬

### 稽考各衙門公用

為議處供應以絕奸弊事據武昌府同知唐翹  
呈詳問過犯人劉紹週等招由到司據此案照

先該本司行據江夏縣開送各衙門取用過什  
物簿籍數目前來查看得中間支銷欠明乘機  
侵尅數多已經行委本官查究去後今據前因  
除將各犯定配發落外為照各衙門買辦什物  
日不可缺置簿稽考法意亦備今各犯罔知遵  
守任意侵欺揆厥所由蓋因原取票帖出自該  
縣任意標判漫無稽考以致收頭吏胥人等通  
同作弊虛支浪破欺詐百端遽難覺查又照該  
縣設居省城百 交集每年坐派里甲公用銀  
兩不啻一千有餘實皆民之脂膏况所取者茫

無定規而該縣一例供應上下之際勢難悉考  
故吏老得以緣之為奸若不立法防範共圖節  
省則費出無繼之餘實民力困憊之自合無呈  
詳乞日將鎮守巡撫總兵巡按清軍各衙門凡  
取用什物立簿一扇布按二司并守巡各道及  
武昌府縣凡取用什物置簿一扇送巡撫都察  
院及巡按察院各用印鈐蓋俱發該縣收貯本  
司仍置花欄印信小票但遇各衙門行取什物  
該吏齎執原行牌票赴司關領領前票照依該買  
物件填入併時值價銀數目方許動支官銀買

辦送 即照數填註簿上原票收貯候季終送  
司查對如無本司印票即係多增侵欺之數如  
此賡奸弊少革而財用因之可節矣本司不敢  
擅專擬合呈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  
伏乞照詳施行

### 議處緝捕江賊

為議處地方盜賊事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抄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批據布按二司守  
巡武昌道左叅政胡鐸副使程昌會呈前事蒙  
批看係防禦地方重情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

掌印官作速議處呈奉繳蒙此依蒙會同都司  
掌印署都指揮僉事石璽布政司左布政使將  
曙議看得守巡道所呈即今長江一帶盜賊生  
發商民被其劫掠遠近為之震恐思患預防早  
圖撲捕誠為灼見但前項盜賊攔駕舟隻出沒  
江洋隨在劫掠奔避無定欲團聚兵馬則有若  
守株而待免欲隨賊向往復不能寅夜以亂流  
徒使賊之智技有餘而我之撲捕不効皆計之  
失者也為今之圖宜於沿江上下通為設備上  
自荊州巴東下抵蘄州富池分為五截巴東至

全務集

卷三

十六

監利以上為一截監利以下至嘉魚以上為一  
截嘉魚以下至陽邏以上為一截陽邏以下至  
道士洲以上為一截道士洲以下至富池以上  
為一截每截各於就近衛所府州縣選委指揮  
或千戶一員佐貳或首領官一員務求精銳謀  
勇素著能幹之人充之每二員選帶驍勇旗軍  
并精壯民兵共一百名教備鋒利器械給與舟  
隻分定地方督同各巡司官往來巡邏緝訪遇  
有前項盜賊出沒各該委官即行親自督率抵  
力擒捕仍於前項兵快內揀選乖覺能事之人

十名在於沿江城鎮灣泊船隻處所密切體訪  
但有可疑船隻即報各該委官及所在官司擒  
拏務期盡絕以安地方再照巡視洞庭都指揮  
王震哨守竹林灣指揮陶軌各以御盜為職不  
宜坐視民患自今盜賊縱橫尤當警急為無行  
令一體上下巡邏不許便安高坐若是各該地  
方有警或不併力應援或至推調誤事許令各  
委官指實參呈撫按衙門施行承委官員遇有  
賊警務要同心協力相機擒捕勿得輕率妄舉  
以致失事有功官員兵快就將捕獲賊賊盡數

全務集

卷三

十九

給賞各該委官尤須嚴禁下人不許妄生事端  
擾害平民事發一體治罪事寧之日即行呈請  
罷備緣係議處地方盜賊事理未敢擅便今將  
議處過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議留僉事楊守禮給由

為給由事嘉靖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蒙巡按湖  
廣監察御史何批據本司經歷司呈該本司帖  
文准本司分巡下湖南帶管上湖南柳桂兵備  
道僉事楊守禮關稱三年考滿例應給由呈乞  
因蒙批自今地方年荒盜起按察司查

今蒙前因爲昭湖廣地方連年水旱相仍今歲尤甚入秋以來飢饉之民困而爲盜始馬竊發於山澤漸以流劫於江湖所有賑濟之策正宜急如拯溺撫捕之政尤貴先於得人及照會事楊守禮才識優長風力素著御民有令出惟行之能發謀有動中機會之妙近者衡湘之盜所在焚劫列郡震驚百姓愁歎本官乃能督率民兵親入巢窟旬日之間鯨鯢殲滅即今萑蒿之伏側足未寧而瘡痍之民引領待哺使聽其給

案三

一

由之請必廢其垂成之功合無憫念地方多事將本官奏留照舊供職免其赴部考績庶盜息民安而地方賴之無虞矣緣係查議呈奪事理本司未敢擅便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參詳李伏釗罪犯

爲恤刑然以新初政以答

天戕事抄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何批據本司分巡上荆南道僉事方呈前事蒙批按察司參議案議呈報上英黃必中先行發此繳蒙此案照

元佳本司刑房付據本司經歷司案呈抄蒙本院案驗奉都察院巡按湖廣六千三百八十三號勘合劄付該刑部署郎中蕭奏前事已經備行該道提問去後今蒙前因除將犯人王英黃必榮責與李伏釗面對研審明白先行發外參詳得僉事方呈稱絞罪犯人李伏釗打死王真情節審據屍親王英證佐黃必榮執稱王真生前委因李虎什手執鋤頭將伊背脊打傷致命身死李伏釗止是用拳打伊背膊兩膀並不係致命是的據此參看得共毆之謀雖唱於伏

釗致命之傷實由於虎什觀虎什屢次之逃亦足驗其情真而伏釗無證之獄終難使其心服事屬可疑法宜從輕欲要辯問前罪一節今查得李伏釗原發招稱弘治十六年四月內與王真爭田一坵本月二十九日有王真挑担秧苗在於前田內栽插間伏釗就不合輒起惡心手執鋤頭一把叫同今脫逃叔李虎什併今在李剛兄李伏釗二表兄劉彥大各不合聽從前去將王真揪倒在地伏釗却不合手報鋤頭於王真背脊心打訖數下悶死在地當有隣田栽種

今在官婦李氏民人張富黃必榮見打搶散至次日王真因打傷心身死切詳獄斷於初鞠變生於展轉使其牽連年久致誤生業雖屍親之苦亦求了結今據原招李伏釗打傷王直致命身死斷無可疑及審王英黃必榮等俱以累苦多年望早歸結為詞則中間扶同反異情弊顯然就是李虎什打傷致命如王英等所執亦湏拏獲與李伏釗面對供招在實方可准信止據一面之詞即判久定之獄以此求生似涉太易况李虎什既逃李伏釗又辯王真之命誰與抵

對是使死者竟為乾沒之鬼兇人得以僥倖而生情法稱量以失輕重合無將李伏釗仍依原擬同謀共歐殺人因而致死絞罪監候會審仍行該縣上緊挨拏李虎什解問果不係李伏釗歐打致命身死方可辯理緣係批司參詳審議呈報事理本司未敢擅便擬合就行呈詳為此今將審議過犯人李伏釗緣由同原蒙批呈合帖本司轉呈乞為照詳施行

討盜部禁脅從投降

為地方賊情事照得鎮雄府叛賊沙保向江等

聚眾不逞攻城奪印殺害官民已經奏奉

欽依動調漢土官軍及行都布二司副使等官率領分布各路截殺大訖為照各夷中間不無始終效順不助沙保等為惡者亦有始雖惑於沙保今乃投降者誠恐進兵之時不分順逆一驟混殺或貪功殺降致使玉石俱焚無辜受戮不惟夷心不服抑且貽有後患擬合通行禁約為此牌仰督軍等官照牌事理即便體察各寨夷人果有不從沙保等為惡及雖曾協從今來投降者就便給與壹旗號樹立本寨或給投降牌

面常川懸帶如遇進兵之時見有前項旗號驗有牌面者就行省諭安心勿疑不許官軍擅殺以圖功賞違者就將下手官軍處以死罪如此庶夷人易服首惡易得其土漢官軍止許在於鎮雄府地方搜緝擒捕不許輒為撒烏蒙水西鹽倉等處擾害無辜致生禍端其烏撒烏蒙等府本院別有指授如違以軍法重治決不輕恕各具行過緣由依准繳牌

定獲沙保等賞格

為明賞格以擒捕首惡事照得鎮雄府叛賊沙

位等招集夷衆爲害地方一聞官軍深入征剿其黨匪協從者非其本意必然投降解散沙保向汛等自知罪惡難逃不問必是遁入山箐莫可踪跡若不明立賞格恐師老財費難以成擒擬合通行爲此牌仰各路領軍官照牌事理先行鎮雄府四長官同長官阿濟等并隴壽遺子隴勝及其父舊營目把人等聽候撫臨查審再行各長官司有能將沙保向汛設法生擒二獻者給賞白銀一千兩斬首出獻者賞銀五百兩能將二賊兒男生擒出獻者亦賞銀五百兩斬首者三百兩其黨匪中能擒斬者給賞同此官軍能就陣擒斬者亦賞銀三百兩決不食言其烏撒等府本院別有指授官軍亦勿得深入過界以致生有事端俱毋違錯不便各具依准繳牌

調烏蒙烏撒東川三府土守隘

爲剿殺叛賊事照得鎮雄府叛賊沙保向汛等聚衆爲惡攻城奪印殺害人民已經奏奉欽依動調漢土官軍二萬餘名深入征討去訖誠恐官軍勢大賊不能敵逃遁臨竟地方暫延端息

若不通行協剿致使隱匿山箐彼此受累爲害不淺擬合通行爲此牌仰各路官吏着落掌印土官并自把人等照牌事理即便選撥土軍一千名督率在於徑行要隘處所把截如遇沙保等奔遁過夜就便嚴督截殺有能將沙保向汛生擒出獻者給賞白銀一千兩斬首出獻者賞銀五百兩能將二賊兒男生擒出獻者亦賞銀五百兩斬首者三百兩決不食言中間若有隴壽遺子隴勝并真父舊營目把等協從者務要先行撫出送赴本院別有處置施行不許二獻

殺害若走通同陽爲把截陰爲隱避有違明旨者

國典昭然決不輕貸仍備抄火牌差人送至水西等處一體遵依施行

戒諸將領協和討賊

爲地方賊情事照得本院原奉

欽依一則曰協心計議整理兵糧一則曰併力合謀彼此應援仰窺

聖意無非欲兩省官軍不分彼此以成剿賊之功也今訪得川貴監軍將領等官心不相協謀各異

慮微有所得輒存私已之圖少涉嫌疑遂與媚  
嫉之人以致訛言日甚乖戾漸成玩寇老師實  
聲於此本當參究姑候後圖擬合再行會案戒  
飭為此牌仰監軍守巡兵備將領等官務要克  
廣德心推讓功伐除就陣斬獲賊級并生擒者  
各照所約將領項下解報外其餘兩省設謀及  
阿濟獻獻首惡俱要均報兩省蓋重兵壓境勢  
不可支各求保全私相殄滅理所必至歸功兩  
省誠所宜然有功人員一例具奏陞賞決不相  
負敢有不行改圖自分彼此以致老師無力卷

寇貽患定行參奏等因不恕各具依准繳來

### 賊平議賞主官

為地方賊情事照得本院仰伏

朝廷威德元惡斬獻地方生靈莫大之幸其餘黨  
與類皆當時脅從之人宜須撫處懷德四長官  
司長官阿濟等亦要賞功其鎮雄府治即今知  
府等官可以住居與否必須川貴守巡兵備等  
官從長計議會處傳單方可班師擬合會案通  
行為此牌仰守巡兵備等官照牌事理如果保  
賊餘黨盡絕別無遺漏之人及不係

上意有名該剿賊犯但非拒敵者皆要從宜撫安給  
各長官司使各照常生業不許貪功妄殺無辜  
阿濟獻印及斬獻賊首其功可嘉祖保等三長  
官司長官把截道路使保賊不得奔突亦係不  
肯助惡有功人數亦要計處從宜撫賞鎮雄府  
城池公廨即今有無毀壞其府官應否可以在  
彼居住各須會處停當不致再生罅隙方可班  
師若此外猶有計處不盡者亦要公同計呈前  
來以憑裁奪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  
來

### 清查軍中支用銀糧

為地方賊情事照得即今功成奏捷班師有日  
其軍前一應收支各項錢糧及銀碗銀牌段綃  
等項雖曾專官管理但恐中間收支欠明不無  
浪破侵漁之弊合行清查為此牌仰本道官吏  
照牌事理即調各該委官卷簿要覓何官收支  
何項錢糧其管銀兩銀牌段綃等項要見原收  
若干支用若干見今實在若干其支用者要覓  
奉何明文何人支領其管糧餉者要見各州縣  
上納到永寧倉若干運到畢節若干運入鎮



雄若干文給軍士各若干見今實在之數若干俱要真正運帖實收及各哨支領花名軍數方許銷筭或空運數多而支軍數少或軍士數少而支軍數多中間心有乘機侵盜之弊務要查究明白下落不許縱容銷筭仍將收支過各銀糧等項數目開造手冊呈報以憑查理施行毋得違錯不便

### 賊平釋放平民

為地方賊情事查東西二路將領部下各報有擒獲賊徒并被虜男婦數多中間係賊從親

屬者固有而平民遇兵偶為官軍所獲者亦或有之若不從實會審未免玉石俱焚為此牌仰本道官吏照牌事理即會同監軍官將前後擒獲賊從男婦果係保賊黨與家屬審問明白實監候發落若不係賊黨家屬倘為官軍所獲者審勘是實行令召保在外移文原籍官司認領各生業不許一槩朦朧隱禁以致死非其命仍將審處過輕重情犯應照應放緣由回報以憑施行毋得枉縱不便

### 獎勵有功漢土督軍官員

為地方賊情事照得鎮雄叛賊首惡俱已擒斬黨與亦漸撫平

朝廷西顧之憂可紓而軍士南征之苦亦解既定亂略用成大捷為照守巡兵備監軍督餉將領漢土等官或運籌設策而決勝於萬全或親冒矢石而破賊於艱險其間斬關先入夜疏糧道追獲府印計斬首惡功尤懋著應合行議獎勵犒賞為此牌仰本道官吏照牌事理即時軍前一應有功效勞用事人員務要量其功之大小多寡分別等第開款呈報以憑裁奪施行毋得

違錯不便

### 戒三司參謁

為省參謁以復舊規事照得三司等官每五日起一赴鎮巡衙門參謁講論政事此係先年舊規近年以來頗覺頻繁為三司者以此為奉承之勤為撫按者以此為觀視之美甚至日一往來以為恭敬侵晨而出日午方歸清明之氣既消精神之困已極縱能幹事所就幾何官正廢滯良由于此擬合通行戒為此案仰三司官吏照案事理即便轉行守巡兵備督糧提學等官



水利等道副總察游等官知會今後參謁之期  
止計五日一次作揖若有重大事情及必須計  
議而後可行者不拘時日謁見其進退揖立之  
儀亦須酌中舉手下衡而止亦勿得其俯以失  
觀瞻倘不以禮相信則非所望於君子矣俱毋  
違錯不便抄案依往呈來

訪察撫屬官員否

為訪察官員賢否事照得本院撫臨此方未經  
巡歷而各該撫屬官員賢否尚未週知欲有旌  
別必須採訪擬合行取為此案仰布按二司官

吏照案事理轉行掌印并各道守巡清軍糧糧  
提學屯鹽並備等官即將所屬自知府以下知  
縣以上官員賢否務據其平素律身行政之實  
填註考語或五六人或十數人其廉能勤幹守  
法愛民及政績卓異者為一類其貪酷不謹衰  
老罷軟及才力不及者為一類其間可上可下  
善未足舉惡未可退者不必開送各查考明白  
各另開具揭帖印封送院以憑施行若或徇其  
好惡之私必至枉其是非之實不惟繆其勸懲  
亦有累於舉主抄案依往先行呈來

議處嚴督具收解錢糧

為處置解納錢糧事照得撫屬州縣一應邊腹  
及料價等項錢糧每年僉派股實收解大約多  
者每人動至數千少者亦不下數百及至給文  
領出見其銀多易於圖利或置買田宅或撒秋  
生放任意侵欺視為已有一遇事發監追顧已  
餽破水覆莫能收救縱使變產完贓焉能償其  
萬一終致父子敝於囹圄親族代其賄補不惟  
國計有虧抑且民命可憫擬合立法解納為此  
案仰布政司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通行

所屬府州縣今後每年徵收錢糧完畢量戶高  
下領解如上上中中二則股實人戶每名止許  
領解二百兩以上下中上中下股實人戶每名  
止許領解一百兩每倉總給批文二張糧銀各  
另封號收掌仍總差一官督赴原定衙門投納  
所司責限批單銷繳中間縱有立意侵盜自思  
前銀數少恐害身家決不肯為倘有侵欺有司  
亦得易為追陪如此不惟錢糧易完抑且股實  
不致偏累本司仍將緝拿股實事宜議處當  
務要經久可行呈來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

呈來

處置收受錢糧

為稽考錢糧事照撫屬州縣衛所一應錢糧每年分派大戶給與文簿令其自收及至小民上納却止附入私簿脚價火耗額外多添如已收銀萬兩止將五六千或七八千附上官簿收銀千兩止將五六百七八百附上官簿餘俱隱匿一遇

恩詔豁免就將前項未報之數通作小民拖欠以致奸人任意侵欺上司無憑查考深為未便擬合

立法稽查為此案仰布政司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通行所屬知會如一州縣錢糧原坐有十倉者每倉口各用堅厚紙張置立文簿一扇夏糧正月以裏秋糧六月以裏差人俱送本府無府者送布政司各用印鈐縫發回掌印官收掌其各殷實大戶各本州縣給與印信文簿經收每戶官給與花欄小票一張上填某倉該糧若干某倉該糧若干赴各大戶納訖各大戶就於票上親筆書寫納完若干字樣仍用私印鈐記半在票上半在官簿每完三五十名隨

帶赴官驗實亦就於上司發下文簿內開註納戶姓名某日納糧若干將票與簿相合用印鈐記半在票上半在官簿給與該戶收執通完之日照簿總總正銷解納若有私印無官印有官印無私印者查糧之時通不准算如此處錢糧易於稽查大戶亦不得侵欺矣俱毋違錯不使抄案依准呈來

清審獄囚

為清理獄囚事照得本院入蜀未久撫屬地方未得週歷所有各該衙門見監一應輕重人犯

除侵盜錢糧外其餘監追贓銀絲米納贖工價見問提人未結月久查勘已無家產無力審作納米正犯脫逃累及家屬等項誠恐所司官吏不論事情輕重贓數多寡一槩混監殊可矜憫若不隨宜分豁恐使無辜致斃除在省城者已該按察總司陸續查明呈詳外擬合通行清查為此案仰按察司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行分巡川東等四道各親詣所屬府州縣衛所衙門將見監一應充軍徒杖人犯如有折納徒價工食監併半年之上果實貧難無措者即

與照例改擬應擺站者定配解發應杖者就行  
決放其餘及克軍追併給主入官贓物三十兩  
以下還官贓物十兩以下查無產業變賣者亦  
要從宜召保營辦係充軍者就便拘妻發遣見  
問者作速催行歸結其原告躲避正犯脫逃監  
併家屬被告者俱即與釋放責限挨拏清理明  
白各具由陸續呈報查考如此庶囹圄少清民  
命少全而和氣亦可召矣俱毋違錯不便抄案  
依准呈來

浚川公移集卷之三目錄

公移

巡按陝西告示條約一件

督學四川條約一件

浚川公移集卷之三

巡按陝西告示條約一件

竊惟

朝廷之上總攬千萬方岳牧之分專治乎一省百職萃而難齊庶政紛而莫判恐其積弊隱奸無由下陳上達傷害軍民乖違風教又遣直指之使付以監察之權博采乎群情廣求乎民瘼期振綱而頓紀載激濁以揚清惟茲陝西地方天下上游古來都會中原阨塞邊徼屏藩政務繁麗方輿廣遠近年以來寧夏之變人罹震驚漢

三

三

南之賊民遭殘害又况侵漁之政不惜夫財盡而民窮貪濫之官罔知夫本傷而未瘁牧羊之子幸分狼虎之餘羅省之夫不數鷹鷂之獲加以征賦煩繁力役困憊雖蒙寬恤之

詔未盡逋負之蠲七年之病日深眼前之瘡又發以致軍民流亡盜賊蜂起地方之病此其大端餘有事情乃其次者若不及時大加艾除極力整頓將見爲惡者益肆其猖狂受害者終無以控訴民情或爲之日離大政或因之日弛雖逢聖智之卜難施拯救之策今者當職欽承

爲來按是方顧惟才智之疎庸荷此職任之重大日夜焦勞中心憂惕慮夫千瘡百孔當事事以求成是故三令五申姑諄諄而示戒風俗之美雖云倉卒以難期奸弊之端或可提撕而有覺尚冀爲之官吏者不憚夫改絃易轍之勞爲之軍民者各臻夫革心向化之善所有禁約事宜條列于後仰各遵守施行須至告示者

一凡有司軍職大小官員職任雖殊皆有軍民父母之責其所統屬百姓士卒宜加愛恤方稱職業近年以來貪殘之元惡雖除科罰之

餘風尚在其逢迎無耻者惟知承順上司貪墨寡廉者則求盈滿私橐任意漁獵竭盡膏脂軍民怨聲載路上下恬然不疑太可痛心豈直切齒今後各宜洗心滌慮遷善敏德務要惠恤軍民以求克盡職任若有貪濫不法專事苟且科歛害衆仍蹈前轍者許被害之人徑赴本院首告定行拏問究重治不恕一牧民之責莫重於守令必守令得人則民受其福訪得按屬郡縣官員公廉勤慎者屈指無幾貪私怠緩者舉目皆然或請謁行而枉

人之真或賄賂通而害人之正或文書不爲躬親聽吏卒之舞弊或事情不致詳審爲左右之朦朧或沉滯上司事件若塞耳無聞或澄禁無罪犯人如夢迷不省以致狡猾者遂其奸強梁者遂其暴權勢者遂其請富足者遂其有良善含冤貧弱受屈此等情節近首地方固爲有之僻遠去處尤其多者除行司府衙門隨事察究呈來外今後守令等官務要以公廉勤慎爲心貪私怠緩爲戒有則脫去舊習以造高明無則益加勉勵以保終始

若乃故違不悛事發重者即爲退黜輕者注以不謹決不情貸

一各邊各路腹裏營堡衛所各領軍管事掌印官員既爲地方捍禦之臣當守

朝廷畫一之法訪得有等不職之徒或指稱答應扣除軍士月糧或撒放貨物剋留關支銀兩或違例占役而耕田採獵或賣放買關而包納月錢或托名修理支銷庫藏之儲積或假掇客兵花費倉場之糧草或擅擄人畜數多上下隱匿不報或奪賞軍士首級通同開參

失直作弊違法不可枚舉今後務要各相警戒勉勵職業若或仍前剝害軍士貪竊財貨放縱不檢欺公玩法不知警省者事發定行照例察究重治不恕

一訪得各邊腹裏一應大小衙門監收錢糧官員多有通同倉攢庫役人等將各處解到錢糧不肯兩平收受或多要秤頭或高收斛面刁難指勒遷延守候以致解戶部運人等虧折錢糧經年累歲陪補不結又有不行正收正支通同贗頭買頭對糧對票倉庫全無上

有數目虛出通關硃砂往往倉庫致成空虛官軍儲需無憑給放今後但有此弊病許各被害解戶及不得食糧軍士人等指實赴院陳告拏問察究重治不恕

一訪得大小衙門各首領佐貳官其間廉能守法者固有而貪縱不檢者最多往往有一事之幹則思一事之利一差之委則有一差之圖府官行縣則受縣官之錢縣官下鄉則受小民之物催糧者里甲受其害巡捕者地方被其擾管造冊料戶人之錢委部糧則受

大戶之餽甚至濫受民詞私罰紙價差違勘  
事賄賂公行皆由上司及掌印正官平素不  
能戒飭禁治以至於此今後各官並署有無  
勉進次者務要改過自新若是明知故違恬  
不畏懼或被人告發或體訪得出輕則填註  
不謹重則拏問罷黜除本等職任及特差勘  
事外仍不許府委下縣縣委下鄉違者罪歸  
正官不恕

一訪得各處州縣或奉上司牌票或受他人禮  
物指以載送木石裝運糧石公用爲名即爲

科派車輛牛羸小民逼於官府不知出於私  
情只得一一輸辦其差去人役又皆惡如鷹  
犬猛如虎狼少有拂違便加凌辱及至拘到  
車牛却只取要腳價每車或二三兩有之或  
四五兩有之迫於威勢累害遍其官吏貪  
濫者又皆指一科十差貪放富借其名目利  
其羸餘如墊屋一縣一年不下三四百輛美  
其科派車價銀數可當一歲徭徭之差似此  
夙弊實乃上司處之無道州縣不得其人所  
致也今後按覈官員但有承奉牌票及私自

討要差派者或體訪得出或被人生告發定問  
以科斂罪名案罰罷黜決不輕恕

一訪得各府州縣有等無藉省察官及年老學  
庸生員豪富義官及罷開吏典退學生員等  
項專一出入衙門挾制官府欺凌師長害衆  
成家州縣官員有操持力量者杜絕之禁革  
之不肯容其請託不得遂其奸貪則舊首發  
氣屏跡吞聲伺其間隙橫生誹謗終於無可  
柰何而已若平素操持欠謹力量頗弱者本  
免通其人情待以禮貌容其說事請託藉其

舞文弄法肝膽相照貓鼠同眠一或不遂其  
意必致踈絕其情却乃搜尋事情摘弊病  
扛幫教唆扶同告害州縣官方知墮於陷罪  
之中追悔已晚此等奸貪之徒甚爲害事今  
後州縣官務要著實禁絕不許出入公門囑  
託事情若有教唆扛幫挾告官吏者俱指實  
一一申來照例發遣以警好玩

一各衙門積年主文書手老人卑隸弓兵門子  
馬夫由其凡百事情無所不知經歷乖滑無  
處不透是以通同作弊易如吹毛主文則改

抹文卷出入罪名書手刑詭寄錢糧科害里  
甲老人則營求營事欺官害民早諫弓兵則  
狐假虎威嚇詐良善門子馬夫則奉奉浸潤  
透漏事情甚至因而說事過錢壞事官長撥  
置違法害及平人此等積年奸徒一日在衙  
門爲官府一日之累一日近官府爲百姓一  
日之災自今以後俱要自行退避各務本官  
生理不許久戀衙門作弊害人若各官敢有  
容留使用不行革退者主文人等事發照例  
問以克軍官員問以罷軟無爲照例罷黜不

恕

一近來各處地方往往報有回賊強賊騎坐馬  
匹懸帶弓箭執持刀鎗數十成群在於鄉村  
道路白晝搶劫居民過客財物稍有不從即  
行殺害因而拒敵兵快肆然無忌蓋由平日  
軍衛有司官員始而牧養失道不得遂其飽  
暖之常終而撲捕無方不能示其惡孽之跡  
是以相視刻尤蔓延爲害欲便議發官軍遠  
爲追襲擄其巢穴及老幼妻子盡行屠戮輒  
執以靖地方又念此等無知之人或爲飢寒

所驅或爲官府所迫始出於不得已遂至於  
無所歸憫念困窮再行告諭自榜文到日務  
要各相勸戒即時解散歸還原籍各治生理  
保其父母妻子全其身體性命安家樂業以  
成好人若是執迷不返仍前聚衆搶掠定行  
會議調撥邊軍前來剿滅人口家產掃蕩盡  
絕追悔遲矣其各州縣掌印巡捕官兵但有  
此等強劫之人擾害所在地方務要多選兵  
快人等追襲擒拏無得坐視貽患致成大惡  
定行參究不恕

一軍衛有司選用兵牌機兵快手弓兵及巡捕  
巡山老人等名目本爲緝捕盜賊而設訪得  
各處有等奸惡之徒指以應捕爲名專一嚇  
詐良善糾集幫虎假藉官威先將無賴一人  
作爲賊眼到於鄉村山莊殷實之家隨意指  
攀就行執拏或爲窩主或爲寄贓或爲同盜  
拷打逼認加於官府素有蓄積者搶掠一空  
倉卒無備者變賣白晝公行甚於強盜此等  
奸人譬之存虎而殺牛植莠而傷稼雖應捕  
盜之名實爲良民之害今後各處大小衙門

但有旗舖人役務要時加戒飭令其守法不  
公若是為惡不悛屢蒙平民許被害之人徑  
自赴院陳告拘問明白照例發遣

訪得各處有等行脚奸僧自稱彌勒佛白蓮  
社等名是傳法術假說因果以扇惑人心常  
蚩之民惑於禍福往往奔轉相從投拜供養  
夜聚曉散各相蔽匿或號居士或稱善友惟  
知奉邪不復畏法愚民既惑其術由是得以  
醉飽其飲食得以誑詐其財物得以姦淫其  
妻女愚民深為可惡除鳳陽州安泰

三原等處妖僧敗無邊等已被捉獲問發  
今後各處軍衛有司衙門務要垂為隄防嚴  
加禁約若有此等妖妄之徒或聚眾說法脩  
建齋會傳念佛曲以扇惑人心者即便擒拿  
問擬具招申詳定奪勿得漫不加察使其積  
妖成俗致生他變

一訪得各處有等土豪之家倚恃人力眾多財  
貨富足往往挾制官府欺害小民號稱靠山  
老虎攔街太歲名色或把持行市或包攬錢  
糧或窩藏賊盜或打台人命或強賴婚姻或

搶奪財物小民一有冒犯輒便糾集人眾執  
拏凶器平空欺打殺害性命即將老病婦女  
乞養子孫打死抵對上司以地方遼遠無由  
得知州縣以兇惡豪強只得撫諭小民安家  
業生命不敢告訐累犯積惡安然無事由此  
愈加橫暴恬不畏法害及小民不可勝說今  
後此等豪惡之家務要革心向善上守法  
下保身命若是仍前縱肆欺凌平人不服官  
府事發輒則照例充軍重則奏

請選徒各府州縣官亦要常加曉諭禁約不許效尤

養成他患

一本院榜示條目畧亦關切地方蓋皆近來訪  
察而知者其所不及知者不知幾何大抵人  
之知識資於耳目使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雖  
積弊如山民病如火孰從而知之且一已之  
聰明有限而天下之事變無窮古人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良以為此況當職才綿質劣惴  
惴無能若不廣求安能盡職除都布按三司  
等官隨時相見咨問外今後各衙門大小官  
員及各處軍民人等若有他方事情官更



病利所當興等所當革及本院行事過當體察未及者許其開具條件明白陳說待當職採擇時宜漸次施行但於軍民有益即告言者之善

督學四川條約一件

洪惟我

國家建學校以養賢擇師儒以立教復遣學令以提調之權導憲臣以督學之任

勅諭詳復條章大備無非所以求有用之才贊無爲之治而已夫何近歲以來爲之上者專尚彌

文罔崇實學求之倫理昧於躬行稽諸聖謨踈於體驗古人之儒術一切盡廢文士之藻翰遠邇大同已愧於經明行脩之科安望有

內聖外王之業雖云能中主司之求而於朝廷作養之意實有乖矣當職謬以涼薄叨承

簡命顧茲重委夙夜靡遑求所以崇重古學表正士

習兢兢在衷愧莫能致邇者相泣之初用申

告諭是以參酌舊規旁采群議以爲教戒條

約凡我官屬師生人等尚各協心勉力一體

遵守務臻唐虞興行之教務成聖賢繼繼之

學務使風俗可以變革務使禮樂可以興起

如此則於

國家建學養士之典求賢圖治之心亦庶幾矣若

或視常故違則法不容貸

一我

朝

列聖御製諸書及判定禮制等書皆脩治之要禮樂

之本所謂稽古以治今者生員不可不欽遵

講讀先年

欽降卧碑乃戒飭之典宜人錄一通朝夕誦誦永爲

遵守

一春秋兩丁致奠

先聖先賢其禮樂品物務在豐美各提調官毋得苟

簡視爲虛文其殿廡門塗但有損壞即如法

脩補不可延怠致令傾圯有藝聖像違者本

道按臨看出定行究治

一文事武藝主有志於天下所不可偏廢者今

後提調掌印官每月朔望詣文廟行香畢即

至明倫堂督同教官課諸生講論經史考驗

藝業初日仍觀書畫禮儀望日仍詣射圃

亭觀鄉射禮義

歷代以來人主教養人材蓋圖以治理天下云爾故學者讀書當以經國濟世爲務其習作文義不過爲入仕之媒也今之父兄師友以訓教期待子弟者遂以習作文詞進取科第爲要事其教之體驗擴充以達經濟之術者百無一二焉嗚呼良可哀矣今後諸生讀書務期以治事爲本而爲有用之學其於經書史傳之中但係聖賢講論治世之道及古人行事得失之蹟便當以自一身心處之參

公移

又三

之於古而驗之於今務求可行之具以爲後日居位治事之本苟平日讀書止務文詞一旦天下事務及之於身其中必無定見不至於茫然無據者少矣縱能勉強作爲亦不過天質暗合耳比之實學從容酬應無不中道相去遠矣故有用之學諸生各宜勉之然欲治人必先治己天下未有己不治而能治人者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孔門教人先主忠信子思教人以立誠程子教人以主敬是忠信誠敬學者脩身之

大要也今後諸生之心務期以忠信誠敬爲本言一言必在於行一事必在於是久久涵養之深必致德性淳厚以之處已必無過差以之處人無不感格更能度之義處之公行之恕濟之謙和則行無不得而聖賢同歸矣故治己之學諸生各宜勉之

一學者讀書要在聞道若於道有聞則志趣自然高遠將無入而不自得苟於道未有所聞不過徇習於世俗之見而已故見人之富貴紛華等事欣然羨慕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此

其志趣卑陋鄙夫之流耳豈不深可哀哉其人有生一身之外皆爲無用之物雖衣食養生最爲迫切者若於道義有垂可寧死而不受矣孔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也見道之真也故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大矣夫矣今後諸生務求聞道使志趣高明廣大世俗之富貴紛華一切無益身心之物皆不足以及動吾心則涵養操持之久自然氣質變化優入聖賢之域矣此是爲學始終門路此

處一差其餘不足觀也已諸生尚其勉之

冠婚喪祭有家之禮所以厚風俗植德教此其大節也近世諸儒參論考證已極詳明近年通都名邦仕宦之家舉行者亦為不少今後生員之家遇有吉凶事故該學教官務要督令知禮生員一一舉行務在成禮不計豐約舉該學備將冠者婚者喪者舉行過各禮緣由及各贊行禮儀生員姓名申呈各該提調衙門申呈本道候按臨查考以憑勸懲其年將及二十者方許冠未冠者不許成婚

君喪 不許供奉仙道丁憂未葬親者不許復學若是故違教條不即舉行及各先期冠婚等項不為禁止教官朦朧申呈搪抵虛應故事者事發各痛加懲治

一男女婚姻人倫之大風化之源所以脩身齊家為治立教皆本於此今後按屬軍民人等但有男婚女嫁務要年紀相等方許聘定士人之家尤當致謹蓋以讀書達禮一鄉之望能以不美為耻則觀感之下孰無是心風俗之變可以計日而成矣若是婚姻之家切勿

男女仍蹈舊俗官終簡罪不追財禮男女雖異若係生員之家即是不能以禮義持身以倫理化家者定行黜退以懲薄俗

一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及孝經小學近思錄等書天地人物之道脩齊治平之理無不該備學者必須講明玩索以究其義理體驗擴充以達諸人事則知行並進體用兼舉有用之學無過於此此外更有餘力兼通廣覽博極群書以資籍識見者亦聽其行但不可舍本務末讀無益之書廢有用之學

### 一先年禮部奉

准事例各府州縣官置簿二扇一曰旌賢一曰紀過公同該學教官通將生員考驗填註德行文藝政事最為勸懲良法今後提調官教官務要遵行其簿每生員設一格限其下設三行若旌賢簿內第一行項下注德行如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類務舉實跡書之第二行項下注文藝如經書論策文字及雜學著述有所發明聖經賢傳之旨者務舉已成者書之第三行項下注治事如某時幹過某事能處

能斷能成不偏不倚及平日作過時務策內  
用人理財律曆兵刑水書算等事務舉不智  
必能行者書之其紀過簿內第一行項下注  
過惡如逆親犯上敗倫傷化及婚喪從俗一  
切違道不法之事如無過惡者注曰無其雖  
有過惡而文藝治事有可觀者亦照旌賢簿  
備書之無者注曰不能填註畢提調官收掌  
如善者有時作惡惡者有時能改亦各再注  
於項下以憑懲勸其提調官教官容情受囑  
畏勢避禍學霸巨惡不行直書却將柔力無

能之人摘其細過摺拾尤數其豪霸生員阻  
撓挾制徇徇獲免致使賢否混淆勸懲無別  
或查訪得出或因事發露定行連坐究問罷  
革

一各教官爲人師範資級雖微職任則重要當  
守道慎行以身率人今後若是學行俱優教  
有成績化行生徒者此係上等有道有德之  
人當以殊禮優待照例旌舉其願情名檢過  
守教條雖無功蹟而生徒感悅者此爲中等  
雖不旌舉亦以禮遇之若是不守教條不顧

庶民貪財縱慾嗜酒尚氣營營苟無所不  
爲如此不肖之人是曰鄙夫敗壞風化有玷  
斯文斯爲下矣若本道體訪得出或因而事  
經輕則決罰示戒次則起送別用重而穢蹟  
彰聞者定行拏問黜退不恕

一學校作養賢才正欲其重廉耻脩德行以爲  
齊民表率耳近日有等生員雖云讀書絕無  
行檢不親其親不睦其族暴橫鄉民凌傲師  
長甚至朋比奸頑之徒貪嗜刀錐之利或攬  
納稅糧或包當夫馬或走喊詞訟或囑託公

事官府執法不從即爲紀錄過失指摘政事  
便行挾制以快私忿口而聚衆行兇期侮有  
司此謂之學辱此謂之學壽此謂之學霸似  
此等類妨賢病善深爲可惡今後生員各宜  
點檢平日所爲互相箴規若有前非痛加改  
革勉圖自新若是執迷怙終稔惡不悛或被  
人告發或體訪得出不分首惡盡行黜退以  
敦士風

一生員每季各置課簿一册該學用印鈐記每  
月以三六九日作課切旬四書義三篇中旬

經義三篇末句論策各一篇表判同日各一篇詔誥候次月作表判日期各一篇一月共作文十篇立為定規未成材者四書義四篇經義五篇初學者日作破承對句各三百文字要末近年命試及兩京鄉試程文務求體格高古辭氣典雅以為式樣不許雜用溫陳腐之詞粗淺叫噪之句詞多闕靡以為奇觀俱要就於課簿內起稿謄寫送本齋教官處用墨筆批改仍還堂中官用硃筆批詳若篇數不足情人代寫或相雷同或抄舊文

者教官即為決罰從嚴  
處收候按臨點閱

一未成材及初學生員教官守令日習做書一張大小約二百字筆法務要學古人名家法帖如王顏柳之類點畫一捺務求楷似不許隨手漫寫寫畢送本齋教官驗判月終掌印官點齊封送提調衙門收貯候按臨點視其已成材生員免其習做九月課試卷必須楷書字畫清楚章醜拙無體法者考畢發落

一教官每月將終會集生員當堂考試一次其已成材者四書經義論策各一篇未成材者四書經義各一篇初學破承對句各三百每一季將終提調官會集生員當堂考試一次出題與月考同凡遇季考之月免其月考考畢各較定次第高下量示勸懲仍書小榜於明倫堂張掛其月考季考等第各填註揭帖并上等試卷季終提調官通差人齎報以憑查考其生員無故不行赴考并病痊假滿不到等項指名申來

一教官逐日務要升堂  
書講解義理習作課  
生員誦讀毋得懈怠生員每日於卯簿上各畫一卯無故不到者掌印官硃筆記之三日之內量為責罰無故一月以上不到學者申逃提問有事給假者量事定與限期明書假簿卯簿之內如冠禮十日婚禮期喪一月總大小功喪半月祖父父母父母有疾及已身妻子患病者審實亦准給假若生員患病三月之上者庫膳開糧增附行查詐病者各以逃

論俱由來定奪外簿月終假滿歲終俱封送  
提調官收候按臨查考

一主員丁憂起復該學查明不係久病逃學曠  
業恩案未經考過者由呈提調官行令里隣  
并合學師生保勘本生三年之內果無停柩  
短喪乘凶嫁娶會酒聞樂脩齋奉佛及犯行  
止有虧事情取具重耳結狀粘連呈報方許  
復學送考若是久病等項累案除名及有親  
喪未舉等事由來文等不許徑行復學  
按臨教官生員各宜知悉

禮部事例於廟門內迎送不許出山望塵去來

羣吏非禮稱呼自同賤役參見即退亦不得  
假以建言民情為由詆訶公事中傷官府此  
乃心術不端小人之流尤宜深戒違者體訪  
得出或因面事發以行止有虧論

一武生習舉者其課程與諸生員同不習舉者  
令其讀孝經小學及武經七書自將傳等書  
常時演習射藝在無故不到學者該學徑行  
該衛所拘送如父兄不為拘發及該衛所不  
拘者本學徑申當職提問施行若按臨考試

能背誦一書及通大義者亦量加賞勸中間  
有能精通韜畧及弓馬熟閑者另行開報以  
憑試驗施行

一各州縣提調官務要多設社學選民間優秀  
子弟為社學生選儒士中通文理有行檢者  
為教讀教社學白文小學孝經四書等書  
及日用間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提調官時加稽考驗其長進若有能  
作文習經者按臨之時各提調官先行考試  
果能文理通達堪以作舉者再行查實不係作

冒籍貫會經間革考舉數及倡優隸卒極  
刑之家取具里長鄰佑供結并官吏不致其  
結連名申呈到職量其才質考選入學其不  
能作文者不許濫送

一各府州縣及各儒學各置印信稽考簿一扇  
凡遇本道發下一應公文隨即抄謄畧節緣  
由及奉到日期附簿候按臨吊取與底簿查  
對若有關防糊塗押字不類及戾於教條乖  
於事體不協輿情不由公道之事即係詐偽  
毋得輒便輕忽上簿即為具由申呈定奪方

命案錄三十一條

一起強劫財物等事會審得本犯聚眾搶劫最為可惡查對招情亦有可疑其先次與弟閻得山將劉會拴鎖妄作賊人嚇要伊布麻銀錢等物後次招稱與閻胡子執持鎗刀圍住庄院劫得布帕裙衫及伊嫂王氏同幼女一口若以為實其中亦有不通情節劉會所居乃閻鐸寫座等情其平日依託往來必是熟識白日強劫殊不畏罪是劉會等先行逃散其伊嫂王氏尚在

不知  
如白公行恐當時只如先次嚇詐搶奪等情及查劉會原行告司二次事情大畧一樣非前為嚇而後為劫問者自分別耳又況後次詞云將道士唐宗範作稱書寫人役盜賊強劫何用書寫假公嚇詐其情可推其又招稱縣差機兵王才等捉獲彭李等送官鐸等劫奪當將地方李景先殺死及查王才告詞却云與郭三等捉獲閻鐸等一十八名被閻胡子糾合強賊劫奪將李景先劊死止將閻鐸項送縣逐被閻鐸騙誣才等受錢贖放賊人挾掩殺傷官兵看

得王才係原差人役若是閻鐸劫奪彼豈反不揭告又況招內將鐸提解前來亦無原獲來歷必是王才原先捉獲李景先身死又不查勘果否殺死檢相明白是否某人下手通屬欠明以致本犯稱冤不服難便審允合駁再問明白呈來施行

一起強賊劫財殺傷人口事會審得本犯招內唐敬等商議行劫劉鐸家財之時查無奚買兒名字臨盜增出買兒等在外把風況失主馬立劉鐸秀劉人才劉瞻兒等俱被賊人捉住招稱

劉兒言說我認得唐敬你如何劫我家財物既是認識唐敬必要民滅認識之情豈有不連馬立等當時殺死之理情節似為不通及查蔣聰等慌懼將原盜劉鐸藍布錫壺等物皆不認去向又稱典史周經率住唐敬等就於縣家內搜出原盜錫壺一把壺止三把已云本家今又搜出却是四把自相矛盾情有可疑及審奚買兒執稱綿花銅盆是劉鐸等自相尋見非蔣景云等招出況見在贓物止是綿花銅盆又在曠野地內其藍布等物俱稱各分今晚打

劫明早捉獲必無花費之理如何不見下落將英喻聰招稱撞遇通不明言知情上盜與否看得盜賊一事生死所關最為暗密本夥之外豈容一人得知既是撞遇相識之人豈敢公然復行為盜若非知情必是誣捏況各犯再四稱冤賊證多無下落除將枷項暫開外合駁再問賄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赫姦堂孀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因族叔張果不在手挈尖刀一把進入臥房將伊妻劉氏姦姦事發問擬強姦總麻親之妻斬罪但詳本犯

雖云情出於強不在十惡內亂之條及查事犯在於正德二年正月中正係伍年玖月以前該赦人犯該道不行查詰以致監禁年久既經會審相同駁行再序服制果係總麻之親徑自照例釋放具由回報

一起奸情事會審得本婦招內止稱與夫叔任厚相奸不見稱係何等服制原問朦朧擬議奸兄子之妻絞罪若果同父兄弟是也如從兄弟再從兄弟之子妻只該議姦姦總麻以上親之妻者律三從兄弟以下之子妻又是奸同宗無服

親之妻矣不知節年取何憑據皆為審允況再從兄弟以下又非十惡內亂之數會赦皆當宥免未經查明難便審允除將本婦枷項暫開外駁行備查服制明白依律再行議擬及應否釋放緣由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人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正德二年陸月初一日丑時分劉原手挈鑪杌到於滿園地內偷摘菜瓜滿園窺見手挈木棍壹條將伊打訖壹棍劉原用鑪回打挈瓜跑走三四十步滿園趕上用棍打傷身死等項情由切詳劉原偷摘菜

瓜即係有罪之人用鑪回打則是持杖拒捕既稱挈瓜跑走滿園趕上打傷身死而自有罪人持杖拒其捕者格殺之律條看得罪人已就拘執謂已捉獲鎖拘服罪者而言今黑夜之時各有執持器械况一人追逐一人豈有拘執之理今擬本犯已就拘執絞罪情罪未合招議欠當難便審允駁回再行推審明白擬呈施行

一起強姦幼女事會審得本犯執稱節向王嚴逼取銀穀致成仇隙及稱王推兒年方四歲與伊在溝戲耍相罵發怒將本女踢打哭走回家誣



等情但詳王推兒招年陸歲其年甚小中間恐有難以成姦之理擬以前罪情似可疑難便審允仰行本府掌印官通提事內人卷到官從公推問總驗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姦情事會審得本犯招內開稱正德二年十月內將無服兄曹佳次男過繼為男娶程強兒與伊為妻蓋因過繼字樣故問以強姦男婦已成斬罪及本犯執稱見有親子曹范四年紀一十一歲則是曹進才未曾過房之時曹范四已五歲矣切詳禮設承繼之文蓋為無嗣而設今

既有親子豈為承繼況過房年餘恩義不父雖云娶有妻室實同崔王使今又况招係同宗無服之親不在十惡內亂之數遇有

恩宥應該查豁但服制尚欠的確親子未審長少難以審名駁仰查明作急申報施行

一起犯罪脫逃朋謀陷室等事會審得魏恩與魏錫將張氏用藥毒害當時嘔瀉滿床滿地延二日方纔身死臨死之時隣人張外增聽張氏尚能哭說兒子尚小誰人看顧則是瀉瀉之後中壽之淺死之遲且醒耳但魏錫脫逃難以對証

明白有碍審允駁回仰府作急捉拿魏錫再問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強姦男婦事會審得犯人李讓招稱正德五年十月十三日丑時手執鎌刀一張進入土坑上將男婦胡氏強姦本婦不從用手奪獲鎌刀將讓頭額砍破走出未曾成姦胡氏投知李氏將鱸收存緣由據此及審得胡氏却稱用自己支紗卑鎌刀將李讓斫打似與招中執刀用強情節不同及查告發又乃出李氏李讓與彼你親姊弟若不有讐焉肯舉先告報問本犯斬罪

事委可疑難便審名駁回仰縣再問明白另招申來施行毋致枉人不便

一起強盜劫財殺死人命事會審得犯人楊嵩等招稱強劫失主謝志南家財物各用鎗刀割打傷重認係嵩聲言饒命等語王金甫等各惧怕先行嵩恐後指名告官用鎗將謝志南男婦四名口俱各戳死又將男婦香兒搶擄為妾仍將劫出牛物背趕王金甫家分用及劫失主郭景春家財物捉住伊妻黃氏拷打追要銀兩伊幼男王家兒孀母張氏向前救護用棍打傷各身

劉明將女嬌兒搶擄為妾後被老人劉明訪知帶領不知姓名鄉夫七名前來捉拿高哄說拜為弟兄備酒款款劉明演等回至家過晚宿歇高金甫等將段才家圍住進入將劉明演等八名俱各殺死段才脫走次日要告高將兒馬一匹銀二十兩送與接受下會首等因據此看得楊嵩等強劫財物失主謝志南既行認得聲言斃命等語楊嵩等後指名告官殺死男婦四口必是素與謝志南相熟豈敢又將男婦香兒搶擄為妾金甫等既怕

先行何又仍到伊家分贓既將失主郭景春妻黃氏等三口打傷身死搶擄嬌兒為妾楊嵩豈無辜佑告發老人劉明演訪知既帶鄉夫七名捉拿豈肯又聽哄說拜為兄弟既在段才家圍住殺死劉明演等八人段才脫走誰又知是楊嵩次日首告楊嵩豈肯友行自認用財買免原情不通及審據嬌兒執稱楊嵩原為鄉夫之首謝志南等俱係流氓之數捉獲殺死遺下男婦香兒彼時漢中府去任同知關清給與鄉夫為妻楊嵩領回局收在家未曾給配及稱郭景春

等原係鄉夫人等殺死黃氏等止將嬌兒留下日後却有鄉夫老人藏放三日送與楊嵩家收養待後賣錢分用楊嵩不知其情劉明演等之死亦不見屍骸下落及檢驗傷痕中間恐有誣枉情弊又況既是劫財殺死父母尚敢擄其女婦為妾揆之人情事勢實是不通若係實情楊嵩始因劫財殺人終是強盜今問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律亦屬未當難便審允駁回仰府轉行關南道提市人卷通行再問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謀殺人命事查得王利招與楊興與相為雞奸淫賊正德六年四月十五日楊興與將銀一包買酒間利與已死維川窺見前銀索分不從維川默向利謀說楊興與改常打死情由利向楊興與通知當即跪說救我等語利等却與蘇爵賀大仁密說依謀打死緣由據此看得犯人蘇爵等素與維川友好既無仇隙憑何聽謀為從原情不通詳審所由蓋因蘇爵等一千刺虎平昔俱與楊興與奸戲楊興與獨與維川尤好以此成仇商同謀殺之情決實但查謀殺條內

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今王利既向各人密說謀打身死則是王利造意楊興從而加功今執楊興與王利同罪與律不合而且王利情欠明有碍審允駁回改問明白即備申按察司轉詳施行

一起人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宋江將毋耿氏爲絲趕打李看家向王說知王將前情告官差人拘王趕馱將毋馱回宋江跟趕門首叫罵黃昏時分王見無人思恠宋江打井用拳棍將宋江打死在王門首墻下停放本夜鷄叫時

分王才等經過看見宋江倘卧王慌懼將宋江死屍背奔窯內藏放次日一更時分王要將屍移到宋江村西園內賴作熟死用驢馱走不料天亮將屍丟在崖下半坡宋絨聞知告發緣由據此切詳和王既將宋江打死當時豈不藏於窯內緣何停放墻下使王才等得以看見既稱一更時分將屍移送宋江墓園賴作熟死豈不急忙逃於所在豈肯延至天亮却乃棄於崖下宋江既行追罵到於和王門首宋絨爲子豈有不知一日二夜止不見回家宋絨何不追尋止

稱聞知打死又不稱是何人報說如何就去崖下尋屍推原情理甚有可疑及審宋絨和王情詞蓋爲和王之母已嫁宋江近二十年因爲諸子不和相離宋江請斗數次耿氏不來宋江怪惱因是遇見打傷耿氏和王却將宋絨等毆打繼母告官拘勾宋絨等惧怕不敢見官致怨宋江則宋江之死其中必有別情節今擬本犯闕歐凌罪情律欠合難以審允駁回連人卷徑解關內道分巡官處推審明白另招呈詳施行一起偷盜事會審得犯人王佐與康卑同在韓英

家追禮因晚投到黨輔東院窯內宿歇間已死高騰賜到於黨劍門首向王朴兒稱說逃走情由銀買飯典用就於袖內取出金銀頭面一包失落在地王朴兒搶掣急走黨劍家內藏躲又言有賊等語彼因黨劍不在伊姐黨氏代伊看家畏懼前情跑走黨輔後院窯內高騰賜疑恐轉出前項頭面跟趕問要黨氏急走黨輔前院高叫有賊有黨輔備工又黨朋斗佐將高騰賜綁縛黨輔車輪上黨朋有馮虎林前到馮氏前院內佐已將高騰賜綁縛黨朋用棍一條

治身連打數下佐與馮虎林各掣柳根儘力狠打當時身死康車在窯醉睡不曾起身佐等慮恐事發將衣服剥去將屍擡丟黨敗井內歐死之時並無黨輔王朴兒將原搶金銀頭面內銀帶一條分與黨劉王美聞知意要向王朴兒分錢叫去伊家飲酒賄說前情報知高軌將馮虎林等捉送到官緣由據此切詳高騰賜取銀買銀令銀頭面一包未免許重豈得失落於地葉而不顧王佐既與康車同黨宿歇黨氏既走黨輔前院高聲喊叫有賊黨朋叫同王佐等既是

高騰賜綁縛黨輔車輪二吊刀未免宣懷良久隣舍皆聞康車黨輔豈得不知况高騰賜與黨朋等素無讐嫌若不爲財豈肯一時遽然打死原情不通詳其所以蓋因高騰賜逃走黨劉家內投宿取銀買銀食用王朴兒窺見金銀頭面數多暗與黨朋等說却因而圖財謀死將屍丟入井內王美聞知欲分前銀不得指實告發到官既乃用財賄囑原勘官吏詭計捏供致使康車黨輔巨惡首兇脫免重罪存者希圖僥倖死者屈於九泉天理人心處之何安所據情節通

原各糊欠明難以審允駁回仰縣通將一千人卷解送關內道分巡官處從公追究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強盜劫財傷人事會審得招內既稱馮仲良等糾合強劫鄭冠家財用繩繫木撞開大門喊喊進入院內用油浸炷香點起火燒上房喝叫將劉春頭額打破豈不驚動一人良久却稱鄭冠知覺方纔上嚙喊叫韓廷蘭既撞入房內却止劫出白鉄盤一箇隣佑地方既來截把韓廷蘭持鎗先行撞出則鉄盤何人掣去及稱張英

在外把風聞知地方前來何又不行脫走以致掣獲郝表既被捉住毒藥從何而來及查鄭冠二次所告失狀賊証全不相投張英等之死既無招情亦無賊証止韓廷蘭方纔說出鉄盤一箇亦非失狀所有劉春被打傷重原狀亦無告出詳其所由鄭冠不知緣何將張英致打將死却作強盜傷人情節送縣見其死無賊証恐人詰告又捉住郝表方纔捏招韓廷蘭等同劫情由又行即時打死捏作服毒却將韓廷蘭等捉獲今其死無招對該縣亦不審其真偽止憑鄭

將馮仲良等捉拿通無追出絲毫賊  
生便各刑逼致死揆之天理實可傷悼所據原  
問官吏本當鞫問姑候另行除將各犯枷項開  
放暫發收監外駁回仰縣連人卷解解關內道  
分巡官處從公辯問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人命事會審得各犯供稱已死僧人常裕盜  
出本寺銅鉢一付與袁定背挈僧人劉了章處  
賣與僧人段守清得受布怕問王黑子深捨書  
前來規知盜賣袁定誠恐泄漏就將布怕分給  
各僧同田常裕主棍在寺等候賈酒與袁定并

袁坤等同飲早至夜臨睡袁定纔向常裕密說  
賣被布怕盡被王黑子等嚇分去訖常裕恠罵  
袁定輒起謀心至半夜之時哄叫常裕同去與  
王黑子等整說前情常裕手挈木棍一條先行  
出寺袁定佯與賀伸等稍睡常裕約行十步袁  
定隨後出門赶上同到觀音殿內又向常裕哄  
說你睡着我叫王黑子等來此打整本僧依  
聽袁定走去糾叫王黑子等謀說常裕要告咱  
們同去將他打死王黑子等同行到於殿邊聽  
探常裕睡熟袁定先入殿內用身邊原主黑漆

木棍并沙泥上現連打數下王黑子隨後入殿  
亦用沙泥土塊向袁定原打去處復打一下當  
時身死次日地方劉文智呈行本縣任主簿處  
審問幼民徐小狗說出常裕與袁定等飲酒情  
節隨審據犯人等執稱伊母病故常裕被謀  
之夜僧人王黑子深捨書俱在伊家念經次日  
地方劉文智不知因何將此二僧捉挈送官緣  
由據此切詳袁定既斗王黑子等同謀先未謫  
同謀殺偶然黑夜之間豈得本寺門開王黑子  
等既在人家日落念經次早捉獲定有當夜同

謀天理是為情出兩端原其所以蓋是常裕偷  
鉢出寺給與袁定轉賣布怕隨被王黑子等嚇  
分各散常裕却問袁定取討無與聲言要告至  
夜設謀賈酒飲早哄入觀音殿內自行謀死事  
及敗露却思王黑子等分佈情由誣攀同謀等  
情決實今該縣不審虛實輒將情輕人犯至於  
死地情委可矜除將王黑子等暫發監候外駁  
回仰縣連人卷解送關內道分巡官處推審明  
白呈來施行

一起強劫事會審得犯人肖白等執稱因問張聰

揭取小麥本僧許稱一向未曾揭借與人白曰  
與你恐人見惟待晚暈及至日晚止與各人  
小麥二斗白等要多張聰不肯各人語言相激  
自行多量間張聰喊叫強盜打劫等語白等將  
原與小麥二斗連袋丟下在寺回放致驚地方  
人等各執弓箭兩溝並下互相射失失落箭失  
在地不料張聰因拾前箭次日捏稱白等劫伊  
財物等情告縣逼認前罪隨審景原亦稱相  
同據此切詳有白等既盜張聰鉢盂被劫之時  
緣何不寫狀內既盜襦衫因何不追原物却令

刑州集

卷一

買布新縫抵賊又非本僧自領據審景原等執  
稱被劫之時寺中止有本僧一人若是各賊捉  
住豈敢聲言強賊打劫等語捏供誣人死罪情  
有可疑仰縣連入卷解送關內道分巡官處鞫  
問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豪官玩法擅作威福乘機舞弊害陷名節希  
明分釋等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先帶妻妾隨任  
住過俱已病故續娶張氏為繼妻先因赴京會  
試回還將本州摘撥脚力不行還官節與知州  
等講成隙後因張氏弟張濟前來探望張氏留

張濟去惟向張氏罵說張氏回言不曾等語  
是發怒隨掣木板狠打張氏不服用繩綁縛打  
死情由據此切詳趙昱失落銀兩不得不行追  
究疑是張濟方纔罵追張氏張氏不服未免兩  
氣相激豈不怒打既與知州洪平有隙則無故  
將使女春花刑逼妄招仇陷至死情未可知况  
本犯執稱原娶張氏為妻再四稱冤不服罪有  
可矜難便審允駁回運入徑解河西道分巡官  
從公推辯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賊盜事會審得犯人朱江招稱先到袁志彪  
家內投歇做飯食覺袁志彪不在一更時分  
出外將李全引到院內偷盜間王氏知覺喊叫  
有賊點起火把將門窗打開一齊撲入房內強  
劫傷人將原劫黃段襖子一領賣與樂人張太  
山穿用等情據此切詳朱江等始因竊盜失主  
既知忙然之間火把從何而來朱江既在伊家  
投歇至夜打劫袁志彪何不指名具告六年七  
月被劫何至七年四月方告失狀既告到官朱  
江等尚未供出招情張太山憑何得知原買

之物豈肯自首原其所由蓋是傳才  
男傳尚仁許告知縣程某違法事情程某誣捏  
陷人至死情弊顯然今擬令犯斬罪事有可疑  
駁回再問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陳情乞

恩辯明冤枉人命事會審得犯令某珊執稱因夜酒  
醉前去白素家內尋更許廷智要伊頂頭錢薛  
廷智藏躲白廷瑞房內珊跟尋問不料幼女白  
存兒在地睡熟因無燈亮失脚踰踏等情再四  
稱冤不服據此切詳景珊既夜酒醉與人討要

財物不料踰死幼女則是初無害人之意情似  
過失今問誤殺傍人絞罪事有可疑駁回仰府  
連入卷解送河西道分巡官從公推情問明另  
招呈來施行

一起分豁冤枉事會審得犯人劉堂招稱手挈青  
欄木棍一條護送黑占逃走苗會跟趕在路將  
王三抹拖不放黑占不忿先行下手用木棍一  
條向兩太陽穴狠打數棍以後被堂亦挈青欄  
木棍將苗會腦後復打三棍傷重身死委官檢  
驗腦後皮破見骨緣由據此查得律內同謀共

毆傷人者各以下手傷重者為重罪今苗會腦  
後既有重傷則是劉堂打死緣何故見黑占逃  
走無憑對證止擬本犯原謀之罪監禁年久指  
挈黑占不獲終難成獄事無歸結如此則原問  
官吏故出之弊顯然姑不查究外駁回仰府監  
候吊卷從公再問本犯應得罪名另招呈詳及  
行挈黑占獲日施行

一起連賊捉獲強賊事會審得陳大道等強劫情  
真及查正安府卷中曾有陳大道姓名節次歇  
案查得安縣送審一起強劫失主焦慶家財

物賊人張端卷內未獲項下亦有陳大道呼廷  
璜張斌全張銳馬剛等名字是實但查正德六  
年十二月糾同呼廷璜等授在陳進祿等家窩  
住本月二十八日一更時分在於城外等遇張  
森騎騾一頭趕集回還張銳用棍打落劫得上  
稍綿布二疋零八尺至天明到於李秀等家張  
銳等五人共分布一疋呼廷璜等四人共分布  
一丈一尺緣由據此切詳呼廷演等既行截路  
劫財將張森打落下騾昏倒醒後豈不喊叫地  
方次口因河不告失失原其所以不足乎



等糾合竊取人財路遇張森騎驢經過張森疑是強盜懼怕棄驢跑走呼廷演等乘機將布物取下將驢撒放天明分用之情決實況陳進祿等名下分布不過五尺之數賊亦不多今該衛官吏亦不審其是非故將多人一槩問擬斬罪情委司矜有碍審乞駁回仰衛徑解延安府提吊安塞縣人卷追問明白另招呈詳施行

一起偷盜馬匹事會審得各犯招內石瑞劫分失主張仲良青三梭袷襖子一領銀一錢一分汗巾一方張麥兒分藍布小襖兒一件綾手帕一

方石瑞將前分青袷襖子并汗巾憑情與樂婦張希京兒作姦錢張麥兒前分襖帕寄放樂婦米連兒處至夜強劫李朋家財物石瑞分青布三梭綿女襖一件白三梭小布衫女裙夾襖兒共四件張麥兒分藍三梭女裙一腰白三梭小布衫一件白三梭布衫一領綠三梭女裙一腰裕連一條緣由據此看得石瑞等既行劫奪張仲良財物分贓明白而領去賊物俱在別人名下追出招內所稱石瑞等追有張仲良襖子襖兒汗巾却止開銀一錢一分照出項下失主又

不認領手帕失主李朋衣物招內通無追贓字樣卷中虛添領狀數目多不相投詳其所以蓋是石瑞等初意竊取李朋等財物既被捉獲却行打認強劫於張仲良之物又無正贓却於樂婦名下追陪冒認以後旋補失狀領文所以前後不同陷人至死情委可矜况審事內證人俱稱李朋等家止被竊盜偷財並無強劫及各犯再四稱冤不服有碍審乞駁回仰州通提事內一千人證到官從公鞫問明白另招申來施行一起人命事會查卷內先該陝西按察司蘇食事

審得本犯供稱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張英官馬倒死袁聰等三人收買開剥肉贓發賣間本月十七日姜掣銀四分買肉要多袁聰等不從姜將原銀掣回向焦三說稱袁聰賣肉秤小焦三將秤杆強奪在手互相扯奪將前秤杆損折袁聰將秤捶袖入袖內姜惱怒仍奪秤捶袁聰不與姜將衣領採住摔倒在地將袁聰腰繫麻繩一條折斷在手將伊左肋打訖一繩右肋墊訖一膝左後肋并右胳膊各打訖一拳至二十七日袁聰因前墊打傷重氣絕身死張氏



告官發仰臨潼縣丞戴端表初檢傷痕明白  
又委宜川縣知縣朱瑛覆檢相同擬問歐殺  
人絞罪具招呈詳巡撫衙門批允轉發監候續  
該提督唐會事取審本犯供稱袁聰冷氣舉發  
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將張瑛打死官馬  
收買用繩掣扛擡行至本城大寺坡下因路陡  
難行致將袁聰跌倒伊扶起扛擡前馬回家開  
剥肉臟發賣問本月十七日姜掣銀四分同焦  
三前去買肉賄少焦三聽從將秤杆強奪在手  
互相扭奪姜與袁聰因奪秤捶惱怒打傷又告

本衛重打十下十八日袁聰因前跌蹠并姜歐  
打及本衛責打十下氣忿因而伊前病舉發令  
男袁鳳叫請張太醫針灸用藥調治不痊至二  
十七日身死仍問絞罪緣由在卷據此切詳犯  
人盛姜打死袁聰既該陝西按察司蘇僉事委  
官初覆檢驗情真實招明白議罪呈詳批允監  
候會審轉詳人數但後該道接管唐會事不知  
因何將前問成案招情改作袁聰冷疾病症時  
常舉發擡馬下坡路陡跌倒扶起回家及稱相  
歐之後因而氣忿請醫調治不痊身死亦無委

官發仰臨潼縣丞戴端表初檢傷痕明白  
又委宜川縣知縣朱瑛覆檢相同擬問歐殺  
人絞罪具招呈詳巡撫衙門批允轉發監候續  
該提督唐會事取審本犯供稱袁聰冷氣舉發  
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將張瑛打死官馬  
收買用繩掣扛擡行至本城大寺坡下因路陡  
難行致將袁聰跌倒伊扶起扛擡前馬回家開  
剥肉臟發賣問本月十七日姜掣銀四分同焦  
三前去買肉賄少焦三聽從將秤杆強奪在手  
互相扭奪姜與袁聰因奪秤捶惱怒打傷又告

改招情希面活便事未可料今既吊卷查審無  
詞駁回仰將人卷徑解河西道分巡官行提事  
內于證人犯到官從公追究要見是何人役原  
改招情下落初問卷案再問明白另招呈來施  
行  
一起人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已死王能崔與施  
貴備工正德六年正月初十日施貴使令來昇  
門首借棹昇與相戲王能先打一拳昇不合將  
伊賢囊左子踢訖一脚昏倒在地半日甦醒施  
貴等擡送昇家聽取至三月十一日致命身死

問擬因戲而殺傷人絞罪緣由據此切詳賢囊處所乃人之致命左爲緊關北與他處不同既被雷昇踢訖一脚當時豈不身死何又延至限外四十二日方纔身死問擬前罪原情不通況檢得本屍膏前稱有新灸瘡疤四箇若是無病豈得有此灸瘡腎囊被傷灸不應在此今擬本犯僧命事有可疑難便審允駁回仰衛連人卷徑解寧夏管糧倉事張檄從公推問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殺人事會審得王昇安情真但查招內賈淮

追趕前兵到於本城南薰藉門邊阻當不要進城胡顯發怒喝令亂打昇安不合依聽用隨身鐵骨朶一箇撥馬轉身交手向賈淮盡力打訖一下致中腦後落馬當時氣絕身死一節情似胡顯威力主使王昇安下手及審證佐人等皆稱王昇安嗔恚賈淮阻當自行發惡打死今擬故殺雖當而招情却不相投難以審允駁回仰衛將招情改與故殺情律相合另招呈詳施行一起謀殺事會審得史氏招稱因與李真通姦不絕弘治十二年三月初二日有夫楊劍差去機

兵不在本日餘丁朱明丁劉清山皆奔布疋天晚投在氏家歇問李真亦來與氏姦宿當將朱明丁劉清山留在本家橫頭坑上宿歇至一更時分李真輒起謀心與氏商說朱明丁筆背奔布疋在身將他打死沉在湖內當此東西使用氏依聽點燈窺看朱明等睡熟氏與李真各拏大棍一條氏當將丁劉清山肩額連打二棍皮破血出李真又於眉上打訖一棍昏死赤身拖出房門良久甦醒得出奔走朱明仍睡不醒李真又將朱明左耳根等處盡力亂打數棍昏

沉不起李真與氏將朱明用繩一條細綁手脚亂打朱明甦醒喊叫殺人等語李真出門尋無劉清山下落恐被合理將朱明不敢打死當將綿布等物俱拏伊在去訖要掩前非令氏喊叫有賊李真回庄將原謀布疋等物藏放在庄叫同朱海等同到氏家各見細綁朱明在地備說氏同李真面謀財物楊景等恐將朱明凍傷將草一抱苫蓋各散李真仍來氏家令氏將自己毛口袋等物捏作盜賊將朱明背綁押送到城次日高氏背扶丁劉清山起司口告李真聞知

事發脫走問擬本婦謀殺得財斬罪緣由據此切詳史氏既與李真番財謀殺朱明等必是一時齊力打死如何打死一人然後又打一人又况二人同坑宿歇先打一八豈不叫呼聲嚮丁劉青山已行打死却稱朱明仍睡不醒既向右耳根致命處所儘力亂打數棍昏沉當時焉得不死又行良久甦醒脫走謀殺之情意在急死豈得復用麻繩從容細綁手脚亂打方纔甦醒喊叫殺人等語原情盡皆不通審據史氏執稱朱明等因晚前到本家投歇因與朱明一坑睡

臥行姦李真當夜復來姦宿撞遇爭攘將朱明等各打成傷次日告官李真懼怕脫走及審鄰人楊景等皆稱當時亦曾拖勸各散與史氏執稱相同又况累次審有矜疑今問本婦謀殺斬罪終難審允駁回仰衛連人卷徑解寧夏管糧倉事張檄從公辯問明白另招呈詳施行毋得枉人不便

起自縊人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因與方氏有姦伊婆熊氏得知要告泰備酒請熊氏等食飲送與稻子一石接受一向縱容不絕正德六年

正月初八日泰要刁引方氏來家姦宿不能得便故請熊氏等泰家唆泰畢散泰留方氏不從泰將伊頭帶銀掠一根奪下次口方氏問泰取要前掠指勒不與及不放回伊家熊氏前來叫取泰就挾罵仍不容回熊氏走回本家被逼不過自縊身死事發問擬張泰因姦威逼

斬罪緣由據此切詳熊氏既受張泰稻子縱容方氏行姦已是明白通知各從所願張泰奪下

方氏銀掠前來取討必是方氏因不與掠自行不肯回家熊氏既來家叫取張泰有何逼迫回家自縊身死况審據本犯執稱因奪方氏銀掠不與方氏自縊未死被地方呈報鎮撫官處各責打十下疎放方氏就行藏躲不回家熊氏因見方氏逃走恐其子言惠來家惟惱因而自縊身死似與張泰奪掠拘留情節不甚相干今問擬因姦威逼斬罪事若可疑駁回仰衛再問明白另招呈來施行

一起伴當打傷管家內官事前件會審得本犯招稱撥與內官尚綺作伴當使用節被本官責打正德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來安扶侍尚綺本夜

一更時分尚綺來安門腿因遲又將頭髮揪拽  
踢訖二脚至二更時分來安在傍侍立窺有尚  
綺熟睡燈光未滅來安用前藏木棍向尚綺右  
太陽耳根儘力打訖二下皮破耳內血出流  
昏迷不醒被向慶聽得響聲急走進房叫喝來  
安仍用木棍又將尚綺右有甲打訖二下問擬  
謀殺人傷而不死造意絞罪據此查得依律問  
罪常格稱謀者必二人以上一人持刃即同二  
人惡其兇也故皆問以謀殺今高來安止是一  
人又無持刃問以謀殺依律不合况審據高來

安執稱尚綺酒醉喚伊捏腿來遲用棍狠打受  
忍不過奪棍還歐以致尚慶聽得攘開進房叫  
喝並無謀殺情由及據事發驗出傷痕止是打  
重面耳又無折傷肢體今問本犯謀殺絞罪情  
委可疑難便審允駁回連人卷徑解寧夏管糧  
倉事張檄從公改擬軍士毆本管六品以下長  
官傷者減等之正律另招呈來施行毋得聽囑  
枉人不便

一起強劫事審得犯人李通等招內既稱正德四  
年七月十三日六人同夥強劫陳三等家財銀

物行至地名核桃川夥賊孟繼宗等遇逢舊識  
柳果衆賊通未分賊焉肯就將原切銀衣多物  
通與孟繼宗呂景原二人用馬驢騎趕與柳果  
一同去訖止留銀環衣鞋少物李通等四人收  
斂又未分用失主陳三等亦無曾告失狀緣何  
延至八月初四日陳三等方纔襲踪路逢立馬  
城住民柴文廣等說與被劫情由與地方梁文  
廣等就將李通等捉住搜出弓箭等物為贓問  
擬前罪原情不通及審據各犯執稱節去環縣  
買鹽常在陳三家往來借鍋做飯食用日久以

為熟識數內夥伴一人素會行醫就替陳三醫  
病本人將弓箭一付泔作藥錢各人稍帶往回  
買鹽竝不知陳三被盜情由不料陳三箇同夥  
文廣等就指弓箭為贓連夥三頭用強捉住拷  
打逼認強劫等情看得李通等既在陳三家往  
來相熟豈不惧怕不認識豈敢肯強劫伊家財  
物當時又無認識緣由况衣鞋等物又是李氏  
自己之物追出當賊各犯再四稱冤不服今問  
斬罪委的事有可疑難便審允駁回仰衛徑解  
關西道分巡官處從公再問若有冤抑毋拘感

案即與辯理如或情真照依原擬牢固監候另  
招呈詳定奪施行

一起分訴人命事命案審得犯婦齊氏先告狀內伊  
男李通輪該支月已滿正德四年四月十六日  
不期里長楊忠不知因何引領伊男楊廷佐婿  
高什的奴三人將男用拳就在街道打死等情  
及查楊忠訴內亦稱將李通惡罵伊受忍不過  
自向槐樹儘力撞砍一頭傷重又兼因酒氣陰  
局救不活氣絕身死緣由據此看得招情既云  
撞砍又稱因酒氣陰及審其母則稱平日暗風

詳開集

卷一

一時舉發情狀甚是支離原情實似打死既在  
衙門見人必該縣不審來歷明白又不檢驗綿  
延日久故使楊忠展轉設計買免苦主齊氏翻  
異不願檢驗幸脫重罪官吏亦不追究朦朧准  
信輒擬虛招搪塞以致李通死於非命情委可  
疑難便審允除將原問官吏另行外駁回仰縣  
拘集原證人和志聰等到官連人卷徑解平涼  
府查照巡撫批詳卷案從公追究務要委官初  
覆檢勘定執致死根因明白問擬應得罪名另  
招申詳施行

一起審錄罪囚事會審得本犯招稱正德五年九  
月二十九日志聰在場收打蕎麥至晚背夯一  
袋到家叫妻周氏開門來遲志聰怒罵將周氏  
左肩打訖一拳被周氏回罵志聰乘怒用脚穿  
麻鞋於小肚腹儘力踢訖一脚當時氣絕身死  
將屍暗行停放在窰至十月十七日夜方纔央  
叫王愷等扛擡地名馬圈溝將屍浮埋淺土被  
狼虫拖食本月二十日周伯剛知得方來看望  
告發委典史丁仲美掏挖檢驗骨肉俱被狼虫  
棄毀不全緣由據此看得王志聰在場收打蕎

麥至晚背夯一袋到家叫妻開門來遲志聰爲  
夫豈有不行乘怒打罵之理此是人家通情實  
非出於故意但檢驗骨骸不全中間恐有別故  
情可矜疑難以審允駁回再行提吊一千人卷  
到官從公審辯明白追究屍骸下落另招申詳  
施行

爲出巡事西安府邠州三水縣申解本縣見監  
問罪囚趙英等人卷并原發招情揭帖緣由到  
院據此卷查前事已經通行解審去後今據解  
到照卷查審得本犯原行訴內將男趙准雇與

張萬中傭工三年正德六年十月十七日趙淮回家漿洗衣服不通家長說知將伴次男張世祿白衣一領暗自穿回替洗聞隨被張世祿因惟不與說知趕到趙英家內將前穿回衣服搜出當將趙英採打英妻韓氏聽知懷抱幼女出門救護本婦無目失腳跌倒致將本文落堦身死竝無圖賴之情據此切詳招內既稱趙英與張世祿在街互相攪鬧韓氏聽知慌張將幼女跑走出門救護兩目俱瞎致將本文跌落堦下沿身俱磕青赤傷痕未死則是趙英初無故殺

圖賴之情又審堦高又深女方二歲既落堦下似有必死之理况兩敵倉卒衆人屬目之際豈敢就用麻繩絞勒審據證人趙倫執稱亦未親見趙女女身死之由止言既死之後用繩將趙女女項頸拴縛與張世祿同鎖一處則是死於率暴血氣未常有所敗散抑且頃刻未便凝冷當時就爲拴縛則項頸焉得不有繩痕又况檢驗之後即令皂隸鎖押趙英將屍投入水中其間似有假捏情弊今該縣止憑張世祿誣詞問擬趙英故殺子孫克軍罪名情委司察駁回仰

縣通拘一千人證到官從公再加推審明白致議各犯應得罪名具招申報以憑定奪施行毋再似前徇情含拘以致久禁人冤不便抄案依准申繳

一起圖財致命事會審得本犯招稱正德六年九月十三日盧紀同張袁太在於弁家內起身前到朱氏家內安歇弁與弟盧達甫同送本人麵菓子一斗米一斗棗二斗盧紀等各收接弁等與張袁太等同宿至夜三更時分出門盧廷甫趕騎前行弁同盧紀等騎後跟隨前到涇河迤

東水邊張袁太用弁原罕銅骨朶將盧紀頭上連打二下盧紀慌走入河張袁太將前項駢馱趕去約定華陰嶽等候分贓盧紀浮水過河南邊上岸天晚成疾崔駢一頭騎至盧思義門首與本戶人衆說知前情仍送弁家養病盧紀身帶銀一十一兩六錢弁與母高氏賄哄在手盧紀就令盧思義等跟趕張袁太不獲各人回家弁將賄哄盧紀前銀買絲後用盧紀病痊取要高氏等欺昧不與盧紀密向盧萬說知弁等謀殺等情同弁各告到縣問擬強盜得財斬罪據

此及森據本犯執稱盧紀等由籍取討軍裝完備去衛伊與盧廷甫送至朱氏家內同宿次早出門四人分為兩路不知謀打情由一節切詳盧弁等既行同謀將盧紀送到涇河水邊圖財謀殺豈不當時打死乃容隄走入河前項馱馱賊物又不乘時均分何又約至華陰等候況涇河水勢深猛又無泅死隨身穿有衣服豈得浮水上岸既到回軍店蘭會家內用火熾衣之時又不喊叫地方人等隨即跟趕至晚騎到於盧思義門首相遇本戶人衆又無聲說盧弁等

同謀之情緣何仍在伊家養病既是盧弁圖財謀殺身帶銀兩豈肯又行寄於彼家原其起禍之由蓋因盧紀不知因何被張袁太拐趕馱貨逃走或夜間推入河中力既不敵進不敢前是以仍回央令本戶衆人跟趕高氏等因而乘機欺昧寄放銀兩不與以此仇計盧萬捏詞誣陷圖財謀殺告縣亦不審其真偽止憑原行情詞況張袁太逃走未獲證理未明今問本犯前罪情委可矜駭回仰本犯枷項暫開監候南京查提張袁太回時通將事內一千人卷徑解關內

道分巡官處從公辯問明白問擬各犯應得罪名具招呈報以憑定奪施行毋得聽信仇詞誣枉人冤不便

一爲出巡事據西安府三原縣申解斬罪犯人劉江等到院據此卷查前事已經通行遵依解審去後今據解到照卷查審得犯人常江招稱正德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訪得同奉福家有財物糾合王蠻兒等執罕棍棒火把入內劫得銀八十兩銀酒鍾三箇銀基盤一付首飾頭面銀一十兩綿布三百疋各色綾段衣服一百件青白

布三十段白綿紬二疋綾絹六疋腰刀一把貂鼠披肩一箇到於其野地內議分各散緣由據此切詳提獲強盜審問之時必難追究賊仗盜出之際何人原分何物行拘朱主當官對認的確各犯輸服方敢依律定議今查招內止是均分各散又無失主認領亦無各分若干及查失主同奉福不知何處人氏既被盜劫家財數多何又不行拘領今招內一槩混稱主無見在輒擬各犯重罪情有可矜及審據數內犯人雷文舉雷爵執稱並無同盜止因同姓挾仇誣攀送



官怕打妄招等情其杜八子等又係富平縣平  
空捉獲與劉江等並無相干逼令招與同盜各  
再四不服况起內孫招等又在韓城捉獲未經  
面證難辭真偽前後招情通屬欠明有碍審允  
駁回仰將事內一千人卷并行韓城縣將孫招  
等人卷通行差人牢固解送關內道分巡官處  
查捉失主到官從公審問中間情真者仍依原  
擬冤枉者即與辯明具招呈報以憑定奪毋憑  
原擬枉人不便抄案依准申來

一起人命事審得本犯招稱高祥與妹王來秀招

刑別集

卷二

二五

勢女婿後與伊母侯氏通姦情濃王紀將高祥  
許告逃軍事發侯氏暗行跟隨高祥去訖豆拾  
尋獲一同回家高祥偷盜李顯牛一隻藏匿窖  
內詐哄豆拾同去盜殺前半逼令將肉挑担本  
家李顯緝知投告總甲費爵快手袁奉處高祥  
聞知逃走隣人王頂叫知費爵等前到豆拾家  
搜出前殺牛肉皮張將豆拾并父王教俱拴鎖  
袁奉家內說出的情費爵等將豆拾連肉送縣  
問王頂與費爵向豆拾商說高祥做賊又與你  
母通姦將他捉住先打一頓豆拾記心行至魏

家店遇見高祥豆拾并費爵袁奉等捉住用繩  
拴鎖亂打成傷豆拾發怒用鞭鞭復將高祥頂  
心等處儘力打訖數下當時氣絕身死緣由據  
此切詳招內高祥既與侯氏通姦則侯氏敗壞  
風化和姦之罪難免王豆拾既與伊父王教同  
鎖一處豈能動手打人及審據數內犯人井堂  
執稱止見王教父子同鎖鋪內高祥死於鋪後  
並無王豆拾毆打高祥之情又執稱袁奉等舊  
日投克太監兵牌今皆歇案強賊又投入回賊  
夥內則妄空打死平人其理必有又審衆執高  
祥等原與費爵同夥強賊恐伊到官招出為盜  
實情共謀打死泯滅盜情今將王豆拾問與高  
祥抵命情有可疑况據口詞招情兩不相投有  
碍審允駁回辯問明白另招申詳定奪毋憑原  
裝誣詞枉人久禁不便

為賊情事行據西安府經歷司呈解犯人賈宜  
等并原行始末文卷緣由到院據此簿查无據  
涇陽縣治峪里民高忠訴前事已涇牌行吊取  
去後今據解到審據犯人賈宜再四稱冤不服  
除隨批帶迴外查得原行卷內本犯供稱同馮



子英俱在鎮遠縣地名柳真川未到柳朝中家  
內會同劉堂等并回賊水蛇等四十人商同打  
劫各騎騾馬腰刀弓箭鎗刀前到馬家庄上園  
住喊叫殺聲回賊水蛇等進入家內上樓宜手  
執弓箭同白世義在於庄外把風各賊任意劫  
財出門行至冶峪鎮致被地方高忠捉獲送縣  
緣由及查本府卷內據失主馬輅首稱本府將  
輅等行提到府令輅認領捉獲犯人賈宜名下  
贓物女鞋二双此時輅不肯收領被原捉賈宜  
民人高忠向輅說稱且認下省得在府聽候是

輅因不識字只得聽從當被高忠就替輅寫供  
狀一紙送官見有伊寫狀底存照原解甲首王  
從義等知證輅原告失狀內並不曾開有女鞋  
誠恐妄認累罪等因看得犯人賈宜供內亦無  
搜出鞋隻字樣雖稱同行上盜未曾分贓則失  
主馬輅自首認賊不實雖後有伊姪寄書有鞋  
之詞終是可疑恐致冤枉本院便發落但下  
原搜鞋隻未據查明有碍施行合駁查辯為此  
仰抄案行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  
即便查勘賈宜有無在於平涼府地方打銀生

理并袖內搜出鞋隻下落明白從公問辯具招  
呈報以憑施行毋再似前互相含糊以致久禁  
人冤不便抄案依准呈來

川縣志卷下

詳駁錄五十二條

一爲緊急嚮馬強賊事華州申批二關不守賊若侵入葭爾華州能自保乎此所謂見小謀而昧遠計者誠可發笑設使知州得統理一省之任亦如是處乎知其必不然矣知州當再思之申繳來

一爲撥參吏役事西安府呈批據呈看得一考改撥與本衙門一考事體殊不相等若是一考爲其革役就行先參則改撥者皆有捷徑望風而

羊司美

卷三

來圖謀求改何有止極前項吏農皓首沒齒不得參矣仰府照張儒事例施行批呈繳

問罪痛行責治庶爲兩平批申並繳

一爲因毆致傷人命事西安府呈批看得兇徒因犯例該追銀送府自行顧人充當囚犯即行釋放今孫彥灵既審無力難准發充仰府押發華山驛照徒年限擺站滿日疎放其餘准擬取收管實收同批呈繳來

一爲不應事咸寧縣巡捕典史馬山呈批史泰王鐸佳擬發落取實收繳照看得佐貳首領等官

凡本院發問一應罪犯問完仍該呈牒本衙門印信申呈本院不許一槩白申定行究問

一爲官員賢不事靈臺縣申批看得本官到任未及二年稱將槩縣一應衙門公廨等項修理完美顯有欺詐等情况急於修理必欠撫字之心徒飾美觀決致怨嗟之起且又掄揚已善誣毀上司跡其存心決非長者本當提問姑記另行該道分巡官即將所申緣由逐一查勘明白呈來

一爲分訴人命事華州申批據申看得今次供詞

又與前二次不同三次參差其情可見本院在渭南隔別研審王儒之母親口執稱王釗今彼捏告肖明其原告詞亦無張買兒打死情節節在卷可查後來見肖明累死二命無有明白恐難歸結却又將覓食孤獨之子抵對當時審問渭南知縣楊同在傍立聽其事內王憲人等皆爲張買兒稱冤當日本院正在起程之際未曾取有供詞改吊本州正爲辨此冤枉乃又含糊不明即據今次供詞甚是可疑已前二次皆云張買兒王道未來之前已各相打今作反相願爲

本院審問王道與肖明相打之時衆證執稱皆無張賈兒在傍天理人心豈可欺忍況當時真情王道肖明亦未嘗交手又豈有張賈兒打王把兒之理誠爲冤枉駁仰從實勘問明白亦官再行初覆檢驗具招申來繳申

一爲人命事西安府推官吳吉呈批據呈看得沈玘十月初四日鞭將趙緣頭臉打訖當日即行跟趕撞墻其未重傷可知過二十九日又行與人送葬獻祭過四十二日又行赴縣告理詞狀過五十七日方纔身死若是鞭打必是損傷皮

肉決無重傷若是重傷豈能節次來往幹事又安得五十七日方纔身死招中雖云鞭打亦是後來生出今問以償命情甚可疑駁仰再行詳勘明白另招呈來批呈繳

移文戒飾免提問今後屬官問事錯差不公務要參呈本院定奪參究以警庶職取實收同批呈繳

一爲存留壯夫以衛地方事按察司呈批據呈看得所議各處民壯雖云數多中間老弱不堪又多素不教習實難辦事又地方回賊不時竊發

必須得人防守欲將精壯者選撥把守關隘其不撥者量貼行者食米存留守護城池一節深爲便宜恐不獨耀州爲然該司即行該道守巡官通行議處務要便於民情益於地方使關隘不致誤事城池亦得保護明白呈來會議施行批呈繳

一爲疏淺見以裕屬官省簡書以裨時宜事布政司呈批看得該縣申稱馬夫濟夫銀兩差入解送司府又行領取道路往返不便要行照依柴薪銀兩俱收在庫按季領用該司議稱并行該

縣一處則可行入府未宜不知所以未宜情節何如駁回再議未宜緣由明白呈來施行批呈繳

一爲給由事同官縣申批看得本官佐縣三年例該考滿却乃通叙入官歷履播揚已美跡其行事不過煩擾探其爲心似亦淺露布政司刪其繁文使中常矩竝應否給由明白呈來批申繳一爲驛傳違法事按察司呈批看得招內鋪陳等物皆稱費懷無存一節殊欠明當天下之物惟水沒火燒及被盜竊方無下落難以考究此等

物件若是破壞仍有形質又况萬物之理自有  
堅挺精粗爛壞亦有先後豈得一時盡至消化  
此必典守之人任意侵盜故規此等無憑查考  
之詞假爲花銷且其中綾被七床不見破說見  
在鎮巡衙門又不見某處若干數目明白通屬  
未明難以詳允駁回再行查追并每日出銀六  
錢四分作何花銷明白另招呈來定奪批呈繳  
一爲復舊關以便盤詰事西安府同知闕清等呈  
批看得張鑑等鄙人豈能識事勢利害不過假  
此關隘便於規利而已據呈所勘深爲有見仰

拘張鑑明示不得再爲紛更告擾批呈繳迴  
一爲復學事據鳳翔府呈批看得廬墓一事雖過  
中之行其實中人以下所難能者學之復與不  
復亦無大利害就其人情而取之或亦可以激  
厲風俗古人孝廉在在有之天地豈厚於古之  
人耶蓋風俗教化然耳況此生廬墓之時自呈  
本學除名原情亦可嘉尚但當時教官鄙俗淺  
夫不爲獎進故至此耳自本生年始二十餘歲  
當其父沒之時或年幼未有智慮或家貧不能  
營葬此亦人情之常豈可以遠不奔喪久不襄

事即掩其美仰府再行查審如果廬墓是實作  
急呈來定奪

一爲患病官員事高陵縣知縣李恂申批據申看  
得外官無養病之例本官如何妄自申請既是  
風癰即當解印却欲含糊告歸以求別圖其中  
恐有規避掣肘事情按察司分巡官從實查勘  
呈來定奪施行批申繳

一爲連賊捉獲強賊事汧陽縣申批參看得招內  
甚是糊塗強盜傷人例該梟首却不引入強盜  
得財不分首從此乃本律逗引作例顯是知縣

延州府

宋

三

范成文書全不經眼只憑吏典一漫胡寫除官  
姑恕外仰將該吏表世隆決打二十重別開詳  
定奪繳申

一爲修舉廢缺事華州申批據申看得陝西地方  
連年用兵財力俱因撫字之勤恐猶失所三役  
一動民何以堪若稱隨時補葺難免物議沸騰  
仰州即將措罰之政停止脩造之心遣除實愛  
牧民靜德道行批申繳來

前急玩致賊縱橫定行參提不恕  
一爲分畝情罪事按察司呈批承差杜家公差因

人割馬耳尾不仁不法情最可惡仰照舊吏更不須與辨批呈繳回

一爲分謫人命事漢中府推官趙清呈批據呈看得韓甫年未四十娶妾止該擬小不應鄭氏自有主婚知情與否罪非所宜大凡義絕離異律有明條今擬鄭氏離異有何所據顯是本官法律欠精任情胡作通屬未明有礙詳允駁仰再行擬呈明白定奪呈繳

一爲參補吏役事都司呈批還照各行頭撥參多者一次連參二名再多者連參三名少者一次

一名皆照原上納撥到日期爲次序其一考行頭還照本院考定次序挨參若有扣該革役者先行參補不拘定例庶得事體通融人心不生疑怨本司還定各行頭每次該參多寡數目呈來施行批呈繳

一爲分謫吏役事布政司呈批看得本司撥參舊規甚好仍照等第行令後該參數目還要照各行頭多寡多者每一次二名再多者三名少者一名皆照原上納撥到日期爲次序定爲常規其一考役滿人數止許在本行頭內照依本院

考定次序挨參其中有扣該革役者不拘常定數目考定名次務要先行參補作爲活法庶得事體公平人心不至疑怨其通吏名缺事煩任重務要臨時考選寫本超參者隨時定不爲常例亦難以定擬本司還定各行頭撥參每次多寡數目呈來吳彥美照舊擬參不許渾擾批呈繳回

一爲妖言惑衆事鳳翔府呈批據呈看得段無邊招內不見造作何樣天書妖言傳用惑衆等情止是稱號弥勒等佛講論道術等法夜聚曉散

扇惑人心坐以妖言情罪似爲未當駁仰從公再加研審科以本條呈詳定奪繳此

一爲參補吏役事陝西都司呈批一考及農民每各三名參畢帶服關一名若有扣算革役者亦不拘例先行參補一考及農民每各六名帶生

員充者一名庶得均平後來者另作一起

一件疏淺見以裕屬官省簡書以裨時宜事布政司呈批據呈看得各州縣就彼徵收給領濫派科索多收之弊難保必無一節細玩意不通曉所謂若以解銀本司便革去州縣此等弊病則

編派州縣也司府不得與其事多派之多收之從而少解之司府胡爲而得知之又安得而革之或者因起解之故籍口而多收則有之矣若以爲事例當遵此例蓋爲去人收銀而設其大節既遵解與不解係小節目亦不爲害况柴薪銀兩亦州縣徵收而州縣支給未聞有滯碍之弊教官齋夫銀兩與州縣官難易尤其不同倘道路一致踈虞未免家口失望君子行政當平其心設使有便於人無害於事當脫其舊習而行之不必拘一合例致生下人怨議日滋其吏

祥刑集

卷

九

人喜解之心固不足言矣駁回該司再行計處明白呈來施行

一件盜送官物事按察司呈 批據呈看得招內情節與李翠等原供甚不相投若果當時取作戰馬其李翠兩人皆平日在官老蒼垂滑之人事情豈得不知豈得不爲本官破說又豈無印信文書批迴又况甯琢偶然在於鎮守門前相遇亦非原招取馬之人若是甯琢曾差取馬則引說何須張鉞顯是該司朦朧回護權以了事之通變原招曲挽呈來事屬大明難以詳允會

駁再行從實推問如果事情制肘該司難使歸結通行呈來施行批呈繳

一件人命事臨潼縣申批看得招內既稱張完將成熟麥地六畝分與劉原孫自又行偷割則張完自有盜田野麥之律劉原知覺叫同牛景祥等互相爭鬧將張完女原牽牛驚走撞踏身死則劉原自有過失殺人之條今却一議誣告斬罪一議威逼致死情罪兩鑿不投難以詳允駁回再行推問明白另招開詳定詳定奪批申繳

祥刑集

卷

十

在於本年八月十九日以前該滿典吏尚有范學劉光前二名令吏不知尚有幾缺今既挨農民行頭湏是先儘農民參補爲是爲公爲合人情爲守常例及將革役之前一缺令周堂儘參方得通融無滯今該司將周堂攙參於三四人之上恐不足以服衆論由是行之久而窺伺覬覦其缺之善否寅緣徵幸其時之先後聞風相延而起或據已行之例而爭亦何能禦之哉該司即再查酌先後明白定以應參之人呈參施行批呈繳

一件會饌不敷事宜君縣申 批看得會饌一事  
有名無實天下皆然呈要添設饌夫蓋是無恥  
不潔師生意圖分錢使用本當查究姑記另行  
仰縣即為停止以省民財批申繳

一件分豁情罪事按察司呈 批看得古今律條  
之設其於在官之物甚重其在私者差輕文義  
炳然歷歷可考今日見行條例之設有許各衙  
門文書誑騙財物充軍之條若曰止誑私物者  
用以充軍而誑官物者止該徒罪恐非前人設  
例之意重官輕私果安在哉古今人所見不同

摘錄

卷三

王

誠為有之該司即將事內人卷差人解院審理  
施行批呈繳

一件投充管庄害民等事按察司呈批詳審得杜  
演等情詞與招多不相投況私押鈞帖欺詐起  
派車輛及打點銀兩皆云行查未報實是遺漏  
重情反摘小節權以了事耳見今二麥將熟千  
礙人衆若候行查問明斷失農業除將郭富等  
省發杜演等帶回外該司查照待農事畢日通  
將一千人犯提完候按臨省城解問批呈繳  
一件嚇財事西安後衛呈批看得先駁招內止因

楊成罪重焉朝賊減張孫兒盜親屬之駁今反  
將楊成又加以重劉信故減以輕顯是官吏不  
知律味駁回仍將劉信擬減等杖一百徒三年  
楊成杖九十徒二年半其餘准照今擬劉信  
朝押發固原兵備官處查撥缺人執臺守哨楊  
成張孫兒京兆驛擺站取收管實收繳呈

一件盜賣官驛等事武功縣申批參詳李萬美若  
告房姪李憲奪擄驛頭是實自有局騙之律關  
支貧民錢糧不還亦有盜條今擬求索全不相  
干既稱涉虛又不序稱服制亦無減等楊進問

摘錄

卷三

王

以不應不知招內有何所犯若查律內若告二  
人但一不實猶以誣告今既全誣李憲却擄楊  
進共認罪名官吏枉法難逃駁回仰將一千人  
犯解院問理施行批申繳

一件參缺事布政司呈批看得該司既有本院批  
行一考吏役其中有候該革役者不拘常定數  
目先儘參補作為活法今高時遇既滿在白璋  
之先如何將白璋先參故令高時遇直候出限  
之時專指通吏名缺赴院告擾及至考選行  
又不如人鄭端雖有公過終不造於紀錄何須



補後是買免該吏悅呈據憲意在謀此通吏  
有如執符待合之穩誅其心術蓋不使本院考  
其高下決將同時遇祭補無疑誠為奸弊姑不  
查究外該司即將高時遇祭鄭琮名缺呈來  
查考繳此

一件無主員發哄幼童拐帶馬騾銀兩苗財謀  
殺人命事清澗縣申批看得劉琰家人與苗世  
華各騎馬騾同到山西隰州發賣未免日久劉  
琰却不追尋切詳苗世華既明白與劉琰家人  
同去買草因而圖財謀死必知劉琰決要人騾

卷三

十三

下落豈敢復行回家原情欠通但恐劉平安當  
時詐稱與苗世華買草因而拐帶馬騾或與苗  
世華同賣得價却行躲走遠方無憑捉拏刑逼  
本犯妄招謀殺輒難詳允駁仰牢固監候行文  
挨拏不獲再審本犯謀情是實方擬前罪申詳  
勿得枉人不便批申繳

一件出巡事三原縣申批看得王閻搶死雖辯明  
而實得實徒罪例不該宥侯氏會與高祥通  
姦例應處斬今該縣擬以姦總麻之律取何憑  
據顯是律意不通止憑吏人胡擬姑記不究駁

回再擬明白申詳定奪批申繳

一件民役事邵陽縣申批據申看得此事亦子產  
乘輿濟人之事人多日少亦不足用縱能行之  
亦不須人知久之積中發外聞然口章受用多  
矣今却自行申達似涉耀綯於張姑准擬施行  
一件停妻娶妾事乾州申批看得招內既稱王憲  
若告馬錫用磚將頭打破得實馬錫合坐以歐  
妻父加九聞破人骨一等方是今擬加折二處  
又不見加至何罪馬錫但犯笞杖公罪例該充  
吏今擬量從通屬又明有礙詳允駁仰再問明

卷三

十四

白申來定奪

一件人命事按察司僉事林琦呈批看得招內既  
稱王鸞將分與苗節名下銀兩用訖後却朦朧  
告伊不還致將苗俊拏官拘繫追要自縊身死  
則王鸞似與誣告人負欠私債郭是威等似與  
公使人等威逼平人致死律同但稱原揭銀兩  
出於馮政之姪則銀兩就是馮政情必可知今  
俱不引正律又不追埋葬銀兩情律欠通駁回  
再問明白呈來施行批呈繳

一件乞查舊例冒累陪納額稅事按察司呈批看



得前項商稅銀兩除糴穀豆備賑外皆非正務恤民之用取之於無度而用之於不經存心於惜財愛人者決不至如此況二年之餘即得一千七百餘兩則有司羅織橫征之弊難保必無該縣固惜不退朦朧上申而該司不察事體應否依文回報難以詳允駁回再行查處除原額外量加徵收只備賑濟再查何樣貨物可稅不可稅多至若干可稅逐微利者何不可稅可稅者某物多少可稅若干銀兩不許龍通一弊濫收明白呈來定奪繳此

一件願告致仕事布政司呈批看得知縣文學受贓數多再三哀告有病願求致仕職在家人名下追要今却云未成痼疾顯是貪濫無恥本府昏眠睡夢官吏又行故違且結該司依文朦朧呈詳通屬作弊除候按臨查治外仰司呈堂即將文學行令致仕繳呈

一件勒賴婚姻事鄆州申批看得郭顯存日既會受要李聰定禮將女黑郭與伊為婚必是情願况一受聘禮即是可更法律明明豈可追恨若曰年歲不應古今天下之人老翁娶少婦者

亦為不少即以年甲不等退悔親事據何法律出何典故想是生員郭紹等嫌谷悔親州官循情棄法朦朧申請除姑記外仰將黑郭斷給李聰完娶繳申

一件自陳致仕事邵陽縣申批據申看得知縣張綸往往申達文書專調喉舌不務大體謂之文移則縱放不式謂之文章則鄙俗不雅且無病求歸冒名恬退若非自絢自望必是逆探上司關內道分巡官從實查勘應否告求致仕明白并加戒飭今後一應文書務令依據體式不

許亂道呈來繳此

一件嚇詐財物事富平縣申批看得党儀既盜桑榆王陳捉獲受要布四疋銀三錢後知党儀要告將布二疋退還該縣自合將未盡之贓問擬枉法為當今擬恐嚇朦朧減罪情律欠合有礙詳允駁仰改擬明白另招申來批申繳

一件婚姻事肅副使呈批看得招內既稱王仲良商同人眾將長引誠強擡伊家配與王定兒奸占為妻律有明條今止擬誣告引例充軍招罪欠當有礙詳允駁回再擬明白另招呈來定奪

批呈繳

一件分計人命事延安府呈批看得該府呈稱苗世華等原揭馬價銀六兩驟銀五兩止該一兩緣何分外多追九兩况二次供詞參差不同則劉平安之死之逃憑何對證就將苗世華囑官酷刑打死設使後日劉平安復出問官將何處置人命至重難以審允仰府將原銀俱追給苗鸞收領行拏劉平安獲日通行問明呈來批呈繳

一件檢舉事平涼府呈批看得各王府將軍出閣

例該給價自行置買房屋不該將公廨處所給與住居已該巡撫衙門批駁改正今該府呈稱奉國將軍偕滯又無明文又無價銀自行空開墻垣將房屋占住顯有撥置奸詐之徒在內張主仰府掌印官會同長史司啟

王知會仍將撥置之人查問明白及各該官吏朦朧捏勘並不行改正之人通具招呈來以憑奏請施行限五日之內完繳

一件清查瑯銀兩事布政司呈批前項餘銀應減省但該司呈稱僉派已定准行照舊徵

聽用看得巡撫衙門原定則例內稱或一二百兩三四百兩未有定規以致下屬作弊續派負害下民又不一一查究應否裁成縱肆無忌駭回查照州縣大小斟酌定擬酌數若此處不勾歲派之數即將別處解司克用亦為通融要明白停當呈來定奪繳此

一件陣亡招撫職官事漢中府呈批據呈看得通判羅賢既委營講撫總兵如何又行進兵追勦本官雖蹈賊鋒實同吾人自殺若非失律定是失謀其當時被害恐非羅賢一人况該道報

神刑集

卷三

王人

捷聽撫一應呈文並不言及羅賢被害之事申間顯有扶同欺瞞假現情弊後日為累非細關南道分巡官即使備查來歷茲當時失事情節明白應參應問應憫人員通行招參呈來以憑奏

請施行

精勤不與決官員所再行追給明白具申繳一件出巡事分巡關內道聶副使呈批據呈看得韓城縣孫招卷內既有朱胡子等同劫情由三原縣劉江招內亦有孫招等同夥為盜兩縣相

去甚遠豈得一時相同若非同劫安能至此況  
贓物甚多內緣緞襖子上截若非所分之贓人  
家豈肯拆毀人朱胡子已被三原捉獲今却不  
見下落原情欠通難以審允駁行該道再行推  
問明白連人解審繳呈

一件老人科害里甲事鳳翔府呈批看得招內既  
稱談子玉向馮再等累次稱言出錢赴官吏買  
免事情即係指稱打點誑騙財物之法今該府  
引律而不引例情罪不投有礙詳允駁回查例  
問明另招呈來定奪批呈繳

刑部集

卷一

十九

一件誣賴人命事鳳翔府呈批看得招內張頂向  
伊本戶張欽等取討糧價銀一兩三錢於內侵  
欺七錢自合送本戶應納稅糧而費用不納計  
贓之律今擬侵欺斬罪情律欠合難以詳允駁  
仰改指夫誑騙罪名呈報定奪批呈繳

一件回賊聚衆白晝搶掠民財驚異地方事淳化  
縣申批看得前項回賊往往數十成群劫掠人  
民本院雖有明文催捕而三司掌印守巡等官  
視為虛文不復嚴督各屬捕剿以致縱橫無忌  
貽害地方日復一日養成大患外將誰歸難聞

委有官兵攔截未出本境百里之路遊浪數日  
捲兵而回不知奉何文書取何緣故視劫賊如  
尋常待赤一如草芥體國愛民者決不若此怠  
緩誤事按察司即行三司守巡等官作急督屬  
設法擒捕以靖地方若再兩月之內不見成擒  
仍復擾害通將五月以來各地方殺人劫財文  
書查出從重察究不恕批申繳來

一起偷盜事分巡關內道肅副使呈批看得本院  
先審犯人王佐招稱正德五年九月初六日高  
驤賜到於黨劍門首袖內取出金銀頭面一包

刑部集

卷一

三十

被王朴兒搶奪急走黨劍家內又言有賊黨氏  
懼怕跑走黨鋪室內高驤賜疑恐轉出跟趕討  
要前銀被黨朋叫同王佐馮虎林等綁縛車輪  
上用棍狠打當時身死剝去衣服身屍擡丟并  
內將原搶金銀頭面分用緣由已審圖財謀殺  
情真正因王佐與康卑同室宿歇王佐等喧攘  
打人康卑豈得不知謀殺之事斷乎同行及審  
事內人證亦稱該縣縣丞王聰受要康卑等柳  
黃緞一疋金一兩九錢銀三十兩為彼出脫愧  
作不知以此駁行該道查行該道查問今既不

照本縣原供又不審本院駁情一槩從輕既稱王朴兒白晝搶奪定是未晚何又掘作半更時分實是自相矛盾况高騰賜盜父兄財物又非犯於至死就是已就拘執而自有聞殺之條今却減擬徒罪官吏受財枉法顯然可知又訪得正聰平日頗諳刀筆專一舞文弄法郤陽縣致仕喬主簿奸猾無比暗行囑託打點事情以致死者歆恨於九泉爲惡者憑財以得命不惟人心不服亦且天理有虧全紊明法大壞公道難以詳允駁仰按察司經歷司呈堂先將該道書

吏李珊等行拏到官鎖項差人解院仍行郤陽縣將始末文卷竝一千人證查提到司會同布政司高布政從公再行推問明白另招連人解報施行批呈繳

奏一日閱公參贊時為江條議諸疏乃撫  
撫卷而嘆後人經國真不在多言即此江  
兵防先正長畧何嘗不昉詳具條雖再累  
連章更何能加此但相與舉行之而江防亦  
幸無他虞公之言不但施用于當時在後人  
一用之而一效百用之而百效即此示例其  
他可徵夫主父懣讀樂毅書則廢書而泣司  
馬遷讀晏子春秋至願為之執鞭此曠世而  
徒以其中有合也若國生同公邑里世締公  
交好學承公指授官紹公必不惟親炙獨  
切且受益獨多雖碌碌然無能仰副公知而  
遭遇實竊厚幸茲公孫慶遠太守君徵逸重  
刻公奏議十卷以卷端之言見屬國故述所  
嘗奉周旋觀縷之實以序之公初由翰林吉  
士補兵垣以給事中謫贛榆縣丞賜環復為  
御史于近制得並官科道者惟公一人後以  
官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  
提督團營時

朝廷詰責翊國公郭勛領營勅遲以勅連公名

罷歸

先皇嗣位詔言官會舉嘉靖中應得卹典之臣  
南親與聞衆論之公首以公為最且各動景  
行儀式之思故

詔復原官加今贈謚諸餘祭葬亦視他加隆觀  
公在臺省所歷官與夫為言官之所思倣則  
知公固以功德文章名天下而其論奏之長  
尤更可明徵也夫

隆慶壬申冬十月初吉

賜進士第中憲天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

奏議

都御史通家後學張鹵撰

浚川奏議集目錄

卷之一

奏議

疏六首

論剿流賊用將及將權疏

復論諸將剿賊兵革事宜疏

請起用修撰呂柟疏

請守令多選進士疏

請罷監海副總兵疏

經略邊關事宜疏

浚川奏議

目錄

卷之二

奏議

題本疏六首

潼關添設兵備狀題本

舉薦北琮疏

旌舉四川二司官狀題本

乞准副使顧珀致仕題本

乞定松潘遊擊駐劄題本

災具乞休疏

卷之三

奏議

疏五首

乞行義倉疏

乞立多官會議疏

舉用呂柟崔銑李夢陽疏

請革內外守備弊政疏

請處置江洋捕盜事宜疏

卷之四

奏議

題本三首

浚川奏議

目錄

閱視陝西延寧邊防題本

清查騰驤四衛勇士題本

再查騰驤四衛勇士題本

卷之五

奏議

題本四首

節省快船冗費題本

查理南京

神宮監多占蘆洲題本

定擬各省府馬船料價工食題本

叅劾

神宮監太監劉杲賣放軍士題本

卷之六

奏議

題本三首

乞革內外守備占收草場銀題本

定擬改造平船起運竹木題本

叅劾南京司苑石監永鞠貴等題本

卷之七

奏議

浚川奏議

卷錄

三

題本一首

裁減南京

進貢馬快船使題本

卷之八

奏議

疏六首

導

憲綱考察御史疏

再議

憲綱未盡事宜疏

議處南京外守備事權疏

定擬巡按御史及按察司造冊疏

謝頒

御製祭祀記文疏

請止修理南京

內府承端二門疏

卷之九

奏議

疏六首

修舉團營事宜疏

浚川奏議

卷錄

四

請辯馮恩罪狀疏

請定剿捕大同叛軍賞格疏

請更調遼東總兵馬永疏

乞留

聖駕南巡疏

天變自陳疏

卷之十

奏議

疏七首

議太子監國等疏

公薦舉以備任用疏

辯劾巡撫都御史周金疏

六年考察京官自劾論疏

請停兵部推用江防總兵官疏

災異自陳疏

進恭和

聖製詩歌疏

浚川奏議

目錄

五

浚川奏議集目錄終

浚川奏議集卷之一目錄

奏議一

疏六首

論剿流賊用將及將權疏

復論諸將剿賊兵畧事宜疏

請起用修撰呂柟疏

請守令多選進士疏

請罷監海副總兵疏

撰經畧邊關事宜疏

浚川奏議

卷之一



浚川奏議集卷之一

臺吏集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疏六首

論剿流賊用將及將權疏

題爲征剿流賊事臣伏見今年春夏以來各省盜賊甚是猖獗其擄掠屠戮姦污焚燬之慘尤劇于往時

朝廷雖有命將出師之舉地方未收平寇安民之功縱有小斬獲得不補失議者皆曰

浚川奏議

卷之一

一

今日將權輕故士卒玩而不能禦敵將非人故兵機蹶而不能成功何以言之今日盜賊所過之處鄉鎮村落皆爲之推牛羊具飲食雖至於焚燒房屋而不敢止女姦淫婦女而不敢言或與官軍對敵則驅之持門屏以遮矢石爲嚮道以攻州縣百姓豈願爲之哉爲其從之而生不從而殺也是盜賊有生殺之權故人不敢違命如此今日之爲將領者曾有是權乎使無是權無惟乎其不能成功也古之天子推轂遣將

浚川奏議

卷之一

二

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蓋以生殺之權與之也臣觀今日兵部所議賞罰之法亦可謂密矣但皆多及將領有司而士卒之用命與否曾不一及是蓋責舵工而緩舟人也敗篙落櫓舵工亦且無如之何矣安能同舟而共濟乎戰陣之事其主張機括雖出將帥一人其犯危峻冒矢石直前而不避者則三軍之力也使三軍之士遇敵皆怙然退縮而主將無殺戮之權以震懾之不過隨之走北而已安能一一而驅之哉惟主將有殺生之權則士卒莫不自思以爲退則必死進而向敵未必皆死又或成功焉人孰不奮然向敵哉彼後期斬裨將而三帥不可勝嬉笑戮愛姬而女軍爲莫敵爲能有此權故也今之爲將者既無是權以決必勝之勢又不敢強率必退之卒以僥倖萬一可勝之功由是遇敵而不敢進敵近而不敢追務爲逗遛各相觀望以致師老財費竟無成功以此耳大抵承平之法主於厚國脉危急之

法主於定國難二者決不能相用此惟審  
勢達機者可以知之故周官云刑新國用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今

朝廷之勅主將亦有以軍法從事命之矣未  
聞有戮一不用命者何也承平日久姑息  
偷情之風其來也已遠雖有振奮知微之  
人出而欲變之又恐駭人耳目便爲迂腐  
淺見之人所譏議其究也必至於慨然中  
止蓋治國之道如治病然人或小有感冒  
此病之爲毒也淺不過宣表疏導之藥足

凌川奏議

六卷之一

三

矣或乃痞塞關格氣血留滯其病之爲毒  
也深若非峻厲攻擊之藥以敵之其病也  
日益深痼而已矣今之盜賊其勢之惡毒  
非但感冒而已安可以尋常補治之法治  
之哉此將權之所以當議也古語云制而  
行之在乎法神而明之存乎人故爲主將  
者必責乎得人將不得其人雖有明法祇  
爲文具三軍之衆莫知進退九伐之法不  
能幹旋故曰將不知兵是以國與敵者是  
也古人之求將也道固多端矣然據其切

要亦不過詢其應變之籌策觀其處事之  
膽畧而已故高帝之用韓信祇據其傳檄  
收秦之謀而與日誅秦滅項之功如指諸  
掌昭烈之用孔明亦不過據其取荊襄收  
巴蜀以北定中原之論而異日鼎足之成  
如合符節蓋英雄豪傑平日有是材器故  
有是籌策臨事必有是膽畧一遇知己者  
取而用之必能解紛排難以有爲於天下  
臣不知今日所用之將兵部亦曾詢其籌  
策及復以驗其應變之才乎抑祇取其名

凌川奏議

八卷之一

四

位資地之美不得已而用之乎臣以爲今  
日盜賊之形勢必籌策絕人膽畧出衆如  
古之名將以一身任天下者而後能辦此  
若徒以名位資地之美徇其常格而推用  
之欲收平定安緝之功決不可得且以今  
日盜賊出沒言之泰山之東西大河之南  
北其地平曠固曰可東可西易於遁避而  
成擒爲難矣至於過澤潞入太原山川險  
巇道路狹隘羊腸七盤之險古人用兵至  
不敢輕入者人盡知賊肆然深入如履平地

雖地方素不爲備亦見主將平時無一定之見臨事寡通變之才故曠日持久不聞攻取之畧措置之策耳大抵山西之路其通衢不過六七而難出西南有大河之阻正南平陽達新安爲一路東南天井關達懷慶爲一路正東黎城修武爲一路東北平定井陘爲一路鴈門之北賊決不敢出爲今之計若能黃河津渡皆陳兵守犯使賊不得西顧橫渡以過陝西凡諸四路皆分兵據守使賊不得返而東歸各遣爪探之卒以求賊所往剗之處主將然後提重兵而趨之南走則兵阻其前東走則兵遏其歸如此進退皆窮可以不戰而坐成擒矣此賊深入山西已見無策而總制以下不聞有分布要路按伏邀截之報惟聞尾賊之後一策而已此臣所以深疑今日之爲主將者恐皆常格之流籌策臆客有不能過人者不然何以兵機之疎使賊犯險深入縱橫桀驁如此哉凡此事勢大畧可知

廟堂之上早當軫慮而不可後者近日兵部舉用將官其平日失志之人與夫下位末職皆見拔擢最爲得矣范仲淹之在西夏平日有過將吏廢棄而不用者皆取其才畧而任之遂收平夏之功程範雍韓琦爲最優今日能與同之安知其無前人之功乎但必須兵部大臣進而詢諏之設爲事變之來以驗其知機設爲危難以試其膽畧設爲事故糾紛以觀其作爲雖曰倉卒言語之間而人之智能大畧可見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能言而能行者但能得如斯人者而用之則兵機之畫必定過人雖不能即如韓信孔明之流較之以資地請謁徒然而用之者決不侔矣又安知草廬行伍之中不有韓信孔明之復出乎此兵機之所以當論也既得其將必須予之以重權隨其便宜而行之不使其苦於牽制掣肘不幸而小有挫衄亦不必加罪使爲將者得安意以平賊使迄無成功然後置之重法此古人用將禦敵之大

畧能如此者未有不能克敵者也大抵兵  
凶器戰危事不得已之道也故用之貴神  
速而處之貴果決若不早定規畫則將領  
之屬皆自爲僥倖苟延之計羣盜卒無撲  
滅安平之功臣恐連年用兵軍需太費公  
私俱困國不能支久之官軍視盜以爲受  
常民視盜賊亦如固有姦宄之徒或乃以  
盜治盜假名與師因之乘隙而起斯時也  
事急勢危言之無益行之亦晚安能有補  
於萬一哉伏望

浚川奏議

卷五

七

皇上留神未納俯賜施行不勝幸甚

復論諸將剿賊兵畧事宜疏

題爲剿賊事宜事臣聞用兵之道有一定之  
大規有臨機之活法大規既定寇雖出沒  
無常必不能逃我之範圍活法應機敵在  
跬步之前必不能測我之虛實但活法難  
以預定必相機而後可圖至於用兵大規  
乃制敵之形勢非隱秘之術將士不必嫌  
於預知

朝廷不必嫌於素定漢光武命吳漢伐蜀其

勅之必曰堅據廣都待其來攻若不敢來  
轉營追之厥後八戰八克皆本廟筭晉武  
之平吳也其議者必曰引梁益之兵水陸  
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  
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厥後一成功  
不出此策是知自古人主用兵必先議定  
大段方畧以力制敵之形勢而臨機應變  
之妙不可語者則付之主將而已臣觀今  
年自遣將出師之後提督總制庸懦無爲  
不能自定制賊之大規半年以來止聞李

浚川奏議

卷五

八

璿青城一戰餘者俱不與賊相遇目其太  
勢如野鹿驚奔茫無定所賊北則隨而北  
賊南則從而南甚至各軍相去千里聲不  
相聞勢不相援縱使追逐得及安能合兵  
取勝殊失以逸制勞以衆制寡之道然前  
日之失已不可追及今若不預定規畫臣  
恐東奔西馳先自困憊賊氣益縱成功愈  
難大抵捕今流賊之法如捕走獸當其山  
蹊必由之路預設罪檻而後以鳴鉦亂其  
耳快騎尾其後故其驚而走也不陷於此

必陷于波夫無全獸矣古人畫擊賊之策亦謂提數萬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所謂追者尾賊之後而追逐者所謂掩者屯聚按伏於要害之處令賊不知者所謂截者知其必從此路而來迎而邀截其歸者臣謂擊今之賊亦不外此三者今楊虎劉七又復南下如獸之出圍不可卽得爲今之計必須布置停妥而後舉事方爲有益臣聞此賊攻滄州之日一聞邊兵將至卽時解圍南行若果如此舉措必於徐沛之間求以渡河遠避鋒銳若我師隨渡彼必復迴隔河用兵功費十倍乞沿河津要先爲屯布附近軍民重兵往來巡邏使得各相救援阻賊不得南渡如此賊之往來不過山東河北而已乃於各路要害之處按伏精兵東西南北使一晝夜可以相及亦不須遍地布置軍少力分難爲成功但得八九屯劄足以成圍按伏既定然後選精騎而追尾之不使賊得安處以息其力又須各處郡縣但遇賊過必要

馬上差人飛報主將使主將日日知賊進退易於截殺倘自東路而來知其必由某處必至某處主將必調遣東路按伏者迎擊之其於各路皆然又須各郡縣盡力防守但得一日之餘城守不破則追兵必及伏兵必至可以合而成圍矣若是賊入城郭此乃自取滅亡之道我軍不必與之攻闢但能擊斃立柵旬日之間可以坐困今春青城之圍惜失此策致賊鑿城衝突而出識者至今扼腕致歎漢之季世黃巾盜起三十六方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時而得皇甫嵩朱雋不過數月足以成功況今賊勢不及黃巾之一方而朝廷全力又非漢靈季世之比但能得人而用之則區區小盜机肉釜魚耳顧安足爲平乎今者聞外之將總制之臣雖皆選選折衝禦侮不下嵩雋之才或者萬一所見不同必更致失機之會臣是以不自揣量輒陳一得之愚以爲萬分之助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謀度如果少有裨益兵畧已行  
總制提督先定大規整揀各路民兵及存  
留京班操軍竝今所出京軍邊軍通得數  
萬何爲按伏何爲邀截何爲追攝使手足  
腹心通爲一家連絡貫串不分彼此但能  
前遇邀兵後有追騎此賊不過散亂奔走  
而已必不能堅壁聚壘與官軍對敵何者  
彼皆烏合之衆或田畝之夫或市井之徒  
何曾經歷戰陣一遇出其不意張皇失措  
無所安置豈不各相散走如此則流賊之  
平可以計日而成擒矣前日之不能成功  
者其弊在於諸將各自爲軍務爲自保不  
肯追及雖可邀截委之而不聞不追不截安  
能與賊相遇既不相遇安決勝否百姓皆  
謂賊勢之強其實出於官軍未常與之交  
鋒此中外之所共知者甚至賊遇官軍啖  
以金帛我軍見利紛然搶奪及至事定賊  
已遠去或者得利心相感悅竟不追襲甚  
或賊過去處居民潛躲城市一空官軍追  
及賊方走避却乃縱軍搜檢居民財物終

不追襲凡此皆諸將貪利惜身喪失紀律  
之所致也使在

祖宗之時決皆正以失事之刑幸惟

皇上寬仁咸蒙恕宥令其戴罪殺賊彼等是爲

萬幸臣以爲摧鋒陷陣雖在士卒而指顧

進退實由將帥使士卒有欲戰之心而爲

之將帥者畏死而不敢前雖有邊軍亦無

所用自今之後若使諸將又復如前畏避

逗遛坐視屠戮恬不進剿臣恐生靈無訴

民心日離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測者矣是

漢書

卷二

七

用兵之大規固所當定而誤事之刑亦不  
可輕也古稱聖傑足以爲天下排難解紛  
亦遇其勢之可爲而爲之耳使大勢一去  
雖聖人之才之識亦莫能措手今當

國家全盛之時視此小盜固不難於剿滅若

不極力大舉求早成功則綿延之久事勢

變遷生於倉卒雖竭盡心力亦難克濟伏

望

皇上留神采納則天下幸甚

請起用修撰呂朴疏

題爲起用賢才事臣聞聖王御治期在得人  
百司庶府罔不任事故四海之中一世之  
廣惟才惟智咸見明揚一藝一長靡不甄  
錄堯舜在上俊傑滿朝猶恐野有遺賢詢  
咨岳牧周公佐主海內又安顧且握髮吐  
哺懼失賢是故唐虞成周得賢最盛稱  
贊治美百祀無倫矣臣伏見養病修撰呂  
柟陝西高陵縣人卽今年力精壯無病家  
居不行赴部及時供職跡其本官制行近  
於過高論夫

浚川奏議

下卷一

十三

朝廷用人誠爲可惜況本官養病以來亦無  
他故當瑾賊擅政朝士側目之時凡以智  
慮卑淺者莫不依附光焰出入門屏假虎  
威靈以爲得計其識見明遠者心雖不肯  
沾惹事亦不敢觸犯恐其禍出一朝王焚  
葬碎輾轉無謀不能救藥惟本官不顧時  
忌乃敢求歸途探初心似難盡知據今形  
跡實亦可取且本官學問淵粹德性純雅  
加以涵養之深歷練之久必能裨補治源  
贊翊化機日告病以來杜門謝客讀書耕

稼安貧守分畧不苟求以斯介行使立清  
朝必能振起休風勸懲積俗臣伏觀

皇上新政以來凡前日譴斥除名投閑降職遭  
罹禁網者收舉殆盡獨本官旣無譴降之  
名爲吏部查舉又非大臣之例爲有司奏  
聞是以任性養高愈成疎放臣聞經世之  
士要成於更事之多僻處之儒每敗於紛  
擾之際今據本官文士少年甲科首選正  
須練事不宜閒居如蒙伏望

浚川奏議

下卷一

十四

皇上乞勅該部查訪如果本官無病在家及學  
行優等准今取回昭舊供職庶人才賴以  
養成

聖化有所裨益矣

請守令多選進士疏

題爲慎重守令事臣承

命巡按陝西已逾兩月民風上俗隨事詢訪見  
得本處地方雖稱都會之區實積鄙惡之  
風有乃謠者號爲健訟訟陷柔良挾制官  
府經年累歲告詰不休有貪頑者罔知畏  
法一應錢糧浸意逋欠輸應部運抵換侵



欺及至遭罹刑憲不為追悔婚姻之家有  
同夷虜惟論財物不尚禮教下戶婦女財  
禮動至三二十金以至男女年近三十多  
未婚嫁棄親毀聘習以為常此雖細事實  
係大倫強梁之族尚氣好鬪輒緣小忿卒  
至大爭比以殺人便求私和蕩傾家產變  
賣妻女事發經官身財俱滅此固秦人舊  
俗亦不宜於盛世又有惹回舊種徧布郡  
縣地方稍欠謹嚴卽行聚衆劫畧依險匿  
深不時出沒捕撲無方民卽罹患所據前  
項風俗除隨宜禁革外復為揆厥所由本  
之守令非人姑息將就無大施設年復一  
年以至於此伏見吏部選用州縣正官雖  
曰舉人監生兼以進士至於旌為賢能稱  
有才力進士所得十常八九舉人監生十  
無一二是能化民移俗實惟進士居多查  
得該臣按屬六府州縣將近百數進士正  
官止得一人頽俗積成固亦無怪若不及  
時得人治理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將恐刁  
頑之乂其弊姦鄙薄之乂其弊賊強悍之

乂其弊豪雖有貴家巨族知禮者委以為  
具瞻然而下民成俗亦難感化矣如蒙伏  
乞

皇上軫念關陝重地乞

勅該部查處將西安鳳翔平涼漢中四府腹裏  
州縣多選進士前來管學庶得以稽革積  
弊移易頽俗誠為便益

請罷藍海副總兵疏

題為乞罷年老將官事臣奏都察院巡按陝  
西一千九百九十九號勘合劄付准兵部

咨該本部勘得協守陝西等處右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閻綱節次捐軍敗績怯懦有  
聲行提問罪會議前項副總兵雖云協守  
陝西之數實駐漢中地方征剿從公推舉  
得署都指揮同知藍海等俱各相應題本  
聖上監海着統總兵協守陝西地方仍在漢中  
等處殺賊欽此欽遵移咨備劄仰臣依奉  
施行奉此除欽遵外臣切緣漢中地方流  
賊連年嘯聚殺擄人財節調官軍剿捕未  
聞屏息蓋以山陝陡峻林木稠暢賊衆便



於藏閃易於出沒累次侵犯陝境其遏截  
追襲之時自將領以下一聞緊急遇其險  
隘處所未免下馬空行陟復險阻比之邊  
方大有不同若非年力精壯志氣剛強之  
人以之自為保全不暇安能追逐與賊交  
鋒臣於今六月間巡歷延綏等處閱視  
一應邊備博采諸官賢否臣於藍海曾親  
睹其體貌而接其辭議雖云頗知邊事而  
素號勇敢但年過七十貌相匪羸縱是素  
閑謀畧斷乎不堪勞苦使在邊方尚有他  
軍威伏望

皇上憫念要害地方

勅訪部再加訪察將藍海暫為別用另選年貌  
精銳謀勇兼資久經戰陣能幹將官一員  
前來漢中防守庶得賊黨瘡息而地方可  
保無虞矣

擬經畧邊關事宜疏

閏款

臣嘗讀書曰苗頑弗即上帝其念哉詩曰  
玁狁孔熾我用是急是自古帝王之於夷  
狄未有不致其預備之道也邇者北虜不  
奉荒服犯我庭障擾我邊鄙大同師出被  
圍宣府戰獲小勝緣邊守臣屢請益兵此  
誠謀謨廟堂者所宜深計遠算不可視為  
汎常之秋也臣愚不揆疎陋罄思竭慮謹  
條陳邊關事宜上塵睿聽伏惟採擇施行  
幸甚臣謹接備邊禦戎國之大事興師動  
衆食貨為先食足而言兵譬之農者先有

浚川奏議

卷之

六

田畝而後可施耕稼之務譬之居者先有  
室廬而後可議經營之功故欲治兵當先  
餽餉今日諸邊儲蓄雖云歲有常運之數  
實無額外贏羨之積若有調益客兵定必  
缺於用度此預備之所當先計也臣嘗觀  
宋臣包拯建議鄙儲蓄之策矣彼欲支借  
內庫見錢綑帛之數糴河北粟以給邊當  
時亦施行之臣以為亦可行於今也蓋國  
家平時積蓄正備一旦緩急之用伏乞支  
借太倉銀兩量度各邊之用權備一年之

儲差遣能幹官員分投邊方收糴此權宜之策一也臣又嘗觀唐臣陸贄建邊方儲蓄之策矣彼欲減省東京水運收脚價以實邊當時亦施行之臣以爲亦可行於今也蓋京師官吏月俸實藉東南之漕若算一年之運費有三倍之費論其平日事宜輕重豈可計其所費今者南畿江浙連年水旱稼穡不登米價湧貴倍於常時以往年言之運米一斛必得三斛而後濟往時三斛之價今日纔得一斛而已通計今日

一斛之運費費往年九斛之價也東南之民何以堪此臣以爲乞

勅運漕官員暫停今年之運先將正運之數收爲折色次算脚價加耗一同收貯解部正運之數還充官俸餘俱給充邊糴如此不惟無擾於運亦且有益於民此權宜之策二也至若鹽引招商謂之飛糧近年以來權豪勢要阻壞鹽法商賈不通國無利益臣爲以今日勢豪之家公占富貴之極古之大夫畜馬乘犬察於剽代小人家不

畜牛羊謂之不爭民利小人者勢要之臣豈止畜馬乘伐水而已哉而猶爭利如此謂之體國好義得乎伏乞

勅該部嚴加革禁不許權勢之家上中銀兩有者治以重罪定以常例如此則賈商大通而國享其利矣此經常之策一也三項銀兩既備用之尤貴得人要於衆人之中擇其精明能幹氣節高古不畏權勢者數人令其於緣邊豐熟米賤州郡招商收糴如此則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可以不慮矣夫

餽餉既備而兵事不理猶舟車備而輪駟柅楫之或缺亦不能有行矣臣謹按今日中原與北虜之勢大率山川險要我皆得之以之臨彼我之力常有餘彼之力常不足非如契丹得燕雲十六州西夏據山南九州而常有南制中原之勢也今之所患者不在於守要據險之難而在乎承平旣久兵事不振爲可慮也臣以爲振刷奮激之術有五擇將才以立兵本公薦舉以杜僥倖明賞罰以勵軍士罷節制以責專統

務攻戰以挫虜志而已蓋古之用將也不拘其門地人惟其賢韓信拔於亡命衛青擢於奴僕故能成誅秦滅項威鎮四夷之業今之名爲將者類皆平日紈綺膏粱之子富貴之極無不如意擁姬妾麗宮室沉醉於酒色紛華之中惟恐一朝不諱而不得遂其樂矣斯人也謂能有智慮才畧哉謂能奮勇赴敵以身殉國哉譬之鷹鷂飽則颺去安能爲我盡力耶故今之擇將也必求其果智者果仁者果勇者果信者果嚴毅者而後用之雖在行伍簡拔之以試其能雖在下位超擢之以盡其才否則雖出將門故家祿之而不用也如此則將得其人矣此將之不可以不擇也若夫用賢之時尤貴出於公道今之邊將由於兵部推舉大臣薦論者固多而黃緣權勢賄賂左右徒然而得者亦不爲少似此儻輩豈能爲國彼既費賂而得必索軍士以償不刻剝其月糧則減削其賞資計索巧圖無所不至既奪軍士之利必失軍士之心失

軍士之心其何以禦敵哉據一方專一陣而用斯人焉其不敗事也者幾希矣臣以爲今日緣邊諸將但係大臣會薦者用之其涉平日僥倖而進者皆爲罷黜上以絕苞苴之私下以杜倖進之路如此則將皆賢智而邊方有所倚賴矣此薦舉不可不公也若夫賞罰者人主之大權也賞當其實則有功者知所勸罰當其罪則有過者知所懲兵事於此尤其所急臣聞今之邊士每有控弦鳴鏑之勞斬獲首虜之功矣至於陞賞之時類皆權貴之人得之今之權貴之人欲其子弟之貴也或冒姓名於軍籍或假衆隨於邊將一遇有功之時或奪軍士之級或啗軍士以利詐入籍冊即爲已功斯人也不出京城不持弓矢貴官大爵乃安而得之人之所欲者莫甚於富貴也排性命而爲之曾不一受其直焉軍士之心其何以勸臣以爲自今以後各邊奏報功次但係買功詐冒之人或被巡按查出或被軍士告發財以追還功歸原主

報功紀功之人定爲連坐之罪則人不買功而軍受實賞矣此賞罰不可不明也古之命將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謂兵機之重貴在專統而牽制之不能成功也今之邊將進止觀望於兵部遊擊副叅統於大將督以大臣又降中官以監臨之十年九牧聚言盈庭虜可制者失其事機之會及其無功也共分不戰之責程顥論西事曰君子於任事之際使成敗之由在已則自當死生以之今置其身

浚川奏議

卷之

三

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豈可哉由此觀之節制之師成功實難臣以謂宜罷牽制之形嚴專統之責如古天子之命將如此則統帥專統帥專則人心齊人心齊則力不分力不分則戰必克攻必取而謂不能制敵者未之有也此節制之師所宜罷者也禦戎之道守備爲上固也使醜虜無知蹂踐我藩籬剽掠我子女是豺狼入室之毒也坐視而不治可乎臣嘗觀宋將傅潛北備契丹虜既入寇塞上飛檄請救

潛按兵不出偏裨士卒請戰亦不之許卒之虜人乘隙過邢越衛南犯王畿致使宋帝駐蹕澶淵不賴天錫宋祚矢斃酋長其害可勝言哉臣以謂今日諸邊虜之未犯固不可掩襲生事旣已犯順亦不可開城堅守即當左右迎擊縱橫救援示之以強可也此攻戰在所當務者此也以上五事旣舉則兵氣自振或戰或守自有條理矣是則餽餉足而言兵則治兵也爲有卒兵事理而備敵則禦戎也爲不疎今日所宜

浚川奏議

卷之

四

急者莫切於此也伏望

陛下俯賜施行則天下幸甚邊方幸甚

浚川奏議集卷之二目錄

奏議

題本疏六首

潼關添設兵備狀題本

舉薦把總疏

旌舉四川二司官狀題本

乞准副使顧珀致仕題本

乞定松潘遊擊駐劄題本

災異乞休疏

浚川奏議集卷之二

奏議

潼關添設兵備題本

題為添設兵備以禦流賊事臣據華州申為  
謹關隘以戒不虞事准本州知州劉錦關  
切照潼關乃

朝廷戶牖川陝咽喉地之要害莫重于此即  
今山東直隸地方強賊聚眾為患但阻於  
黃河不能南下設若隆冬河凍必過河南  
以窺川陝潼關無備何以禦防况安不忘

危古人良圖思患預防為政急務為今之  
計合無定選謀勇素著兩司官統屬該衛  
揀選精壯旗軍舍餘叅以附近鄉夫常川  
在關操守各處津隘督人把截一以慰  
朝廷無西顧之憂一以使盜賊無可投之隙  
庶為便益等因續據本州申為緊急響馬  
強賊事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午時據  
河南府報據鄭州汜水縣急報洛陽永寧  
盧氏等縣知會近於本月十六日蒙武平  
衛報稱本月十一日午時差探馬王玘報

稱流賊約有八百餘人騎馬到於永城縣地方劫財殺人將臨本縣地方合報整飭官兵隄備截殺等因陸續備申前來臣除行陝西都布按三司備行各該守巡等官各親詣前項州縣督同掌印巡捕等官選差應捕人員前去潼關禁坑武關接連河南一帶地方緊急隘口嚴謹防禦外臣會同鎮守陝西太監王與都督同知楊英巡撫都御史藍章議看得陝西地方自古號稱險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勇悍其

潼關奏議

卷之三

二十一

兵強勁資以河渭之饒益以漢沔之利實朝廷之肘腋乃天下之要害方今盜賊徧滿山東獨恃此方最為寧謐若使關隘不嚴致賊侵入地方為之殘害人民因而流離不惟不能控鎮四方抑且無以供需邊徼求之古昔漢高祖自武關破秦安祿山自潼關叛唐黃巢劇盜入自禁溝晉陽義兵過由蒲坂是關中雖稱險阻若無人亦為難守即今雖有守巡等官但地方廣闊責任不專合無按察司添設兵備副使一員

專在潼關住劄整飭各項關隘戎務南運商洛以塞武關北接蒲同以遏黃河東分沔陝以阻諸酋西臨渭華以固本鎮常川操守嚴加巡邏如此則職任既專責効有成而地方可保無虞矣如蒙伏望

皇上憫念全陝重地乞

勅該部計處推選附近素有風力官員請

簡命兼程前來兵備前項地方待四方事寧之日再行

奏請裁革誠為便益

潼關奏議

卷之三

三

舉用都指揮把總疏

薦舉將材事臣伏見近日

朝廷緣四方盜賊竊發其舉用將官如姚信

溫恭馬昂趙昶等皆援自閒散之中起於

廢謫之後各棄微瑕重惜合抱使人因過

立功用圖後効誠

明主愛惜賢才之盛心駕御英雄之大畧也臣

至陝西於緣邊將領賢否頗加詢問訪得

原任分守涼州右副總兵今降陝西都司

都指揮僉事把總又在邊方多經戰陣

官公廉最得軍士之心持身恬退絕無徼倖之跡及臣以事探其施爲皆能隨機酬應似亦管中有物者武臣如此亦爲難得又况體貌魁梧精神發越雖年近老成而勇敢之氣綽然有餘比之姚信等可相伯仲若使充一偏將統軍殺賊必能有所建立克捷臣又查得本官原降失事緣由止因該管地方達賊拆牆入境搶殺人畜之時失於領軍截殺以此參行降級再無深重過犯况見今用將平賊之時此人不

凌川奏議

卷三

四

廢棄置之優游無用臣又思

朝廷作養人才亦大難事方其幼也血氣強盛智慮未周行事多至決裂過當不可人意及其老成練達之後正可乘時幹濟事務建立功業偶以微過棄而不用是養之於數十年之甚難而棄之於一朝一夕之甚易人才難得誠爲可惜如蒙伏望

皇上乞

勅兵部再行訪查本官履歷賢否如果可用照依姚信等起用聽調殺賊庶人才不至擯

棄而地方賴以寧息矣

薦舉四川二司賢能官員題本

題爲薦舉賢能官員事臣聞致理之具貴在得賢任賢之實要諸博採職司由之可以修舉

德意由之可以宣布此銓曹擬注之急務而人臣事君之遠圖也臣巡撫四川以來雖自揣庸虛而延訪庶官則頗竭心力惟欲賢俊彙征仰稱任使其在藩臬長佐等官果有善狀敢不

凌川奏議

卷三

五

上聞竊見布政司右布政使凌相器局宏深識鑒明遠凡本司舊政廢墜聞謬者條興節舉定爲規畫其邊倉之儲加倍於往年伐叛之糧空運於倉卒尤見應變之才不費張皇之力石叅議今調廣東左叅議胡宗明才本疏通濟以勤慎舊有聲於部署今効職於督糧倉口出納必嚴其法禁部運侵盜漸變其積習右叅議姚汝臯稟性淳良幹事勤勵盡心官守卓有匪懈之風潔志操持每聞清謹之譽按察司按察使程

昌東直而行守正不阿敏以決獄而庭訟  
日簡嚴以御吏而宿弊盡除殆剛毅而近  
仁寔貞固以幹事雖泛觀於數月要歷試  
而不渝副使今陞參政周叙久經歷乎險  
艱備諳練於世務理人從政綽有裕餘以  
之大受必有可睹撫民副使周廷用性有  
如石之介才稟不羈之美吏弊民情洞察  
無遺議處設施允合其則授之所向皆宜  
非止可當一面僉事鄭浙處心平實見事  
明決臨機順應有隨模賦形之能治紛剖

凌節奏議

卷五

六

劇有迎刃而解之妙兵備僉事戴賢存心  
制行允矣正人聽言考實厥惟良吏其整  
兵禦寇無所不用其心而禁姦和民一切  
見諸實事軍民感而稱慶番蠻由之歛跡  
屯鹽僉事楊泰疏通理爵綽有心計開久  
弊之鹽法補無筭之

國課以上諸臣雖才識有大小人品有等差  
皆一時有益於民事有補於地方者伏望

聖慈特

勅該部再加訪查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凌相等

早

賜擢用不惟居官在職者皆得其人而趨事効  
勞者亦知勸勵矣

乞准副使顧珀致仕題本

題為致仕事據四川按察司整飭威茂兵備  
副使顧珀呈照本職原籍福建泉州府晉  
江縣人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陞湖廣按  
察司副使致仕嘉靖五年八月初六日接  
到吏部文憑復除四川按察司整飭威茂  
兵備副使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任

凌節奏議

卷五

七

自惟衰病恐致覆餗已於本年七月內具  
呈暫管原任巡撫四川南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鄭處代

請致仕未奉

明旨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欽奉

勅書一道陞河南布政司右叅政伏念珀一介

草茅退伏田野誤蒙

聖明復加錄用任職未幾又蒙轉官此誠

天地覆載之恩父母生成之德沒齒殞躬曷能  
報稱緣珀犬馬之齒六十有五例該致仕



况形容枯槁鬚髮盡白衆目所覩不敢自誣且河內中土非若威茂之邊陲參政承宣異於兵備之責重自非萬不得已安敢退却趨赴

日月之下哉夫以去爲高固非素志衰殘冒進實有餘慚伏望鈞慈特爲敷奏容令致仕使珀日旻鼓缶得正首丘不勝幸甚等因具呈到臣案照先據本官呈同前事該前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暫管原任巡撫四川事鄭毅具本題行去後未奉

奉旨

奉旨

奉旨

明旨今據前因爲照先任四川按察司兵備副使今陞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顧珀其爲人也操行淳誠器識沉靜廉介足以率物精明足以幹事且威茂地方羗番雜處太過則激其變不及則致其擾而珀之爲政恩以德惠嚴以威憲處以鎮靜待以誠信是以甫及周歲百務盡興羣吏姦弊漸以改革諸蕃族帖然順化斯人也以臣觀之學問以治身儒術以飾吏誠爲有用之材豈宜任其退遜但本官引年求退情出真

切陳請再三去志已固切惟鞠躬盡瘁國人臣體國之忠而濱老乞閒亦君子知幾之美如蒙乞

勅史部查議將本官照例進階令其致仕不惟在野者獲遂其廉退之節而在職者亦有以勵其頑鈍之風矣

乞定松潘遊擊駐劄題本

題爲申明邊界以便責成事案照該前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鄭毅准兵部咨該松潘等處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李爵奏稱

奉旨

奉旨

奉旨

統領遊兵一千員名在於龍州宣撫司駐劄下至江油上至漢關墩切照龍州各該路口接連石泉安縣壩底等處俱係要害近蒙改有守備在彼備禦緣前項道路與龍州地猶唇齒提督守備與遊擊職若秦晉豈可地方有警逼不關知乞要查議前項地方屬臣屬彼定擬明白等因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部查議合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御史鄭毅會同鎮守大監蕭迪將李爵所奏前項地方從長查勘要見

先年遊擊官員曾不統屬守備官員何年添設聽彼節制彼此有無相礙即今事體邊情輕重緩急應該作何處置何官在可常存何官在可暫革逐一查議明白徑奏請定奪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着鎮巡官查議奏來定奪欽此備咨前來欽遵施行等因已經會同鎮守四川內官監太監蕭通案行四川都布按三司勘處去後該臣接管續據都布按三司掌印官會議呈准分巡川西道僉事楊泰關查

凌川奏議

卷之三

十一

得松潘疊溪茂州遊擊將軍二員各統領官軍一千員名原係弘治十七年八月內奉鎮守四川太監石巖會議添設疊溪遊擊在於疊溪千戶所駐劄松潘遊擊在於蒲江關駐劄正德十四年九月內奉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會議奏

准止設遊擊一員往來巡視在於疊溪千戶所駐劄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奉巡撫四川都御史胡世寧題

准仍設遊擊一員嘉靖元年奉巡撫四川都御

史許廷光題稱松潘等處遊擊將軍柳睿疊茂等處遊擊將軍時存禮各統領官軍一千員名俱在疊溪城駐劄但查本處城池狹小供領不周巡視莊道率非相便要將柳睿改於龍州宣撫司城內駐劄下至江油縣上至漢關墩時存禮下至灌縣上至鎮平歸化等堡各不時往來巡視督修道路護送糧運撫剿番蠻保固關堡等因

已該兵部題奉

凌川奏議

卷之三

十一

聖旨通行欽遵外及本守備提督等官先因宣德成化年間番蠻出沒叛服不常調兵大征之後成化元年設立壩底安綿大印等關堡動調漢土官軍指揮千百戶等官提督巡守正德十四年又因番蠻由茂州東路殺害張遊擊攻圍壩底燒劫觀子徐坪大方等關堡動漢土官軍征剿平本年蒙巡撫衙門議奏指揮何卿駐劄壩底守備安綿大印地方後蒙鎮巡衙門奏請勅書推陞指揮僉事張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壩底等處地方先年遊擊官員並無

統屬亦未嘗聽彼節制爲照石泉安綿驪  
底等處道路空與龍州相通地理相去亦  
遠守備提督等官屬之小河宋將安綿兵  
備衙門自爲一道實與龍州一帶無干及  
照龍門下至江油縣二百七十餘里密邇  
腹裏地方曾峰疊嶂相隔番界遠甚止有  
地名扇鐵溝一線之路與平通等堡相通  
先年舊龍州雖被番人出劫蓋亦不過十  
之一耳不足爲憂自龍州上至松潘三百  
四十餘里其間番界附近龍州者有曰竹  
絲嶺等關則有宣撫薛晉卿有曰大方山  
茅等堡則有副使李吉有曰黃羊鐵蛇等  
關則有僉事王枋各分土兵守把至於龍  
州二十里至鐵鎖橋有鐵龍堡上抵小河  
千戶所一百餘里則有參將衙門又自小  
河直抵松潘城則有總兵兵備衙門自松  
潘迤南至蒲江關原設遊擊衙門在彼年  
久缺官又自蒲江關至漢關墩五里至疊  
溪千戶所自松潘至此通計二百餘里其  
間番寨繹絡不時出沒最爲險隘如曰橫

梁背曰黃上坎等處山勢陡絕峽江壁立  
番人坐據其上名曰架背關堡糧運往往  
被其阻截經行時無敢過者所謂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者也由此觀之則方今事  
體邊情輕重緩急居然可見合無將遊擊  
將軍李爵所奏前項事情查照往年四川  
鎮巡衙門原會議題

堆事理行令各官照舊守備邊方不必紛更以  
駭觀聽等因備關到司該本司按察使程  
昌會同布政司掌印右布政使凌相都司  
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張倫議得壩底等處  
及潘油地方屬安綿兵備官管理後又設  
有守備官一員領勅在彼駐劄漢關墩下  
至龍州等處地方屬松潘兵備官管理彼  
又設有遊擊將軍一員領勅在於龍州駐  
劄往來巡視各項地方爲照龍州至壩底  
相去甚遠各  
勅諭內開該已見前六相于平居無事之時守  
備遊擊似應裁革一員但恐事變不常實  
難定議各官似各照舊存留各照

勅分理各該地方不宜裁革等因議呈到臣會同鎮守四川內官監太監蕭通議照設官有職屬同不司維制之規地方有遠近亦不可無統攝之限今查有安綿兵備官管理又設有守備指揮向定在彼駐劄似不必遊擊官更為節制且龍州下至江油二百七十餘里上至漢關墩五百四十餘里只此遊擊所統地方往來截殺防守已自照顧不前若復再為統屬壩底等處實是自作多事之擾使番蠻東西竊發則狼

漢川奏議

卷三

四

跋重尾之患恐不能免况先年遊擊官員於守備官未嘗有所統屬其邊事亦自修舉遊擊官統游兵專管龍州江油一帶守備官統各關堡專守壩底大印一帶各司職守亦不相妨揆之事體照舊為宜即今川西地方其邊情與緊莫過於松潘以南如橫梁黃土坎等處山峽陡絕道惟一線番人挾險阻運實有扼喉之勢先年遊擊官員設在蒲江關駐劄意亦為此今松潘南至疊溪道路歲久不通遊擊駐

劄恐難復舊再照壩底迤西番蠻每年冬盡春初出沒擾害邊堡若非守備難保無虞此官常年守備不益其龍州遊擊使在平居之時可以裁省即今橫梁背之患尚未寧息倘一時用兵則遊擊之官似亦緊要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將遊擊守備二官照舊存留行令漢關墩至江油一帶關堡凡提督等項官俱聽李爵節制若有重大警急亦聽本官調遣其餘月報文移及錢糧等項事情不

漢川奏議

卷三

五

必干預煩擾其何定李爵所管臨界相近地方有警則當移文關報務要協力互相應援以靖地方不許妄生嫌隙自分彼此以致誤事罪有所歸如此庶地方各有專責而事體亦不至擾矣

災異乞休疏

奏為自劾乞休以弭

天變事邇者

皇上以季冬長庚芒見元旦風霾大作用謹

天威引咎自責復

勅群臣共加修省臣仰見

皇上敬

天之心與天之心與翼翼同一軌也恭惟

皇上以

聖明御世憂勤萬機

天心昭假不應有此無乃羣工佐理之職有乖

以故機祥感應之兆不虛是以上厯

宸衷深自省愆臣聞薄蝕彗孛垂象示戒實

上天愛君之心修明政事欽恤民隱乃人君敬

天之道然糾變之實固在於修政而修政

之要莫先於任賢使在位不得其人則政

事安望以舉雖有戒膳徹樂之心終非修

德應天之實今

皇上所以側身修行以答

天戒者固莫大於賢否之黜陟矣臣揆今在列

諸臣自揣實爲不肖先之資性庸愚兼以

學術孤陋濫竽本兵恥無裨贊邊防之規

畫未周而不之勢未壯西戎之求和未

平北虜之入寇未息內修外攘之畧既疎

運籌折衝之績安在厥職罔供招青有自

伏聖

皇上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以佐兵政使斯民樂

業盜賊已順化於四裔庶以實應

國勢日彊夷狄順化於四裔庶以實應

天而災變可弭矣

浚川奏議集卷之二

浚川奏議集卷之三 目錄

奏議

疏五首

乞行義倉疏

乞正多官會議疏

舉用呂柟崔銑李夢陽疏

請革內外守備弊政疏

請處置江洋捕盜事宜疏

浚川奏議

卷三 目錄

浚川奏議集卷之三

小司馬集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疏五首

乞行義倉疏

奏爲應

詔陳言事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伏覲

皇上以星羅示變引咎自歸復

勅羣臣共加修省且下求讜言用弭災害臣仰

見

浚川奏議

卷三

皇上敬

天勤民之心至懇至切臣雖愚昧無大知見敢

不効區區之誠以求萬一之助伏惟

留神採納不勝幸甚臣聞天道遠人道邇人君

遇災修省求天變之由則茫昧無據盡民

事之實則災沴自消故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臣切見去年以

來川湖陝西六省地方大罹荒

旱百姓缺食流亡餓殍轉死溝壑甚至自

相殘食或耳爲母盜苟延旦夕之命而不

耻興言及此慘不忍聞伏蒙

皇上下哀憫之詔發

內帑之積

上供之稅罷一切之征雖古昔聖王子惠困窮  
不過如此但連年饑饉公私告乏雖有銀  
錢無處糴買是以貧下小民枵腹坐斃何  
啻巨萬徒使

朝廷有大資之惠不聞各省收賑濟之功靜  
言思之嗟無及矣且天災流行古今恒有  
而聖王之世縱逢水旱不致流亡由其政

浚川奏議

卷三

二

務恤民素有儲積故耳臣伏見

祖宗以來天下郡縣皆有預備倉之設所以廣  
儲備荒悲民窮重邦本之大計也但行之  
年久法弊政偷有名無實洪武永樂之初  
食之者寡故存留斛斗之餘蓄之足以備  
賑至於今日用之者數倍於前矣官師俸  
廩時常不給安望積餘以贍凶歲雖曰賊  
罰罪米例有打約而州縣一歲所收幾何  
是以饑荒之來小民則嗷嗷待哺而官司  
則束手無措不請發

內帑之銀則募留漕運之米習以為常不知

遠慮此皆在上者一切闇沒怠緩之政所  
致不獨歸咎有司之責也臣以為適令不  
為預處之術則將來年穀不登亦復如是  
且夫民愚無謀惟上之謀當其豐稔之年  
任情浪費不知撙節只顧眼前罔思後日  
在上者又復因循怠玩而不為之處至於  
凶年而死者上之人也非民也譬父兄之  
於子弟不立家訓不延師友無預教素養  
之方久而子弟流於不肖父兄安得辭其

浚川奏議

卷三

三

責哉臣嘗讀史見前代備荒之政有所謂  
義倉者出之於民而藏之於社下足以救  
其凶荒上不至費其帑藏乃經國之良法  
活民之大政揆之於今誠可興舉謹按隋  
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  
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成家  
出粟麥一石以下以貧富為差等儲之閭  
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十六年又詔天下  
義倉以上中下三等為差稅上戶不過二  
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自是終

隋氏之代民無饑饉唐太宗貞觀二年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食粟以秋熟每畝隨粟稻麥約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二年詔義倉計地畝取稅實是勞頓令戶出粟率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自是倉儲衍溢億兆賴以全濟宋神宗熙寧元年御史錢鎧奏乞天下置立義倉其法秋成之時於上等有田人戶量出米斛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三石二等不過二石三等不過一石

淺川奏議

卷之三

四

擇有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以所收斛斗儲貯其家若遇荒歉卽盡數俵借於下等貧民當時亦獲備賑之效此隋唐宋三代所行義倉之法大略如此臣卽其法而較度之以人戶之等第爲出米之多寡凶年只給貧下之戶此以有餘助不足之義勸民出粟置倉當社一遇歲荒則比閭之民自相計議而散之則同倉而午卽得食於民甚便此法之最善者也置倉於州縣一有荒凶戶口則待審於官府又移則高下於

史官富饒倒多不得實且鄉野之民僕僕區區不能自達百里就糧旬日守候饑困而弊尤多矣此法之最不善者也臣愚以爲直取其法之善者比照北方民俗會社之禮定爲義倉經久之規如一村社居民大約二三十家定爲一會每月二次舉行各以人戶上中下等則出米收貯一歲積以歲月所蓄必富遇有荒歉之年百姓自相計議而散旣無官府編審之煩又無胥吏顛倒之弊賑恤不勞於上而實惠得

沾於民縱有水旱之災決無流亡之患活民之法莫善於此且此法之行可以寓保甲以弭盜賊可以寓鄉約以敦風俗一法立而三善興養民之中而教民之義存焉成周井田之法其善亦不過此況出納不屬於官則民無奔走道路之擾立法因民利民則政非歛下奉上之爲隋唐宋之所以爲善者又豈可同年而語之臣謹條具事宜上塵

清覽伏望



勅下該部而加詳議如果有益於民乞早行下  
各省巡撫都御史督令郡縣率民自相約  
會期以今年秋成之後著實舉行使海內  
承黎絜之毒域不惟愚臣幸甚緣係應  
詔陳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計開

一北方民間每二三十家朔望一會各  
出錢數十文收貯令一人掌管四時  
祭神備辦牲醴遇有喪事之家用以

淡川奏議

卷三

九

膊助積貯之多或值年不順成各家  
亦得分月救濟此實風俗之美弘治  
以前往往如此近年以來惟城市人  
家尚有此俗鄉村之民舉行頗少臣  
以為今立義倉之法可以倣此不論  
鄉村城鎮居民除別省商賈人等不  
編外但係本土隣近縣分人民同住  
一城一村者每二三十餘家約為一  
會務在相情願村小入不及數者得  
與鄰村同會共推家道殷實者有德

行者一人為社首處事公平人所信  
服者一人為社正頗曉文書會集者  
一人為社副凡在會在倉出納會計  
糾正賞罰之事共商議行之

一每月朔望日一會在村鎮者以土地  
神為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神為主至  
期設神位香案社首社正率一會之  
人詣神位前上香奠酒行再拜禮畢社  
首以下各序長幼立於神位兩旁社  
副出於序末中立向神讀

淡川奏議

卷三

七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云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讀  
畢再讀曰凡我同會之人能遵

聖教者神必降之福有違

聖教者神必降之禍慎哉慎哉又向神前再拜

禮畢撤神位序坐社首社正將前月  
會中行過好事者一人舉其事而稱  
獎其善衆人共一揖以讚賞之再特  
行過不好事者一人舉其事而論說  
其不善衆人亦一揖而勸戒之如無

善惡可舉即收米入倉一茶而散問  
有於會法抗拒不遵者重則社首率  
衆告於官而治之輕則社首社正量  
情罰米一倍入倉

一同會之人貧富高下不齊上戶之中  
豈無中下之門下戶之內亦有頗過  
之家今義倉之法但係見在同居各  
自分別等第每會上等之家出米四  
斗中等之家二斗下等之家一斗每  
米一斗再加耗米五合務要乾圓潔

校川奏議

卷五

八

淨可以久貯者入倉其所置倉圍必  
推本村上等殷實仗義之家主之此  
等入戶富而有力又能便於防守亦  
且保無侵費縱有損折出於意料之  
外亦可以責其賠償

一上等之家會米多於中下一倍以上  
至於荒年則惟中下之家得給蓋以  
已之有餘助人之不足所謂義倉之  
義正在於此但太荒之年上戶家口  
衆多亦有食米不能給者若積米有

餘社首社正亦許同衆公議量口給  
以貸少豐年照依原米還倉中下戶  
所給之米不復還若積米止足給散  
中下人戶上戶亦不必貸

一義倉之法正爲勸教上戶有力之家  
救濟貧民而設但其間勢豪姦猾大  
姓不肯作會以阻壞義舉同村之人  
即行呈告到官重罰米石上倉仍斷  
令入會又有一等貧單最下之戶與  
上戶不敢相敵爲禮難入會者社

首社正亦要書其姓名于簿或附入  
本家上戶或附入鄰家雖不預坐會  
時亦收其斗米凶年亦隨衆給散庶  
窮迫者不致失所而義倉之所利者  
亦普遍而無遺矣

一凡同會之家務要各相保愛遇水火  
盜賊則同心救護有婚姻喪葬則協  
力贊助其因事鬭爭不相和好者社  
首社正集同會之人評其事之曲直  
使曲者服罪以謝直不從則率衆以

求直於官府而治之會中之人或各家子弟有遠出者則告於衆曰某爲某事向某處去社副即附于簿曰日本家請社首同衆點視其行李物件記之有親友自外來者當日即報於社首等曰某親友某處人爲某事來社副亦即附于簿常日本家亦請社首同衆視其行李物件記之去之日同此其間有面生可疑之人暗來暗去不令衆知者社首等因會而疑論

之察其不悛率衆捕獲送於官而究之

一今義倉之法其出納給貸之事雖百姓自主而官司不得預但作會之始若非郡縣官督令編定中間百姓行與不行亦漫無稽考臣以爲各鄉村城鎮每自編定一會社首社正等具各姓名呈報于官官即附簿候一縣所屬通行編盡即攢造社會數目若干姓名若干青冊一本送巡撫官查

考備照且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編定之後間有不肯依法著實舉行者可仍令該管官司提撕警覺作其怠惰一年之內間或查算倉米一次如虛即罰在會上等之家代出一年之米庶責有所歸法無不舉

一救荒無善政蓋以平日無備又倉卒之際民命所關安得從容和平之善故欲發官廩則所儲不給欲勸富家則未免強取專靠輓運則遠不及事

務責糜粥則聚而交困臣每遇荒年獨以義倉之法可以備荒而活民未嘗不歎息在位者之不能法古也但今所擬乃臣一己之見恐其中有未盡合宜及有可行而論未之及者仍乞行下各巡撫都御史體量各地方風俗事宜施行務在民間預有儲積使荒歲足以備賑不必拘定一律致有滯礙

乞正多官會議疏

原為

請正會議事臣等切見

朝廷每有重大政事及文武大臣員缺必

勅下廷臣會議會舉然後施行蓋以獨見之偏恐無以周天下之情而衆思之集庶足以盡事理之變協茲羣謀裨贊

朝廷甚盛興也但行之年久事體變更雖會多官固稽衆論主議者獨得而揚言與議者拱手而傾聽人之賢否未見諷評事之利害不相可否遂使軍國大政止以數言

漢書

卷三

三

而決會議如此亦復何益臣等嘗考古人集議之故矣漢元帝竟寧元年與匈奴和親單于懼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遼煌請罷邊備及塞上吏卒以休天下之民帝下公卿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獨中郎侯應以爲不可奏言不可罷者十事天子遂詔勿罷又哀帝即位丞相孔光等奏言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以廟有迭毀之禮請與羣臣雜議時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

等五十三人皆以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

盡宜毀獨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以爲

不可奏言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七者正廟常數也功德兼隆百世宗之

不在三昭三穆之列變數也孝武皇帝功

德之著未宜毀上覽其議從之由漢二事

觀之在人臣各得伸其議論在事理無不

盡其曲折人君從其長者而行之則國家

之政事亦無不得其善矣今之議事者不

務商量徒爲唯唯不惟有媿古人之風亦

漢書

卷三

三

且戾於立法之意况兵部職掌多係邊夷之處置動關國計之安危比之諸司尤爲緊要合無今後有事會議前期將所議事情始末緣由開具議帖送各該會議官處先行檢看至期務要虛心商確各盡所長使一事之中是非利害幾宜委曲無不周悉明當其推用將官務要從公開誠各舉所知如臣等所推用或有未當要當會明白辯論其才略所以不堪其行止何以不可務俾公論允協然後畫題聯名

上請其有議不相合如侯應之不罷邊備劉歆之不毀武廟者不必強要其同聽其另行具奏

上請定奪庶足以盡諸臣之見而會議之事亦至公而無私矣

舉用呂柟崔銑李夢陽疏

爲論薦賢才事近該刑科給事中戴儒題爲申督薦舉以振人材以隆

聖治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舉用人材屢有且者兩京大

臣利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論薦經今月久如何多不遵行姑未查究便著各官查照前旨用心詢訪果有才識優異堪以重任的不拘資格從公舉薦吏部遇缺酌量奏請簡用不許避嫌推托欽此欽遵臣惟人之賢否必相處之久而後知蓋以平日聽其議論見其行事察其心術之微多矣故其賢與否乃能定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乃若信其傳聞之言聽其一談之美見其

行之善而遂定其人之爲賢則所失者多矣所謂千聞不如一覩一行之可取不足以票平生者是也今日內外布列諸臣其賢與能者固不可勝計但臣平日與人寡交不能致賢俊之人悅慕相識雖暫識之亦不敢深信故臣不能真知者實不敢漫舉謹以平生久要相信者爲

皇上陳之臣切見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今見任呂柟性行淳篤學問淵粹南京國子監祭酒今致仕崔銑才識明達允負經濟江

西按察司副使今閒住李夢陽氣節高邁文章古雅此三臣者以臣觀之皆當世之賢傑也臣伏覩

皇上近者寬大之政凡舊日諸臣以罪廢斥者舉皆漸次陞遷收錄獨柟等或沉於下僚或久於滯棄乃使

聖明之世野有遺賢

堯舜在上哲人退抑臣實惜之臣惟人非大聖孰能無過

明主用人取其所長此三臣者才識誠爲優異

況科第皆深年紀皆過五十經歷世故已多省躬悔過亦至於此時不及用之將恐數年之後精力衰憊不堪任使是養材爲其難而棄之爲甚易誠爲可惜伏望皇上勅下吏部再加訪察果如臣言伏乞不次擢用庶在位得人而賢無棄遺矣

請革內外守備弊政疏

題爲

請革守備舊規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尚書王 咨前事臣竊惟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宣宗章皇帝臨御以來始設內外守備之官付以留鑰之任不過爲安撫軍民保障舊都計也使爲守備者政體或失於法累害反擾乎民因襲積弊咸曰舊規不惟致地方之故壞抑且負

朝廷之重託自取乖違殊失報稱恭惟

聖明在上勵精圖治擇賢能省苛刻殫貪殘惠毗庶不惟布之實政務欲親致大乎此誠堯舜復生貞元會合之時也爲臣子者不能仰

體

聖心爲民造福而猶因循舊弊不行改革雖有所爲亦失忠藎臣奏

命衆贊與內外守備官同事已數月矣中間小節末務雖所見不同無大害事者臣不敢毛舉以煩瀆

聖聰其失於法令擾害地方者摘取三事上

陳伏望

聖慈深賜省覽以杜久迷之弊用慰留都之民臣愚不勝慙慙之至緣係

濠州奏議

卷之三

七

請革守備舊規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咨部送司

案呈到部合行開坐具本專差

齎捧請題請

旨

計開

一關口盤詰臣見南京城外長江兩岸灣泊客船處所共有五關曰龍江曰大勝曰新江曰浦子口曰江淮每年龍江大勝新江口三關內守備差內官三員外守備差指揮三員龍江

大勝二關中府又撥管隊官四員旗軍一百名浦子口江淮二關每年差內官各二員指揮各二員各撥旗軍五十名邀截經關往來買賣貨物船隻謂之盤詰其實照貨取討過關等錢雖糶賣糧米例不該稅者亦皆逼取又將木做成鹿角名渾江龍以橫當河口有則放行貨賣無則攔當搜索假勢逼苦不容出入客商無奈只得措銀打發方纔了當各官分用私

豈不苦乎以故客商到關視如虎牢軍民蹙怨有同陷穽夫以京城重地遠不過二十餘里近即城外而噬人之虎狼青天白日動常數十豈非地方之大害乎在古先王之政關市譏而不征方今

聖明之世通商利物乃所宜然此等姦惡豈可任其恣行為患闇隱而不除乎臣詢問之皆曰此舊規也臣查得龍江關額有龍江驛通等衙門大勝關額有

大勝關大使新江口額有江東巡檢司又操江衙門設有把口船四隻操軍一百名又俱附近京城門外浦子口額有浦子口巡檢司又有應天等口額又有守備官操備江淮關額有江淮西江巡檢司又有江淮衛又有江浦縣各自有巡邏盤詰之責不必更藉內外官冒而能辯者也今各關又復設此豈非妄生事端擾害地方乎臣又查得諸司職掌及

大明會典各關項下不見開有內外差官盤詰之文不知所謂舊規者據何而言臣以思之縱是笏年有此亦出內外守備因事朦朧奏討添註假此名色以覓實利之爲本非

祖宗立法建官之制卽今爲害地方軍民莫敢誰何

朝廷遠而不聞臣工畏而不舉若不及時禁革後來爲患益深此舊規擾害地方者一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行查議如果於地方有害將五關內外盤詰之官并收茶菓內臣通行革退以除民害則地方幸甚

一守備政務臣欽奉

勅諭令臣叅贊守備機務整飭兵備固守城池操練軍馬撫安人民但遇寇賊生發隨即調官勦滅其責臣者重且大矣及臣到任之後日與內外守備同事見其逐日所行殊與

勅諭不類知五城兵馬引稟皆自溺自縊人命

誘拐人口此與守備何所干涉各衛巡捕官引稟皆以竊狗偷等事且盜賊并至上兩盡皆打散不送法司臣以爲此等事情乃巡城御史及法司所行以內外守備大臣聚而論此是下侵有司之職矣及臣詢問青曰此舊規也臣查得內外守備官准理事務舊有條例一款凡在京內外守備官員務遵舊例凡軍民詞訟事干地方城池軍馬事務例該准理者方許

准理若係戶婚田土鬪毆人命例不該受而輒與准行承行衙門即將違例受詞緣由叅行駁究如或轉相容隱聽南京科道官通行糾舉一體治罪由此例觀之則人命事情非內外守備之所當理矣臣又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竊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以一主爲重併贓論罪爲從者減一等初犯並於右小臂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絞若軍人爲盜雖



免刺字三犯一體處絞一貫以下杖六十至一百二十貫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竊詐律意盜情爲重故一貫以下即坐以杖今一兩以下輒行釋放是使盜皆脫罪矣旣不問罪必無刺字旣無刺字必不得絞如此何以懲惡致使京城之盜有犯十數次而不改者豈非廢法而誨人爲盜乎臣細求其故蓋由先年權豪得志假藉威福非人命盜情不足以預害富家

大得貨賄故凡人命盜情必經內外守備而後行若非廢置法令不見權出於已以故往往任情斷決不致於理因習至今猶未反正不知下侵有司職事乃失大臣之體斷決任情自由必廢

朝廷之法此舊規矣於法令者二也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再行查議如果人命非守備所行竊盜當理於法行令五城兵馬巡捕等官凡遇人命竊盜止稟巡城御

史照例衆送法司施行勿得更稟守備以致煩擾廢法其有係千軍馬城池強賊江洋大盜地方重情仍照舊呈稟內外守備官處治如兵馬巡捕等官畏懼權勢不行改正許巡城御史衆送究問庶法不致廢革盜竊知所警戒而守備體統亦尊嚴矣地方幸甚

一查官點閱臣見內外守備官每年春秋二季內守備處內臣一員外守備

金指揮一員前去安慶九江等處點閱官軍臣訪得此等官員全去狐假虎威交轡下司無所不至各處官員畏勢懼權只得隨意奉承饋送臣有方得了事及至起身上江物貨滿載而歸年復相因遂爲常例以收各處一聞差官無不感額致怨臣詢訪之皆曰此舊規也臣查得點閱之始乃弘治二年因四川湖廣年荒兵部預防民窮盜起題

准請

勅南京內外守備官員嚴加操練各營官軍  
及點閱上江各處兵馬以戒不虞至  
今朕遣敕書尚存可考實是一時防  
患而行原非經久之制蓋緣當時事  
平不止以故因習爲常若以爲控制  
之權不可失則昔人虎符可以起兵  
檄羽亦能集衆文書致諭有何不可  
況九江安慶見有兵備副使一員守  
備都指揮一員皆領

勅行事足以嚴督兵馬固守城池何必年年  
官徒致擾害此舊規之擾害地方者  
三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行查議如果點閱上江出於  
一時之權不係經久之制行令內外  
守備不必再行差官點閱以致擾害  
惟以文書令其遵守則地方幸甚

請處置江洋捕盜事宜疏

題爲計處江洋盜賊以弭後患事職方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本部尚書王 谷臣

伏見今歲江洋盜賊所在有司窮緝掩襲  
撲捕雖多而逋逃亡命奔匿澤數猶未盡  
絕若不預定規畫卒然乘隙而起亦不可  
料切以此等盜賊賊而復生散而復聚大  
江上下曾無數年寧靖者蓋弭盜之術歷  
年以來未嘗畫有定規故也以今事勢論  
之緝捕於沿江治其標者也預防於巢穴  
治其本者也使徒嚴治標之法舍根本要  
害而不之圖雖能一時暫寧而禍根潛伏  
生生未已官司戒嚴稍息行劫又復如前

矣欲使江洋久安胡可得哉臣以爲當先  
處置於生賊之區以絕其根底之禍斯爲  
得策何以言之近年以來江洋大盜如施  
天泰侯仲金等皆出自太倉崇明常熟沿  
海一帶居民而江陰通泰等州縣沙上之  
民亦或有之每每撐駕雙桅大船招納亡  
命聚集遊手興販私鹽因而乘機劫掠上  
抵九江下至蘇常不由盤詰任意來往有  
司緝捕嚴急則竄匿不知誰何稍時防禦  
或疎則羣聚不逞如故正以巢穴不清

端常在處置無方徒謹標末故爾臣謹以  
治本五事上陳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便於務使天性早

賜施行則地方幸甚等因奉部送司案呈到

部為此開坐具本專差千戶曹昂齎捧謹  
題請

計開

一復兵備臣查得先年太倉州舊曾設  
有兵備副使一員住劄專一隄備督

捕海濱一帶盜賊誠為要務何以言  
之海賊流劫江洋來如鬼魅去如風  
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  
歸動經千里莫可踪跡若非覺察於  
巢穴之所計處於根底之近則大姦  
巨猾倏去倏來者誠不可即得合無  
將兵備副使照舊添設妙選一時有  
才幹有風力有計慮能而事者前來  
整理海上一應兵備事務定其保甲  
便各出入有所稽考禁其船隻使各

關口有所盤詰嚴其巡邏便各下司  
有所綜覈更隨宜斟酌多設方畧以  
除夫因循苟且偷玩漫漶之弊則數  
年之間海沙之民變而鋤耨或可必  
致更乞再

勅吏部將崇明太倉靖海常熟江陰通泰海門  
等州縣正官務須揀選素有才力能  
幹者調來任事庶上下得人同心協  
力了無不舉之政時而有警即無不  
捕之盜矣

禁沙船臣訪得崇明太倉通州江陰  
常熟一帶瀕海沙上居民中間有等  
大家富室及軍衛指揮等官舍常時  
打造或單桅或雙桅大船少者數隻  
多者數十餘隻號曰沙船其制底深  
面平人易動作逆風亂流獨能便捷  
專一徂與無藉之徒或軍官自己家  
丁遠處興販私鹽歸來坐地分贓州  
縣官司不能禁治習久成風為賊淵  
藪且船便可時人多勢眾出入江洋

縱橫莫制江面廣闊風水洶湧雖有官兵亦難即捕往往剽劫出沒害及商民職此之由也臣以為船無分別則彼得以渾其跡於衆人捕者行者無以察其為賊船便駕使則彼得以易肆其兇而捕者行者勢亦難與之敵合無行令操江大臣著落兵備官督令沿海各州縣衛所但係沙船體制不論單桅雙桅通行曉諭拆毀改作中等單桅別據民船兩月之內敢

有故違不行拆毀改造者或被入告發或官司體訪得出即將船隻入官以為有司巡捕之用船戶從重究問仍將新造中等船隻以三分為率將船後一分塗以粉土油為白色尾上仍大書某處某人船隻以為定式船既改則絕其兇惡之勢船有色則難行冒道之姦如此雖欲為劫懼其易於敗露而不敢矣此滅絕海賊第一義也其有裝載貨物出外買賣者俱

令先赴該管衙門告明給與文引一張凡在船客商貨物及船戶稍水人等前往某處貨賣明白填註以備上江關津盤詰之據回還之日買有他處貨物亦就於所在官司告給印信回票一張照前填註各貨物姓名以備本處官司盤驗如此則興販私鹽之徒亦不得混衆而出入矣

一復巡船臣查得先年太倉鎮海二衛太倉江陰等州縣劉家白茅奔牛五聖徐山等港沿江一帶俱設有墩臺及各港口巡江風船派撥軍衛有司巡捕兵快人等領駕每港口設二三隻令其往來巡邏盤詰盜甚為切要何以言之此等港口皆近沙洲盜賊鹽徒出入必由之路大江上下水面廣遠客船輳集易於閃避是以行劫之後莫可踪跡至此等去處則譏察可以根尋避匿無所合止詐偽所誣驗形跡情狀如探囊橐而取之

矣夫豈不便不知何時發而不舉官  
司久無振作以致沙上之賊縱橫出  
沒了無忌憚如此臣又訪得巡船料  
價舊在蘇州所屬州縣及太倉鎮海  
二衛出辦至今尚有文案可考今無  
行令操江衙門將先年捕盜巡江風  
船規制查出照舊打造給撥軍快應  
捕人役領駕南岸自太倉州至鎮江  
口北岬自通州至儀真每於緊關港  
口去處設立二三隻在船亦要置備

羅披銃炮弓弩牌鎗等器械常川輪  
班巡邏盤詰不許臨徒駕船灣泊黑  
夜與小船鹽徒私相易賣如船空人  
衆及有私鹽在船與無文引可疑者  
即便拿送所在官司究治若遇賊船  
打劫往來客商亦要徑自追捕擒拿  
彼此併力應援不得畏縮坐視不救  
有功者官司一體給賞如此則海沙  
之人知所警戒而不逞之徒亦自斂  
迹矣

一書督撫臣以見

朝廷於南京設有文武大臣二員提督操江  
不直護衛京師亦以隄防寇盜但戰  
船雖多設置之無用操練雖勤不以  
之捕賊及詢其故皆以在京官軍保  
守城關非捕盜之司臣以為緝捕江  
洋盜賊乃操江大臣之職事用江口  
戰船調換江官兵以禦江中盜賊亦  
何不可若曰止令護衛京城是操江  
官軍終身安坐絕無效用之期矣且

近年以來在京各營官軍亦另設提  
督大臣統領在於京城內外緝捕盜  
賊與此事體頗不相異合無今後新  
江口官軍比照在京巡捕事例無事  
則操練防守有事亦得調遣捕盜不  
得以護守京城規避其操江大臣無  
事之時各於春秋二季分撥出巡以  
鎮壓遠近如遇有江洋海濱賊寇生  
發即為親歷有賊地方駐劄不惟便  
於調度行事亦有聲勢增重致賊易

捕各不得安坐京城致誤事機其九  
江安慶浦子口嚴真大倉及沿江各  
府兵備守備知府等官聽其節制  
調度如此則身得以使臂臂得以使  
指連絡貫串同心一體但遇有警則  
風行雲合即無不捕之虞矣

一議鹽課臣切見濱海之民率多貧下  
之戶平昔惟射魚鹽之利以爲生理  
各場鹽丁住居斥鹵之區不能稼穡  
亦惟以鹽爲命時而官鹵積滯不掣

商人又不隨場買補則鹽戶官鹽之  
餘所煎以爲養生者不賣爲私鹽不  
可得也此二者皆迫於小民之命無  
怪其干犯法令而不止也近年以來  
州縣軍衛巡司等官貪汚不卹民隱  
不省事者甚多故私鹽之捕不論多  
寡一例繫逮致使貧民生路盡絕犯  
法者以拘囚死守法者以困餓死均  
一死也而犯法者或幸而不死又有  
利焉欲命不爲私鹽何可得乎臣伏

都見行條例內一款貧難軍民將私  
鹽有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  
臣以爲江北人步行江南人船行以  
條例無船字故捕者不論多寡即捕  
之是

朝廷之仁不得及江南之民矣合無今後些  
小船隻比照着挑負者之例裝載一  
百五十斤以下者許其隨處變易度  
日巡司巡捕等官不得藉以私鹽妄  
行捕掠違者許被害之人陳告治罪

如此則海濱之民各得射利以養其  
生雖斂斂之人以大利感之亦知重  
其死而不肯從矣此今日除盜之先  
務也

浚川奏議集卷之四目錄

奏議

題本三首

閱視陝西延寧邊防題本

清查騰驤四衛勇士題本

再查騰驤四衛勇士題本

浚川奏議集卷之四

臺史集

浚川王廷相署

奏議

題本三首

閱視陝西延寧邊防題本

題爲慎選擢以重民兵事臣欽奉

勅諭以爾巡按一方特命就彼閱視延綏寧夏

等處爾須查照兵部題准事理躬親遍歷各

該地方將官軍馬匹器械什物壘臺城堡等

項一應邊務逐一點視看驗畫圖貼說備造

文冊及大小將領兵備捕盜官員廉貪勇怯

從公訪察此外有無別項失誤事情通行具

實奏來以憑處置中間廢弛事務應該更張

損益者小則從宜區畫大則開具欵目奏請

定奪欽此行間續奉都察院巡按陝西一千

七百八十五號勘合劄付前事准兵部咨

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近年以來各該兵備委多廢弛着各該

監察御史用心閱視不許虛應故事寫勅與

他欽此欽遵移咨備劄仰臣欽遵施行奉此

除將臣閱視延寧二鎮西安等六府地方  
文冊并畫圖貼說應參問官員另行外照  
得延寧二鎮中間廢弛事務及可更張損  
益者固多但皆小小損益不足為邊備輕  
重鎮巡等官能體國者皆能施行臣不敢  
瑣瑣上瀆

聖聰謹采邊務之大衆人皆以為慮而

朝廷不能盡聞者三事開坐具本奏

間伏候

勅旨

計開

一邊事懈弛賊恒出沒上下蒙隱習以  
為常臣往年未至邊塞竊意虜賊入  
境各路城堡將領等官一聞聲息必  
是統率人馬衝鋒迎敵以挫虜志用  
保邊鄙矣今臣目擊其事實大不然  
賊來寇邊任其深入腹裏全不當鋒  
阻遏賊東則西賊北則南甚至逡巡  
畏避幸其早出縱有一二勇敢之將  
亦不過遏截歸路斷饑星末之策爾

已然道路無窮人馬有限向此設伏  
則從彼遁去幸而相遇十無二三牛  
羊人口小有追獲便足塞責其搶掠  
而出者不知幾何矣以今年言之秋  
夏之間河套潛賊不過百數六月三  
日出十二日復出十八日又出縱橫  
往來如履無人之境不聞有一邊將  
能挫其鋒者夫以細瑣鼠竊之虜尚  
如此其遇大舉之賊又不知何以處  
之而邊臣恬然坐視以為故常此臣

之所以寒心也臣又訪之邊人云弘  
治以前河水既解虜人不敢畜牧套  
中邊軍年年出邊耕種是以補林東  
西城堡倉庾充實又得採草牧馬今  
賊經年在套而邊外之地不復耕種  
矣弘治初寧夏賀蘭山後如花果園  
柳溝等處北虜不敢住牧恐我軍搗  
其巢穴今賀蘭山外口墩不守而虜  
營安然駐劄矣北路黑山營阻賊渡  
河要害之處撥軍戍守乃是舊規今



黑山營不戍而黃河東畔墩臺不守  
矣凡此皆邊事懈怠形勢日促之漸  
且中國所以能限北虜者一則兵力  
之強一則山川之險故祁連賀蘭河  
湟斷遮其右太行燕雲綿亘遼海障  
蔽其左漢唐盡得其險而胡虜爲之  
坐制趙宋盡失其險而國勢爲之不  
彊可以鑒矣今奉賊時常出沒而邊  
戍日見罷廢

朝廷之上遠而不聞歲久患成救之無及伏

望

皇上勅下兵部議處何以邀擊截殺變其積習

何以耕種戍守復其舊貫則邊方幸

甚

一儲餉缺乏止足目前遇虜大舉必難

處措臣竊觀古今邊鎮之設所以得

外衛內奠國保民之圖故供需出於

內地理所宜然使儲餉不給則士卒

困餒士卒困餒邊事可以坐待而敗

矣臣今夏閱視延寧二鎮其在倉糧

斛亦會稽查大約多者可勾主兵四  
五箇月支用少者止勾至兵一箇月  
支用迫無全歲之儲安望客兵之費  
榆林則三月可盡寧夏則一月不足  
夫以大鎮所積狼狽如此其他城堡  
不言可知雖鎮巡等官屢有奏討不  
過年例銀兩招商引鹽而已且一例  
收銀不移種穀豈經久籌邊之謀盡  
目前捏合之計此臣之所以寒心也  
臣又訪得邊人云弘治中當國司

留心邊務設法積粟東西城堡所積  
糧草各各巨萬紅腐爛陳陳相因  
至十四年達賊大舉動調官兵無處  
數萬往來策應隨在而足自後以來  
所入之數不及所出及劉瑾搜粟之  
例一行至今缺乏不可復故臣以爲  
今日各邊糧草不足其大略有三歲  
會有定數而小民常通欠一也勢豪  
利輿攬經年不上納二也遊擊常按  
伏實糧多虛費三也由是所積無餘

比之先年邊計實壤懸絕卽今幸無他虞養恤軍士已自爲難脫如虜人大舉深入自己狼顧不暇安能動調重兵當是時也縱有十分調度而舟車不通止憑馱負所濟能幾何哉况烽火交馳遠近堅壁清野恐不及矣尚敢僕僕道路運輸糧草乎此事勢之的然者不可不早計也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將前三事議處以足定邊經久之畫則邊方幸甚

一北虜部落生齒漸盛守邊將帥不可偷安臣訪得邊人熟知虜情者云北虜小王子部落比之前數十年漸覺強盛本部下六大營精兵約三萬有餘自爲中軍正當大同以西地方東哨二枝一往留達子一元良哈達子精兵亦有萬餘其人多富足安居重生不大犯邊今直宣府迤東一帶是也西哨三枝一亦寧來太師一奄出茄牙太子卽阿兒禿思一忒烈伯忽

三營精兵亦二萬有餘其人多貧苦故時常犯邊今直延寧甘涼一帶是也近年以來小王子與亦寧來等讐殺歲無虛月亦寧來雖有精兵萬餘寡不敵衆奔避不暇走瓦剌潛西海至今不敢東牧夫以夷狄相殘中國之利此特幸其一時爾使其讐首殄滅或自相解和則卽爲我患如反覆手爾今之爲將者乃安枕高卧甚不擾邊不知北虜日漸強盛而防禦之

略不行戒嚴此臣之所以寒心也臣嘗觀中國夷狄之盛衰矣漢武帝時匈奴可謂盛矣適當中國富庶兵力強盛故雖連年命將出塞屢有斬獲而漢士馬物故與之相等此中國之盛當其盛也元成哀平中國可謂衰矣而單于款塞無虛歲何也中國之衰當其衰也五代以來中國擾攘北宋承之西失銀夏北失燕雲中國兵勢萎靡不振又當虜人強盛之時是

以中國之患汙于金元而後已此以中國之衰當其強也臣以爲中國制禦夷狄固不以其盛衰爲由而當恒有自強之計至於當夷狄之盛尤不可不加之慮也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議處戒飭各邊將領加意防範以立自強之規查訪其平日偷惰自逸萎靡不振者盡罷黜之則邊方幸甚

小司馬稿

清查騰驤四衛勇七題本

題爲謝

恩再陳愚悃事臣等欽奉

勅諭近該詹事府詹事霍韜奏稱御馬監勇士諱冒倍增虛名無實糧食無措欲行差官清查事下該部議覆近年該監勇士多係無籍遊食之徒買窩頂補寅緣進克希圖躲避差徭影射門戶比之舊額加增太半委的冗食耗蠹糧儲無益於用而管事人員罔利行私通同埋沒甚至人既逃絕糧不開除姦弊日

滋難以枚舉今特命爾等會同該監官拘集該管官旗吊取原舊選編節次頂補收充及實在食糧等項文冊令其指實開報務要從公覈實根究來因貫址明白的確除舊額不動外但係新收濫收等項果係壯健得用之人量爲存留亦不可因之以生弊端其餘盡行革退若有欺公玩法隱情終不行從實開報及抗違沮撓者一體叅究處置爾等受茲委託須各秉至公秉公查辦其一應姦弊或有勅內該載未盡者俱照該部議從事理

施行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御馬監右少監王大用行據騰驤左等四衛所各將見役勇士年貌籍貫充補來歷分別舊額新收開造印信手本文冊前來拘集各該官旗逐一清查得弘治十八年以前舊額內收充繼補來歷真正明白本身見役者共三千一百六十三名老疾見有子孫替役者共五百五十三名年老無子尚堪應役者共二十三名老疾子幼不堪應役者共二十一名老疾無子不堪應役者共六十一名

身故子幼紀錄者共四十六名身不在衛  
應役住各州縣者共三百二名詭冒名  
籍者共九百四十二名近年事故有子孫  
者共四百四十一名丁盡戶絕者共七十  
五名正德元年以後新收數內收充繼補  
來歷真正明白迤北回還者共三十三名  
年力壯健得用者共一千三百六十一名  
老弱不堪應用者共六百九十一名身不  
在衛應役住各州縣者共三百五十九  
名詭冒名籍者共八百一十六名歷年事

故共一百九十二名舊額內本身見役及  
老疾見有子孫替役年老無子尚堪應役  
并新收數內年力壯健得用者共五千四  
百零三名俱合存留照舊食糧差操其年  
老無子者待其終身開除名伍其舊額內  
老疾子幼不堪應役身故子幼紀錄及近  
年事故有子孫者亦俱合存照在冊待後  
勇士有缺照名選補其遠年事故但至八  
年以上人文不到部替補者合無比照軍  
職十年以上人文不到部不准裝替事例

再遺戶口文冊與今查過年老無子不堪  
應役丁盡戶絕者俱令開除戶籍其中間  
繼補年遠者籍冊欠明清查有詞韋能等  
四十五名候驗查明另行奏

請定奪外其餘新舊數內詭冒名籍及不在衛  
應役住各州縣者并新收數內老弱不  
堪及歷年事故者俱令盡行革退開除名  
籍臣等切思此等人役俱係順天等府所  
屬人民及在京在外軍衛舍餘內臣家人  
人等或冒頂遠年逃故名伍或假名行賄

竇緣濫進或辦納月錢長支糧賞或避重  
投輕影射差役在戶籍殊為虛名於國儲  
實為蠹耗一切革退本無可惜但中間有  
等失迷鄉貫及雖有鄉貫而遠不能歸家  
無可依者京城住居年久一旦除去名籍  
則必無所歸着揆之人情似亦可憫合無  
查照弘治十八年清查奏

准事例及正德十六年

詔書再行量為區處其有迷失鄉貫及雖有鄉  
貫而無所歸着但願充軍者俱查發在京

缺軍衛分克軍照例俱送

神機三千五軍等營操練庶名籍有托不至失所且兵有定額則冗濫不生法制盡一則經久可守臣等查得宣德八年四衛見役勇士共添至八千七百一十五名比之原額加倍增多蓋緣積年漫收是以濫無抵止切照勇士之役惟

大祀

天地隨

駕擺隊等項其事最重用人甚多若止照宣

凌川奏議

卷之四

十一

德八年舊額存留人少役繁不無誤事臣等查得合用勇士名數三千下圍宿該用勇士三十名五百下擺隊該用勇士五百名大教師并執硬弓蛇皮鎗該用勇士六十名執寶纛該用勇士一百八名執龍旗該用勇士三百五十七名吹金喇叭鑼笛兒打銅鑼鼓該用勇士一百五十五名捧領金鞍馬金花銀花甲馬五方纓甲馬四天門馬中央馬細鞍馬該用勇士六百五十名本監直宿防姦該用勇士五百名通

凌川奏議

卷之四

十三

共該用勇士五千三百三十名臣等今清查過應該存留見役勇士共該五千四百三名若果該管官員守法奉公不行占役包辦使人皆在官亦儘勾應用合無將今次清查過見役名數著為定額自今以後不許額外增添如遇勇士事故缺伍除迤北回還勇士身故果有親生子孫勘實許其替補絕嗣即為開除外其餘進克勇士事故缺至十人之上該衛即行申達兵部將各該事故子孫并今清查過存留紀錄

子幼候替近年事故子孫送部行選軍官着實揀選務要年力壯健者方許收充以補足名伍俱止終本身如有事故仍照前例再行揀選收用以後未為定例並不許越數濫收以壞定額戶部每月放支糧斛亦以今收名數為定食糧冊上不許增添一八如有官旗作弊額外濫收丁糧聽委官查出即行參究臣等又查得各衛官旗作弊之由為緣戶口文冊往往苟且開造以錢收買易於冒領如戶首某人止存籍

貫則父祖充補來歷無憑可查戶丁項下只造小名則遠派異族其勢得以相混戶絕二三十年仍在見役之列在冊何啻數千而見役不過數百致使有隙可乘而詭冒易作官旗之弊莫大於此合無清查之後臣等定為冊式令各衛照式攢造其戶首項下務要年貌籍貫及父祖充補歲月來歷備細明實戶丁項下不分已未成丁俱要以大名造入使他人不得混項其遠年逃絕事故并今查革過詭冒落鄉等項

不在存留數內者逐一盡行削去族冊籍之源一清而詭冒之流可塞臣等又查得弘治十八年清查勇士兵部題

准事例今後各衛官旗如有作弊違例收補及隱瞞不行舉首者事發一體問調南方極邊衛分遇例不原今各衛所官旗人等收補詭冒名籍太多法當參究但臣等切詳官旗致罪之由往往勢非得已且如正德二年逆瑾用事將弘治十八年清查革退過勇上盡數收回官旗中微末之輩例

抗又如嘉靖六年該監用人緊急兵部惟欲火速奏數但有告補即得收充官旗安得拒而不受由是言之冒濫之端責有所自即以前例罪之似於情法欠宜况各該官旗已將詭冒名籍盡數舉報且干礙人衆事多年遠合無將各該官旗及詭冒人等通行姑免究問今後敢有縱容無藉之徒冒籍收充及私下頂補不由兵部勘實即與食糧者事發方照前例問調庶事理合宜人無嗟怨臣等又竊思之謂之勇士

者強力壯健之義也仰惟

先朝因人授事必膂力壯健武藝超絕然後得蒙其賜觀其始設騰驤四衛之時盡選在京諸衛軍士而後備可知也今在營大教師類可精選猶其遺法非是不論其材力不較其強弱可以禦而倖得也奈何歲久弊生名存實廢濫觴於身沒而乞恩流蕩於得賄而冒進一官名下動輒數十目乞恩人幾數百甚至力不勝戈而自編行伍之中家住遠州而名掛食糧之冊以

朝廷之禁兵爲私門之利橐法令之壞莫甚於此數年以來仰賴

皇上灼見弊端存念

國紀秉

神聖之斷塞濫進之途復

先朝之舊規革積年之弊習端有在於今日矣

伏望

勅下兵部將臣等清查過合行事宜再加議處

勇士名數必著爲定額名伍有缺務着實選補其餘濫陳乞一切革而不行廢法

今有定弊端不滋營伍得人而官儲可省矣

再審騰驤四衛勇士題本

爲懇乞

天恩詳明舊額比例分豁事准兵部咨稱方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騰驤左等

四衛中千戶所勇士福紀張雄等各具本

奏稱各祖於永樂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

治正德嘉靖等年迤北帶馬回還及進到

馬匹收充勇士子孫相繼節補近蒙清查

各該衛所朦朧造冊將在京居住者開作落鄉及二姓致蒙革退乞要分豁等因奏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該本部查得前

項勇士已經本部左侍郎王會同

御馬監右少監王工科給事中陳四

川道監察御史毛清查明白奏行本部

議擬覆題奉

明旨依擬革退仍聽投充軍役已爲寬處今福紀等又奏前因除弘治十八年以前清查

冊內有名卽今年老無子不堪應役者俱開除名伍中間詭冒名籍是實并正德元年以後新添冒濫原不在衛應役住居各州縣者仍俱革退聽令投軍別無議擬外其在弘治十八年以前舊額有名籍真正及在京住居而該管官旗失於的確報作詐冒落鄉者容亦有之以致今次查革似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仍行原差內外官再行拘集各衛官旗從實開具印信文冊會同覆審除已投

克軍役驗過撥備外其餘來歷真正雖係  
二姓父祖相繼年遠及果在京與近京四  
五十里之內居住不係各州縣遠住寄名  
買間冒支糧賞者查明徑自奏

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這勇士還行原差內外官員會同覆審如  
果來歷真正不係在外遠住寄名買間冒支  
糧賞的明白具奏定奪欽此又於兵科抄出  
勇士梅義戴欽王臣劉驢兒等各奏詞前  
內領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行備咨到臣等案  
照先為謝

恩再陳愚悃事該詹事府詹事霍題前事已  
經欽奉

勅諭會同御馬監右少監王逐一清查存留  
革退等項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除欽遵外今准前因隨行  
各衛從實備造文冊前來會同

御馬監右少監王公同除正德元年以後  
新收監收已經揀選老弱不堪及已投軍

送營收造食糧之數查照兵部奏奉

欽依聽令投軍不復審留外審得舊額內先審  
異姓義男子婿外甥詭冒名籍今次仍審  
詭冒虛妄等共一百九名及先審不在衛  
應役住居各州縣今仍審遠住者柳茂等  
四十二名仍照舊革退聽令投軍其間先  
審詭冒今審父子相繼年久及戶姓子孫  
歿役年遠替役者錢佐等共七十六名有  
先審住居遠州縣今審近京四五十里  
者甚少止審得百里之內可以日呼日至

及在京有房者楊恩等共六十四名有先  
審並比回還年老開除名伍今審貧無  
依者謝鎖兒等共三名其正德元年以後  
新收數內先審落鄉未經揀選今審在百  
里之內壯健者錢玉等共一十四名先審  
未經清查不入舊額今審係正德元年以  
前進克者江真等共三名先審老疾今審  
有子弟替役候信等二名以上六等勇士  
比照先年清查事例及

皇上登極詔書事理俱該革退無疑但比之近



年冒糶混克及乞

恩濫收者頗為有間合無將錢佐楊恩錢王江  
真侯信等五項共一百五十九名姑留在  
衛應役其謝鎖兒等三名憫其無依減半  
食糧以養贍終身惟復別有定奪切惟勇  
士之設名雖

內禁之實實為私門之利臣等自奉

命清查以來盡心詢訪隨事體察始知姦弊多  
端積習甚久在京住者家裏身之人  
便自己營生則一月之中包納官銀二錢

彭亨勇

二卷五

二十一

五分於本管官處身不在官應役糧則按  
月關支其在各州縣住者身既在遠勢難  
應役亦須買間方得兩便故一年之內算  
分半年月糧與該管官員管事之人圖其  
利勇士在家遂其閒且縣帶銅牌出入官  
府假借

禁衛遞換差徭一年之內止有郊

天

視牲二次赴京供事其餘輪養馬匹及營操等  
項有司事之人為之影射每月放糧官

之人扣其包辦勇士之糧一人至有五六  
十石入私家者以

朝廷值金值玉之米為姦人買間賣間之資  
興言及此殊為痛心且革退勇士令各投  
軍乃先年清查事例雖與勇士均一食糧  
應軍則春冬着落營換又有分外做工之  
苦倘遇邊方動調亦得行伍克實是食實  
糧得實用也勇士則買閒於家免差於戶  
既無

禁衛分毫之益徒為姦人營私之具是食實

糧無實用也其得失多寡何啻倍蓰切  
照福紀張雄梅義戴欽等已經清查奉有  
成命革退人數乃敢倡率多人妄行奏擾及查  
得各人奏本內原無姓名擅自添入四十  
名冒造入冊赴審太以陳奏

皇上之事尚敢欺罔以圖僥倖如此則其餘欺  
心敢為不言可知臣等已咨送法司勘問  
另行訖等又思勇士之多甚於正德  
之年始而清查革退詭冒之數至於四十  
之多已皆投充各衛軍役已德三年逆瑾

擅權通行取回是詭冒者未嘗退一人也  
正德初年買一勇士費銀三四十兩至正  
德末年八九十兩方買一名大監劉養等  
各人身存一日進克至於五百公行賄賂  
濁亂

朝政莫大於此伏自

皇上臨御以來法令嚴明政務清肅此等弊端  
盡皆革除譬之天地久黯而日月煥然大  
明人孰不樂睹之但今清查已退之人姦  
其詐無所不為百計千方必求復得若

不痛為決絕則前日病根尚在異日事勢  
稍定安能保其不為昔年之倖圖乎伏望  
大賜乾斷以昭公正平明之治凡已經革退之  
人俱照前例聽令投軍不許再行奏擾致  
傷政體違者聽兵部查送法司究問廢姦  
究之人知所警畏而積年之弊可以釐革  
矣

浚川奏議集卷之四

浚川奏議集卷之五目錄

奏議

題本四首

節省快船冗費題本

查理南京

神宮監多占蘆洲題本

定擬各省府馬船料價題本

叅劾

神宮監太監劉果賣放軍士題本

浚川奏議集卷之五

金陵稿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題本四首

節省快船冗費題本

題爲計處快船糧差以節冗費事車駕清吏

司案呈准兵部咨先該本部題爲減退

薦新船隻事備將馬快船隻省併事宜轉行

內守備司禮等監太監賴義等外守備太

子太保魏國公等官徐鵬舉等逐一查議

相同開擬具題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看得省併

進貢等項船隻既經南京兵部等衙門仰體

聖心推明德意彼此協心會議明白所開應存

應減應革數目相應依擬開款覆題請

嘉靖九年九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這所言專在省併以紓民力都依擬行

著爲定制以後敢有假託增用害人的着科

道指名叅奏欽此欽遵移咨到部送司查得

船差既從省併則官糧之冗費可節小甲

既已寬恤則幫甲之措辦宜減案呈到部

爲照本部見行事例快船一隻餘丁十四

名每名月支米五斗俱聽小甲關領雇人

駕送通計一船歲支米八十四石其出差

之時每名月支行糧三斗折銀一錢二分

短差四月共該銀七兩二錢長差六月共

該銀十兩四錢四分每船又有幫甲或四

五名或六七名每年出銀二十兩給與小

甲此外若船人修該銀五十兩中修該銀

三十兩官與幫甲中相半助給蓋緣先年用

船無度差使頻繁致使小甲困苦至極是

以建議者多方周恤以至于此仰惟

皇上躬行節儉用紓民力臣等已奉有省併

勅旨即今每歲用船約不過二百有奇計快船

八百隻空閑三年方輪一差甚爲寬裕而

歲費糧米動支六萬七千無差之年亦出

幫銀官糧私財通爲濫給似應酌處合無

今後差回無差之年其原派駕船餘丁俱

各退出回衛聽差其小甲月糧行糧轉行

南京戶部通行住支其幫甲銀二十兩減

去十兩仍供辦銀十兩給與小甲以爲不時艤船及置買什物看守船隻之用遇差之年方將餘丁預先補足月糧行糧行南京戶部開支聽小甲關領或餘丁自運或雇人駕送聽從兩便限外不固仍照例將該支月糧扣官賣價收爲修船之費幫甲仍照舊全貼銀二十兩以便往回之費年久船有損壞除小修幫甲每年助銀十兩外其大修中修俱各官爲處給免其幫甲相半助給若是小甲不行用心撐駕看守

修後一二年致有損失大壞不堪駕運者問罪完日罰令小甲與幫甲相半賠償官亦量助一半以爲常規又查元年本司官給修造快船之費皆借支馬船料價及缺官柴薪銀兩此係借貸終非正支及查本司尚有舊底船并新舊扣收快船造限月糧銀兩約有四千有奇相應通融撥給各衛修船之用候前項銀兩支用盡絕再行計處如蒙乞

勅部議奏

外施行則

國用可節而民困亦少甦矣

查理南京

神宮監多占蓋洲題本

題爲清驛傳查洲場以革宿弊事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南京通政使司連狀送據應天府句容縣民人潘隆屠鉞等連名呈前事蒙南京兵部行委南京虎賁右衛指揮謝環查看

孝陵神宮監雖在窯洲事理隆等俱係鄰近佃

洲居民切以本窯洲場先是

孝陵衛軍政所官管辦弘治年間因被生事軍人孫聚告蒙南京刑部問罪革管窯洲方歸內臣管攝原該燒造甌瓦石灰洲場三處共計五塊龍潭一塊號名官洲河口二塊號名鷄心磨盤洲坎潭橋二塊號名紅草洲瓦衣鐵線洲三處洲地舊數止此後來龍潭處所續占新生號稱河正洲西江洲草洲後江洲大團洲犁頭嘴老鷄嘴等洲及將佃戶陽延齡等所佃新洲數內各

號小團洲一塊混占又將隆家潘浩報佃  
新生白水洲一處奪訖河口處所續占老  
洲新洲裙邊洲各洲約占一萬餘畝既不  
屬於戶部起運又不報於工部陞課反有  
蠹害大弊每年內臣三人十月上洲至次  
年四月止坐用南京兵部馬船四隻又役  
用軍人數多船有價軍有糧又用龍潭驛  
站船二隻役該水手二十名編該官銀一  
百四十餘兩船價鋪陳俱係官費計開  
日食用原給米一十共米十八石有零每

日下程折銀三錢六分共銀六十餘兩上  
下窯十一座所上窯柴小蘆紅草共三萬  
六千束每束價銀三三釐共值不及百兩  
之數原洲出此尚有餘利一年所得甚多  
所費甚少其占洲場一萬餘畝每年召人  
出價博砍得銀千有餘兩不知着何下落  
切思財力大權當歸公室伏乞詳准采行  
參互委官踏看便見利病事理明白等因  
到部送司已經牌行該縣掌印官查理去  
後隨據應天府句容縣申准本縣知縣王

紳關拱蒙奉司紙牌拘帶步弓書算人等  
親詣本縣龍潭河口等處地方拘集告人  
潘隆屠鉞并知因洲鄰姚昱等到官船渡  
楊子江心踏量得

孝陵神宮監原額窯洲三處計五塊龍潭一塊  
號名官洲即太子洲計三百十九畝河口  
一塊老洲即天寧洲計八百七十六畝坎  
壩橋三塊一塊紅草場即裙邊洲計四百  
六十畝該監續占洲傍民間熟田一畝計  
一百五十畝二塊瓦官洲六十八畝錢線

洲一百三十八畝并龍潭續占新生柳洲  
六百二十二畝鷄心洲一百七畝五分老  
鵲嘴洲八百八十六畝河正洲六百三十  
二畝西江洲八百四十六畝外空白泥灘  
三百畝草洲八百九十四畝後港洲七百  
七畝大團洲犁頭嘴計六百三十六畝斷  
腰洲三百三十八畝外空白泥灘二百畝  
及占楊延齡等小團洲三百四畝潘浩報  
仰白水洲二千三百九十三畝外空白  
泥灘五百畝河口續占鷄心洲一百七十

麻磨盤洲一百三十三畝裙邊洲七百五十六畝五分新洲五百二十四畝三處通共蘆地一萬一千八百一十畝并前熟田一百五十畝及空白泥灘一千畝除該監舊額洲地五塊共一千八百六十一畝外多占蘆地九千九百四十九畝熟田一百五十畝泥灘一千畝隨經審據姚昱狀供與在官姚名姚付張積蘇成余浩等各租居龍潭鎮地方與

孝陵神宮監洲場相臨永樂年間本鎮設有石

沙川表請

二卷之五

一

一

灰窯一座并攝山坎壇橋磚瓦窯各一座每年該上窯小蘆紅草柴共三萬六千束原額蘆洲三處龍潭一塊號名官洲即太子洲河口一塊號名老洲即天寧洲坎潭橋三塊號名紅草洲即裙邊洲并瓦衣鐵線洲共五塊先年俱屬

孝陵衛所官旗管砍蘆柴紅草燒造磚瓦石灰預備修理

陵寢墻垣水洞支用後於成化年間本鎮北楊子江心新生鷄心洲與被占蘆藤驢坎

沙川表義

二卷之五

一

一

柴不行報村至弘治十三年前洲歸於本監管理本年續又奪占本縣在官潘隆故兄潘浩報佃新生白水洲大團洲移頭嘴二處弘治十六年又占蘆洲正德六年又占在官佃戶楊延齡莊新生承佃沙灘洲數內小團洲一塊并新漲河正洲正德十年又占斷腰洲弘治正德等年陸續又占河口地方新生鷄心洲老鸛嘴洲草洲後港洲磨盤洲裙邊洲新洲每年本監內臣二員十月初五日上洲至次年四

月終止軍用馬船四隻并龍潭驛船二隻關關每日支用廩給米一斗下程折銀三錢六分每年將小團洲議定價銀二十兩大團洲犁頭嘴斷腰洲共該銀六十兩舊額官洲除上窯柴束外該銀二十八兩俱係該衛未到舍人陸宣博砍河正洲該銀七十五兩係該衛未到軍人江昇張秀博砍鷄心洲該價銀九十兩係該衛未到旗甲魏愷博砍老鸛嘴洲該價銀一百兩西江洲該價銀六十兩白沙洲該價銀

一百六十兩俱河口未到民人王華博砍  
後港洲該價銀六十五兩係該衛未到舍  
人陸寧博砍草洲該價銀三十兩係南京  
興武衛未到舍人李輒博砍河口新洲該  
價銀六十三兩磨盤洲該價銀二十九兩  
鷄心洲該價銀二十五兩裙邊洲該價銀  
六十兩舊額老洲除上窩柴東外該價銀  
九十三兩紅草洲瓦衣鐵線洲共該價銀  
三十二兩俱係該衛未到舍人韓烈譚彪  
吳興盛陸光世博砍熟田一圩每年租

銀一十五兩陸光世佃種每年通共柴利  
銀一千五兩俱係該監管洲人員收匿入  
已並無納課有本縣在官民人潘隆屠鉞  
未到韓安因被該監強占洲場侵收蘆課  
占用官船科取廩給擾害地方欺隱

國課將情首告南京兵部蒙行本縣掌印王  
知縣親詣洲所量勘并拘呈等到官審問  
供報是實及審據在官樊夕等十五名供  
稱先後各編龍潭驛館水夫役嘉靖五年  
起至八年止每年

孝陵神宮監監丞等官二員名來洲管砍蘆柴  
卧關本驛俱自十月起至次年四五等月  
止四年共支去廩米七十六石及有下程  
等項共折銀二百七十三兩五錢二分俱  
係各役自行出備並無官銀支應等情到  
縣轉申到司據此行准南京工部屯田清  
吏司手本送卷一宗為預備修理等事准  
工部咨該

孝陵神宮監右少監王銘等奏前事照得本監  
原設太子天寧裙邊蘆洲三處逐年差委

淡川奏議 卷五

千百戶砍斫因是循私作弊俱已問革僉  
書要照南京內官監公用蘆洲事例每年  
委官一員內使一名依時前去砍斫裝送  
各窯燒造磚瓦石灰預備修理墻垣水洞  
等用及新生鷄心柳洲節被民人姚全告  
擾已經勘斷明白蒙南京守備處仍給本  
監管業逐年砍斫公用今姚全病又被民  
人成永康捏稱無主洲場具告南京工部  
清理蘆洲郎中郭祥鵬處勘斷未結等因  
奏行本部移咨南京工部會同守備太監

季南京金吾右衛指揮使陸平南京工部  
委官員外郎汪濬親詣所奏洲場處所看  
得新生二處名為鷄心柳洲各有界港隔  
斷近年本監軍旗砍斫今少監王銘等奏  
要本監督業各職擅難處斷取具洲鄰人  
等供結呈繳守備大監傳咨等議得前項  
太子等洲係額設每年砍斫蘆柴運送各  
窯燒造磚瓦石灰預備修理  
聖祖陵寢牆垣水洞等項其鷄心柳洲已該守  
備處退與砍斫以備各園遇缺買辦

進貢薑果瓜菜等項今當斷歸本監督業等  
因具題本部看得相應依擬覆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這蘆洲准與神宮監管理欽此  
看得

孝陵神宮監原額江洲有太子天寧裙邊三處  
坐落句容縣地方計一千八百六十二畝  
除歲辦蘆柴三萬六千束燒造磚瓦之外  
召人博砍尤有餘利續又奏討鷄心柳洲  
一千二百畝遇缺蘆果動支買辦且各園  
出產薑果等戶裁種買辦足克

進貢此等銀兩不見作何支銷實是朦朧侵  
隱及照該監官員不思

國課當急惟以貪婪為務但係新生洲場盡  
行據為己有即據該縣所查實占河正等  
蘆地八千七百四十九畝熟田一百五十  
畝泥灘一千畝近年所入之利約銀一千  
餘兩既非原定燒窯之數亦無取於薑果  
之資財入私家事屬欺隱且近年差官取  
撥馬使坐索米索取折乾銀二百餘兩  
侵吞官民情弊尤重即令馬監已奉

明旨裁革而欺隱蘆洲未經清查食廩折乾仍  
蹈前轍以致民人潘隆等具告前來合當  
查究如蒙乞

勅該部詳議奏

請行移南京工部委官會同科道等官覆行查  
勘將各項洲場除太子天寧等洲并弘治  
年間新生鷄心柳洲二洲仍照舊給與該  
監不動外其餘新生河正等洲俱照畝起  
課歸南京工部管理收受以補  
國用不足其累年博砍所得銀兩追究下落



禁革內守備起關給驛有罪人犯行提送問于礙應叅官員奏

請定奪庶

國課有增而貪肆之弊可以少革矣

定擬各省府馬船料價工食題本

題為議處馬船工食料價事車駕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

欽差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汪 題據湖廣按察司提督屯田

水利整理倉糧兼管驛傳副使朱佩呈奉

臣案驗據黃州府麻城縣知縣陳子文議稱本縣原編南京濟川衛馬船水夫一百八十七名舊規工食則聽水夫自貼應役料價則候明文派徵轉解十夫七逃而勾用煩十船五壞而徵解不及究其所以皆因當夫者人非土著技非素諳勢不容於不逃其逃者既追歇役銀兩又拘僉妻解於是一夫非數十金不能起解造船者船非歲修銀非歲派勢不容於不積其積者舉數百兩寬於數年急於一旦於是

料非數百金不能起解人船一事而兩徵公私俱弊而無益合無通徵銀兩解部雇募人夫修理船隻實為官民兩便行道會同布按二司掌印官查議奉此案照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凌相案驗准南京兵部咨為陳愚見以備採擇事准兵部咨該禮科給事中董進第題照得馬船工食事與南京兵部右侍郎萬 等所

奏事體相同備咨到部送司案照先為處工

料以濟大船南京江淮濟川二衛額有大

小馬船共七百九十六隻該水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名俱係江西湖廣并直隸太平安慶寧國三府解役今見在者僅滿六千逃亡者十分之七計之地方原額湖廣甚多然人夫船隻事本相須工食料價闕一不可緣江西湖廣工食銀兩徵給不由官司多寡原無定數強取慣逃等弊不但缺本衛之差適以為原籍之害本部近年有見於此將安慶府比照寧國事例工食料價一起徵解官民稱便况查先年本

部委官員外郎徐燮行據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夫糧之多寡有貼銀五兩者有四兩者有三兩者之別府大率相同但通省民情土俗未審有無相宜等因備行到道通行武沔等府州查議續據漢陽沔陽二府并岳州府慈利縣各呈申水夫多係土民不諳水手俱願徵解銀兩并據襄陽衡州等府各呈稱俱願照舊解人等緣由案候在卷及催武柳等府州未報今奉前因會同布政司掌印右布政孫鳳按察

浚川奏議

卷五

十五

不赴應役者移文清勾正夫又稱貼有人戶彼此推調經年累月夫不着役價不得用及或解役即又逃回官司徒費清勾民間不勝騷擾今據漢沔等府州所議有以徵銀爲便者有以解人爲便者大抵願徵銀者皆受害之人而願解人者率慣逃之夫耳合無參酌通行各府州縣不拘見役逃故通融照糧分派每名每年俱以四兩五錢五分爲率三兩五錢爲工食一兩五分爲船料六兩料者船夫三十名每年除工食外扣該三十一兩五錢爲船料十年計積料銀三百一十五兩內除三百兩成造修船尚餘一十五兩三百料船夫二十名每年除工食外扣該二十一兩爲船料十年計積料銀二百一十兩成造修船尚欠一十五兩合將前六百料船餘銀補足其數前銀俱逐年於秋糧內帶徵解赴該府州貯庫類齊印封批付部運南糧官員順解該部交收按月查給雇募成造等因備呈到臣據此案照該前巡撫都御史凌

浚川奏議

卷五

十六

相案行該司通會議未報間該臣接管行  
據麻城縣知縣陳子文議同前事併行該  
道會同布按二司掌印官議呈去後今據  
前因看得湖廣所屬舊額江淮濟川二衛  
船夫逐年解人應役明戶津貼銀兩取之  
數倍又有姦頑之徒隨解隨逃在彼則有  
缺夫之訴在此則有消勾之擾官民受累  
誠如侍郎萬 所

奏議者及照湖廣之距南京地里阻絕遠者  
二三百里近亦不下千五百里必欲解人

後月奏議

一奉 聖旨

七

未免畏難避役徒取行文勾攝之擾不如  
徵銀類解雇募彼此兩利似為經久可行  
况寧國太平比之湖廣為近尚以徵銀為  
便此中事體要亦無不同者如蒙

皇上俯念湖廣地方連年災旱民不聊生兼以

採買大木修葺

陵寢物力不勝之餘乞

勅兵部再加查議將湖廣舊額二衛船夫行令  
通徵銀兩給付部運南糧官員解部交納  
以備雇募人夫成造船隻之用如此庶大

船得濟實用而地方亦獲寬省矣緣係議  
處馬船工食料價事理未敢擅便等因題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巡撫湖廣都御史汪 題稱所屬舊  
額江淮濟川二衛馬船水夫逐年解人應  
役隨解隨逃官民受累乞要查議通徵銀  
兩給付部運南糧官員解部交納以備雇  
募人夫成造船隻一節為照前項船隻水  
夫俱係貴部有行未經勘處本部擅難擬

後月奏議

一奉 聖旨

八

議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應否徵銀議  
處停當徑自具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續  
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

欽差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

題查得接管卷內先准兵部咨該禮科給  
事中董進第題議馬船工食之弊臣嘗官  
安慶所目擊者不能不言蓋江淮濟川二  
衛夫役事為撐駕快船進送

上用物件而設節年每於池安寧太等府勾取  
聞先年各論人戶上下多寡編派工食隨

地所產與受者兩得其便後來始編定銀兩設立一頭每年類解徵收不及至遣官坐取不得正夫仍復下縣百方誅求雞犬弗寧軍夫不得實惠小民困於重徵是本爲民除害而反受害殆非所以宜民也爲今之計莫若仍復其舊限以丁力聽其自取則公私兩便而官民皆不受累矣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得南京兵部右侍郎萬等條陳一處工料以濟夫船要行

奏議

卷五

九

江西湖廣二省安慶寧國太平三府各照水馬驛事例每年於糧內帶徵責令府州縣部運官順齎赴部交納該本部查得南京江濟二衛馬船水夫工食料價徵給不白官司各夫照依原編站糧自行取討係洪武以來舊規弘治年間太平安慶寧國三府始變法計稅均徵工食料價銀兩解部均給今該部以此爲便欲通變湖廣江西各處之法而從之爲照兩法各有利害水夫自收其弊在水夫強則多取田主田

主強則全不肯納而負累水夫又有水夫收銀入手而花費脫逃民徒出錢官不得用然百姓自取自與不勞官府督侍或銀或貨隨其所有而陸續取之名雖重而實則輕此法便於民者多而官甚不便者也官司徵銀解部則官得實用然銀非足色不收數非完足不收或減價而賣貨或稱貸而取盈名爲輕而實重又有那移侵欺之弊此法頗便於官而民甚不便者也民情土俗在在不合候

後川奏議

卷五

二十

命下本部仍咨南京兵部及彼處巡撫衙門從公查議務俾事體歸一官民兩便徑自具奏定奪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在卷及准南京兵部咨同前事已經行據撫屬太平府准知府林鉞關查得所屬當塗縣額克南京江淮衛馬船水夫一千七百三十名係洪武初年原選取沿江漁戶慣熟水手僉克撐駕馬船續後編發該衛永駕遇有逃亡該衛冊勾若原克戶有丁者拘解無丁者另於別

戶僉補但一戶克夫而一里受累至弘治十七年該知府周進隆奏

准夫逃止於原克戶內清解若係丁盡戶絕勘除豁免於別戶僉補各夫工食逐年於原籍戶內人丁取貼其修船料價議將當塗蕪湖二縣萬春圩草場租銀每年徵銀七百三十一兩九錢四分解南京兵部轉發江淮衛修造船隻不派水夫出辦循行已久應合昭舊遵依若該衛官旗人等或有剝削科害及有丁捏作無丁妄行拘擾者

計破害之人指實陳告申呈恭奏其夫如有私自逃回許里老呈拘照依軍政條例問遣仍於本戶另僉壯丁解補則事體穩便夫役不缺矣及據安慶府申准知府羅英關查得本府原編南京濟川江淮二衛大小馬船八十五隻人夫二千一百七十名先年俱照各縣人戶田畝多者編為夫頭少者編為貼戶各夫工食并修船料價俱是天頭自行下鄉沿門收取銀米布貨等物深為民便正德年間本府張知府議

將六縣田畝每十畝納銀九分七釐類收解部交納每年給夫工食銀四兩續因徵收之時外加火耗催併緊急小民累及蕩產大戶倚勢不納兼以經該官員逼同收頭侵欺及至解到又不以時給散多累夫頭揭債納銀之家徒受徵逼夫船之家不得實惠行據懷寧等縣呈孝葉榮等各稱前項工食徵銀解部未便夫役自取有益合無將六百料馬船行差補緩修理有限每夫一名該工食銀四兩料價銀一兩派

田五百畝三百料馬船行差繁速修理頗勤每夫一名議該工食銀四兩料價銀一兩一錢二分五釐派田五百一十二畝五分俱每畝派銀一分各給由票與夫執照每年春秋二季聽夫自回收取土宜銀貨作為工食其修船料銀每年行縣當官類徵解部夫役脫逃者嚴行各縣查提到官每名追銀五兩連夫解部實為官民兩便又據寧國府申該本府同知華尚文復議得本府原編南京江淮衛大小馬船一十

九隻半水夫四百八十名分派屬縣先年編僉上戶應役中下人戶明糧支給不便續議於民田上徵銀解部雖便於官不便於民又有大戶倚勢多不輸納者有收頭通同那移侵欺者有司徵完又不依時給散及至給銀到手隨即脫逃者有之小民往往徒受徵逼爲今之計合無俯從查照太安二府事例俱照各縣人戶丁田多者編爲夫頭少者編爲貼戶其工食銀兩夫頭自行收取糧米鷄鶩布貨出產等物應

淡山奏議

卷五

當查得六百料馬船每隻原編夫三十名三百料馬船每隻原編夫二十名水夫工食每名銀六兩各給由帖與夫頭執照其修理船料價銀每名仍照舊徵銀二兩逐年行縣當官徵收類總解部夫役脫逃者查提照依江西脫逃事例扣曠役工食銀兩連夫解部庶事體歸一宜於土俗經久可行等因具申到臣恐議未的又經駁行重覆議勘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太平府所議夫船工食令夫頭與原籍戶口隨其所

有自行取貼修船銀兩仍於草場租銀徵解安慶府所議船夫定於田畝編僉每名工食銀四兩令其春秋二季聽從自回收取銀米貨物修船料價徵完解部寧國府所議船夫於丁田編僉每名工食銀六兩料價銀二兩似爲太多合照安慶府議定工食每名四兩料價六百料者每名銀一兩三百料者每名銀一兩一錢二分五釐工食俱令春秋二季自回收取修船料價徵銀解送南京兵部轉發各衛修造若在

淡山奏議

卷五

二十四

衛應役水夫敢有脫逃缺役者查照江西逃夫事例拘追曠役工食銀兩連夫解部發役仍嚴禁里老鄰佑不許容隱潛住違者一體治罪如此則各隨土俗脗合民情正與給事中董進第所言實相符合如蒙採納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奏

請施行永爲遵守庶官民兩便而政自不擾矣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送司查得嘉靖

九年五月內該體利給事中董進第條陳  
一議馬船工食之弊內稱江淮濟川二衛  
夫役先年各論人戶多寡編派工食隨地  
所產與者受者兩得其便後來始編銀兩  
設立收頭徵解小民反為受害要得仍復  
其舊該本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行南京兵部及彼處巡撫衙門查議去  
後又查得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內該巡撫  
湖廣都御史汪 題稱所屬舊額江淮濟  
川二衛馬船水夫逐年解人應役隨解隨

逃官民受累乞要查議通徵銀兩解部雇  
募人夫成造船隻又經備行南京兵部議  
處外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巡撫應天  
等府都御史陳 題稱查議得太平府工  
食令夫頭與原籍戶內隨其所有自行取  
貼修船料銀仍於草場租銀徵解安慶府  
船夫定於田畝編僉每名工食銀四兩令  
其春秋二季聽從自回收取銀米貨物修  
船料價徵銀解部寧國府船夫於丁田編  
僉每名工食銀合照安慶府議定每名工

食銀四兩料價六百料者每名一兩三百  
料者銀一兩一錢二分五釐工食俱令春  
秋二季自回收收取修船料價徵銀解部發  
衛修繕若在衛應役水夫脫逃缺役者查  
照江西逃夫事例拘追曠役工食連大解  
部發役乞要通行永為遵守一節為照前  
項該用工食料價各人意見不同土俗人  
情不知何者為便當係南京兵部職掌其  
間利病當否必能周悉本部難以定擬合  
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兵部將前項事情逐一議  
處集眾說之長立一定之規務使官民兩  
便經久可行備由咨部以憑奏  
請定奪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巡撫湖廣都御史汪 題稱要將本省  
水夫不拘見在逃故照糧分派每名每年  
俱徵銀四兩五錢五分解部以為雇募料  
價之用是使夫皆土著官司免清勾之擾  
料皆素定頻年省坐派之繁為照湖廣水

夫石係梁名永充內多遠年在營生長子孫住成家業若以所解銀兩儘給正夫之外雇募餘丁以補逃亡餘丁不足然後雇募土民相兼應用則官不勞民不擾而夫力自裕船亦恒足矣揆之事體參諸人情似亦相應況查得先年本部查官員外郎徐愛家行湖廣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馬船水夫永充及新僉者俱有朋糧貼戶議以徵銀解部給領爲便又經委官郎中陸鈞題

奏

卷五

三

准通行該省慈利縣遵依每夫徵銀四兩料價一兩如期解部雇募修造官民稱便此行有驗者也以此例之各縣皆可行也今議每夫止徵工食銀三兩五錢料價銀一兩五分比之慈利減去四錢五分似爲短少緣該省水夫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二名比別省數多相應依議其慈利縣銀兩亦從減去四錢五分以便徵解及所議昭糧分派未見處明誠恐日久有司一遇地方災傷通照秋糧存留事例蠲免不徵以歟

夫銀兩失不無有誤供雇合於秋糧之外別定一項數目同時徵收永爲遵守雖遇災傷不在蠲免之數庶吏書不敢那移收頭不得侵欺而夫船夫有濟矣又查得江西水夫論糧編僉十年一換與安寧二府事體相同但彼處朋糧獨多每夫以八九十石爲率而工食料價俱取於內以工食徵給不由官司多寡亦無定數每夫歲貼八兩者有之十兩者有之以致慣逃之徒肆爲包攬或二三名或五六名甚至一二

奏

卷五

三

十名虛文起解雇人赴部應點一得批迴旋即逃散展轉數次年限已滿又有夫頭之家喜其包攬始則啖以利終復背其盟彼得坐收貼戶之資此則徒有代役之勞食用不敷又不容于不逃其弊蓋由工食不經官府夫頭得以自取故也至於料價亦因以影射不復徵解積歲逋負之累又有甚於湖廣者今若比照安慶事例一槩徵銀五兩以四兩爲工食一兩爲料價解部給領則包攬者無覬覦之思應役者無



逃避之計夫不期足而自足矣合無通行  
江西以嘉靖十二年爲始俱於秋糧內別  
派同時徵收與湖廣銀兩俱批付部運南  
糧官員赴部交納收貯隨時給領常川應  
役者按月支糧臨時雇募者隨應役日期  
本部開送戶部准令關支非惟官民兩便  
亦可省冗食之夫而倉糧不致糜費矣又  
該巡撫應天等處都御史陳 題稱查議  
得太平府水夫工食令夫頭與原籍戶內  
隨其所有自行取貼修船銀兩仍於草場

租銀徵解安慶寧國令其春秋二季聽從  
自回收取銀兩貨物修船料價徵完解部  
各府意見不同蓋徒知省一已催科之責  
而不顧本部事勢之不便徒施惠於在已  
所屬之民而不念在衛各夫應役之艱辛  
也查得弘治以前曾令各夫自行取討後  
因強弱相凌詞訟蜩興官民不勝煩擾始  
改而編定銀兩屬之有司徵解使豪強者  
不得多取柔弱者不至靠損法亦良矣法  
久弊生有司多不加意以致吏書得以那

移收頭得以侵欺積歲逋負小民徒費徵  
輸夫役全無實惠逃亡相繼供應受累近  
復請

勅欽差本部官一員以催督之各府州縣尤且  
玩愒如故所解僅有十分之一由是言之  
其責在官而不在夫也今一旦欲移之於  
夫令其自取豈夫之威力有大於官府其  
勢必不可得明矣縱使有能取而得之者  
不過鴛鴦貨物必至濫惡相欺小有不從  
必至相訟官府惟知惠其在案之民不顧

以必受必罪以逃亡爲之夫者又焉能得  
其工食之全也哉且欲令其春秋回籍自  
取抑豈知供應

上用不時差遣聽守京師一年者有之往回二  
年者有之彼既從役於外又將何人歸取  
間有歇役在營看守船隻者又有戶部督  
儲官員以監臨之一遇支糧點閘不到隨  
即開扣及欲復役又有叅送法司之罪雖  
時及春秋焉敢歸也夫既不能歸取原籍  
之人孰肯好義以齎送其工食之不可得

也又明矣工食不得逃亡必繼有誤供應誰任其咎且如太平府令其原籍取討使子孫當康自合供給不勞官府猶之可也其或入則無家者將何倚賴况該府水夫一千七百三十餘名見在供役者止有八百餘名逃亡過半及今不為區處將併其見在而又亡矣卷查先該本部題

准將該府蕪湖當塗二縣萬春等圩草場八千

七百頃每頃徵銀八錢六釐共銀七千一

百一十二兩收貯庫每名每年解銀四兩

浚川奏議

一全卷五

三

於內給三兩以為工食扣一兩以備料價尚有贏餘今止存七百餘兩抵作料價工食無從支給及查該府料價每年該銀一千八百餘兩今數年所解十不及一一致累該衛替造船隻借過本部在庫官銀七千餘兩據各夫告稱前項圩岸故迹猶存中間多被豪勢軍民兼併一遇行查通同里老埋沒致使民有餘利夫無宿食之憂委官從公丈量以復舊額看得該府料價久無定規那借庫銀已為過多無從還補各

夫工食全無下落合無仍行巡撫南直隸都御史陳再行查處將前項萬春等圩務照圩岸故迹從實踏勘明白就行議處每年除該用料價一千八百餘兩外多餘之數即為各夫工食之費如祖銀尚多通融減派以寬租數至於安慶府水夫論糧編僉十年一換工食四兩料價銀一兩實為均平該府如桐城一縣近年依期解部隨時給散夫有實惠民無擾害其法未為不便於民他如潜山等縣見有糧僉水夫

浚川奏議

一全卷五

三

五六百名經年不解有司徒有十年之編豪民全無一日之勞不知各縣編銀編人全無下落亦合行都御史陳查究明白以警將來又查得寧國府僉夫事例與安慶相同其工食料價比之委多一倍一時欲行通減恐夫役不堪合照該府所議工食減去二兩料價減去一兩通照湖廣江西事例於內別派秋糧同徵焚傷不在蠲免之數責令府州縣部運官順衛赴部交納以為經久之規切推湖廣地里廣遠夫

多隨解隨逃除見在正夫之外准令雇募  
餘丁頂補逃亡亦為相應其江西安慶寧  
國俱係糧餉雖太平一府不同地接江淮  
難比湖廣亦合仍照舊例夫役脫逃者嚴  
行各縣查提到官扣追曠役工食銀兩連  
夫解部如有不服照例發遣另拘戶丁起  
解以懲姦頑如此則各隨土俗昭合民情  
經久可行矣再照徵銀解部有司賢能者  
固能及時追解以濟公用其間怠玩者每  
多愆期若不嚴立限程不免拖負有誤供

凌川奏議 卷五

應合無違限一年以上者聽本部咨行各  
該撫按衙門將府州縣掌印正官提究庶  
法嚴而人心不玩事定而經久可行如蒙  
乞

勅兵部再加詳議奏

請通行江西湖廣并南直隸巡撫衙門一體遵

照施行

參劾

神宮監太監劉杲責放軍士題本

題為玩法欺公私占正軍受財賄放等事職

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南京通政使  
司連狀送據

孝陵衛中所百戶陳英下軍餘金成許王各通  
狀告稱東園正軍一百八十三名近被管  
事總小旗凌潤陸官佑每人私占二名替  
伊認錢拍園正軍七十名被小旗蔣良一  
餘丁王節每人私占二名認錢大園原額  
正軍二百七十三名近被積年管事總小  
旗鮑存成葉滿郭伯兒每人私占軍人二  
名認伊官錢西園原額正軍一百八十三

凌川奏議 卷五

名近被管事旗役苟民甫蘇帥保王苟兒  
每人役占軍人二名辦納官錢其餘賣放  
不知作何下落等因送司行據該衛開造  
食糧見在旗軍花名文冊查得冊內開報  
多係新近派撥并拘凌潤等到司審問間  
奉本部送據凌潤等連名通狀訴稱軍人  
張蔭等每月原認銅錢不等交與本監太  
監劉杲處收貯逐年買辦種薑菜品等物  
并買賠柏樹栽種等因據此審據凌潤供  
年四十歲係

孝陵衛中所百戶束欽下總旗狀供潤向與本  
衛小旗陸官佑軍人周關撥在東園差使  
小旗蔣良一餘丁王節撥在栢園差使小  
旗鮑存成葉滿軍人郭伯兒撥在大園差  
使小旗苟民甫蘇帥保軍人王苟兒撥在  
西園差使俱於嘉靖五年月日不等謀充  
神宮監管事潤等就不合向旗軍張蔭等說  
稱你們要得買閑我等與你方便把你辦  
納月錢任你空閑等語蔭等聽允總小旗  
每月辦納銅錢九十文軍人有妻者一百  
八十文隻身者一百六十文東園總旗張  
蔭自嘉靖七年正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  
日止連閏計三十二箇月共錢二千八百  
八十文小旗陳宗滿自嘉靖八年二月初  
一日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八箇  
月共錢一千六百二十文俱係潤收有妻  
軍人劉金剛奴自嘉靖八年五月起至九  
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五箇月共錢二千  
七百文係周關收山童自嘉靖八年正月  
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九箇月共

錢三千四百二十文李捨一自嘉靖九年  
正月起到八月初二日止計七箇月共錢  
一千二百六十文俱係陸官佑收栢園有  
妻軍人游思民自嘉靖九年三月起至八  
月初二日止計五箇月共錢九百文隻身  
軍人潘鈞昔自嘉靖九年正月起至八月  
初二日止計七箇月共錢一千一百二十  
文俱係蔣良一王節收大園小旗周成自  
嘉靖五年六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  
連閏計五十一箇月共錢四千五百九十  
文小旗老李自嘉靖七年正月起至九年  
八月初二日止連閏計三十二箇月共錢  
二千八百八十文俱係郭伯兒收有妻軍  
人蘇龍一自嘉靖七年八月起至九年八  
月初二日止計二十五箇月共錢四千五  
百文許亞全自嘉靖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二箇月共  
錢二千一百六十文俱係鮑存成收何老  
友自嘉靖七年正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  
日止連閏計三十二箇月共錢五千七百

六十文鄭顯自嘉靖八年正月起到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九箇月共錢三千四百二十文俱係葉滿收西園有妻軍人王遠兒自嘉靖九年正月起到八月初二日止計七箇月共錢一千二百六十文張勝宗自嘉靖七年八月起到九年八月初二日止連閏計二十五箇月共錢四千五百文俱係苟民甫收李保兒自嘉靖八年十一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計九箇月共錢一千六百二十文梅仕原自嘉靖七

後集

卷五

五

年正月起到九年八月初二日止連閏計三十二箇月共錢五千七百六十文俱係蘇師保收李成自嘉靖九年正月起到八月初二日止計七箇月共錢一千二百六十文小旗丁龍四自嘉靖七年十一月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連閏計二十一箇月共錢一千八百九十文俱係王苟兒收以上閏等陸續共收過銅錢五萬三千五百文轉送

柞宮監太監劉杲收訖其餘旌軍東園費

等三十八名大園江官等四十九名西園賈原善等十六名栢園李榮等十四名果園鄭滿等三十八名旋園鍾名等三十九名共一百九十四名并役占軍人黃亞甲等一百零五名俱係太監劉杲等包納月糧今因軍人許亞全拖欠未納被鮑存成捉寧太監責打以致伊男許玉軍人金成各將前情首赴南京兵部蒙送職方司查審行拘潤等到官審出前情據此行間又奉本部送進

後集

卷五

五

茅陵神宮監手本開稱各園栽種

上用苗薑瓜菜并日逐進送

奉先殿獻新供養時新菜品等物除各園栽有外其餘天年旱澇遇缺俱用買辦不敢缺誤今被本衛軍餘金成許玉捏告各園旗軍內有辦納月錢委係總旗凌潤等陸續收取交與各園監工官長隨內使收貯前去宣州買辦種薑及

進貢鮮苗嫩薑蒜生薑蒜花等項今究各園

旗軍本監若不行文知會恐破誣陷各役

不便為此合用印信揭帖送赴南京兵部知會煩為分豁詳察施行續准

神宮監揭帖內開大園鮑存成葉滿郭伯兒收過銅錢係監工奉御王錦等收貯東園凌潤陸官佑周關收過銅錢係內使張才等收貯西園苟民甫蘇師保王苟兒栢園蔣良一王節收過銅錢係長隨董聰等收貯等因到部看得該監各園

進首苗薑瓜蒜等物必有原設人役管理栽種旱澇惟田禾可言瓜菜澆灌雖旱亦得

添奏議

卷之五

三十九

收成豈有辦納月錢買補之理今既稱納錢買補不知始於何年奉何事例行准該監回稱查得栽種薑菜香稻松栢樹株等項額有大園東園西園栢園四處俱自洪武永樂年間設立到今見在旗軍二百六十四名雖係栽種名色而進送

奉先殿供養菜品并供進

尚膳監造辦醃醢蜜煎子薑瓜茄及

上用香稻與

內府俱川庫起運并本監年例

進貢鮮菓燉薑栽補樹株等項不敢缺少未

免買補其所用價銀本監無從區處就於各園栽種人役內有不願出力者量出月錢徑自與監工人員收貯通融湊買支用此非奉有事例實是相沿舊規今該行查擬合回報等因又據該衛開稱大園見當差旗軍一百四十二名內納錢旗軍五十五名東園見當差一百八名內納錢四十三名西園見當差九十一名內納錢二十三名栢園見當差二十八名內納錢十六

竣川奏議

卷之五

四十一

名果園見當差七十四名內納錢三十八名靛園見當差九十四名內納錢三十九名除園軍外太監劉杲跟用旗軍六十名納錢十四名夏銘跟用四十名納錢十名左監丞馬玉跟用十八名納錢十名右監丞宋保跟用二十名納錢十一名張杲跟用十八名納錢七名張福跟用八名納錢五名奉御韋演跟用十五名納錢四名王錦跟用九名納錢二名高永跟用六名納錢四名鄧鵬跟用六名納錢五名幸福跟

用六名納錢二名長隨李欽跟用八名納錢二名董聰跟用八名納錢二名劉仕達跟用八名納錢二名董文跟用六名納錢三名屈鎮跟用八名納錢一名崔成跟用六名納錢二名尤川跟用六名納錢一名內使張才跟用八名納錢二名屈宗跟用六名納錢二名劉文敬跟用七名納錢二名巨鐸跟用七名納錢二名牛保跟用七名納錢二名王保跟用六名納錢二名鄭福跟用四名納錢一名金玉跟用六名納錢二名孟鎮跟用六名納錢二名于經跟用六名張銳跟用六名張雄跟用五名張忠跟用五名張信跟用六名吳經跟用六名吳亮跟用五名蘇進跟用二名顏大經跟用四名王秀跟用五名高忠跟用四名馬錫跟用三名趙俊跟用二名趙林跟用四名周昂跟用五名劉祥跟用三名于喜跟用二名劉養跟用五名據此案呈到部臣等看得

亦不可私下濫役今據各旗軍供稱及該衛開報太監劉果等包納役占數目前來共該賣放并役占旗軍三百一十八名內凌潤等經收張蔭等一十九名自嘉靖五年六月起至嘉靖九年八月初二日止共錢五萬三千五百文其陸園納錢旗軍一百九十四名每月該錢三萬一千五百文以一年計之共錢三十七萬八千文不知作何支銷役占納錢軍人一百零五名每月該錢一萬九千九百文以一年計之共錢二十二萬六千八百文俱各盡收入已及照內使張銳張雄張忠于經劉養于喜張信吳經吳亮蘇進顏大經王秀劉祥高忠馬錫趙林趙俊周昂俱係先年姦黨問克淨軍近年雖奉欽依給與內使牌帽比與見任太監官員事體不同該監亦各撥與軍伴實是任私徇情欺公玩法參照劉果等不以

陵寢爲重優卹旗軍乃敢濫役賣放貪饕財賄  
且各國地畝寬闊計其每歲所入之利自  
是

上供有餘亦何假於買辦其本園果缺薑種一  
年價直曾費幾何至於松栢等樹枯槁就  
於在山新生小樹移而補之用豈能盡今  
俱用買補實是遮飾其太監以下軍伴先  
年應有定額今據其役占之數實爲太濫  
又復令之納錢亦係剝削其該衛官吏阿  
意奉承而莫之舉及至行查方行開報罪

浚川奏議

下卷五

聖

亦難逃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將各官合用人役照例查處撥給  
其各多餘之數盡行退回該衛應當巡山  
等項差使仍嚴法禁其濫役及將劉杲等  
賣放辦納等項情弊通行法司提究庶幾  
知警將來

浚川奏議集卷之五

浚川奏議集卷之六目錄

奏議

題本三首

乞革內外守備占收草場銀題本

定擬改造平船起運竹木題本

叅劾南京司苑局監丞鞠貴等題本

奏議

二



浚川奏議集卷之六

金陵稿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題本三首

乞革內外守備占收草場銀題本

題爲乞革守備重臣占收銀以人

國課以裨馬政事惟兵部咨先該本部題准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晏等揭帖及准

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司手本奉本府案

合行

浚川奏議

卷六

欽差守備太子太保魏國公徐

咨各將原占

牧馬草場田地遵奉

欽依事例盡數退出本部徵收并內守備造冊

開稱嘉靖元年起至八年七月終止係本

監已故太監戴義高隆李英秦文王堂崔

和去任太監楊奇卜春等八員收過南京

錦衣等衛所草場田地租銀三千八百二

兩九錢九釐八毫四絲外占收各衛營房

倉基地沿地荒地及竹篠圩草場等處租

銀又算該七百五十六兩六錢八分通計

銀四千五百五十九兩五錢八分九釐八毫四絲俱備買辦

薦新進貢品物及差齎本營等項公用支

銷盡絕及取回太監賴義已故呂憲見任

李贊三員自嘉靖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到

任收過本年秋冬二季及九年分未經查

勘以前租銀共該三百一十二兩八錢七

分八釐未曾支盡於嘉靖十一年三月二

十一日批差掾史楊萬春領解到部送司

照數秤收貯庫訖外守備冊開嘉靖元年

浚川奏議

卷六

二

起至九年止收過府軍等衛所草場租銀

二千零三十八兩四錢六分一釐外占收

各衛營房基地又算該九百八十兩八錢

五分通計銀三千一十八兩九錢一分一

釐開稱正德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起借

支過嘉靖元年分租銀買辦過禮物送各

往來使客等項官員與各衙門官員到任

看操看城公堂酒席禮物及差官齎本營

纏祈雨行香紙燭等項俱稱支銷盡絕及

行據南京府軍等衛牧馬千戶所各造報

清查過投獻軍民并佃種人戶田地頃畝租銀數目到司案照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視草場南京廣東道等衙門監察御史等官張心等題前事該兵部覆議着得巡視草場御史等官張心等題稱南京內外守備衙門占收租銀荒熟田地并首着地共計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七畝有餘內成熟田地論畝起科歇荒草地佃納租銀乞要轉行內外守備官將前

凌川奏議

十卷六

三

項田地盡數退出永遠不得侵占其熟田地照例赴南京兵部納租以備買馬支用歇荒草地照舊牧放官馬餘下草脚聽附近軍民樵牧仍將遞年收過租銀量為查處一節為照牧馬草場徵收租銀以備買馬之用係見行事例遞年以來被勢要占種收租節該各官論奏已經委勘今本官會同踏勘具奏前來既稱守備衙門占種數多委於

國課馬政有損相應查究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兵部轉行內外守備衙門備查前項田地係自何年何人開墾何人投獻是否盜賣自嘉靖元年起至九年止遞年所得花利各衙門有無作何支銷其見存若干何處收貯俱要見行解送南京兵部交收如有侵欺入已應參奏者徑自參奏應提問者并投獻盜賣地土人員一體照例提問毋得輕貸所占田地責令照數退出永遠不得侵占成熟田地多召良善軍民佃種照例赴南京兵部納租以備

凌川奏議

卷六

四

買馬歇荒草場照舊牧放官馬餘下草脚聽附近軍民樵牧俱照本官所擬施行敢有仍前占恡不行退出者即便指名參奏限三箇月清查完日仍造冊徑自奏繳并送本部查考等因嘉靖十年七月十三日題奉

聖旨是這牧馬草場例該徵收租銀以備買馬之用南京內外守備衙門乃敢占種數多奸生負國着行南京兵部備查何人投獻是否盜賣累年所得花利作何支銷若有侵欺入

已的指名奏奏應提問的并投獻盜賣人員一體照例提問從重發落所占土地土卽令依限退出召民佃納其餘荒地等項照舊牧放官馬及附近軍民樵牧欽此欽遵移咨到部已經通行內外守備衙門查理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前項牧馬草場地里廣遠京衛馬匹有限牧放不周歇荒實多先年居近軍民因而私自開墾成熟田地或隨時樵牧亦禾報官起租至成化弘治不等年間南京金吾前等衛開稱已故舍

浚川奏議

卷六

五

餘劉綱陶清王剛牛勝蘇信梅文達等互相爭奪不遂陸續投獻內外守備衙門彼時內外守備各官亦不思係牧馬官場應該徵銀入官以備買馬之資却乃占悞責令南京錦衣等衛所屬地方委官丈量論畝起租徵銀各私自委官管收以後更代遂相因襲視為應得之物任意公私花費自嘉靖元年起至九年止內守備衙門收過草場租銀并營房地基等銀共該四千八百七十一兩四錢六分七釐八毫四絲

內除賴義李瓚任內銀三百一十二兩八錢七分八釐見在未曾動支其餘以上年分銀兩查得開開齊本盤纏到任送禮等項該銀一千一百四十七兩一錢八毫四絲俱係各年零碎支用花費日久難以細究及查得

浚川奏議

卷六

六

進貢品物舊例鮮藕每年一千二百枝每枝價銀一分該銀一十二兩自嘉靖元年起至八年止共藕九千六百枝該銀九十六兩今開開各年共藕二萬六千四百枝該銀二百六十四兩內冒開銀一百六十八兩莖薺每年九千六百斤該銀九十六兩今開開各年不等共莖薺二萬一千二百零九斤該銀二百一十二兩九分內冒開銀一百一十六兩九分新茶每年一百八十斤每斤價銀三錢該銀五十四兩自嘉靖元年起至八年止共茶一千四百四十八斤該銀四目三十二兩今開開各年共茶三千二百斤該銀九百六十兩內冒開銀五百二十八兩批杷每年一千零五十斤

每斤價銀一分八釐該銀一十八兩九錢  
自嘉靖元年起至八年止共枇杷八千四  
百斤該銀一百五十一兩二錢今冊開各  
年不等共枇杷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七斤  
該銀三百二十一兩六錢六釐內冒開銀  
一百七十兩四錢六釐柿子每年二千箇  
每箇價銀一釐該銀二兩自嘉靖元年起  
至七年止共柿子一萬四千箇該銀一十  
四兩今冊開各年不等共柿子五萬五千  
九百九十三箇該銀伍十五兩九錢九分

浚川奏議

卷六

七

三釐內冒開銀四十一兩九錢九分三釐  
柑子每年二千五百斤每斤價銀二分該  
銀五十兩自嘉靖元年起至七年止共柑  
子一萬七千五百斤該銀三百五十兩今  
冊開各年不等共柑子三萬三千七百三  
十五斤該銀六百七十四兩七錢一分內  
冒開銀三百二十四兩七錢一分甘蕉每  
年七百根每根價銀五釐該銀三兩五錢  
自嘉靖元年起至七年止共甘蕉四千九  
百根該銀二十四兩五錢今冊開各年不

等共甘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根該銀  
七十四兩八錢三分五釐內冒開銀五十  
兩三錢五分五釐冬筍每年三千斤每斤  
價銀二分一釐該銀六十三兩自嘉靖元  
年起至七年止共冬筍二萬一千斤該銀  
四百四十一兩今冊開各年不等共冬筍  
二萬九千六百三十八斤該銀六百七十  
八錢九釐內冒開銀一百六十六兩九錢  
八分九釐橄欖每年三百四十斤每斤價  
銀二分七釐該銀八兩一錢自嘉靖元年

浚川奏議

卷六

八

起至七年止共橄欖二千三百八十斤該  
銀五十六兩七錢今冊開各年不等共橄  
欖八千一百四十四斤該銀二百一十九  
兩八錢八分五釐青梅冊開嘉靖元年起  
至八年止各年不等共青梅五千三百四  
十六斤每斤價銀四釐該銀二十一兩三  
錢八分二釐內無冒開以上十起每年等  
該用銀二百二十六兩七分六釐自嘉靖  
元年起至八年止實該用銀一千六百八  
十二兩七錢八分二釐今冊開各年不

屋銀二千四百一十二兩四錢八分九釐  
內通冒破價銀一千七百二十九兩七錢  
八釐源任太監戴義高隆李英秦文王堂  
俱改見任太監楊奇卜春俱係經手之人  
相應查究外守備衙門收過草場租銀并  
各營房地基等銀共該三千一十八兩九  
錢一分一釐今查得冊內看操看城齋本  
盤纏用之公務者無多往來使客各衙門  
到任饋送禮物者居半雖云在公支用事  
多無補於官然照先任內守備今閒住太  
監楊奇卜春私徵租銀濫用無度倚辦  
進貢冒破數多事洩侵欺法當提究外守備  
魏國公徐鵬舉貴胄世臣私占國利蹈襲  
宿弊不知改革雖無侵欺入已亦係浪費  
錢糧合無量加罰治以警有位惟復別有  
定奪再照內外守備衙門退出成熟田地  
本部另召良善軍民佃種照畝收租實為  
便宜其歇荒草地若欲依例收放官馬但  
前項草場俱在江北今京營驍操官軍馬  
匹別有清墩銅井等處玆場自足牧放若

欲聽民樵牧多係長蘆業草實為利區利  
之所在人所必趨既無業主必致爭端因  
而聚眾相敵為患非小合無照舊召令軍  
民管業仍量收草腳銀兩庶得官民兩便  
其內外守備退出原占營房地基并各衛  
沿城倉基教場等項地土原非踏勘之數  
其段落多寡未經丈量明白難以定租合  
無仍行巡視草場監察御史張心等一併  
通行將京城內外營房基地等項盡數踏  
勘明白未起租者量為起租造冊  
奏繳臣等查得南京錦衣等五十二衛所歲  
造各項文冊工食紙筆費用頗為繁多貼  
黃冊約用銀三兩旗役冊二兩歲支歲用  
冊伍兩折俸冊一兩月糧冊每月一造三  
兩冬夏布鈔冊每年二季造六兩官旗冊  
三年一造三兩貼黃親供手冊五年一造  
五兩戶口冊并填給由票二十五兩馬贏  
冊五兩今年見造逃故冊單約用銀十兩  
此皆于繫軍政勢所不免者各衛所每遇  
造報俱是本管官自備及科派軍士出辦

以致官軍俯仰不足度日窘迫上司視如故常無由改革火加難卹今前項營房教場等項房屋田地原不係草場例該買馬之數合無將租銀徵收在官貯庫每年造冊之時約一衛幾次該銀若干就令該衛所掌印官支領督造原無營房衛分亦就於前銀多餘之數撥給庶官軍不致科派累害之擾而

朝廷亦得沛其無卹之仁其內守備每年

進貢與外守備齎本盤纏等項公用各有釐

漕川奏議

卷六

十一

洲銀兩數多自足買辦儘有贏餘自今以後每年收完漕洲銀兩俱要一一貯庫作正支銷不許指以饋送往來使客及新官到任等項禮物破費庶官銀不致妄支而公事亦克有濟矣

定擬改造平船起運竹木題本

題爲成造

供應家火急缺物料事軍駕清吏司案呈送准工部咨該南京內官監太監呂憲等奏先准南京工部手本准工部咨該內官監

人監郭紳等題稱造辦家火急缺竹木板枋等料要行南京工部及南京內官監差委官員前去龍江關等處抽分竹木局并蕪湖抽分廠會同工部委官將枋竹木本作急抽收印烙委官管運赴京以濟急用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備行到監欽遵已經委官前去各該廠局會同該部抽分委官將枋竹木等料印烙照例行取船隻起運間近該南京兵部右侍郎萬 題爲條陳職掌因時

漕川奏議

卷六

十一

興革以便官民事要將

內府歲用板枋竹木比照先年

皇本事例編成牌筏可以節省船差等因該

工部議行該衙門詢勘相應重別具

奏施行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准行欽此亦行到監臣等詢勘擬奏間又該南京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柯相等奏爲申明節省船差事例以便遵守以亟紓極困夫甲事內開欲將板枋竹木編成牌筏等因通行前來等因得前項板

枋竹木由南京工部抽分印烙兵部撥船裝載本監委官督運赴京起運無阻滯之患

供應有取給之益自永樂宣德成化等年以來節奉

欽依取運迄今百十餘年內外遵守著為常規今各官欲照

皇不事例編指簾筏仍撥船隻乘坐及備置續水手等項均謂節省船差固為有見以臣愚竊之所運杉楠板枋鐘槌檀木土塘

濠州奏議

一

三

松板杉條猫筆水竹每運約有四萬餘數其中長者二丈有餘短者一丈四五尺至六七尺者參差不一實為煩瑣比與

皇木梁棟大材甚不相同至於猫筆水竹尤為細小止可捆縛成把以船裝運若欲編指簾筏實非所宜且簾筏初出龍江順水而下百二十里遂抵儀真亦為不難所難者淮流之險峻黃河之洶湧運河之淺窄洪閘之間闊船隻尚有高帆總舵長簾巨纜風水順逆人力可施其簾筏止靠人夫

掉挽雖有水手不過循岸撐駕而已一遇五六月間水勢泛漲兼以官民船隻往來絡繹遇洪打閘紛紜擠撓萬一簾纜鬆散漂流之患難保必無管運委官何所措手况暑雨時候沿途夫役經宿連朝不得接代寧無騷擾是船差雖減而勞民傷財其害愈甚誠有如該部所議者臣等監臨官員若不詢實具奏乞請

明旨誠恐有誤

供用貽累匪輕如蒙伏望

濠州奏議

二

四

皇上軫念錢糧重務將先年舊規勅下兵工二部從長議處前項竹木指簾裝船孰利孰害徑自具奏候

命下之日本監遵依起運庶為民便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先該南京兵部右侍郎萬等題為條陳職掌因時興革以便官民事內開南京司禮等監近年奏討

供應板枋竹木用船最多壞船尤甚致累夫甲修造賠賾其苦尤不可言要行議處若

係在京神木廠并真定盧溝橋抽分廠所  
有者止於各廠支取免令起運或雖係各  
廠所無而近京地方可以收買者行移南  
京工部於龍江蕪湖等抽分廠折價解京  
召商上納如果彼中不產會計合用數目  
行令各該抽分廠抽運照依節年  
皇木事例即於抽分處所置辦索纜及一應  
撐駕什物編成簾筏分定起數運  
進應用等因該本部議行該衙門詢勘應否  
重別具奏等因奉

淡川奏議

卷六

五

聖上是准議行欽此欽遵已經通行詢勘未報  
間又為申明節省船差事例以便遵守以  
亟紓極困夫甲事該南京吏科等衙門給  
事中等官柯相等奏前事該本部覆議相  
應勿拘勘報即行編梢簾筏不必用船裝  
運等因奉

聖上是依擬行欽此又經通行欽遵外及照無  
湖龍江等廠局歲給各監松木板枋數多  
查得在京盧溝真定等抽分廠每年亦各  
抽有堪以支取應用等因通查奉呈到部

臣等看得南京內官監太監呂富等奏稱  
前項板枋竹木今若盡行編梢起運誠恐  
有誤

供用要行從長議處一節為照竹木板枋

內府歲用固不可缺但馬快船隻之差為軍  
民夫役之患委無紀極先該各官建言要  
行停免船差編筏起運無非禁革弊端省  
費民力之意已經本部依擬題奉前項

欽依備行勘處去後今太監呂富乃於行勘之

餘復執貽累之奏臣等再三酌處議得各

淡川奏議

卷六

六

監船用木植內惟松木板枋北方所產尤  
勝南方真定盧溝等廠每年抽稅俱可充  
用聽臣等酌量所用緩急另行議請

定奪其餘杉楠楠等項竹木未免仍須南京  
起運但洪閘之間關船筏之便否各官所  
議不同臣等難以適度相應彼處會勘合  
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南京兵工二部會同司禮

御用內官三監掌印官及原經此議侍郎

萬給事中柯相從長再議前項杉楠



板枋竹木要見指牌裝船何者爲便不得更持異同務使事體歸一官民兩便經久可行徑目會奏

定奪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行間又奉本部送准南京工部咨開南京司禮監板枋遇例停止行據龍江瓦屑壩二抽分竹木局查得內官監已印烙杉木板枋五十塊楠木板枋四十塊杉條木二千五百根杉篙木五千根壇木五十段榆木三十根猫竹五

浚川奏議

卷六

七

千根筆竹四千根水竹三萬根御用監已印烙杉木四十根杉木連二板枋五十塊單板枋二百塊連二楠木板枋三百塊單板枋二百塊榆木三十根俱該起運緣由送司卷查先爲請乞

明旨停差文料官員以重漕政事嘉靖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准工部咨該工部題看得委官主事馮岳呈稱蕪湖抽分廠除額支清江衛河二提舉司造船料銀及供本部年例料價外又有南京司禮御用內官三監

每年二次支取杉楠板木猫筆水竹該用三萬二千餘兩不勾支給欲要停止合無轉行該監遵照正德十六年

詔書內事理於龍江瓦屑壩等廠抽用等因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奉前因案呈到部臣等會同司禮監等衙門太監等官賴義等議得船之受載勢便於倉馬快船制上有兩椿旁有倉桶竹木長大入倉者少必棚駕船桶之上堆置雨廠之旁而後可行然下虛上重易致風波之險其勢

浚川奏議

卷六

六

必不得滿船多載以故內官等監起運竹木往往撥船多至二百餘隻倉內盡皆空虛便於附搭商貨管運內官無不各得厚利用船既多則空閒日少前差方已而後差復來夫甲困苦莫此爲甚以故部院大臣及科道等官往往具奏要編捐簾筏以革船運之弊因省軍民之苦今看得革船用簾歷年雖有建論一向未曾舉行中間恐有勢亦不便照得近年以來蕪湖竹木旣以停止松木板枋取用北地其餘杉楠

竹木數亦不多大約以船二十隻爲率足勾一年之用合無本部將嘉靖十年以後應該改造快船除長闊丈尺之制俱照舊外其兩搭倉桶盡皆不設惟平鋪船面以便竹木易得滿船裝載共造六十隻分作三班專備運送竹木之用船可多載則濫撥之累庶爲稍革三年一差則夫甲之運亦不爲勞比之簞筏尤爲簡易順便經久可行若仍使內官管運則刻剝之害必不能除查得龍江瓦屑等廠抽分俱屬南京

浚川奏議

卷六

十九

工部而杉楠板枋缺少亦係南京工部員補通與各監無相干涉及至起運委之內臣揆之事體似爲煩擾合無將見在竹木板枋候之次年造完平船抽收買辦完備行令南京工部比照

進貢膳盒等件事例差委相應官員照依往年起運給與張家灣雇車價錢解送工部交割永爲定例其

內府各監缺用聽於該部支取如蒙乞勅工部再加詳議奏請

分奪庶勞費可節官民兩便矣

參劾南京司苑局左監丞鞠貴等題本題爲剝害上直軍人事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南京通政使司連狀送據南京金吾後衛軍人何能錢旺馮鑑何原李貴劉勇張旺等五十名告稱見在守衛不缺各役思得差多軍少難以應當又被司苑局每班占用軍人一百名近年陸續逃亡數多見在者少嘉靖二年蒙點軍給事中陳江見得守衛直軍各衙門占用人役數

浚川奏議

卷六

二十

多門禁空虛無人守把爲此題奉欽依將各衙門占用直軍盡行查革司苑局兩班占用官軍二百四員名一向在局見得本局原有各衛取用軍餘六十一名應該栽種又有南北鄉夫池果等戶并兩縣食糧人匠京城裏外園林田地池塘每年收租錢銀兩數多應該在園應工買辦各樣蔬菜儘足不將守衛直軍發回在門守把應點今蒙守備查點各軍切思本局積年書寫識字劉提鄧伏子屢次寫巧計主

張勝騰將守衛軍士在園苦累無伸不得  
安生將前各衛軍餘鄉夫人匠各役賣放  
假倚買辦花銷名色若不狀告見得劉提  
父汝子進坐食圖利門禁空虛豈不違法  
伏乞垂慈查革以固門禁深為萬便等情  
送司隨行各門把總指揮劉深等拘提本  
局識字軍人劉提等到司并行拘留守等  
五衛軍人薑采戶梁尾才等二十二名果  
戶丘繼宗等一十四名池戶熊一等十六  
名供稱除逃故十名未補見在五十一名

凌川奏議

卷六

三

各認辦網巾錢二百文交收本局又據上  
江二縣池戶樂毅等二十四名供僉本局  
池戶每月除辦

進貢品物外各納官錢二百文交入本局網  
司又據守衛直軍劉慶受等一百名供稱  
見在

玄武北安等門守衛有司苑局原撥直軍陳  
通等兩班官二員軍二百名在局下園差  
使被本局官將劉慶受等一百名趕出在  
外勒取結狀稱言老幼每人一月納錢一

百五十文共交錢一萬五千文又審據金  
吾後等衛軍人劉提等供稱與軍人鄧伏  
子李原亮李子友陸勝安俱克司苑局識  
字惟提在局年深專一管帳本局有內外  
果園池塘數多額設上江二縣果戶六十  
六名池戶二十四名看守如果品缺少俱  
係各戶買補及每年有租銀一百七十餘  
兩應用通年採取品物獻新

凌川奏議

卷六

三

進貢不缺有本局左監丞鞠貴右監丞張保  
奉御徐通李時莫謙康彪張森見得人多  
將上直軍一百名趕出在外勒要把總指  
揮劉深等結稱亡幼不堪每人一月納錢  
一百五十文留守五衛原額栽種薑菜池  
果等軍六十一名除逃故十名未補外見  
在五十名不令下園栽種每月每人納  
錢二百文民池戶樂毅等二十四名除辦  
納品物外又每月每人納錢二百文俱差  
委軍人朱興安林升孫史勝五郭五倪賢  
十周忠催取每月共得錢三萬文每年共  
三十六萬內每月分與提五百文每年共

該六千文鄧伏子等四名各一百五十文  
每年共該六千六百文朱興安等六名各  
二百文每年共該一萬三千二百文作為  
幫賂錢通共分去二萬五千八百文餘錢  
三十三萬四千二百文係鞠貴等分收入  
已止將何能等一百名分為兩班下園苦  
累等因到司案查先為興利革弊以裨

新政事該本部題節該南京戶科給事中陳  
江題兵部議得司官句栽種蔬菜扛  
擡品物原各一名除照舊

浚川奏議

二金

不動外又

身一百二員名應公盡

行發四等因具

欽

聖旨是都准議欽此欽遵又為故違

舊制稽留直軍有防栽種事該南京守備司禮

等監太監秦文等題據左監丞鞠貴等呈

稱本局守衛官軍一百二員名委係洪武

年間

乙要照舊輪班下園供役等因嘉靖四年

三月初七日具題節該奉

聖旨今後官軍下園供役還照洪武年間舊制

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去後  
今奉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司苑局栽  
種蔬菜扛擡品物原有各衛軍餘六十一  
名正為前項差使而設又取上直官軍一  
百二員名雖稱

舊制但

國初獻享及每日

上供品物盡出本局種辦所用人力誠多况彼

時軍伍充實撥

存者不過感時

浚川奏議

二金

獻祈

太廟及五祀

進貢而已其果戶池之種辦園林田地租

銀之幫助并蘇州徽寧池太等府種薑竹

木等料已多羨餘未能查處及照先年

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逐日撥取下

園差用朝入暮出今却占用直軍二百四

員名額定名數常川在苑分為兩班過半

賣放又將各衛正差軍餘縱令賣閑獨累

借用直軍以致何能等貧苦不堪節經具

告參照南京司苑局左監丞勸貴右監丞  
張保奉御徐通李時莫謙張森多占上直  
軍士勒令辦納日錢假稱供應之名實遂  
會襲之計及昭軍人劉提鄧伏子朱興安  
等既為書弄又為主謀通同害軍各得厚  
利僥倖違法律合究問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留都門禁重地乞

勅兵部詳議奏

請將勸

是問如律以懲將

浚川

旨仍

守備止存留守臣

衛

悉下園着役止許

栽種蔬菜扛抬品

許縱令辦錢買問

再行出榜禁革敢有故違賣放者聽其具

告本部參

奏重治庶軍有實用官無私歛而禁地肅清

矣

浚川奏議卷之六

浚川奏議集卷之七目錄

奏議

題本一首

裁減南京

進貢馬快船隻題本

浚川奏議集卷之七

金陵稿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題本一首

裁減南京

進貢馬快船隻題本

題為減退

薦新等項船隻事車駕清吏司案呈送准南京

守備司禮等監太監賴義等揭帖准南京

兵部揭帖煩照該部奉

浚川奏議

卷之七

欽依內事理轉行各該監司將後開一應

進貢品物要見某衙門起數若干某起何年

進貢額數若干某起何年續添其數若干某

物應合省併某物原有額數不可省併逐

一通將品物數目開具明白回報以憑查

議施行准此行該南京司禮監行令各監

局庫查得各該起運品物俱自永樂宣德

等年節奉

欽依相繼

進貢及各將品物起數回報前來前項品物

欽依元年奉有

奏議

薦新并供應重務況今見奉

欽依查議具奏請

旨去留必待公同從長議處為此今將守備廳

進貢品物并各衙門查報起數及先年原行

旨意抄白一本合用揭帖前去南京兵部查議

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查先奉本部送准

兵部咨該本部題兵科抄出南京守備司

禮等監太監賴義等揭帖據南京尚膳監內

浚川奏議

卷之七

二

官監

御用監織染局司苑局等衙門各呈前來照

得各衙門年例

進貢冰鮮品物起運

制帛龍衣各項供應錢糧所用裝載黃馬快船

照例行移南京兵部取撥臨期又該內外

守備委官公同科道部屬等官驗裝係是

舊制遵行歲遠先因南京兵部奏減前項船隻

各該衙門於嘉靖元年具呈守備太監戴

義等將成化弘治正德等年撥過船數開

坐具題該兵部查覆欽奉

聖旨這薦新并起運錢糧船隻只照後開弘治年例行不必增多減少有誤供應欽此移咨該部又行減退各該衙門裝運不敷覆有具呈嘉靖四年該南京守備太監秦文等具題該兵部查覆欽奉

聖旨差撥船隻已有明旨南京兵部如何又故遠減省有誤供應且不查究今後務要遵照弘治年間舊例行兵部知道欽此欽遵但今該部不照前例差撥裝之時科道部屬

浚川奏議

卷之七

三

官員又行減退切緣許品係供薦

宗廟重務

制帛乃

郊祀

天地盛典事體非輕其餘錢糧俱係

上用供應之品實為緊要若不再行舉呈各該

起運人員因是船隻減少重疊加裝卒遇

河乾水急處所盤灘過淺行動艱難耽延

日期多受負累不能前進乞為轉達覆請

前

旨行今內外衙門照例差撥庶免誤事累次具

呈臣等議得前項船隻所運品物皆係

朝廷重務南京兵部該司照例差撥者固有於內減退者亦多切詳所減船隻蓋由近年題奉

欽依節省財力蘇息民困但前項經該起運衙門為因船少中途負累以致又復具呈臣等叨守地方敢不仰體

聖意愛恤軍民緣責任所關萬一誤事其咎難追如蒙伏望

浚川奏議

卷之七

四

皇上軫念

郊祀

天地供獻

祖宗品物為重乞

勅兵部再行申明前

旨通行南京兵部并內外起運裝船衙門遵照

弘治年間事例照數差撥永為遵守等因

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查得嘉靖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

該司禮監太監黃偉傳奉

聖旨訪得南京進貢船隻起數甚多等運內官  
廉靜守法者固有貪刻害人者不無沿途多  
索人夫勒要折乾銀兩不遂所欲動輒搜求  
甚至毆打職官綁縛夫役裏河一帶俱被其  
害甚非朝廷恤民之意便着兵部行南京內  
外守備官查進貢起數可省則省可併則併  
如起數係定額難以省併裝運之時照例着  
兵部科道官監視務要儘船裝載不許多撥  
聽其夾帶私貨搭人索錢其管運內官務選

淡川奏議

卷之二

三

老成安靜的去九姦貪刻剝好生事端之人  
俱不許差遣都察院還出榜禁約人夫照例  
上水二十名下水十名合用廩給口糧俱照  
關文應付敢有似前多索夫役勒要折乾銀  
兩生事害民的撫按巡河兵備等官將本船  
爲首一人拿與被害之人對問明白干礙應  
叅官員指實具奏亦不許指此縱容地方人  
等上船妄拿多人阻滯供應其兩京文武官  
員依憑聲勢乘坐官船多索人夫及過關食  
米者比比皆然着通行禁約經過人員人夫

照奏定事例差撥廩給口糧照關應付敢有  
違犯應拿之人就便拿問應叅的指實叅奏  
俱務在着實遵行不許視爲泛常虛應故事  
欽此欽遵

德音一布遠近懽騰南京久億之軍民沿河困  
苦之夫役漸有甦息之望奉行未久南京  
守備司禮監太監賴義等又題前因查得  
欽依事理明開可併則併可省則省如起數係  
定額難以省併裝運之時着科道兵部官  
監視務要儘船裝載

淡川奏議

卷之二

六

聖諭諄切炳如日星不知各該衙門曾否查明  
某物當省某起當併却又援遠年事例廢  
格新奉

欽依實難再議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南京兵部轉行內外守備衙門  
遵照前

旨將一應

進貢品物從公查議要見某物起於何年應  
合省併某物原有額數不可省併通將品  
物數目開坐具題請



上言留合用船隻多少仍照嘉靖六年欽奉

聖旨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已經呈部通行各該衙門查議去後今奉前因查得正德十

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伏覲

詔書內一欵南京年例進鮮馬快船隻舊例每起不過三隻正德元年以來違例撥給比舊加多攬載客貨沿途攪擾本等廩給夫役之外勒要銀兩數多甚為民害兵部出榜通行禁約今後進鮮船隻務要照舊例撥給經過

浚川奏議

卷之七

地方不許分外生事勒要折乾銀兩違者巡按巡河等官指實叅奏不許故縱欽此又查得正德十六年十月內為

開讀書該本部尚書喬

等題稱欽奉

詔書以來除遇進鮮船隻照例差撥不過三隻外但各項起運官員紛爭不已未免彼此爭議有傷大體乞要自弘治正德年間增減數內於今次議過應減應革數目再為議擬該兵部議得合無開立前件悉照應減應革事宜

移咨南京兵部撮取欵類翻刊板榜通行遵守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項船隻舊例弘治元年之數其餘依擬行南京兵部還翻刊板榜通行遵守今後再有例外逼要多討紛爭的該部并科道等官從重叅奏處治欽此欽遵查呈到部看得南京各衛馬快船隻乃

國初之時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奉

乘輿北駐及

浚川奏議

卷之七

進貢方物而設

太宗皇帝遷都北京各項船隻遂專運送

宗廟薦新及

上供品物但

國初法令嚴明人存警畏惟知敬事罔敢營私是以物有定品船有定數上不廢事下無疲力柰何日久弊生法存人玩管運內臣乃有假

進貢以規利者正德以來其弊愈甚未及啓行先索夫甲銀兩有見面錢有吹手錢有

打熊錢有轎馬錢有茶果錢行至中途縱令附搭商貨勒討幫銀或二三十兩或四五十兩一不如意則拷打追逼夫甲受害控訴無所既得厚利日益妄圖往往撥船之時虛張品物多置扛櫃務求船多以濟已私本部雖曾奉有

開讀事例議奏減革亦止據管運內臣開報扛數擬定船隻未曾詳查扛內物品器用多寡輕重數目實未能盡發其欺隱而有以折服其心故雖奉有

浚川奏議

卷七

九

明旨卒不能如法舉行是以各該監局內臣猶欲復舊輒欺瞞具呈以致內守備太監賴義等又有此奏查得黃馬快船每隻或長六丈至八丈闊不下一丈二丈若儘船裝載多可三百石稍輕二百石再輕一百石此其常也今臣等查議惟所運之物為主每起先論其物數之輕重次計其爲扛之多寡後定其船隻之數自如

制帛如

龍衣如冰鮮等扛則寬以計之其餘則少加多

增損也載者多者不過四五十石少者數石而止通無有重及百石者以船計之則乘載有餘地以人計之則撐駕有餘力雖有貪濫姦詐之人違法紛爭以求多撥亦無所措辭又安得欺取此誠經久可行官民兩便臣等以爲立法固在於精審行法尤貴於信必使法行而人不守亦徒爲文具耳仰惟

皇上以聖神之德敷乾剛之政始而即位之詔祛累年之弊習人曰省併一

浚川奏議

卷七

十

旨垂無窮之德澤海內臣民恭覩

休美孰不懽忻鼓舞仰荷

太平若使管運之臣貪利之習猶夫往昔不加懲治則船隻雖減弊端猶在夫甲之害終莫能除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以昭王度今後南京管運內臣設有仍前索要夫甲見面酒席幫銀等項許被害夫甲就於兩京兵部陳告叅問請旨發落照依文臣受贓革去職役仍追原銀給還夫甲如此則貪人庶少知警法令不爲

徒設臣等愚昧又竊有獻古之聖王不貴

異物明主樽節國用臣等查得

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焉

太祖高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

制帛

孝陵神宮監苗蓐等物南京織染局

龍衣印綬監

誥勅皆永樂以來

上供之數亦是舊額其餘自守備等衙門以下

所進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來傳奉

凌川奏議

卷之七

七

列聖旨意

欽取上用此在可以減可以存者也但食品衣

服器用舉皆切於

聖躬其減與存亦惟

聖心酌省以就儉約非臣等所敢輕擬如批把

之無味非南京之所出無益之品可以省

也青梅之酸澁有太常之

薦新守備之

貢可以減也天鵝鷺老等禽北方隨處皆有看

榴柿子秋梨諸果北京所產尤佳此皆司

省南運屬之光祿寺可也如

龍衣彩錦紗羅綾段等物既有織染局逐歲之

辦復有南京供應機房不無過多且一次

龍衣之着安得經歲即壞若是

尚衣有餘似亦織造當省此則可以會計停止

者也又如南京內官監竹器并新添大簾

箕等件四萬八千三百一十箇把座論造

作則值錢不多計運送則所費不貲臣等

查議得竹器累年供進大簾箕等件已運

三年件數繁多積久不用徒致壞爛有費

凌川奏議

卷之七

七

無益亦合會計見在可勾幾年供用量為

停止待將來缺乏再行計造可也又如彩

漆雲龍膳卓硃紅漆方食籬盒銅鐵火盆

火罩行竈拖爐銅鐵鍋雲龍圓爐架燭臺

銅罐等件此皆堅久之物非用之數年不

得損壞者亦可以會計量省待其缺少再

行計處不必年年供造勞運費財且如臣

庶之家置造家火器用動輒便過十數餘

年至有可以遺子孫者今

深宮大庭之內其為器之精緻何如其用器

之實事何如乃至易壞不時置造揆之物  
理殊爲未通伏望

皇上體念簡素之上德定立節省之弘規一則  
可以樽蓄乎國用一則可以示儉於臣民  
臣又看得太常寺年例

薦新工部年例造進膳盒等件及

孝陵神宮等監研柴南京內守備李報奏冊等  
項船隻俱是事同一體通查明白備將省  
併事宜轉行內守備司禮等監太監賴義  
等外守備太子太保魏國公等官徐鵬舉

浚川奏議

卷七

十三

等逐一查議相同開擬乞

勅兵部再加詳定請自

上裁仍行南京兵部刻榜記石通行各該衙門

永爲遵守此後如有管運人員故違呈奏

阻格定規聽本部及科道等官叅

奏治罪等因題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計開

南京守備廳八起

一起藕鮮六十簍每簍二十枝連滋養

泥作一杠共六十杠荃薺三十簍每

簍四十斤連滋養泥作一杠共三十

杠二項共該九十杠每杠約重八十

斤共重七千二百斤該六十石臣等

查議得可用船三隻每船裝二十杠

共算該二十石極輕

一起新茶一百八十斤作三杠每杠六

十斤臣等查議得新茶杠數太少查

得嘉靖八等年俱與青梅四月內同

旬驗裝而乃另撥船隻誠爲糜費今

浚川奏議

卷七

十四

擬併與青梅作一起

一起青梅四十簍每簍二十六斤連水

作一杠共四十杠每杠重五十二斤

共重二千八十斤該一十八石有零

查係水鮮連前起新茶三杠共四十

三杠可用船三隻每船止裝一十四

杠三分算該六石二斗有零極輕臣

等又看得青梅酸澁本非珍味既有

太常寺之

薦新又有尚膳監之蜜煎議欲省免守備官

進貢伏乞

聖裁

一起枇杷三十五簍每簍連冰作一杠  
共該作三十五杠每杠重八十二斤  
共約重二千八百斤查係冰鮮可用  
船一隻筭重二十三石二斗有零極  
輕臣等查得枇杷酸澁無味止以奇  
名得克

進貢况非南京所產每年俱係守備衙門着  
落該行舖戶前往直隸蘇州等處收

漆肅奏議

卷之七

十五

買裝到南京形味已變况至北京全  
無氣味

上供之用似為無益臣等議欲省免

進貢伏乞

聖裁

一起石榴二十簍每簍一百箇共二千  
箇二簍作一杠計十杠柿子二十簍  
每簍一百箇共二千箇二簍作一杠  
計十杠梧桐子一簍二斗五升作一  
杠共二十一杠臣等查得三項共計

一千六百八十斤可用船一隻筭該  
一十四石極輕臣等又看得石榴柿  
子北土所產形味尤勝南方似應減  
省

進貢改行光祿寺只於在京附近地方收買  
供應惟梧桐子係南京所產之物查  
得嘉靖八等年俱與

御用監水木犀陸罐同旬起運止是三杠杠數  
太少相應改行

御用監併入水木犀一起

漆肅奏議

卷之七

十六

進貢

一起柑橘二千五百斤裝五十簍每簍  
五十斤作一杠甘蔗七百根裝十簍  
每簍七十根作一杠通共六十杠今  
擬裝船二隻每船止裝三十杠筭該  
二十石甚輕

一起冬筍三千斤裝五十簍每簍六十  
斤作一杠共該五十杠今擬裝船一  
隻臣等查得嘉靖八年十一等月驗  
裝船未出關已是河凍冰堅之時管

運人員往往將本部撥出駕船夫甲  
取貼脚船銀兩仍將所解冬筭起從  
陸路運臣等議欲將冬筭自嘉靖九  
年為始俱從陸路本部填給  
符驗關文應付到京似為便益伏乞  
聖裁

一起乾鰯魚一百尾計五盒每二盒四  
十尾作一杠共二杠半糟鰯魚九百  
九十尾計一百一十壘桶每壘桶九  
尾每三壘桶作一杠共三十六杠半

浚川奏議

卷七

七

鰯魚子腸鮓五十二斤該計四壘桶  
每二壘作一杠共二杠通前共四十  
一杠算該二十七石三斗有零臣等  
查議得前項物品實與冰鮮不同可  
以儘船裝載四十一杠計三千二百  
八十斤今擬裝船二隻每船裝二十  
杠半算該一十三石七斗有零甚輕  
一起種薑等物一百五簍每簍二十四  
斤連滋養泥五十斤每二簍作一杠  
每杠重一百斤計五十二杠半共五

千二百五十斤臣等查議得可用船  
二隻每船止裝二十六杠二分算該  
二十一石有零甚輕

一起苗子薑一百四十簍每簍二十四  
斤連滋養泥約計五十斤該七千斤  
生薑四十簍每簍二十五斤該一千  
斤共八千斤共作一百杠臣等查議  
得可用船三隻每船裝三十三杠三  
分甚輕

浚川奏議

卷七

太

一起藕鮮正數一千四百四十枝連滋  
養泥作一杠每杠約重八十斤計四  
十八杠共重三千八百四十斤算該  
三十三石二斗有零臣等查議得可  
用船三隻每船裝一十六杠該一十  
石七斗極輕  
一起十樣果香橙等物約計六千斤每  
杠重八十斤該七十五杠算該五十  
石臣等查議得可用船二隻每船裝  
二十七杠斗該二十石甚輕  
孝陵神宮監二起

石六斗有零甚輕

一起鮮苗嫩薑二百簍每簍約重五十斤連滋養泥三十斤共八十斤作一杠計二百杠生薑四十簍每簍重七十五斤作一杠蒜十簍每簍重七十五斤作一杠共十杠蒜花三簍每簍重五十五斤作一杠共三杠通前四項共計重一萬九千九百一十五斤作二百五十三杠算該一百一十六石內少五斤臣等查議得可用船三隻每船裝八十四杠三分該三十八

一起栗子十簍每簍重五十斤作十杠楂子十簍每簍二百箇約重二十五斤十簍重二百五十斤作五杠銀杏三簍每簍重五十斤作一杠共作三杠生薑四十三簍每簍七十斤作一杠共四十三杠芋苗四十九簍每簍七十斤作一杠共作四十九杠山藥五簍每簍五十斤作一杠共作五杠通前共計一百一十五杠重七十四

百九十斤該六十二石五斗有零臣等查議得可用船二隻每船裝五十杠該三十一石二斗有零極輕

南京

內府供用庫一起臣等行准該庫查得本庫自永樂年間

孝陵神宮監栽種香稻起運額數四千五百斤并節籩二十箇准此

一起栽種香稻計四千五百斤每九十斤裝一竹籠共計五十籠節籩二十

箇約重四十斤通共五十一杠算該

三十七石八斗臣等查議得可用船二隻每船裝二十五杠半該一十八

石九斗極輕

南京

御用監

一起水木犀每年起運六罐計三箱前件杠數太少難以專運今議併與守備廳梧桐子共作四杠可用船一隻所裝重不過五斗極輕

南京司禮監一起臣等行准該監查  
得本監

神帛堂

制帛出註

大明會典原額

制帛一起計二十箱杠後於景泰五年九月初

八日司禮監印信揭帖開本監太監

興安等於

文華殿奏見在

制帛數少不敷支用合無差人前去南京司禮

凌川奏議

卷七

主

監坐取各樣

制帛三千段奏奉

聖旨是着南京工部上緊整理作急起運來用

欽此除欽遵外本監於景泰六年分

先行起運

制帛五百段例爲二起節奉

欽依起運到今近奉

欽降變染年例各色

制帛一千九十段自嘉靖十年分爲始等因准

此

一起各色

制帛每運五百段臣等查議得

制帛係

大祀

宗廟所用之物所置務須潔淨高爽倉面方盡

誠敬庶免褻瀆合從寬處每二十五

匹作一箱約五十斤作一杠共計二

十杠可用船三隻每船止裝六杠六

分該二石七斗有零極輕

南京內織染局一起臣等行准該局

凌川奏議

卷七

主

查得求樂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該

內使價成等齎到隨

駕內織染局啓本并印信揭帖內開求樂十一

年六月二十一日該右副使劉景等

於

棕殿奏奉

聖旨京城去織造各色花素紵絲羅綾共二千

四百匹如今長壽面去就着他帶文書去南

京內織染局織造來用着匠計料合用金箔

絲顏等料本局見有放支并該庫衙門會有



開支如無着工部應天府買辦送用作急織完差人運來應用欽此欽遵

一起年例起運各色花素紵絲紗羅綾等件每年二運每運多至三千四百餘匹包裹必須周密此係

上用緊要之物裝貯不得過多臣等查議得今定每箱止可裝二十五匹約重八千斤作一杠每船止裝四十杠計三千二百斤該重二十六石六斗有零大約可用船四隻甚輕

漆亦奏議

卷七

七

南京印綬監一起臣等行准該監查得先年起運

誥勅等軸該南京工部手本照依內織染局織完多少數目送監裝表完備儘數均勻裝盛櫃杠行文南京兵部例撥馬快船隻裝運赴京並無額數亦無奏准事例准此

一起

誥勅符驗等軸臣等查得自嘉靖八年以前每運不過一千二百道今議每櫃定裝

一百道約重八十斤共算該一十二杠約重九百六十斤可用船一隻裝重八石極輕

南京計工局一起臣等行准本局查得正統元年二月初一日署局事都知監右少監但住等於

寶善門奏

准成造年例起運冬衣三梭綿布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六匹裝七百五十箱在京差官前來南京染造內官長隨人等年

漆亦奏議

卷七

七

例冬衣鋪陳等項准此

一起起運冬衣各色三梭綿布等物臣等查得嘉靖七年以來每年起運匹數俱一萬二三千以下多寡不一今議每箱定裝布三十四連箱約重七十斤作一杠每船定裝五十五杠該三十二石有零用船不過九隻臨期照數驗裝

南京巾帽局一起臣等行准本局查得永樂年間巾帽局年例差官運送

南京內官內使人等帽帶靴鞋韞皮底等料到局俵散各年照人數錢糧不一宣德三年九月十八日巾帽局大使楊答剌赤於

文華殿奏奉

欽依額取預備用白硝麂皮麀皮并闊皮苧布共四千匹就於原用來箱杠內裝回等因准此

一起每年起運白硝麂皮麀皮三千張闊白苧布一千匹臣等查議得皮二

浚川奏議

卷七

五

十張裝一箱三千張作一百五十箱布三十匹裝一箱一千匹作三十三箱連俱約重七十斤作一杠共該一百八十三杠重一萬二千八百一十斤今擬用船四隻每船定裝四十五杠三分計三千一百五十斤該二十六石三斗極輕臣等又看得原奉欽依皮布就於原運來箱杠內裝回今差來人員往往正船外又索要裝箱船隻應合禁革

南京內官監三起臣等行准該監查得成化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該內使鄭喜齋到內官監揭帖該本監太監常憚題爲

進用物件事奉

欽依着本監每年常例成造進用竹器家火并黑竹扇骨等件四萬二千二百一十箇把又查得嘉靖四年爲急缺器物節催未到以防

供用事准南京工部手本開前事准工部咨

浚川奏議

卷七

美

嘉靖四年正月初八日該內官監太監陳林等題奉

欽依坐取成造硃紅漆朦金彩漆戲金雲龍膳卓銅器家火等件八萬七千八百一十套付座箇扇對張領口把條隻又查得嘉靖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准南京工部手本准工部咨該內官監太監郭紳等題爲缺少器物不敷

供應事奉

欽依着本監每年添造大鑊其等件六千一百

一十箇把座等因准此

一起年例起運竹器家火黑扇骨等件  
并每年添造太簍箕等件計四萬八  
千三百一十箇把座臣等查得每年  
起運木櫃一百七十八箇每箇裝醬  
蓬蓋三箇大簍箕五箇箕四箇底  
簍四一把作一杠計一百七十八杠  
木櫃五十一箇每箇裝米籬六箇小  
稀篩二十箇箕八十箇刷帚二百  
七十五把作一杠計五十一杠板箱

淡川奏議

卷七

三

四十六箇內二十八箇每箇各裝黑  
竹扇骨七百二十把作一杠計二十  
八杠十八箇每箇裝金漆竹筋三百  
六十把作一杠計一十八杠木桶二  
十五隻每隻裝硃紅油烘籃一座作  
一杠計二十五杠每杠約重六十斤  
共一萬八千斤該一百五十石今擬  
用船六隻每船裝五十杠計二十五  
石甚輕臣等查看得醬蓬簍箕米籬  
荳箕烘籃等件俱係細碎麤料之物

該用船中堆放裝載乃爲省便今該

監各用木櫃太桶盛貯以物勢論之  
櫃中所盛反輕於櫃徒取敏重之擾  
以事體探之麤料之器固加蔽襲實  
非物理所宜除行筋扇骨照舊用櫃  
外其餘醬蓬等件今後俱要除去櫃  
桶以就輕省俱臨期驗數裝船似爲  
便益臣等又查得此等竹器累年供  
應新添大簍箕等件已運三年數件  
敏多積久不及應用徒致敗壞無益  
亦合查筭可勾幾年之用量爲停止  
候將缺乏再行議造均乞

淡川奏議

卷七

三

聖裁

一起坐取成造硃紅漆膠金彩漆戩金  
雲龍膳卓銅器家火等件臣等查議  
得每年起運木櫃五十四箇內二十  
四箇每箇裝膠金彩漆雲龍膳卓一  
張作一杠計二十四杠三十箇每箇  
裝棕臺薦一領作一杠計三十杠板  
箱六百三十七箇內二百箇每箇裝

鐵火盆一座見方三尺者每箇作一  
杠餘及一尺八寸者每二箇作一杠  
臨時驗裝五十箇每箇裝硃紅漆方  
食羅盒一付作一杠計五十杠一百  
七十七箇每箇裝銅鐵鍋二口見方  
三尺者每箇作一杠餘一尺八寸者  
每二箇作一杠臨時驗裝三十箇每  
箇裝渾貼金寶雕雲龍圓爐架一座  
作一杠計三十杠十五箇每箇裝渾  
貼金寶雕雲龍高燭臺二座作一杠  
計十五杠三十箇每箇裝紅黃銅水  
罐十二箇作一杠計十五杠三十五  
箇每箇裝熟鐵圓火罩二座見方二  
尺六寸者每箇作一杠一尺八寸者  
每二箇作一杠臨時驗裝十六箇每  
箇裝銅鐵暗燈六座作一杠計十六  
杠三十箇每箇裝銅鐵行竈拖爐一  
付作一杠計三十杠二十四箇每箇  
裝熟鐵兩盒火罩二座作一杠計十  
二杠三十箇每箇裝熟鐵雲龍火罩

聖裁

一座作一杠計三十杠木桶三百二  
十三隻內一百五十隻每隻裝硃紅  
漆戔金雲龍涼煖膳盒連三盒一付  
作一杠計一百五十杠一百七十三  
隻每隻裝硃紅漆戔金雲龍涼煖托  
盒三付內口徑二尺二寸者每隻作  
一杠六寸者每二隻臨時驗裝杠匣  
一十一箇每箇裝硃紅漆攢竹鋪筋  
杠十根作一杠計一十一杠內鐵線  
肥皂竹筭每年收有多寡陸續起運  
原無定額今擬每船定裝五十五杠  
俱臨時驗數撥船臣等又看得彩漆  
雲龍膳卓等器皿銅鐵火盆等件皆  
係堅久之物非用之數年不得損壞  
者今年年供運似是枉費臣等議欲  
暫且停止待有缺用再行計造伏乞  
聖裁  
一起楊梅四十五杠每杠八小篋每篋  
三斤共重二十四斤連水作一杠重  
五十二斤通共重二千三百四十斤

筭該十九石五斗看係冰鮮臣等查

議得可用四隻每船裝一十一杠三

分該四石八斗有零極輕

南京供應機房一起臣等行准內承

運庫署庫事御馬監太監李政揭帖

查得嘉靖六等年節該各職題奉

欽依陸續織完段匹起運赴京之日仍照舊應

付黃馬快船裝載今照本機房節奉

欽降奇品花樣俱遵

勅載陸續織起運赴京交納以濟急用每運

凌川奏議

金卷

圭

並無額數及查即今七月初旬起運

段匹已完在庫一千六百餘匹准此

一起各邑段匹一千六百匹此項與內

織染局不同尤為

上用緊要之物裝貯不得過多臣等查議得每

箱止可裝十匹作一杠約重五十斤

共一百六十杠該八千斤可用船七

隻每船止裝二十二杠九分重九石

四斗有零極輕

南京太常寺八起臣等行據該寺查

得洪武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今後這裏所產他處來的俱

有時新果木先須徑申太常寺官點看預取

進呈不得擅自呈獻與各處知會太常寺將

欽依旨意出榜禁約欽此欽遵求樂二十一

年奉南京禮部劄付正月十二月分

合用薦新品物除順天府產有之物

另行外照土無出產茶筍等項例該

南京太常寺送來供薦據此

一起二月分子鷺正數二十二隻附餘

凌川奏議

金卷

圭

一十隻食用稻穀一千二百斤臣等

查議得每鷺八隻作一杠每杠約重

六十斤稻穀一百二十斤作一杠共

十四杠該一千四百四十斤正重十

一石甚輕但無可併附照舊裝小黃

船一隻

一起三月分筍止數一十五斤連附餘

共載六隻用冰四十桶臣等查議得

每筍二隻作一杠冰四桶作一杠共

十三杠每杠約八十斤該重八石

零甚輕但無可併附照舊裝小黃船

一隻

一起四月分青梅二十斤連附餘共五  
簍用冰四十桶臣等查議得青梅二  
簍作一杠冰四桶作一杠共十二杠  
半每杠八十斤該重八十石有零甚輕  
但無可併附照舊裝小黃船一隻

一起七月分雪梨二十斤連附餘五簍  
重四百斤臣等查議得雪梨每起運  
四杠該重三十石有零甚輕但無可併

奏議

奏

奏

附照舊裝小黃船一隻

一起八月分茭白二十斤連附餘共栽  
六桶臣等查議得每桶連培養泥土  
作一杠共六杠每杠八十斤止重四  
石甚輕但無可併附照舊裝小黃船  
一隻

一起九月分橙子二十斤連附餘五簍  
約重四百斤臣等查議得橙子每年  
起運四杠該重三十石有零甚輕但無  
可併照舊裝小黃船一隻

一起十月分柑子一十五斤橘子二十

五斤連附餘共十簍約重三百斤臣  
等查議得柑橘每八十斤作一杠筭  
該三杠半每年與柑蔗先後十日起  
運可併為一起共裝小黃船一隻

一起十一月分柑蔗一百三十根附餘  
一百根臣等查議得柑蔗七十七根  
作一杠止該三杠每杠約重八十斤  
今擬併與柑橘一同起運共該六杠  
半裝船一隻筭重四十石有零甚輕

奏議

奏

奏

南京工部器監臣等行准該部開查得  
供應器皿每年造運三千六百件係題奉  
欽依額數並無增減等因

一起器皿金銀紅二尺膳盒尺八膳  
盒酒膳盒托盒圓盒盒共一千三百  
八十二架硃紅竹絲連二盒連三盒  
并茶飯盒桶大單盒共一千七百二  
十四架方箱蒸籠連椅水沿卓湯汁  
桶鑪鼎養牲匣茶架銅荔枝帶行竈  
錫頂罐粉盆奠池茶汁壺共五百十

一件

御杖一百七十八對黃紅銷金油絹單袂二千二百八十一條每櫃可裝一百三十條共一十八櫃錫湯鼓六十箇并膳盒連三盒等架未釘銅鐸杻脚花錢方箱等項撥手事件膳杠銅葉牛奶釘膳罩共四千六百三十六件每櫃可裝二百六十餘件共一十八櫃黃紅絨索并紅麻索共三千二百四十七條每櫃裝八十三條共三十九

浚川奏議

卷七

三

櫃通共用櫃七十五箇臣等查議可用船一十五隻每隻裝膳酒托盒圓板等盒共九十二架連二三盒盒桶膳盒共一百一十七架方箱蒸籠等項三十四件

御杖十二對絹袂等櫃五箇小杠俱全看得件數雖多間有膳料細碎之物約重六千三百餘斤該五十二石有零甚輕

孝陵神宮監蘆柴臣等行准該監查得本監額

設太子天寧上下二處蘆洲坐落揚子江心原該南京兵部差撥馬船六隻裝運送赴樞山等處燒造磚瓦正德十六年該南京兵部奏准革去四隻等因准此

一起蘆柴撥馬船二隻臣等查得正德十六年十月內該本部題稱本監蘆柴先年俱係

浚川奏議

卷七

美

孝陵衛雇船裝載至弘治八年奏討馬船逾年壓損且有賠補幫錢使用負累夫甲相應照舊雇船該兵部覆題節奉欽依盡數裁革已經刊榜通行訖今每年仍復朦朧取討臣等議得

孝陵衛官軍止是看守

陵寢巡視禁山別無差操負累應合照依先年撥軍自行採斫不爲苦役況馬船倉高非裝載柴薪之具以之運柴必致損壞應合禁止

南京內官監蘆柴臣等行准該監查得景泰六年八月十六日該南京守

備太監陳公等不稱照得捕補

殿宇磚瓦議撥黑沙洲任監每年砍斫摘撥

馬船運派石灰可窯燒造正德十六

年本部具奏裁畢本年十一月該南

京守備奏奉

欽依薦新并起運錢糧船隻各照後開弘治年

例行等因准此

一起蘆柴撥馬船二隻臣等查得正德

十六年十月內該本部題稱本監近

年以來止將蘆地丈量分派各船雇

浚川奏議

卷七

七

人砍斫裝載到京變賣計其所值不

過十四五兩其索要馬船夫甲折銀

并見面約銀五六十兩方得發回况

馬船裝載蘆柴必須拆毀窓槁兩搭

方可堆聚多有將船壓折以致沉溺

折卸改造各夫賠補又不下四五十

兩乞行本監差官前去蘆洲砍斫照

依時價變賣銀兩收貯支銷不必用

船裝載該兵部覆題節奉

欽依盡數裁革已經刊板通行况蘆柴原非起

運錢糧却乃泛引前例朦朧取撥船隻相應禁止

南京守備廳等衙門季報本冊

一起年例內守備處季報四次司禮監

歲報一次每年共用船五隻臣等查

得各衙門差人進季報本冊例該本

部填給

符驗關文水路站船陸路馬匹官員廩給舍人

等項口糧應付到京惟進

表官員許乘馬船具載

浚川奏議

卷七

七

大明會典今守備廳司禮監每年季報歲報本

冊撥裝馬船五隻緣係因襲舊弊並

無題

准事例且本冊不多相應停革止照各衙門事

例水路站船陸路馬匹起關應付誠

為節省伏乞

聖裁

浚川奏議集卷之七



浚川奏議集卷之八目錄

奏議

疏六首

遵

憲綱考察御史疏

再議

憲綱未盡事宜疏

議南京外守備事權疏

定擬巡按御史及按察司造冊疏

謝頒

浚川奏議

八卷之八目錄

御製祭祀記文疏

請止修理南京

內府承端二門疏

浚川奏議集卷之八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疏六首

遵

為遵

憲綱考察御史疏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觀嘉

靖六年八月內

皇上勅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

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識

浚川奏議

八卷之八

量端弘才行老成者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

心酷刻者竝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

化七年

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

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

者具奏昭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

比例雖存聞劾罷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

振揚風紀反為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

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

賊私過犯推姦避事等項實蹟取具該道結

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不許  
朦朧具奏昭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  
讀之餘仰見

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

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真

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等查得御史

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

相關防免其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

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

完回京各員行過事蹟

奏議

奏議

二

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

及乖違等項違碍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

無違碍方許奏准昭舊管事但御史出巡

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

會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

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為

未便臣議行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

除犯該贓私據有實蹟昭例奏

請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

將關係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條

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內行令一

一遵守昭欵考其脩否以別勤惰臣等另

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

之餘必能警覺惕勵無怠職廢事之愆而

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

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三道并各巡

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緣係遵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理未敢擅便

具本開坐謹題請

旨

浚川奏議

卷之八

三

計開

一除姦革弊御史之職方今天下官邪

民玩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

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藝乏供糧長

苦於應官之饋巡鹽即販私鹽捕盜

與盜通賊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

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斂任情指

稱修理而罰金無度吏典受賄而文

書不行豪富通財而差役得免隱姦

蓄隱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

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  
廣取博採以察下之隱微况巡歷所  
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  
不用心體察民間姦弊深隱何由以  
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  
訪但有姦弊發露卽當置之法理使  
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

皇上救弊卹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  
項姦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  
察職業修否

奏稿

卷之八

四

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切惟推情訊獄  
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  
真者况權勢之家問官懾於利害富  
豪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朴愚之民鈍  
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  
菅黷亂之吏才情拙於淑問由是情  
僞莫分冤枉無賴小民不得生  
多矣既不能體

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  
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咎莫不由此合無今後

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一應詞  
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  
有枉抑勿拘成案卽與伸理使按屬  
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之日  
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  
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

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切惟御史爲

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  
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  
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

奏稿

卷之八

五

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  
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足  
恭便以爲好卽一槩濫舉多至數十  
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  
辯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  
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姦蠹政  
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  
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  
壞風紀於斯爲甚合無今後御史出  
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卽事察政

即政察心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才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渾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爲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跡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憑考

清奏議

卷六

六

察言才賢者以不能奉承合之而不舉中才平堂之人反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

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公勤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依期完報其有等漫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滑利

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下等利害之事則推託閃避遲留而不爲干碍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奉行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

清奏議

卷七

七

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夷等項事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

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

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乖滑驛

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及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爲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目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

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家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拏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巡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爲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街內臺奉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

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

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巡按御史

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

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

訪得實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奏

請降調嘉靖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切時弊都依擬務

要着實舉行內除姦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

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其餘未盡事宜

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

浚川奏議

卷六

十

再擬 憲綱未盡事宜疏

爲遵

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嘉靖十二年

八月初三日臣等題前事奉

聖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切時弊都依擬務

要着實舉行內除姦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

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其餘未盡事宜

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欽此欽遵臣等

竊惟御史之官

朝廷耳目綱紀之寄行止語默纖毫有違則

人人得而非議之而寄斯責矣

憲綱一書垂示九十五條蓋亦周爲之防必欲

憲臣之無忝其寄而後已也但法行既久

人心易弛故臣等不揣一得之愚用陳六

事之奏防其因循也則曰除革姦弊防其

苛刻也則曰伸理冤枉防其偏私也則曰

激揚清濁防其淹滯也則曰完銷勘合防

其擾也則曰清修簡約防其傲也則曰撫

按協和然亦孰非

憲綱之所包括者哉仰瀆

浚川奏議

卷六

十一

宸聰俯降

溫旨且以未盡事宜責令備細申奏臣等查得

先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 爲

申明憲綱以勵巡按官員事題奉

聖旨卿所奏修憲綱事件皆切於恤民圖治

要務便行與各處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

務要着實遵行若仍有蹈前弊虛應故事的

堂上官查舉降黜欽此續該先任都察院右

都御史汪 爲欽遵

勅諭申明憲綱事題奉

聖旨御史巡歷地方振揚風紀關繫甚重舊章成法具載憲綱朕已勅諭都察院舉行但近來人心漸弛都不遵守覽卿所奏深切時弊都准行便行各該巡按御史及各該三司等官務要着實舉行有不遵依的依擬舉劾黜退欽此前後

勅諭申明憲綱以爲巡按御史之防者各已明備臣等除查有大義兩相同者不開外其

事理有不

相同者盡行開具及尚有關係

地方之休戚者臣等又增入三條如蒙

俊川奏議

卷之八

十一

聖明採納勅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出巡之日本院俱填入劄付內一併着實遵行回道之日仍聽本院憑此考覈則御史無失職之忝而

朝廷耳目綱紀之寄亦於是乎有賴矣緣係節該奉

欽依未盡事宜着遵照憲綱備細申明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先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申明事件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事許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部斟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應吏部查記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巡監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糾察

以清憲體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郭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坐自後不許伺候作揖柰積諛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依憲綱舊禮敢有僭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自竝仍前獻諂者吏兵二部即坐罷軟則彌文去而實效臻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

官每出巡審囚刷卷必遍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蒞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米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者定行叅究則郡邑皆得遍歷而姦弊無不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上處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近有不待陳告輒事訪察者亦有不

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節次發下勘合必須對款親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者方與回道管事則事不帶而民無稱冤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搏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汚濫姦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近來薦舉濫加于庸流彈

劾下及于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賦迹顯著者指實叅奏若是下官不職審實提問不必一槩糾劾有妨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槩淫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夫立法貴嚴用刑貴寬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冤庶體

聖明欽恤之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捕官護印皂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綵鋪氈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庶免小民供億之繁

先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汪 申明事件一宣

德意仰惟



皇上勵精圖治即位以來屢次頒降

恩詔傳奉

勅旨及

欽准事例凡恤冤獄寬賦稅輕徭役節財省費

拯患分災興利除害靡所不至柰何

各該有司不能仰體

聖心着意奉行以致

恩澤不得下究御史巡按一方事權最重人心

視以爲嚮背官吏視以爲作止

詔令不行御史誠不得辭其責今後巡按御史

浚川奏議

卷之六

十六

務要盡忠體國督令司府州縣各該

官員凡

恩詔

勅旨及

欽例所載各項應行應禁事宜作速一一着實

奉行毋得視爲虛文漫不加意亦毋

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仍要嚴立程

限頻加考較分別勤惰奏

請黜陟回道之日備將各官某事已行某事未

行某事行之已效某事行之未效開

具揭帖呈報查考如是御史不能盡  
心督責臣等查訪得實叅劾罷黜

一精考察伏覩

憲綱內一款風憲存心須用明白正大不可任

一己之私昧衆人之見凡考察官吏

廉貪賢否必於民間廣詢密察務循

公義以協衆情毋得輒憑里老吏胥

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亦毋待搜求細

事羅織人過臣竊昭先年巡按御史

率務多方廣詢密訪如

浚川奏議

卷之六

十七

憲綱所云近來巡按御史巡歷既不能徧安能

廣詢密訪夫既不能廣詢密訪則安

得不任一己之私昧衆人之見乎安

得不聽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

非乎又安得不搜求細事羅織人過

乎甚至寄耳目於鄉里親戚其爲害

又有不可言者矣合無今後巡按御

史考察官吏務要廣詢密訪或詢諸

田野鄙夫或詢諸耆碩父老人人致

問事事細察毋惑於一偏毋膠於一

節回道之日務將詢訪所得來歷各  
於本官下明白開註以俟參考

一謹關防巡按御史所帶書吏倚  
藉聲勢濫受賄私御史多不能禁蓋  
巡按事權既重有事之人百計夤緣  
賄通書吏或抄摘狀詞或洗改字樣  
或沉匿案卷或稟行牌面或透漏消  
息無所不至御史方且墮其術中情  
然無覺臣伏覩

憲綱內開所至之處先要關防合無今後巡按  
添奏議

卷之八

六

御史務要嚴於律已所帶衣鞋等物  
止作一扛不過百斤其吏書監生行  
李共作一扛只此二扛繫於御史馬  
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御史  
俱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  
將此二扛一一檢閱明白方許收放  
擡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一併搜檢  
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  
鎖明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  
割御史督同各該掌印官逐一搜檢

明白方許收受其書吏監生若有御  
史同鄉或親戚故舊即當迴避送回  
另差

一嚴督率昭得布按分司官例該二月  
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  
一月終回司奈何各官好逸惡勞不  
肯依期巡歷又因巡按御史多住省  
城要得隨衆伺候遂各託故專於省  
城安坐巡按御史樂其趨奉竟不啓  
齒旨令出巡以致地方無入管束貪

添川奏議

卷之八

九

官污吏得以肆志強竊盜賊得以橫  
行一有失事互相隱蔽廢職殃民莫  
此爲甚合無今後巡按御史務要嚴  
督各官遵昭事例依期巡歷不得輒  
便回司如敢故違即行叅奏每年終  
布按二司將各官巡歷及回司日期  
開報都察院查考如是巡按御史徇  
情不行嚴督臣等查考得實一體叅  
究

一戒奢侈昭得風俗莫善於儉約莫不

善於奢侈居官者奢侈則必貪爲士  
者奢侈則必淫富者以奢侈而遂貧  
貧者以奢侈而爲盜故風俗之弊惟  
奢侈爲甚茲欲移風易俗變奢侈而  
爲儉約非委任權力之重不可爲也  
御史奉

皇上之命巡按一方令必行禁必止風俗轉移  
變化之機彼實能握之合無今後巡  
按御史務要躬行儉約率先一方日  
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於有司

浚川奏議

卷六

三

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  
仍遵照

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  
典承差陸路並騎驛驢水路應付遞  
運船並不得扛擡四轎乘坐座船凡  
可減省者無不減省然後令行司府  
州縣官吏軍民人等悉從儉約凡飲  
食宴會服飾車馬婚姻喪祭等項俱  
有品節限制不得過爲侈靡一切縱  
欲敗度踰禮犯分之事無不禁革如

是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爲侈用不  
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  
轎故違

憲綱以致地方官民人等無所觀法奢縱如舊  
臣等查訪得實叅劾治罪

今擬申明事件

一巡視倉庫伏覩

憲綱內一欵倉庫房屋仰本府州縣提調官常  
加點視若有損壞即便修理及嚴加  
關防官吏斗級庫子人等收支作弊

浚川奏議

卷六

三

近來官司倉庫罔修出納滋偽或實  
藏不及月報之多或濫費已過歲積  
之半或匿案而通同侵欺或乘機而  
私自借貸此等姦弊不止一端合無  
今後巡按御史所至務須親臨倉庫  
嚴加點視逐年簿籍必挨閱以驗其  
收除各官儲蓄必分註以別其勤惰  
中間如有侵欺實跡即行叅奏拿問  
毋得專一委官查盤虛應故事巡歷  
滿日仍將查盤過錢糧等物叅問過

侵欺人員備細數目事由開報

一 巡察盜賊伏觀

憲綱內一款境內盜賊仰衛府州縣嚴督所屬晝夜用心巡察擒獲務要盡絕無遺民患夫盜之起多以仍歲凶荒賦歛橫出徭役頻興故聚而爲盜美兵於山海險阻之間或白晝突入城池或黑夜打劫村落捕之稍緩勢必蔓延其徒必衆遂至猖獗往往貽地方之患各該官司上下惟相推委以避罪

凌川奏議

卷之八

五

責滋亂長殃莫此爲甚合無今後巡按御史所按地方如遇盜賊竊發即嚴督巡守府衛州縣等官動調兵快多方勦捕若有怠緩誤事及事機重大者即須叅奏處治有能薄賦平役民各樂業而境內不聞盜賊之儆者仍須奏舉以爲有司之勸

撫恤軍士伏覲

憲綱內一款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並要撫恤軍士各令得所夫人之危苦莫甚

於軍今雖相安於承平無事之日然

或營操或領運或守城或屯種終歲勤苦不得少寧兼以近日管軍官役恣肆貪殘生事虐害遇公務輒以月米扣除給屯田動以威力侵占餘丁則包納役使犯罪則拘繫索財剝削之害非止一端若不禁除而欲天下軍士得所亦難矣合無巡按御史所至務要稽查各衛所軍政得失如有前項虐害軍士弊政且實叅奏提問其能視軍士如視己子撫恤之政卓異衆人者仍須一體旌舉以爲武用之備

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題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申明憲綱事宜原有旨着各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着實舉行但近來掌院官多務姑息不行覈實考察以致巡按官恣縱抗違按察司官因循畏怯全不舉行這各該部件併續擬的你每便通行曉諭務要遵照着

實舉行有違的巡按官考覈黜退按察司官指實參奏欽此

請議南京外守備事權疏  
爲

請議南京守備事權以防後患事臣聞聖王明見萬里故設官有維制之體智主炳於先幾故授事有始終之慮蓋下權之偏重不可不防而勢久之積威不可不慎也臣愚無狀往年誤蒙

聖恩敕臣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臣歷任三年隨  
凌川奏議  
卷八  
三

事體察因顯究隱竊見外守備之權實爲過重雖近年科道諸臣交章論列然皆治其標未殊未探其根本臣請爲

陛下言之南京守備

朝廷大要爲保障留都守護陵寢而設但是武職大臣皆得推任觀永樂正統以來襄城伯李隆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賢寧遠伯任禮皆得任此可見非曰舉此重地必國公而後授也小民之愚不能家喻戶曉使知此意但見其終身任事便以爲彼所

管轄無所逃避死心承順莫敢誰何平日行有過惡鄉官士夫結舌緘口無一人敢爲私議指揮千百戶等官次爲捶楚無一人敢出怨言故殺平人生者務爲自保而不敢訟死者之冤甚至寧得罪於

朝廷而不敢逆其意寧廢公家之事而不敢違其私何也以其終身任事積威之勢使之然也夫以留都重地遠隔江淮使將兵之人事權偏重以致人心畏附如此殊可寒心若無改絃之謀終非燕翼之善伏望

凌川奏議

卷八

三

皇上恢總攬天下之權除臣子積威之勢不得以地方之遠而弗察不可以事之未然而不慮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有備無患亂臣賊子其所由來漸矣漢之郡將坐大荆吳唐之留後竟成方鎮以當時君臣不致遠圖疎於預謀故爾臣愚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議處自今以後南京外守備官查照先年事例不拘公侯伯皆得推用仍限以三年或五年爲任滿之期兵部即請推官更代曾經守備過者不得復推務要

平日存心忠實老成知事之人疏名奏

請定奪以爲定規如此則守備無終身之任而積威之勢可以絕軍民亦知其任之不久而黨附之心可以消矣

定擬巡按御史及按察司造冊疏

爲導

憲綱以定冊式事竊惟風憲之官責任至重凡

一切興利除害等事開載于

憲綱者既明且備近該本院二次申明

憲綱內各事理復切時宜例該監察御史於巡

按川奏議

卷六

三

按滿日按察司官於每年終或逐季各將

行過事蹟文冊開送本院以憑考察則各

官職業方得驗之實政而不徒事乎虛文

矣近者巡按御史回道止照舊式造報新

定條件則遺漏而不開各按察司不惟年

終季終造報愆期其所報事蹟復疎略而

不詳若不定爲規式難以齊一憲度臣等

欲將欽遵

憲綱并節年題

准事例及近該本院二次申明

內各事理係風憲官相應造冊者逐一開

欵于後合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及浙江等

十三按察司官遵照造報以憑查考庶事

體歸一而憲度益明矣緣係遵

憲綱以定冊式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監察御史巡按滿日造冊定式

一薦舉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如某官廉

按川奏議

卷六

三

勤某官公謹俱要指摘所行實事若

干件開報不得用籠通考語塞責

一禮待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凡各官賢

能有何政事可以獎勵明白開報

一糾劾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如某官汙

濫某官姦侵某官罷軟等項俱要指

摘所行實事若干件開報

一戒飭過文武職官若干員將各官誤

事等項件數明白開報

一舉明過孝義若干起如孝子節婦之

類俱要開具查過實事緣由

一問革過文職官若干員凡各官所犯情罪俱要開具累節招由

一查理過倉庫錢糧若干數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逐項明白開報

一提督過學校生員要將作養過人材後日堪為世用者若干名開報

一興革過軍民利病共若干事如某處與某利某處除某害逐一開報

一存恤過孤老若干名口要將各府州

浚川奏議

卷六

五

縣收入養濟院見在人數各廢疾并無依緣由開報

一會審過罪囚若干起如審允轉詳處決及辯理過原擬罪名俱將各犯畧節招由開報

一問理過輕重罪犯若干起凡凌遲斬絞流杖笞等罪各計若干名口具實開報

一追過贓罰若干數如還官入官贖罪給主等項逐一明白開報

一督捕過境內盜賊共若干名凡各府州縣官於某年月日獲過強盜名數具實開報

一督修過城壕圩岸塘壩共若干所要將某官於何年月日脩過某處塘圩等項明白開報

一禁約過囑託公事若干起凡按屬地方有無攀獲權豪執要本土刁民挾制囑託者具實開報

一禁約過非法用刑若干員凡所屬軍

浚川奏議

卷六

五

民職官有用非法刑具殘害人命者除叅問外仍須指實造報

一禁約過寇害軍士若干起凡拏問過所屬營軍官旗人等剋減月糧索納月錢等項情弊逐一開報

一禁約過倉糧姦弊若干起凡各府州縣倉廩處所曾經拏獲包攬侵盜之徒具實開報

一禁約過軍民刁訟若干起所屬地方曾經拏獲教唆健訟刁徒各誣害過

良善事跡逐件開報

一禁約過科害里甲若干起凡所屬州縣等衙門官員不體小民貧苦事務奢侈行事浪費民財不知節省甚至科取侵用除拏問外仍指實開報

一禁約過淹禁罪囚若干起凡司府州縣衛所如有不才官吏受賄聽囑及庸闇不能訊決將輕重囚犯淹禁月久不理者除叅問外仍指實開報

一禁約過科差姦弊若干起凡各府州

浚川奏議

卷八

三

縣掌印官派科點差或有任用姦邪聽受賄囑徇私不均者除叅問外仍指實開報

一禁約過土豪兇徒害人若干起凡所屬地方曾經拏獲兇惡土豪倚恃族大或假仕宦勢力聚眾執持兇器圍繞房屋欺打良善或至搶掠家財姦淫婦女者逐事逐名開報

一禁約過賭博爲非若干起凡所屬地方曾經拏獲等好閒之徒聚集賭博

博因而爲非者逐起開報

一禁革過民間奢侈若干事凡所屬地方曾經拏問過婚喪踰禮服舍違式及羣聚宴會盛張糖卓簋供穀饌以奢僭壞民俗者各逐起開報

一禁約過罰害軍民若干起凡所屬官員若有指稱修理添意罰害軍民者除叅問外仍要指實開報

一完銷過勘合共若干起要將接管并自奉各項勘合已未完數目錄由明

浚川奏議

卷八

三

白開報

按察司官造冊定式

一查處驛傳革弊端以平政體事每季終將所屬州縣驛遞等衙門各應付過關文夫馬船隻廩給并錢糧數目備細造報以憑稽查

一欽遵

勅諭定條約以新風紀事每季將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官巡歷地方有無違從兵快人馬衆多及隨帶官員人等盛設



飲食供帳之具以勞州縣等項俱要從實開報

一欽遵

勅諭申明

憲綱事每季終將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官各

巡歷地方及回省日期具實開報以

憑查考

一循舊典嚴守巡責實効以消災變事

每年終將本司官行過事蹟除薦舉

禮待糾劾戒飭文武職官及舉明孝

凌川奏議

卷之八

三

義完銷勘合外其餘與巡按御史同

者共二十一件俱要備細開報以備

考察

一行移勘合事每年終將奉到府部院

一應勘合已未完數目逐項開報以

憑查考

一

勅諭事每年終將所屬府州縣衛所等衙門查

盤過各倉積貯稻穀分別多寡數目

造報備查

謝頒

御製祭祀記文疏

為欽奉

聖製事嘉靖十三年三月三十日該禮部奉宣

聖旨刊刻

御製祭祀記文

頒賜臣等各一道者仰惟

天藻宸章同輝日月

聖學懿訓傳心

帝王臣等稽首頓首捧讀再四無任欣忭竊惟

凌川奏議

卷之八

三

皇上臨御以來凡百政務無非畏

天法

祖考

親愛身仁民恤物至意其誠敬之心見諸祭祀

之禮者尤加慎焉上自

郊

廟下逮農師一切品制儀章無不經歷

睿思躬親齊輯未嘗少有毫髮逸豫怠忽之念

實天下臣民所共知而仰之者也邇者春

令發陳嚴寒愆節致使

和肺氣失順雖

增請祭未能射對越而

皇上深宮齋戒之誠自有

神明默享之機不待駿奔而後為致敬也茲者

聖疾雖已抵於平康尤宜慎於初愈適孟夏

禘享

命官代行亦以疾非得已之情祭有可攝之典

乃

聖人之達權古今之通義也况齋心為事神之

本非儀文俎豆之可該謹身為敬親之實

浚川奏議

卷六

三

非蒸嘗祭享之能盡有故遣官禮無不當

且夫千金之子少嬰疾疢尚欲杜門謝事

急以求安况我

皇上乃

宗廟社稷神人之主顧乃執泥經常之禮致傷

清明之神豈不迂乎非惟我

皇上不之肯行亦非天下臣民之所願欲者也

茲以給事中張選之言致厪

淵衷發為

聖記付諸梓刻遍諭臣工有以仰見

皇上敬德之實積中暢外感幽格明無有間斷

者如此凡我臣民孰不信服臣等伏望

皇上疾雖已愈猶忌煩勞用保天和倍加靜養

一以慰

祖考九廟之靈一以安

聖母慈愛之心一以隆

社稷萬年之慶臣等不勝祈望懇切之至

請止修理南京

內府承端二門疏

為糾正修理事適者南京工部等衙門尚

浚川奏議

卷六

三

書等官何詔等題為修理事據南京府軍

衛把總指揮同知陳錄手本稟稱本年十

月初五辰時

端門坍塌等因送司呈部隨該尚書何詔會

同南京守備等衙門太監等官安宏等親

詣

內府瞻視得

端門委果坍塌并

承天門琉璃瓦片俱各脫落棟宇損壞多年

勢難撐頂欲行拆卸興工修理題奉

而主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工部尚書秦金等  
看得內府興造工程事體關係匪輕未經  
欽天監相勘年神方向有無妨礙未敢擅擬仍  
行南京工部會同前項官員帶領南京  
欽天監官親詣

內府相勘及年月利否工程緩急明白回奏  
以憑議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等切惟修理之役有事勢  
必不得已者有事體決不可為者不得已  
而已之是為缺典不可為而為之是為生

浚川奏議

卷之八

三六

事二者皆非盡善之道仰惟南京

內府宮闕自

太宗皇帝遷都北京以來每有損壞止許撐頂  
茲不議及修理

列聖相承必有深意以故諸宮諸殿諸門日就  
傾圮殆盡今取無上事輒舉修理不惟於  
累朝事體有礙一旦修理南京

宮闕人心不無驚駭以為琉璃瓦片可惜則  
諸允

宮殿之瓦無慮萬萬何獨承端二門始為可

惜以為壯觀之美則諸允

宮殿之宇今盡頽廢乃獨飾此承端二門厥  
義安在此舉事機重有關擊修理之端決  
不可開臣等若都察院之職凡內外大小  
衙門官邪政繆皆得糾而正之今修理南  
京

內府係

朝廷重大事體臣等豈敢緘默伏望

皇上勅下工部再行議處應否修理具奏上請  
定奪則京都事體歸一天下不勝幸甚

浚川奏議

卷之八

三六

浚川奏議卷之八

浚川奏議集卷之九目錄

奏議

疏六首

修舉團營事宜疏

請辯馮恩罪狀疏

請定勦捕大同叛軍賞格疏

請更調遼東總兵馬永疏

乞留

聖駕南巡疏

天變自陳疏

浚川奏議

卷之九

浚川奏議集卷之九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疏六首

修舉團營事宜疏

爲修營務以振武備事臣等切惟蓄威昭

德

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使無

宅中制外之形爲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

浚川奏議

卷之九

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

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

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

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

兵不能過此數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爲居重馭輕之圖深哉

逸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旣久兵制日弛

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

欠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額時而逆

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  
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  
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勵恐負重託謹以在  
營切要三事會同大監麥看議得率必  
精健而後兵可強故論選軍馬必贖壯而  
後戰可力故論惜馬兵強馬力使不置以  
操練之法則武藝不開戰鬪有亦不堪於  
用矣故論訓練伏乞

浚川奏議

二卷九

二

勅下該部議處將軍馬錢糧通作一家計算勿  
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惟  
在劑量事情斟酌時措要於武備修舉足  
爲

國家經久之畫再行具奏

上請定奪營務幸甚臣等幸甚緣係修營務以  
振武備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選軍臣等伏覩

大明會典營務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  
有三十營以司警衛今旗神機營以

浚川奏議

二卷九

三

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於中都  
太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  
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  
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天營  
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  
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  
至成化三年復分爲十二營共該官  
軍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  
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  
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初選團營軍  
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  
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  
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  
之數不與焉臣等會看得即今團營  
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  
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  
撥去各處做工及拽木等項常不下  
二萬有零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  
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  
能執兵習藝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

堪觀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  
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及今若不  
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  
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  
克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  
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  
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  
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  
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事專奮發  
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

浚川奏議

卷之九

四

雜差撥之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  
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  
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踈雖有  
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  
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  
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  
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  
難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  
姪亦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  
日尚艱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

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  
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  
三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  
有富實姦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  
苦買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  
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  
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閒得以躲閃  
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也臣等  
伏乞

勅下兵部通行議處差委本部驗軍官會同點

浚川奏議

卷之九

五

軍科道官員將三大營并團營官軍  
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  
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  
間老病尪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  
盡行選退有少壯子姪者即時摘牌  
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  
有疾逃故爲事父不回營等項子男  
弟姪亦要查出照冊從公揀選但係  
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  
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

國威事題

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奏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軍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揀木等項止許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十月內兵部爲修武備以壯

浚川奏議

卷九

准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一惜馬昭得團營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餒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

浚川奏議

卷九

七

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中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中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似料穀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似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着已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錢以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

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  
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已而不肯賠  
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  
已則馬之爲命豈不冤哉且一馬之  
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  
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  
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  
之多豈非顛越之算乎蓋以掌馬者  
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  
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通作一家幹  
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已之物必酌量  
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  
之豈肯惜些少草料之費而致傷數  
十兩之多之馬哉伏乞

濠川奏議

卷之九

八

勅下戶部再行計處合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  
箇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六箇月共  
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箇月之料  
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設一年  
之用再照兵部圍官草場乃爲牧馬  
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爲本

等今則收貯大僕寺爲買馬之用似  
爲不倫且自嘉靖七年題

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  
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八釐二絲六  
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二錢二  
分九釐二絲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  
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

國課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今後草場租銀

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各州縣官  
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補營馬

濠川奏議

卷之九

九

草料不敷之用臣等又查得薊霸二  
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一地七百  
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尚有  
地五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  
四毫五絲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  
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頃一年共該租  
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  
分三釐二絲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  
足以助戶部料草之費似爲便宜何  
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住居



於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  
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  
過者以領馬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  
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閒富者既不領  
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  
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  
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  
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  
養不足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  
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  
斃也得乎哉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差  
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  
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  
行審出將賃房貧軍所領之馬一一  
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損  
傷似爲便宜何謂餒餒無法軍士關  
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查  
稽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餒以實  
草實料其馬始終臃壯無他病損有  
等姦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於

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食之具而馬惟  
啖以酒糟切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  
熱則能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臆  
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  
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糟因之  
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  
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餒養之法終  
莫能救其害馬之弊臣等查得在營  
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  
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臆者有中臆  
者有無臆者除上臆中臆聽其自養  
不計外其無臆之馬合無兵部再行  
點軍科道等官盡行揀出馬留在家  
調養軍仍赴營操練每一把總下各  
會集一處或街或巷或空地每日申  
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處一一點視  
皆以熟料細草餒之餒畢各散臣等  
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  
兩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有臆息者  
免其會餒其有臆自養者科道官仍

行嚴禁不得錢以酒糟若被地方兩隣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為便宜再思聽征馬匹驛大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敷用倘事勢緊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

十二

十二

五百匹以上行六僕寺支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一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元木巨萬不能敵由是觀之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馬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陣無自恃之能對壘乏戰戰之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

之法所不可缺也臣等會看得團營操練舊規除下營走陣法度整齊進退可觀旗幟金鼓號令俱有節制及累年在營舊軍武藝頗習堪備征調無議外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未曾操練軍士其數尚多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揀選雖精徒為無用查得

大明會典載有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

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為試中臣等以為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督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發天如何馳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為能不拘回數黎明

從事辰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  
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  
操演調隊比較仍依舊規夫教習不  
倦則藝騎精趨藝騎精趨則膽氣增  
倍膽氣增倍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  
則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諸曉  
韜鈴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願  
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  
克者哉其號頭千百戶把總管隊等  
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

浚川奏議

卷九

十四

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爲率  
不及六分以上者奏

請罰治其試中軍士等及八分以上者公同會

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

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請辯馮恩罪狀疏

爲辯明律義矜人命以重

欽恤

恩例事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

監張欽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囚  
犯管罪無干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  
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與

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祇承休

命以奉宣

德意乎臣於去冬會同吏部尚書汪鉉等奉

命審錄罪囚審得刑部犯人馮恩犯該上言大

臣德政斬罪臣與鉉等以本犯罪狀與律

浚川奏議

卷九

十五

不類情實可矜擬以有詞再問伏蒙

聖旨依擬今已數月矣未見刑部再問明白擬

奏今者又奉

欽恤之命臣乃執法之官若隱忍不言致使

皇上欽恤之仁不被於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

爲哉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

言大臣德政者務要鞠問情由明白處斬

本註云如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

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伴不

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  
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

漢祚

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恐後世宰執姦邪暗邀  
人心以危

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情狀揆之於此實不相  
類何以言豆尚書汪鋐掌都察院之日恩  
曾挾私妄劾及鋐轉陞吏部尚書恩之意  
以鋐必害已故先爲論列以制鋐不敢發

日波及一二輔臣以示其非私劾鋐此以  
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腹者也跡其情狀  
誠爲可惡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  
賢亦不過假藉言官論列之公以齊其害  
鉉之私耳比諸稱頌王莽功德本不相類  
臣與鋐等擬以有詞再問者此也伏乞  
陛下矜憐之臣又聞之前輩有云我

朝

祖宗以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與夷虜  
和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

殺言官三也人言官人主之耳目也耳目  
聰明不致蒙蔽則人主洞燭姦邪萬里畢  
照社稷之福也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者  
則行言不善亦優容之所以廣聰明而鎮  
姦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莫不  
括囊惜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  
無種乘便乃生使言官畏禍而緘默以自  
保此匪人得志之秋也蒙蔽奪其聰明姦  
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無所聞見豈不危  
哉我

祖宗以來不殺言官大義以此伏惟

陛下鑒察之臣爲恩狂妄小人殺之亦何足惜  
但關係

朝政之大爲可惜耳伏望

陛下再

勅刑部議辯律義與恩所犯情跡果合與否再  
行具

奏上

請定奪則

皇上欽恤之仁不致違漏而可矜之囚亦得以

被其更生之澤矣臣不勝幸甚緣係聲明律義矜人命以重

欽恤

恩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請定勦捕大同叛軍賞格疏

爲重立賞格以平叛軍事邇者大同叛卒殺害主將違

天逆理法所不貸伏蒙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出師決於勦滅此誠邊鎮

觀望所繫紀綱頽振所繫萬全必勝之策不可不預講也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吝千金必得死士今日大同之役若不重立賞格以利行權則士卒無以鼓其勇攻守無以堅其志久而人情怠玩無所顧繫非萬全必勝之術也近日兵部雖有重立賞格之言未見題有定擬之數臣以爲必須查照往年勦捕流賊事例明定等格傳示大衆如生擒首惡及斬獲者賞銀若干生擒次惡及斬獲者賞銀若干能招撫

脅從者賞銀若干自相擒斬者賞銀若干

務要起越常格足以激勵士卒則鼓舞之

下士氣倍常趨利之餘人皆用命矣臣又

聞大同一城軍民官舍無慮數十萬前日

聞蒲之卒千五百餘人耳縱皆爲逆百人

擒一猶爲有餘況未必皆逆乎其間良民

善卒豈無勦逆之謀但始發之時人心未

定且爲兇人迫挾各顧身家未敢卽動持

久事急中自生變此必至之勢也臣以爲

城中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受

奏議

卷之九

十九

朝廷之祿傳父祖之職決無從逆之理伏乞

特降勅旨今其暗集城中良善軍民自相結聚

以捕逆卒捕殺一人繫官者與斬獲虜級

同功繫軍民者亦照前擬重格給賞如蒙

勅下兵部再爲議處速行總制等官施行則人

心有所激勵大同內外皆

朝廷之兵而逆卒之黨自孤獻馘之功可以不日而成矣

請更調遼東總兵馬永疏

臣聞帝王御世莫重於邊防尤莫重於畿

轉蓋畿輔乃根本之地四方之所依倚故  
畿輔安則風聲氣勢足以鎮壓九隅雖有  
鼠竊之寇猾中之虜舉不足為矣今都城  
四周雖云畿輔之地實與邊圍密邇如黃  
花鎮四海冶古北口永寧城等處皆在

天壽山陵北面一帶與柔類三衛達子及北虜  
小王子東哨部落切近此實緊關要害之  
地非腹裏可比皆屬薊州總兵官統轄然  
欲畿輔安必賴邊防固欲得邊防固必須  
將得人今欲求都城有磐石之安不可不

浚川長義

卷之

下

致詳於此也臣近日扈從

皇上展謁

山陵會巡撫都御史党以平言及邊事極稱先  
任總兵官馬永驍勇有謀蘄潔無欲平時  
一聞邊報卽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以爲官  
軍倡是以人皆用命而戰無不捷又能重  
賞邊士凡夜不收尤加厚卹是以哨探遠  
烽火明但遇虜人竊入無不先知預待是  
以虜賊畏之如神或擒獲小竊之賊乃不  
加殺寧擬之數十使去或討鹽米而來卽

親出關外分給是以虜人戴如父母求在  
任數年虜不犯邊以此臣以爲蠻貊畏服  
以方叔素著之威而統羅拜以子儀平生  
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官仍調薊州爲便  
何也遼東雖云重鎮然外有三衛環住與  
黃毛達子隔遠雖時有犯邊不過小竊如  
蕭陞之才亦自足辦且如嘉靖十一年花  
當達子率衆搶虜直至懷來昌平地方田  
野倉皇京城震動殺虜焚劫如入無人之  
境大有所掠而去使當時將得其人安能

至此臣以爲馬永威名虜常畏服若移訓  
於此虜決不敢輕入則都城北面諸鎮無  
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伏乞

勅下兵部再行議處如果馬永蕭陞可相調用  
宜早爲區處畿輔不勝幸甚

乞留

聖駕南巡疏

奏爲

聖駕南巡思獻愚忠事仰惟

皇上下諭禮部欲躬詣

顯陵相卜吉兆旬日之內合行事宜靡不整辦

齊備成行有期臣竊觀

皇上南行之計決矣必矣無復疑矣但臣日來積有私憂過計之慮欲聞之

皇上九發九止而不敢輒觸

君父之怒既而思之人臣事君有犯無隱心有所不忍而不言是自欺其心不忠甚矣況大臣有心替股肱之託與人主有同戚共樂之義者哉故終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伏惟

奏

奏

奏

宥其斧鉞之誅少加

聽納幸甚幸甚伏自

聖諭下議南巡以來說者曰所過地方災荒特

甚人相啖食流民載路盜賊蠅興恐有犯

屬軍之塵以致驚動

乘輿者又有云

聖駕南巡近邊虜酋如花當部落聞風為患深

八腹裏如往年搶至昌平地方致使京師

戒嚴者又有云今日之行扈衛官軍旗校

及內外從官諸色人役不下數萬其糧料

草束車輛馬匹各各俱應所費不貲郡縣

倉庫往往空虛百姓聞風逃避有司無所

措處者此三者皆衆人之慮患之在外者

若處置得宜猶可保其無虞臣之所慮乃

不在此仰惟

皇上玉體清勝常加靜養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遠涉長途日日登歷縱安輿輕輦未免勞頓而況衝冒風塵隔殊水上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尚致

聖體違和

奏

奏

奏

聖心不暢誰其任之發頓於山原不如深宮大

庭雍容之為安觸冒乎風塵不如逸神靜

志逍遙之為樂

皇上何乃自苦而必欲親行哉臣常日每於朝

祭之時獲觀

天顏潤粹發氣滿容便與一二大臣言之不覺

喜動於心時而聞有不快即為不樂今者

皇上遠行去逸就勞舍靜而動臣安得不為

皇上慮之此臣之所以含痛於心不得不以愚

忠陳之也臣又再三思之人君巡幸一事

其所關係至緊至要至大至重何以言之  
居中可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之我也處  
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半由諸人也况勞  
人動衆之餘加之以苦急無聊之故變生  
於倉卒患起於不測此理勢之或有者觀  
諸自古以來人主巡幸之事載在史冊足  
爲後世殷鑒者其得失安危之跡可考而  
知也知之而不言之是無深遠先幾之見  
者也是以至難之事草草視爲容易之常  
者也是不愛重其君犯險履危微倖於萬

一無事者也伏望

皇上垂鑒往事少爲加察焉且

皇上必欲躬詣

顯陵者乃欲自致其誠孝

先皇也以臣觀

皇上之孝蓋自古以來所未有者矣何以言之

漢宣帝曾繼昭帝之統矣而不能尊皇其

父宋理宗能皇其父矣而不能稱帝以宗

之漢哀帝能稱皇而勵祀矣而不能宗祀

以配天今

皇上之於

宗廟祀矣焉

謚矣稱

宗矣配

天矣而因心之愛無所不極自

臨御以來建

皇極贊

天地康四海服諸夷而繼述之業日爲之隆雖

大舜之克孝武王之達孝亦未有過於此

者伏望

父子參義

皇上自信之重之況天子之孝與士民不同又

何必躬自勞苦遠涉數千里之途以下同

於士庶人之愛敬乎伏望

皇上自信之重之今日之事

皇上必欲合葬或送而南或遷而北定有

宸斷臣請當事自行仍望

皇上選遣安靜老成曉事親信內臣二人與臣

同事而

勅內官監選擇各色該用人匠數十人聽臣等

指使或送或遷兩月之間卽有次第



皇上安居九重清穆高拱而臣等亦能辦集其事却將戶部所供糧草賞賜各項銀兩留為修建

顯陵之用一舉三得不惟可以慰

皇上誠孝之心亦可以免

皇上遠行之勞亦可以濟修

陵之費大事易得以襄而亦無意外之虞矣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知避忌死罪死罪為此具本親齎謹

奏以

後川奏議

卷九

主下

聞伏候

勅旨

天變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弭

天變事准禮部咨為修省事題奉

聖旨朕仰

戒實切感懼還待朕諭行

今合禮部咨旨自於青水角帶至祭日止百

官外外備州府中加省費自陳依行餘罷

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咨行到臣仰惟

皇上欽承

天道雷畏

神祇百凡敬事和民無所不用其極宜乎

天心格而和氣襲笑邇者

奉先寶殿乃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

龍火之災若天人不相應矣臣俛而思之

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

今日之災變夫豈

皇上致之意者中外臣工不能仰體

後川奏議

卷九

主下

聖心奉職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中外士

風臣節頹壞之狀為

皇上陳之以見臣竊位不職宜先罷黜之由伏

惟

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

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

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庶靖之節僅見貪汙之

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為營利之計賄

路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罔不如意濕

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

世所宜有者乎在

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數千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矣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內外征利由今之道不變其俗則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

後川奏議

二卷之七

臣

削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害乎且古之士大夫難進而易退寧自守以俟時無寧違道速化以失已寧遁世不見知而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世濟務小亦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焉豈不有益於國臣觀今日士大夫之風殊與此異恬退者衆諂其拙奔競者咸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志或以謬謾

舐或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官有缺各趨權勢之門講論年資體例應得之故先講者既定則後講者或不能得以是無不爭先趨走捨而論之往來頗數鬬者厭煩矣既講而不得則又喧嚷騰謗雖吏部亦難於處措故京師有講捨嚷之嘲斯人也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有識者已見笑於側矣夫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

後川奏議

二卷之九

元

朝宁之上無君子矣朝無君子則法揆何由而清紀綱何由而振姦宄何由而除是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之機也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仰惟

皇上聰明神聖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宣朗而臣下貪穢奔競之風至於如此豈不大可怪乎臣惟都御史職在糾察百僚振肅風紀今茲二者官邪風壞莫此爲甚既不能正身格物使風清弊絕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悠悠坐視日惟嘔嘆致使

內外姦貪公行無忌糾察何在振肅何在  
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庭之臣莫有踰者  
雖蒙

皇上天德包容不卽誅罰而臣尸祿曠職罪安  
所逃且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賤臣下獄  
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應甚著况賄賂  
交通匪人在職中間事情乖變賢否顛置  
害及地方軍民稱冤者豈止匹夫匹婦而  
已哉由是觀之上干和氣以招

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矣伏望

後加奏議

卷九

辛

皇上將臣罷歸田里以懲不職別選才賢以端  
臺揆實政可以責成懋功可以建立庶修  
省以實而災變亦可弭矣

奏奉

聖旨卿職司風紀自後宜糾正百僚以弭  
天變不准辭吏部知道

浚川奏議集卷之九終

浚川奏議集卷之十目錄

奏議

議太子監國等疏

公薦舉以備任用疏

辯劾巡撫都御史周金疏

六年考察京官自劾論

請停兵部推用江防總兵官疏

災變自陳疏

進恭和

聖製詩歌疏

奏議

卷十目錄

一

一

浚川奏議集卷之十

浚川王廷相著

奏議

議

太子監國等事疏

奏為欽奉

聖諭事嘉靖十九年八月初十日該禮部尚書

嚴欽奉

聖諭指臣等議臣等肅恭捧讀節奉

聖諭朕近來血氣衰初髮鬚脫半精神太減大

不如舊雖即無他事亦未恐不慮也東宮雖

幼

上有

赫赫昭鑒保定必矣或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

朕少解一二年調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

又取逸耳亦非作術以弄巧成拙只得清澄

思慮靜養靈臺但得氣血還昔諸疾盡去即

復初勤事有終了卿等以五六人不肯攬

當禮官就把這諭速播廷臣限三日議上不

詐藏欺出詐君固備了如鬼神可欺手欽此

聖旨再四誦讀仰見

皇上暢契

玄元保合太和順攝

聖躬以降

洪業甚盛舉也但瞻仰

聖謨欲

命太子監國臣等不敢遂以為宜何以言之切

惟

太子殿下春秋方幼知思未普一旦許之御

事其斟酌批答誰其主之其間事機大小

交日奏

輕重關係政本誰其分之或以大為小以

重為輕乃至橫錯顛蹙誰其辯之此中隱

微之端不可勝舉矣夫

天子者天下之主必須總攬

乾綱萬機獨斷然後可以

明通海宇

威懾華夷而永享太平之盛治矣今

皇上欲

命太子監國恐事失分別輕重隨意隱闇之弊

自此而生後雖有覺亦無及矣此

太子不可以監國者如此臣等又觀

聖諭朕近來血氣衰初髮鬚脫半精神太減大不如舊欲要靜養使血氣還昔諸疾盡去即

復初勤此誠

皇上神明之見疑真之大機也近年以來

皇上時多靜養雖大

朝賀猶不肯廢萬機之務日日奏行諸司之

職一一惟謹凡百政事不見有所墮滯是

亦美矣伏望

皇上昭舊靜養雖暫

免朝祭亦無不可臣等又思人欲久壽必得真

氣充盈神明朗照精力强健而後百疾不

生是以古之達者必先調養精神保固元

氣又能寡嗜欲節飲食減思慮慎起居少

勞苦由是既無疾患壽亦悠久豈非

神聖之要道乎今

皇上能如善養於一日十二時中以一時

裁理萬機以餘時善加靜養則修於內者足以

壽已而施於外者足以安民當時堯舜無

爲而治其大略亦不外此其於

太子監國

皇上止而不行亦可也臣等愚昧冒瀆死罪死

罪

公薦舉以備任用疏

題爲公薦舉以備任用事臣聞思皇多士文

王以寧元凱登庸帝載以熙自古人君興

道致治未有不以求賢爲急務也但所謂

賢者要在心行純正經術疏達能通乎治

忽安危之機不迂不阿而以時措之又

誠心事主不爲身家無患得患失之圖絕

後川奏議

卷十

四

非道非義之取斯人也登用於朝必能盡

忠輔世以正率物乃於治理有所裨益其

視高談虛講恥無實學俯仰隨世以就功

名者萬萬不侔矣臣竊見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致仕何塘道純行脩通達世務與

之咨論政事據經按史檢括參合不迂不

執卓有劑量且於天下之物澹然無欲自

一身之外視之漠然雖衣裳冠履具飾而

已卽此一行可以滌清濁俗廉勵貪鄙况

所學足以裨佐治理乎此通經學古謀謨

廟堂之臣也但其人動容周旋之際未免小有儀態蓋被謁賓傳不得以掩其懷玉之美者以是責之唐卽孔子所謂失之子羽矣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左布政使致仕顧璘學克而博事練以達忠亮居貞才猷煥發事無大小一至其前卽迎刃而解各適其宜爲郡守而士民頌德長藩司而積弊頓除此解剝盤錯貞固幹濟之臣也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今養病薛蕙德氣淵粹才鑒朗拔文學閑博風操

凌川奏議

卷十

五十一

疑峻退處家食奄及十載閉門著書志不苟營深養超詣與道爲徒仰聖懷賢期於並駕此乃超塵邁俗服膺道素之臣也兵科都給事中今爲民魯性德性簡亮才識清遠負侃然獨立之志有確乎不拔之操向在諫列有所敷陳參稽古典允協時宜往往克當

聖鑒罔不聽納此長材遠略經國濟務之臣也此四臣者皆極一時之選曰唐曰璘使在公卿之列皆能竭忠盡節弘輔治化占有

良哉服肱當不是過曰蕙曰竹又皆李懷端方卓有道德不但可居庶職他日

春宮之臣當應首選臣嘗有聞未識其人而信毀譽之言則片語信其平生一青掩其大節賢否倒置舉錯乖頗矣况易於貞退者必堅於自守躁於仕進者不耻於苟求由是而論薦則賢者必滯能者必困不肖者得以微倖而冒進不才者得以市譽而濫竽不爲用人之累者幾希臣於是四臣久知其心術親見其行事熟聞其議論非

凌川奏議

卷十

六十一

道聽而塗說也使其進用供職但有失身債事之咎臣當連坐罪罰以懲失舉如蒙勅下吏部再加察訪如四臣者果皆才賢玆卽量行擢用庶在位皆賢俊之人而朝廷亦得治化之助矣

辯劾巡撫都御史周金疏

奏爲被勘巡撫官自生疑懼捏奏臺長乞恩辯明事臣近被巡撫保定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金奏臣覆本回護巡按御史李新芳等情臣一聞之驚惶無錯其中

瑣漫技蔓情詞及金人品心術有

皇上明見朝野清議臣不及舉辯其緊關干礙

於臣者臣不容於不辯伏惟

皇上矜察幸甚臣於御史李新芳等所奏事情

共兩次覆本其第一次覆奏臣查得嘉靖

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據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李新芳題為姦汚屬官結黨謀殺圖

免考察以肆貪酷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覆奏間六月十八日又

據廣平府知府李騰霄奏為酷暴御史故

凌川奏議

八卷之十

七

勘平人誣陷官屬懇乞

天恩辯明冤枉以昭公道以救生靈事本月十

九日又據御史李新芳為貪蠹知府深恨

御史執法不遂饕餮主使屬官謀殺成傷

不服查勘脅眾拒城為亂懇乞

天恩速賜拏獲明正典刑以戒姦惡以安地方

以扶紀綱事俱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本月二十五日該刑科

都給事中周崐等奏為按屬官員各奏事

情不一乞行差官查勘以昭鑒戒事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此時周金於各奏

事情未有干礙故臣等覆本行差去給事中

中會同周金及巡按御史勘問其要語云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新芳奏廣

平縣知縣周謐典史田經等結黨謀殺巡

按御史一節事出創聞情殊駭眾既經本

官審鞫成獄必須隔別衙門覆審明實無

枉庶使各犯心服無詞本官又奏廣平府

知府李騰霄主使屬官謀殺巡按比與前

項情詞大略相同亦須併審方得真情其

凌川奏議

八卷之十

八

叅李騰霄枉法受贓輒以千數違例科罰

動以萬計阻壞風憲脅持委官原其不服

查盤之心必然簿籍朦朧或是錢糧虧折

既干贓私庫藏相應提問追究再照御史

李新芳亦該李騰霄奏稱故勘平人誣陷

屬官言雖發於讎激事亦相庶查勘勢在

嫌疑法當迴避况據李新芳奏內亦稱被

火毒中傷致將五內振動頭脅俱痛神寬

不安及疽瘡發背服藥未愈等情合行本

官逕自回籍調理聽勘另差風力御史一

員星馳前去接管地方事務所據都給事中周崐等參看各奏事情不一欲行查勘誠為有見相應依擬伏望

勅下該科查照原題事理選差風力給事中一員前去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金并續差巡按御史親詣地方通將知府李騰霄併知縣周謐典史田經等一千人犯行提到官將前項各奏內謀殺主使賊濫不法等事及御史李新芳有無故勘平人是否枉陷屬官逐一從

濬川奏議

卷十

九

實查勘明白徑自奏

請定奪不許過為文致拘泥成案徇回護以致縱枉以傷公道其事內經該有礙人員亦不得重複委用等語於本月二十八日奏奉

聖旨依擬李新芳著回籍聽勘欽此觀臣等所擬曾於李新芳有何偏私有何回護一字耶其第二次覆奏臣查得本年七月初六日周金題為糾劾不職憲臣依違兩端巧取容悅託故避難以構成地方驚疑事奉

聖旨都察院參看了來說欽此本月十二日又據李新芳奏為懇乞

天恩早

賜差官更替容臣力疾詣

闕辯明極惡知府陰謀酷害以雪冤辱以正紀綱事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本日又據李騰霄奏為酷暴御史擅調官兵打死無罪經歷貪誣推官聽從主使屈入謀殺重罪等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七日周金又奏

濬川奏議

卷十

十

為委官不執法律估勢作威驚疑人民奔竄幾致激變地方等事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當此之時周金李新芳各所奏事情皆有嫌隙相詰周金則曰據趙州揭帖稟稱抄蒙巡按李御史案驗內開近據大名兵備楊副使抄呈巡撫衙門案驗看得中間始末有伸縮之神機有藏露之奇筭似不以理自勝而方寸若為事變摧奪既不揮戈去亂又欲藉寇資糧不肯少為體統紀綱愛惜蓋自為之心



勝不暇計其他也有李新芳則曰周金近日誤將李騰霄刺尾保薦罪應連坐以故百計代其彌縫極其回護又曰李騰霄不法贓私蓋百千萬臣奏大名府推官楊經真定府推官秦新民會同前去該府查盤倉庫一應錢糧周金乃行文中止不許各官查盤遂至兩相詰奏安得不謂事出於激安得不謂之各持一偏乎由是觀之巡按毀及巡撫而巡撫復阻及巡按撫按各持一偏必須行勘方得歸一既行差官勘

凌川奏議

卷之十

十一

問而楊彝等安可依擬巡撫之本而具奏此自法司公是公非體例故臣等覆本則云看得周金叅奏整飭大名等處兵備河南按察司副使楊彝隱匿憲案承委推托致使地方驚疑構釁貽害要將楊彝或量政官或行罷黜一節事涉一偏犯非贓私未經查勘明白擅難依擬合無將楊彝戴罪住俸與各奏事情一併行勘明白奏請定奪及叅大名府推官楊經真定府推官秦新民俱估勢作威歛怨虐民等情雖事出有

激亦合勘問除秦新民已經本官發真定府監候外楊經未經到宮合候

命下先行巡按御史李朝綱將楊經拘提監候勘官至日徑自取問施行為照周金既被李新芳劾稱回護李騰霄等情而周金亦行委官勘審李新芳行過事件兩相爭持應合迴避及照續差巡按御史李朝綱嫌與李新芳同官亦難會問相應隔別行勘伏乞

勅下刑部選差持正明法郎中一員前去與同

凌川奏議

卷之十

十二

先差給事中王禎將各官奏內事情并李新芳先次委官查勘過李騰霄事情及周金後次辯勘過各人卷通行提吊到官逐一虛心秉公勿拘成案查勘明實應提問者提問應叅奏者叅奏本院仍咨行周金如遇勘官至日但係有干今勘事情務須迴避與差去勘官無得相見及劄行李朝綱亦無得干預與勘官相見庭事無偏徇之嫌而法有明當之歸等語於七月二十日奏奉

聖旨依擬著上緊勘問明白來說欽此觀臣等所擬曾於事情有所軒輊曾何以法埋有所隱避而不盡乎金乃謂臣等本不早為臣有私此則誣臣之甚者也臣惟事情有大小文字有多寡不可一槩論者使事小而本短一日可以致覆數件使事情重大未易商量且文字繁多動數十扣以至百扣雖欲速覆勢不可得此不獨都察院為然諸部衙門亦皆如是况李新芳等節次具奏前稿方定而後本復來事干一連必須併覆動延旬朔勢所必至而金乃以此為回護李新芳臣實不知所謂方今聖明主法在上百工守法在下凡有擬奏昭然耳目孰敢挾私妄議以自取敗事今二次奏論具在可查伏乞

勅下吏部將前項文卷取過部查勘臣等論奏於李新芳有何回護於周金有何阻抑便見虛實且金又奏臣與李新芳有鄉里親戚之故又謂未曾中差而遽領巡按又謂與臣著跋王氏慎言有道學授受之推

以此三者為回護李新芳之由此皆望風捕影欺枉之甚者也臣原籍山西路安府人親戚墳墓俱在河南儀封久矣與李新芳並無九族瓜葛之親御史中差回道方差巡按此是常例間有一時缺人無中差回道者亦擬實授御史巡按此亦自來權變之例去年考察退御史數多吏部奏改各部主事等官即與實授巡按有缺安得不擬差如江西王鎬遼東常時平山西姜閏身蘇松李鳳翔俱未中差不獨李新芳一人而已而金輒謂臣私於新芳不得不庇之豈非誣乎且臣自曉讀書以來觀物窮理即事體驗凡有所得竊效古之劄記之意積二十餘年言及數萬不忍遺棄遂成卷帙近有好臣之言者乃遂刊布今在京學士大夫之家亦多有之並無李新芳著跋一字李新芳係臣屬官亦難趨席講學臣平生雖好讀書未嘗敢以道學自名而朋儕同類亦未嘗以道學名臣不知金何故以此相加臣切惟君子之學能體道

於身則立心制行事君治民必有攸見而不苟且必能通天下之情建人臣之業爲國家之益矣愧臣學術淺陋不如古人道積厥躬使果有道雖以道學授受於人有何不可者而金輒以此詆臣金乃甘心異端者耶金又謂遠取委官隔別萬里當茲考察之年均在黜陟之列設非剛明正直之人寧無觀望迎合之意乃爲臣之巧此金不知事體之言也夫前勘之官旣以爲非必須隔別委官再勘方得無議此事情

濬川奏議

卷十

十五

法理一定而不可易者況此乃勘官題奉欽依而行與臣有何干涉而金乃謂臣之巧豈非誣乎臣細觀金奏臣情詞不過曰回護李新芳不過曰使臣不得干預其事二端而已伏乞

勅下吏部議處待勘官勘明具奏上

請之日抄發刑部覆奏中間若干礙金事金亦無詞可委矣臣又查得十月十六日李新芳奏爲無耻姦黨受賂縱惡構謀害正乘間欺罔欺壞綱常等事內開本年四月二

十五日周金長子奉例入監泊舟臨清周金假以出巡前至故城縣來會其子李騰霄聞風迎候以下程爲名饋送銀一千兩買求周金回護前項重罪彼有推官秦新民隨行知証等因事雖未委虛的係干職私法當行勘臣等方欲覆本而金乃有此奏臣思於金平昔委無分毫嫌隙此事又無一毫錯處而金乃自生狐疑不能安靜以待輒先假以私意誣臣使臣回避臣切探其故有二或聞在彼勘官勘有干礙故

濬川奏議

卷十

十六

先言勘官非公以爲他日奏辯張本或知李新芳奏彼賊私恐臣執法覆奏致彼回籍聽勘故先奏臣使不得干預其事而別有所圖不然金何以忍心奏臣利害之際不渝道義惟君子能之而金所行若此其爲人可知矣伏乞

勅下吏部將李新芳今次所奏文卷弔取過部

參詳應否行勘金應否仍在地方行上請

定奪伏念臣質本庸虛才欠明達誤蒙

上簡置臺長以議處勘事之乃彼巡撫之  
官奏論其不能總攝臺綱以厭服衆心可  
知伏望

皇上特賜罷退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克是任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六年考察京官自効疏

奏爲自効不職乞

賜罷黜以重考察事准本院咨准吏部咨該本  
部題爲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奉

凌川奏議

卷十

七

聖旨是各衙門例該考察的官員你部裏便會  
同都察院并本衙門堂上官照例從公考察  
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門照嘉靖六年例一體  
考察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切以考察庶官  
朝廷大典屏茲逐邪治道攸先仰惟

皇上以大聖之宗畧操作人之精鑒臨御以來  
十有八載求賢選才以圖惟治理而尤伸  
振抑滯汲汲不遑直堯舜敷求賢哲同軌  
其不肖者又每矜其不能含垢隱慝而不  
卽盡屏諸裔此誠

皇上天覆地載舉一世而甄陶涵養之至仁也  
但近年以來士習頗變汙風邪氣沾被時  
流營營齷齪不自檢飭懷利競進習以爲  
常依附權勢者則肆行無忌以爲諂阿者  
則恬不知耻不聞前輩風節者則其蹈時  
汙以爲常此皆邪僻儉猥淪壞士風有負  
皇上作養選舉之

盛典正今日所當訪據實跡一一屏黜而不  
足惜者也伏蒙

皇上勅吏部會臣照例從公考察臣惟能自明

凌川奏議

卷十

七

者然後可以燭物無諸已者而後可以非  
人臣識鑒闇劣性行踈陋既不能明察乎  
庶物安足以駁正乎人倫受此重託實深  
惶懼倘置賢否混淆豈不有傷政理况臣  
素乏學術有愧品流以據都臺無裨風紀  
羣臣之中所當斥退者莫先於臣伏望  
皇上重茲大政察臣不職將臣先行罷黜別選  
名賢以司其事庶考察得人而群工去留  
亦各得其當矣臣無任待罪戰慄懇祈之  
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國伏候

勅旨

請停兵部推用江防總兵官疏

題為推舉革任貪贓官員以充將領事臣於  
今月十三日該兵部手本盡知今日在東  
關會同五府九卿衙門科道官員推舉江  
防總兵官常有兵部尚書張晉首舉原任  
浙江總督署都指揮僉事湯慶堪任臣即  
言此人在浙江犯該貪贓該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傅鳳翔奏行提問革任事未完結

難以暗行推用璚即呼司官開寫帖內通  
不與衆再議只說其人雖云革任近日我  
已推為參將用訖臣回院即將湯慶被劾  
原本畧節情詞查出再為

皇上陳之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奏據浙  
江按察司經歷司呈問得犯人劉深招係  
浙江都司金卿衛壯士千戶所正千戶嘉  
靖十三年有臨山衛軍人沈付不合投跟  
原任浙江總督署都司軍僉事湯慶  
容留充任並顏名色出入跟隨等情

初四日湯慶要得科欵部屬財物不合該  
稱賞賜旗軍常例假取蜜浸鮮荔枝為由  
差令沈付科要分例銀兩深就不合將收  
下扣留休息船料銀兩一百八十六兩二  
錢九分內支五兩差軍人陳文叨往福建  
收買蜜浸鮮荔枝三桶又不合將前船料  
銀動支三兩并揭帖一本交與陳文叨  
齎帶於七月二十三日見沈付說知伊就  
不合引領陳文叨將前荔枝并銀進入私  
衙交與湯慶不合接收收入已將已銀二兩

米一包賞與陳文叨收回費用訖嘉靖十  
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湯慶巡歷到所又不  
合差沈付假取蘭花茉莉花為由又向深  
科要分例銀兩深不合又將前項船料銀  
內動支一百零五兩內將五兩買辦蘭花  
茉莉花共四十盆餘銀一百兩放在蘭花  
盆內記號開具銀數揭帖交與沈付齎入  
公館後堂稟遞湯慶看過深差軍夫周武  
等八十名擡進湯慶不合起取前銀入已  
周武等分扛花樹行二日到於瑞安縣水

次下船載至定海縣與湯慶帶回訖本年  
間有畢朝任邵將情告所畢朝等不服拘  
喚本所具由通行申呈巡按張御史發兵  
備道究實詳奪將深等問明因見湯慶陞  
任金山總督備倭去訖深思被科取銀兩  
坐深名下不甘將情具本令弟劉定奏行  
都察院劄行巡按周御史察行分巡道提  
問明白呈辭巡按傳御史覆審無異行令  
聽察參照先任浙江總督備倭署指揮僉  
事今陞金山等處總督湯慶不知檢飭大  
肆誅求派買鮮荔枝差邊軍遠涉閩省假  
取奇花卉勒屬官暗送贓私容留姦奴通  
賄故縱部屬侵欺事屬違法律應提究奏  
該本院看得湯慶前項事情委屬違法雖  
蒙

赦宥但犯有贓私數多仍應提問歸結移咨兵  
部先將本官革任員缺另行推補若已陞  
任別處並不得再行推陞恐文書一時未  
得即到致令本官又行剝害他處地方已  
行遵照

欽依提問人後不知兵部如何不行革任令浙  
江巡按御史提究歸結旋復陞徐州參將  
是使

朝廷之上威福不行法例廢閣將見貪殘之  
醜無累其官害人之賊不損乎已軍職聞  
之者將肆意橫行無復顧忌矣今復推爲  
大將不知本兵何以如此臣以法例論之  
有犯贓私者必參劾參劾者必提問問結  
日久有人舉薦再行推用此自常例也豈  
有犯贓參提通未歸結又復陞官者哉不  
知本兵何以爲此臣與張瓚近口相奏蒙  
皇上優容不即黜罰臣與彼已無復相忌矣但  
事在

朝廷不得不辯何以言之

皇上今日添設江防總督是欲掃清寇畧以平  
寧海沙至計也推舉廉能謀勇者以當其  
事是有忠益於

國之心也今乃以貪賄不潔之人爲之豈非  
欺

上行私耶伏望

皇上奪去湯慶系將職事不必點用仍行巡按

浙江監察御史提問明白奏

請定奪如此則

朝廷之法有始有終而本兵用人無偏無黨矣

災變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恩罷黜以弭災變事准吏部咨該太師兼太子

太師翊國公郭勛為災異陳言久未大舉

策免大臣以清

浚川奏議

卷下

三

朝政以進羣僚以安黎庶事題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

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

都自陳來仍着科道官拾遺糾劾吏部知道

欽此移咨到臣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一十九年發政施仁罔不憲

天法

祖以求當世清平之治遵堯師舜以臻上古太

和之休法其因循之舊習革其積久之弊

政使域中改觀天下稱便此真

聖神明睿靜定

皇極三代以上之君未之多見也但各臣下不

能仰體

聖謨奉宣

德意使

恩澤無以殫敷生民不得安養以故近日

天道靡寧屢有災變耳伏念臣材本中人學非

上達偶遭

享運叨被

簡擢既猥兼乎都臺更竊榮乎官保徒深

浚川奏議

卷下

三

寵賁未盡報酬且方今之所最急者在得衆賢

以共濟也文王在豐有濟濟之多士堯舜

之朝一時同列者有虞龍稷契二十餘賢

是以天變可以弭塞人事足以脩治有由

然耳今臣職專都察貪濫而不肖者不能

論之而退才傑而有用者不能與之共升

風紀欠揚彈擊無術由之臺政蔑以貞乎

百僚

皇風無以達於九有臣不稱職斯其為最伏乞

皇上大開

洪造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以端臺政庶

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矣

進恭和

聖製詩歌疏

奏為恭和

聖製詩歌以效愚誠事邇者

聖駕南巡臣獲在

扈從之列仰惟

皇上秉道時巡應和天動登途眺野即事興懷

每有情悰形諸賦詠非

浚川奏議

卷之

五

孝思之敷宣即治幾之渙發奚啻廣夫明良允

矣儷乎風雅且揮毫如洒動數百言妙致

通神不煩煅鍊

天葩睿藻邁雲漢以昭回

道海詞波陋江河而浩淼此固

聖學之緒餘寔亦

天縱之能事也臣當在途供事之日或親承夫

聖賜或傳聞於輔臣莊誦之餘歡忭莫極乃敢

忘其愚拙恭依

聖韻撰次一十三首錄成一通外附錄

扈

駕南巡途中紀

賜詩一十四首另為一通臣無任僭妄恐懼之

至謹隨本進

呈以

聞

浚川奏議集卷之十終

浚川奏議

卷之十

五



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一曰浚川集明王廷相撰廷相有慎言已著錄其詩文列名七子之中然軌轍相循亦不出北地信陽門戶鄭善夫詩所謂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王士禎論詩絕句曰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蓋善夫歿後廷相始見是詩調恤其家甚至也亦頗有微詞矣

# 內臺集七卷

〔明〕王廷相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內臺集七

卷》提要

## 刊內臺集序

鳴自壬辰從事臺末獲受教浚川公臺下見公於退朝之餘即肅肅入院臺理政事稍暇即爲文著書蓋無一時休焉因嘆曰大八君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政根於學學達於政固如是哉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其斯之謂歟乃竊錄其與諸名公鉅卿往來論辯問答贈送之作辭與文若干篇刻之東省以傳蓋仰嘆公嗜學之篤終身不衰而所以經濟天下者有具因以見鳴之受教於左右者得益爲良多

望溪序

也其他生平文章詩賦則有家藏集已先刻之爲世寶矣此特緒餘耳然非浚川公意也

嘉靖丙申孟秋二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沁陽

晚學生張鵬頓首拜識

內臺集叙

性者人也言以彰志行以成務道也縱橫左右出入性真純粹無雜聖人也一也學者涵養未深則中陋省察弗力則外乖人與性二而道無門也性道未疑而強探襲取之則真妄錯雜支離決裂戾于聖人固覺矣浚川夫子以振古之豪超然獨步博學研幾反躬踐實而沉潛合一積久彌精故寄興感懷經世考政窮神闡化測數推象吐辭命意托爲詩文條爲疏說辯而信直而文雄裁傑斷揚摧

內臺集叙

一

疑貳公直謹嚴其史乎肆而隱曲而中玄思妙悟發揮蘊奧涵噩典麗其經乎風動神行塗傳里誦夾輔綱常輝煌化理軌範百世豈但可以文藝家數名之耶况際翊

聖明秉鈞當軸而危言正色懋烈微猷爲中興元佐上軼周召又豈但文章盛美燁然昭代而已耶嗚呼夫子之道該體用徹顯微源深流遠淵淵乎浩浩乎莫可測也自南都簡命晉兼臺省造理益深著作不倦侍御張子嘗采錄一二刊爲內臺集與家藏雅述則言

諸書并行于世復初又竊錄續作嗣刊濟上仍因舊名俾向慕之士得備聞至論抑見復初及門受教猶夫張子也抄本有訛王子光濟劉子希杜校之鉅人其多吳子至楊子祐董之凡三月而登于楮吾道其在茲乎吾道其在茲乎

嘉靖十八年冬仲望日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門下學生洪洞李復初頓首謹識

內臺集叙

二

內臺集卷之一目錄

雜詩四十九首

古宛轉歌二首

塞上曲

送盛希道

蒲蘆亭述感

胡封君安人雙壽

治宅

赴關

出城

內臺集卷一

西山憶舊遊諸君子

聞空河

懷彭景俊先生

送方西樵閣老還山次韻

懷何粹夫

送胡仲器少司寇

和寄馬中丞敬臣惠酒

遊觀音巖二首

懷歸吟

贊治堂歌贈桂洲夏宗伯

旅思

夏日懷故園親友

首夏

土菌貽陳省齋

短歌行

艾如張

送胡太常九峰

壽曾強菴六十歌

甲午書懷四十韻

輓張中舍二十韻

內臺集卷一

送王庸之官諭南都掌翰二首

奉和序菴閣老元旦和方西樵閣老韻

奉和序菴閣老元旦和羅峰閣老韻

時雨

遊西山

送黃筠溪致仕歸瓊州

恭和

皇上郊祀大報歌

嘉靖甲午

皇上郊祀歌五首

漢宮才人拜月歌

陽峯贈張崇象學士

歸興

乙未書懷

早春臺中作二首

雨中自酌

送錢桐溪出鎮兩廣

漫興四首

春暮出城作

寄嚴介溪太宰

內臺集卷之目錄

三

三月晦日

宮詞三首

內臺集卷之一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一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詩

古宛轉歌二首

桂宮濛濛廣帷舒紫簫惻惻鳴聲徐流商刻羽  
奉君嬉愛而不戀空躑躅歌宛轉宛轉秋思長  
天上雙星隔河漢分明夜夜遙相望

其二

紫微近天玄津遙欲來不來誰能招白露溥溥

內臺集卷之一

一

濕珠袍西風颼颼淒淒絳綃歌宛轉宛轉秋思深  
不虞覲面九疑峰空令窈窕傷苦心

塞上曲

早行霜滑滑烏啼都門柳丈夫排國難驅馬如  
龍走出門語少婦不謂行當久誰堪金微淨復  
移玉關守寄衣常苦遲得信常苦後玉關寒苦  
倍金微磧裏雲沙帶雪飛祁連山頭凍殺雀夜  
夜征人泪濕衣

送盛希道

天上辭簪紱雲中被羽裘枯禪空面壁達聖欲

乘桴至藥傳新訣三年應遠遊  
廳輪如不惜爲我到嵩丘

蒲蘆亭迷感

蒲蘆亭子何蕭索  
卉木陰陰清入扉  
赤日黃塵聊駐節  
斜風冥雨忽沾衣  
委階萱草全無賴  
倚架薔薇本自稀  
白首宦遊南更北  
幾時河上問魚磯

胡封君安人雙壽

南極壽星秋出海  
人間難老應長生  
春來鳩杖元能健  
月裏綃衣太劇清  
閑日素書開抱朴  
有

內臺集卷之二

二

時玄鶴引雙成  
靈芝瑤草山中滿  
不羨蓬丘把袂行

治宅

長安鬱鬱久遊客  
栖息聊營一畝宮  
門巷春閑無俗謁  
圖書日夕對高春  
映階老檜有餘翠  
隔苑垂楊自作叢  
鳴玉朝回忻爽豁  
蒿垣深窺古人風

赴闕

客塗從所適  
南北豈情戀  
苦節自心性  
遠遊生嗟歎  
江山曾次豁  
風塵鬢毛換  
吾道竢靜勝  
沙

哉復誰辯

出城

八月天氣澄毒暑  
散無跡近山風雨  
霽落日煙華碧偶  
獲出郭遊聊逐送  
歸席曠覽意不盡  
掃卧泉上石

西山憶舊遊諸君子

西山終日好却恨  
往來稀出郭生情  
戀逢僧說道機佳  
人不共賞舊事已  
多違偶一乘休暇  
躋攀忘却歸

聞訖河

內臺集卷之二

三

黃河百川長改鑿  
計虛陳難輓崑崙  
勢誰如大禹神徒  
令成四溢無復賴  
通津故國愁心在  
田園幾處貧

懷彭景俊先生

劍閣蠶叢古蜀州  
風塵飄轉記同遊  
層陰冥雨華陽夜  
急峽喧江白帝秋  
興激每勞磨楚調  
氣豪相對弄吳鉤  
誰堪十載天涯夢  
流水閑雲無處求

送方西樵閣老還山大霍渭崖韻

辭却青雲卧白雲  
江湖廊廟已平分  
寵光不戀

不關閒散惟羣鷗鷺誰向橫流甘勇退從  
來倦翼厭飛奔樵山峰頂瞻堯處應祝昇平  
禮夜薰

懷何粹夫

一從學士還山阿王屋天壇佳氣多靈芝瑞草  
日生長鳴鸞舞鶴頻來過旅食淹留吾自媿躬  
耕蕭索君如何暇底蒼生未蘇息白頭吟望空  
雲蘿

送胡仲器少司寇

曠跡去人遠幽然臨水扉山空豆苗長溪暖鰕

內臺卷二

四

魚肥白社依僧靜深林見客稀罷官如釋負不  
直淨心機

和寄馬中丞敬臣惠酒

淮上名尊至應知故友情和衷君子德徹底聖  
人清獨酌江天歌山鳥賡何時接簪組一

言

遊觀音巖二首

遊山去城遙賞心迫春暮聊乘浴沂興果協臨  
淵趣陽林發旭光澄空捲晴霧紛妍花映渚驚  
聒鳥鳴樹偶爾息塵駕幽然採芳杜雖非金

家頗亦遂良晤望闕空遠心懷鄉柰長路人事  
靡定準天道任來去銘鼎竟何爲浮華泮朝露  
古賢隨代滅江山宛如故不如邀同懷揮觴豁  
衷素

其二

巖巒枕清江佳勝藹紛錯朋宴忻春晴遊行踐  
宿約岑岑江上磯崿崿雲中閣二儀聊展眺太  
虛共栖泊風帆座下飛倒影盃中落又厭城市  
喧忽此神情闊長曲興不極孤簫時間作升高  
出煙靄乘幽坐林薄漫詫圖南鵬莫羨飛仙鶴

內臺卷二

五

吳帝古宮苑今人已耕鑿此道可類悟請君重  
行樂

悵歸吟

朝彈中散琴暮鼓曾點瑟曠劫誰同二子懷此  
曲安得今人識我從華路三紀餘風塵蓬勃疲  
行車法冠突元丹華陞不獨腰間懸玉魚名成  
知止大賢造角巾藜杖當躊躇斷鰲有劍莫輕  
棄匣取龍華護寶書古來賢達厭機巧富貴勲  
榮安足道羲和西去無停輪轉見韶顏日枯槁  
歸尋麋鹿伴閒釣滄浪川我懷塵外逸人美地

行仙闌干馬齒如冰雪何年頓悟王陽訣嵩丘  
揮手謝時人遙逐長風弄秋月

贊治堂歌贈夏宗伯

君成贊治堂我歌雲龍篇龍德九五荷

明主雲飛直上從九天君不見傳巖之築嗟胥  
靡夢裏分明動天子一朝欵起贊經綸遂使殷  
邦成一治又不見隆中讀書觀大略抱膝潛光  
肅幽壑感激帝胃與馳驅坐見炎精輝五嶽明  
良遭際古稀有一語相知更天授迂儒閉戶空  
草玄執戟爲郎已白首君今儒術真古人翰苑

內臺集卷一

六

尚書自致身雲龍感會衆所美好施霖雨調陽  
春

旅思

野雲蕭蕭逐我迴西從閩苑東蓬萊偶傳靈藥  
足自寶持示世人番見猜不知黃鶴幾時到縱  
有素書誰與開旅食淹蹇斷消息故園風雨空  
池臺

夏日懷故園親友一首

齋居日冲靜不覺時令侵鳴鳥已驚聒喬木森  
夏陰披襟承緒風况拂龍唇琴故人本同調幽

事阻相尋飛鴻勞錦札素夢迷遙岑世氛苦未  
謝悵望空遠心

首夏

首夏氣候澄浮陰早猶濕濃萼映堦舒碧樹捲  
簾入美人嗜清坐鳴禽復攢集夙心孰與諧撫  
景空佇立

土苗貽陳省齋

河壩多名苗皎如芳玉芝雖非金琅玕鳳來不  
苦饑承筐遠相贈頗與佳人宜冲素奉清德肝  
膈生華滋豈獨商山叟皓首深相期

內臺集卷一

七

短歌行

日居月諸常年東流到海不還聖道悠悠如天  
苦心何必草玄少年躍馬行邊直欲勒銘燕然  
邈哉英雄無端老大乖念徒憐姜翁直釣渭川  
董相恥阿時權龍劍誰將破山感時多故長嘆  
世間萬事浮塵惟有壽命可珍無分難逢至人  
講求藥物未真丹砂鍾乳戕身靜養三田罔神  
白髮如雲日新不須泣下沾巾請君守道安貧  
樂天俟命奚云

艾如張



蕭艾蕃蕃置羅者誰黃雀啾啾呼其兒來來食  
蟲豸詎意翁蒼間胥爾雀連蜷不能飛嗟嗟雀  
千里萬里不能助胡釋爾憂脫爾機遙天曠地  
饒所栖神龍冥冥彼安施羅爲

送胡太常九峰

升高望不極朔雲鬱嵯峨君子有行邁揚舲發  
江沱平生抱墳典經世諒匪他大道贊兩儀修  
辭乃餘波鳳鳥鳴虞庭光彩協天和至治垂八  
埏神應豈在多行行躡天雲悠悠隔川阿執手  
野躡躡送子以浩歌

內臺卷二

八

壽曾強菴六十歌

先生閉門讀素書恥向人間競名字行年六十  
逍遙仙 帝之外臣無乃是豫章王子昔作逆  
殺人流血江爲赤三司達官盡首鼠臨危惜命  
甘囚執差公忠義懸日星孤憤蹴踏廬霍傾仗  
劍走謁中丞臺率殺義起勤王兵乘風一炬彭  
蠡焦淮王飛艤安能逃功立藏名不受賞義氣  
直與秋爭高况今令弟復才雄出入給事明光  
宮濟時疏受

天子知坐取公卿如摘蒙難兄難弟古稀有司

氏八龍二龍秀仲也文章翰苑前伯子豪賢古  
人右醴酒不設穆生羞長卿恚作梁園遊人生  
際會豈有極君不見班超白髮仍封侯

甲午書懷四十韻

神龍翔太虛變化一何捷天上玉麒麟不受塵  
土襲自昔高朗士獨立視萬劫世緣不入懷泰  
華等三埏予生藉性真冲幼乃秀越九齡賦詩  
句十三慕文獻二十登鄉書三十諺朝列遊翰  
不見知司諫困奄孽再起中臺史復罹鬼蜮舌  
妻非成竄逐低回任顛蹶遠羈荒海濫空望紫

內臺卷二

九

雲闕淹蹇四十餘天日始昭晰隱霧豹乃變汲  
泉井已渫督士燕蜀齊宣力謝疲薊闡道後詞  
華養正崇修潔至今所稱述得士多人傑五十  
志業就持憲長湖臬靡憚翼虎狂日培修蚺蜺  
雖寡澄清勲頗致奸蠹滅撫蜀不須史貳兵贊  
一代南都大司馬留鑰寔綰挈營校久積苦一  
一事籌閱貪帥非所甘筑卒乃依悅 詔返總  
臺符仍握營旅節今年六十一鬢化半如雪回  
轍舊履塗隙景驥一瞥子輿方著書尼父未停  
轡天夢西周心事猶硬烈篋中無餘金貞修

汗巖守道恥外管何悅景異耶江身無功  
甘泉多橫洩丈夫志弘濟豈必懷巖穴寸心不  
惜苦孤蹤索薄劣 堯舜昇赤霄天地無破裂  
自從嘉靖來政本極澄澈廊廟多才賢寵光亦  
殊絕龍媒由駕馭越都見蹠躅即事切歎慕撫  
已仍迂拙事主當委質竊祿豈予屑未遂補助  
華終然愧稷契

輓張中舍二十韻

天人乘間氣元愷有遺良雅欲追賢軌真能擬  
大方欣逢千里駿快觀九苞鳳矯矯巖廊器謙

內臺卷之二

十一

謙儒素行揆謨齊董賈揮翰逼鍾王黃閣調元  
地嚴君相業光孤忠 當宁眷至治海隅康楊  
賜家聲大韋賢世德昌人皆藉門闕子獨淡軒  
裳念國憂虞遠趨庭論諫長鵬圖不自侈龍德  
更深藏少待應名世何煩羨青堂道方深典訓  
晦蝕上士忽淪亡斗下精芒散人間正氣傷空  
留文苑傳誰草太玄章白日疑眉宇中朝失棟  
梁莊生醒大夢顏子剩遺芳徒切忘年義仙標  
已渺茫

送王庸之宮諭南都掌翰二首

翰苑神仙府留都山水寰不應圖治日却放  
臣閒東觀存英論丹墀虛上班 聖明憂社稷  
早晚召君還

其二

帝闕江光動金陵寶氣浮昔人玉樹歌今代翠  
華留官府多清暇公卿足燕遊因君南舸發不  
覺憶同仇

奉和序菴閣老元旦和西樵閣老韻

明堂禮樂朝元日黃閣文章大雅吟上宰逢春

內臺卷之二

十二

多逸興高賢經世更同心慚予謬附鵷鸞籍憶  
昔曾陪翰墨林久矣相觀崇素節直將身事比  
兼金

奉和序菴閣老元旦和羅峰閣老韻

斗轉青陽度天迴玉律春對時忻

聖政調化賴元臣日月輝黃道雲霞護紫宸遭  
逢非偶爾圖報敢謀身

時雨

濕雲晨出山冥雨夕不歇流膏潤郊野隨春佐  
生發葱蒼變上林清瑩淨北闕稼植奄長畝國

計諒靡缺已舒官長懷豈茲農父悅

遊西山

偶從西山遊浮靄滿幽谷臨春水木茂度岸沙  
澳曲中有玉華僊閒將素書讀我欲從此休冥  
心附幽獨

送黃筠溪致政歸瓊州

前年應詔來帝都今年應詔歸海隅巨卿榮  
祿等脫屣完名全節真良圖野雲蕭蕭出山  
作澤歸來亦不後留侯還訪赤松師綺季終尋  
芝友海上雲霞擁玉宸洞天鸞鶴隨鸞輪玄

內集卷之

三

洲瑯島迥遺世角巾鳩杖真閒人先生往哉意  
何極百年義分存匪石臨岐贈劔雙龍精把向  
青天三歎息古賢儒術仍貞廉可惜丘壑常相  
淹海內烝黎待援手白頭南望空雲巖

恭和

皇上郊祀大報歌

一陽回於星紀兮日南至以分冬  
帝迎長以郊禋兮乃祗報乎昊穹方燔柴以禱  
燎兮泰神右茲牲牡  
德馨香以昭假兮豈獨玉帛之致隆祉紛紛以

薄海外以率服世皞皞而無虞兮

於聖衷兆民仰茲覆庇兮百工交戴而  
舞臣竊效雅人之嘉告兮願天眷有始而有終  
聖子神孫克紹寶曆兮宰臣亦世濟其美泰階  
恒平而人文日煥兮邁黃虞以加崇

嘉靖甲午

皇上郊祀歌五首

翠壇迥出青天外寶位高連紫極宮不假羣仙  
相接引

聖人遙在五雲中

內集卷之

三

又

南天北天星斗輝上壇下壇香霧霏不緣  
玉帝排雲下那得靈風颭羽旂

又

至日裡郊暖氣還仙輿縹緲出人間珠簾盡  
捲龍袍見歲歲都人識

聖顏

又

大裘冠冕紫雲袍奠玉升壇拜沆瀣縱是晴  
宮對越多儀猶恐

辛卯勞

又

祀罷圓丘饗慶成殿庭鍾鼓徹宵鳴鳧鷖魚藻  
周京宴何似今

呈樂太平

漢宮才人拜月歌

君不見漢宮才人艷花朵一中君心寵誰過朝  
隨玉輦慕僊橋到處匡床得陪坐各貪寵幸矜  
嬌麗對面相歡背相忌暗中繡出錦盤龍獻取  
君王求得意迎年競勸長春酒酒飲長春願長

西臺卷

五

壽更初天意又憐人夜裡拜月還拜斗一迴拜  
月一迴老轉眼君恩不長保宮女如花寵更新  
前日蛾眉等秋草含顰掩淚曳羅衣一別昭陽  
竟不回春日粧成捲簾坐羞見梁間雙燕飛

陽春贈張崇象學士

彭峯屹屹楚江潯白鵲僊人舊隱栖衡嶽蒼梧  
分氣象蓬丘方丈接雲霓春來花鳥仍多事夢  
裡川原自作迷莫漫尋幽倍惆悵玉堂黃閣正  
堪躋

歸興

二月燕京氣漸暄暖風晴日散千門盈盈苑柳  
齊含翠格格水禽相對喧白首欲憑蒼玉杖青  
春能負紫霞尊迷途尚覺滄洲遠羊仲何時與  
晤言

乙未書懷

我已行年六十二跼蹐闕下仍鳴璫素懷虛擬  
愧稷契衮職無補空巖廊釣臺入夢水活活耕  
畝回首山蒼蒼逢春莫遣百憂集携客看花還  
舉觴

早春臺中作二首

西臺卷

三

客裏青春生事微日煩公牘興全稀嵇康嬾散  
終遺世張翰沉寢早息機林下樓臺惟月共河  
壩鳧鷖待人歸白頭莫更論踪跡潁谷箕山願  
已違

又

瀟天雲霧作春陰回首關河客思深翠條濃花  
懷舊賞啼鵲鳴鴈逗歸心山中瑤草幾時掇海  
上仙槎未易尋猶自瞿瞿了官事終年閒却伯  
牙琴

雨中自酌

早上春雲暗遠天  
即看靈雨滿皇川  
玉橋汨汨響新漲  
上苑冥冥生夕煙  
鶯語轉枝濕亦好柳  
條弄色青可憐  
出門車馬苦沾酒  
番得先生一

送錢桐溪出鎮兩廣

朝將相盡推公出鎮蠻荒  
帝命崇玉節行  
秋懸皎日樓船跨海靖妖風  
仲淹西去延州重  
馬援南來楚塞雄  
指顧多方成廟略  
直從麟閣擬深功

漫興四首

西華集卷二

六

我有一畝宮蕭蕭兩蝸舍  
燕來擇所安豈是憐

王謝

又

一琴几上閒數竹  
窗外碧簾戶闌無人春風自吹入

又

庭階草卉積何異在林墅  
石榴花亂開多承夜來雨

又

翠薜沿垣迥纖荷出水遲  
雨榴紅的的風柳淨

絲絲

春暮出城作

莫怪尋幽置酒頻  
西湖湖上可憐春  
凌波泛舸清堪挹  
藉草揮觴意最真  
野鷺王佳情性遠柳  
絲桃朶歲時新  
劉因倘在山深處  
就爾移家豈厭貧

寄嚴介溪太宰

紫簫吹月夜厭厭  
月上樓臺酒半酣  
自別僊翁多少思  
春來無夢不江南

三月晦日

西華集卷二

七

芍藥含香晴拂拂  
垂楊飛雪畫濛濛  
春風明日辭人去  
到手金杯可放空

宮詞三首

雲鬢蛾眉紫鳳笙  
三千隊裏獨分明  
君恩莫作尋常看  
一別昭陽便隔生

又

宮使傳呼駕出忙  
芙蓉小苑盡生香  
長門深鎖無由見  
不及飛花遶玉牀

又

瀛丘仙子上宮妃  
慣舞霓裳奉紫微  
自別昭陽

閒度日月中空曳五銖衣

臺集卷之一終

臺集卷一

六

內臺集卷之二目錄

雜詩

丙申年 扈從謁陵歌十首

預卜壽宮

恭紀

呈上祀陵三首

送蔡半洲總督兩廣軍務有序

濛雨

遣興十首

秋感二首

臺集卷二目錄

一

憶歸

送胡邦中學諭之嘉興有序

送張尹還治有序

送虞大理侍養南還

何廣文望雲卷

九月晦日

來鴻操爲顧中舍作

杜子材示宴黃錦衣園亭之作因次其韻酬之

韻酬之

和陳省齋韻二首

搖落

正月十七夜飲謝汝湖宅次顧未齋韻

二首

感春次唐飛霞韻

丁酉正月二日作

望陵有述

遠別曲

恭奉

皇上西湖泛舟有述

三月三日作

聖製謁陵紀述韻

二

正月十七夜 郊壇回謝汝湖留飲

丁酉扈從春祭 山陵十首

昌平道中

昌平山行七詠

送林司空還山次韻 有序

扈從陵祀二首

恭和

聖製謁陵紀述韻

贈磐山道者就次其韻

再次韻贈唐飛霞

送甘几山令兄歸蜀

寄何粹夫

送王邃伯謫官

送酒謝汝湖學士

奉同謝汝湖詠顧未齋梅花三首

六十四作二首

奉賀序菴閣老新居

奉賀桂洲閣老新居

題彭太史萱草圖

送宋維翰府幕

聖製謁陵紀述韻

三

送左衛夫令縣縣

太行路送仲禮大叅

清望閣

昭恩樓爲汪太宰作

杜研岡以黃白二菊見貽仍次其賞菊

韻謝之

贈毛東塘先生三首

贈唐山人

思歸引

春日六言

輓張南園先生

贈陳封君

春日扈從山陵絕句

送栗判仁甫二首

寄弟子材

遊水頭寺

恭陪明堂大祀有作

院中齋居

秋日閒居二首

戊戌秋祀山陵屬蹕有作

內臺集卷之二

四

戊戌十一月朔日恭遇

皇上薦號

皇天上帝改諡

太祖高皇帝陪祀喜而有紀

贈周厚山總督宣大軍務

戊戌長至郊祀紀事

宿韓道士房述興二首

扈駕南巡恭和御製詩二十三首

扈駕南巡途中紀賜一十四首

內臺集卷之二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二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詩

丙申扈從謁

陵歌上首

三千法從迴承恪十萬貔貅羽衛親父老道旁

呼萬歲聖人真與物同春

又

先皇陵墓寶山隈歲歲惟供遺奠杯誰料紫雲

內臺集卷之三

一

香殿裏至尊親執玉珪來

又

白日蒼山午更晴旋開黃幄引公卿清涼不

藉流泉氣龍到風雲宛宛生

又

七胡七騎遁陰山萬里橫戈沙塞閒想像

文皇舊時事至今神武照人間

又

囊書曾上敬皇時聽納恩深祇自知當日

小臣今白髮陵園瞻拜却成悲



又

岸草菲菲輦路芬千官簇擁 聖明君星辰  
轉三花樹龍虎旗翻五色雲

又

九龍池水碧如苔玉帳虹旂對水開池底鯨魚  
莫愁思我 皇不爲射蛟來

又

萬山迴合羽林軍山外旌旗望不分欲識  
聖人行在所五雲隨處結龍文

又

西臺集卷三

二

飛龍馬色蓋雲飄不惜流埃上袞袍兩月再行  
誠孝思炎氛無乃 聖躬勞

又

十二龍旗向曉開行宮肅肅即仙臺詞臣獻罷  
長陵賦不數甘泉侍從才

預卜 壽宮

嶺環陽翠蒼龍遶突出神峰霄漢邊金井不須  
開寶穴萬年 天子是飛仙

恭紀

皇上祀陵三首

躬秉 園陵祀 先皇肇鴻典邇從三朝來淪

廢惟攝遣 大聖欽古儀幽明盡高覽敬以因

心生禮緣尊 祖展感茲春載陽雨露亦已泫

仰惟俎豆陳不憚山原遠妥靈虔祀掃備物效

精腆冥漢既歆慰氓庶亦觀感卓哉曾孫謀永

惟道化衍卽事契 聖衷舊章誠不愆周武稱

達孝今昔詎能辯

又

執事已夙戒發 駕及茲晨星月當霄懸鐃吹

凌風聞禁旅直三殿營兵羅九閭居守 敕重

西臺集卷三

三

卿護從先元臣 至尊揚纛出冠劒武且文華

蓋錦盤龍駿馬金飛雲野營羽騎合行殿霞靄

紛 諸陵燬天中鬱鬱佳氣蟠明禋其來格往

跡悲無存大業徵繼述庶協聖者倫

又

聖懷嘉古昔曠禮修 園陵祀罷緬以眺鑾迴

紆所經前輿導 慈幃飛輦從列卿清麗原野

春芬馥花柳榮宮禦阻遐步嚴岫暢逸情既賞

龍池勝復泛西湖澄鳳吹切雲隈龍舸沿衡汀

微颺浮沙灑華日逗空明總總擬蓬萊彷彿承

仙靈非茲泰運啓安睹樂事仍

送蔡半洲總督兩廣軍務有序

伏以 九重眷顧深契丹衷三事浚明允  
宜峻擢恭惟兵侍蔡先生閩南秀質臺左  
僊僚體究古經洞明世務才通變以濟時  
學執中而合道忠言謹論期致 主於唐  
虞大節高風許成身於稷契志切澄清方  
卓中臺之軌望隆文武忽提兩廣之師殆  
式遏乎三苗將折衝乎萬里克追召虎疆  
理之功不讓賈生經制之略光贊 熙朝

重刊卷三

四

允升洪業廷相雅同僚采仰止高明輓節  
鉞以無由慨著龜之日遠聊述韻語奉挾  
光華終慚贈劔之章莫罄歌驪之美

龍書玉節承 恩重暫輟中臺撫桂林飛海風  
雲驚戰伐洗天霖雨滂氛稜營平圖上金城略  
葛亮威降孟獲心請看蟻珠與白雉日南重譯  
總來琛

濛雨

初疑散冥霧漸覺效微涼螢火未沾濕流屏仍  
夜光

遺興十首

苦吟吳下徐昌穀幻出斯文百代先千里馬能  
留色相排雲真骨香難傳

又

杯看滄海塊蓬壺逸氣誰當鄭善夫莫歎形神  
儼已去高文終古動寒區

又

康子文章迥絕塵不緣出處亂天真已齊楊馬  
牧時譽更與巢由作後身

又

重刊卷三

五

疏越朱絃大雅吟始知清廟有遺音峽江迫阨  
瀟瀾出可是空同太劇心

又

大復天才冠兩都金鳴玉廟廊趨于今耆舊  
誰文苑轉覺斯人絕代無

又

後來誰擅六朝奇君采分明別綴詞不與豪賢  
爭氣格只將婉雅作人師

又

散逸長年何粹夫天壇王屋卽僊都何時坐象

催還

關拋却金箱五嶽圖

又

道外別傳出世心更能一粒變黃金葛洪山上  
真人在流水桃花深復深

又

澄心白坐誰傳此後進沾沾總誤叅若問唐虞  
何事業安民平世豈空談

又

老去性情耽靜寂春來花鳥導歡娛陶公若得

丙集卷三

六

薛彭澤賀監那須乞鏡湖

秋感二首

歲光不相貸日促鬢成絲從宦那能暇勞生恒  
鮮怡空懷遺世志難遇采真師漫說逍遙樂蒙  
莊爾寓辭

又

秋風吹大野候鴈已知歸  
願違白雲安有意鷗鳥本忘機  
何事衡門下幽然空釣磯

憶歸

立朝日凌兢在野自高賢簪紱良爾拘文書  
相煎何時對滄洲散誕如神僊披襟引兒童倚  
大丁八日

送胡邦中學論之嘉興有序

賢哲奮庸式成於訓育條章指授允賴於  
師儒是以禮先庠序之倫詩詠鳶魚之化  
匪由英範曷懋斯文振作繫茲選掄特重  
恭惟廣文胡先生學探淵源性成真率玉  
姿凝潤臨遠大括沉靜可以鎮浮朗達尤  
堪濟務即此懿標允成士類豈獨溫故可

丙集卷三

七

作人師茲者承 恩北闕掌教南邦樂寒  
泮水之芹清對西雍之鷺行占狂簡斐然  
成章佇見譽髦邈矣上達南閩人士盡宗  
伊洛之傳貞觀公卿半出河汾之教廷相  
仰惟光彩莫罄敷陳聊揆蕪詞用貽遙別  
生平秀發關河嶽自有文章合典墳此去鐸聲  
應振世向來劒氣欲凌雲行憐泮藻香宜客莫  
歎費糧冷滯君門下多賢堪輔國燕然那用勒  
高勲

送邑侯張公還治有序

伏以郎官出宰上通列宿之躔惠政宜民

下應大河之潤兆人稱慶大德感天恭惟

涕北先生才猷渙發學問淵閑愷悌如春

清廉若水運機生色聊施製錦之工迎刃

而開小試牛刀之割民沾實惠吏服至公

豈有神明之稱豈惟父母之戴廷相念惟

桑梓重荷 幘幘聊揭蕪詞用揚休美

涕北山人舊草玄河壩作宰美無前古來惠化

幾循吏今日清風見大賢黃霸政成還入相旌

陽道勝更登僊何當大慰蒼生望麟閣流庸興

西臺集卷三

八

世傳

### 送虞大理侍養南還

瞻雲退上依親疏拱日猶懸戀闕情薊北風

隨去舫越南山水候歸旌慈烏芳樹呀呀語萱

草幽欄冉冉生到日潘園饒樂事即看萊綵照

春明

### 何廣文望雲卷

游子辭親悵遠途縱調九鼎亦何須春來怕種

忘憂草日裏愁聞返哺鳥已覺萊衣淹歲月徒

令鄉夢遶江湖青山望斷仙庭隔惟有孤雲足

畫圖

九月晦日

西風吹林歲欲暮浚野先生仍遠遊沙鳥屢回

梁苑夢江籬徒抱楚人憂行藏漫附蓬萊客情

性終便滄水洲疏傅黃金未成賜苦將衰鬢對

清秋

### 來鴻操爲顧中舍作

鴻飛奕奕兮翩然來思顯茲嘉告兮匪漸羽儀

君子有穀兮承天之禧惟鴻之靈兮示爾先機

一解 鴻飛翩翩止我堂下嗷嗷載鳴孰測其故

西臺集卷三

九

爾鴻智思應氣而趨爾鴻義思一匹弗渝抗志

萬里兮極雲日江湖浩淼兮慎出入爲世臣貴

兮豈燕雀之可及胡不邁霄漢兮來爾集二解

事有兆於外兮道有先啓其祥鬼神持於秘密

兮匪人力之獨臧龍馬負圖於河兮義八卦以

造始麒麟呈瑞於魯郊兮孔春秋以明志岐山

鳴鳳鳥兮周王之徵雲氣結龍文兮漢祖以興

三解 嗟文華之逸秀兮矯日侍乎楓宸豈獨詞

翰之炳麗兮行醇和而近仁忽天資以中龍兮

先來鴻以呈瑞撫賢哲而匪私何兮信大人之

帝高銀以昭融兮神變化而靡窮  
舊善熾而殫滯愚兮赫下監而不遺兮正爾行  
之彌昌兮厥好修以爲常兮保茲鴻之嘉祥兮  
庶越世而允臧兮五解

杜子材示宴黃錦衣園亭之作因次其

韻酬之

貴家筵列綺上客饌烹魚絃管烏聲亂沉檀花  
氣疎柳塘分野色桂館擬仙居宴罷詩還就遙  
承小篆書

又

四庫全書

隔檻攀芳草臨池看躍魚鳥還入境寂花落樹  
光疎詎意塵囂市番藏水竹居老夫空雅興不  
奉宿賓書

和陳省齋韻二首

議國寧無補爲臣良獨難賈生饒治策疏傳豈  
閒官龍澤還須沛鷗盟且自寒匪躬能不懈轉  
益兆人安

又

垂拱逢堯帝羣工志易舒巖栖多彙進朝列盡  
貞居特有丹心在休嗟白髮餘司刑令秉鉞

亂正須鋤

搖落

搖落秋風裏開門黃葉深烏啼留宿樹雲返向  
來岑服食誰仙術虛空即道心羈懷忽解脫瑤  
瑟爾知音

正月十七夜飲謝汝湖宅次顧未齋韻

二首

簫鼓鏗鉤催拂舞謝家庭館夜張筵光風暗轉  
時聞蕙明月遙臨不費錢遁野尚淹塵外駕逃  
禪真學飲中仙舊來心膽輪困在豪宕何須歎

四庫全書

十二

昔年

又

帝里風華元夜後寶燈花樹尚宜人千迴金縷  
娛情地百斛醪醺爛醉春自幸龍門今附翼底  
須龜筮更求隣瀛洲仙侶中朝彥詞賦年年出  
格新

感春次唐飛霞韻

春意自融人意非羈栖苦憶凌陽歸丹砂未効  
素髮在山色常青故友稀可憐莠萼向人發不  
分沙鴻作伴飛忽枉高篇淨塵想赤霄蓬島欲

振衣

丁酉正月二日作

昨日之日何劇暖今晨飛雪忽驕陰負巖生態  
梅自足拂樹寒輝鵲不禁江船新水寄書便京  
邸芳醪酬節深髮已星星歸未得春來虛擬紫  
芝吟

望陵有述

天壽山高流水深多年松檜已蕭森諸陵環抱  
龍如躍七聖仙遊玉不沉造化生成原有此  
鴻荒開闢盛于今漢家何似高皇業猶恨終南

望陵有述

主

是背陰

遠別曲

萬里音書特地來龍沙消息罷頻猜君顏未見  
心先見一日須看一百迴

恭奉

皇上西湖泛舟有述

湖上宸遊今勝事舊來山水益精神飄花作  
態如迎仗飛鳥貪權欲近人雲裏鳳韶仙樂下  
春前玉醴壽杯頻詞臣應制呈新曲說出昇  
平氣象真

三月三日作

三月三日天氣好草融沙暖燕初回水頭送客  
時命舫雲裏看山還上臺桃花亂開不自惜楊  
葉盡展誰相催人事年芳劇流轉可令佳節廢  
卮杯

正月十七夜郊壇回謝汝湖留飲

開閣留賓當夜半碧霄蟾彩助佳期琉璃金管  
江南弄浮蟻流霞仙客卮飲劇喜乘春漏永坐  
深不覺玉繩移寶燈色色明人眼纔過元宵豈  
厭遲

望陵有述

主

丁酉扈從春祭山陵十首

小雨霏霏暗領春裊風含霧自輕勻似知  
帝駕朝陵去輦路前頭爲酒塵

又

古栢長松翠不凋平臺山上望陵遙五雲常  
護蓬萊殿一水橫連滄海潮

又

二月燕郊氣候平日融風暖太多情商量逐處  
生芳草頽備君王藉輦行

又

又皇神武今猶烈 獻帝慈仁世所稀天經  
聖明能繼述周王達孝與同歸

又

威冠色劍飛虹十萬熊羆指顧中漠北交南  
應盡服設將殷武頌高宗

又

羽衛循山大駕行野途荒落幾曾經春來水壑  
人難渡處處興為一停

又

微臣豈是解兵機誤遣臨戎御六飛鐵馬雲騅

內臺卷三

十四

自無敵行營團作九層圍

又

桂舸向湖開湖上春遊亦暢哉隱隱玉泉  
尚在 宣皇當日記曾來

又

坊前面引笙歌銅鼓清商應碧波沙鳥飛來  
不飛去遠隨龍舸聽雲和

又

湖影影望龍舟萬朵雲霞抱日流 天子娛  
游事都人驚羨水仙游

春雨

燕子來時水遠臺尋芳欲試探春杯淙淙惱殺  
連朝雨不放桃花及早開

昌平道中

帝城西下昌平甸綠野青林似故鄉戴勝鳥來  
春文急棠梨花發酒朋狂衡門逸老夢空返柱  
國大夫憂正長已忍遲回思何限逢春徒爾費  
平章

昌平山行七詠

城中貨貝來口外車馬過都人自射利相公得

內臺卷三

十五

香火

右秋溪公廟

古城已東徙猶有古官道道上行入稀年年長  
春草

右昌平舊縣

澗水朝猶寒澗草春已碧草上泥沙團恐是虎  
行跡

右白虎澗

前望柳林村遙遙在高處走馬及村看都是杏  
花樹

右柳林村

面壁已大覺西來有深戒山僧頭白盡不曾出  
門外

右大覺寺

瀲沸山上泉會作山下浦水冷不可濯纓綬且

塵土

右冷泉

金山一回首北望 壽山長隱隱諸陵處雲霞正鬱蒼 右金山口

送林司空還山次韻 有序

辭榮弗處君子知止之明守道完歸人臣善終之義恭惟小泉林先生三朝耆德八座具瞻克勵股肱允惟柱石方期霖雨濟時遽意風雲息駕超然雅志邈矣高風廷相義切舊僚情深別都門車馬莫遂攀留雲海旌麾徒爲瞻企乃承嚴韻聊綴鄙詞用代驪歌以申遐慕

聖集卷三

十六

得歸林壑謝 彤庭位極名完士美并漸遠岩廊瞻日近乍辭簪紱覺身輕從教世事浮雲變且喜幽懷秋水清白髮盤桓松菊裏幾人高節似泉明

扈從 陵祀二首

青山翠壑 宸遊悅麗日祥風物候宜玉輅暫辭雙鳳闕霓旌遙拂九龍池舞紛柳綴迎仙歌奏鶯韶勸 壽卮自是太平饒樂事從臣謁陵詩

又

天開鬱鬱盤龍谷龍氣浮空龍不還此日松楸遙悵望舊來弓劍杳難攀弘垂大統山河固仰賴 遺謀日月閒有道 曾孫躬展謁精靈如在紫霄間

恭和

聖鑒謁陵紀述韻

日軫 皇圖運 睿腸 園陵典更恢張雲霞擁護知天佑父老懽迎見世康遠並堯文光煥煥不齊周德頌洋洋微臣扈從慚無補但祝

聖集卷三

十七

當年未有疆

贈磐山道者就次其韻

蓬丘東望海霞飄翠羽仙人紫鳳毛我欲相從問奇事碧天空濶鶴飛高

再次韻贈唐飛霞

飛霞仙客興飄飄七十年餘未二毛來往九寰觀化遍不知人世有崇高

送甘几山令兄歸蜀

瀘川今秀彥上國幸相聞野鶴原難養遊龍自不羣秋山黃葉下霜出塞鴻紛歸到栖閒地清



溪足卧雲

寄何粹夫

逸調甘岑寂平生一布裘  
閑門黃葉寺柱杖綠楊洲  
誇詡人懷玉支離氣食牛  
冥心獨吾友常卧太行秋

送王遂伯謫官

古人幸見龍湫子皎皎貞心終不死  
世間揮霍競繁華等作浮塵與秋水  
今年陞官來帝都買宅陋巷仍貧儒  
三伏積雨深黃潦不嫌車馬衝泥塗  
世人創見鳳鳥驚永壺清澈誰能名偶

西華集卷一

六

遭一語成妻非不覺豪賢畏後生  
風蓬莫歎飄零遠到處神龍足雷電  
李鸞何用賦首丘司馬重來未云晚

送酒謝汝湖學士

襄陵美酒斗十千況有桃花相對妍  
玳瑁筵開聊一醉分明春到玉堂仙

奉同謝汝湖詠願未齋梅花三首

尚書庭館生春早座裏梅花向客開  
我屬高陽舊名飲揮毫却愧廣平才

又

冷蕊疎枝裊素霞每從冰雪散芳華  
不緣生意先春動誰識江南第一花

又

隣梅曾汎三吳舸日遠江湖幾夢思  
閑老宅中今再見隔隣橫笛莫教吹

六十四作二首

遠遊臨老自應嗔朝市山林到處貧  
朱紱雕輪何物貴錦雲芳草暫時新  
人間省事惟靜海上求仙未必真  
浪跡猶懸千祿媿勞勞六十四迴春

西華集卷一

九

又

好懷日苦文書濁縱對華春亦惘然  
隔苑黃鸝渾不見背城丹杏若爲妍  
久淹臺省真如夢一到山林便是仙  
渚鷺汀鳬舊知己相將重結老來緣

奉賀序菴閣老新居

去天尺咫三台府退食時常望紫微  
樓館輝承日月池臺冉冉映雲霏  
衛公醉卧平泉石裴相春閒綠野扉  
何似瀛西老仙客延賢開閣盡朱衣

奉賀桂州閣老新居

相公新第連雲構，擬絕長安萬井塵。  
晉洞幽軒迷白日，飛樓層閣貯青春。  
仙旌西闥來王母，佳氣東華近紫宸。  
燕寢攸寧台候健，熊羆應入夢中真。

題彭太史萱草圖

遊子天涯未擬歸，慈闈壽綵已多違。  
却慚堂背忘憂草，常對春風學舞衣。

送宋維翰府幕

星槎搖曳下南州，湖海分明此壯遊。  
野客乍臨

西臺集卷三

二十

璫玉島仙人，遙識紫雲裘。  
青蓮幕暖烏鳴樹，采石江春花滿洲。  
見說應官多暇日，不妨長嘯謝公樓。

送左衛夫令縣

縣外蓮峯三十六，鳴琴相對日從容。  
文章瑞國真儀鳳，霖雨行天爾見龍。  
楚俗會應成不變，堯人不獨盡堪封。  
循良政契觀風使，早晚囊書達九重。

太行路送曹仲禮大叅

艱哉太行路，車馬何摧頽。  
發軔方自茲，惟願將

失之道逢浮丘公，贈我玉膏紫雪之靈液。  
綠膏

爲經轉神樞，倏忽生羽毛。不渴饑觀者，駭謁者。  
喜浮丘浮丘爲我一徘徊，貽之兩黃鵠。千里萬里相提携，北斗光南斗離離。  
黃鵠接翼，天南飛蓬壺。有紫庭曾城有瑤池，嗟哉爾鵠飛來歸。

清望閣

清望樓臺春色深，琪花芳樹午陰陰。  
流鶯自是多情物，日向君王送好音。

昭恩樓爲汪太宰作

綺樓飛構雲霞色，樓上圖書

西臺集卷三

三十一

帝賜多玉軸，牙籤懸日月。龍文龜篆動山河，傳將子姓。恩允遠留在，君臣義不磨。  
歲暮欄干莫頻倚，恐驚霄漢隔煙蘿。

杜研岡以黃白二菊見貽，仍次其賞菊韻謝之

歲事羣芳歇，秋深菊獨奇。承君貞素意，贈我耐寒姿。  
艷艷黃金萼，條條綠玉枝。霜中挺高節，搖落故應遲。

又

重陽過已久，玉朶始呈奇。  
雲鶴凌宵羽，蓬仙出

世姿倘昇百子殿不羨萬年枝正值松醪熟相  
憐未厭遲

贈毛東塘先生三首

重來遂良覲即事見天真英采今三益清朝更  
幾人契緣情性合道與典謨醇日接楊雲席玄  
談逾爽神

又

中臺崇秉直素抱自相依補袞吾何有持衡子  
庶幾長風龍破浪曠宇日揚輝世望推文苑前  
身劉孝威

內集卷三

三

又

閨苑神仙隊西江玉樹行巨舟帆瀚海磐石柱  
明堂貞履三台近清氛九域長雍容並臺省何  
幸藉餘光

贈唐山人

養真已效叅同術出世何須覓洞天綠髮顏顏  
自難老靈芽浮雪最通玄壺公時遣青鸞劄玉  
女偷傳鴻寶篇對客忘言意無盡從來大道本  
融圓

思歸引

嗟嗟君何須一釣連六鰲陽侯弄波楚天高嗟  
嗟君莫奪驪龍頤下珠不值龍眠璽粉如嘉會  
詎易逢稱心難巧圖哲人重惜千金軀君今滅  
裂胡爲乎莫恃清修與直道直道難行取嘲訕  
二叔不信周公誠匡人豈識仲尼貌覲面輸肝  
肺背面即相忌平生莫逆友時變猶騰口死者  
之徒生者徒翻手雲岑兩覆手不如及早還滄  
洲遨遊五嶽脫拘囚懷仙竊附王子喬招隱學  
作東陵侯有劔不倚天有纓不繫虜逍遙心閒  
散侶尊朋酒羞庶脯自紵歌已俞舞堂上鳴箏

內集卷三

三

堂下鼓君不樂兮歲云暮

春日六言

春晴日日可愛兀坐看書負簷鳥聲趣暖啼樹  
花片隨風度簾人事底須較局世情都付沉酣  
持此百年可遣苦惱先生試叅

輓張南園先生

三朝逸舊司空老八十生天福已饒南極壽星  
觀化遍東溟仙客馭風遙空餘閣上圖書滿猶  
自花前鶴鹿驕莫道英靈鎮長逝滇南文物有  
遺標

贈陳封君

角巾藜杖藏珍叟，領得新封華袞如翰苑。清  
街重朝列紫微，丹詔動門閭三茅仙客迥遺  
世。五柳先生直隱居，素節玄風自高尚。玉階曾  
烹義壽魚。

春日 扈從 山陵絕句

天澄氛祲滅景麗，雲霞和窈窕宮車引彷彿。仙  
人過。

送栗判仁甫二首

秋來送客思依依，酒罷斜陽悵獨歸。却恨不如

西華卷三

孟

南去鴈馬頭相傍一行飛

又

道邊行色馬如龍，歌得新詩似國風。勸君莫惜  
臨岐醉，明日相歡只夢中。

寄弟子材

羈人念鄉國，天際幾迴心。水泛孤城郭，風周千  
樹林。鴛原歡賞隔，棣閣歲華侵。綠醕誰相勸，白  
頭仍自吟。

遊水頭寺

祇林聊一眺，彷彿躡仙裳。碧水原非色，浮雲常

閑雨堦花艷艷，風檻竹珊珊。始解閉關者，極  
恒恒苦顏。

恭陪 明堂大祀有作

明堂新啓祀朝列，喜叨陪配侑天心。格尊崇  
禋道，恢玄靈。森盼饗瑞氣，擬蓬萊欲撰維牛  
頌，慚非大雅才。

院中齋居

膏燈朗芸室，秋夕致齋虔。元坐厭鳴柝，幽懷停  
無。庭虛軒月上，臺靜樹烏眠。養寂諸緣滅，非  
關悟入禪。

西華卷三

孟

秋日閒居二首

端居杳無事，天氣淨高秋。願老香秔飯，迎寒敝  
緇裘。吾生隨處得世計，幾人休却怪楊朱。子潛  
然奚所求。

又

秋來頭驟白，宦思未能裁。吏散有餘暇，心空絕  
點埃。雖云從物役，剩得養生媒。身世恒如此，羈  
愁安在哉。

戊戌秋祀 山陵扈蹕有作

霜露 皇心惻 園陵祀不違。龍旂飄吹度

騎簇塵飛發 駕朝乘爽連管夜台圍提兵今  
忝竊 扈從益光輝

戊戌十一月朔日恭遇

皇上薦號 皇天上帝改諡

太祖高皇帝乃一代盛典也 臣廷相謬從陪祀

喜而有紀

無前 典禮觀維新有道 明王御宇辰號薦

皇天尊罔極諡崇 先祖報深仁蒿呼獸舞

群生悅化日卿雲百福臻何幸微臣叨侍從

玉壇 彤殿拜瞻頻

內集卷三

三

周厚山先生總督宣大軍務陽峰張先

生有詩贈之雄渾悲壯可頌也一日厚

山示予命予繼作遂賦此

靈蟠衡嶽高賢出才畧真堪代裏雄遼海賢閭

曾建節北胡南貊早聞風不須振旅明三代坐

見先聲遁五戎銘勒燕然像麟閣 恩光還挹

上台東

戊戌長至郊祀紀事

大駕裡 郊日千官喜從行彤雲 三殿合瑞

氣九衢盈玉輅開黃道霓旌拂紫冥軍容肅上

將班列儼諸卿尊 祖心何極欽 天禮至精

陶範存古朴黍稷效維馨月朗鉶儀便風微雅

奏清九寰昭感格一敬協靈明陽德忻長至神

禧仰慶成豐亨遍海宇還此莫蒼生

宿韓道士房述興二首

風煙澹時候臺館切天衢翠殿虛無裏瑤壇瞻

望餘羽人方丈室芸案七真書讀罷玄風入蕭

然世慮踈

又

日來耽大道猶自未焚魚寶帶橫腰重瓊簪貫

內集卷三

三

髮踈蓬僊何日得花甲六年除浪憶雲霄鶴傳

將海上書

扈 駕南巡恭和 皇上御製詩歌十三首

恭和 御製躬詣

顯陵渡河一首

聖主南巡慶有餘呈祥不羨躍舟魚自播虞風

動海宇更輝堯日照堪輿

恭和

御製春分祭 大明道中作

春氣平分祀日辰 熙朝典禮重維神攝行預

降儲宮敕簡令還于數輔親南望尚馳  
嶺念回瞻仍切梓宮心明裡大孝純王事  
引領靈區仰聖真

恭和

御製南詣

顯陵命駕出京自述二十韻

淵惟帝衷曲緣親多感傷至愛豈終極大  
孝難窺量虞舜稱齊粟五十慕以長周武不解  
衣問疾日三望聖外一違和歷歲未平康常  
苦二堅鍼疔難遽忘時時懷悽怛念念神飛

西臺集卷三

天

揚旻天嗟弗弔慈壽竟罹殃五內忽摧裂殆  
無完腹腸臣工急奉慰仰冀大事襄南北  
靡定擬日夜心遑遑卜兆先大略猶疑涉勿忙  
既欲送梓宮復恐失靈昌乃圖躬審邸效古后  
省方一覽純德山松枯儼成行聖心即嘉  
止百靈相扶匡稍移栖龍穴規制更恢張舉  
抱嶺迴合飛浮氣鬱蒼地道協昌符皇圖成  
允臧卓哉此神謀精鑒無遺良

恭和

御製初閱純德山喜而自得十韻

帝念二聖宅日切九迴腸欲求獲佳城豈  
眺重岡右距虎沙伏左旋龍脉長形勝盡環拱  
蔭祐應繁昌風雲護玄闕日月迴宮牆真  
符玉帝居堪擬神仙鄉霸陵無寶玩安用恒  
隄防鍾阜肇高祖純山今獻皇洪圖衍億  
載郊鼎安足量神聖貽遠謀雲昆當弗忘

恭和

御製再閱顯陵小歌

仰純山兮岩峩靈氣鬱兮千霄聖周覽兮  
精鑒嗟不爽兮秋毫兆域定兮允吉復伊誰兮

西臺集卷三

天

嘈嘈登廣原兮追念淚淋漓兮沾袍

恭和

御製漢江

鄂皇惟我帶漢江古來川瀆配三光已含靈秀  
開龍邸更發雲霞護帝鄉

又

陵園不改寶山初事往如存孝思舒地底靈  
符仍自在日邊王氣亦相於台疆順軌時逢泰  
瀚海寧波政已疏况復孝誠能格世昇平不  
獨自天予

恭和

御製麥浪

楚舞連野復連山樂歲今來喜而還風起翠波  
清潏潏兩餘華浪淨班班省耘田暇看能急舉  
趾農夫晚未開行見丞黎歌豐稔况逢 寬稅

新頒

恭和

御製渡河用餘字韻

聖主回鑾慶有餘渡河 天遣伏蛟魚順風穩  
浮龍舸瑞靄陰陰送 玉輿

西華集

辛

恭和

御製相卿定

陵次規制有感

燕楚相望俱 帝鄉為緣親兆軫衷腸冥冥自  
和謀協 大聖安能念作狂

又

陵西

路出羊腸瑞氣符未可並 翡翠

純山最深處陰陰松檜已森昂

又

九吐龍池地脈長七攢星阜應天綱水環沙遠  
堪形勝鳳翥龍蟠迥異常風氣多年涵秘化

坤何處有餘良 帝猷今擬真無尚人紀分明  
見古皇

恭和

御製還駕至保定府取府名作一首

騎簇旌羅虹矯雲磨 聖主南巡樂事多又何  
須宴瑤池遊閬苑奏雲和

扈 駕南巡途中紀 賜一十四首

賜緋羅衣

宮羅燦雲錦不類人間製爾既服 君衣當思

服 君事

西華集

三

賜銀瓢

團團銀作瓢花樣黃金錯貴爾能酌斟不為饑

與渴

賜方袋

五紋蒙 賜袋尤覺 帝恩深方體示直道虛

中戒素心

賜三事

寶叉金錯刀中有象齒筭隨往利用足安事重

子鞬

賜畫扇

賜來摺疊扇清飈恒在手願 帝揮大筆 皇

風動九有

賜煙墩帽

宮紗製帽簷璵珠飾帽頂午日得清涼意中每

深幸

賜鸞帶

彩苞靈鳳羽錦縷慶雲輝繫向花間行不見花

片飛

賜提繫

黃金作提繫熒熒栢寶珠懸之腰帶間那復羨

西華集卷三

三

垂魚

賜綵條

賜條長丈餘况復五彩鮮同爲 扈從臣獨覺

受 恩偏

賜御賚銀

御賚內府金範作卮與匕置之食案間感恩

何時已

賜竹葉清酒

飲酒藉酒力臣面頰以澤生成不假藉臣心自

來赤

馬

出 天開駿分明注渥精須防龍化去雷雨

英教行

賜袖香

入袖薰肌體因風透綺羅香綠殊或貴 恩在

近臣多

賜面衣

霧縠新裁製珍 頒出上方障塵還護日滿西

受 恩光

西華集卷三

三



內臺集卷之三目錄

樂府長短句六十六首

瑞龍吟七夕

如夢令

少年遊

憶秦娥

如夢令

驀山溪九日

長相思

摸魚兒秋懷

內臺集卷之三

無俗念和桂洲

滿江紅懷賀水部有序

滿庭芳重五

水龍吟詠蓮

燭影搖紅元宵

花犯夏景

疎簾淡月秋意

白芋贈人至樂

賀新郎春意

眼兒媚

蝶戀花二首

虞美人

賀新郎讀楊太真傳

念奴嬌張學士仰宸樓

菩薩蠻夏景

洞仙歌寄林茂易

瀟湘逢故人慢夏意

風入松三首春感

又秋晚

又懷舊

內臺集卷之三

驀山溪

長相思秋思

水調歌頭三首奉和夏桂洲談玄

又和荅桂洲夏公論詩

又奉和夏桂洲論學

卜筮子秋夜

惜餘春慢詠秋鶯

過秦樓金陵春興

青玉案憶舊

如夢令

摸魚兒

蝶戀花 寄郭价夫

蘭陵王 寄家

望江南 江上作

又 春

菩薩蠻 二首 春意

又 行

又 思

又 官之泰州

又 中秋不見月

唐書錄

渡江雲

倦尋芳慢

長相思 二首

虞美人 寄張元傑

賣花聲 二首

阮郎歸

望江南 寄王庸之

玉燭新 寄劉遠夫

謁金門

又 送方西樵閣老次霍渭厓

木蘭花慢 寄介溪太宰

減字木蘭花 二首 和桂洲韻

沁園春 贈唐允靈

唐書錄

內臺集卷之三目錄終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樂府長短句

瑞龍吟 七夕

秋宵好又是銀漢澄波金風灑潏隔年幾許相思而今贏得佳期重到情如擣漫自書傳青鳳香分瑤草幾曾蓄怨含嚙少沾塵猥自傷窈窕天上人間相慶已看靈駕龍鸞迎導更有鵲羽乘流飛梁天造逢郎片晌莫道成虛調猶勝似嫦娥孤處年年縈抱悔竊靈丹早分明一水橫天遶彼岸空弔此情向玉皇哀禱使潢流盡涸變成乾道

如夢令

恨殺攪天風雨斷送一林花樹黃鳥不關情閒坐綠楊深處愁緒愁緒無計與花作主

少年遊

倉庚呼友村前竹樹小窗閑翠條吟風紫葵迎日幽事頗相關秋風吹冷蒹葭水時見鷗還草草虛名踈踈蓬鬢何日到青山

憶秦娥

清明追流鶯啼遍長楊陌長楊陌萬花依舊去年紅白香車寶馬僊遊客滿天風雨看花隔看花隔不堪回首惱人春色

如夢令

風外花枝嫋嫋閒上玉樓高眺來日是清明處處鞦韆熱鬧說道說道燕子來時春好

驀山溪 九日

燒林紅葉又是一年秋晚處處有黃花香滿樓臺庭院請君及早開宴倘風雲不作好偶然變

內集卷三

二

可惜花凌亂當時陶令醉倒東籬畔有客請先歸問此事而今誰管西風休落帽去鬢絲絲今年比前年短可負茱萸盞

長相思

梨花香李花香江燕來時春晝長王孫草又芳夢瀟湘憶瀟湘雲水悠悠天一方鴈回人斷腸

摸魚兒 秋憶

月模糊層陰將雨盡是惱人天氣瑤琴倚閣無情理聽徹井梧葉墜風細細更那堪寒蛩唧唧

重門閉歲光飛逝不見玉書來素髮無多能禁  
幾情殫傷心事特地把人縈繫却嫌萍梗身  
世秋來旅鴈驚嘹唳魂斷碧雲天際人未會但  
滄水茫茫與煙空迢迢一場風雨悽惻夢瀟湘  
人在天涯何由寄蘅蕙

無俗念 和桂洲

擺脫繁華成淡寂誰識天人豪傑縱令金屋坐  
王侯總是肖翹生滅虎豹當關蛟龍競窟事變  
無時歇何苦橫風黑海孤舟浪涉年來省識  
真訣無何境界別有閒風月十二樓臺三千蓬

同臺集卷三

三

島好補神僊員缺金碧靈文丹丘秘旨莫向人  
間說振手王喬遊遍玄洲閬闕

滿江紅 懷賀水部有序

賀僊名充石晉時爲水部員外郎宋真宗  
東封僊乃布衣巾幘謁於道左帝不見異  
而去因求之不獲熙寧中蘇長公爲密州  
僊亦道旁謁之亦以不甚禮而去豈皆淺  
於緣者邪往時予不信此近見朝邑劉太  
守偉沒已數十年往往行遊人間與故舊  
相見則知水部之事不爲虛傳但學道者

必得異人親爲指授而後有成雖上智之  
士了了頓悟使無口傳終歸於不能耳故  
作此詞以寄興亦以示學者不可苦誹丹  
書以勞費心力但能積行累仁則異人自  
然來顧不然徒爲丹經之一蠹矣

大道希夷非指授可誰能得懷至寶同塵渾俗  
有何形色東坡居士浪相逢道君皇帝無緣識  
想先生隨世御風霆天南北千料想終惶惑  
一點化成奇特況古來儘有神交夢靚弱水三  
千須接引洞天七十難尋覓倘相憐容使下風

同臺集卷三

四

求當匍匐

滿庭芳 重五

紅藥香殘榴英葵朶早時庭院風光彼都人士  
相逐競年芳不喜釵符艾鈿喜時興雕虎珠囊  
節物有觴蒲解粽清宴啓華堂何須纏絲索  
蛟龍愛客肯作猖狂枉勞心弔古無限思量惆  
悵靈均何處空目斷雲水瀟湘傷心事古今難  
辯有淚忽沾裳

水龍吟 詠蓮

匆匆桃李飛殘橫塘漸覺風光好南薰吹醒幾

花開早吳苑魂銷秦臺人去有

窈似瀛洲僊子凌波微步臨鏡髻鬟低照

想當時造次直如今尚縈懷抱往事堪憐蘭舟

輕泛蓮歌清峭夢遶江南迢迢煙水幾時曾到

恐人在天涯無憑問訊白地又生煩惱

燭影搖紅

元宵

良夜迢迢鳳城十二蟾華吐更憐人世太平時

佳節逢三五處處珠樓洞府有天上霓裳羯鼓

王孫公子寶馬雕輿往來如雨好景堪憐帝

京樂事尤難觀鰲山千丈引飛虹火樹成花霧

五

雲裏燈毬無

備麻姑渾將人去

花犯

夏景

幾何時清和氣候匆匆便炎暑洞簫雲管延客

倒金尊佳會慵舉雕欄花盡無心倚簾簾垂窸

地更不管遊絲飛絮纏遶天涯去西園鶯燕

笑東君減興日喃喃相對私語苦束帶寒裳

高人風致有冰簟藤牀供睡愛翳日垂楊濃

水陰轉午斜陽透影再陳清涼處

陳簾淡月

秋意

一林紅葉無力撼驚風與朝霞散搖落年華宋

玉又生悲怨小樓悄悄欄干倚最浮雲不堪情

戀玉書難寄海天空曠夢迷人遠歎霜鬢年

來較短旅中秋不禁登玩只見青山誰見古時

人面鄉心渺渺隨流水更不待商歌魂斷新愁

頓起半窗冥雨一聲歸鴈

白苧

贈人至樂

萬雲深幾曾到玄洲杳杳相逢異士傳得靈書

分曉道瑤英絳液非難造若問取機關全不假

九還要眇纔結雪瑤池又解化冰丸玉沼黃中

五

六

通理留與人間卻老從赤松子遊亮此緣非小

須寶生煙玉質駐彩金華上清神物不比閑

花浪草到處有祥光持護圍遶君休淺視待他

龍變化性靈飛矯轉見神功照世韶容再還翁

媼卻恐先生不與他人道

賀新郎

春意

小閣延春早近清明池塘溫暖又生芳草飛過

流鶯何時到添得垂楊偏好碧檻裏天紅裊裊

珍重東君常愛護夜來風帶雨無分曉花落去

知多少蓬洲望斷無青鳥水連天浮查影影

路長人渺何許春風吹玉樹誰寄瑤華翠葆  
坐對虛窗清悄天上樓臺無人到夢醒時尚覺  
飛鸞繞回望眼衆山小

眼兒媚

殷勤鶯燕促花開佳景滿樓臺垂楊媚眼海棠  
含笑齊送春來心頭有事須拋卻延客勸深  
杯醉來更把紫簫吹月畫角唸梅

蝶戀花

鸚鵡攪人春夢醒曉雨初收花弄紅綃影宮樣  
寶粧渾洗淨多情卻怪鰐脂冷海燕雙飛簾

百集卷之三

七

戶靜春色魔人舊恨空重省不恨落花紅滿徑  
玉樓人去厭厭病

蝶戀花

花裊簾櫳春似綺午睡醒時簾捲香風細庭院  
人間朱戶閑瑣窗惟聽黃鸝語花枝欲淨灤  
藏雨雨橫風狂花被飄零去春到美人饒意緒  
不堪春色隨流水

虞美人

小園過却清明了日日聞啼鳥一番春夢遶天  
涯可惜雲昏迷路不知家戀頭白髮如知已

年去隨流水王侯富貴總銷沉何苦敝車罷馬  
日勞心

賀新郎

讀楊太真傳

元語頻催取似嫦娥廣寒初降姣然眉嫵傳賜  
合歡玉條脫親插步搖繁露莫更道翠鬟雲縷  
七寶臺前香玉樹底上輕盈舞霓裳調  
掩千古洗兒不怪忽惹起漁陽兵馬  
震天聲鼓西幸六軍竟作馬嵬塵土又  
誰信早生天府傳七夕事使君王妄想  
來生路又何限兩情

百集卷之三

八

念奴嬌

張學士仰宸樓

倚空樓閣對陽峰崢嶸楚天寥泐萬卷圖書煙  
靄上日抱幽人清節雲夢微茫洞庭空濶勝槩  
何時歇等閑瞻望瑞雲繚繞金闕一自人去  
滄洲龍翔鳳翥有彌綸功業勸講從容常補袞  
致主分明夔契紫閣承華玉階清步翰苑唸風  
月莫輕回首九重眷顧方切

菩薩蠻

夏夜

霞收門巷蕭蕭晚柳外蟬聲清不斷獨坐捲簾  
時幽心祇自知何處生輕暑軟軟風搖樹斜

月上橫窗驚禽飛去雙

洞仙歌 寄林茂易

當年草草奉清塵無幾回首僊標杳瀛叙夢尋  
君飛遶九極虛空神蕩颺何啻凌風萬里相  
思多意緒好景憐人欲把春華訊天際春去已  
多時草碧成茵燕生子亂紅流水待付託青鸞  
送書來又怕遲回誤人心事

瀟湘逢故人慢 夏意

庭階過雨看荷盤疊翠榴火燒丹芳景稱人間  
有冰縈風簾透箔生寒樓臺側畔更陰陰碧樹

東坡全集

九

雕欄清坐久燕鶯飛盡惟餘風篠珊珊堪憐  
處瑣窗清雅正滿前許多幽事相關且散髮怡  
顏况吏罷呈書朝散鳴環蓬壺夢覺可隨意說  
與人間見無數靈山玉島僊娥冉冉乘鸞

風入松 春感

盈盈花柳遶滄洲乘興日登樓從教花落垂楊  
暗不妨門巷清幽最好呢喃燕子爲人說破春  
愁年華滾滾水東流及早要知休王侯鍾鼎  
須更事都來紅葉歸秋莫更從人問字直須酒  
醒扶頭

又 秋晚

秋風瑟瑟送年華搖落總堪嗟登高不盡茱萸  
盞分明孤負黃花休恨山長水濶不妨夢裏還  
家江湖日日老蕪葭歸鴈滿平沙浮雲遮斷  
來時路路迷難問仙槎空採衡香滿袖憑誰寄  
向天涯

又 懷舊

小樓飛翠裊垂楊鶯語畫初長一番花雨清人  
意欄干倚遍斜陽海上素書難料望窮煙靄微  
茫美人遙在水雲鄉舊思耿難忘夢魂冉冉

東坡全集

十

遊絲引與誰同渡瀟湘日暮碧雲天際覺來無  
限思量

驀山溪

淡陰輕暖何許春光媚碧草滿階生漸青到池  
塘深處煙籠綺陌日日潤垂楊風如狂雨如注  
妬殺花無主貴家臺館雲擁如天府十二列  
金釵處處有分香玉女筵開玳瑁選勝恣遊盤  
鶯兒歌燕兒舞攬得春歸去

長相思 秋思

雲悠悠水悠悠何處書傳瑤草秋佳人天際頭

樓  
白楊洲綠楊洲風雨瀟瀟鴻夜愁夢回人倚

水調歌頭 奉和夏桂洲談玄

古儼留人記妙在識玄關本自工夫簡易牝牡  
各相安休認枯禪白坐不是三黃八石異類肯  
來還直從一竅裏透出紫金丹 月生魂潮海  
淨水枯殘此候新陽覺動急採莫教閒 月爐  
中真氣玉女峰頭神火烹煉不偏寒陰符蟬蛻  
盡矯羽入蓬山

水調歌頭 和答桂洲夏公論詩

西華集卷三

十一

玉皇香案吏淪謫下天關却佐太平 天子國  
祚萬方安補袞真成夔契論道分明周召盛代  
運交還青雲迎鬢綠白日照心丹 請無憂王  
制歇古經殘禮樂親勞制作詩賦等餘閑思致  
上侔秦漢格調直侵風雅氣觸斗牛寒斯文宗  
巨手喬嶽領群山

水調歌頭 奉和夏桂洲論學

六經垂大訓千古治攸關要在禮行分定民物  
總歸安慨自山頽木萎生有異端邪說波蕩不  
知還修身兼濟物此是聖門丹 講虛空迷訓

詰總戕殘大道何曾裨補徒使語成間若究本  
來真性出自氣元種子火熱水終寒支離今日  
甚無處扣尼山

卜筮子

天際有輕陰落日深深暮琴罷中林草閣閑驚  
鵲頻來去 不見素書回往事難成遇露冷梧  
桐金井秋誰識幽人處

惜餘春慢 詠秋鶯

記得來時花明柳綠正值春風初軟揀盡高枝  
如矜似妬獨占龍池鳳苑布穀催耕杜鵑思國

西華集卷五

十一

白地路迷魂斷一任他鼓弄笙等恣意綿蠻曉  
睨 幾何時露冷遙空霜清九野上林芳減喚  
友言歸故山何在 一望水迢天遠十二樓臺不  
堪重倚回首風煙誰管只留得蔓草萋迷浮雲  
昏慘

過秦樓 金陵春興

白鷺洲邊青溪渡口分得江南春早淡抹煙輕  
浮烘雲暖處處又生芳草更有燕舞迎人鶯歌  
如妓酒帘高挑待清明時候花濃柳艷尋春尤  
好 想往代王謝風流齊梁富貴都付漁樵閒



道自啓鴻蒙幾迴生滅誰似江山不老虎豹當  
關時宜遜避莫漫強生煩惱勸英雄趁取佳辰  
且開懷抱

青玉案 憶舊

秋來艷艷衡香吐欲寄遠思千縷佳期縱有天  
然數美人何處情事難遙覩而今不怕驚鴻  
苦怕鳳凰池上風和雨往日思量空意緒憑高  
一望萬重雲樹遮斷瀟湘浦

如夢令

一夜雨聲徹曉添得陰寒怪峭可惜海棠花零

內集卷三

落胭脂太早 休惱休惱眼下牡丹開到

摸魚兒

晝沉沉花陰停午滿前春意舒展看花却被花  
相惱惹得興乖心懶簾不捲忽春睡朦朧催起  
蓬洲宴地遙天遠誰識玉宸君露淒風冷直上  
廣寒殿想塵世何許雲泥懸緬幾人曾到僊  
苑分明乞與飛龍引不比竹枝團扇深想戀更  
暗授靈書吹遍昭華管流鶯覩曉響過綠楊園  
遊絲縹緲不覺夢魂斷

蝶戀花 寄郭价夫

雲淡雨疎寒食早春到人間何處無芳草遊徧  
西園復東道漫誇蓬海三千島早遂山居人  
自好只恐青山不與人同老門巷春閒塵事少  
可令白髮生煩惱

蘭陵王 詠懷

鷲袍曳更有法冠似鐵平生苦羸馬青衫走遍  
天涯萬千折愧無能補闕託賴聖明光烈而  
今正海宴河清黎庶熙熙遂生業流年電似  
掣忽面渥銷丹鬚鬢垂雪雲臺麟閣真殊榮  
華終漸盡天馬呼風遊龍行雨漫情切好將神

內集卷三

用歇須臾請回首看滄海鯨波曾幾消滅青  
山日日生薇蕨好拂袂歸去莫憑著操從來世  
重賢軌成就在晚節

蝶戀花 江上作

雨足槐陰濃不透楊柳青青鶯燕忙時候江上  
人家多戶牖春風處處還依舊白髮無嫌今  
到手人世茫茫蓬島皆虛謬心事難耐如病酒  
雲山萬疊空回首

浪淘沙 探春

青帝送春來先上樓臺紫荊花發海棠開縱是

薛蘿牆上草生意徘徊 雲暖護江隈物候相  
催鳬鷺鷗鴉一時迴詞客探春新賦就筆底風  
雷

菩薩蠻 春意

花壓闌干青杏小烏啼月墮疎窻曉何處有鳴  
鴉遙從風外傳 愁來難遠遣愁近天涯遠遠  
夢過衡陽遊絲千丈長

菩薩蠻 旅行

南來北去空碌碌角名場日趨逐海上有三  
山幾人能駐顏 匹馬秋風陌落日獨行客客

西臺集卷三

五

思浩無邊空林響杜鵑

蘇幕遮 睡思

日遲遲風淡淡楊柳陰濃忽聽流鶯囀正值晝  
長人意倦午睡撩人不覺揮琴嬾 瑣窻幽春  
夢淺野水斜陽何處堪遊衍意緒幾何容易辨  
說與無情只作閒愁怨

滿江紅 送林判官之泰州

物阜人和大要在生全提挈况斥海凋荒赤子  
尤堪悲咽稂莠敗田當易治牛羊求牧須肥茁  
問前賢唾手取功名非空說 尚書齋門閱閱

三山秀人豪傑信家傳自有文章鳳翔鳳瑞  
時神彩見游龍潤世甘霖洩看從今異政起蜚  
聲彌金闕

夜飛鵲 中秋不見月

如何今夜月不與人同雲縹緲霧濛濛玉蟾何  
處流清影教人暗理絲桐臨池可誰相伴有莎  
雞吟草螢火翻風天不管嫦娥應下水晶宮  
屏翳空云神力秋滾滾頑陰貪護飛龍可惜經  
年一度清尊皓魄各自西東且須妙舞清歌借  
取燭花紅待來年此夕玉樓瑤苑再約相逢

西臺集卷三

六

渡江雲

一番新雨過海濱院無數亂紅飛小樓簾不  
捲石枕藤牀午睡半醒時斑鳩杜宇似共說遊  
客當歸忽地裏悄然飛去又恐被人知 休疑  
紫芝無價白雲深 看滄溟渺渺恐任公驚竿  
千丈枉用心機麟臺鳳閣今何在總寒煙衰草  
萋迷君莫誤溪山雲水佳期

倦尋芳慢

堪嗟世態一任雕鑽誰辨優劣濶步貞修空歎  
六來豪傑淨洗沿華真率見鑒湖昆池天然歎

萬塵中看鼠肝虫臂零星騷屑 莫癡想軒旋  
造化呼吸風雷垂勛朝列受用無何早已電光  
銷滅抱甕丈人羞計巧焚魚學士稱明哲好斟  
量取知幾時措天人風節

長相思

杜鵑啼似相疑苦憶青山未便歸惟應明月知  
寒鴻飛玉書遲悶對江湖搖落時西風冷釣

又

水盈盈一池萍夏木陰陰雙鳥鳴塵囂清不清

白雲集卷三

七

泉冷冷玉琴聲簾戶無人花作朋道心生不

生

虞美人 寄張元傑

燕引雛飛鶯語困花落紅成陣晚來何處最相  
關惟有出門曳杖看青山 浮生百歲今強半  
出處非難辯風雲天上杳無端休驚江頭鳬鷺  
送飛鸞

賣花聲

即浪淘沙

猶記別離朝送上河橋垂楊折贈最長條日暮  
酒闌人去也淚滿鮫綃 此恨總難消常在眉

稍雲山疊疊水迢迢寶馬不知何處去欲問天  
高

又

深院寶燈燒猶記元宵海棠花發可憐嬌十二  
樓臺春悄悄相伴吹簫 別去不崇朝海濶天  
遙落花空恨雨瀟瀟杜宇不知人意苦一樣魂  
銷

阮郎歸

一川風柳碧盈盈夕陽蟬亂鳴行人過盡水煙  
生孤舟自在橫 池草滿岸花榮燕雛學語輕

白雲集卷三

六

清歌勸醉玉山傾黃鸝太劇情

望江南 寄王庸之

王孫草依舊過江生夢遶池塘多意緒香霑羅  
綺最分明春來欲寄情 紫陽仙一去隔蓬瀛  
寶扇有心緘蛺蝶玉書無計託鷓鴣相思鬢雪  
盈

玉燭新 寄劉遠夫

勞勞成白首恨海濶天長佳期難遘秋江蘅芷  
空相訊細瑣不堪生壽吹成春暖又一番風動  
花柳天遠處杜自思君幾曾聽鶯傾酒而今

得當年似出海神龍雲雷奔走文章風節龍  
光射紫垣星斗古來萋菲終莫掩高賢才  
詩有取島上栖鸞凌霄還又

謁金門

春索索落盡小欄花萼不是飛紅太情薄夜來  
風雨惡曉夢驚天寥廓認得九成蓬閣海上  
靈鸞終可託有時償風諾

水調歌頭送方西樵閣老次渭川韻

幾年黃閣老名重紫微閣早已抽身海嶠日近  
遠長安洞口閒雲候客林下春花送酒山鳥喜

東臺集卷三

元一

人還逍遙堪樂壽不必養神丹見如今強健  
在景非殘更賴皇恩浩蕩容易乞身閒只恐  
蒼生懸望惹得鸞書再下依舊石床寒倉忙趨  
北闕懊惱出東山

木蘭花慢寄嚴介溪太宰

念留都官府多清賞比僊遊有杏塢迎春蓮舟  
泛月菊宴觸幽况遇文章山斗陪登眺豪爽興  
難酬幾向東園池館聽殘璫琴清謳舊來佳  
興未嘗休在心頭奈吳苑蒼茫楚天空濶一望  
悠悠故人想應清健歎杜陵蓬鬢不禁秋食戀

五雲天闕栖栖猶未回輶

減字木蘭花二首和桂洲韻

亂紅飛雨碧樹裊意鸞轉千兀坐長吟誰識幽  
人世外心九華靈卷曾向人間延訪遍鴻寶  
天開自有神仙玉檢來

又

曉來慵起一欄花困瀟瀟雨悶啓層軒無數西  
山青到門朝衫漫裹白髮催人年已大莫強  
縈心未附雲龍可作霖

沁園春贈唐飛霞

東臺集卷三

干

矯矯羽人超出世緣久予慕哉奈三千弱水渺  
無邊際尋常魂夢迥隔風雷豈料塵途至人懷  
寶天遣相逢分若該默地裏把靈書暗授不隔  
形骸古來幾許奇才都付與昆明萬劫灰想  
勢焰豪華終身迷性靈娥素女無處憑媒擾擾  
人間雲煙富貴盡作蜉蝣旦暮迴有誰能與飛  
霞道者握手蓬萊

09683

內臺集卷之三終

內臺集卷之四目錄

雜著

答何栢齋造化論十四首

內臺集卷之四目錄

內臺集卷之四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四

雜著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答何栢齋造化論十四首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太極者陰陽合一而未分者也陰有陽無陰形陽神固皆在其中矣故分爲兩儀則亦不過分其本有者若謂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則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也

內臺集卷之四

栢齋謂神爲陽形爲陰又謂陽無形陰有形矣今却云分爲兩儀亦不過分其本有者既稱無形將何以分止分陰形是無陽矣謂分兩儀豈不自相矛盾使愚終年思之而不得其說望將陰陽有無分離之實再爲教之栢齋又謂以太虛清通之氣爲太極不知地水之陰自何而來嗟乎此栢齋以氣爲獨陽之誤也不思元氣之中萬有俱備以其氣本言之有蒸有濕蒸者能運動爲陽爲火濕者常潤靜爲陰爲水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豈則妙合而

乃生焉故曰下測之謂神是氣之  
種下形者氣之一虛一實皆氣也神者形  
氣之妙用性之不得已者也三者一貫之道也  
今執事以神爲陽以形爲陰此出自釋氏仙佛  
之論誤矣大神必藉形氣而有者無形氣則神  
滅矣縱有之亦乘夫未散之氣而顯者如火光  
之必附於物而後見無物則火不可見也神  
之門論陰陽必以氣論神必不離陰陽執事以  
神爲陽以形爲陰愚以爲異端之見矣

道體兼有無陰爲形陽爲神神無而形有

內篇卷之四

二

其本體蓋未嘗相混也釋老謂自無而有  
誠非矣浚川此論出於橫渠要其歸則與  
老氏無而生有者無異也釋氏則實以有  
無並論與老氏不同此不可不知也所未  
精者論真性與運動之風爲二及以風火  
爲形耳陰陽管元中客具此有志於道  
者詳之可也浚川所見出於橫渠其文亦  
相似

柏齋言道體兼有無六自神無形有來此不須  
言道體本有本無元氣而言也

之上無物故曰太極言推究於至極不可得而  
知故論道體必以元氣爲始故曰有虛即有氣  
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之妙也氣  
爲造化之宗樞安得不謂之有執事曰釋老謂  
自無而有誠非矣又謂余論出於橫渠要其歸  
則與老氏合橫渠之論與愚見同否且未暇辯  
但老氏之所謂虛其旨本虛無也非愚以元氣  
爲道之本體者此不可以同論也望再思之

日陽精蓋火之精也星雖火餘然亦有其  
體矣陰止受火光以爲光者如水與水精

內篇卷之四

三

之類也猶月之小者也風雷雖皆屬陽然  
風屬天之陽雷屬火之陽亦不可混至於  
雲則屬陰水今獨不可謂之陽也

陰陽即元氣其體之始本自相渾不可離析故  
所生化之物有陰有陽亦不能相離但氣有偏  
盛遂爲物主矣星隕皆火能焚物故謂星爲陽  
餘柏齋謂雲爲獨陰矣愚則謂陰乘陽耳其有  
象可見者陰也自地如縷而出能運動飛揚者  
乃陽也謂水爲純陰矣愚則謂陰挾陽耳其有  
而就下者陰也其得日光而散爲氣者則陽

也但陰盛於陽故屬陰類矣

天陽爲氣地陰爲形男

牝皆陰陽之

合也特以氣類分屬陰

耳少男有陽而

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

也寒暑晝夜管見

有論至於呼吸則陽氣

之行不能直遂蓋

爲陰所滯而相戰耳此

屈伸之道也凡屬

氣者皆陽凡屬形者皆

陰此數語甚真然

謂之氣則猶有象不如

以神字易之蓋神

即氣之靈尤妙也

愚嘗驗經星河漢位次景象終古不移謂天有

丙寅集卷四

四

定體氣則虛浮虛浮則動蕩動蕩則有錯亂安  
能終古如是自來儒者謂天爲輕清之氣恐未  
然且天包地外果爾輕清之氣何以乘載地水  
氣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轉漢郝萌曰天體確然  
在上此真至論智者可以思矣栢齋惑於釋氏  
地水火風之說遂謂風爲天類以附成天地水  
火之論其實不然先儒謂風爲天體旋轉蕩激  
而然亦或可通今云風即天類誤矣男女牝牡  
專以體質言氣爲陽而形爲陰男女牝牡皆然  
也即愚所謂陰陽有偏盛即盛者恒主之也栢

齋謂男女牝牡皆陰陽相合是也又謂少男有

陽而無陰少女有陰而無陽豈不自相背馳寒

暑晝夜以氣言蓋謂屈伸往來之異非專陰專

陽之說愚於董子陽月陰月辯之詳矣呼吸者

氣機之不容已者呼則氣出出則中虛虛則受

氣故氣入吸則氣入入則中滿滿則溢氣故氣

出此乃天然之妙非人力可以強而爲之者栢

齋謂陽爲陰滯而相戰恐無是景象當再體驗

之何如栢齋又謂愚之所言凡屬氣者皆陽凡

屬形者皆陰以下數語甚真此愚推究陰陽之

丙寅集卷四

五

極言之雖葱蒼之象亦陰飛動之象亦陽蓋謂  
二氣相待而有離其一不得者况神者生之靈  
皆氣所固有者也無氣則神何從而生栢齋欲  
以神字代氣恐非精當之見

土即地也四時無不在故配四季水溫爲

火熱之漸金涼爲水寒之漸故配四時特

生之序不然耳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

必與之辯也火旺於夏水旺於冬亦是正

理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謂河凍川冰

爲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爲水之本體流

動為天火之化也誤矣

栢齋曰土即地四時無不在愚謂金木水火無氣則已有則四時日日皆在何止四季之月今土配四季金木水火配四時其餘無配時月五行之氣不知各相退避乎即為消滅乎突然而來抑候次於何所乎此假象配合穿鑿無理甚較然者世儒惑於邪妄而不能辯豈不可哀栢齋又曰五行家之說自是一端不必與辯愚謂學孔子者當推明其道以息邪說庶天下後世崇正論行正道而不至陷於異端可也何可謂

四庫全書

六

自是一端不必與辯然則造化真實之理聖人雅正之道因而蒙蔽晦蝕是誰之咎其謂水旺於冬猶為痼疾未夏秋之時膚寸雲霓大雨時行萬流湧溢百川灌河海潮為之嘯逆不於此時而論水旺乃於水泉閉涸之時而強配以為旺豈不大謬又謂今人但知水流而不息遂為河凍川冰為水之休囚而不知冰凍為水之本體流動為天火之化嗟乎此尤不通之說夫水之始化也冰乎水乎使始於冰雖謂冰為水之本體固無不可矣然果始於冰乎水乎此有識

者之所能辯也夫水之始氣化也陽火在內有氣能動冰雪者雨水之變非始化之體也安可謂之本裂膚墮指而江海不冰謂流動為天火之化得乎哉

人之神與造化之神一也故能相動師巫之類不可謂無浚川舊論天地無知鬼神無靈無師巫之術今天地鬼神之神變矣而師巫猶為之無如舊也何哉此三事一理也特未思耳神能御氣氣能御形造化人物無異但有大小之分耳造化神氣大

四庫全書

七

故所能為者亦大矣勿申氣下文近焉者亦小其機則無異也州縣小吏亦能竊人主之權以行事此師巫之比也行禱則求於造化之神也設位請客客有至不至設主求神神有應不應然客有形人見之神無形人不能見也以目不能見遂謂之無淺矣此木主土偶之比也蒸水為雲洒水為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皆人之所為也皆人之所共知也此雖形用主之者亦神氣也師巫則專用神氣而不假於形者



也通此則邪術之有無可知矣浚川論人  
道甚好特天道未透耳蓋其自處太高謂  
人皆不及已故謂已見不可易耳吾幼時  
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知其非吾料浚川  
亦當有時而自知其非也

慎言此條乃爲師巫能致風雲雷雨而言故曰  
雨暘風霆天地之德化而師巫之鬼不能致耳  
或能致者偶遇之也至於邪術亦未嘗謂世間  
無此但有之者亦是得人物之實氣而成非虛  
無杳冥無所憑藉而能之也如採生折割如滌

四庫全書

八

目幻視等類與師巫之虛無杳冥能致風雨不  
同皆藉人物之實氣栢齋又謂造化之神氣大  
故所能爲者亦大人物神氣小故所能爲者亦  
小其機則無異矣愚則謂天所能爲者人不能  
爲人所能爲者天亦不能爲之師巫若能呼風  
喚雨何不如世俗所謂吹氣成雲噀唾成雨握  
手成雷拂袖成風頃刻之間靈異交至又何必  
築壇敕將祭禱旬朔以待其自來豈非誑惑耶  
俗士乃爲信之悲哉栢齋又謂州縣小吏亦能  
竊人主之權以爲師巫能竊天神之權愚以爲

過矣小吏人主皆人也所竊皆人事也故可能  
師巫人也風雨天也天之神化師巫安能之授  
鐵於淵龍起而雨此乃正術亦非冥祈不可同  
也又謂設主請客有至不至如師巫求神有應  
不應此皆爲師巫出脫之計請客不至或有他  
故求神不應神亦有他故邪此可以發笑又謂  
蒸水爲雲洒水爲雨搖扇起風放炮起雷爲人  
神氣所爲不知此等雲雨風雷真邪假邪若非  
天道之真不過物象之似耳與師巫以人求天  
有何相類且師巫專用神氣而不假之以形不

內集卷四

九

知是何神靈聽師巫之所使抑師巫之精神邪  
此類說夢愚不得而知之其謂愚論人道甚好  
特天道未透蓋自處太高謂人皆不及已故執  
已見不可易又謂向時所見與浚川大同後乃  
知其非吾料浚川亦當有時自知其非此數言  
教愚多矣但謂自處太高謂人不及已此則失  
愚之心也夫得其實理則信不得其理此心扞  
格不契何以相信使芻蕘之言會於愚心即躍  
然領受况大賢乎謂人不及已執所見而不易  
此以人爲高下而不據理之是非者之爲也愚

豈如是望體怨幸甚栢齋又云神能御氣氣能御形似神自外來不從形氣而有遂謂天地太虛之中無非鬼神能聽人役使亦能爲人禍福愚則謂神必待形氣而有如母能生子子能爲母主耳至於天地之間二氣交感百靈雜出風霆流行山川冥漠氣之變化何物不有欲離氣而爲神恐不可得縱如神仙尸解亦人之神乘氣而去矣安能脫然神自神而氣自氣乎由是言之而問鬼神百靈顯著但恐不能爲人役使亦不能爲人禍福耳亦有類之者人死而氣未

原書卷四

十一

散乃憑物以祟人及夫罔兩罔象山魃水魃之怪來遊人間皆非所謂神也此終古不易之論望智者再思之何如

讀禍福祭祀之論意猶謂鬼神無知覺作爲此大惑也人血肉之軀耳其有知覺作爲誰主之哉蓋人心之神也人心之神何從而來哉蓋得於造化之神也故人有知覺作爲鬼神亦有知覺作爲謂鬼神無知覺作爲異於人者格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通之以理儒之淺者也程張不免有此

失先聖論鬼神者多矣乃一切不信而淺儒之說何也豈非格於耳目聞見之驗而不能通之以理者乎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莊子荅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栢齋以福必由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且夫天地之間何虛非氣何氣不化何化非神安可謂無靈又安可謂無知但亦冒冥恍惚非必在在可求人人得而攝之何也人物巨細亦夥矣攝人必攝物強食弱智戕愚衆暴寡物殘人人殺物皆非天道之當性命之正世之人物相戕相殺無處無之而鬼神之力不能報其冤是鬼神亦劣而不義矣何足以爲靈異故愚直以仲尼敬鬼神而遠之以爲至論而祭祀之道以爲設教非謂其無知無覺而不神也大抵造化鬼神之迹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非出於有意也非以之爲人也其本體自如是耳於此而不知

原書卷四

十二

皆淺儒誣妄惑於世俗之見而不能達乎至理者矣此又何足與辯

先聖作易見造化之妙有有形無形之兩體故畫奇耦以象之謂之兩儀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者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是畫易之次第即造化之實也乃謂其局而謬誤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聖人推論畫易之原非論天地造化本然之

西漢書卷四

三

妙用也函谷當時往往隸易以論造化愚嘗辭而病之栢齋前謂太極爲陰陽未分兩儀爲陰陽已分似也今於生四象又謂聖人見無形之氣又有火之可見有形之形又有水之可化爲氣者故於奇之上又分奇耦耦之上亦分奇耦謂之四象嗟乎此論爲蛇添足又豈自然而然之道哉先儒謂四象爲陰陽剛柔四少乃本易中之所有者後人猶議其無據今乃突然以形氣水火名之於易戾矣形氣易卦未嘗具論水火卦有坎離此而名之豈不相犯求諸要歸

抵栢齋欲以易卦之象附會於造化故不覺其牽合穿鑿至此耳嗟乎易自邵朱以來如先天後天河圖五行任意附入者已多及求諸六十四卦何曾具此後學自少至老讀其遺文迷而不省又爲衍其餘說日膠月固而不可解使四聖之易雜以異端之說悲哉

天地未生蓋混沌未分之時也所謂太極也天神地形雖曰未分實則並存而未嘗缺一也太虛之氣天也神也以形論之則無也地則形也非太虛之氣也以形論之

西漢書卷四

三

則有也分爲天地與未分之時無異也謂儒之道無無無空者非也神與形合則物生所謂精氣爲物也神去形離則物死所謂遊魂爲變也神存人心性是也無形也形在人血肉是也無知也方其生也形神混合未易辨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去者固無形也形雖尚在固已無知而不神矣此理之易見者也乃謂儒道無無無空何也此說出於橫渠不足爲據蓋橫渠見道亦未真也老氏謂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悞矣橫渠力辯其失及自爲說則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客形有也生於無形此與老氏有生於無者何異是無異同浴而譏裸裎也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過於橫渠特未精耳

太虛太極陰陽有無之義已具於前不復再論但源頭所見各異故其說遂不相入耳愚以元氣未分之時形氣神冲然皆具且以天有定體安得不謂之有不謂之實栢齋以天爲神爲風皆不可見安得不謂之無不謂之空今以其實

四書集卷四

古

言之天果有體邪果止於清氣邪遠不可見故無所取證耳若論天地水火本然之體皆自太虛種子而出道體豈不實乎豈不有乎栢齋謂儒道有無有空不過以天爲神遂因而誤之如此且夫天包地外二氣洞徹萬有莫不藉之以生藉之以神藉之以性及其形壞氣散而神性乃滅豈非生於本有乎栢齋以愚之論出於橫渠與老氏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不異不惟不知愚及老氏亦不知矣老氏謂萬物生於有謂形氣相禪者有生於無謂形氣之始本無也愚

則以爲萬有皆具於元氣之始故曰儒之道本實本有無無也無空也栢齋乃取釋氏猶知形神有無之分愚以爲此栢齋酷嗜仙佛受病之

五行生成之數誠妄矣有水火而後有土之說則亦未也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也木金則生於水火土相交之後正蒙一段論此甚好但中間各有天機存焉天神無形人不能見故論者皆遺之此可笑也浚川所見高過於函谷函

四書集卷四

五

谷所見多無一定細觀之自見今不暇具辯也嘉靖甲午十月晦日書於栢齋私居栢齋謂天地水火造化本體皆非有所待而後生愚則以爲四者皆自元氣變化出來未嘗無所待者也天者氣化之總物包羅萬有而神者也天體成則氣化屬之天矣故日月之精交相變化而水火土生矣觀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可測矣土者水之浮滓得火而結凝者觀於中浮沫久而爲石可測矣金石草木水土之化也雖有精粗先後之殊皆出自元氣之種

謂地與天與水火一時並生均爲造化本體愚切以爲非然矣

老氏謂有生於無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橫渠謂太虛無形生天地糟粕所見大畧相同但老氏周子循謂神生形無生有橫渠則謂虛與形止由氣之聚散無神形有無之分又不同也予竊謂論道體者易象爲至老子周子次之橫渠爲下蓋以其不知神形之分也

神形之分竟升而魄降也古今儒者孰不知之

西華集卷四

六

今謂老氏周子知之橫渠不知豈不寃哉大抵老氏周子不以氣爲主誠以爲無矣與栢齋以神爲無同義與橫渠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大相懸絕夫同道相賢殊軌異趨栢齋又安能以橫渠爲然嗟乎以造化本體爲空爲無此古今之大迷雖後儒扶正濂溪無極之旨曰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亦不明言何物主之豈非談虛說空乎但形神之分能知陰陽果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明靈跡則爲

爲死爲糟粕神之氣終散歸於太虛不滅也形之氣亦化歸於太虛爲腐臭也則造化本體安得不謂之有安得不謂之實老釋之所謂有無有空者可以不攻而自破世儒謂理能生氣者可以三思而自得矣望栢齋以意逆志除去葛藤舊見當自契合

地上虛空處皆天天氣可謂聚矣是豈有形而可見乎天變爲風風之猛者排山倒海氣之聚益顯矣謂之離明得施有形可見得乎故曰陽爲神無聚散之迹終不可

西華集卷四

七

見而張子之論未至也予初著管見多引而不發蓋望同志深思而自得之也忽而不察者皆是復引而伸之然不能盡言也其餘則尚有望於世之君子焉甲午冬至前三日書

地上虛空謂之皆氣則可謂之皆天則不可天自有體觀星象河漢確然不移可以測知且天運於外無一息停虛空之氣未嘗隨轉謂地上皆天恐非至論矣風之猛者排山倒海謂氣之動則可謂氣之聚則不可夫氣之動由力排之

也力之排由激致之也激之所自天機運之也此可以論風矣謂天運成風則可謂天即風則不可氣雖無形可見却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爲無厥觀誤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辨其餘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邪若謂地之靈變此自天之藏於地者耳非地之本體也

內臺集卷之四

六

栢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地有何不測而謂之神愚則以爲后坤發育群品載生山川蘊靈雷雨交作謂地不神恐不可得又曰地有靈變此天藏於地者非地本體若然則地特一大死物矣可乎愚則以爲萬物各有稟受各正性命其氣雖出於天其神即爲已有地有神人有神之神物有物之神謂地不神則人物之氣亦天之氣謂人物不能自神可乎此當再論

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形生於無形此與老子有生於

無之說何其實造化之妙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不可混也嗚呼世儒惑於耳目之習熟又矣又何可以獨得之意強之哉後世有楊子者自相信矣

愚嘗謂天地水火萬物皆從元氣而化蓋由元氣本體具有此種故能化出天地水火萬物如氣中有蒸而能動者即陽即火有濕而能靜者即陰即水道體安得不謂之有且非蒸則蒸無附非蒸則濕不化二者相須而有欲離之不可得者但變化所得有偏盛而盛者嘗主之其實

內臺集卷之四

九

陰陽未嘗相離也其在萬物之生亦未嘗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也觀水火陰陽未嘗相離可知矣故愚謂天地水火萬物皆生於有無無也無空也其無而空者即橫渠之所謂客形耳非元氣本體之妙也今栢齋謂神爲無形爲有且云有者始終有無者始終無所見從頭差耳如此安得強而同之栢齋又云後世有楊子靈自能相信愚亦以爲侯諸後聖必能辨之

內臺集卷之四

內臺集卷之五目錄

雜文八首

送劉伯山之廣靈令序

送蔡半洲先生巡撫山東序

送九川呂先生巡撫遼陽序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

太保莊敏許公墓誌銘

栗應宏道甫字說

明故敕封承事郎南城兵馬副指揮

謝公墓誌銘

內臺集卷之五

明故桂坡安徽君墓碑銘

應制集序

內臺集卷之五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五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送劉伯山之廣靈令序

門人任丘劉永阜伯山者得廣靈令而有憂色浚川子曰何爲憂者伯山曰吾學先生之道得其一隅而不達其二執其所素立而不能參諸時變恐不調於政而宜民吾是以憂浚川子曰牧民有道亦在得乎民之心而已民以財利爲

內臺集卷之五

心故不欲多費民以安居爲心故常欲祛暴民以樂生爲心故不欲煩擾使伯山之爲廣靈也以儉自持而無藝科罰之不作則民之業利以嚴爲治而暴橫強梁滅其蹟則民之良者安以簡靜御事而里胥吏卒不擾於下則民之生樂民樂利以安則生遂矣烏有不得其心者哉伯山曰吾聞之廣靈邊圉民寡而瘠與內地殊一有不得已之政則怨興而不肖之心應之將柰何浚川子曰不然地有不同而民之心則無不同者我以民爲赤子則民以我爲父母此余之



已效於郡邑者而又何疑昔有山行者失路而墜於虎穴卧虎子側自分爲虎食矣及虎至見其僂伏不動探視其子安而無恐知非害其子者乃負其人出穴夫虎至惡者以無害子之故而猶欲生其人况民我同類使我之政誠無害其民焉而民又恐有不肖之心以及我者哉故曰民無刁良惟政翁張伯山其圖之

送半洲蔡先生巡撫山東序

浚川子曰今之治乎外者莫重於巡撫矣兵馬之鈐攝錢穀之調度官吏之督率地方之安輯

四書卷五

二

德意之敷宣生民之休戚舉萃於其身苟檢察不周則弊滋於隱微處措失宜則變生於意外夫豈不重乎哉雖然乃所先務而要急者亦在去乎害民者而已矣財者民之心貪吏則攫而奪之生者民之命酷吏則暴而戕之心傷生促民乃大苦豈不喪其樂生之天乎由是爲逆上爲橫悍不率爲橫劫之忍爲法理之罔制爲國本之蠹不謂貪酷之吏致之哉諺曰豺虎并狼乃存爾羊今之所以撫民者將不怠於是可乎夫務爲容悅者巧於苛穢之掩信夫虛飾者慢

於實行之覈此明察周諏之政失而黷貨刻刑之跡得以匿而不彰矣貪酷之吏不亦遂其窳窳之竊乎不直竊其財而又竊其名終也並其美官而竊之不幸而敗露者特十之一耳然亦盈橐而樂去矣夫吏據乎勢者也民制於勢者也勢之所在無往不壓雖強梁者不敢於控愬而况良弱之民乎斯人也自其體貌議論觀之出入賢智孰非君子而中心之隱微踪跡之秘密則不可遽測矣下焉者不敢於赴愬以直其惡上焉者又不得易知以行其黜罰此貪酷者

四書卷五

三

所以縱肆而無忌也嗟乎今之時此風熾矣故濁苟得流遁忘返久之將爲國害使撫民者於明察周諏之政無失焉則二吏自除仁惠之澤播及黎元安於田里愁歎不作矣可以無梗化可以無流通可以無盜劫可以無奸宄可以尊主可以敵愾可以興禮樂可以復堯舜之俗不然雖勞心庶績兢兢有爲其爲治也亦未矣謂知先務乎哉邇者山東巡撫員缺 皇上乃簡命大理蔡公往蒞其政六科諸君子舉同官故事徵余言爲公贈余從法司後日恒接公見



公容止端凝閑以禮則處物誠恕不矯飾以拂  
論事魯魯不流不阿咸中時措已知公爲用世  
之賢矣乃茲拊循山東持是而往足矣又奚俟  
於余言公名經字廷彝牛洲其別號云

送九川呂先生巡撫遼陽序

九川呂子在雲南左轄時爲言者搆誣候勘家  
食者已八年矣乃今年始得奏白樊棘之黜昭  
雪心跡之素無玷吏部乃起呂子適遼東巡撫  
缺員遂以呂子應薦上乃俞允呂子昔爲諫  
官風節侃侃不畏權貴出爲藩臬所至有治聲

內臺卷五

四

以故命下之日朝士皆快之不亦賢乎哉呂  
子與浚川子友善乃問曰嗟乎父矣予之棄於  
世也滅響掃軌遂與世棄宜矣乃復抱牒而來  
不亦重外而畔於守道乎予實汗顏爲之自夫  
逆竄丘壑世事踈鈍惟野僻與宜乃今荷茲重  
任不亦寡陋而弗濟乎予實殷憂之懷浚川子  
曰不然良驥困於鹽車明珠詫於按劍君子雖  
有絕倫之才亦無以自效使伯樂賈胡一過而  
哥之則歷塊照乘可以運掌而致當是時也道  
在得行雖聖人亦不得而辭之故曰非其時則

龍蛇遘其會則雲雷此聖賢酌時出處之大節  
也而子何之歟且夫憂懼者致治之根抵也研  
慮者成務之邦廓也集衆思廣忠益孔明以之  
相蜀善方畧圖群策營平由之服羌故曰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豪  
傑所以經營四方也而子何之疑雖然政有已  
然之故舉君子斟酌劑量多歷年所之所遺也  
況今之邊圉非昔之郡邑今之夷虜非昔之庶  
氓挈之俗而俗安黎之治而治達足矣非有大  
利害大蠱蠱以繫乎安危之幾苟作意而更張  
之是操擾爾顛越爾謂之拊循將奈何故曰賢  
者不立異以要名智者惟因時以求治此周公  
監于二代因革損益通百世而可知者也呂子  
其圖之

內臺卷五

五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

太保諡莊敏許公墓誌銘

嘉靖十三年正月乙卯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  
書許公卒于位計聞皇上嗟悼乃贈太子  
太保賜諡莊敏遣官諭祭營葬事恩典優  
備弟戶部尚書松臯公以廷相相知公乃持右

通政杜子材所撰狀來乞銘嗟乎神遊九寰公已長逝乃若德茂人群言垂世則裨贊帝猷式標風化誠不可無述按狀公諱誥字廷綸別號函谷河南靈寶人也厥遠祖伯夷爲竟四岳至周封其裔文叔于許子孫以國姓其在隋唐宋元譜牒可稽者余於公大王父碑銘已叙其畧茲不述高祖士信配陳氏曾祖實贈戶部左侍郎配焦氏贈淑人祖聚安定縣教諭累贈戶部左侍郎加贈刑部尚書配何氏累贈夫人父進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前母張氏累贈

同義集卷之六

六

淑人母高氏累贈一品太夫人成化辛卯十二月六日太夫人夢巨蛇入室覺而生公在童齡岐嶷不群長而機神警朗望見之者無不美其奇偉十歲治大小戴禮便能屬文弘治乙卯與松臯公同舉于鄉己未登進士第庚申選授戶科給事中奉命清理延綏倉場檢閱精嚴不避權貴時有苗中官者出督三邊貪縱罔法怨聲嗷嗷公即劾其狀邊人懷之乙丑陞刑科右給事中屢疏上時務其均考察便解納備要害故事迄今行之正德初朝廷以舊德遺老起

襄毅公爲大司馬公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命教司禮監宦者戊辰襄毅公爲太宰直弗嬖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忌之乃欲公納交以通公出入書堂絕跡瑾門戶瑾乃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邪乃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竄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公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挺無戚容竟宜風土然納言無恙庚午襄毅公卒公奔憂制終卽宦情泊如矣太夫人屢命之出公乃謂松臯公曰出處道殊動默緣性在各任其直耳予鮮合於

同義集卷之七

七

人茲豈厭時侍太夫人優游以樂足矣汝含醇居宏無往不可勉哉自是閉門掃軌潛修遜覽嚮齊聖真罔深弗入乃遂受徒講道若將終身焉父之都御史張公禮周公倫陳公鳳梧王公盡監察御史朱君寔昌張君鵬交章薦公大要以公探賸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不宜置之閒散時有詔守正不阿爲昔逆瑾所斥者錄之遂起公爲尚書水非其意也復疏病還十餘年來公養晦存神蟻屈林藪松臯公無善匡時龍翔天漢一出處時人而高之壬午

改元復起公爲南京通政司叅議公曰堯舜  
上襲契思奮斯其時也乃起從仕時講理學者  
北稱公南稱王陽明故公入南都一時江南士  
人多趨席問難以聞所未聞咸傾心焉丙戌  
帝以文學侍從弗克經幄命輔臣各舉所知  
公被薦改侍講學士戊子爲經筵講官素養  
閎博樂遇明上乃進講多所剴切據經引史  
出仁入義古昔興衰治忽之跡如指諸掌帝  
皆虛懷聽納退而加獎復上經熙聖學四事  
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  
三曰辯諸儒以祛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  
其於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至焉帝以公  
留心學益加眷注已丑命公主武舉試事  
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公以道範久頹  
化機弗振乃弘獎風節紬抑華競以經世爲士  
卒尊德爲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生徒敦  
悅典墳涉志弦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遐方旅觀  
暴露無歸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罔稽公  
乃以公帑羨餘購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  
弗給者數十人咸加賙卹由是生徒感德懷服

內臺集卷五

八

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及劾勲戚習禮不律  
者乃一時成均條約肅然改觀因奏具乃上祀  
祭天道以平治道疏其畧云大君爲天下神人  
之主情發中節斯用人行政順應天心陰陽和  
而風雨時矣帝嘉納之先是文華殿有孔子  
塑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  
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  
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  
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  
慕以遜志于學卿等其罔朕棄仍賜茶及禮  
神品物復命各爲講章以進公衍中庸喜怒哀  
哀樂章入講帝謂公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  
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月朔望帝必躬祭事品  
物必賜公以爲常辛卯帝開講無逸殿宴  
黜風亭公與焉明日公以無逸篇中宗受命敷  
之講義以進謂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中  
宗以天命度其身以身治其民所謂欽崇天道  
永保天命也帝善其說壬辰擢吏部右侍郎  
時天下入觀公門戶清肅人弗有私謁者嘗  
謂官之失德龍賂彰也况干涉公事以敗名憲

內臺集卷五

九

乃具奏以戒諸司 帝從之復上疏乞休

帝不允尋擢南京戶部尚書公與松臯公居兩  
京大司徒又出襄毅公之後父子兄弟並至八  
座前此未有緝紳榮之公蒞事無私與物以誠  
雖議論激發而儀度宛綽僚屬靡不敬服有司  
屬軍陳秀者五百餘人以例更調營操而糧賞  
若不及各營軍士公與具奏增之他如倉場之  
弊無益之費多見裁省復上疏乞休 帝以留  
都國計非公弗可不允甲午春二月公將 朝  
賀如京忽一夕痰疾作卒享年六十有四嗟乎

內臺卷五

十

襄毅公有偉烈于 王室有德澤于蒼生有氣  
節于名教公克肖之可謂無忝爾所生矣初娶  
呂氏累贈夫人繼娶李氏今繼陳氏累封夫人  
子四伯俱仁倣倣先公一年卒女四一適楊寅  
一聘侯鳳二尚幼公天性孝友仁厚襄毅公疾  
昏旦弗離寢所服不解帶恒露禱于天疾愈始  
已及卒哀毀骨立幾至滅性事太夫人依依左  
右不忍離及遊宦違養累疏陳情乞歸 帝亦  
感公孝思嘗稱卿切切以親老爲念云襄毅公  
後公尚有五弟未成及與松臯公日夕訓正

授以程式今廷載居鄉有令聞廷陳舉人廷章  
知府廷錄國學生廷議職方司主事皆彬彬以  
文章政事爲時聞人昔公受業師張公歿已十  
年餘矣貧弗能葬公至南都捐數金經理其事  
爲銘葬之仍卹其家邑俗婚姻重財公刻意化  
之乃其女歸聘自酒幣外一無所取今舊習章  
章變矣其敦重人倫以身率世多類此公平生  
不數數於文筆筆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學  
當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  
綴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爲若公者謂之經

內臺卷五

十一

濟之儒非邪情乎天不假年柄用以酬其志耳  
所著有道鑑前編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  
參審微易見中庸本義太極論性學編等書咸  
體認精確論究詳盡弘益道術融通性命至哉  
浚川子曰宋儒力詆虛無以排二氏及自爲論  
亦以太極人性爲理墮於佛老而不自知後學  
習染深稔不能研慮攝契以辯真妄遂至淪胥  
爲世太迷闢荒難而鳴焉適其時拾唾核而啖  
安知其味不有豪賢以呼招於世則道日支離  
將與二氏空虛之學同宗祖正塗識矣豈不可

傷公乃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  
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斯擬也  
詮擇精真解惑千古卓乎命世之見矣正德末  
余行經靈寶會公談及諸儒理氣神性之誤公  
曰辨此何難若是除去形氣直問宋儒要那神  
與性理何處安頓便了乃與公相視大笑或議  
公撤孔子塑像嗟嗟泥俗之見安可與論崇古  
之道銘曰

大氣韞靈維嵩及河毓茲儒英高明含和履道  
冲邃守貞深固出自纓簪風儀撲素裴毅嚴嚴

內囊卷三

三

勲在鼎常公乃克肖于闕有光漢之玄成宋之  
純仁世濟厥美公實與倫人有恒言主不易逢  
公際 聖明特契淵衷有懷斯亮有言斯從光  
贊 袞黼懋昭其忠煌煌明哲旁燭世塗大易  
動靜恒與時俱時非我與從吾所好栖跡丘樊  
耽靜味道時會純熙雲龍附麗志存兼善驅馳  
拯世大雅中庸卷舒合聖不執不流循道俟命  
鴻儀貞觀恢映幽夏彼狷介者亦奚足詫去聖  
日邈作者伊誰不有豪賢道日以離探求氣本  
為理自出遂使儒宗罔惑老釋太極性理卓有

遺篇匪余之私百禩之傳

栗應宏道甫字說

上黨栗生應宏其友字之曰道甫將以大儒之  
述期之也浚川子為說其義曰嗟乎道非玄遠  
支離者近在几席而切於日用君子能察諸人  
倫皆當其可閑諸名教不爽其則德性靜定與  
天為徒智慮深潛惟正而動又能於窮通得喪  
死生禍福之際安於義命而不亂則人道盡而  
足以軌物矣此之謂道本然亦非徒治己而已  
會其時乃以濟世其大者開物成務制作禮樂

內囊卷三

三

闡皇王之猷標民物之準堯舜其君民而叅贊  
其化育其極也三光完而四時和風雨調而惠  
氣襲嶽無震石海不揚波百川順流土不昏墊  
華夏寧而九夷八蠻服四靈至而鳥獸魚鼈若  
此之謂道業乃其推行之機非定途死局可以  
率循者有經權開闢屈伸消息遠近取舍之宜  
惟神於應變者乃能動中厥會而以時出之故  
功業所就由近及遠可大可久此非膚淺迫切  
之儒可得而與者故曰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道樞

公今以立其體業以達於治樞以劑量於時世則先王之神化修六籍之大訓顯可以植三才可以資品彙而道之實宏且廣矣世儒崇尚虛靜而無明物察倫之學刻意文詞而後輔世和氏之績則於仲尼門選荒哉喪矣謂達諸道何嘗霄壤粟生近與余遊見其德性謙冲文章古雅世若寡其儒者苟不達於道亦汨歿於世儒焉耳矣於其別也乃以道之實際告之且爲顧名思義之一助云

明故 敕封承事郎南城兵馬副指揮

謝公墓誌銘

十四

謝公墓誌銘

公名東字孔陽姓謝氏懷慶河內人也其先系出大梁有諱唐臣者於公爲高祖勝國時爲大名路總管府判至正末海內兵起以梁地平曠受兵戰非子孫久燕之區乃西胥宇得懷之河內清化鎮嘆曰形勝哉此方也東阻石梁西隘丹河北面太行南臨沁水庶幾兵馬不至矣腴哉原田流泉厥沸修篁佳果黍稷杭稻美兼江南其庶幾生養無苦矣淳哉土風古樸是崇家

謝黨陸禮義行行其庶幾相善無訟侮矣遂遷

自大梁以爲恒居唐臣生矩矩生彬彬生謙謙生公皆抱德沉冥蜚遁于野然廣田力穡奕葉殷富門戶稱盛族矣公少失怙恃屹屹自立樂善循理暗與道符真率坦易於世無忤且喜於施濟閭里中有鰥不能娶貧不能葬者乃公即給聘資棺斂此不可三四計矣卹人於不報之途推利於無求之家此非義士好德者之惻隱乎初病時語其子詔曰古有言之惟善者昌謹爾儀敦爾心修爾業不可以息間毋驕毋滿毋情毋傲毋負主上恩毋負爾祖德爾惟敬哉

謝公墓誌銘

十五

此非知道者之訓乎與兄果同居數十年友愛如一日教育兄子寵如己子疾且革語侍者曰候兄來化去皆以遠不得易知已而果至執兄手嗚咽久之曰手足之樂杳無期矣兄可以無恨遂卒嘉靖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也距生於弘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得春秋四十有八配張氏生男子一即詔尚 獻皇帝次女 永淳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女一適同邑趙永年先是都尉受袍帶後 上即敕封公承事郎南城兵馬副指揮張氏爲孀人既卒 上命禮部

諭祭工部修繕瑩園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葬  
安定門外永安庄從 賜兆也公以子然布衣  
榮聯戚里荷茲 寵靈乃世所不易得者或曰  
瑩域蔭之而然研岡杜子論之曰謝氏自唐臣  
上居矩上瑩說者曰其父子乃獲景純青鳥之  
術遂昌後如此愚曰不然史載天人交應如萬  
石君楊震之家不一而足今考謝氏自上世以  
來忠厚一脉綿綿延施及兵馬公守素抱一  
黜巧隳利故能高大門閥也其都尉者亦豈專  
乎貌也哉正能無忝所生耳矣顧當時應 詔

內臺集卷三

六

者奇偉男子亦夥矣乃遇不遇關其祖德之積  
弗積耳是則謝氏之顯在德不在才也較然矣  
獨歸之風氣彼景純之後何如哉今都尉醇謹  
日新克當上意 公主孝慈貞淑克承 內訓  
將來子孫繩繩必有異才大賢與 國同休者  
矣楊子雲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何曾  
言地嗟乎豈獨謝氏然乎哉浚川子乃爲之銘  
銘曰

姻連 帝宅謝氏赫赫知天之祐德視茲 皇  
澤佳城鬱蒼體魄允臧欲知公之良視茲銘章

明故桂坡安徽君墓碑銘

君姓安氏名國字民泰別號桂坡常之無錫膠  
山墩村里人也其先有諱茂者本玄朱舊裔孟  
信之子洪武中來繼于安明善氏是爲君之高  
祖生以恕以恕生公俊直行儻言爲邑聞人公  
俊生祚號友菊剛方不阿動循禮則事親以孝  
謹稱教子姓先行而後文安氏世業雖裕而大  
其門者則自友菊翁始配司馬溫國文正公十  
五世孫達之女生二子長邦字民本次即君生  
而體貌魁梧資性通朗有識度料事輒中幾宜

內臺集卷五

七

兄卒時友菊翁老矣門戶單弱百侮紛至君方  
弱冠即力承幹蠱內而綜理家務井井有條外  
而處物周恕忻忻無怨若老練於世故者宗戚  
咸如嘆賞曰安氏有子矣友菊翁平生悅在山  
水間君乃刻意承順嘗曰大人日暮無以樂其  
心豈予所以養志乃於居隙爲園圃構亭池集  
竹石蒔花卉時而 客觴詠備極爲樂之具暨  
暨不憚煩友菊翁陶然遂其桑榆之樂者皆君  
克養致之蓋大孝之遺芬而澆俗之僅見者也  
兄與其子如崇皆早逝君撫其遺孤爲之禦外



侮助循差導之禮義俾之自樹無間已子毘陵  
城圯當道議修之窮千費君首捐私帑為郡民  
先歲侵吳民饑君輸粟若干石為諸大家倡自  
毘陵及旁郡所賴以全活者甚衆宗黨之貧與  
鄉之故老皆月有給歲有贍死不能葬負無所  
償者君多給之棺斂折其券書其仁及卿黨義  
先官府多類此白茅水利之役巡撫梧山李公  
方以艱大為憂詢方畧於君君乃述督理之宜  
疏導之次勸懲之法若干事上公由是官有程  
式民樂趣事起于底績海寇竊發殺人擄貨大

四庫全書

六一

為居民患中丞松月伍公仗鉞臨江將往平之  
命邑大夫致君幕下時議欲以官軍直擣其穴  
君曰左矣賊恃海為亂出殄鯨波若履平地此  
彼之長技我軍涉險而戰非所素習自顧不暇  
安能致勝莫若誘其黨與使自執其渠魁易破  
也公從之寇遂平君平生好讀溫公通鑑朱子  
綱目等書故於往古治亂興衰之跡世運汗隆  
之辯靡不歷歷如指諸掌作詩未嘗規步古人  
而矢口成詠有晚唐諸人所不能道者嘗於友  
菊翁菊樂園後築樂菊園以廣先志暇則挾友

徜徉其間時而酒酣興劇乃取李白遠別離  
道難等篇蘇長公赤壁諸賦歌之音調清遠流  
風洒洒四座悄然傾聽如神遊崑閩不自知其  
在塵宇也嘗云足跡未出門戶不能大觀遠覽  
以廣志意為天下士終齷齪吳儂死矣乃北走  
京師循太行抵恒嶽躋岱宗謁孔林以觀闕里  
之聖蹟已而泛大江躡匡廬陟武當遊於洞庭  
之野冀聞軒皇奏樂之遺音復道荆溪而南登  
龍池窮天目涉震澤訪蘇臺以弔闔閭之閭閻  
而悲子胥之枉忠又自錢塘而東上會稽探禹

四庫全書

九

後天台歷鴈蕩望東海之洋以求安期羨門  
之儔為之友遊各有記記各有圖圖各有詩所  
過丹房梵剎留題幾遍返而喟然曰昔人謂塊  
視三山杯觀五湖茲遊信哉嗟乎謂非振古之  
豪能之乎嘉靖甲午正月忽遘疾醫弗奏功遂  
不起是為閏二月十六日也生於成化辛丑十  
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四配周氏男子七人  
長如山登嘉靖己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  
幾改知裕州次如磐太學生如石邑庠諸生如  
京如岡如陵如嶽女子二長適興道華魯先卒



次適武進邑庠生鄭相孫男一希堯孫女三俱  
幼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膠山之新阡如  
山及諸孤泣血奉狀走介請銘以表隧石浚川  
子曰余往在南都時君來謁余乃下榻與語稍  
及時事君憤然高論舉能究其所以始而逆料  
其所終如辯白黑不爽雖古通達政體者不能  
過余已駭其非山藪之士矣及按狀見其遺裕  
州書云官無內外清劇以稱職爲賢當道成汝  
故以艱劇授汝汝惟守道俟時可也民有隱弗  
卹則怨能體其好惡則悅悅則得民心得民則

西華集卷五

三

得上賢者勞於四方之業而成一代之名其道  
固有然爾矣汝惟慎哉由是觀之豈非明練成  
務濟時之器乎使君登進辟命於朝推所素負  
於政必大有可觀然竟止於草野疎散之豪惜  
哉惜哉銘曰

侯侯徵君式德天啓匪義弗蹈惟賢是企孝友  
無間履道敦倫厚及宗黨率禮施仁輕利如毛  
達之者鮮匪君之豪奚是能辯偉哉曠逸末俗  
拘鄙匪君之豪焉覩高士車良馬習足以馳坂  
世不及用賢者攸歎七子蕃蕃玉璞珠淵裕州

崛起龍翔鳳鸞不顯于身顯及後昆匪君之仁  
何昌厥源佳城戢戢膠山之阿坤靈蔡訶日星  
不磨

### 應制集序

少保桂洲夏公應制集綜之有七則曰樂章曰  
詩曰賦曰頌曰致語曰講章曰奏札體裁區異  
古格類殊質者簡以古豐者辯以則麗者典以  
潤逸者暢以雅靡不精思內融神用外灼色相  
詰極情致兼備真得六籍之膏液百氏之英華  
矣公間出一編示余讀之三復作而嘆曰嗟乎

西華集卷五

五

此可以觀君臣之相遇矣豈徒文之美云乎哉  
自古人主好文者少人主能自文者爲尤少當  
其時雖有瓊儒碩士茂三才之道韞九經之術  
擅秘置之文闡藏山之旨上無崇嗜亦無以操  
觚自效矣洪惟我 皇上聖睿聰明文思天縱  
吐語成章揆辭會道每有制作古朴渾成參諸  
典謨雅頌不約同軌蔚然人文宗統經緯區夏  
矣豈非文運之嘉際乎是以內閣諸公及公得  
以襲東壁之華應奎章之詔日數數焉供奉  
宸遊則詠和篇什被旨撰言則對揚休美或感

天顏以褒嘉或蒙 聖筆以裁潤文之榮遇  
何以尚此昔杜子美韓昌黎詞人之雄號稱絕  
代跡其平生所作多羈人逐客流離淒楚無聊  
之詞與夫贊述當時卿士大夫官履家乘之美  
求如公之上贊禮樂仰和 聖製得以附麗  
宸翰一不可得夫二子豈不能哉不遇故耳嗟  
乎君臣相遇從古爲難得之者不可以虛辱也  
所要在能共成治理耳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  
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古  
之君臣相遇其大節如此少保公將亦即心啓  
文詞之美而已也

內臺集卷之五

主一

內臺集卷之五 終

內臺集卷之六目錄

雜文十一首

杜研岡集序

送世襲國子監學正孔先生序

栗齋曹先生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政言贈賈國珍

明故朝議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叅議陳

公墓誌銘

明故 敕封文林郎都察院司務常公

墓誌銘

內臺集卷之六

送管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明故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楊公墓誌

銘

明故萊縣儒學訓導杜君墓誌銘

祭孫平泉年兄文

明故中憲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研岡杜公墓誌銘

內臺集卷之六目錄 終

內臺集卷之六

浚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杜研岡集序

浚川子曰文章衍道之具也要之乃聖賢可久之業文而茂所關繫徒言也故有道者恥之咸韶之歌墳索之撰世述文湮靡攸稽已而風雅典謨幸存軌式觀其擬論中正我肯疏朗人紀天道性情政理之外無滯獵焉哉子億祀仰求

內臺集卷六

聖真此其衡準乎哉臨頴研岡杜子集其乙未以前詩文若干卷乃以序問余嗟乎文章之敝也久矣自魏晉以還刻意藻飾敦悅色澤以故文士更相沿襲纂纂往轍遂使平淡凋傷古雅淪隕辭雖華繪而天然之神鑿矣况志不存乎道者其識陋情不周于物者其論頗學不經乎世者其音細由是而爲文乃於人也不足以訓而况支贅滯巧以垢巖乎風雅典謨之正乎是故知言者病之矣今觀研岡之集氣冲筆健學博思深吐語符道德發慮中經綸其見愈真其

機愈含其情愈切其言愈婉可以厚人倫可以植風教所謂人紀天道性情政理之外無文章者乃於是乎可觀且不爲凌駕嶮怪援取異端持辯堅白漁獵駁雜之談真得乎六籍之周行斯文之會通矣研岡子乃古之遺惟非乎語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言其音致備極而不盡用若遺之也又曰文章得天地中和之氣則高不入於荒唐下不枯於凡近言闕深典雅澤乎道德之中也嗟乎此皆可以贊研岡矣

內臺集卷六

送世襲國子監學正孔先生序

儀封孔永肅先生乃唐襲聖侯德倫之遺孫其先自寧陵徙此歲衍族大靡所統一奉今大宗衍聖公檄爲林廟舉事以約束族人然未有衣冠奉祀也嘉靖十三年冬先生乃具奏乞恩其疏云宣聖六十代孫林廟舉事臣承寅謹稽首頓首昧死奏臣遠祖德倫系出孔子三十三代嫡派子孫唐貞觀十一年由紹聖侯收封襲聖侯食邑一千戶於河南寧陵縣沒遂葬縣北緒惴村生二子長崇基襲侯次子歎世守墳墓

祭田奉祀家廟崇基子璩之傳至四十八代孫  
端友當宋靖康中金人犯汴中原陷沒乃扈蹕  
高宗南渡仍襲衍聖公於衢州端操在北金人  
以衍聖公封於魯元與我朝皆因其裔封之  
由是衢州與寧陵子孫悉同編氓矣正統中順  
天府推官徐郁爲褒崇道學事奏行天下體訪  
聖賢子孫褒錄浙江以崇基派五十八代孫公  
剛舉河南以子歎派五十九代孫彥紀舉勘皆  
德倫所遺嫡派子孫 欽賜戶兵工三部勘合  
優免各項差役爲儒籍正德中衢州府知府沈

直隸志書

三

杰以端友孫彥繩比照宋臣朱熹事例奏 准  
與翰林院世襲博士奉祀臣與彥繩皆出自德  
倫一派子孫伏乞 賜臣博士庶得衣冠奉祀  
有光聖祖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臣承寅稽  
首頓首昧死謹奏疏上 帝乃下禮部議今少  
保尚書夏公等覆奏宜下河南撫按官覈實於  
是巡撫都御史簡公巡按御史李君督屬體勘  
稽之譜牒參之碑誌質之父老結之官吏無爽  
乃會奏舉如承寅疏部上其議如彥繩例 帝  
乃俞允與授承寅國子監學正世襲差乎豈非

曠世之典乎人有言曰德懋者慶長功懋者報  
遠於惟我先師仲尼道德配天經墳垂訓啓萬  
世君臣太平之業以爲生民安其功德所被宏  
深廣遠蓋不啻天地之覆幬矣則夫聖君賢相  
思聖澤世以爲其子孫夫豈不宜雖然要亦  
會其時耳使君臣政體未備即朝廷之上禮文  
猶自踈陋而況前世又廢之典雖有賢智如不  
能自拔何洪惟我 皇上敬一傳心中和體道  
衍堯舜聖學之統闡先師存神之化求之歷代  
人主未有其匹而少保公又以禮樂文章裨贊

直隸志書

四

熙洽之治此其時何時邪以故崇德報功興滅  
繼絕之典日見脩舉雖開國勛舊如常氏五侯  
廢弁百年者猶能復其爵祿如故而况宣聖神  
明之裔有不被其崇德象賢之澤者乎故曰雖  
有鉉基不待時此之謂也先生授官而歸賓  
友周伯康者徵余言以贈乃述其遭際之盛告  
之且使其後世子孫知衣冠奉祀之所自云

栗齋曹先生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先生姓曹氏諱繼芳字維德別號栗齋世爲開  
封儀封人其先多隱德祖晟由隸史任保安州

判官父泰母韓氏繼母孫氏先生資性沉靜器  
識弘密少即脩謹爲邑庠諸生履道冲素舍和  
朗處物謙退若瞿瞿羞縮不能語及與人謀  
則盡心酌擬利害可者纖悉周至彌叩彌深  
亦一時之清彥也累鄉舉不第乃喟然曰龍潛  
豹伏古恒有之命矣養志丘樊與道爲徒豈不  
足自怡乎遂泊然仕進探素墳記若將終歲焉  
縣志久廢缺先生乃援撫古今稽纂風俗闡發  
幽微崇獎名德成若干卷名曰巨鏡覽識者疑  
之里俗喪葬多惑於浮屠氏先生曰士者禮義

墓誌

之會歸不爲鄉人倡其孰則之乃居喪一本諸  
儒禮歛含祥禪一由其制無爽迄今士庶慕  
而行之正德十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  
四十有二先生疾且亟蓮渚孔永肅公問曰賁  
志早沒寧無恨乎先生曰余何恨爲仲尼聖者  
必歷七十餘聘不一遇命之值不值耳在聖且  
然況餘人乎死生晝夜也山尚有頽海猶有涸  
況人非金石可長存乎生不戾於道義足矣余  
何恨爲遂愜然而逝嗟乎此亦可以觀先生矣  
常記早年與先生同讀書僧寺日見先生與遊

士講方外之術予怪譔其所以先生指坐邊  
曰茲光焰者火乎薪乎薪滅則火滅乃光尚何  
存此形神有無生死之說也方士日脩者此耳  
嗟乎不意先生乃不能壽遂使平生懷韞不得  
少自槩見於世悲哉配王孺人淑慧恭順肅有  
壺儀事舅姑親執烹飪縫衣不倦內外戚黨咸  
宜之其助於先生者亦弘且多矣以嘉靖十四  
年正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五男子一誼爲儒  
學諸生女子三一適予長子旒一適周復陽一  
適袁孟夏孫男三知幾知化知微孫女二俱幼

墓誌

六

浚川子曰自夫鄉舉里選之法廢士惟以言發  
身苟無咕咕枝葉之詞以自致於科目則卒不  
得大任由之闕才遠畧闕然陸沉者豈尠也哉  
余於先生不能不爲之嘆息云先生沒葬青陵  
祖塋且二十年矣今年改兆於縣北花谷之原  
以某月日與王孺人合葬誼乃奔走千里至京  
師乞銘銘曰

於維人才因事而見應龍弗躍孰測其變貞亮  
者識裁割者斷含章未試何愧時彥被黼鳴玉  
麟臺鳳闕流埃飄葉浮虛一轍亦何足屑靈氣

興興華原新什哲士神遊閉玉九泉有歟斯延  
視茲銘篇

政言贈賈國珍

儀封賈君國珍得慈谿簿請言於浚川子浚川  
子曰古云一命之士苟志於愛民厥政必有可  
觀此牧民者之要道魁柄也可不審所止乎曰  
官卑不効奈何曰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爲乘  
田曰牛羊壯長官惟其稱則厥職乃修無忝也  
烏卑之爲厭夫人也位尊秩崇則責任重大使  
厥才不勝戾而僨於事則爲竊據爲素餐即伐

中書集卷六

檀君子之所弗與矣得無愧乎效亦不可以預  
期也急於効則違道干譽何所不至使從容安  
靜積以歲月則上無不獲而下無不信所謂不  
足而有餘也夫何急之爲曰慈谿多貴人不能  
盡悅其心將奈何曰子欲務求於外耶余見周  
旋於人事者矣力有不及則得其一而失其二  
甲乙重輕之間而怨誹之媒興豈非所自取乎  
故曰求以正己終信於君子務以悅乎外適以  
自壞賈君惕然曰儒雖不敏敢不服膺先生之  
言以求寡過

明故朝議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叅議陳

公墓誌銘

公諱溥字一卿姓陳氏別號澹亭開封鄆陵人  
漢太丘長文範先生之裔也鄆陵漢屬潁川郡  
縣南漆井村故文範祠在焉陳氏至今世守之  
六世祖諒仕元舉明經爲鄭州路學正諒生希  
賢階登仕佐郎鐵冶都提舉希賢生顯官陰陽  
訓術灝生翊翊生永清皆隱德弗仕永清生銓  
號坦窩公之王父也少爲諸生博學弘德有聲  
庠校當貢入禮部以公貴就封承德郎戶部主

中書集卷六

八

事大學士臨潁賈公稱其正身率物有太丘之  
風毋程氏封太安人成化甲辰坦窩公夢天神  
驪而騎以金盤捧一兒曰上帝以此佳兒賜汝  
坦窩公拜而受之即日生公公生而機潁中涵  
神智渙發恒莊重簡默不屑與群兒戲恂恂如  
老成人見者乃罔不異之總角卽爲邑庠諸生  
弘治辛酉赴鄉試監試御史先小試士以公未  
冠乃前列名故每試輒命公預每預輒在首選  
由是能文之聲滿梁豫間甲子鄉試中式乙丑  
登進士丁卯授大理寺評事時奄瑾擅權有事

非納賄不免於禍一浙江官部解 內府  
瑾以無賄令刑官誣以侵盜公乃以戒杖駁正  
持之甚力奏入瑾大怒矯詔播笞公仍左遷武  
鄉縣丞公處之恬裕不以屈抑介懷日與武鄉  
士講論墳索疊疊不厭由是武鄉科不乏人已  
而擢尹陽曲陽曲附郭邑 宗室鎮守以無藝  
擾索者無虛日公乃置民膏簿以籍其所需時  
申報撫按乃咸懼其聞於上也遂不擾索民由  
是大受其庇 晉端王雅尚文學重公少年才  
傑常迎致府第講究古今庚午逆瑾伏誅公以

四集卷六

九

錄用廢滯晉戶部主事癸酉差權臨清舟稅時  
寇掠之餘商船甚少稅鈔不逮常額或勸加稅  
取盈公曰茲豈仁者之心哉剝商以成官吾不  
忍爲也竟以少稅報乙亥陞員外郎尋陞郎中  
奉 敕總理大同糧儲時內奄鎮守執舊例求  
於公公持正不撓乃一切裁抑之奄恨乃侵公  
公曰昔遂瑾枉一人之命我乃評反之雖被捶  
掠濱死乃竟不肯從今欲我從汝耶汝視汝權  
勢與昔瑾何如耶奄卒憚而敬之丁丑 武宗  
毅皇帝北巡塞下從官六師河旁數萬人懼公

艱於度支公乃從容會計供諸萬億罔有不周  
上嘉其能賜以綵幣建俸一級尋擢山東布政  
司右叅議是年濱海大侵道殣相望公至冒雪  
巡行設法賑貸所全活者不下數萬人然遂爲  
海氣所襲病寒濕乃浩然有歸志或止之曰君  
力壯年可懋爾勲伐以昭來世何遽求去公曰  
人貴樂其性耳奔頓塵海何益於生所得未毫  
銖所失已山阜矣乃累疏乞致仕以歸時年三  
十五矣嗟乎浮雲富貴土苴軒冕公真有之若  
水之勇退季鷹之早歸亦豈足多也哉公既歸

四集卷六

十

乃遊心廖廓遺絕世務築臺於文範公祠左曰  
聚星結亭於臺上曰聚賢與鄔之逸德耆善爲  
五友會日談玄賦詩徜徉泉石間不復知人世  
之有理亂不亦大雅明哲達乎肥遁超曠之域  
乎哉丁酉正月十日以疾卒鄔之父老子弟無  
問親疎咸罔不歎息泣下曰仁人逝矣得春秋  
五十有四配趙氏淑惠貞靜卓有壹儀初封安  
人晉封恭人男子四長斐登嘉靖乙未科進士  
授中書舍人次臬次槩次槩俱太學生女子一  
適邑庠生牛尚性男孫一煊女孫一俱幼公平



生宅心仁恕動默合道口不言人過惡聞有議人長短者輒止之使不得言與人真率易直不作邊幅故人皆親愛之天性簡儉泊然無所嗜好雖雅敬賓客而聲妓之奉未嘗一舉積書萬卷而珍玩之物未嘗一畜興切遊覽而園池花石未嘗泥情晚年乃號無欲子由是觀之信哉中書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將葬公於栖良村祖塋之原乃命臬走京師請銘浚川子與澹亭雅相善義宜銘銘曰

道習日降兮貞義墮裂競利趨時兮孰恢其節

墓誌銘

十一

偉哉哲人兮脫屣朝刻潛休匿彩兮匹古高潔山韞鴻蒙兮川流長有子才彥兮邦之光雖弗究厥施兮遺後之善百世而可稽兮視茲銘章

明故 敕封文林郎都察院司務常公

墓誌銘

嘉靖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封文林郎都察院司務常公卒於正寢十戶科都給事中序奉其友刑科都給事中田君少生之狀泣血請銘玄堂之石浚川子於都諫君雅有師生之義宜為銘按狀公諱天魁字希之別號白屋山人晚稱西

亭居之人復稱之曰西亭先生其先剡人也國初徙棠邑遂家焉蓋自從政始是為公之高祖從政生顯顯生佐佐生鯨世有隱德初母甯夫人之娠公也有異蛇蜿蜒鼎上馴馴如家畜麾之不去去而復來里人異之未幾誕公岐嶷秀茁望見者知為奇異比長剛方恢廓雅有大志博涉墳典才慧敏瞻為文章不甚構思下筆輒數千言不輟治尚書為學官弟子茂有時譽領弘治乙卯鄉薦高第會試凡七舉皆不得志於有司公歎曰志士乃爾邪其命也夫乃始赴

西亭集卷三

三

銓曹試其文在優等受都察院司務銓法司務非首選不授臺院職風紀視部寺尤重因以授公居數年廉慎如一日凜凜可式諸司失於人不為姦阿雖貴官大人有弗循於法理亦面折不避故士大夫莫不憚其峻直而服其持正時有錢經歷者阿附貪鄙人也公心每輕之乃銜公數中公於權勢所公慨然曰側媚委順豈吾之時虓虎耽耽不去殆將噬人况養素山數有至樂之道藏名江海得保身之休乎乃疏病乞歸歸事其二人盡孝日得其歡心邑之人多式



之時公之年亦及始衰非終身慕者而能若是耶公性仁愛里之人有貧無依者無論識不識即出粟賑之而親黨尤賴焉有流離者且死公乃具棺歛葬之其妻請爲奴公曰不可葬憫汝也奴則利汝矣乃擇里民之良者妻之今爲白啓之妻云初序爲廬陵令時以述職入覲歸使省公適公疾侍膝下不忍去公中夜起捫之且諭之曰古有云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昔吾施未究深負國家養士之恩所賴有汝耳況忠於君以成其親是之謂孝

田家集卷六

三

乃今效兒女子戀戀小節豈吾之望於汝者乎夫報不竟於其身而復責其成於子謂之貞忠者非耶公生於成化六年六月七日距今享年六十有七配宋氏有女行先公卒贈孺人繼配張氏范氏男子三長曰庚邑庠諸生以恩例授冠帶次即序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廬陵縣知縣入補兵科給事中陞本科左給事中今陞戶科都給事中皆宋出次郎曾舉子業才雋有遠望范出女子一適冠邑庠生王錠孫男二臨冬憶春孫女六嗟乎守義抱貞不以世故

夷險變其節非得于天而慙于學者不能鴻鵠之志困於燕雀拔俗磊塊之節格於時命落落而難合有道者亦付之不偶焉耳矣重我性分奚足怨尤公也美其道弗究其施要之修諸已者無所毀蝕將具世弗可泯也已況有子以述其志業與諸自奮何異亦可以自慰矣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城南三里之原從新兆也銘曰進弗競厥榮退弗殄厥聲抱謙不盈公之平生立於澹泊之途達夫變化之故確乎不拔公之貞固有子才傑拾遺補闕函夏被其澤公之餘烈

田家集卷六

古

### 送管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戶科都給事中管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同官王君少儀戴君淑似以贈言問余曰一初之在諫垣好脩而特立者也其學淵然其才裕然其氣浩然其志廓然其論天下事利害幾宜適義當物犁然如指諸掌乃今以外補而去豈獨僚采述德寡式而朝廷之上殊失耳目之臣矣君子蓋重惜之且夫敷外以和民不如給事內庭進思盡忠之爲愈也執憲以標世不

如拾遺補過正本澄源之爲急也子曷惠之  
浚川子曰嘻古之爲道者惟求諸已而已矣養  
性情欲其合天明義利欲其懋德察物理欲其  
畜才天合者衷無不和矣德懋者行無不完矣  
才畜者物無不濟矣以是而御世則不期而應  
不言而信不謀而成此謂之道術此謂之神感  
是豈假藉於外乎哉使不幸而不遇於時則付  
之命亦守道而不變焉是故不爲卑諂不爲姦  
阿不爲餽取不爲賄誘不爲械陷之巧不爲媚  
如之鑒不爲競勝之詆亦無驕吝亦無強執亦

內臺集卷六

五

無自大亦無銜飾亦無與俗渾垢亦無與不知  
道者較高下故得之不驚失之不驚蓋有樂天  
知命遁世無悶者矣豈非君子之懿節乎不然  
道術雖能濟物乃於得失利害猶繫於心亦有  
道者之所不與矣一初將於是圖之可乎夫造  
化生而爲人亦大難矣人而竟不智爲尤難  
惟夫大人君子養德弘道經世宰物爲天理民  
彝之主故能身名並立通宇宙而不朽使區區  
焉迷瞀於富貴勢利之塗雖一時榮炳可驚可  
愕而其大者無所託附於後世其不爲蟻蟻所

蟬之起滅者幾希古之人所以終日乾乾進脩  
而不息者豈不以是乎哉一初其圖之

明故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楊公墓誌

銘

公諱文秀字廷英姓楊氏開封杞人也曾祖驥  
祖賢父溥俱晦遁不仕母閻氏公甫垂髫祖父  
母父母並喪無他兄弟戶以虧負官輸不貲乃  
易產陪償遂伶俜窮乏困於生理公乃強力自  
植不爲刺促態少長學小賈中年致大賈然亦  
即棄去常曰賈乃丈夫賤行也不若務農力本

內臺集卷六

六

乃買田沙河之陽稍稍漸廣晚至數千畝楊氏  
之業遂稱饒益恒居河上自謂河曲老人終歲  
不一二造城府時時從田父省稼穡班荆道舊  
爲樂性不喜飲酒鄉隣每具食候不論貧富踈  
戚輒往盡歡熙熙由由乃直義農以上人矣平  
生尚義氣重廉讓不肯以纖微負人見豪奪巨  
吞恣暴凌迫孤弱者必面折詆之及與衆處恒  
恐恐如有所傷其待親戚尤懇惻有義雖至踈  
遠皆有所稱必曰某伯叔某丈至白首不改嗟  
乎公可謂篤行君子矣以子本仁貴累封刑部

郎中嘉靖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卒得春秋六十  
有三配馬氏累贈安人未歸公時聞舅姑計乃  
悲痛飲泣執爲婦之禮父母怪其然安人曰所  
學爲女子者養舅姑也今亡矣吾誰養乎既歸  
公家徒四壁乃盡脫其簪珥資公自惡服食力  
作故揚氏初業復振安人有助焉嘉靖二年閏  
四月八日卒得春秋四十有九繼配李氏累封  
安人男子三長即本仁登嘉靖八年進士歷官  
工部都水司主事刑部湖廣司郎中博極墳籍  
希心道岸清淳亮直卓有雅度而深識遠畧尤

四庫全書

七

堪大受焉次本義國子生次本孝縣學生早卒  
女子三俱大孫男二大韶大武女二俱幼嗟乎  
傳有云富爲上貴次之何貴乃次夫人以適性  
爲美通名仕籍顯以適矣然而王事裨我官守  
不可曠而法紀不可越憂勞貼增之虞隨之矣  
厚積於家則施予可以仁物以有易無隨所意  
欲而無不可得美與貴埒無貴之患豈非上邪  
公運厥才智乃賈乃農以致豐富又能教其子  
以高亢其宗閥陶朱刁間之徒執一偏以利生  
者不可同日論矣故君子於公之所能每繫於

心要亦賢智之傳也以某年某月日與馬安人  
合葬於城南新塋之兆本仁以鄉進士陳君上  
之狀來乞銘公一鄉善士也不可無述以掩幽  
隧乃爲之銘銘曰  
頓伏而起才之捷韋布而封善之獲後昆昌其  
業猶夫餘烈

明故華縣儒學訓導楚藩周君墓碑銘

君姓周氏諱尚忠字本誠別號楚藩濟南人八  
九歲時出就外傳醇雅機辯即爲父師所稱十  
二爲邑庠諸生提學畢公試其文雄健整瞻可

四庫全書

六

以上造甚奇之早喪母即痛慕不飲酒食肉者  
五年弘治壬子歲凶鄉閭貧乏貸而不能償者  
君即勸其祖悉其券焚之有群聚爲盜者過其  
廬乃相戒曰勿驚周先生翌日遇群盜于塗值  
雨泥淖盜扶君騎相送乃不疑君豈非仁者愛  
人之徵乎通毛詩齊魯之士從學者先後幾五  
六百人顯於仕者其最爲文根據理致不藻飾  
以馴時好故歷試於鄉不舉嘉靖丙戌始貢於  
禮部遂以教職例謁吏部選授河南華縣訓導  
君乃敦崇弦誦弘獎博雅以持敬爲道筌以經

得爲士業講解墳索覽無倦葉士乃雲集景  
從欣然以爲得師居三年慨然有尊鱸之思乃  
投牒告歸安貧耽道志不苟營草野閑寂怡然  
自足豈抑天性貞定歲寒不移者乎嘉靖丙申  
五月四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始祖政良元  
至正初以淘金官來歷下居大清河北遂家焉  
曾祖海祖祥父王母盧氏配胥氏男子三居邠  
邑庠生居岐嘉靖乙酉鄉舉中式居魯由太學  
生嘉靖甲午順天鄉舉中式女子一適趙孟芳  
孫男二六藝六學俱業儒孫女三俱幼曾孫男

四書集卷六

九

一嗟乎馳騫之才終快於遠游道素之流恒託  
於寥廓自非樂天知命孰能不櫻懷榮艷而憤  
悒於垂翻哉君乃脫屣祿仕還同韋布跡其所  
行察其所安雖古高尚之流殆不是過又能興  
三子傳經濟上爲一時儒者所宗貞風逸躅已  
足垂遠况諸子奇才懋學秀軼流品行將華國  
匡時以彰君之德弘且遠乎故曰德盈必伸不  
于其身于其後人周君以之以次年二月二十  
四日卜葬於五頂山之原其子居魯匍匐泣血  
走京師請銘其墓碑予往督山東學時與周君

有一日之雅義宜銘銘曰

彼進取者龍躍雲游逸士超曠獨與靜休各任  
道真匪曰寡謀自非朗識孰契玄修嗟嗟周子  
耽幽味道澹泊與宅藏珍滅耀子州讓王園公  
養皓豈其抗志從吾攸好厥積皇皇厥施未光  
有子才彥亦奚足傷齊山崔崔濟水洋洋佳城  
蔭祥周氏之昌

祭孫平泉年兄文

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十月某朔某日少傳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時戶

四書集卷六

十

部左侍郎唐胄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王廷相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溫  
仁和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廷相謹以牲  
帛庶羞致祭于平泉孫先生年兄之靈曰嗟  
乎先生天挺殊才秀積英發作爲文章機軸自  
我古有墳索不假紹精能頃構思千言立成人  
所窘迫先生從容人所不足先生有餘隨模賦  
形變化無定格調離塵思致與古至有讀之三  
數不能通其義者不亦文乎哉由是擬魁及第  
騰聲翰圃爲一時文士所羨宜矣其曾大超洒

風流曠逸適性而往不介拘囚視兢守度若  
若悶困我若苦亟我者其亦嵇阮之流乎處人  
無大小衆寡賢俗誠狡苟以修好而至即吐心  
相與無所嫌避有包韞垢疾之量而無賢不肖  
取舍之心殆含光渾世不微名檢近有道者之  
貞觀乎由是觀之先生之得於天者亦厚矣哉  
假天益以玉汝於成之惠使之持論強志達於  
斟酌劑量之域由是而之焉將亦何所不至顧  
乃與之以異質而不與之以難老畀之以美才  
而不畀之以遠到卒使遭讒罹禍無所於解述

四書集注

三

遭跋扈困躋孤危栖栖焉賁志而沒豈不悲哉  
天之意亦惻然爾矣雖然朝菌之於靈椿蜉蝣  
之於遼鶴委吏之於臺省雖脩短榮枯於是乎  
不齊先化者之視後化均一斯滅爭一聞耳況  
先生之所得者殊絕出類亦足以懋昭於世而  
又何憾乎哉某等年同甲科義切兄弟祖章適  
野永隔幽明揮淚汎汎薦詞陳俎靈明有格庶  
幾監茲尚饗

明故中憲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研岡杜公墓誌銘

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三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杜公卒於位朝大夫士無問大小咸曰哲人亡  
矣莫不歎息傷悼至於泣下 皇上以公久在  
近侍乃 敕有司 諭祭公將昇輅歸葬同鄉  
諸君子以廷相於公有傳家之雅乃以隧銘屬  
檄狀公諱柟字子才別號研岡開封臨潁人也  
高祖寧曾祖獻祖文世有隱德父進九江府通  
判以公貴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叅議母姚  
氏封安人正德丙子鄉舉中式辛巳登進士第  
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改兵部職方司主事陞通

四書集注

三

政使司右叅議歷陞左右通政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履順居易序進超特不十數年便登卿貳  
亦通顯哉公少穎敏博涉墳記罔不契其統旨  
與其弟桐治毛詩爲舉子業並有聲汝潁間大  
學士南塢賈公甚奇之以爲中州冠冕在此公  
神鑒深沉志慮遠暢不見其砥礪名檢而動悉  
合道不事乎亢烈論議而言皆中節事有所不  
可爲雖奴隸不爲之欺道有所不可渝雖三公  
不爲之移且處之從容弗迂弗激而終不失正  
以故朝野佇望鬱爲時英好修之士斯焉取式

矣且天性孝友居京師弗獲迎養母氏每得四方水陸珍品四時綺縠衣著乃不遠千里致之左右弟黃門郎性行曠逸才調朗拔以多口不理爲時所棄公見等儕日貴每惜其以才賢被抑而痛恨於執政者之罔公又每稱其才藝出衆自以弗如遜而下之非孝愛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嘗以文不載道不足傳世詞不古雅雖傳弗久每於飾格命意以茲爲準而風雅左氏先秦之調恒數數焉故其文醇正典則無佻率嶮怪之病足以力追古人而與之頡及丙申之後

四庫全書

三

乃益以奔放弘肆有長江大河波瀾浩渺洋洋東注不可抵遏之勢嗟乎文之變致極矣故一時知言者咸推宗之所著有研岡集若干卷行於世配谷氏封安人繼配康氏封恭人男子二可仕可久俱太學生女子三俱幼孫男二寶臨芝祥孫女一聘生員黃玉公生於弘治二年至卒之年得壽五十以嘉靖某年某月日葬於縣之某原浚川子曰履貞懷德徵於輔世之賢深養厚積達諸蒞政之實此非有諸內形諸外者之自然歟以研岡學術閱贈才行充拓經世和

人何施不可顧乃終於清和無事可規始言曰惟敷秦繼陸臺永翼佐而已明珠韞匱照乘之光良驥伏櫪未騁千里之足乃天遽奪其年識者恨之雖然巨論宏詞焜耀星日哲人心事曠世如覩使研岡歿而不亡者其在是乎乃爲之銘銘曰

嗟乎研岡天畀之良偉步貞修厥世之望丕不令德允矣大受龍翔鳳啗希世而有天胡殄瘁賢惟之世方瞻企中道而梃徒昌其文未究厥造造物者忌物之全勝而陰有所靳歟

四庫全書

五

內臺集卷之六終

內臺集卷之七目錄

雜文

表奏十四首

內臺集卷之七目錄

內臺集卷之七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七

沒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表奏十四首

謝 九廟 獻帝廟成 賜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恭遇

皇上修建

太廟及

獻帝廟工完 賜臣花銀三十兩青綠紵絲二

內臺集卷之七

表裏臣謹就私家望

闕叩頭祗領者伏以周室追王崇先之孝達

漢京別廟尊禰之情深政以人存非

元聖孰稽諸古禮緣義起惟

至德乃合乎天昭贊洪圖恢張異數今時快觀

往跡有徵恭惟

皇帝陛下

道洽人倫

德循帝則

純王師古

聖學憲天以

九廟之未營爲

聖朝之缺典念

獻宮之創建尚

神栖之靡安乃欲釐舊更新謀及卿士遂致龜

從著協上符

帝猷繼申敕乎司空卽大恢乎經制蓋

聰明睿智之

聖獨見其然非

仁孝誠敬之心無以至此邇者未幾再歲大工

西臺卷五

二

告成

殿寢森嚴

神靈安妥規畫億萬咸出

聖心氣象高明迺符

天造制殊同室祭各伸其所尊義重本生禮無

嫌於獨享衣冠以遊視原廟之制陋享

嘗乃止知二桃之議踈豈惟古先王之

禮復見于今亦仰

大聖人之作度越於衆臣猥以微眇之勞獲被

汪洋之

賜捫衷知愧報

德無由伏願

歲裕時享垂祭統於無疆

聖子神孫主濯鬯於有永臣無任感

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 賜奉安 三后神主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恭遇

皇上奉安

西臺卷五

三

三后神主於

裕陵

茂陵臣叨與 扈衛行營之列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二十兩青羅一表裏者切以君

行師從有國者之至計文事武備謀政

者之先圖臣非材常品何補於臨戎緩

帶輕裘徒榮於有事虞蒙

珍賚彌荷

鴻私受福罔功顧赧容而汗背酬

恩無地誓刻骨以銘心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扈從秋祭

山陵賜銀幣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恭遇

皇上秋祀

祖陵臣以提督營務羽衛

行宮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二十兩青羅一表裏者恭惟

皇上禮洽幽明

孝通天地感霜露之載零躬

內臺集卷七

陵園之祭掃師旅有嚴謹

法駕于征之衛夙夜匪懈供臣子職分之常

詎意犬馬之勞濫冒丘山之

賞祗受汗顏揣量驚骨沾濡如雨難酬

大造之仁宛轉隨陽益切傾葵之報除瞻望

行宮叩頭外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祈雪 賜脯醢酒果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恭遇

皇上祈雪祭告

上帝六神於

殿陛收回脯醢酒果荷蒙

聖恩頒賜於臣者 賁出九天光生三事臣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伏以天人相感允協

風雨之調年穀順成用享和平之治恭

惟

皇上仁覆率土

德通上玄

加意黎元

內臺集卷七

五

留神國計以雪澤之未敷恐麤蕪之缺望乃

齋心淪慮祈

上帝以惠民

躬祀精禋藉群神而助化既默禱於宮中復

露告於

殿陛切商湯閔雨之心邁周宣憂旱之舉黍

稷之馨已昭假乎冥漠登豆之餽遂

頒及乎臣工薦祖考以有榮咀滋味而增

壽臣猥從朝列得被沾濡仰荷

恩慈何勝慶幸雖陽春之德浩蕩難名而寸草

之心圖報恒切伏願膝六效靈早見嚙  
穰之瑞烝民率育不獨卿士之懼臣無  
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皇子誕生告 郊丘內殿畢 賜

脯醢酒果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月九日恭遇

皇子誕生

皇上祭告

聖集卷七

六

上帝

祖考臣叨與陪拜禮成伏蒙

聖恩以脯醢果品 頒賜於臣者伏以前星發

耀允惟

主鬯之微離照兩明快觀

重華之慶千靈呈瑞萬國以貞恭惟

皇上續

祖洪圖受

天明命珍掄女士篤育

元良以

皇天眷佑乃報德於

園丘仰

祖考垂休復告禋於

內殿懽騰

宮壺喜溢臣民臣謬從展拜之班得被

神明之惠豈直荷榮於俎豆式深喜動乎心神

伏願熊羆入夢衍惟百子之休松栢同

春敬致千秋之祝臣無任感

恩忻忭之至

辭免加陞太子少保

聖集卷七

七

奏為辭免加陞 宮秩事今月十五日該吏

部題為散官事奉

聖旨王廷相加陞太子少保照舊辦事者臣仰

承

恩命踰躡等資慚懼周章莫知攸處臣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念臣本草茅謬忝流品

叨承任使累歷崇階乃緣奏績之常輒

荷

寵靈之大

恩加非據祇受罔功恭惟

皇上

動符乾德

幽替神明

光闡鴻猷

精通至道

萬機獨斷

庶政允修

鑒別日融

恢張大覆乃若

文思聖敬已懋躬行而於邦紀民彝尤深注意

西臺集卷七

八

蓋堯舜之重華而明良之景運也臣兩

遭萋菲又辱泥途一遇

聖慈遂蒙甄獎不數年來晉登朝列既歷試諸

兵務復總攝千臺綱素食兩京忽焉六

載方憂鯁職伏俟譴罰詎意

溫綸更加

官保切以文章德器斯堪

青幄之賢閱博端詳方稱

東朝之選臣何片美遽爾濫膺揣分循涯極

知不可伏望

皇上洞開玄鑒俯察愚衷重惜清班寢收

成命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飛魚紗衣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欽蒙

聖恩賜臣大紅飛魚紗衣一件者臣仰承

恩賚無任光榮感荷遭逢慚無報稱恭惟

皇上

化侔天運

西臺集卷七

九

道協聖真

達孝導

親至仁育物感雨露之沾濡躬

陵園之展

謁禮雖循乎

舊典敬實本於因心萬物惟忻百靈擁衛乃於

扈從之臣時有衣袍之

錫臣偶緣執事輒爾承休身被文錦徒美如雲

心比蟲魚無能報海敢不益勵忠勤用

酬

慈惠雖稱機線之才竊冀

蒙之補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銀幣湯藥表

奏爲謝

恩事今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諭團營提督內外官爾督率武士

扈蹕辛勤特賜慰諭爾等宜用心管率軍士

勿怠欽此欽遵復蒙

賜臣青雲羅一疋紅生絹一疋銀二十兩生脉

臣等感戴

十一

湯一劑臣荷戴

恩私極知濫冒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仰惟

皇上修謁

峻殿至孝崇

先預建

玄宮

聖懷達道躬蒙

法駕歷視

壽山朝野臣民靡不忻睹臣猥司戎務綜理行

營職分當然敢言辛苦伏蒙

諭旨下臨心神惶悸銀羅載

賜益被光榮况藥餌出

上方之珍服食有潤燥之力臣日來三焦違攝

喉脂失清當夜飲服侵晨即愈如有神

靈之助難名

天地之仁古人以咳唾爲恩况此乃駢蕃之

賚撫臆銘心實深感激敢不益勵忠勤用圖報

稱致夙夜匪懈之誠期翊衛無虞之効

除望

行宮叩頭祇領外臣不勝感

臣等感戴

十一

恩戴

聖款迫屏營之至

謝 皇史宬工訖賜表裏銀兩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伏蒙

聖恩以建造

皇史宬工完欽

賜臣花銀二十五兩紵絲二表裏者珍頒

御帑仰荷

皇慈濫及靡功寔深慚汗除望

闕中頭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太平

有象式昭邁古之功王道無私類有旁  
流之澤遭逢非易榮寵曷勝恭惟

皇上法乾承運與治同途孝敬崇

先文明御極慨

累朝之實錄大可侔天念

列聖之遺文久當傳世使非崇重何罄瞻依乃

圖石室金匱之藏遂有

寶閣瓊成之建規畫精巧真絕地以通天氣

象軒我願超前而掩後及告靈臺不日

聖訓卷七

三

之成乃舉周王大賚之典群工巨細咸  
被沾濡少涉勤勞無論非次臣未由執  
事獲効駿奔徒以提督營務之名輒冒  
經理

大工之賞蓋成事以因人實捫衷而知愧

恩私優假浩蕩難名縱竭駑寒之才莫稱涓涯

之報伏願神符嵩祝永膺萬壽之祥夢  
協熊羆早遂多男之慶臣無任感

恩戴

聖下蹕屏營之至

謝 山陵行宮告成 賜銀幣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七年五月八日恭遇

山陵

感恩殿等工告成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三十兩綵羅三表裏者臣稽首

頓首上言祭建

行宮已遂

聖心之孝

賞頒中帑寔增臣子之榮禮踰百朋

聖訓卷七

三

恩深九地伏念臣職專臺憲銜列本兵役卒雖  
其所司工程原非管理計稱事無絲髮  
之勞論酬功濫駢蕃之澤晶晶金寶韞  
簾匱以潤家燦燦衣裳被文繡而華體  
在顏有醜揣分非宜茲蓋伏遇

皇上

至仁天覆

洪造海涵禮出異常功疑惟重但効勤於纖

芥卽錄勸其工能感激

寵綬銘鏤心骨臣敢不對揚

慈惠永懷圖報之誠策勵疲駑益懋匪躬之節

除望

闕叩頭祇領外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慈寧宮工成 賜銀兩表裏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恭遇

慈寧宮工完荷蒙

聖恩賜臣花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謹於私第

望

四庫全書

四

闕叩頭祇領者伏以

慈仁懋賞朽敝叨榮祇服

寵私實深愧悸恭惟

皇上明倫率世至愛尊

親大建

慈宮用伸

聖孝爰居爰處仰惟堯舜之安美與美輪佇見

神情之懌茲以

大工告成用頒

恩典百凡効力均被

寵光伏念臣徒備提督之列罔偕奔走之勞乃

隨例以有榮顧職思而益懼雖

昊天曠蕩不分雨露之濡而寸草纖微難竭涓

埃之報臣無任感

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加陞太子太保

奏爲辭免陞秩事嘉靖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該吏部爲給由事題奉

聖旨王廷相積有年勞陞太子太保兼宮掌院

四庫全書

五

如舊臣聞

命自天感愧交集謹稽首頓首上言切以

東朝保傳寔

青宮之峻資一品勲階乃人臣之罕遇

寵靈忽被跼蹐靡安敢布下忱仰祈

洪造伏念臣素無學術徒積年勞日減聰明漸

成衰鈍蒙

聖明之誤簡兼臺省而竝榮久矣妨賢誠哉竊

位九載之績弗成方虞顯黜三考之法

無貸敢望超遷詎意

聖慈復隆

眷獎藏疾韞垢天容海涵小物曲成

至仁同體弗置太歸之例更施陞秩之

恩分數非常遭逢不偶匪惟叨冒終懼顛隳伏

望

皇上俯鑒愚衷特廻

綸旨竊茲新擢俾守舊官庶安止足之心獲免

過分之咎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官保重秩特茲簡授宜盡心

丙寅卷七

十六

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謝秋祭 山陵賜銀幣表

奏為謝

恩事今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秋祭

山陵以臣叨在翼衛之列伏蒙

賜臣花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者切以

惠澤旁流仰

聖恩之罔極

寵綏恒被知

天眷之彌隆顧此驚駘謬克任使雖承

天光下濟之輝殊無地道代成之美臨榮負愧

報

德難圖除望

行宮叩頭祗領外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辭兵部尚書

奏為乞

恩辭免重任事嘉靖十三年二月初六日該兵

部題為陳愚策以安內攘外事節奉

丙寅卷七

十七

聖旨王廷相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提督團營軍務仍掌管院事寫敕與他欽此

臣仰蒙

洪造眷注下及感荷

恩私飛動心魄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披瀝

愚衷仰乞

天聽切惟尚書八座祿秩崇階兵政九伐

朝廷重寄使掄選非人則關繫不小矧邇者

騎卒猖逆狂虜擾邊寇迫門庭議急戎

馬必須撥亂濟時之賢斯建內修外攘



之績如臣者才非超衆命偶際時自擢

任都臺以來恐負

皇上知人之明恒存夙夜匪懈之節方期圖報

之未能遽荷

寵榮之再及但懼鸚鵡難飛致鷗鵬之連驚

駘蹇步不堪良駿之程使臣覲顏而居

終致獲餘之咎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妙簡時賢授此重託容臣照舊供職勉圖

報稱庶經國有得賢之榮而在位免濫

西臺卷七

六

竿之請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奏奉

聖旨卿才猷素著團營重務特茲簡任宜效忠

誠以副委託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00683

內臺集卷之七終

內臺集七卷

九藏巡撫  
採進本

明王廷相撰是編刻於嘉靖丙申凡詩二卷詞一

卷禠著一卷奏疏一卷禠文二卷又在家藏集之

後者也時廷相爲都御史故以內臺爲名云